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五册目次

東里詩集三卷文集二十五卷續編六十二卷別集三卷（明）楊士奇撰
附錄四卷（二）明嘉靖二十九年黄如桂刻本　〇〇一

東里詩集三卷文集二十五卷續編六十二卷

別集三卷

（明）楊士奇撰

附錄四卷（一）

明嘉靖二十九年黃如桂刻本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一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跋

絳帖題與昇姪

此絳帖總五本山西叅政楊鼎所惠鼎嘗從事翰林在山西有賢稱但此帖裝表者失倫次非一也

歐陽法帖寄姪孫奕貞

汝兄弟自幼喪父賴祖訓育今祖又喪矣當夙夜勤學立身以圖不忝祖父不可自暴棄也知汝皆已婚度未有字今字奕曰崇規字貞曰崇矩蓋奕貞皆有大義然非循蹈規矩不能大也先儒所謂大器猶規

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是也汝兄弟勉之勉之併寄歐陽率更法帖與汝習書習書與爲人同道書一點一畫皆循法度久之而熟則下筆可觀矣人一言一動皆遵禮法久之而熟則德行可稱矣勉之勉之

沂州普照禪寺興造記

右沂州普照禪寺興造記建於金熙宗皇統四年僧汝尚文集唐柳誠懸書庶幾得柳之彷彿者

北京諸帖

右黃庭經樂毅論皆趙文敏公所臨蘭亭序無氏名顏魯公座位帖逸其半或云皆公所臨未知是否金冊四百字亦公所書石刻皆在北京永樂七年車駕巡幸扈從之臣多得之而紙墨之佳如此甚少余得之大常少卿朱焯者也

七觀帖三帖三首

右七觀帖元袁文清公所作以贈程文憲公致仕南歸而趙文敏公之所書也余家有公小楷帖如黃庭樂毅皆臨古人書獨此帖出公自然之趣惜紙墨未甚佳耳此刻今在四明余得之陳孟顒秀才

余多得七觀帖獨此本紙墨差勝彭百鍊浙東還所惠者

程文憲之歸袁文清之文趙文敏之書皆所謂得意者也而具於斯盛哉所惜當時刻手不及耳余所得者獨此本差明白差郵士吳友麟所惠者

楊仲弘墓志

右楊仲弘墓志黃晉卿撰峩峩書仲弘晉卿皆先待制同年進士余嘗錄此文附置題名碑陰又得此於王汝玉贊善汝玉以爲佳物贈余惜其紙墨頗劣也

賀捷表臨本

鍾繇賀捷表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論之悉矣石刻今不存吾嘗見數本字大小皆不同獨友人陸伯暢所藏者爲得中筆意兼勝陸沒後文籍散失不知此帖流落何在惜哉此紙陸少時所臨以遺余者每一展玩輒念亡友爲之愴然

聖教序

右唐太宗作聖教序及高宗作三藏聖記又各有與僧玄奘手書附其後後又有玄奘所譯心經皆僧懷仁集羲之之書而于志寧來濟許敬宗李義府之徒爲之潤色咸亨二年勒石今在西安府學今世學行書者蘭亭序之下則資於此余得此本於江夏宋惟憲紙墨頗佳

北庭草書

右北庭草書宋治平丁未宋孝孫刻之資中余忘所自得無書人氏名孝孫定爲懷素書觀其筆勢飛動超越眞非素不能惜乎此本紙墨未佳也

陝西座位帖二帖二首

右顔魯公座位帖葉石刻在西安府學此本骨氣清勁飛動視後來臨本蓋懸絶矣余得之周恂如負外吾郡胡忠簡公書法實出魯公其大節亦相似故以所上高宗封事親筆葉附此帖之後

右長安所刻顔魯公座位帖葉觀顔書者必觀於行乃盡其妙處

題顔魯公書

此卷顔楷書中興頌第一東方贊次之題名帖又次之而題名最明白

北京座位帖

北京顔魯公座位帖本四幅永樂七年扈從之臣多得之止二幅蓋失其半久矣十一年民有治圃得之者楊學士亟以二紙見遺余併取舊所得於沈民望脩譔者通表之遂爲完物譬如延平之劒神物終當復合也

詹孟舉書

國朝大書詹舍人第一其小字亦精但世不多有余獨於秘府屢見之詹初得書法於㠐㠐子山蓋兼虞歐顔柳之體而有冠冕佩玉之風者也

孔子廟學記

右魏孔子學記曹植撰梁鵠書書法特妙此碑在孔林余得之衍聖公彥縉者也

漢脩孔子廟器碑

右漢韓勅脩孔子廟器碑蓋靈帝永壽二年也此碑即六一公所識霜月皇極之語者吾特愛其書耳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右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晨無姓趙明誠金石録云史晨也碑在曲阜建寧三年所立詳見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余得此於陳思孝思孝平生廣求厚積有重複者往往以惠朋友不但惠余也

孔子廟堂碑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幷書石刻在西安府學

亦得之胡給事嘗在內府見舊刻本與此迥異盖歲久碑刻剥蝕失其眞也歐陽文忠公童子時得此碑刻畫完好後廿年復得之則已殘缺况今又後三四百年哉

夫子廟堂記

右夫子廟堂記唐駕部郎中程浩撰宋宣義太師夔英書世多喜誦此文而夔英書法一本柳誠懸然骨氣意度皆弱不能及也

米南宮二帖

右米南宮二帖舊得之吾友陸伯暘陸論書法於唐主褚河南於宋主米余聞米最善臨晋帖後一帖則

其用意於晋者可見已

筆陣圖

右羲之筆陣圖非羲之自書盖近代人所書而羲之筆法因之以傳耳石刻在西安府學此閔僉事所惠者

子昂千文

右松雪翁行書千文盖有智永遺意學書者易於見效此刻蔵松江海濵僧舍時人鮮有知者監生王寧奉命廵塩塲過而得之以見惠由是稍聞於士大夫矣

淳化帖三帖

此本吾故人朱吉季寧家物朱洪武末爲湖廣僉憲坐累被逮盡賣文籍爲行費此帖落江夏沈氏今歲仲舉展省還江夏時沈氏落甚其子亦盡賣文籍仲舉因購此見惠簽題猶朱手筆覽之增感此帖盖摹刻皆下獨二王有數帖庶幾然甚不多也

右淳化帖四本泉州刻也余友陸伯暘家故物洪武甲戌冬余自武昌歸陸以贈別簽題皆陸手筆圖書具存獨念故人不作久矣而此刻今歸內府亦不可得也

右淳化帖五本泉州所刻者永樂乙未春余得之兵部尚書四明金世忠余家舊得於陸氏者與此頗各

有缺畧及錯簡遂得互相參考而宋米芾嘗辨其間僞書及黃伯思法帖刊誤所論皆見余之別録

右軍書

此出書氏星鳳樓帖中不完所存者皆右軍書行書十餘帖草書四帖州民朱㮣臨墓田丙舍官奴盧泊晋表帖皆在楷書有樂毅海字本又有全本有東方畫賛無蘭亭序而有宋人題跋數首永樂庚子冬余過臨淮訪族兄弘璧而得之者也

黃帝祠宇

右黃帝祠宇四字唐李陽冰篆刻在縉雲字徑一尺有半縉倅之吾家陽冰篆書此最大者聞縉雲仙都

山有鼎湖世傳黃帝上昇處陽氷嘗篆鼎湖二字今尚在余未之得也

忘歸臺銘

右忘歸臺銘李陽氷書刻在處州陽氷嘗為處之縉雲令故其書在處州獨多聞有孔子廟碑吏隱山留題詩文皆佳余未得也

長安嶧山碑

右嶧山碑蓋宋淳化四年鄭文寶以徐鉉所授故嶧山摹本刊置長安學中者文寶鉉之徒也今泰山有秦刻李斯眞蹟尚在但磨滅多矣間於鄒侍講家見摹本止廿九字其去此甚遠也

青社嶧山碑

右嶧山碑青社本斷裂多矣余得之習禮檢討曾見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然余於蜀中本未之見也

東明精舍嶧山碑

陳孝思自北京寄惠此帖蓋浦江鄭氏東明精舍所刻本也宋景濂謂此用長安本翻刻然以余觀之亦出紹興本未知果如何當求識者辨之

鄒縣嶧山碑

右嶧山碑字畫視諸本特小得之行儉云出於山東而未詳其處聞鄒縣有嶧山翻刻本此豈是耶當求識者質之

篆書偏旁字源

右篆書偏旁字源宋宣義大師夢英書此碑咸平二年立於長安學中後有英自題又附載郭忠恕所答書

彼岸寺碑

右彼岸寺碑在汝寧上蔡縣余得於監察御史尹崇高蓋宋眞宗時建此碑今剥落多矣不知撰書人姓名中書舍人陳登思孝以篆書擅名於今數稱此碑之善余則未能通也姑存之

五箴後

右唐韓文公五箴宋仁宗時狄道宋寂作篆體書之後其子革刻于石宣和六年也

党懷英書

右党懷英篆書竹溪四絕句金章宗明昌六年刻石濟州普照寺今在州學中

大學經

右大學經一章作鍾鼎篆書而忘所自得亦不記石刻何在聞西安府學有漢隸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魏三體書左傳遺字余皆未得也

題王氏父子書

右秘帖晉王氏父子書首右軍蘭亭荷華長者鶺等
斷石蘭亭記大字至向字凡五十三字薛稷臨蘭亭
本帖次徽之帖次獻之二帖次渙之一帖次獻之
洛神一帖皆出曹氏刻其刻石已不存余故重而表
之特有惠懷仁集右軍書者并附其陰

漢圉令趙君碑

右漢圉令趙君碑初平元年立蓋獻帝嗣位初年也
碑在今鄧州南陽縣學中文字磨滅不可見者將半
矣余得於陳舍人思孝

漢北海相景君碑

右漢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景君卒於漢安二年

碑今在濟寧州雖完而字畫漫滅不可讀者多也

漢碑陰

右漢碑陰題名余得之思孝不知其爲何人碑陰其
所載皆門下書佐及故吏之類而字畫頗佳

魏受禪尊號二碑

右魏受禪表尊號二碑世或以爲梁鵠書或以爲鍾
繇不可必而雄麗古雅後之攻隸者必取法焉二碑
皆在許州得於劉士皆尊號碑其下近趺處皆磨滅
不明蓋古碑歷世久遠多如此也

紀信碑

右紀信碑唐武后時盧藏用撰并隸書其書甚佳昔
人評藏用隸在能品余得於此士皆

唐任城縣橋亭記

右任城縣橋亭記唐開元廿六年任城尉游芳撰王
子言隸書書雖出唐人而古意蒼然後之人能若此
者甚少吾家唐隸獨有紀信及此二碑耳

黃庭經二帖 二首內一帖附曹娥碑出師頌

右黃庭經稍肥大曹娥碑紙墨雖劣然態韻悉佳二
帖昔得之漢陽教授胡士安出師頌近得之王孟揚
檢討粹爲一本便藏也

右思古齋黃庭前有唐臨絹本四字爲表背裁去石
刻故在額上縣學廖子謨爲縣寄惠數本所恨打碑
者甚謬也

顏書東方朔畫像贊碑二帖 二首

右顏魯公大書東方朔畫像贊碑在古樂陵郡山石
上今山東泰安州境内蓋天寶十三載公爲平原太
守時所刻後有碑陰記余嘗屢得之此本得於余正
安脩撰特完好
彭百鍊御史惠余此帖夏文顏書儼然千古之二絕
然考唐史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范陽此碑建於十
三載之冬治城整兵之際有餘力及此又可以觀古
人之度矣

誌公像贊

誌公像贊今靈谷寺有石刻吳道子畫李白贊顏眞卿書世稱三絶舊刻已壞此重刻者而不復見書法之妙矣碑陰有趙松雪篆書甚佳然余未之得也

羅池廟碑

右唐韓文公羅池廟碑中書舍人沈傳師書桂管觀察使陳曾篆書與篆皆佳長慶元年所立也余得之長吾

晝錦堂記

右宋歐陽文忠作晝錦堂記蔡君謨書君謨書甚重於當時刻石四方多矣今余家獨有此碑得之錢習禮檢討云

子昂十七帖

右趙文敏公臨羲之十七帖公平生用功此帖最多臨本石刻亦有數處余凡見四本皆不若此本之佳也

汝帖二帖 二首

此石刻在河南汝州永樂丙申冬中書舍人陳奐謁扈從還南京探其裝有汝帖二本皆表完遂以此分我

右汝帖十卷凡十三幅各有汝州之印外因録二幅得之河南僉憲劉咸士皆視余前所得者頗優此刻黃長廉辨之甚悉

應天府學繹山碑

右應天府學繹山碑元至元癸巳所刻者思孝嘗云去長安本甚遠信哉

漢大風歌

右漢高祖大風歌大篆體刻石在沛縣沛有新舊二碑舊碑已壞此盖近代重刻者余得之於大理馬寺丞

洛神賦二帖 二首

右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陳正倫所贈石刻今在常州而刻手不及洛神舊石刻之佳者今皆不存獨有此在毘陵而刻手甚劣僅存其意耳余得之陳正倫御史

樂毅論

右樂毅論止存首尾二百四十餘字而缺其中四百餘字曹士冕所稱張氏斫魚石者此是也然余忘所自得不知此石今安在也

五清卷後

卷中諸君子皆三十餘年翰苑交游也孟端沒於永樂中近年幼孜子啓民則崇述相繼皆沒覽其詞翰益重故人之感

茅山崇禧萬壽宮碑

右三茅山崇禧萬壽宮記元鎮江路録事王去疾文

翰林承旨趙孟頫行書并篆額行書特佳余得之安成進士彭琉

通波阡表

右通波阡表余得之張氏之孫戶部主事賓暘其文楊廉夫撰其書貞篆二體皆出陳文東而用太樸伯溫名者太史公所謂附青雲之士施於後世者也文東極力晉唐其書姿媚醞藉自成一家所未足者骨力耳

七姬㕓志

七姬皆死於義而張之文宋盧之書皆精妙其傳遠無疑余得此於嗣初云

智永千文

右智永千文真蹟故藏鮮于伯幾家大德中摹刻在松江郡學此本余近得之閩人王源永書如精金粹玉此刻於規模結構近之論丰采神韻相去甚遠其效龍伯高而未至者歟

先待制撫州推官廳記後

此碑作於先公既代之後嘗聞老長言受代之故謂郡有豪僧雲住暴橫爲民害內而中書外而行中書廉訪司皆交其貴要莫敢誰何者先公治其發塚某事得實獄已具而行中書廉訪司皆遣子弟求解於郡先公執不聽則公移以駁郡於是行省白中書郡徑白南臺以達御史臺御史臺卒是郡議奏誅雲住未誅而中書符下諷先公歸安縣尹然雲住竟不免死元史先公傳亦載雲住事是時當路黨邪往往類此記中所謂不得盡行其志者也撫州知府王昇近寄遺此碑謹識而藏于家以傳示子孫云

唐中興頌

此頌前三十年見有得者字畫多明白而十數年來有得者其模糊率類此豈其石近又剝蝕歟抑打碑者之不善或有善者而余未之見歟此碑豐城史志靜所惠蓋余求諸而未得者遂爲吾家之玩寶

蘭亭十四帖十五首

此帖石刻今在潁上縣其首題曰唐臨絹本而臨者刻者皆弱余得之廖子謨

右禊帖臨手刻手皆劣甚不記何人惠姑存之後二帖其一前完後闕一前闕後完肥瘠亦相近皆勝此遠矣永樂中楊州發地得之近時勉祭酒所惠

此二帖雖不完然點畫波磔妙處皆在神采有餘足養效法何必多也

右蘭亭前本溺弱後二本甚佳虞恭公亦佳宜珎襲也

此福州本余所得多矣獨此有陳膚仲題膚仲二山人梅菴門人張商英兄亦名唐英卒於神宗之世此

所稱唐英當別是一人

近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後鹽運使何士英裁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循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兩本肥瘠相近清韻可愛論骨氣當在福州鄭本之次世傳宋思陵駐蹕於揚金人奄至車駕倉猝出避御用物皆不及將所愛蘭亭石刻瘞之而去此豈是耶崇叔與侍郎凡得兩本分一見惠因識其大畧

近日胡若思以此本子導評爲定式殆是老眼昏眵矣故辨之

前帖是鄭清之家舊刻其石今在福州後帖松雪所臨今石刻在北京太學

此刻今藏中書舍人胡宜衡家視鄭本微不及視松雪差優

右帖得之王時彥詹事王忘所自得亦不究石刻存否當是唐人所臨豈褚河南之蹟乎此本又在鄭之下胡之上

內府所藏刻本有三十餘家今石刻存者甚少余所見者汝州本紹興本臨江戲魚堂本福州有鄭清之家舊刻本頴上唐臨絹本北京太學及蜀中有趙子昂臨本嘗多得之此五本近一時所得其高下不齊王時彥云蘭亭下者入目還自有趣殆不虛語

前翰林檢討王偁得蘭亭墨本以進　文華殿蓋唐人鈎摹者　睿旨命刻石間賜大臣及近臣此卷左諭德臣士奇所被賜者謹拜手識而藏之

吳敏德爲御史巡歷所至皆汲汲名教事此其一耳誠可尚也偶得此刻遂志于後

此紹興本視此尚完整今剝落如此蓋流俗人不知愛護甚可嘆也

蘭亭序題與昱孫

世率謂字肥而不剛皆爲定式然山谷所賞者肥不剝肉瘦不露骨此本其殆是歟予所見多矣未有精神爽奕如此者珍重珍重叅議李君示此畟爲之題

右石刻在今紹興郡學吾得此於章尚文此刻本在吾廬陵不知何時移紹興也其古意蒼然視汴中新栞刻者大相遠矣吾家凡得數本獨此本差完

玉枕蘭亭二帖 二首

右玉枕蘭亭石刻今在南京火藥劉家余得之陳鏞叔振陳清脩雅重余敬愛之自翰林庶吉士擢禮部主事從兵部尚書李慶入交阯沒於兵間甚可惜也此刻故在紹興府今亡裁十餘年而墨本存者已少余得此於給事中任守禮紙墨雖劣而字畫意度悉完固在所愛重也

宋楊忠毅公神道碑

宋楊和王與張韓劉岳諸公同事高宗排大難却大敵其功名載史冊耀後世者偉矣觀數文學士劉一止此研又知公忠精義烈乘一障以百數困病之卒脜數十萬狂横之敵屢赴屢摧之然後秉大節死城下蓋公又肇楊氏之先也公之死類古稱有重於泰山者非歟公死距今二百四十餘年子孫不廢詩書之懿公之所以肇楊氏者其猶未艾乎其猶未艾乎

漢魏唐元隸古

右漢魏唐元隸古唐隸擅名非一人獨盧咸用尚有漢魏意元之隸書如虞伯生楊友直尤有名虞出廟學記楊出華山廟蓋分隸必以漢魏為至也漢視魏

又古矣此卷所輯前一面起魏而繼以白石神君後一面起唐歷元而繼以華山廟亦泝流求源之意也

陸伯暢草書後

此廿年前友人陸伯暢為余書者陸亡已十七年而此紙余嘗以贈楊仲舉仲舉又以贈吾賓纖箒覽之悵然復志於後

饒介之詩後

饒介字介之號醉樵嘗仕張士誠能詩攻書法擅名當時宋仲溫宋昌裔皆出其門此冊介之手筆余得諸廬陵劉彥信

萃叔耕遺墨卷後

右吳興萃叔耕先生遺墨一卷詩二首畫三幅手簡一幅詩見其志畫見其韻手簡見其學其清尚雅正之士哉先生之子原朗寶于澤如拱璧間來北京出見示披玩起敬不已原朗風致不忝其父亦可敬也

徐憲使傳後

右山西憲使江陰徐公傳先師海興陳先生為其子遜撰弁書先生江右大儒為文章不苟許以北文悉本於遜之所述遜字伯敏時為泰和令好賢下士明於大體循良之政民愛戴之卓然賢大夫也觀其子知其父此先生所為大書者也憲使於是不泯矣伯敏沒今五十年其子仕襲此文如新又足以見賢者

有後其子近為先生之孫江陰縣學教諭孟旦以求余題嗚呼先師為此文之明年遂捐館矣拜觀不勝悲感蓋又有感者伯敏為泰和三年考最以升繼為泰和者十餘人民耆老至于今獨思慕道譽伯敏不置口古稱才難不其然哉不其然哉敬拜手題於其後

松雪書杜秋興五詩後

前輩云松雪作書初規摹鍾元常後欲展大字乃入李北海而終主於右軍余及見公作白駒圖書白駒之詩四章在後筆意皆出鍾此書杜秋興詩其又在習鍾之前歟而視公後來所書變異曾子固論右軍

書亦出學力非天成也蓋非學無以成名觀公此書可信

歐陽士則所藏其表兄詩卷後

老友歐陽先生之子士則來京師出所粹其外兄侍郎王君所寄其父子之詩爲一卷屬余識一言嗟乎余何言侍郎先母夫人先生兄也豈獨渭陽之心哉先生尊府臨淄公早沒先生之學蓋出王氏侍郎尊府瓊州公久宦遊在外侍郎之學實出於先生先生於侍郎用意忠愛蓋有非他人之爲舅甥者比也余與侍郎同在翰林三十有五年每向余道舅氏之德未嘗不惓惓於心今先生春秋八十餘侍郎君每念

不得歸侍於左右所賴者有士則朝夕之養也今士則迫於薦舉將出於是侍郎君若有不恬於中者毛生爲親捧檄孝也孝肅發弟親老十年不仕亦孝也侍郎君忠愛豈有異舅氏昔者之忠愛乎吾家與王氏歐陽氏相好非一世士則異日之誠如不迂覲者言亦孝之至也

彭貫之事家藏先世書簡後

氏贈先生高明之學剛介之節吾郡之望也以作詩送胡忠簡忤權臣貶辰州此下帖與彭氏壻家皆辰州所作紓紓有自得之意而忘其身之在放逐蓋君子道誼無往不自得也先生赴辰年已七十及八十始許自便道再拜凱九十餘矣此豈人之所能爲哉二沈三年雖一時譏語然天道必不爽世之極力以讐正人者可不監乎彭氏後同收能寶藏此帖又有良壻識所父子圭齋諸賢題皆至寶也

衛中書所集名書卷後

中書舍人衛靖以嘉集張即之趙文敏楊應夫倪元鎭宋克溫昌齋盧公武陳文東之書爲一卷其人品位望高下不齊亦各一時之名勝即之宋季人其書雖遒閒秀不耶然余在秘府見所臨蘭亭展爲大書良有晋意文敏元鉅公卓然當代之冠見楊倪皆元季梅之文章倪之清韻咸重於特而不以書名二宋

盧陳皆見用洪武中克溫善用筆眞行草書皆精而章草當第一昌齋擅行草體兼晋唐筆勢翩翩而論辰州後乃大有造詣盧書獨書見其作篆數字甚高古陳昆仲無二王度獸自成一家後慕二宋遂稍放流兩不若曾男子之善學也然聞其隸書高余不及見因以靖出此求題識志愚見於後

松宇書墨跡後

右子書墨張宇初眞人以進　文華殿者士奇時爲春坊諭德遂被寵賜云

題麥舟圖卷後

士君子用心凡宇宙間皆吾分内事范文正志伊尹

之志蓋自任以天下之重忠宣志同於父而世書談
其麥舟事至繪以傳論者又謂其重義輕利及賢於
簞食豆羹見乎色者雖意存乎警俗而論忠宣則淺
矣烏獲舉一鈞可以論其力乎朱文公纂錄宋五朝
名臣言行自忠宣始學至此終身言行之大者悉備
而麥舟不與大賢之觀人有道矣范君啓東實此圖
最後求予題予何足以知忠宣然重啓東之能敬其
同姓之賢也故推文正之意以書於諸公題識之後

天順五年八月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跋

陳文東書

陳此書有大令有永有虞歐而虞歐爲多初學可以
觀也

翔鸞寺記

雞林人爲此文簡潔高古信知何地無才也太尉之
求而文敏之書也閑駙馬都尉趙公出以見示遂題
於後

行書千文

千文取字不重出以便學者昔人用篆隸眞草書之
多矣獨未見作行作行昉見於趙承旨蓋有石刻傳
世而精妙未有如此卷者亦嘗見公書五體千文墨
蹟皆不及此辟諸精金粹玉不可選也可寶可寶偶
得睹於日省齋敬題于後

宋高宗御札後

右宋思陵昇陵所賜楊和王及王子樞密公御札凡
三十有九王之孫文傑稡次刻石於今二百五年矣
王八世諸孫翰間以示余觀其眷注任託誠要義激
何其至哉當是時徽欽北遷宋社幾覆皆以爲非有
張韓劉岳及王諸公協忠比力不足濟事今觀此固

君人者有以得之乎夫士遭其時富其志而不得於其君故卒無以遂成功名若王得君之厚斯以其功名赫然者乎於戲六月之詩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南渡其甚矣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其無忝哉夫惟大雅無忝爾祖王子孫尚敬之哉

趙文敏公墨跡後

元之盛際趙文敏公法書冠絶天下　上自朝庭下至山顛海隅大書深刻輝映日月至于今翰墨真跡流傳於世亦不珍襲如拱璧焉余於秘府人間見之多矣大率所書漢唐以來名人文章及老釋之言而及於吾儒聖經賢傳甚少見也蓋必有之或秘不以

出或愚民俗子不知所寶而廢棄之矣今於吉安守四明陳侯本深所拜觀大學三綱領以下五十八字渾厚而飛動溫潤而典則存莊敬於揮灑之中允哉重寶也余童丱聞之先生長者臨川吳文正公嘗以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即傳第五章所闕之文遂摘出以冠於此謂知之至也之上為傳之第五章以在止於至善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余反覆誦究經傳文理皆貫通明白而先儒所未嘗言者蓋文正作禮記纂言正錯簡如此類甚多為世所重因本深屬予識于後遂附見其說云

鄭孟宣書同氣詩後

此詩雖二十八言而抑揚詠闡明白切直其忠愛惻怛之心殆與鄂不韡韡之詩相表裏吾邑劉文復恒誦之以示勸戒家兄又為求名筆書之用廣其志其於風化有助矣

子昂書晝錦堂記後

此卷尚書夏公家珍秘公歷憂患久而特存以忠獻王功烈文忠公文章文敏公翰墨光華相望數百年之間卓然三絶實諸至寶蓋必有神物護持之者矣

鴒原別意卷後

鴒原別意者亡友胡公光大在北京時別其兄方大

先生之詩也方大過南京嘗屬識于後余未有復之而光大沒世每欲援筆輒動悲念不果　朝庭念光大不已再贈官至一品又官其子而厚賚其家於是其子以伯父命趣識其詩嗚呼光大沒今八年方大與予亦皆老矣其能無慨焉者乎自余識方大於今三十有五年與光大同官翰林十有七年蓋相知莫如余深也其兄弟相篤孝友方大清素謹確自食其力與鄉人處恂恂執信義而動循矩度雖其弟貴盛一時而其家門庭蕭然不改於舊也光大簡靜慎重嚴交際非其人不輒一顧人亦不得以非道干之任官恭勤周密未嘗居家言公亦未嘗以其私干於

公也餘榮名爲四方士所仰望而泊然儉約之風故在其愉德如此世之貴人宦達者有兄弟如胡氏固已少矣彼貴不知守道而仕者肆於外處者肆於內殃咎之來被於躬及於家族夫豈偶然之故也胡氏既有以保其終又有身後之澤豈不可以爲世鑒乎吾又有望胡氏諸子皆將繼二父之行也故書以告之

黃汝申摹宋陳草書卷後

此宋仲溫昌裔陳文東草書皆黃汝申所摹可爲精矣非積熟未易臻此二宋初皆得書法於饒介之仲溫篤志魏晉諸體皆善而章草當在妙品昌裔書謫辰州後乃大有造詣飛動縱意而不越矩度文東亦善諸體蓋得仲溫之助閒演隸尤高然余未及見遙洪武間吳中三絶近歲能書多出於吳而亦多自宋陳出夫法上得中況宋陳以上非無用力之地而行遠自邇固有取於此因汝申示此遂爲之識

山谷與雲岩禪師書墨跡後

山谷先生元祐八年初改編脩官而平素於雲岩甚厚集中數簡勤勤嚮往之意儒釋所本不同而先生樂佛往往借此喻彼然先生孝友節義有功名教重其人以及其遺跡則覽此卷者同生起敬

周紀善所藏鮮于墨跡後

鮮于公書當元盛時與趙文敏公齊名前輩評其書在能品觀此拱璧何足多哉惜乎其早沒而世之所傳者尠也岐鳳尚寶藏之

蘇文忠公父子及秦黃張晁諸賢帖後

右蘇文忠公父子兄弟及秦黃張晁諸君子墨蹟秦黃張晁所謂蘇門四學士者也總八紙各臻其妙戴弘演御史所藏展玩忻悅想見高風雅韻於眉山一堂之間矣

宋賢帖後

右宋范文正公韓魏公及李忠定張忠獻諸賢墨蹟總十二幅皆當時鉅公名人今監察御史戴弘演所藏出以相示燦爛乎景星慶雲之輝映也其太歲帖出王定國或以爲寇萊公或以爲曾文定非也因識而歸之

宋克道書後

南宮生書自魏晉出用筆精妙毫髮不苟洪武中兩浙擅名法書者三宋爲首南宮尤傑出於今良不易得此數詩蓋得意之跡宜珍襲

宋賢墨蹟

宋賢墨蹟三紙富鄭公司馬溫公蘇文忠公各一紙而裝失次序當表出之內有清容圖書疑是伯長故物

褚河南兒寬贊後

評者論河南書字裹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觀此贊眞不虛也吾求數歲始得之謹珍襲之吾先世蓄河南書廉頗藺相如而下數十傳節文終以優孟遺世兵亂家聚於寇此書散落人間雖或見之力不能復後亦莫知存否舉家為慽平洲府君及劉子高先生之文具著其事故覽此益重先世之感

歐陽率更夢奠墨蹟後

右續墨藪歐陽正行書在中上品歐教作書有八訣最利初學學者觀古人書必觀墨蹟乃見妙處此夢奠七十八字與人間絕無僅有希世之寶也益嘗入宋御府矣趙文敏公所題考碑志是三十七八歲筆

故與後來特異吾家舊占墨蹟此為最久

丘氏所藏宋告身後

宋告身猶唐制而潦率不逮遠矣況嘉熙當季葉乎丘氏子孫能寶此於二百年再革命之後其故家文獻猶可徵也

詹舍人書晝錦堂記後

韓公之功烈歐公之文章皆世所甚重此記自出入將相至社稷之臣數語古今言韓公者未有能過焉若此也當時書石是蔡君謨至今傳世為寶詹君此書不減君謨亦可寶也

宋賢像後

右宋賢像自陳希夷至眞文忠公凡廿四人出宋人筆皆精善畢文簡公子孫故物凡三百年道學文章名公皆具但道學無濂溪文章無六一當必有之而流傳既遠遂亡逸歟

吳虞二先生像後

元道學大儒之出吾江右者吳文正公虞文靖公皆在臨川先曾祖吟窓先生延祐鄉試寔文正門生而於文靖交游今二公文集具可考見而家集載先祖金洲先生兄弟問學皆登二公之門士奇聞諸長者先世嘗藏二公畫像皆有親筆自贊兵亂失之士奇獨見往來簡牘數幅耳比得此二像於程南雲敬表

為一卷遂於文集中考贊辭書之併録行狀神道碑於後以藏於家將使後之人瞻其像知其道而致力於學也

程文憲公遺像後

為大臣者格君心進賢斥不肖興學育才其要務也元之有天下信用南士自程文憲公始公雖不為執政而遭時得君於是數者其功績炳炳然施當時而書簡冊況以明白正大之學發為閎深雅則之文章乎不可泯者哉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夫世所稱國家之元氣斯文之命脈者非文憲之徒之謂歟因拜觀遺像於其孫南雲所不勝景仰之意像之後有題

贊善韓公先待制公廷玭乙卯座主歐陽楚公許文忠張文穆黃文獻皆先公同年友又有先代通家之敬焉南雲屬余題故併識之

程提舉行吟像後

元之興南士顯用者莫先於程文憲公其後吳文正公揭文安公繼起皆文憲所延譽推薦亦皆出於江之西也元之亡黼冔祼將之上往往而在文正之孫江西行省叅政當文安之子刑部侍郎汯文憲之孫福建儒學提舉世𩔇皆全身以去不忝其先諒哉君子之有後也今獲拜觀提舉公行吟像及觀李伯詔所著傳稱其有傲花隨柳之趣呀乎其亦栗里斜川之適者歟起敬起敬題于後

李公麟鬼章劾馬圖後

行人司正黃宗載持其友蔣伯暉所藏宋李公麟畫鬼章劾馬圖求余識一言圖之右有蘇文忠公敘贊今世士大夫相繼為詩稱道之余不能復有加矣然圖之妙亦不必後之人數數稱道獨反覆文忠公敘言不能無慨焉者元祐初文潞公呂正愍范忠宣諸賢共執政柄時　朝廷清明推仁布澤蘇息天下汲汲惟恐不及不事遊畋不寶遠物而蠻夷四方之貢御絕復至充滿于庭視如無有天下之人歡喜慶告有太平之望未幾潞公諸賢盡斥而章蔡之徒復用蔽塞耳目誣逐忠良隔絕上下濁亂政經天下之人困其荼毒馴至徽欽之世禍遂不救向使潞公諸君子終其身在

朝廷之上不去豈至乎此也小人之能敗人國家也如是果孰執其亂哉凡為天下國家得人則治否則亂元祐之世雖藩衛邊陲備禦之寄所用如游師雄之徒尚有可稱曾不數年鮮輒相天子理天下亦不暇問可否於一畀之善人則因之安危理亂又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於乎有國家可以鑒矣自古以來其人光榮貴富於身既死遂湮沒無聞　也苟其行不臧後世聞其名猶醜惡之若文忠公華其身雖死後

之人聞其名起敬起愛或得其一紙一墨於數百年之後珍襲貴重以為家寶如此圖之類者蓋好善惡惡之心古今無異也於乎人之為賢不肖者又可以鑒矣伯暉之奇七世孫能保藏此圖雖重其有先人之名在亦好善之心有諸中乎

郭鼎貞藏張戡歐騎圖

良馬世不易得良畫者尤不易得人恒稱曹霸韓幹絕藝觀此戡固未相遠也此翰林侍講金君家舊物始歐陽氏七賢盡也既以予鼎貞固侍講之心不累於物耶鼎貞寶之不下拱璧夫一藝之精見重於人若此古之君子其精義妙道在人不可一日無者其

宜寶重何如哉鼎貞方明經飭行潜心古人因金君求題此圖故書其後

題竹示冀子學

此吾苞竹其生意方益升而未已有積小以高大之勢書以示冀使勉於學

聖賢像後

此圖或疑卷軸紙筆非當時所有然前輩有論書學者謂紙墨筆研皆自古有之但後人異其制耳則觀者於此不足疑也

趙大年竹小景後

右趙大年竹小景故鄉人章仲華所寶藏者大年名令穰宋太祖五世孫官至崇信軍觀察使多畜隋唐以來法書名畫大年悟解穎敏書畫一入覽輒得古人用意妙處近代畫家所紀稱大年山水多設色又稱其喜寫江南小景寒汀烟渚之趣其爲當時所重宣和御府秘藏亦多今此圖圖廬坡樹淡雲水鳥僅尺餘而澄明瀟洒幽落簡遠之趣臻極其妙信如畫家所拖可爲希世至寶也圖後有袁文清公揚鐵崖諸君子題詠金春而玉應又有元璞諸老辞之作亦皆不在雲瀲皎然下所可寶又不獨於畫也金珠玉璧世之人爭寶之仲華獨此爲重非清尚絕俗之士哉仲華父謝世今其孫孟昇念其祖之重乎是也重之亦如其祖之心孟昇殆孝者歟重祖父所愛物者重祖父之推也吾身祖父之遺也吾重其所遺不敢斯須行之忽乎道又孝之至也吾未嘗識孟昇乞贊善陳公開仍此圖具語其故求題輒爲書此

君臣百像後

右古君臣像凡百人漢以下賢臣多闕蓋當時但據所有者刻之然其中未必皆得其真荀況曰伊尹無須傑今畫有之又有可咲者畫伊尹必負鼎子房必懷一編固哉陋也至於標題或名或字或號或謚何其不一也此卷得之建陽縣丞南康何景春

九歌圖後

楚三閭大夫屈原愛君憂國惓惓之忠遭罹讒邪放逐以卒古今所悲也歷世逾遠賴先正朱文公因其辭而明其心吳文正公又即其題而徵諸禮於是屈大夫之心皦皦乎與日月相輝於無窮余嘗於秘府見李伯時畫九歌今又見趙文敏公之畫於李祭酒時勉所大同而小異亦各極其趣也遂屬東陽士旵希純臨寫趙圖殆亦唐臨晉帖者矣吳并用篆古書九歌分寘各圖之右時一展圖誦辭如親見千載之上於目前若文正所題趙圖并附于後云

張子俊臨聖哲像後

右宣聖及諸弟子像弟子十有一人豈四科之外蓋

以曾子歟蓋宋李公麟筆會稽張子俊為余臨宣德
癸丑九月朔後學楊士奇謹識而蔵之

蕭翼賺蘭亭後

右蕭翼賺蘭亭畫妙絶眞立本筆當時君臣凡遊翫
適意處間必有作況此一段奇事哉然翼之事後人
然疑者非一觀此當必有因但無如後來所云許多
曲折耳吾家唐畫獨有此卷

登瀛卷後

唐武德四年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遂開館置屬
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
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顔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

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
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
文籍使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時人謂
之登瀛洲云後來如晦玄齡世南又皆畫像凌烟閣
十八人蔡允恭蘇勗外餘皆唐書有傳而許敬宗在
奸臣傳第一甚矣知人之難也此畫蓋臨摹李伯時
者計百餘年於今矣其後題者馮海粟李和皆元之
長沙人海粟字子振官至集賢待制史稱其為人豪
俊博學擅文頗乖於法律和字一初癸酉科進士第
二人官至江浙儒學提舉入
國朝不仕而終偶得此卷謾識于後

馮寅賓遺像後

馮寅賓先生元進士異翁字子羽之子先叔祖妣武
山夫人之弟也博學負奇才志於有為卒無所遇而
文章翰墨清勁絶俗為當時所重不妄交遊所與莫
逆者楊子淵羅子理鄧崇志劉文原數人而已士奇
五六歳時猶及拜之以姻家故辱垂教愛今六十有
餘年矣拜先生之遺像誦伯父之遺文景仰前修以
敬以歎

歸田趣卷後

士奇作此詞之數月不幸
先皇帝棄群臣方悲苦在疚今

上皇帝嗣大寶惟先朝舊人是咨是任士奇辱在
不擯斥之列而義不敢言其私間覽此詞蓋有不勝
愧且感者豈優閒散誕之適造物者不以輕畀人耶
抑固畀之而各有其時與噫士奇今年七十有二日
月遷逝前途幾何誦老氏之言思殆辱之幾愧感逾
深意

子昂七賢圖後

右趙松雪七賢圖先舅氏陳孔碩先生所藏先生藏
書甚富謝世裁五十年晉和里故宅已燬所藏無
存近獨得此卷於其子孟旦所敬裝潢歸曰之子考
妣當永寶手澤哉

龍眠山莊圖後

右宋李伯時寫龍眠山莊圖山在舒城縣西南如卧龍故名伯時名公麟舒城人元祐中進士史稱博學工詩多識古文奇字辨秦漢爲當朝所推官至御史檢法老歸龍眠山中其書顧愷之張僧繇之亞山莊尤用意之筆吾凡三見之兒子稷近得此卷特精妙又聞伯時與弟公庚元中極友愛時號龍眠三李畫中隨處兄弟具在亦可想見其人

宋好古竹石後

宋好古魏郡人元天曆中爲藝文監照磨揭文安公稱其迹適而知學好文而不苟合居官必盡其守臨

事必斷以義眞用世之才而尤工竹石獨歸其妙嘗有進于明宗者明宗語左右曰此眞士大夫之筆京師之人遂取楊補之村梅故事名其竹爲勅賜士大夫竹余偶得宋筆遂識揭語

題羲之寫經換鵞圖

右王羲之寫道經圖筆意精妙非近代畫者所能髣髴慨想當時神清天趣宛然神仙人也按晉史羲之好鵞山陰道士養好鵞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欣然寫畢籠鵞而歸甚以爲樂葢任率如此非玩物也後世所傳羲之書道德經不復見所見惟黃庭樂毅東方像贊蘭亭然

亦皆翻刻多失眞矣書固羲之精藝然其平生可傳者不止於此後之人更求諸法書之外可也

題孫從吉梅花

孫隆從吉赴新安知府作梅花四十小幅每幅有詩裝潢爲二十合留爲余別孫得會稽王冕筆法甚清此四十詩亦王之舊作也大抵王作一畫必賦一詩孫積王所作亦甚富云余故識之以遺晟孫云

題梁增撝竹

君子之學以節謹度以虛受益養心以清行道以直耐霜雪於歲寒諧律呂於金石凡有取於竹者非將以務德歟

題雪夜清興倡和後

右永樂七年正月胡文穆公雪夜見過倡和之詩是年二月公扈從

太宗皇帝巡守北京予侍

仁宗皇帝監國時善畫者皆詣北京公言至北京必作一圖附錄二詩以示後人公既至北京爲時職務縈不果作及南還又皆縻職務既久遂不復在念憶公嘗語予術者言同官中吾兩人將老得退果若其言即各具小舟可二僮操者舟中貯書冊楮筆壺觴棋局如廣訪君艤舟君門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徑入舟同泝流至五雲攀望夫容峯則返櫂及君入

舟處君獨歸廣不過君竟亡君訪廣亦然但公流至
玉峽而返歲必五六過訪用此共適餘年他日又語
予曰吾兩人情義實兄弟後死則銘予諾之頎特亦
設言耳豈謂公溘先予沒也公沒後半歲餘夜夢偕
公泛舟自快閣至郡城下同載甚樂共聯詩公起首
句僕續第二第三公續第四第五僕又續第六第七
八終結句既覺而忘第五至第七三句余悲悼不勝
逐補之詩曰金螺瀟洒對夫容鷺渚魚洲窈窕通遠
樹白雲秋色淨故人湘與酒船同河山夢冷謳吟後
生死交深感慨中猶想勝遊如夙昔並騎黃鵠過江
東則又思昔舟過訪之約皆夢中語也空餘後死亦
何樂哉蓋公沒九年始克譔述公墓碑又十一年理
舊書得公雪夜過訪之詩遺墨如新永嘉謝君廷循
觀之爲作雪夜清興圖遂錄予所和詩附公詩之後
冠以謝圖而識其不遂因以及吾交友存沒之情云

正統二年秋九月七日某識

題楊氏族譜後

永樂戊子余作此譜明年文作譜圖而欲廣其傳也
嘗刻圖譜矣今復以此譜刻之余初得與芳伯舊譜
圖重爲審訂參校蓋六年乃克成編是時仲素兄在
楚州丞以書諏之則錄示其本派且復書曰此吾先
君所記以有事於歲時者也所錄與舊譜合從晉子
脩來京師出此編求正之二兄皆已春秋高能歷歷
道五六十年間如昨日然者遂爲補其闕畧數事又
凡再附歸以質於與芳伯特爲正誤一事而以書報
云皆當已始爲定本蓋吾於爲譜慎重不敢率易如
此也又嘗聞諸仲素兄其先君爲延真謫時族人子
弟有降辱其身以玷先德者率黜不錄仁人君子振
起宗族之盛心又如此也併附識譜末以示後來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跋

重識楊氏族譜後

近觀宋史於上世譜微不合故此本序文重補寘廿九字始祖增注四十一字總七十字而悉用圖書蓋之

重題雪夜清興倡和後

士奇既集倡和之詩而識之又承館閣諸公素於吾兩人交好者題及和章聯珠疊璧光彩輝映胡公所云後日佳話者不在茲乎不在茲乎

楊氏族譜始祖府君位下增注

此族舊譜所錄然唐官制無虞部侍郎一曰爲員外郎且罩已仕宋不應其孫尚仕南唐姑仍舊錄以俟考

羅氏族譜文後

右西昌旌孝坊羅氏族譜之文凡十篇皆邑中先輩名公之作多出親書惟潘先生序出先伯益民府君之筆先叔祖平洲府君跋語出先伯通判府君之筆廣平劉先生序出其徒興寧主簿陳士瞻筆譜蓋德安貳守羅公所集前四篇爲德安公作後六篇爲德安公之叔寬則作今譜已亡獨存此文耳德安公持

行知王靈爲政一本於仁厚官滿坐誣謫戍甘肅節行至老死不毫髮變既老官取其長子憲代役數年憲死又取其季子京代士奇幼嘗荷德安公教育至是白其情於
仁宗皇帝遂　命免京幷免憲遺孤獨歸鄉今羅氏之族無幾人獨德安公有子孫知慕詩書
仁宗皇帝天地大恩臣士奇與羅氏萬代子孫銘刻肝心何以報何以能忘而亦德安公之德有以迓承之歟憲之子昇近來北京省余余衰老暫留扶持而京寄此文令昇裝潢屬余題蓋羅氏上世已具前諸公之文余特著德安公大槩以示公之後人云

劉士傅雅寓齋卷後

雅之爲言正也常也寓之爲言旅也寄也夫居一室之中與天地之內一朝一夕與數千百年皆旅而寄也不可以常也正而常也其惟道乎其體極乎精一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地不見其終常久不忘者也然無虞而不有焉察而由之吉昧而遠之凶惟君子者於大而君臣父子之際小而動靜語默造次顛沛之頃不敢以去道雖知其所不可常而不敢忽其所常久不忘者不務是以無所處而不當無所往而不自得也士傅謙謹好善官侍近有年今奉藩宣之命而西其必不以所處之不常而或變其道之常者乎

持行出此卷求題故爲書此士傳勉哉

源泉處士墓表後

余始至京師數往還太學識吾郡之士劉長謙於諸生中和易忠信其學篤實不浮其言弗倍於道心焉重之與之交其後長謙被擢爲中書舍人予亦遷翰林居相接出入相偕與長謙益密也長謙內外一致益久而益信此雖其生質之良亦必本於教乎今觀學士解公所爲其祖源泉處士墓表稱處士在元時親炙吳文正虞文靖及鄉先生劉中齋熊竹裀諸君子故其趣向知解高明正大有異於人而退守數十年竟不辱其門又稱處士晚年拳拳教其孫以務學成家不可爲傲惰驕易嘗指長謙曰成吾志者必在是以此觀之長謙信本於學乎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然究處士之所本又後矣噫世之人有能成其德而謂非本乎父師之賢殆未必然哉

袁氏譜後

族譜之作所以明源本繫孝敬亦有昭先德之義焉今世士大夫家能存其譜牒者什裁三二或遭時多故喪失不存或雖存之而無賢子孫爲之緝理卒使後世無所於考斯二者皆可謂不幸也已中書舍人四明袁忠徹示余以其家君前太常寺丞庭玉所作袁氏族譜觀之蓋有可慨者矣袁氏有譜譜歷時變故獨完中爲族人詭利者所匿幾廢矣賴太常之父菊村先生力追修之至太常又衍爲此圖以永其傳夫使袁氏世世子孫觀於此圖以克究知其源本而致於孝敬不至爲行道之人者豈非不幸之後有幸者乎菊村父子非袁氏賢子孫哉袁氏積忠累厚代有顯者菊村之曾祖又嘗爲吾邑大夫即舊德之難忘睹名賢之有後感嘆之餘益增起敬

蕭以軏哀辭後

前永新令四明烏繼善先生所爲泰和蕭以軏哀辭以軏之子德鄰介其從兄德賛求余識一言余少識以軏知其有厚德因三復斯文嘆曰此於以軏非有所溢譽而烏先生亦非可以溢譽人者言雖約而意已切至事雖略而他可類見其可寶也已夫孝弟百行之源也心存乎孝弟積誠不已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致福祥以軏孝弟之行著矣而烏先生惜其年不永若有疑於天道夫天道報施固有不在其身在其後之人如三槐王氏之類者以軏雖不幸蚤卒卒之時惟有德鄰纔數歲而今既壯矣温然端厚曰勉於善以植其身興其家數子森然蚤莫力督其學皆有可望天道之於以軏豈不信乎烏先生特未之蚤見耳見之烏有所疑哉惟夫詐賊鬩墻者而終獲福祥則是天之道不可信然此亦必無之事矣孔子曰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善莫先於孝弟而孝弟不善莫大焉故因爲先生所一品推明之蕭氏之子孫宜世世寶此以知所務也

出師圖頌後

此出師圖今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公所藏厥考東平武烈王永樂四年出師之圖也間出示余屬識歲月士奇伏自思惟師出之歲叨職詞林實與扈從親覩文皇帝之誓師東平王之祗 命及軍容之甚盛天日之融霽徹切於中嘗作出師頌以紀當時之盛事謹敬書於圖上以復于公於戲惟東平王忠精義氣大功偉烈燦然中興諸將之首其規模之宏遠經畧

之深長簡在
上心是以特受股肱心膂之寄雖天不慭遺大星墜營於今三十有八年太保公敬承爵位恭事
四聖純誠茂績烜著于庭江漢之詩曰召公是似其太保公之謂乎光啓於前光紹於後大雅云不顯亦世猗歟盛哉

族孫俊本宗譜系後

此吾族兄仲素先生謫居淮安時手録其本宗一派譜系以遺其子之紀使不忘所本也仲素之考經歷公在故元時貲業之富號楊半州而身沒之後子孫淪落散徙幾不能自存蓋盛極而衰亦理之常而仲素先生雖顛沛艱難之中守身如鐵石持行如玉雪則先世流風遺澤故在也先生沒三十年之紀死亦二十年之紀之子俊持此卷來謁余感慨之餘書以歸之

尹務厚寄子詩後

右吾邑尹務厚先生寄子之詩蓋以代家書也激江距廬陵萬里而自道居官數年所得家書惟此無幾先生謝世遂爲絕筆夫士君子大節立身事親事君三者而已觀此足以知先生所存而自道用之雖終身不厭可也後先生沒之四年里契家生楊士奇得拜觀焉敬識于後

書康仲矩墓表後

民獻從季望運賦至京師遂求余此文民獻拜季望亦拜文成授之又皆拜皆欣欣然喜動顔色蓋季望之受兄不減民獻之受父也辭去十餘日渡江暴風覆舟叔姪皆溺死行李無一存者余聞之悲悼泣下夫以康氏一家雍睦之行積之有素而季望民獻淳篤務善猶難得一旦至此造物者之意果何如哉遂重書此文寄民阜民則俾悼季望民獻之不幸又以少慰老姑之悲云爾

彭氏族譜後

世之所謂故家者必其先世有勳業有德義有文學

表著乎當時或傳諸國史或見諸鉅公碩儒文章之所記載後世觀其所錄知其人因思識其子孫則其有存而不至乎絕續者蓋百中得十而已而十之中求其皆良善不愧其先者又僅得三二焉豈其先世所積者不足以貽謀垂裕哉抑或後之人有不克善承者乎其亦必有係得不得於天者歟吾邑以勲業德義文學稱故家者亡慮累數十姓而邑中爲盛屢更時變邑中故家其子孫不凋喪滅絕則遷徙離散如風濤烟絮播蕩無極故雖有良善不愧其先者人亦鮮知其爲某氏之遺也是以求其連十數世合族而居尊卑老幼朝夕必聚出入必偕人皆知其爲

某氏之遺者僅見月池彭氏一姓而已彭氏之先以德義文學薦榮仕版者相望也見諸周文忠公楊文節公及公之子東山先生以下諸鉅公與彭氏諸祖往還文若詩粲然可徵而其子孫業詩書持操節以承其先者雖屢更時變而益遠益盛無離散之患其蓋有以得於天之保佑者矣夫所以得於天者未必不由乎人也昔張公藝其家當五代兵戈紛擾之時而獨能保族完家聚處敦睦如一日夫當時之人其智力加雄張氏者何限而稱能保宜其家族如張氏者何其鮮也非世服仁義積忠信有以得夫天之保佑者其能之乎然則天之所以保佑於彭氏者其亦必有所自矣今與智先生方仕爲香山丞將見於勲業與和先生又以德義文學表率鄉後進仰止二君而興起乎丁者益多士林亦其一矣則天之於彭氏其意詎可量哉士林爲二先生從孫爲原泰君長子質美而善學今年來受業女兄之夫蕭直吏用道於京師將歸示余此譜以余家於彭氏世好也又欲余題其後輒爲歎美書此士林其歸而益思脩其所以得乎天者可也

書時思儀畧

前四川布政司左叅政天台夏公庭簡作時思儀畧一卷授其家之子若孫使遵之以歲時祀其祖考者

也儀文器物具有成式蓋本之朱子所定而叅以國朝之制至明且備俾將事之際不待考論古今備而行之無一不合於度者厚哉公之用心也凡祭祀之理有其誠即有其神然莫切於祖考者氣脉之相通實理之相關也是以孝子慈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顓顓乎其誠而儀文器物之詳皆所以將其誠焉況供祭有田經畫有素而無臨事倉卒之虞使得以專一志意於對越交感之間非用心之厚其能周備如此哉士大夫之家其禮之大者曰冠婚喪祭而嚴祖考交神明又其大者也觀公是舉非致隆其大者歟抑將不止於此乎君子之行道也自親以及民由

內而達外夏公今佐　方伯伺宜之任治數千里之地誠推廣是心使所被及者咸歸於公之厚其亦必始於此歟因公示此編輒爲題諸卷端

書贈地理師羅仁則卷後

右詩文一卷凡若干首武昌艾仲宣求諸大夫士以贈其友宜陽地理師羅仁則者也悉稱仁則端乎術慎乎德不志乎利矣最後求余言自天地定位而川岳形焉川岳古今不易人事恒昕是而夕非地理若無與也惟人之體祖父所遺一氣之感其理亦有不得廢者然今之挾斯術者往往張爲吉凶禍福之說爲人子孫者聞其說謂吉與福可立致而凶禍可終

身不及也於是竭力殫財今年葬某原明年改某向四方之拘播遷者無寧歲矣夫仁人孝子豈如是其用心哉何者使吾親體魄復于土不保於甲濕狐鼠不以旦莫速朽其可矣彼吉凶禍福出於天之所命德之所召者其可以苟爲哉號其爲親而爲已之吉凶禍福是計吉凶禍福不可計而吾親之體魄其弊已有不忍言者此非操術之不端事親之不誠而皆汲汲利已者之過乎仁則端乎術慎乎德不志乎利仲宣惓惓於張人之善徒以友誼之厚亦非有所圖利於已者是宜大夫士言之而不厭歟

劉尚書撰拙存蕭先生墓碣銘後

拙翁先生文章行義爲當世名臣於人不易許可然聞一善行輒喜稱道之不置口或見諸文字以傳翔於鄉邑輩行之尊挍嚴之篤又有世戚之好如拙存先生者宜其惓惓不能已於言也拙存先生茹清涵淳而引恬養高足乎中無慕乎外超然自得此非世所謂有道者乎至今鄉人老友猶有能言當時事者斯文豈不愧郭有道者矣司馬子長云閭巷之士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拙存先生爲不亡矣後作銘之四十五年拙存曾孫仲德以示余題三復起敬輒書于後

上模曾氏族譜後

西昌曾氏故儒家始居邑西郭宋盛際有孝子肅其諸子皆舉進士有祿位其族散處不一而居澄江之南上模里者子孫蕃衍貲產豐碩且世篤於善儒不之繼蓋數百年矣非本於其先世積累之厚乎喬柟鉅檜根柢深固斯其枝條敷暢茂密干雲蔽日理之常也今驟起之家朝榮夕謝倖立遽仆者蓋無本故也本者何德善是已曾氏可徵矣使繼今爲其後者愈益積累無已焉其有徵文可量乎刑部主事肅爲此譜求一言故推本發勵之意

書楊氏訓子詩後

右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

訓其長子恭之詩五十韻前自有序於疇昔離合之故與夫激勵期勉之意何其周且悉哉雖庸衆人承父訓若此當知自奮矧恭乎哉恭字允寬余與公同官二十有六年及見允寬丱角入小學淳實粹然執禮不妄語時既失恃公扈從在北京允寬獨留南京未嘗少縱也無幾歸閩不相見十六七年余雅愛允寬遇從閩來者每詢其所進皆以爲桂林之翹秀藍田之溫潤也嘗念初同官七人七人之子其克謹靜謙讓而有立蓋允寬爲首非獨心重之入以勵余之子出以揚於朋友未嘗不舉允寬也其年今三十有三於不忝楊氏可必矣而公猶不已於訓者蓋父之

於子如天之於物豈以既成而遂輟夫而爲之養哉然君子有身訓者焉公爲今名臣凡發諸心施諸事上爲
聖天子所寵任下爲士大夫所稱道鄉慕者允寬亦必默觀而思承之哉允寬省覲北京不數月奉命南歸出此卷求志故爲書此

魯王書正固先生卷後

右　魯王殿下大書正固先生四字賜紀善王貞矩度端嚴神采飛越雖即其名之義亦重其行之有以副乎此也貞博學慎行不矯激以爲異不阿徇以取容言動雍容率由於禮蓋文學德義於今偉然藩國老成人而非賢王樂道重儒知之明遇之厚貞雖賢亦未嘗以得此也可爲盛矣士奇於貞交久前二十七八年嘗同事翰林昔之同事者廿餘人今存三四人惟貞春秋高而無忝職任則又余之有愧貞也故拜觀此書惟重起敬

楊氏族譜圖後

楊氏舊有祠在延真觀存古堂祠有二碑其一爲族譜圖今存古堂上海寧彭公少卿猶親見之觀燬於兵祠與碑俱廢後之人不復得見也余重修此圖海寧覽見之爲道少將事歷歷余深有感焉已而海寧懇求此紙蓋其祖母孺人實吾忝齋府君之子敦本重

義之心有不能自已此豈尋常方外之士謹識以歸之則吾楊氏子孫覽斯圖念其敦本重義之心有能自已乎

許岳瀜墓誌銘後

許岳瀜吾友中書舍人鳴鶴之冢子十餘歲從其父來京師是時鄉郡朋友子弟居京者多也而求如岳瀜端重嚮學不務外蓋鮮矣永樂己丑鳴鶴扈從赴北京岳瀜治家之隙數執所業就余請益駸駸見端緒矣而持身尤謹余愛重之每對之意欣然相親也往往稱道之於縉紳間以爲許氏有子而無幾岳瀜卒蓋余深悼惜之又以爲許氏之不幸今忽忽六七

年每遇後生晚學有不當人意者輒復思岳亂矣一日其父出學士胡公所爲墓誌之文讀之余能已於情哉嗚呼於余如此於其父之情宜何如哉

蕭氏與春堂卷後

余少與子震子巽同學海桑先生之門嘗登與春堂拜夫與翁蒼顏白髮風流儒雅而蘭桂森森光采照映何其樂也於先生方爲之記與春而縉紳君子相繼詠歌之渢渢乎又何盛也翁既沒子巽亦物故於今二十餘年每展誦斯文未嘗不慨焉以思肅焉以敬而不能忘夫二十餘年之間光華富貴倏忽消滅如烟雲飛鳥之過目而不留於心者多矣獨與春堂猶使人思之敬之不忘文章固不可少哉堂中今獨子震在而白髮紛如子孫繞膝其樂殆不減若翁而學士大夫續爲之文若詩亦富矣其將使人不忘之於後者益無已耶蓋事因文而著文稱德而傳蕭氏忠厚樂善著聞鄉閭久矣斯文可傳無疑後之觀於蕭氏有所興起敬記文以光遠者其亦懋修於己乎

韓復陽墓碣後

國初文章渾厚高古者金華胡仲申先生傑出群輩宋學士景濂嘗謂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先生先生之文豈尚今之所難遇哉又謂先生於人鮮所推讓所許者衆必以爲賢信斯言哉余少得其文傑見所銘墓六人韓復陽其一也稱復陽孝於親力學好古處亂世而不仕其以賢名著寓里當時論吳中之士必以復陽爲首稱余嘗心識之今與復陽仲子公達同 朝公達恂恂小心方自御醫陞太醫院判 寵遇日隆天道之報施韓氏有在哉因暇與論及斯文遂出示所摹刻本蓋與集中不同百餘字審之當是刻本爲正刻本摹公手蹟所書予平生見公小楷此爲第一蓋公法書亦 國朝之傑出者夫發潛德之幽光梓詞翰於二傑韓氏子孫尚世世寶此以圖繼而顯哉

吳氏族譜後

右新喻吟岑吳氏族譜著自始從吟岑之祖樓筠至於今刑部郎中方大凡十七世其間詩書科第仕宦累累有紀文獻足徵矣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制奠繫世辨昭穆世者諸侯世本今世譜始此蓋古之人以仁其族者也然世譜非有賢子孫則不知作之吳氏其代有賢者故紀載詳明繼繼不絶歟譜前有包孝肅後有洪石門之序孝肅於樓筠之孫爲同年石門於吳氏之居爲同里此其言豈苟然者哉余每讀蘇文定公浩然堂記思識吳氏之後世今大司寇南康魏公於人不苟許可數爲余道其爲官之廉公閻敏者方大必在甲乙數吳氏之慶澤其未艾哉十年 識

都城覽勝詩後

正統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門成崇臺傑宇巋巍弘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隄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新耆耄聚觀忻悅嗟嘆以爲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觀萬年之盛致也於是少師建安楊公少保南郡楊公偕學士諸公以暇日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焉高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泰壇清廟之崇嚴宮闕樓觀之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覲會同之麇至車騎往來之駢集粲然明雲霞渙然含烟霧四顧畢得之而胸次軒豁趣與景會樂哉乎遊也南郡公首詩諸公皆倚和之綴輯成卷是時僕以 賜告南歸不及與遊既獲觀群什而歆豔焉皆所謂登高能賦之大夫者也諷詠之餘因嘅嘆凡事之成各有其時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已而國家屢有事久未暇及

皇上嗣大位之五年仁恩覃霈海宇乂寧始及於斯而不日成之豈非得其時者乎夫得其時而不得其人猶未也蓋嘗聞之

命之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飈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

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

操而用之厚其既廩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蓋一出安之忠於奉公勤其恤下且善爲畫也謂事之成非由於人乎然夫一事之成猶必得人則於爲國家天下之重且大不可推見乎

白雲山房記後

右白雲山房記二篇前吏部尚書吾邑劉子高安成劉雲章兩先生爲前山東鹽運副使吾邑蕭鵬舉先生作也前七八十年吾郡斯文巨擘如尚書冠冕佩玉之文安成道德性命之學學者皆重山斗之仰若運副仁義之行冰蘗之操上追古人近代寡見也士奇今獲拜觀此卷於運副之子翰林編脩鎡所蓋三絕具焉謹識敬仰之意如左蕭氏子孫尚永寶之

黃教諭蒼深齋卷後

浦城黃友文教諭清江時與余舅氏陳孔立先生相善余嘗一訪之清江邑庠弗遇也今年相見於京師友文端雅重厚言動不逾探其裝得所蓄蒼深齋詩文一卷讀之益知其所用心焉友文求余識一言於是坐客有談農家力穡之事者曰方春和時有事播種迨其既達驛驛厭厭勤耕耔之務謹旱澇之備一一以時候不違其宜小大罔勞不擾不息力勤而功厚至於秋之時薿薿乎其盛矣由是厚獲而愽斂休休

焉油油焉凡旦暮寒暑公私百務之所需不假外求一取給於家無不充然如其意欲者斯皆爲之得其理不遺其力是以其獲之厚而用之不可盡也余聞其言以爲有合乎聖賢論學之旨故采之以綴於諸君歌詠之次

桃源蕭氏族譜後

余少時先生長者游學則聞邑中故家若桃源蕭氏者系出祭酒子雲有所從來其時思賢及其弟思和皆春秋高思賢端重負氣義思和爽朗特達兩翁旣沒世思賢之子安常安韶思和之子安正亦傑然拔出前六七年安韶家子德贇請余教授塾中時德

贇諸父惟安正甫一人獨在歲時高堂廣會安正甫東位坐余賓位諸弟子姪孫從次序列兩行下無慮百數十人衣冠禮秩雍容敬愛藹如也余間暇無事輒與德贇兄弟出所居緣石壼涉溪登權峯之顚引目四望山水環抱原田衍沃迤邐數百頃皆不出蕭氏余嘗徘徊愛之因究其先自宋貢士諱漢卿者始居於此其家所藏漢卿鑄鍾猶在蓋至今若干世矣其子孫庶富益盛而講詩書治儒者之業未嘗乏焉嘗竊自嘆以爲凡物之盛必因其本蕭氏之盛必本於祖考積仁累厚之所致乎如使其子孫繼今所作所施皆惟厥祖考仁厚是繼則又將以敷遺於後[illegible]豈有涯乎德贇有才諝慷慨尚義洪武中嘗從事秋官今退處家食汲汲以繼先裕後爲事今來京師出此譜求題識蓋德贇所重倚者觀此可以知其仁厚之意夫惟仁厚可以繼先而裕後也德贇歸見其族之人尚以余言告之

東萊黃公訓子書後

父於子至親莫加焉故致愛亦莫加焉然人之愛不同君子者以義細人者苟利之而已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再命往交阯也手書數事留訓其子琮皆持身治家處人之要道所謂君子之愛其子也琮能敬父之教裝

潢爲卷用日夕覽省以余父之執求志一言昔趙伯魯受簡於父無幾而忘之彼亦人子也琮可謂難矣然善承教者必因其言而明諸心力諸行不徒文具以炫觀也勗哉琮也且君子有身教者焉公秉心正大介然義利之辨以直道事
君以寬惠逮民在交阯二十年其人無老穉皆戴之如父母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也士苟有志立身行道猶將視公爲法而況公之子哉勗哉琮也庸衆人之子猶有卓然力進於善者況産於崐岡而備温潤縝栗特達之善其亦奚所取貴乎琮勗之哉琮秀敏好學吾故喜爲之言

題家譜與仲郢弟

仲郢弟來京師求家譜實清溪之派也併以先世事實授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弟其務飭躬修行以及諸子皆圖繼承使人稱曰是無忝清溪者也則庶幾矣此簡亦付襲勿示人益薄俗不可不戒

題家譜辨冒妄

復亨絕近年四十三都源塘楊世充之子孟辨言其先是復亨之後又聞孟辨已請行儉爲文載其先世出復亨吾家居時識世充嘗問其宗派世充言余幼喪父自祖以上諱字行號皆不能知親戚老長咸無存者無從質問但存一先祖神主牌題云理定縣尉應真先母王氏云此累世所奉祀者吾考吉州科舉錄應真宋進士而吾家先譜不載非吾同宗明矣近與行儉同在館閣閒譚及孟辨請文事儉翁云一時止據孟辨之言書之實未有他據也故具識之以示吾後人

槎翁先生書郭氏家錄後

西昌冠朝里郭佺及其子同登宋景祐元年第佺官至祠部員外郎河南府運判其子官至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國軍自宋以來西昌之士父子以科名顯者多矣而至于今雖閭閻畎畝能嘖嘖舉道之者獨冠朝郭氏蓋重其父子同榜也雖西昌世科之家不[illegible]數計而其世次先德泯沒不傳亦多矣獨郭氏傳其當時勅賜之詩及誥詞及慶源本末等文歷歷具在余又重其子孫之能不忘其先也劉槎翁先生既悉爲親書之又爲文題其後將其傳豈有窮哉自余少時所見鄉邑諸老於衛軒其先世譜牒事行獨劉先生克殫其心爲無遺憾而人惓惓於鄉里故家文獻惟恐其不傳大惟其所存於手者以及於鄉先生其臧德君子哉通判之後今[illegible]追[illegible]求出此卷求題之後不勝欣慕謹書其後而歸之

張德翁墓誌銘後

元良醫張德翁墓誌銘一通先伯祖清江府君之所作也德翁之孫口昭來京師以示余求識一言于後且曰惟待制公亦嘗辱文叙先祖父瑞芝之事世稱實錄無溢美先祖父昔假寵君楊氏實後君幸不忘先好待制公又余之曾祖府君也余豈敢續先人之未哉然念上世文章行義皆挺挺拔出而皆於人重許可德翁其必有以得之矣余家所居與張氏同里今去德翁之世亦幾五十年時時聞鄉人老長說德翁事甚備與銘文所載如出一口又說德翁嘗遇神人授與方故其術益精而濟於人益衆而銘略之夫神人遇不遇不足論昔太史公叙長桑君敎扁鵲事君子尚以爲言涉神怪不足徵也余問德翁之先世業

儒追其祖才甫始兼治醫自是世爲儒醫儒者於察道爲至矣則德翁之爲醫雖無所遇神人其術蓋未有不精者然而閭閻巷陌數十年之間高門大第忽然衰薄變故者何可勝算而德翁傳之其子若孫至于今蕃衍盛盛而皆恂恂讀書好禮備其祖之業不墜益勤謂非德翁有所濟於人烏足以致此乎銘稱德翁有陰德夫有陰德者其後宜大於今豈不良然哉此銘所謂直書實録無溢美者也張氏之子孫尚世世寶之

書沙湖蕭氏族譜後

自宗法既廢而族譜盛行固人心世道之一助也古

者宗法之明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者小宗也小宗雖不一然皆管攝於大宗冠娶必告死亡必赴祭祀不敢尸故自源徂流條理分明而脉絡有序也然此法不舉久矣於是士大夫之家莫不有譜焉譜上至始祖則宗法立大宗之意也下至高祖則宗法立小宗之意也合大小宗而存其禁於彷彿合乎百年之統緒歸諸數筆之播惨淡之思嗚呼亦士大夫能之流俗人則不暇矣吾鄉沙湖蕭氏其派出漢相國何流及齊梁江左蔚爲名宗至唐蕭瑀入葉宰相盛矣與京五代時諸祖資爲巡察判官避馬氏亂始自湖南徙家

泰和之禾溪則沙湖之始祖也其後景定二年諱德非若貢於禮部則沙湖之族祖也載諸譜者班班可考且如左丞忠王翰參政董公德元及諸名賢志跋序文茲不贅述予所願望者胡邊之族之盛代有俊秀而天與二嗣子震子巽皆秀而文綿歷世遠則方來之祉未有涯也不其盛歟吾故爲書譜後以相期於無窮云

題袁進士鏞傳後

余讀林公輔傳宋進士袁鏞死節事何其偉哉鏞嘗舉進士與將作少監謝昌元華文閣直學士趙孟頫友善時宋運孟塞三人者相結盡忠報國德祐丙子

元兵入宋都鏞竟死國事其家十七人聞鏞死亦皆赴水死豈非烈乎謝趙後皆去爲元臣揭文安公嘗論宋以弱亡與周同且嘆周死節之臣不能如宋豈非謂有如鏞者之衆乎然鏞不見録於史何耶吾嘗觀宋季野史當時自薦紳大夫下至工藝及方外之徒奮身死王事者不可勝數而考之國史所載十無二三則史之所遺者獨鏞哉至鏞曾孫太常丞庭玉太常之子尚寶司丞忠徹皆登顯用於時鏞之事遂暴白於後世而謝趙今不聞有後天道之佑善信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有肇之於前又有紹之於後庶乎人之願矣子孫袁氏子孫尚世世懋敬之哉

因忠微出此求題遂書以歸之

題全室集

全室集者釋泐季潭所作詩也泐龍翔忻咲隱高徒工詩洪武中與復見心齊名復坐法死其詩無傳獨泐有此集亦其徒之力也

題蒲菴詩集

蒲菴詩釋見心復公所作余初得之陸伯陽者七言古近體其五言古近體及文嘗見之而未得也余藏之久矣近會僧錄覺義南浦言及之南浦忻然請刻以傳復公江右豐城人雖從釋凡其所交遊往還論議率儒者少壯游燕都親炙虞文靖公歐陽楚文公

諸君子而與張潞公交尤厚遂有詩名元政不綱遂航海至鄞止焉洪武初公與季潭泐公皆用高僧召至京二公詩於時表表叢林中泐公清逸古雅復公豐腴條鬯中朝大夫士多所推讓而求者日接踵戶限吾閩鄉先生劉子高言見心學博而才敏於詩援筆立成未嘗苦思口雖十數篇如源泉混混無難者丁鶴年云見心澹泊寡欲至於加禮逢掖士有烏全節風致噫此其詩之所由習歟南浦既刻稿予一言於後復公詩宋學士言之備矣余特著其平生之槩與南浦之好義云

書文節公槐安閣詩後

山谷先生元豐四年春來官太和東禪槐安閣詩考年譜是初到官時作集中又有與東禪長老憂偈一首長老意即槐安詩序所稱述文者蓋憂說必因槐安而發也先生元豐六年冬官滿去在太和三歲於慈恩普覺龍山及諸山寺題詠頗多今惟東禪有槐安一詩此石本亦非舊刻必洪武中重刻者蓋洪武三年始改太和爲泰和而此石今亦不存惟存此紙寺主僧鑑輝重裝潢以來余識歲月并錄憂偈授之如能求片石合二書皆刻以傳亦山門不朽之盛事也

趙文敏公書後

趙文敏公書入妙品有得之者如寳拱璧其外孫王家叔明承公家傳高致雅韻名重吳越皆於空王心存敬禮余得此卷什襲有年雲海上人重作廣福寺功德無量持用布施永鎮山門

張眞人畫後

右西壁眞人寫北眞靈蹤靖通觀泉四圖以贈令神樂提點徐善淵者也四境皆在上清北眞者道家祭觀以祠北斗之神靈蹤者相傳張氏祖天師鍊丹處也靖通者虛靖眞人之所居觀泉則無爲眞人遺蛻之所藏也善淵往年奉　命使上清既畢事眞人陪使者宴游於此其別也善淵不能忘情於神明之境

此圖之所以贈也觀其山水木石與夫烟雲開闔變化四時之趣皆極天機流動之妙吾聞道家之極致多異能不可測此豈其一耶即其發諸外如此將所存諸中者亦未可測耶古稱至道之士盛德容貌若愚稱不可以其外觀其中耶提點於眞人相契以道必有得乎其中者則余不能知也

海禪師螺川送別圖後

吾邑海禪師久遊名山諸老宿間此卷皆其交游所贈也夫不知其人視所與師豈常流者哉今霜清木落之餘師翛然獨存往往觀此者不能不係存沒之感亦人之情也然吾聞師之所宗以外情爲道師果於此何如耶

心經金剛經

右心經金剛二經洪武中僧宗泐奉詔註釋者也前有我太祖皇帝御製序所論空相之旨迷望之故簡明精切聖知超出葢自古帝王名通佛法者未能有及學佛者必考諸此而後可以有得

錄金丹玄奧後

右金丹玄奧一冊神仙家養精氣神之說用之云嘗見漢中道士有此書以爲精粹不雜不傳之秘也於視服丹藥以求長生者葢不侔矣然其間傳寫之誤往往有之余不曉不能正也

列仙傳

右劉向列仙傳一冊今刻板在朝天宮余得之同邑道士蕭鳳梧漢人所紀者如此而已或云非向作以其文不類西漢也而漢史向傳亦不云著此書

眞仙體道通鑑

右眞仙體道通鑑三十六卷浮雲山道士趙道一所編葢會稡劉葛諸家之書爲之者也有須溪先生序然亦有後人續增者矣道一與須溪同時安得復紀趙元陽此版今在朝天宮其殆淵然之不泯其師者乎余家十冊得之道錄掌書蕭鳳梧

增經

右增經余在武昌特有子生者從余學以見贈生家甚富其父拳拳於施經飯僧以此爲善功不數千貫用且盡爲釋家所衒致之死妻子皆徙避此豈施經飯僧者之所願乎其所感非所應如子雯者常接踵矣而世之爲之愈不厭何耶

度人經

右道家度人經得於太常寺丞葛清隱余弱冠爲鄉社師社中禬禳所報之事未嘗絕也而多用道家科法其文必屬於社師余是時於道家經頗能言之葢有所資之也既去鄉社遂不復著心今閱此泯然如夢

未常識者追惟往往者不覺興嘅

四十二章經

佛氏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爲
雖彼固歆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
西方何也

楞嚴經二部

右楞嚴經戒環註註楞嚴非一家獨環爲優此本得
諸四明僧能義僧蓋專志是經者也
楞嚴經十卷得於定嚴佛經余家頗畜數本伊川先
生未嘗觀佛老書惟明道先生觀之其言曰不觀無
由知其理朱子亦云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

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何其能果於自決
而使之心服也吾取以爲法焉吾家此經總十冊

圓覺經集要金剛經句義附

圓覺金剛二經皆佛氏所謂精義妙道者也佛老吾
儒所黜繇其道之異耳學者必實見其所以異處而
後爲有得焉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三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四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神道碑

贈資善大夫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公
神道碑銘

洪熙元年正月
朝廷推恩群臣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如制而始自貴
近是時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家
恩贈其祖達卿父伯成皆爲資善大夫太子少傅謹
身殿大學士祖母謝氏阮氏母劉氏皆爲夫人尚書

將樹碑其祖之墓而命其子恭來謁文刻石士奇與
尚書公同宗且同官二十餘年知契之厚嘗銘其祖
之藏矣今公圖究
寵命於無窮也故不得以複出辭乃序而爲銘楊氏
系出關西唐末有仕閩者晉家浦城自是子孫居止
必依先塋後析居建陽崇安之後益盛遂以氏名所
居鄉至諱萬大遇黃冠師指示塋親處曰葬此後必
貴顯如所言葬之而號其地曰楊墩又徙建安之龍
津里數世至文德文德生伯遜咸務善施義伯遜四
子長即達卿諱福與達卿其字生而秀穎異常兒積
涉書史明古今通大義一志爲善家故饒貲樂施

濟宗族貧不能自給者給之病爲其醫藥喪爲備斂
葬喪而薦祭之皆以禮有遺孤男女取而教育之長
則爲之婚嫁推而行諸閭里鄉黨亦學里人有盜發
其先墓者訴於有司吏納盜賕事已不行公力言於
當道亟治盜罪自是環其鄉無盜發墓者有貧不得
已爲盜者公雖知未嘗一言但詗之而教之治生夜有
盜踰垣入公室家人覺之盜驚走而急不得踰垣公
啓戶縱出之有李必延者貸閭右錢貧久不償索貸
者急計無出將鬻女以償有以言公即如所貸代償
之李夫婦得完然無以自給遂依公於元季四方兵
亂充斥一旦李辭去後二歲有寇攻閩建寧城且 四

出劫掠有稱總管者詣公門謁拜且謝德曰則必延
也邀公挈家人與俱去曰不去兵且至生死不可測
公曰令不奉此雖世難惟能生人可以動神明致福
澤利後嗣子試有志生人所處地願不易施邪且生
吾一家孰若生吾一郡以及吾宗族鄉黨之爲博哉
況兵勝負未可逆計今城中守備固敢勇士非少有
如奮挺一出以決寧獨若等之利耶必延叩首曰公
福德人必延不敢違教請言之吾帥遂辭出明日寇
解城下圍及召四出劫掠者悉去時行省左丞阮德
柔分治建寧聞公名禮致于家問公素所行對曰治
稼穡共庶民之職而已德柔曰卿大夫與庶人道均

宜有助益我者對曰不敢夫庶人者保其身卿大夫
保其民惟君侯今之德柔嘆曰言簡而理至益加敬
禮命諸子旦夕侍公公從容導以持謙約去驕溢保
貴富之道其子化焉他日言於德柔曰今賦役煩苛
連城困斃而逢掖之士鰥寡之民尤可矜惻德柔遽
下令滅罷時行省承制得除官德柔強公仕力辭乃
止自是斂跡不出家雖家居於濟物益勤置一機
春於鄉原歲所得直歲歉發以賑貧嘗大饑出粟募
民樹木於山計所樹多寡給粟民喜得粟爭趨事數
歲木益茂中材民之貧無居室者無棺具津步闕舟
梁及爲學宮爲養老之宮者咸給之又指山木戒子

孫世率行之毋以給私用鄉有津渡舟人必得錢乃
濟無錢至有厲涉溺死者公歲計備直予舟人戒勿
取行道一錢往來頌爲里俗重巫故業醫者鮮公命
少子伯安從學良醫師傳其精要而家廣畜善藥會
大疫里病者相連屬公命伯安戶與藥病悉起巫無
所施技蔣鄉耕牛病於疫公遣人齎貲走傍縣多市
牛以給貧者適秋大稔貧者悉獲耕利其及人如此
平居一物之微不忍傷之近居有澗產魚蝦甚富水
深多石漁者不可罟取則投毒草殺而取之公閔焉
渡澗所產準直與漁者而戒勿殺童子有探雀卵爲
嬉戲者必與錢贖之而使其故處耕民春至焚山林

義田疇公念長育之几傷生意每預爲酒食會鄉鄰戒止之罰不率有罰至于今鄉人遵承不違其於及物又如此自奉澹素無所外慕燕私不忘自檢嘗揭范益謙座右銘於所居朝夕覽省作會宗堂歲時祀先禮畢聚族宴飲其中長少以序恩義咸備處鄉黨恂恂無智愚老稚咸得其心其或有競爭不平公一言折衷之皆帖帖禮致師儒教子孫而躬勵於內
國朝初定天下知治運將復曰吾子孫必有仕者日以忠孝訓飭之曰非是不足致遠大又曰苟得志毋忽宗族屢舉范文正公義田事曰此賢人君子所爲重祖宗者也其平生一言一行率皆仁人長者其容儀觀梧偉然年踰七十赬顏白髮康健和豫幅巾雲休泉石之間蕭散自得鄉之人不名字之號曰壽翁沒於洪武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有四其塋在邑東光祿坊白鶴山之麓初配謝繼阮皆有賢德子男五伯王伯祥伯起伯成伯安女三長適李次適范次適劉孫男廿有四曾孫男若干其子孫之仕者伯祥晉守衛知事榮起家進士以文學才行受知
三聖自翰林編脩十轉至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贊密者今二十有六年任託之專寵待之隆愈久愈盛爲天下之所歆豔仰望蓋曠世希有也禮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純揚州縣丞其未仕者

好學務善尚多嗚呼公之所以遺後天之所以報公可爲厚矣銘曰

淑楊攸初發于華陰歷漢洎唐聿徙來南閩之昉來自盱眙仕有家浦城式繁孫子既繁以析崇安建陽居環于墓氏尊其鄉懿萬大甫貞居澹游武夷之陽與仙者逑謂萬大甫汝存孔良昇汝吉塋來世莫京簪纓楊墩稚世而徙翹翹華英俾續振起累葉載德述于壽翁志仁惠被鰥寡煦物同體施愛由邇始篤于家爰及州里恤彼鞠窮而我康居我獨何心而罔惻慈何形兩間孰非吾與有其我之寧不予樊興言赴之勤久與饑困寧予心遑知疚勞持恒弗已德善累積譬諸畬播種必獲際代清明乃享考終敷遺後昆作其麗鴻傳子暨孫再世逾大振振同華熙
帝之載事
皇祖考稽于始終謀猷有資祿位式崇追令
聖明曰汝予輔汝予股肱汝予心膂君臣之孚魚水之契聲光四海逮逮千歲郎流考源有開必先寵褒崇秩天章煥爾惟仁有後惟善有慶德人斯藏來者是敬

永寧衛指揮僉事追封隆平侯張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既舉義靖內難諸王大臣共推戴

上臣大統主宰天下遂大封功臣賜之鐵券傳爵子
孫推恩祖考於時臨淮張公信自北平都指揮僉事
先幾效誠特見信用
車駕所嚮出督諸將入議帷幄咸侍左右遂以功封
隆平侯暨
上巡狩北京命公輔
仁宗皇帝監國仁廟嗣統加公少師公春秋八十有
餘念
朝廷之寵恩考妣之德善皆當示後之人俾勿忘
於是屬士奇書之神道麗牲之石士奇與公同
朝三十有餘年又嘗同輔監國誼不得辭遂摭公所

狀世出事行叙而銘之叙曰張氏世家鳳陽之臨淮
宋季有仕為都統領諱宗遠者公高祖也曾祖諱禮
正祖諱彬善考永寧衛指揮僉事諱興三代皆以公
貴封隆平侯曾祖妣叟祖妣朱皆追封隆平侯夫人
母詹封隆平侯太夫人永寧公字彥文性剛毅力超
乘蚤喪怙恃已頎頎卓立鄉人有貧乏者率推其餘
濟之而負大志不為小廉曲謹以要時譽丁元季之
亂嘗曰丈夫當康也濟人以建功名寧能瑣瑣乾沒
畎畝間哉會
太祖皇帝龍興徒步歸附遂從渡江授廣陵翼元帥
從攻徽婺等州生擒偽萬戶張十一偽鎮撫李勝等
併得其衆時更定官制改錢唐衛管軍正千戶階武
德將軍自是征伐咸與從行其所受制詞有云弱冠
從軍氣剛力壯爰從上將撫定徽郡克取星源擢兵
武林長驅於越及苗獠背德叛臣貳邊又能固守諸
暨力援東陽比大舉平江浙臨安欵附姑蘇削平繼
有溫台閩海之師皆與有功蓋具録其勲後從大將
軍北征至開平克應昌馬邑既而獨遇元將不花平
章軍其衆且盛所率僅千五百人與之鏖戰薄暮未
決明旦復戰遂敗不花軍斬首百餘級獲其駝馬輜
重主將上其功特賜金繒陞濠梁衛指揮僉事階明
威將軍居無幾調永寧衛以威信服強獷以寬惠撫

士卒以紀律肅部伍持躬廉正蒞事勤慎咸懷並著
焉洪武壬戌十一月六日沒於官享年五十初塟臨
淮其配太夫人詹氏諱慎因元贈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河間郡侯諱某之孫贈參知政事護軍追
封河間郡公諱旺之子靜專誠一克相克訓以儀閨
閫永樂甲午五月十三日沒於南京享年七十有八
得吉卜於江寧縣英山之原少師公遂啓其考之藏
合太夫人葬焉子男三長即少師公自普定衛指揮
僉事積功至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少師隆平侯次毅都指揮僉事守定州次忠
江陰衛指揮僉事毅忠俱先卒女二長適程寶次適

祝惟學孫男十四鏞大興左衛指揮僉事鐘江陰衛
指揮僉事鉦銘鋌鍴鍆鉉鑑鐼鋼鏻鏽鉦鉦鋌俱先
卒女九長適平越衛千戸劉勝次適都指揮僉事吳
浩次適都指揮僉事馮楷次適前軍都督僉事李得
次適指揮僉事柴昶次適錦衣衛指揮僉事徐景璜
次適王晉次適指揮僉事繆義次適指揮僉事朱榮
曾孫男六淳大興左衛指揮僉事湧泰虎長生仙童
女八長適通州守衛千戸陳瑄次適指揮僉事楊勇
次適指揮僉事李山次適指揮僉事王忠次適劉某
其三尚幼玄孫男二福祐女三銘曰
天啓
皇明龍興于淮甸勇傑智如雲偕來桓桓張公孔材
且武徒步來歸始屬麾下聽厥謀猷遂見簡知以弔
以伐靡行弗隨鐵馬金戈蹀足踐蹂南土來靖長驅
北伐以寡遣多益奮而彊斬馘生擒厥功用彰寵章
煌煌進秩崇祿何恵弗懷何威弗服肅肅紀律巖巖
操持相古名帥奚以加茲厥行實繁未稱者報報弗
逮躬有赫在後殫勞竭誠起輔中興玉帶金貂顯爵
在廷功載天府澤彼來裔源嘉本原寵光三世伉儷
合藏麗牲有碑發潛幽光太史有辭

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神道
碑銘

宣德十年加贈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瑜之祖彥
達考銘皆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僉事祖妣黃妣成皆
夫人封其繼母茹太夫人於是瑜求余文勒碑其考
之墓用昭
上恩於永遠按王氏初出太原宋諱源者爲滄州學
官因家焉其子曰福綿自滄徙泗州娶房氏一子即
達又徙山陽三子銘其仲也字銘甫洪武初從征伐
以功長五十夫既老而瑜代之瑜謂余曰先考天性
質實尚德務仁呴嫗率正而篤於教子恒言忠孝人
道之大端人而昧此不可以立於天地之間瑜不敢
違惰瑜非承藉先公之德不有今日辱執事之恵畀
之也余與瑜同
朝久益素知之始瑜既代父選隸趙簡王護衛時留
京師一日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人潛結造邪謀
篡奪布置已定簡王實不聞也瑜親戚有與謀者瑜
竊聞之力諫止不聽遂奏發之詔捕賢等悉獲之得
其僞詔書及邪謀本末賢等皆伏誅陞瑜遼海衛正
千戸遂進錦衣衛指揮同知推
恩二代贈其祖若考皆懷遠將軍指揮同知祖妣妣
皆淑人封其繼母太淑人後陞瑜都指揮僉事署左
軍都督僉事佩漕運印充左副總兵董江南饟運其
從事勤敏持操廉潔秋毫無取於下夙夜顚顚志在

奉
國遂實授都督僉事瑜之能子要之本於銘甫之能
父也自瑜效忠十餘年致位二品膺受重寄榮及祖
考夫之所以報施厚矣凡人之善惡無諸己誠有之
天道未嘗爽其報也銘甫之顯庸雖不在其躬而必
在其子榮命雖不見諸生前而必徵於身後天之道
豈不信哉銘甫四子長琳次琮次瑜次瑄八孫堂堅
豎賢眞幀顯碩銘甫生元至正辛丑五月十日沒於
永樂壬寅十二月八日春秋六十有二葬海州城北
沙村之原銘曰
南山之植根本深厚挺發爲材凌切雲表宜柱宜梁

棟堂之需宜艦宜舟濟海與湖王氏之宗善仁代有
有沿襲爲歷祖暨考爲鍾于嗣秉志桓桓維忠維誠
以事
天君發摘兇慝爰清氛祲
帝錫寵嘉曰旌汝義崇秩豐祿式賁厥躬洊厥祖考
申顯褒封厥考維良允蹈于德教成于家致時赫奕
歸啬佳城其藏在此春秋來拜振振孫子
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黃公神道碑銘
黃氏姓顓頊之後以國爲氏勳業文行代有聞者宋
嘉之黃自宋御史檢法裒以科第起家令緒有傳世
篤儒業檢法孫修職郎諱道道生元明正書院山長
諱南一山長生松陽縣學教諭諱應發教諭生諱通
娶唐氏生公諱性字思恭自幼穎悟不凡蚤喪父祖
母劉躬自撫育遣從學明師時已卓然有立志讀書
必求究大義十五鄉老長試所業命賦新竹大見賞
異而操行清絜元季兵亂方國珍竊據溫台署官稱
蟻附之徒率勢燄赫赫動閭里或勸公仕正色叱之
遂屏足不出爲歲大侵家益落躬儉約以率下而養
親必豐
國家既定宇內家始復振推其餘以濟親戚鄉黨若
率視爲分內事內弟王時中孤窶依公公資遣之學

後升太學生公皆輟己資之時中既授官坐事當沒
其家有司以同籍併沒公家公叩有司求得先祠神
主及先世傳文以付其親戚曰保藏之如黃氏先德
求泯吾當還則此不可失也而求檢法所受告身或
言燬矣大慟幾絕既至京白其情於
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亦復則又大喜曰復此萬
金不足重也公於學自幼至老不倦間居潛心載籍
披覽爲詩不事雕琢務以理勝遇名人制作有會意者
手自抄錄晚亦喜譚道學嘗書邵子安樂窩吟置齋
壁時諷詠以自適永樂十年以子淮貴封奉政大夫
右春坊大學士時淮侍

仁宗皇帝監國屢問公安否嘗賜噯玉膏一器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進奏請分少保祿給於鄉以供養從之天下聞而榮豔焉於是公年以九十須髮半白而齒落復生耳重聽而目益明步履強健前二十年嘗預作壽藏見白甘露降其前之松栢識者以為公之壽徵至是而驗公雖貴益恃謙謹雖五尺童子接之以禮溫裕有容犯未嘗校對惡少嘗侵公疏地公弗校而彼不上有識公陳者公若罔聞惡少後侵官地有司將治之而詢諸其隣之老公為疏其實而薄其罪人皆服公之貴公已進封一品其友之子有官于朝而秩卑者過家焚黃數於會而位公上里人交詬之而公恰然不一毫在意閣陳與祖清尚士也與公厚善客死未嘉公斂瘞之盡禮而繪像時展對焉其交義誼類此性簡澹無他嗜好所畜惟經籍法書名畫及古器物有執羈者倒囊不靳不嗜酒而喜賓客有過者必傾罍盡懽淮謝病歸日侍其旨公益樂時携賓客載小舟嬉遊山水之間翛然物表也所作詩文有靜菴集八卷藏于家一日得疾手書數事付淮大要以報君上為重遺命喪葬循朱氏禮而屏斥浮屠老子法語訖而逝宣德六年十一月五日也享年九十有三訃聞

上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廷臣自師傅六卿以下皆致祭配王氏世儒家貞淑秉禮既歸黃氏夙夜躬勤女事佐裕其家凡所制財用之宜井井有條理尤謹先祀睦族姻而愛其庶出之子孫踰於己出永樂壬寅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初封宜人後贈夫人其卒也

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營葬子二男一女長男廣庶出次即淮及女皆王夫人出淮洪武中舉進士由中書舍人累陞右春坊大學士通政使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立朝有侃侃之節歷事

列聖皆為

上所信任今以疾歸第女適王士昌士昌蚤卒無子匪守節不更嫁孫男五樂先卒棻非采槃女三葉璣王宜嘉其婿也一未行曾孫男四旭暉珣瑜公與夫人合葬邑大羅山之原於是淮具書以前翰林檢討潘畿所述事狀使來京師求書墓道之石上竒與淮同官三十年辱公知有素不敢辭敬次第書之而系以詩曰

滄海之壖清浙之東奕奕永嘉爲文獻邦出者喬庸處者求志仕止之義代有聞世邦之黃氏其來逾遠嘗宋紹興業慕有家秉德執義不附權姦卒用裕後而今桓桓公其世嫡肖潛在下抱貞含和允續乃祖

紛其鏖談公獨引恬紛其矜高公獨簉謙五采翺翔翺翔雲漢

帝嘉所生龍光輝煥崇秩重祿玉帶朱衣雍容丘園消摇期頤邦有壽俊乎世之瑞亦有賢淑德人之配青山鬱盤雙壟合藏毓祥垂祉百福其昌

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神道碑銘

西澗先生熊公其所學究聖賢之蘊通性命之要所存必欲及諸人人所行必欲聞諸後世諡正直明懿君子人也年五十有九未嘗一試以卒非其命歟先生諱直字敬方西澗者其所居之地學者因以稱之熊氏世家豐城先生幼孤隨母適吉田尹吉水胡時中遂家吉水嘗冒胡氏而後復焉自幼端重好學不懈晝誦夜思日從老師碩儒講說益於書無不讀而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說力探深究不暢不已既壯充然有得邑人爭聘之爲塾師旁邑之大夫交致書幣請爲學訓導先生不忍去其親乃辭而求入吉水學充弟子員冀得朝夕侍養其學之師不以弟子視先生反數從質所疑同門生率執所業求益而遠近之從學者益衆矣先生以爲正綱常明世教者莫嚴於春秋故來學者皆受之春秋成大比縣輒以先生薦就試輒不中後充貢入太學於是其名聞京師久之祭酒司業以下皆重之六館諸生從之[illegible]問之

在吉水學也永樂十二年舉應天府鄉試遂爲春秋之冠是時先生之子及其學者多擢高科列要職而先生年已五十有七明年會試復不中每榜出士爭問先生名列第幾及知其不預而所受教者多預莫不益貴其學而嘆其命十三年歸省學者越數百里從之者益衆無幾以疾卒于家十四年九月二十七也先生內莊外和孝友忠義出乎天性與人交盡誠閒居潛心玩繹時出意見評古人是非爲衆所服文章温雅豐贍所著有春秋提綱西澗稿鍾陵稿金陵稿又有詩賦雜録若干篇蓋自壯至老未嘗一日忘用世之心亦未嘗一動心於外之得失嗚呼士不志於古久矣古者學之必在於行然命有得焉否焉安其命而不違者君子之道也如先生者其幾之矣卒之十有五年爲宣德五年

朝廷推恩廷臣賜誥命贈先生父某及先生皆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母楊夫人而封先生之配郭太夫人子男四槃永樂辛卯進士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使改廣東入爲大理寺卿進都察院右都御史有盛名於時桀槃棨皆志於學女一嫁徐彥寶孫男若干於是槃使棨來言於士奇曰先公之沒也胡文穆公銘其墓矣今承制命之榮於法得立神道之碑先生知先公之深莫宜爲文嗚呼西澗先生吾友

也其何以辭乃叙而銘之銘曰
士之於學以明道焉道之行歟厥有命存術已俟命
非曰君子曰行曰止曾何與已嗟熊先生實有諸躬
志將行之屢阨不通不戚不慍其中休休賦命則然
吾何有尤澤物之仁志篤弗替施不在躬式遺厥嗣
嗣興桓桓遭逢
聖明豸冠犀盤白簡在廷蕣芬雖根以育嘉稷先生
之志是踐是力
帝嘉所生寵光自天崇秩厚褒垂輝九原述其初終
繫銘貞石昆仍繩繩敬恭無斁

天順五年冬十月[illegible]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五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神道碑

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榮國公加封河間王諡忠武張公神道
碑銘

王諱玉字世美姓張氏世家河南開封之祥符曾祖
某祖某父某俱皆追封榮國公曾祖妣某祖妣劉妣
王皆追封榮國夫人王初仕元爲樞密知院已而灼
知天命洪武乙丑自拔來歸我
太祖高皇帝禮遇甚厚王感奮思效戊辰從征卜魚
海子哈喇哈之地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户又從勦捕
紅帖木兒至延安延川還陞明威將軍安慶衛指揮
僉事庚午從征未順散毛諸洞辛未逐北虜之侵邊
者至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追虜至黑松
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都指揮同知戊寅
朝廷用讒加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不得已舉靖難之師帷幄謀畫悉以任王
王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
者王正色數語決之咸中機宜故凡衆指必咨於王
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
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薊平餘不足

平時薊州守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
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送
詣北平遂撫輯軍民是夜急趨遵化豫戒將士止殺
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
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其將斬
之餘不傷一人將吏悉降王上謁遂移師永平密雲
皆望風輸款從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莫
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遂親發兵命王爲先鋒用其計取承州雄縣生
擒潘楊時長興侯耿秉文率兵三十萬屯真定上自

請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兵
所嚮且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從王曰今當徑趨真
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
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辦明日抵真定接
戰秉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
右副將軍都督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
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
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諜報曹
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

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
可免後顧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
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
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
歸援從之徑擣景隆營大戰二日城中亦鼓譟出表
擊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蔚州進攻
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散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
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
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

之斬馘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
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
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已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
歿十二月廿五日云春秋五十有八
上哭之慟既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
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
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追封其三代考妣

仁宗皇帝在春宮數與侍臣言張玉識見謀畧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誠難得也既嗣位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告於廟以配享

太宗親制祭王之文有秉義懷忠一心爲國靖難之際發謀奮勇百戰當前所嚮風靡大功垂成捐身陷陣推奔所在視死如歸忠精貫于皇日功烈揚於竹帛之褒盖王爲人莊重果毅涉獵書史明其大義而識慮高遠治家禮法秩然奉

命行師紀律嚴肅與士卒同甘苦未嘗妄戮一人每語麾下曰爲將當濺血戰袍流芳汗簡蓋其徇國之志素定古名將何過焉配王氏樞密院判執中之女有令德累封王夫人子男三長輔起武功累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英國公太師監脩　國史知　經筵事功德茂碩爲　國元臣次輗神策衛指揮使次軏錦衣衛指揮同知女一　永樂中冊爲貴妃孫男六長忠授勲衛次鑑次瑾次瑄次斌次琪孫女八長洪熙中冊爲敬妃次適清平伯吳英餘在室余惜太師公在史館經筵

久以余永樂洪熙從臣實聞

二聖所嘗論王者屬銘神道之碑敬叙而銘之銘曰

文皇奉天中興邦國桓桓忠武奮起羽翼帷幄密勿長策深畫上契淵衷魚水之得義旗肇舉仗劍先驅欽城九門功其權輿取薊遵化如探冗雛執其抗鋒摧朽折枯龍馭既南大旆在前逮下雄莫滄奮常山長河無險鐵城不堅撫降殲逆德威並宣決志敵愾遂搗厥躬精誠貫日勁氣吐虹聊城之鏖髮怒上衝先軫戰旗千載一忠王勞在國王績在史王嗣象賢盖閎以偉帶礪山河延有明哲清廟陵配逾千萬祀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太子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王謚武烈朱公

神道碑銘

天命仁聖爲下民主必生文武材畧恢傑弘偉之士爲之輔翼相與協力一心靖暴亂致治平以建非常之功夫肇創之績難矣中興尤非易也故前史贊勳臣率以肇創中興並言若我

太宗文皇帝龍興北藩安宗社於將危保洪業於永固其功蓋又有難者以一隅之衆而應四方強盛之敵靡堅不摧靡剛不剔固自天之所定亦必有材畧恢傑弘偉之佐以效夫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能是以大功之成勃然莫之能禦也若時東平武烈王

偉然傑然特出者乎王姓朱氏諱能字士弘世家鳳
陽之懷遠曾祖考某妣某氏祖考某妣某氏父亮從
太祖皇帝征伐有功累陞武毅將軍燕山中護衛副
千戶謹持行善撫士有譽於時母某氏王生有令質
自少喜讀書事父母至孝洪武甲戌襲父職事
太宗皇帝於藩邸小心慎恭未嘗少懈而撫恤下人
一如其父甚爲
上所信任旦夕侍不去側奉天靖難之師初興帷幄
密議惟河間忠武王與王預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搆
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城九門
撫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

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上攻涿河既還
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漾橋執
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莫州斬獲
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眞定大敗長興侯耿炳文兵
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乘文衆
尚數萬復列陣嚮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
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末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
攻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或
其拒命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

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
之景隆兵列營九門者連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
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
收潰散之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爲前鋒午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
軍及甲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
又大敗敵兵盡克其砦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
至鉡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
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鬭

志然
上什之即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
斬首六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
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奧
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
又敗平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眞定戰其東門斬首萬
餘級遂略彰德及定州勒西水寨已而敗敵將李彥
於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
安兵十餘萬進戰小河爲敵所乘稍却諸將遽請旋

師獨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輙自沮項羽百
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殿下舉兵來克捷
多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當以宗社爲重整兵前進
耳
上撫掌嘆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盛兵迎
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參
將馬溥徐真及都指揮三十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
者屍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
淮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內難平諸王臣民推戴

上承大統論靖難功王居首賜號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
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追封
三代考皆成國公妣皆成國夫人永樂二年命兼太
子太傅四年安南黎季犛弑其國主竊位下人拒逷
詔使數諭弗悛遂發兵討罪命王總兵佩征夷大將
軍印率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及神機橫海驃騎游
擊鷹揚五將軍兵八十萬討之瀕行
上親送之龍江師至廣西
上顧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帥有憂其朱能乎然能
足辦斯事朕第慮氣候非所習耳踰旬計聞
已寢悼輟視朝五日一時同王從舉義者末康侯徐
忠等十數人皆入奉慰
上洒泣曰方艱難時協力一心相濟能其首也凡其
素存心行事皆處處到哥遂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
皆流涕莫敢仰視蓋王至龍州嬰疾薨十月初二日
也春秋三十有七
上親爲文祭之寢衷悲愴溢於言表讀者皆爲泣下
賻恤特厚追封東平郡王賜謚武烈并加贈其三代
皆王爵
仁宗皇帝臨御特詔王配享
太宗廟廷賜祭之文尤極褒重蓋當時元功之首也

王頎然魁碩勇力過人器宇宏博智識高遠雍容端
重辭氣溫裕廣坐群議王折衷之詞簡理當無不心
服善馭將士教訓撫恤親若父子紀律明肅無敢踰
越每遇勁敵大呼馳闘以一當百敵皆望風辟易懷
綏降附恩惠周至出謀制勝靡有遺策尤善用才人
率歸心雖古良將不過是也葬昌平北澤山之原配
王氏累封東平郡王夫人子男若干長男襲封成國
公太子太保勇實公忠祗勤弗懈歷事
四朝國所倚重次某某官女若干某官某某其婿也孫
男若干女若干永樂初某侍講禁林凡軍國事預陪
廷議恒與王接知之有素至是太保公屬書神道之

碑敬叙而爲銘銘曰
明聖之興天眷命之必有名世輔翼侯脊
文皇大聖奉藩恭恪天將啓之内難卷作有不得已
義旗載揚彬彬文武風雲會興于時東平雄才弘畧
夜寐夙興密侍帷幄刈違撫順式宣德音環城中外
有截一心金戈所嚮漁陽風靡東平不回大寧傾圮
後顧無虞前驅翩翩折衝雄莫摧堅中山益都追奔
滄州殲逆咸會允從電掃霆擊青齊既拈踊躍而南
持志决往宗社爲心靈壁疾下長淮飛渡芒芒圻甸
有逆無折大江無險内難廓清翼龍承御天開日明
國有元良遂兼儲傅端肅之行寬仁之度南交弗靖

奉命徂征師未出疆大星墜替天不慭遺堂柱遽仆
帝聞盡傷卹典隆厚忠存社稷勲載簡編偉哉嗣興
顯顯象賢河山有誓追崇有　詔
皇明萬年永配
清廟

黃氏先墓之碑

工部尚書昌邑黃公奉　命治交阯之十有九年
仁宗皇帝嗣位璽書召還明年至京師命以本官兼
詹事蓋付託之重也遂賜　誥命贈其祖聚考士中
皆爲正治上卿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贈其祖妣李妣王及封其妻王皆爲夫人又明年爲
宣德元年奏請歸展先墓
上從之且　行告士奇曰福智薄能鮮而冒忝祿位臻
于今日者皆
列聖之大德先祖考之數遺今　恩寵之隆洊被祖
考福敢弗圖所以昭顯之用永示我後人將歸樹碑
墓道其文願屬子子遂以事狀來按黃氏世家泗州
元延祐中始徙青州昌邑之晝埠里曾祖諱佑志二
子次其祖也字裕保元至正中徙居邑之新郭里樂
耕稼之業屏畧禁利吸清茹淡恬然自適壽若干歲
以某年月日卒塟所居之右祖妣李氏繼畢氏李氏
壽若干歲以某年月日卒合塟其祖之墓子男四伯

禮式仲仁能叔廷奉季其考也女一適某巡檢李志
仁其考幼喪父克卓然自立事母以孝正家以禮待
人以恕而寬厚坦直非義弗蹈有君子長者之風爲
壽若干歲卒於某年月日塟附其祖之墓之右妣王
氏孝慈儉勤婦道母則内外族姻咸所承式壽若干
歲卒於某年月日合塟其考之墓子男四長禴次郎
尚書公福次祐次禧禴先卒孫男六璝璲瑝琮某某
尚書公洪武中舉鄉貢歷開封項城太原清源二縣
主簿金吾前衛龍江左衛知事遂陞龍江經歷上書
論事
太祖皇帝親擢工部右侍郎

太宗皇帝初臨御進左侍郎遂陞本部尚書初建交
京簡任重臣敀刑部尚書既取安南郡縣其地置布
政司總之又置按察司臨之復命以尚書總治而併
授二司之印其居中應重正直有大臣體在交阯華
萃撫綏和輯新附之民戴之如父兄固其本之祖皆
考乎銘曰
黃出蠃姓陸終之裔錫封朴土遂以國氏其族之蕃
散處中夏秉德樹勛代有聞者昌邑之宗縣泗爰徙
相土建室爰居爰理含章力善積世既多有蘊必發
曰維其時
皇明御天統理四海重祿顯位登崇元世繼今司空

升自逢掖遭逢
列聖中外敭歷嘉謀遠猷雅操端行民戴其惠
帝俞其正縉紳且瞻老成在前曰時生賢有開必先
百圍之植其本蟠蟠洋洋大川亦自其源世德之豐
顯令司空
帝嘉念之追昇　褒封煌煌　寵光被祖考妣祖考
攸藏新郭之里司空來歸以祀以告鄉人來觀歆豔
舞蹈人亦嗟念孰無孫子作善啓佑寧不在我新郭
之墳過者必式春秋霜露子孫百世

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魏公神道碑銘

源深者流必遠膏厚者光必燁德盛者慶必弘故也

之富貴榮達炳燿鏗鍧於當時者皆非偶然也故曰
必其先積善施德有以入之實斯天道自然之應所
必至焉佗卑比比可徵已若今南康魏氏之興非本
於其先之積歟魏世南康儒家自朝佐生開炯開炯
生庭郁皆以學行重鄉里庭郁娶陳氏生某字伯泰
德善益為鄉里所重自其幼知孝事父母十歲母病
即已憂且恐侍側不覺去夜卧不解衣藥食必躬進
閒獨趨禱神祠拜顙泣涕久不能起親戚閭巷皆驚
異既長家裕與其二弟伯求伯顯親愛尤篤兄弟同
居爨同廩男女及臧獲二千餘指衣食之給各當
其分靡或不及閨門雍肅有司舉伯求為掾歎曰吾

兄弟三人豈當一人獨役於公況刀筆吏非吾儒家
事懇求罷之既又歎曰吾家丁男衆安得獨無效用
於公者遂以長子源補文學弟子家積益裕數指顧
其家人曰古語積而能散天厚我以此者豈專以濟
己也爾曹識之會饑歲穀貴齎金踵門求糴者麇至
曰吾所儲以待窮之者濟之卻不糶而悉出以散窶
者蓋所濟良多鄉人心服其義有忿爭不相下率往
求直名人嘉客道出其鄉無不過謁者必賓主盡懽
而後去雖田父野叟邂逅亦相與款洽未嘗惕曉自
號漁樵尚飲酒雖終日不亂卒於永樂十七年四月
七日縣人奔走哭臨皆哀又相與歎曰一志濟人世

孰有愈於公者而今巳矣其享年若干娶劉氏有賢
行子男三源溥濟女二長適黄次適張孫男十女二
源永樂四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歷浙江按察副使刑
部左侍郎河南左布政使入爲刑部尚書閲才直道
偉然名卿大夫論人之賢常本於所生者謂積累有善
教養有道也故
朝廷於群臣之克舉厥職者必有推恩之典源爲御
史爲侍郎皆得以其官品秩贈考妣爲尚書又得以
其官品秩贈祖考妣考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豈偶然之故哉源將樹碑于考之墓以監察御史彭
鏞所述事狀求予爲銘銘曰

匡廬巍巍彭蠡洋洋萃和涵清鍾于人英宅幽履貞
砕榮豎名踈人已同施愛有訓遑孤與悍中藹怡怡
發儲倒藏其心載寧善有報施天道必徵嗣有才子
桓桓奮興攄厥謀猷式佐 大廷天章龍文洊嘉所
生崇秩上卿弛寵貺榮彼其何心一性異情曷不覩
之魏氏之慶鬱乎高墳有石麗牲車過來下觀此刻
銘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巢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六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神道碑

戸部尚書古公神道碑銘

宣德三年二月十八日戸部尚書古公卒訃聞
上遣進士康琰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其喪且營葬事
既葬其子本奉禮部尚書胡公所述事狀走北京介
少保夏公求神道之碑余與古公同 朝三十年
知其有廉介之操諾而不辭公諱朴字文質號素軒
古氏世家河南陳州諱義甫娶王生諱安道娶程公
之大父母父母也以公貴公之大父父皆贈資善大

夫戸部尚書大母母皆贈夫人公洪武中舉鄉貢爲
太學生奉 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丁父喪歸服闋
除五軍斷事理刑遂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
太祖皇帝嘉之除工部營部主事授承事郎迎母就
養京師居無幾母沒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司馬
部主事陞武選司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再陞郎中授
奉議大夫遂陞兵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皇帝正大統轉左侍郎授通議大夫賜文綺襲
表
上巡守北京侍
仁宗皇帝監國營奉 命權禮部兵部及詹事府洪

熙中陞通政使是歲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
賜誥命追贈二代遂謁告歸省墓賜鈔龍衣公事親
孝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居官臨事夙作夜思勞勤弗
懈一志於公無敢干以私者謹守　祖宗成憲不肯
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當損益就中終
不爲動永樂中建北京宮殿董伐木之役於江西有
愛民之心竣事特被賜賚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
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
上之左右人求公最考公曰食侈之人幸未覺露不
敢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既就
逮繫

太宗皇帝燭其誣免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封
贈其父母
仁宗皇帝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
者其得爲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贓敗衆服公之明公
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人冰蘗之操確乎不移平
素不事生產華靡雕琢之玩纖毫不畜公退清坐一
室書冊自娛嘗病士奇往問之入其寢室凡案間獨
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洪熙詔辭有端厚
簡靜操行清潔之褒蓋見知於
上者深矣卒之日無銖累之積以遺子孫男三瓊璟
皆先卒季本也女四贅壻孔彰陳謙李怡其婿也孫
男若干銘曰
古有恒言曰公生明何道而公其惟廉清廉之爲行
士分內事曷世由之什罕一二士行弗貞理曷由興
嗟文質甫爲廉有誠厥廉伊何冰壺玉映迨其屬纊
室類懸磬矜彼貴仕夏屋渠渠嗟文質甫歸兮焉居
紛彼榮爵田亘阡陌嗟文質甫歸兮焉食其屬湜湜
其心休休汚者之嫉清者之述相彼貪人瀆溷之溢
崇朝而盈涸不待夕嗟文質甫皦乎不緇永揚休聞
其在斯碑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工部尚書追封茌平伯
謚榮襄吳公神道碑銘

公諱中字司正姓吳氏世家山東之武城業儒曾祖
淵祖興仕元爲任丘令考成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
夫正治上卿少保工部尚書曾祖妣某祖妣某妣某
皆贈夫人公洪武戊寅自國子生授營州後屯衞經
歷陞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皇帝義旗初舉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公黎白
豐偉應對明暢
上一見拔於群衆中賜襲衣命守會州教士卒力田
南兵攻城率衆卻之移守薊州捍禦撫綏具有方畧
賜衣服器物以嘉奬之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
本司經歷給饟運贊城守並效勞績陞大理寺丞是

歲旱蝗公言此由刑濫所致皆臣等之過乞戒飭法
司務寬平無幾陞少卿以發奸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將營北京宮殿改工部尚書奉　命取材於蜀還
又　命董饟運北京賜帛六百匹　車駕北征公扈
從兼督饟運既還丁外艱歸起復仍　命董宮殿營
繕公言營繕吉事臣衰服未除非所當預改刑部尚
書後以言事忤　旨逮繫
仁宗皇帝嗣位復刑部尚書改工部尚書　命兼詹
事進兼太子少保
宣宗皇帝嗣位尤見信任陞少保仍兼尚書　賜實
帶金織衣已而坐累解少保公事

三聖皆見信任凡　車駕行幸不以遐邇皆在扈從
三陵之建皆公董役竣事皆有銀幣之賜
皇上嗣位以公舊老復少保重建奉天華蓋謹身三
殿乾清坤寧二宮　命公董之蚤莫勞勤致疾功成
公雖任告猶念厥勞陞少師　賜白金文綺加綉麟
衣無幾疾竟不起正統壬戌六月丙辰云訃聞輟視
朝一日遣禮部尚書胡濙　賜祭追封莊平伯　賜
謚榮襄　命有司治塋官其子賢世襲錦衣衛百戶
公爲人和易閑爽勤於奉公其掌刑憲寬厚平恕恒
躬睐獄中命除穢惡疏桎梏特食飲戒飭吏卒以時
寬恤迨遷冬官職務填委規措經畫條理井井心之

默識雖久不遺襟度有容雖[illegible]不校或屈己伸謝愛
護僚屬恬掩其訿其佐在南京者嘗賦造海艘材於
江西浙江江西加數十倍時以[illegible]讙譁公聞駭愕遽奏
罷賦悉給於公屬官有器能者率薦進之先事蓄材
以應時需隨用皆足未嘗缺乏自正統來　京師多
大營建悉出公家有司不知百姓不聞此本
皇上之仁亦公預贊畫焉明於燭姦嘗四鼓入　朝
道遇負鈔數十萬緡者公曰非寇而何命從者悉縶
以奏詰之乃造鈔匠盜竊寶鈔提舉司鈔遂置于法避
逅有兄必上　聞不以出位爲嫌歷事
四聖皆承厚遇所得　賜賚時鮮與儗宣德中嘗

賜銀章文曰和敏詳達蓋以貺公之行云所得書
詩圖畫尤多自念久病奏乞俸祿不允家居事親孝
常迎就養　京師備極崇本親沒致　御祭之榮永
樂中　命大臣之子入侍　皇太孫公推於其弟錐
貴待姻戚鄉黨相與歡洽如布素時賙窮恤匱不問
識與不識與人處謙和怡愉大官中貴皆樂親之屬
纊之日哀悼之衆無間疏戚享年七十有一葬良鄉
縣某鄉之原配劉氏封夫人子男七皆側室某氏出
也女三長嫁錦衣衛指揮李洪餘在室孫男若干余
與公同朝交四十年至是賢奉少保江陵楊公所誌
來文求書墓道之碑遂敘以余所知者序之而爲之

銘銘曰
奕奕吳公與自成均發軔伊始感會風雲共武之服
從師于邁懋勤效謨夙夜靡懈乃進秩寺乃陟柏臺
隆隆寵光奉衛弘開正法以施秉公持平遇災引
咎
帝嘉乃誠遂掌邦禁詰姦刑暴惟欽惟恤恭
帝之詔肅乂冬官如古司空居民時利飭材考工鞠
躬攻盡瘁事四聖陟降左右式恒厥敬建多其
績明德北行歲歲師保六官之上曷不愸遺而遽長
歸七十尚齡[illegible]已悕皇[illegible]終亦既寧只史氏有
銘詒厥來嗣

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太傅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沐公神道
碑銘
正統四年二月十八日黔國公沐公薨于雲南之楚
雄訃聞
上悼念輟視朝加隆卹典遣官賜祭者再追封
定遠王謚忠敬親王亦再遣祭其子護喪歸南京公
卿文武群臣及所過方嶽大臣皆祭以薨之歲十一
月廿六日葬江寧縣長寧北鄉觀音山先塋之次沐
氏鳳陽定遠人其先所自見前翰林學士王景所著
黔寧昭靖王神道之碑王之高祖考曾祖[illegible]

昭靖貴皆追封黔寧王高祖妣曾祖妣祖妣妣耿皆
追封黔寧王夫人昭靖四子伯諱春襲封西平侯歿
謚惠襄仲即王叔昂右軍都督同知季昕駙馬都尉
王諱晟字景茂自少氣宇閎厚端愨凝重聰悟過人
而博學遠識恭慎寡言喜愠不形於色
高皇帝重之既冠授後軍都督府僉事夙夜祗勤陞
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時惠襄繼昭靖鎮雲南薨
無嗣以四年仍未命鎮雲南王承父兄之後秉
成殉廣猶以遠圖威服德懷恪勤夙夜先是麓川不
靖諸蠻遂互烈使而分據其地王適至奏發兵平之
後奏以其地置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

于崖潞江灣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嵗徵其貢賦
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制之夷遂帖息
太宗皇帝臨御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王遣將先率
兵討之躬率兵繼其後及蒙自縣蠻聞王來遂遁進
擒其酋誅之事聞賜璽書白金勞王四年安南
叛
命征夷將軍率京師及湖廣等都司兵討罪
命王佩征夷副將軍印充左副將軍率雲南等都司
兵分道進討王率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
先遣偏稗攻奪猛烈柵華關隘賊徒悉遁遂渠堡駐
兵造舟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洮汐寺洮昇舟夜
出洮水陣師遂遣將引兵泝流攻賊之富[illegible]白[illegible]

鏖戰抵暮賊引却翼旦諸將咸欲奮擊王曰受　命
弔伐所欲得兇渠數人耳縱殺非
皇上好生之心乃止遂造浮梁渡師時征夷將軍大
兵亦至遂合攻寇之多邦城柵繼搗其東西二都及
盤灘困枚嚐江仙俱等寇悉破之寇首黎季犛父子
狼狽棄其衆獨挈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于海王合
征夷將軍兵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得無遺械送
京師凡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
千九百獲象馬牛畜糧芻器仗安南平六年春班師
入　朝賜號翊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二千石　賜誥券玉帶金

幣　命子孫世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褒嘉又曰　賜宴于便殿還鎮雲南是冬
安南餘寇携貳　命王佩征夷將軍印總兵討之王
師歷境寇遁入乂安海島追至占城之境俘寇首陳
季擴阮帥鄧容等送　京師誅之師還仍鎮雲南十
七年富州蠻酋積違賦不入　朝廷命王發雲南貴
州兵討之蠻據險以抗王遣兵斷其後諸將請急攻
王曰威服不若德服遂使人諭以禍福蠻即遣子詣
京師謝罪悉償所逋
仁宗皇帝嗣位重王勳德老成　詔兼太傅召至
恩禮加厚遂　命佩征南將軍印還鎮

宣宗皇帝初嗣位遣使齎　璽書及金幣勞之
皇上嗣位恩禮視宣德之初明年改元正統賜金幣
加厚是年冬四川會川黎溪蠻合底泊等蠻爲亂奏
遣弟都督昂討平之二年冬馬龍他郎甸蠻不靖從
奏遣昂平之三年麓川思任發擾邊侵掠騰衝南甸
道人諭之不下奏乞率兵討之兵至潞江王勉諸將
曰出兵尚謀不專恃勇且遐荒非用武之時今官
軍已集如賊能畏威悔過擒賊謝罪請　命赦之斯
亦可也遂復遣人諭之不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
等率兵前進王尤戒其慎重時王整兵在後政等乘
夜渡江破賊柵賊衆奔北官軍乘勢追至景空等寨

斬首二千餘級獲象三十餘政奮勇獨進賊伏兵四
發政力戰死之時春巳半王慮瘴發非官軍利遂旋
師將駐金齒會有　旨命之還鎮王至楚雄疾遂亟
方疾革時顧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　國家天地罔
極之　恩吾不能報矣吾弟勉之吾一家子子孫孫
世堅忠誠保臣節無忝　君親又顧昂曰斯役也雖
偏將失利固吾總帥之過此賊必不可貸汝勉之勉
之言訖而逝歸櫬所過道路城郭無貴賤小大遝拜
哀慟蓋王任鎮久惠愛之被于下者深也王忠孝之
誠本乎天性無或弗盡與子弟言亦惓惓斯道友于
弟甚厚教子孫動以禮法家政秩然位極人臣而

賢重士虛己聽納寬裕有容未嘗面及人過凡文武
屬吏有過者惟恐王知務自悛革其內行悔從行者
亦多王明於斷略然以仁爲本蠻夷有罪未嘗輙加
兵誅必諭遣使數數諭弗悛乃奏發兵逮兵入境翁
夷能知懼悔罪亦曲貸之與之更新鉅黜戰陣必戒
麾下毋縱殺戮賞罰信威愛並行至於完城池飭
武備訓將士理屯田通水利實倉庾恒謹成法君輕
徭賦問疾苦拊致意興不取陷其村僥工華之不
以煩下洽公有暇手不釋卷皆古明道勤師昔賢蓋
從容其文也之才仁義之帥也配程氏先公謝世進
封寧遠王夫人子男一儼襲封黔國公温雅謹重恪

循家法女二長冊爲趙簡王妃次適武定侯郭玹孫
男一玘女一在室至是王之子以事狀求余書神道
之碑謹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天啓 皇明于淮之右配天與地篤生
帝后
二聖至仁作民父母心存萬方包含徧覆矜孤恤里
靡攸怙恃
二聖矜惻曰其予予鞠之誨之勞勅備周以長以成
有偉才猷
帝有恩言爾侯爾氏懋乃樹立乃先祀嗚呼昭昔
盛德豐功皎日之誠揭孝與忠嗚呼忠敬纘乃烈考

征考之執惟忠之蹈欽勅都府簡在 宸心夙夜弗
遑秉其慎欽往綏滇人幾十年率考之行敷
帝之恩俾食俾衣免其寒飢興學崇師尊卑平
壯收令時其作止人戴恩慈淪骨浹髓有或弗悉以
諭以海存物弗悛式劉以戒交人悖亢披猖爲往逞
天子赫然戎遣彊奉 詔出師往行天討拉逗疾馳
雷驅山掃蕩良兆渡如履坦途兩師窮追縛送海隅
解縱俘從敷係定將師旅凱歌歸 朝飲至策
勳上公偽列乃克龍章輝灼滇人之思瞻望旆
旋帝不忘遠由命南行祗事 瓦剌鞠躬小心奉
國忘家志如堅金于棟木勞躬不寧處遐自偏裨于

躬引從終于王爵德善孔多顧顯華 褒下感弗磨
示世子孫奕奕象賢篤忠與孝永光其傳
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鎮遠侯追封夏國公謚武毅顧公神道碑銘
永樂十二年五月廿五日鎮遠侯顧公薨於貴州之
聞
上震悼遣官 賜祭追封夏國公 賜謚武毅賻贈
如制 命有司治喪葬遂 命其嫡孫興祖護喪與
凡奉柩歸葬于揚州之某原顧氏其先居湘源公之
曾大考百四妣朱氏大考十二妣朱氏始家江都
萬一妣周氏公諱成字景韶天性仁厚自少能矜恤

獠狐負其衆過以横逆加人者必摧辱使畏服乃已其大考嘗託於衆曰是孫必興吾門公姿貌魁偉涉知書通大義而膂力絶人善武事尤精騎揚射命中元末嘗遊燕都有强寇十數刼其舟同載者皆驚愕公獨奮出鬬寇皆披靡走既歸張士誠起泰州僭王號公知其無能爲乙未歲我
太祖高皇帝渡大江明年公來歸附至鎮江俾驍勇士十一人轉間入城莫敢嬰其鋒者既敵益衆而援絶悉爲城中人所繫十人者皆被殺公奮躍起繫絶蹤持刀折仆之脱走歸語衆曰鎮江城中皆庸夫可取也遂導衆攻其城克之授百户從攻常州宣州皆

克之簡克旅王還從克江陰從寧河王克通州陞千户攻雙刀趙於樅陽攻安慶江州池州興國諸山寨皆下之庚子敗陳友諒兵於龍江公俘其戰艦及馬特賜白金友諒退仍據安慶江州公隨大將軍悉復之并得其八陣營諸寨從克南昌援安豐敗元兵進攻廬州從克武昌荆州衡州從開平王下襄陽還取泰州留守興化從中山王破舊舘克湖州蘇州洪武元年陞堅城衛指揮僉事二年領軍克信陽唐光四年從臨江侯取西蜀道遇敵公手殺敵百餘人生擒二十餘人進攻羅江生擒其僞元帥及其下二十餘人悉送軍門斬以狥入漢州僞官戴丞相向知院者

盛兵迎戰公揮衆奮進賊向皆狼狽還走追北至成都圍其城竟降之蜀平調成都後衛總帥以公守之六年率兵赴重慶擒妖賊王玄保及僞萬户李邦祖等八年調貴州衛明年[illegible]傍等山寨蠻寇叛公率兵討之斬首百餘級俘獲人馬尤衆莫攝服即首請歲納租賦公從之其僻遠山峒有負固未下者次第平之已而群夷叛服不常公連歲出兵平之前後俘戮不可勝計十四年從潁川侯征雲南公率步騎兵爲前鋒首克普定留公守之且爲後繼公部分將士樹柵以守明年公出兵克西堡於是諸蠻合數萬攻圍普定諸將皆欲出戰公持不可曰賊衆我寡一出即

爲賊所窺必俟其弊栅乃出賊及栅公披甲上馬出北門率戰士奮進手殺賊騎之迎戰者十數人賊衆引却諸將遂乘勝出東西門戰敗賊衆時南門之圍未解公取所生擒者十八人斬之而縱其一人歸曰吾以夜二鼓盡殺爾矣及與賊聞官軍舉銅角銃砲皆怛懼奔走圍悉解獲賊兵甲無筭特有中使往普定見公勇略絶群還奏特遣　賜龍衣金帶陞世襲指揮使凡普定所隷諸蠻公悉平之十七年平阿黑螺螂等十餘寨及降尾洒蠻酋馬乃之衆西堡蠻携戎從平之廿一年總戎檄公討平乖西扒古里谷勞金綱等寨遂擒關索嶺首賊葛進及叛賊阿東皆誅

之上官阿宗叛焚刼驛舍梟虜將攻公謗張甚時官
軍精銳悉駐東川公率餘衆及土兵深入賊地據關
口屢敗之賊既遁衆以暑瘴大卒便欲退師公不
聽未幾賊黨殺阿宗降遂㕘普定府而黜其守之
懷二心者建兵衛以屬其民析其地爲州三長官司
六而公統理焉自是公悉意撫綏大布恩信諸夷嚮
服廿五年夏入 朝賜文幣二十有副鈔三千貫白
金四百兩日 錫宴會同館陞鎮國將軍貴州都指
揮使司同知公至貴州首征康佐叛蠻破阿老諸寨
峒廿七年平都勻興寧西梁瓦材等寇斬首萬四千
餘級俘生口三千八百有奇而撫其良善二十九年

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僉事官其長子統普定衛
指揮使是歲 命公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叛
寇生擒其酋敬德斬之餘寇悉降三十年五開蠻反
公率兵搗臻剖六峒悉破之進勦天柱天堂春花金
井猫頭大小坪等生苗及㵼蠻米寬磨溪舟溪萬潮
等寇皆破之三十一年普定西堡及貴州光金谷勞
龍里金石凿溪唐諸夷復叛公次第親行誅其叛首
而撫其餘衆既歸明年
高廟上賓又明年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 命侍衞至京與
靖難之師禦公以獻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縶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
已泣下公亦泣遂遣人護送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㕘 命輔居守付腹心之
寄姚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城
仁皇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
顧成南將其中匪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計皆合機
用其皆行彼敗 命公出將兵固辭曰使臣侍左右日
陷論誠得以分寸足矣 賜公甲冑刀劍弓矢皆不
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亡者多用公謀也洪武三十
二年九月論公功 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封鎮遠侯
食祿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賜鈔三千貫白金三百
兩綵幣二十加副送 賜誥券是冬命公鎮守貴州
益以公威信素行於彼云永樂元年春至貴蠻夷聞
公至歡趨出拜叛者皆歸境內靖寧公上書論大計
謂 國家宜早建儲以正名分北邊宜軍有功者爵
賞既定宜制以禮法降 勅嘉答賜鈔五千貫綵幣
八加副巾 賜鈔萬貫白金二百兩綵幣如前三年
賜誥追封三代考皆鎮遠侯妣皆侯夫人永寧土官
宣撫爲其弟謀殺致其下亂公執其弟送京師罪之
而從土俗奏以宣撫妻襲職撫其衆遂靖六年

車駕將巡狩北京豫召公副偹吞監國既至
上慰勞再四且諭所以任公之意公言
皇太子孝友仁厚恭勤明達足任付託且左右文武
之臣其知識深長皆非愚臣所及蠻夷雖今帖服小
有兢爭即將兵爲亂愚臣非敢決意去留惟
陛下命之
上付知公意忠嗟嘆累日　賜鈔四萬貫白金二百兩
綵幣二十六有副　命還貴州　陛辭退辭文華殿
曰　殿下於事　君父恤兵民慎行有誠惟於小人
常度外萬事有天理不足計益是時懷奔嫡志者
不樂公在京師公燭知故先蔵引去也時土官奏欲

爲公建生祠從之公之赴召也播州貴州蠻作亂公
歸遣千戶率兵勦之悉平特思州臺羅等蠻亦亂公
遣人諭其酋普亮即服於是公病事　聞遣醫馳視
又遣公之孫齋　勅勞問賜鈔三千貫公疾稍間親
率兵討清水江叛寇平之臺羅蠻復叛公親勦之俘
獲殆盡既旋師公疾復作其下以　聞復遣醫馳視
竟不起春秋八十有五公自少壯屢行陣挺身戰鬬
奮勇無前雖身被十數創不稍引却必致俘馘見功
效深於籌畧料敵制變百不爽一於謀國事明大體
不瑣屑細故竭誠奉公至老死不倦諸葛公所云鞠
躬盡瘁斃而後已者公蓋若有焉　朝廷既追封公并
追封公三代考皆夏國公妣皆夏國夫人元配彭氏
再追封夏國大人繼室穆氏李氏子男十長統先公
卒洪熙中以其子貴追封鎮遠侯次銑次銓次鋭次
勞累官貴州都指揮僉事次亮次源銑亮亦先卒女
六陝西都指揮同知黃麟普定衛指揮同知李傑永
寧衛指揮僉事徐震普定衛指揮僉事李庸貴州前
衛指揮僉事李榮貴州前衛指揮僉事王綸其婿也
孫男九迪俱以蔭遞效用　三朝克繩祖武凱
冉興德兆兆能貴州衛指揮同知先卒宗琦玹曾孫
男六玄孫男一至是興祖具事狀屬士奇書公神道
之石士奇永樂洪熙中官翰林日佇

二聖實閱公事故不可敬次第書之而係以銘曰
大明奉天肇跡淮土公奮從龍來歸
皇祖金戈鐵馬桓桓四征鋒纂鋤彊讐之敢嬰函夏
既寧錄功　錫命崇爵豐禄紆紱南境迷彼南境毒
厖妖狐憑阻弗馴跳踉嘯呼公奉天威霆驅電掃夷
藪窒穴屢征乃妥乃登督府乃衛禁垣居無幾何邊
北兵棘天其祐公俾作　聖輔惟聖知公曰時舊老
明明　二聖任公心腹蓄疑盈庭公任愈確公不人
尤公處有道秉誠執恭謀猷屢告卒底厥功爲鼎盐
隆金貂玉蟬亞于上公　帝謂爾成予懷南徼汝往
中撫公拜奉　詔爰發遐公父母歸止焦者以濡仆

者以起孰非悖光敢干刑誅小者擒俘大者戮屠公
身在外心存　廷陛陛所有陳肯國大計
當世聖明旂公忠亡　寵齎華褒延降自天國有老
成謂宜有咸有不憖遺莽習考奄隆雄蕃萬夫智名勇
功公福簡簡尒樂始終慶澤之貽綿綿來嗣篤念先
祖祇于世世

李氏先塋之碑

永樂元年
太宗皇帝既褒封奉天靖難功臣遂及城守之功文
武之臣以次叙進前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李友直陞
北京刑部右侍郎歷十有八年改工部左侍郎

仁宗皇帝臨御之明年　賜勳資治尹授　誥命贈
其祖彦名考人義皆嘉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
祖妣臧妣杜皆淑人既而追惟舊勞特陞友直北京
刑部尚書申錫　誥命加贈其祖及考皆資善大夫
北京刑部尚書祖妣妣皆夫人友直虔奉　命書焉
告畢出而言諸上前曰友直德薄能少何足以膺承
寵榮隆盛之如今也哉惟
二聖大德如天有以施及之也亦惟先祖考妣務善
施仁歷久而積厚甘處晦默以遺諸其後也友直其
敢忽忘所自哉將樹石先考妣墓道載
上之所以寵我曁先人之所以數遺我者以永示李
氏子孫願爲我書之按李氏保定清苑人累葉載德
至彦名益裕于貲而樂施濟汲汲恐不及益春秋七
十有二而卒配臧七十有五卒三子人德人義人厚
人義承家世富饒然自用儉薄而好施有其父其所
及人益厚平居睦族樂有爲于姓於善而已洪武辛
巳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二葬其鄉柳林社配杜於
相夫教子理家咸適于宜某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
有五合葬于大夫之墓二子友直友亨孫男四昉暉暘
映女三銘曰
繁木有本既深且固迺于幹枝厥崇孰禦德善所施
積累既多必有達焉紛敷其華清苑之邑豐穰之鄉

奕奕李宗篤行垂慶
文皇奉天義旅肇興李有明智先幾遹識更嶮涉[illegible]
鞠躬惟一論報之隆豈祿崇秩歷事
二聖冠纓在　廷弗競弗柔渢渢聲稱惟
聖念之亦既勞止有權必先仁其祖禰雲章龍文煌
煌自天命服之褒　寵光九原松栢桓桓丘墳巍巍
燎黃薦告永垂歆嗟承　君惟忠承親惟孝視勸後
來琢詞墓道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六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梁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七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神道碑墓碑銘

工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洪武中廷臣有因以藩不法
逮建議北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昺為北平
布政使昺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其吏李友直
密聞於
太宗於是師動衆遂推用友直友直質樸直諒知無不
言其凡有獲日益信任出理饋運入嚴城守率以命
之殫力竭慮事率辦集而成稱

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
為行部陞左侍郎時初作宮殿營繕務殷專經度提
督躬任勞勤蚤莫弗懈改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皇帝臨御嘉念舊勞陞行部尚書奉　命代祀
周文武成康陵及秦愍王既還言關中民瘼深見嘉
納　賜誥命并追贈祖考妣詣告焚黃遂立碑于墓
以侈　上恩昭先德
宣宗皇帝嗣位改行在工部尚書嘗奉　命董採致
材於蜀設施有方綏撫有誠勞者不怨自是　朝廷
凡有興作重役悉以委之其臨事有條理而體卹下
情所行悉公是以人從事集訕謗不興而屢承勞錫

爲友直字居正爲人明決剛毅雖不與物競而持己
正直亦不忤於物有恤人之心施濟州閭與人言必
歸於忠厚有之官託賄公者必勉以愛民之政與人
交悃欵終始率得北方度量有容屬司之貪詭者以
公長者數欺侵之公雖知弗校清議以是益重公春
秋七十有卒正統三年某月日也訃聞
上賜祭命工部營葬禮部　賜祭公卿以下皆往祭
之李氏之先隴西人元季其曾祖山徙保定清苑自
是以來皆隱處不仕而篤於善行祖彥名考人義皆
贈資善大夫北京行部尚書祖妣臧妣杜皆贈夫人
其元配臧贈夫人先十七年卒繼劉及王皆勤內助

子男三昉暉暘女二長歸府軍前衛指揮使徐震次
歸保定右衛指揮同知王原孫男四女二曾孫男四
諸子將奉匶歸厝清苑先事昉奉吏部尚書郭公所
述事狀詣予請文於神道之碑余嘗銘其先塋矣然
與公同事
四朝雅相好相知故不辭為敘而銘之銘曰
邈邈隴西李所自來徙清苑當元季豐穰之鄉邦莊
里土剛水清毓和粹孫曾大考延祖禰積仁累厚發
休祉式生居正用奮起膺厥純誠奉藩邸戎旅之興
辨勞瘁高城浚池固根底聯車連艘給饟餫左馳右
驅效謀智乾坤既正廓氛翳煌煌　天龍峻秩位蒞

恒超陟冬卿戒冬卿申陟極所至持身莅務嚴訪焉
肅肅在公厥愈易執信秉仁處當義恤窮矜鰥急施
濟量度恢豁内昭晰有譏罔之弗校計恭卑
四聖誠一致七十全歸行靡愧必有紀述垂後世故
鄉之墳歸寧制詩其銘者太史氏

光祿大夫少保户部尚書黄公神道碑銘

自古仁人君子之明大道者恒以天下國家爲心而
不狥其私以濟希文之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大天下之大懷抱斯志者未嘗無人顧
其志得行與否則係於其所遇以希文之志猶不得
盡行於當時非所遇之難乎惟士之卓然有志者則

不以是而或自然亦鮮矣三四十年間士奇所接名
卿大臣若東萊黄公其可爲有志於希文而無愧者
也公禀剛毅之資持正直之節懷忠厚之志負遠大
之器風采凝重氣量弘偉而表裏洞達博學好古篤
信不疑不苟爲同不矯爲異不爲勢屈不爲禍怵惟
義之循惟道之行豈非士之卓然者歟公東萊昌邑
人其先世見余所作墓碑公諱福字如錫自少不凡
以書經選洪武甲子鄉貢入太學初授項城縣簿改
清源縣皆有及民之政陞金吾前衛知事改龍江左
衛益奮勤職而才識明敏刻剔宿弊數出意見輒異
上官陞本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黄姦臣之罪李景隆於上前
斥指公爲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姦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授資善
大夫凡所陳奏悉見嘉納歲餘天下工匠集京師若
多疫死都御史陳瑛以爲公罪劾奏之又不問初建
北京置行部時北方用兵累年民弊甚首改公爲行
部尚書往任撫綏公撫輯疲瘵植仆濡焦而民以蘇
交阯逆命遣大將軍率師討罪　命公先詣兩廣治
軍餉度有方用足而民不困交阯平郡縣其地建
都指揮司布政司按察司總之設官如制　命公以

尚書兼掌布政按察二司印章而董其治公視民如
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勞之輯之訓之飭之躬勤不
倦且戒郡邑吏咸循撫字之政吏承公仁無敢違戾
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所纖鉅悉盡
心焉於是交人益戴公如父時中　朝士大夫以遷
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
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悉加禮焉守備馬騏怙恩
肆虐自三司以下皆縮首斂避惟公數裁抑之騏誣
奏公有異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交
阯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采用時初建
儲驛召公還璽書有元老久勞于外篤念不忘亟欲
見之之語瀕行交人扶老携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既至深被獎勞　賜白金文綺遂命撫詹事盡付託
之重云　賜誥命追贈三代無幾
仁廟上賓公董山陵之役
宣宗皇帝嗣位馬騏激變交阯時兵部尚書陳洽代
公鎮藩臬一司累奏乞還公蓋以交人思公之深公
先已持節親藩冊封即日召還奉　命復詣交阯時
交寇黎利據列城叛
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將及境交寇拒師總

師者失律爲寇所得并得公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
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共置公於館父事之公
度寇無悔罪意即不食冀死寇謹防護不去側竟獲
送北歸既歸奉　命偕平江伯陳瑄董江南饟運公
與平江協心合謀績用有成公上言足食足兵省役
三事切於時務並見嘉納
宣廟念公春秋高久勞在外改南京戶部尚書
上龍飛之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公先朝老成進榮祿
大夫少保仍兼尚書參贊襄城伯李隆南京守備公
時雖老事無鉅細必周于慮而裁處適當襄城惟公
言之聽文武諸司凡有疑務咸就正焉於時南京父

蕭民安若倚公爲重
朝廷下璽書事關經濟者公必預焉　賜誥命授光
祿大夫加贈三代又上言學校田賦鈔法鹽法官俸
數事多見施行正統四年冬得疾日加猶時強起議
公務明年正月五日薨公卿以下奔走哭弔訃聞
賜祭命有司治葬賢士大夫皆傷正人之沒以爲世
道惜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
國家生民爲心嘗取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
臨大事決大議衆或嫉媢公獨奮斷衆或辟易公獨
進往人有善告薦拔如流斥姦闢欺無所顧忌下人
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必輔於道憂國忘家老而

彌篤所得俸賜卒分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平生
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爲主享年七十有八塋昌
邑西新郭之原曾祖佑志祖谷保考士中皆　賜光
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祖妣李妣王皆
贈夫人配王封夫人子男五瑾琮琇玗玗女二長嫁
逢玘次嫁葉淸淸侍公交阯先卒淸妻孀居十八年
亦先公卒孫男二愷惜士奇與公同
朝四十年晚辱公知甚厚未薨之先歲余冢子告歸
江右道過南京公時有疾猶迎焉躍然起執余手論
國事娓娓不片語及他嗚呼言猶在耳安得復見正
直愛國如黃公也哉瑾求書公墓上之石敬叙而銘

之銘曰
維天之仁生賢與才上以輔德下以康時士之高明
識道在我我祇行之其敢佚惰茅有黃公桓桓其資
于道克明行之弗疑遭逢
列聖既五十載崇爵重秩踐敭中外靡遑夙夜靡間
寢興單智畢慮顓顓用誠盡下以惠盡
上以德数厥宗猷罔時匪直凡民被疾猶痛在我民
既有瘳我食斯下內災初附郡公拊循育之訓之嚮
其奉盈災人戴公曰我父母有 訶歸公如去恃怙
肅肅其度內化外方不茹不吐推賢能先哲所行
後天下樂公寔承之秉軌有確國之有公柱石在堂
士之仰之如霍與衡爵圭林林時並公志逐不勒遺
鉅時之慨

孫先生墓碑銘

正統五年五月二日豐城孫先生沒先生諱貞字宗
正號竹軒孫氏唐興元中曰瑫者自江左來豐城卒
葬邑之同造里敷山子孫始家豐城至南唐曰行琰
者嘗移書節度使馬希萼去兵弊民賴之子孫益盛
代不乏聞行琰六世孫發宋元祐進士爲永豐縣令
又九世至寶則生祐卿幼孤鞠于李氏姨遂冒李姓
生仲明先生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先生資器不凡幼
嗜學邑大夫簡克博上第仁時泰和經師劉子彥爲

弟子論器重之授以毛氏詩後卒業於文淵閣大學上
朱備萬進士黃德潤之門升太學生中京畿鄉試與
年會試中教官選除紹興府學教授正己以率生徒
而攸勸教中有御史挾勢欲壞法以濟私者先生固
執不聽諸生目益見成效有明許預術者詔先生變
色見叩心動白于上官歸省將至家聞父喪哀毀踰
制服闋改漢陽府學所設施如紹興而諸生有成
倍之九載績最陞國子助教盡心教事不改教授時
矣久復除外祭酒胡公司業吳公皆遣子從之學改
博士陞七品祿則祭酒司業願推先生署盡事洪熙
中賜誥命册年八十先生亦六十餘矣歸省遂懷退
休上疏乞解官侍養特予曰恭官翰林郎援舊職就
封之典授翰林編修文林郎致事既歸蚤莫不去親
側自守益嚴非公事足跡未嘗及縣庭歲大比諸藩
聘主文衡咸辭不赴毋沒築室敷山之下居焉鄉後
秀願授業者不拒皆傾底蘊授之而貧者不責其禮
善教子各授一經其三發身科目一守重慶一教祁
門先生之退居敷山也皆迎就養嘗曰吾將往觀其
所治教而進益之既至又皆喜曰庶幾無忝哉皆爲
留或再歲或數歲而後歸先生無通諸經尤長於詩
春秋文章和平暢達有竹軒集若干卷慎交處明知
所舉爲士如按察僉事張其軒皆執守介特有聞

於時先生貧治才臨事條理井井惜其止於教職未大展布也平居事親孝處族姻朋友厚在太學遇故人子遭患艱難周卹之雖久不厭有出獄而病困欲來依者排衆議而庇之不苟附勢初與夏原吉盧淵李慶最故及夏李為尚書盧為侍郎先生時官太學未嘗一及其門家積書其宿市肆所闕者率手自抄録雖老不廢學居心端謹自用儉約諸子仕者每遇所得祿賜輒為衣食多資悉不存封而還之且書戒之曰汝務食廩祿不足此諸子仕外者未嘗需及一物若感其守也凡所慮深遠故歷官三十餘年坦坦一致晚而退休講道之餘以與二三故老宴遊談

笑無毫分外物入其思慮一日杖策出觀江漲道遇故人清論如平特奠歸無疾而卒享年七十有五配楊氏元丈安公族孫封孺人子男五長曰温次曰良舉進士自監察御史陞交阯建慶兩郡守再陞廣西右布政使曰恭進士及第自翰林編脩陞脩譔再陞侍讀曰儉先卒曰讓舉鄉貢會試選中教官自祈門縣學教諭陞應天府學教授仕者皆卓卓有賢名女二范迪能任恭其壻也孫男十五女十曾孫男二女五諸子遵治命奉柩于縣之山先塋之次曰恭走北京以其同官劉某所具事狀屬予書墓上之石予與先生同朝三十年去年南歸先生攜酒送予於江滸相得讙甚酒數行擧别時先生體力康強神采清明予喜先生之福未艾也豈謂踰年而遂永訣耶敬叙而銘之銘曰

豐水之滸代有聞人道德與文炳乎振振
皇明龍興續武則有繄孫先生顒顒授受鑽研群經
職任教事雖類而國畢效勞勤有確厥守有卓厥志
有宏厥才未達于施其秉之義其存之仁以付厥嗣
以被于民嗟孫先生道既行矣生而壽康沒亦寧矣
敷山之原岌岌者墳士所銘之以續前聞

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公墓碑銘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家
恩追贈其太父父皆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大毋母皆夫人山謹奉　命書焉告已狀其考之行屬上奇文諸墓石按狀陳始自長樂徙南劍之沙縣族既盛遂析為三而上世皆有顯仕其居廓口白泥里者在宋曰世卿事太宗真宗終秘書少監知廣州有傳在國史子中儆駕部郎中五世至諱智智生天麟天麟生諱祿其考之曾大父父也母范氏其考諱某字某生幹父炎而家落母躬勤教育之時資助於舅氏十餘歲智識日長駸駸能卓立治生產有條理爲鄉黨所稱既冠家益饒裕擇勝徙居邑之西爲

人重義喜濟施急人之急通衢術𢙇有求者趍赴之
不間風雨爭負多所濟活道𢙇梁塚率發帑廩脩治
以便行涉性剛直遇私競爭不平公其是非未嘗避
髮苟徇言出雖不服者里中有陳公道之號諸子皆
長恒勵其學業有秘書故第在屢諭諸子曰此吾先
世力學所致汝曹不務固繼可乎晚作別業於邑之
北有園池之勝日偕朋徒宴聚歌詠其中一切富貴
憂戚榮不足以干其念慮洪武戊辰十二月二十一
日卒春秋六十有六葬從門西山之原娶宋繼黃子
三男三女皆黃出男長石次山次昆汝霖必昌
盧扶賢其女之壻孫男四璟烱珪蘖琴山明經來鄉

貢歷郡縣學官擢吏科給事中遂以文學侍
今上於春宮進左春坊左庶子戶部左侍郎遂進尚
書兼大學士寵遇益隆其為庶子侍郎皆家
恩贈父母以己之官秩至是而追榮之命三加矣非
公濟施之應乎若公所舉先世以勵厥子者亦既成
其志矣士奇與山館閣同寮又交久誼不可辭也且
閩陳同忠肅公族也謹叙而銘之曰
陳徙劍沙昔有顯聞堂堂忠肅正氣凌雲同本殊榦
為村既異族出既同道固一類或仕而著或隱而微
相望輝映厥位與期侃侃陳公所秉剛直是非以公
作其挺特惟志在民利安是圖人有弗寧不步而趍
亦既下處弗問厥施忠肅所存公存有似恬澹怡愉
韋布終老仁厚所鍾有子光紹遭逢十歲升列六卿
驛蕃寵秩追榮所生歷牲有石歸焉墓道東里作銘
來裔是告

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公墓
碑銘

永樂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金公得疾明日強入
朝退疾劇又明日卒公世鄞人自少慷慨闊達負氣
義北遊京師遂游齊魏以達於北京居北京二
十年

上初舉義師內難作衣入見署紀善從征伐明年
署長史又明年陞工部侍郎永樂二年陞兵部尚書
兼詹事府詹事公事
上敬慎小心每被顧問知無不言退未嘗泄以是益
見禮遇而委任益篤爲輔導
儲君以正直自持言無不盡尤見優待遇同列論事
徑情直發不肯持兩端依阿而靡已服善沛然如決
江河注之海也兵部機務繁劇公嘗推讓同官之賢
能或一事失當則必自引咎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
索與公異意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
客尋公公爲尚書時其人補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

薦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柰何
以私故掩人之長不好炫㧞否類士有得一官而往
見公者必戒之曰
國家待士厚所望爲民造福耳所至一以濟物爲務
聞人出片語涉恭刻輒艴然色變可謂公忠慈厚者
矣襟懷𠕇爽神情洒落收務之暇朋從往來酒一壺
棊一局詠歌談謔相徉也事兄甚華盡恭愛撫兄子
如己爲公至朋友各具子無依公爲長育之亦有長
育之而爲之娶婦者其他周貧之恤喪葬所濟尤多
待於其子論當時成敗治亂之故娓娓千數百言
不謬其源委而折衷歴歴如在親覩之者享年六十有
三初病凡革尚書蹇公侍郎盧公往候之問所欲言
公口命至此何言獨念思始以一夫見
上歴數年位列六卿寵極貴盛而未嘗效分寸之報
忠即死能瞑目哉已而顧其孫中見謂二公曰忠不
能報
上恩矣上寄必志
上所以寵我者銘我庶幾兒長而或有知也訃聞
上爲文祭之有曰𡛟娟心膂克勤夙夜小心慎密始
終無間
皇太子爲文祭之有曰能盡乃心知無不言助益多
矣又曰老成忠厚方資之爲輔而遽沒焉嗚呼觀公

君臣之際始終一德生榮死哀何其盛也公諱忠字
世忠祖洪考文英以公貴皆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
祖妣楊氏妣馬氏皆贈夫人娶余封夫人子男一逵
公沒時逵生始六月明年二月某日葬初本公葬隨
某鄉之原州某原七年某辟公知義不可辭銘故叙
而銘之銘曰
神祇相人允矣從之于戈一侖時純曷明金氏之先
起於東剎州世高內爲新本參如雅必獲近公奮興
明良相逢時自北京本人所難公侍帷幄寅恭慎密
畀以心腹用載參秩駿命參職冬官遂掌邦政
遂輔
儲君官屬之首公德多有公存孔厚古之君臣有終
不常偉公之終隆隆 寵光難名如大維
帝之恩公沒惓惓庶其後人鄞原之墳湖山鬱盤歸
焉斯藏永永其安
故中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陳君墓碑銘
陳之先五代時大理評事諱璉自金陵徙泰和始爲
泰和人自宋以來子孫蕃盛皆業儒爲詩禮鉅族代
有仕者由科目進者六十有一人而至七啓七啓諱
霄既以學行遂別字霄之其曾祖文瑞元瑞金谿儒
學訓導祖仁存安遠縣儒學訓導父煥章號萍翁册
蕭氏萍翁四子伯七聰洪武壬子鄉貢進士與實

簿仲士悦叔即士啓季士勗士啓髫齔時已挺特兑
自樹立甫十歲從學與寧君習詩作已文采英發十
二習舉子業治易經與朋友論議能自立說不蹈襲
未冠鄉大姓延教家塾前輩與之辨析史傳咸所推
讓父坐累謫遼東中道與其從者亡啓聞之徒步走
萬里省侍歲餘置居官及北養有需咸備奉命歸侍
母及從上悦理家事凡公府徭役悉論産之殷者陳
氏產在里中甲乙數士啓與少年兄弟協力一心必
不以累人後將與寧亦坐累謫五開治裝遣人東西
寧父兄者常接迹而奉母盡孝養既父兄皆代歸無
幾父卒終喪永樂元年與賢　詔下邑大夫舉士啓

遂選中江西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　賜進士
出身凡進士未授官分隸諸司觀政士啓在左軍都
督府時成國公掌府事得士啓懽甚間暇輒就講論
古大臣賢將所以事君使人之道士啓亦樂為盡誠
禮遇加厚召入翰林為庶吉士修永樂大典辨博明
敏同列推其老成翰林編修周述言於　朝陳士啓
才行有為有守超擢禮部祠祭郎中授奉議大夫究
習典章謹於職事時呂震為尚書屬官諂附若辛得
近尹昌隆不為諂附以罪去之卒擠之死同列以是
惴惴士啓獨任直道不苟徇或舉尹戒之答曰人各
有命吾恭勤於職以聽命耳枉己徇人以求容不能

也吾雖惡之卒不能害丁內艱去服闋還舊職無幾
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士啓寬厚愛民於事必盡心
而操守嚴謹不察察以為明不苛急以責效待下常
采其所能而舍其小過妖婦唐賽兒惑衆為亂坐失
覺逮繫數月釋復職數行所部督捕不嚴期約民
待以便故事得而不詔後有州歲歉郡具饑民之數
上聞　朝廷遣使偕士啓如數賑之果比多而饑民
之數倍增使者議再奏俟報士啓曰民命在旦夕若
再奏俟報旬浹間餓死必多矣請發奏後即出粟脫有
罪請自任不敢以累遂如期具奏　朝廷從之所至民
有爭訟郡邑未決而伏臣首以訴者從容數語理諭

之皆帖服三載考最　賜誥命授中大夫賚照潛謀
不軌稍覺士啓適至青州聞之亟夜馳歸語三司同
具密奏罪人既得上啓從陽武侯兵部尚書録其餘
黨撫安人民遂同御史給事中清理山東諸郡軍籍
之弊多者無所容枉者賴以直蓋為人果確為政廉
平循理而行無所矯拂未嘗務名而所至其民愛之
平居友於兄弟睦於親族處人和易愈久而不變宣
德六年八月四日卒於官春秋六十有六娶康氏子
男一祚女二長嫁曾貫次嫁梁旣祚本士悦子以姪
為嗣孫男二敬敏祚奉柩歸葬于鄉先事請書墓道
之碑亡啓先妣夫人族姪後余生兩月余兩人自丱

甬以學問相規益又仕同朝相好至老如一日相知
深莫如余故勉爲之書而係以銘曰
陳出有虞以國爲氏轉徙金陵西昌再徙源厚本深
泒衍支分繩繩振振有德有文林峙詩書星羅簪笏
科名六十衮之嗣發石渠天祿纂述校讎人或不足
在已則優儀曹郎署執勤與敬人或自屈在已用正
維東大藩晉會之邦參贊何宣直道以行翼翼小心
雍容大體史服其清民受其社歷事
三聖以孫介歸於戚歲之子宗有輝凡宗之榮震之
始大世德尚降來續未艾

故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君墓碑銘

正統辛酉三月二十有一日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
卒於官訃聞 命禮部左侍郎王直賜祭朝之公卿
大夫咸致弔祭館閣諸賢加賻贈焉曾君吉安泰和
人鶴齡其諱延年其字一定延之以書經中江西永
樂乙酉鄉試辛丑會試禮部第二廷試第一 賜進
士及第此其發身也初除翰林脩譔授承務郎宣德
庚戌陞侍讀授承直郎正統戊午陞翰林侍講學士
授奉訓大夫此其歷官也初偕同官脩天下郡志未
竟遂預脩永樂洪熙實錄又修宣德實錄悉心纂述
事必究實無虛譽無曲貶嘗同考禮部會試又考京
畿鄉試咸致公選於鄉試初場畢執事者不戒火焚
試卷三之一有司苟且惜費欲遂試後二場而竣事
焚卷者罷不復試延年不可曰焚卷豈皆其下者罷
之何以厭士心且 朝廷以待士爲重豈惜一日之
費必更試有司具二說請 旨卒從延年遂別命題
試士論大服焉 命代祀神農虞舜之陵及南岳咸
嚴誠敬此其所治職也平居惇孝友初與兄椿齡同
中鄉試獨留養親椿齡赴會試遂登第爲翰林庶吉
士無幾卒延年歸塋之而教誨其遺孤男女有成長
昏嫁之給如於待寡姊孤甥皆厚此其行之著於家
也爲人和易貞交際以誠表裏不二發言處事公
而不私能以我正人亦樂受善言雖嫉邪惡而辭氣

雍容小人不怨此其發諸已而施諸人也幼嗜讀書
長益勤勵默識講析經史通貫其學也形諸著作和
平簡潔明理爲務不事工巧有詩賦序記傳銘贊若
干卷藏於家其文也誨人必先德行而文藝次之若
誨人於文必導之經術使尋究旨歸後多成名其施
教也曾始居金陵自唐光州團練使慶之孫延搆避
五季之亂徙西昌五世至孝子肅四子俱起科第自
是而子孫蕃其先所自也又十世至元瑞金教諭
約其曾祖也洪武中沔陽黃蓬湖官九韶生贈翰林
脩譔伯高其祖及考也封太安人胡氏其妣也陳氏
興寧縣簿士瞻之女封安人其配也五男長序舉進

士奇行人司行人次廉選卿貢次應次庶次庚二女長嫁胡仲璇次嫁嚴時其子也八男四女其孫也旦入侍　朝退即館閣偕其僚談論間閒莫歸得疾疾遂不起其病纔旬日也自癸亥至辛酉五十有九年其壽也西昌其鄉其原其塋也重交游之誼序其事行世次之詳使刻寘冢道者寮之長士奇也序行於墓必有銘古之制也銘曰

西昌文獻有鄧氏唐之季業爵昇至後有孝子宋咸孫四男彬彬丞擢柱厥嗣振振顯不賁司教瑞金公十世迨其曾孫奮勵志明經射策起野舉峩冠褒衣陟近侍承明延閣聯後又石室金匱述有繼恪單乃心殫乃事底明于道正于義叙勞稽勣進祿位奄其歸全靡怍愧歸乎斯在太史志式祗承銘在本齋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𨳝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七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八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碑銘

懷慶知府李君墓碑銘

河南懷慶府知府李君正統四年七月初七日卒於官既歸葬泰和千秋鄉羅團之原又明年其子誠奉翰林侍講余君學夔所述事狀走北京求書墓上之石余今年七十有七衰倦甚頗尚縻公務日勉強不前之速而未得而何能應人之求故有求者率力辭卻雖忿且怒不恤而誠懇懇求不已則又念李君持身愛民吾邑之卓卓者且素厚不忍固辭李氏家泰和西鄙文溪之上其曾大父宗明大父雲龍父又新有孝友之行母蕭氏李君諱湘字永懷自少端重謹飭嗜學入郷校從師授春秋經業成上北京大學永樂中選歷刑部都察院以才能稱擢東平知州斷斷以持己愛民為務常祿外非其義一無所苟取而勤於公且莫治事不少休視民如子訓之勵之諄諄無厭倦意於其悍不輯施笞罰從役必驗力厚薄民皆悅服州城之東有大村壩源出泰山雨溢數為民患奏發民丁築防捍之患乃已州及所轄五邑地曠多蕪廢課民墾闢倉廩充牣歲歉賑貸咸有備祀典祠壇公府廨宇整飭一新增脩學舍明教化有稱齊魯必

閭前之爲守者得罪去後以府復李君用召還民懷
之不置群訴於
朝請復之從之
車駕征北虜
詔山東西民隨軍給餉運道遠多死亡李君率東平
民行撫綏有道訖完民以歸在東平十餘年始終一
致正統初
詔廷臣舉郡守禮部尚書毗陵胡公舉李公遂陞懷
慶知府
命下東平之民爭輓留不可扶老携幼涕泣送數十
里外既至懷慶一用所以治東平者治其民民欣欣

戴君如父母懷慶有兵衛素挾勢厲民李君隨事裁
制不動聲氣而兵怗然不敢以肆在懷慶三年郡人
以安上下交譽之無間言李公惇厚溫裕孝友如其
父處人以誠能赴其急不以貴賤貧富而移所守嗚
呼今其已矣其享年五十有七其配朱氏其子男四
誠讃讜諄女二蕭鸞劉軾言朱篪其婿也孫男三琁
玘珎銘曰
爲士所本曰持其身爲政所重在民有仁溫溫李君
執德靜嘉蘊藉恭恂愊無華學成而仕遭時吝庸
一州五邑董治鄆邦顒顒夙夜求民之莫導民之勤
莫息蠶作尊卑長幼教民以禮務善去惡俾民承祉
躬膺舉正表率于下休聲洋洋洽于齊魯
聖明急治察最陞秩懷孟名邦古二千石治教所被
三載有成民之戴之懷耶一情不逮下壽噫其已矣
循良之規啟愧前史江山盤迴故鄉有墳後欲求之
視此刻文

禮部左侍郎章公墓碑銘

正統二年十二月初四日行在禮部左侍郎章公卒
于位訃聞
賜祭命有司具舟還其喪且營塋事自公卿以下皆
致祭將以明年某月日塟先事其孤瑾奉翰林侍讀
學士李君時勉所述事狀求書墓上之碑按章氏世

家會稽高祖斌宋景定中舉鄉試第一人曾祖某祖
某妣某氏考某妣某氏公諱敞字尚文質庵其號自
幼穎敏嗜學稍長駸駸有立志父母及鄉閭長老皆
遠大期之文學日有進永樂癸未群試於鄉擢詩經
魁明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與曾棨等二十
八人同奉
詔進學文淵閣
恩寵隆洽爲四方學者所歆豔文學愈益進與脩永
樂大典壬辰擢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授承直郎究
心獄事夙夜式勤雖時繫囚繁理決無滯推情處律
必協于中復召至北京入翰林脩四書五經性理大
全書遂留行在刑部西山有切盜　詔捕之急捕其

掩執行路數百人以聞
上命刑部尚書覆訊如實悉斬以徇尚書以付公訊
公悉辯其枉惟一人實盜以　聞遂誅盜而盡釋枉
者都城外迫莫商人數輩投止道傍何千戶舍夜有
盜刼商人商人疑有所爲將聞於官何不能明即自
經死事　聞詔五城兵馬捕盜如三日不獲盜兵馬
坐縱盜罪既三日不獲兵馬懼遂搜索何隣比廿餘
家得鈔數萬緡即執鄰爲盜送詣刑部公驗鈔悉北
邊來者且無他物以詰兵馬兵馬且實對廿餘家悉
得釋陞本司員外郎授奉訓大夫遷陞郎中授奉議
大夫無幾丁外艱服闋改吏部考功郎中考數公明

小人不便造謗譏之屹不變洪熈中　賜誥命追贈
其考爲考功郎中封其母太宜人無幾丁內艱歲餘
起復改驗封郎中遂陞禮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宣
德耆老奏請命黎利權署國事
上從之特命公及通政徐琦齎　詔命利且撫綏其
國人兩人皆諳大體熟故事雍容有度既至宣揚
德意其國忻戴而敬禮有加將行且厚致饋金珠香
綿累百計悉卻之利等跪請再三曰小人事大之常
禮也非假此無以將下誠願不爲覽曰吾輩本
天子命來用輯寧若等惟事
上如事天保下如保赤子永終不渝可也貨賄將我

未矣詎卻之一毫無所取利遣使人奉表及方物隨
公等詣　闕謝且密附以饋物令奏以納公等而不
令公等知也行將出覺其從有泄之者公兩人索其
裝得之叱曰若瞞其所爲即吾輩外卻而內欲也遂
收其識投其遞吏俾歸利還　賜誥命贈其祖若考
皆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妣皆淑人黎利死
朝廷以公奉使不忝再命齎　詔命利之子麟署國
事及境其遞吏識公者辨拜曰
大朝子有不擇不受金大人齎　詔復至矣奔走豫
告麟凡所以迎奉禮甚恭其歸而秋毫無受如初至
既還前之劇封晉王者以罪廢已革其護衛衛之廬

舍十日護衛軍先以徙戍邊惟存一千嗣王得
奇宗有司悉歸廬舍土田有司奏此予民也久若悉
歸之當徙二萬餘家之居但且令惟一千軍無用悉
歸
上命公往審度處置公至言於嗣王曰今
陛下臨御惟恐或有一人失所　下以至親受藩屏
之託必同此心若徇千軍之欲而失二萬餘民之心
臣知殿下必不爲王意解謂公曰吾惟侍郎之從公
遂計其衛分之於是一千軍咸撥足給二萬餘民家
不覺行損皆悅歸轉左侍郎公在禮部尚書胡公政
寬大公以嚴肅佐之同德協志相與共濟公於吏

歟雖小不怨遇弊事必言於胡公商計華之程督無
務恒盡心焉曰吾爲佐其道應爾也爲人明敏疏達
遇事能果不肯媕婀依隨敬老禮賢交友以義其交
有過能面直之或困於憂患極力援之雖數無厭所
居好植花卉閒暇焚香閱簡冊臨古法書而已一日
厥與朝參道中風疾驟作輿歸是夕卒享年六十有
二元配葉氏先卒再贈至淑人繼室趙氏封淑人子
男五漈瑾正統元年進士瑞瑛瑛女一嫁錢康孫男
一思文四公爲庶吉士時於士奇往還久而益親焉
呼於今已矣銘曰
章世儒家有聞自宋大比賓興褎然魁貢逌公嗣於

在今
聖朝振其聲光式闡以爲廷閣承明經廣其學究篇
司憲焚理于辟致明與慎夙夜靡逞念彼古人死獄
求生聽訶審情以顯任直無枉弗直千爻多績特遷
考功卓特持公不以譽毀而易其中升貳春官祗佐
三禮秉乃直清亦嚴治紀再使南交將命允宜行家
之旋不增毫絲有猶有爲既扶條理歷官
四朝始終如始既全以歸無忝斯文史銘其藂用詔
來昆

故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黎君墓碑銘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以正統二年十一月前告歸清
江得疾卒于家其孫紘以翰林侍讀習嘉言所狀事
行來請墓碑余閱而哀之曰嗚呼黎君之擢第也爲
良進士入風憲爲良御史於長民爲良郡守於近侍
爲良輔臣柰何遽止於斯乎黎之先兄余所作其考
墓表其曾大考允誠大考惟琇考宗瑞妣鄒氏以君
貴考贈右春坊右諭德妣贈宜人君兄弟三人其季
即君諱恬字濬輝天資清淑生六七歲知慕學問累
從明師得其旨歸而自進其功永樂壬辰擢馬鐸榜
第二甲進士無幾丁内艱去服闋除陝西道監察御
史以正直揚風裁歲辛丑　朝廷以災異求言群御
史同上奏實君具草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

民之心剴切激厲無顧避
上曰御史言是任事者不能堪後薦御史之才可用
於　上皆陞知州而處之遠方君得交阯南靈州尤
僻遠君怡然曰聖人不鄙九夷我何人哉既至教愛
其民如子民皆父事之政化既行會黎利反其衆
日盛總師王通孱弱不能制爲吏所脅遂矯制勅三
司郡縣官吏悉解職守隨通北歸君時在行既歸通
及惕諫者皆坐法　朝廷以事不出於衆悉置不問
宣德七年士奇奏同官言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
遂命爲右春坊右諭德授奉直大夫時春坊事簡奉
旨入翰林與纂宋考敕　賜誥追贈其考妣貤及

宣廟實錄簡充經筵官奉　命考禮部會試者二用
心公正時多得人遂謁告歸展先塋賜道里費給驛
舟既葬樹碑墓側畏而洽其親戚鄉里惟甚將行
得疾醫藥久弗效以正統三年正月廿二日卒享年
五十有一君篤孝友之行而磊落有大志恥肯循流
俗事學博而正論議沛然為文章波瀾藻麗而根於
理存心公平於論人之邪正事之枉直靡不服之盡
心公務未嘗苟且非其人弗與處容色潔白如王儀
度恭肅人不可犯而雅度洒落良朋勝友卒然邂逅
詩酒倡和酬酢率極懽而罷其藏脩之齋名熙熙所
著有詩文集若干卷其娶先敖氏贈宜人繼王氏封

宜人子男四統緝頌生顯生女二倬徵賢雖某其婚
也孫男二昇生晃生其葬以卒之歲某月日墓在某
原與敖宜人合葬焉黎君余考禮部會試時所取士
又以同鄉故相知深而相與久其仲兄慎兄子經皆
有文學於余往還余嘗謂清江自劉氏公是公非而
後有一家三人聯璧輝映者今再見於黎氏居無何
慎卒經又卒黎君每向余道其兄與姪未嘗不泣下
余亦為之感歎其意又於今哀悼黎君哉銘曰
清江之黎代襲詩禮縣涂三洲彼厥城里自其高曾
潛德弗揚迨其大考武弁奮庸卓卓潛輝篤志問學
升白賢科秋空鵬鶚鐵冠白筆北面在廷用振憲紀

用張國經觸邪指佞動植有知昔之所學今惟行之
既斥政僻俾治爽類不賤鄙之躬勤撫字爽亦有心
日我仁侯父之母之而肯以尤既世桂芳所職輔導
詞苑經帷在
帝左右方將顯庸弔遽殞亡松栢中仆不至柱梁嗚
呼潛輝其藏我銘後有考徵庶其猶生
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右侍郎鄭君墓碑銘
國家置中書陞六部吏部所職簡用賢才考察政績
而進退之為治平之資故士大夫非明且公不足以
稱吏部之任然吏部得人而後百司可望得人百司
得人而後民生可望不失其所吏部所係豈細故哉

盱江鄭誠文實為吏部侍郎十餘年殆其稱吏部之
任者歟
宣廟臨御於用人尤甚重廷臣三品以上有闕必命
衆僉舉又　勑吏部凡方面郡守闕令廷臣三品以
上各舉所知吏部審其當否始奏授官蓋堯舜用人
之道也文實前後所舉數十人悉副輿議其於中外
諸司政之得失才之高下行之邪正博知悉識尤熟
典故
上前間有顧問敷奏詳明無所遺失雖由久在銓司
亦其存心之正用意之專也於調官必度務之繁簡
才之稱否而處之治公事必循舊章於贊黜陟率公

冢宰所倚任焉馭下吏不威而嚴下亦莫敢欺之或
有來間爲欺者輙覺之召諭使改不輙加罪大官中
貴有所干凡不可者必從容以理對不肯苟徇親故
有干弗得者造誣騰誹以譏之知之弗校蓋其爲人
明敏敬慎和厚果毅恕而有容也鄭氏世儒醫家宋
季其先號仁齋者嘗爲撫州儒學教授高祖偵仕元
爲撫州醫學録曾祖銘洪武初歷彭澤南陵二縣典
史祖瀚遂父守中皆隱處毋王氏繼毋傅氏文實自
幼秀穎嗜學甫十歲監察御史行縣察試奇之舉爲
邑學生從明師授春秋弱冠選中江西鄉試遂入太
學充監生爲祭酒胡公所愛恒侍左右年廿四擢吏

部司務精勤職事已起聲擧陞考功員外郎授奉訓
大夫丁內艱服闋改文選員外郎兩司郎中雖老成
自居然皆服其能而德其助陞文選郎中授奉議大
夫洪熙中　賜誥推恩封贈其父毋五品宣德初陞
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居官恒四鼓興朝退即坐
公堂底莫治職務雖事叢脞而條理井井日益自淬
礪其譽益重贈封其祖父皆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
祖毋毋皆淑人遂進通議大夫資治尹文實事親孝
親齊必色憂毋沒哀毀友諸弟待臧獲有恩事師如
父師沒厚禮其家交處以誠有淪落發患極力拯之
遇名賢子孫率異視之宋高宗賜呂頤浩御札流落

民間文實識爲前江西僉憲呂升故物歎曰此世之
寶也購以歸呂所行槩類此春秋四十有九而卒訃
聞
上悼歎命禮部　賜祭有司營葬朝自公侯師保尚
書暨御史近侍六卿之屬率往弔祭其輿皁及所居
閭巷細民皆嗟咨惜之亦有流涕者初得疾遽革醫
罔效家人憂懣咨黃將叩道家者祈禳文實厲色曰
生死命也吾素行可無怍何事於禳遂止獨以親老
不得終養自慟語不他及是夕卒正統三年十一月
一日也前五年有推人始生年月日辰以决壽者言
文實歲行及午應止意信其命矣夫其配黃氏封淑

人子男一庶女一皆幼卒之明年春將歸喪葬其鄉
黃氏使庶弟刑部侍郎何君文淵所述事狀來拜請
墓碑余與文實同大江之西又同朝久故叙而銘之
銘曰
鄭出姬姓以國氏代有文獻昔聞世　天建
皇明啓隆治選賢任能布列位天官實重鑑衡寄厥
卿貳佐必簡畀文實起時秀出萃明經入官卓尚志
三考崇陟冢宰貳致勵夙夜敦劭拔庶士濟濟升以
來審厥臧否稽所事致公與明平不陂曰進曰退中
以制厥所推轂必既試温温處物色不厲弗嫵弗迮
一徇義行遂奪之弗弘施嗟其全歸靡怍愧佳城欝

鬱肝之淚後欲考之此其既示

贈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楊君墓碑銘

杭有君子曰楊孟潛沒二十年其子刑部右侍郎寧
以前翰林侍講臣南余與所志墓文告余曰先君受
追贈恩至三品法得立碑於墓敢請刻辭余聞孟潛
之行於士君子矣又與寧同朝厚善為之序曰楊本
沈氏世家杭之錢塘業儒元杭州路學教授某既卒
其子壽之始生冊楊以鞠于男氏遂家男姓生德文
配傅孟潛之大考妣考妣也孟潛諱昇自幼嶷重不
凡天性孝友髫齔已立志學問而日孳侍養不去親
側得親之懽一第篤愛之終身洪武丙子以春秋選

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教諭星子縣年甫二十餘
惇持師道端威儀明講說自旦達夕躬勤弗懈一言動
雖微不苟矻然類老成人學者翕然服從前庶子廬
陵鄒緝方正不苟許可時佐教星子獨加禮孟潛道
譽之不置口星子學賢科累歲不薦上郡邑及學官
咸於堪輿家言學地不利謀徙置孟潛適至毅然曰
學業至未有不薦者竟不徙其於學者誘掖獎勸忠
愛懇到久而彌篤三年學薦二人又四年薦四人皆
登第自是科不乏升九載考績陞邵武府學教授無
幾調徽州府學施教一如星子所至諸生皆從授春
秋久比而升者比比善教之效有聞於時其為人純

質和易服用儉素非道之言未嘗出口與人交惻怛
言出而信其去也皆思之久不忘平生以事親為切
要得祿必迎就養有欲以理民薦之者力辭卻曰今
幸在散地旦夕獲事親側而奈何欲奪之乃止永樂
甲午留北京以疾卒卒時老親及妻子皆在徽甚貧
惟以不獲終養為憾徽人聞之為築室學舍之側以
處其家非積行之誠有以致之乎卒於是年十一月
得年四十有三瘞錢塘之花家原以寧貴累贈至
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嘗為文章詩雅淡近古所述
有拙齋集春秋正義藏於家配袁氏封太淑人子男
二長即寧舉進士擢官刑部主事陞郎中用佐武功

陞刑部右侍郎次宜女二長嫁監察御史劉安定次
嫁某孫男若干銘曰
行莫先孝巖巖厥誠道貴善教群才以成忠厚之存
平直之行天有報施身後濟榮有赫嗣興歲冠在廷
振華俊升既崇以閎錢塘之原歸展先塋貽後樹碑
太史之銘

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周君墓碑銘

宣德五年
上命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　賜璽書俾巡
撫南直隸蘇常諸郡兼董其饟事忱單心畢力靡間
夙夜上有資於國用下有及於民生三年　賜誥

授而褒贈其考爲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於是恍以
禮部侍郎章敞所述其考府君事狀求余爲銘將勒
石于墓余與府君生同歲居同郡又與恍有同朝斯
文之雅不得辭府君諱森字秉昂周之先會稽人唐
御史中丞勍率兵討黃巢留鎮九江子孫因家焉七
世孫太子詹事世脩徙南昌之武寧又四世至宋敷
文閣學士友賢五世不分詔旌其門其子兩浙宣撫
汝與汝與子瑞州知府應合應合子大驥元吉州路
總管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廬陵郡公又因家
高郡公五子長橫州路治中諱志沂府君高祖也曾
祖忠州判官諱巨祖南康路知事諱鑑父諱郁世稱

遺安先生特重其學行元季避兵亂於吉水之月岡
又因家焉毋李氏知學有德善遺安年四十未有子
爲服飾爲取側室黃氏生府君幼端重嚴毅有立志
成童綜理其家事井井門出長里徭賦邑大夫重之
壯而襟宇閎豁才器充偉有司屢欲爲用之輒以親
老辭而奉養克孝親疾躬治藥食不去側者累日親
沒哀毀踰歲非恒謹祀事嘗改居所生毋舉柩過門將
奉賓堂中行祀禮姻戚中泥陰陽家忌者交尼之府
君曰人子事死如事生安有親過門而不入家者脫
有禍森不悔女兄沒諸甥皆客遠外喪塟悉自己出
妻父毋卒未有塟地即出地塟之或言此地大利後

人奈何推與異姓府君曰苟可利後在彼猶在此也
與人交惇信義喜賓客觴酌譚論雖終日不倦及宜
紛有過者面折之然能爲人解紛排難而庇其鄉里
有造僞鈔者事覺而枉逮其里人力爲白之於官近
鄉嘗有盜劫掠富家里中無賴亦動心潛結將發府
君察知循諭之禍福曰彼劫敓者即朝莫爲魚肉
若等寧可效之耶又召其首謀者閉於家得不發不
旬日官捕近鄉寇戮之而及入其家里無賴者皆
詣府君叩頭謝曰微公我等悉以寇死矣蓋里人賴
其惠者非一嘗舟行舟中人失物疑同載者竊將執
送於官府君曰此疑事即爲代償數日得真竊者失

者大慚府君平居樂積書教子恍初習舉子業手錄
前輩名人程文成帙叔之爲式恍舉進士奉　詔進
學翰林日有長益陞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有廉能
名府君益屢至京視之而加勵焉府君於學通其大
旨旁通醫卜尤嗜郭景純葬法有困於窶者從府君
求吉地攻塟其親蓋與免於窶府君曰吉地非可求
苟有善行將自遇之其操術如此洪熙中以恍貴封
奉議大夫越府右長史恍奏分其祿之半於鄉以養
宣德六年九月廿二日卒禮部以聞　命進士甘瑛
賜祭春秋六十有七配龍氏元義兵參軍復泉之女
有賢行先廿七年卒繼胡初贈封皆宜人前後進贈

淑人胡太淑人子皆龍出男四恍㑘恪怡恫先卒二
女長適陳行恭次適蕭肇成孫男八女八曾孫男五
女四府君之葬以卒之明年四月廿九日合於里仙
御石之南龍淑人之墓銘曰
緊周之先顯有閥閱肪越從洪又轉從吉吉守桓桓
斯文攸尊古人德公求言耐軒公之桐鄉青原白鷺
公之子孫逢掖章甫始來月岡公四葉孫晚際承平
于于丘樊月岡再傳曰秉鼎甫才足剸繁智足達務
翦卷弗用逍遥徜徉厥有碧闈施家賢鄉有偉嗣與
揚于明庭秉志攄誠式貺冬卿上禋朔家下愍若
帝曰俞哉疏恩父母峩峩丘墳有石麗牲述行載榮

爰勒斯銘

太史吳先生墓碑銘

先生諱勤字孟勤姓吳氏其先自太梁徙荆州至宋
官南康遂家匡廬之陽至曾爲永新簿又家永新其
曾祖諱原道祖諱文振考諱師尹元名進士爲永豐
丞毋龍氏一夕夢紫衣大士寤而先生生幼穎異五
歲知慕學七歲日讀數千言成童四書五經皆成誦
未冠爲文章下筆滈然而必根於理未嘗苟作永豐
君經學擅名大江之西先生與弟仲謹皆負才氣英
邁傑出人稱吳氏二鳳先生有志科第鄉前輩咸斯
必中永豐君曰吾老矣乃不果行永豐君捐館亡政
日聚所在寇盜充斥先生歎曰世若此吾可坐視耶
乃列弭盜數策往告吉安守臣納速而丁納速而丁
知禮先生而不能用去之而州里寇盜益甚往避广
洪居無幾偽漢兵圍洪有欲薦先生于行省平章道
童者先生聞而止之曰此人已無固志明旦道童果
遁城陷先生趨間道歸鄉里　國朝兵下吉安紀律
嚴肅先生曰此真吊伐師也往謁其總帥時淮南郡
千章叅洪幕府相得懽甚署先生官太和不就洪武
初　詔下興學徵儒師郡舉先生中書考經義第一
叅除武昌府學教授嚴師道正學規訓勵諸生多成
才者如中書叅政方鼎國子祭酒吳啓皆出其門居

數年先生援例去官楚昭王聘爲諸子師而賓敬之
先生非周孔之道不陳故禮遇久益厚永樂初召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先生明故實謹書法時推直筆書
奏賜白金文綺改教授開封府學施教如武昌周定
王亦厚禮之至開封之又明年以疾不起永樂三年
二月二日也春秋七十有六定王遣官致祭諸憲大
臣及郡太守以下皆躬祭諸生哀慕不已明年歸葬
于鄉先生孝事父母恭愛兄弟教育孤姪如子其督
次明净矩度雍容不嚴而肅其學無所不窺喜道誘
後進恒盡底裏士子咸樂親之非聖人之書不以教嘗
見學者玩楊子太玄文正色曰爾不究心孔孟誠取

尹以義在楚府日蜀獻王湘獻王皆遣使奉書幣致
願見之意廣西藩憲亦請主鄉試文衡先生歎曰楚
國待我厚古賢王禮士不是過也我豈當外交一切
謝卻湖廣行省參政吳雲於先生故相好雲卒於官
二子貧不能歸先生扶持之使立又教其仲子學凡
於親故及名賢之後汲汲獎借於利雖微不苟取初
罷教授歸蓿生奉賮一芥無所受曰諸賢惟勉進不
懈即勤受惠矣處物和厚人片善揚譽之不置未嘗
啓口及人過失至論事公是非不肯婾婀依隨愛人
之憂急人之急常如不及賓客至者未嘗以空匱
廢禮閒暇時誦佛經學者疑而質之先生泫然曰先

夫人遺命也非敢徼福楚府紀善貝翱聞之歎曰朱
夫子所記尹和靖之孝也先生不忘其先自號庄山
樵者晚更號凸翁文章渾厚雅則所著有庄山樵者
集六義齋集鶴山集若干卷藏于家配孺人蕭氏淑
愼慈惠式勤內助先十年卒子男一善存女一歸胡
光大孫男三耘耔耕曾孫男六士奇再冠拜先生於
武昌往還七年深辱教愛後同在史館旦莫益親密
將赴開封所以命之旨甚厚未捐館先十日書來示
訣別之意而訃踵至矣嗚呼儒師老成世豈復有吳
先生哉時先生之甥胡君光大述爲行狀而約解君
大紳銘墓余書墓上之石獨余久未及爲今年筮仕

走六千里外趍余棊綬之罪尚可聞乎敬叙而爲銘
銘曰
凡士求道于先覺師惟先覺明爲龜爲蓍猗嗟先生
研深函精秉義蹈仁表厥儀則遺時孔𢘟心急拯焚
俯匐有言彼瞶聞聞大明飛天尤被四表嘉惠有道
升泮以教濟濟兟兟來游來歌相庭賢闢蜚英振華
奕奕親藩河間行治秩秩賓筵伸舒正誼遹趍召命
殲職史氏春秋之志式嚴發誅陽煦霜肅表裏不間
有德有言斯文冠弁璞玉在山草木承輝嗟乎先生
胡不憖遺先生之葳其封六尺永懷先覺過者必式

故奉議大夫鄭府右長史賴君墓碑銘

正統六年八月十五日鄭府右長史賴君沒於家其
子翰林編脩世隆綠經奉監察御史薛希璉所述長
史君事狀求余書墓上之石賴之先自江右徙汀之
清流世有科第襲厚德高祖諱寧曾祖諱霖祖諱李
宗考諱福與皆持行不仕長史君諱添貴字景望晩
號澹菴生晬而孤母陳育之訓之長而悟解穎敏從
學縣博士熊通書春秋禮經工爲文章永樂乙酉選
鄉貢明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授浙江麗水縣儒學
教諭九載以績最陞教授需闕言於朝願仍就教諭
從之除仁和縣學九載績又最當陞諸生列狀乞留
會簡陞鄭王府伴讀侍王之國鳳翔每長史缺即命

咸皆其職事鳳翔學者率從之受經其仲子世隆官
翰林
恩典得封父母君既授秩就封之例王重其去即
舉奏爲右長史從之授奉議大夫無幾丁內艱去既
服闋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爲人坦直存心
忠厚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宗戚誠於交友以恭遜
居鄉黨以詩書行義成其子以致知力行勵學者而
施教孜孜不倦恒躬率先之學者後多由科目升擢
要官有名于時其待諸生如子有爲怨家誣構郡守
忌其抗直將黜爲吏者君力爲直之有負官租不能
償者倒囊代之償前官所收廩米歲久腐壞有司責

民之守廩者償民窶不能償將自經君捐己俸代償
蓋於排難解紛周急濟乏率謂當然其在藩府也從
容正道隨事獻替甚爲王所重平生利一芥不苟取
處事必當理朋友死無所歸盡禮葬之隸人啓士築
垣得白金一器有告君請分之者不聽惇義讓利緊
類此其學有本源未嘗惑於老佛邪說所著有經義
若干篇古文若干篇詩若干首存於家其配呂氏子
男五長世昌次世隆宣德庚戌進士擢官翰林次世
安次世和次某女二長嫁王璣次尚幼孫男十其卒
以正統七年墓在其邑某原系銘曰
縕仁積厚逢掖世振振繩繩續繼丞孫克希卓特
志上探虞周究洙泗抉隱闡奧發經義黌宮坐正皋
比位詵詵童冠左右萃講道授業開蒙啟昕旰亹亹
殫勞勛聲實茂起光昭儲親藩毗輔式簡畀懷忠瀝
誠秉正議匡直斯古靡作愧內篤孝友推施齊凡諸
士行殆乎備既沒而寧此其窒銘以表之太史氏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八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illegible]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表

奉議大夫尚寶司卿張君墓表

正統七年二月三日尚寶司卿張信彥實卒於官張氏世居山東掖縣之進士鄉其祖若父皆以行稱於鄉祖曰二父曰五母于氏見余所作墓銘父母三子彥實其季也孝友出於天性自幼雖饑渴食飲不先父母父喪哀毀母病數更醫不效益困聞人肉可療父疾即自刲其股進之遂瘉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以達于　朝下御史驗之信詔旌其門命爲尚寶

司丞授承直郎進承德郎居家事二兄如父壯老賤貴一致居官治職務勤恪處同寮有善能讓有過舉率自引咎其度有容同寮或造誣毀之或挾勢陵之一不校如罔聞然遇行不當理必據義執辭不以出位爲嫌前尚寶卿朱琇輩行尊且有寵於

上亦嚴憚彥實然心恒德其忠於己九載陞尚寶少卿階奉訓大夫進奉直大夫得

仁廟監國凡上表奏則翰林書辭用寶函封畢授尚寶以璽版夾護然後行一日所上璽版內夾與故紙既進行在內侍以聞命臬司詰所自

文廟召翰林尚寶詢之故彥實對云在函封內臣不敢預知函封外則臣之罪遂遣彥實自陳其同官在扈從者教之援翰林以覬倖免彥實曰不敢自欺況敢欺　君臬司論彥實不敬有　旨薄罰復職以是

廷論重之

仁廟嗣位首進尚寶司卿授奉議大夫賜誥命以所授散官官贈其父封其母太宜人又九載加四品祿彥實樂聞善言初官侍近日接內閣諸公自念我爲庶民望斯人如在霄漢何由得聆一辭今幸旦暮相親其可自棄始得論一編遇靜閒處輒揖請教二三公皆樂爲之盡既終篇常涵泳不厭而日臨寫智永千文一過不廢其爲人闓敏易直雍和無競交處有

誠享年六十有六而卒娶楊氏封宜人子男二昱昂昱爲伯兄後襲旗手衛正千戶從征麓川有積功至本衛指揮同知彥實疾甚適昱奏捷歸將復行昱憂恐不忍去側將白其情於　朝彥實聞之曰受君命可顧私耶趣昱行後三日彥實卒臨終清明如此女一嫁都指揮胡寬孫男二源浩彥實之將易簣也顧家人無他囑但言少師公知我我死必求公書墓石即死含笑地下無憾矣既卒朝之卿大夫咸往弔祭於是昱昂將奉柩歸應天府祔塋城南鳳棲鄉于宜人之墓之次遂奉尚寶卿朱禮所述事狀來致治命狀固不若余知之悉也嗟乎彥實孝親敬兄爲子爲

第之道得矣事　君不欺亦得爲臣之道此士行之
大者若其他行亦多可書故爲之書俾刻焉
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黎君墓表
正統元年六月臨江之清江故處士黎君以子恬貴
承
誥命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配鄒氏贈宜
人恬請告歸舉焚黄之典求余表其考妣之墓士奇
於恬素有斯文之契今又同在史館不得辭按翰林
脩撰胥蒞所狀黎氏之先析自新淦三洲居清江之
枝城里族益蕃衍世篤詩禮曾太父子仁大父允誠
皆隱不仕父惟坊元季兵亂率衆保其鄉歸　國朝
授昭信校尉通州衛百戶自昭信而上皆有厚德奉

直諱彥本字宗瑞有孝友忠信之行勸尚書敎用禮
義治家嚴肅於嫁娶喪祭咸遵古式厚於宗姻訓飭
子孫及族人子弟悉就規矩奉直爲人端恪和豫能
沍寒盛暑私居不見惰容公正明決里中有競爭不
能平咸往求直推所有以濟匱乏雖數不厭鄉號長
者曉達有才具務赴　朝廷新作京師城令民陶甎
以代賦邑推舉奉直董造運又推長千夫治海船又
推長萬石區賦者十餘年皆不亟不徐而事辦集蓋
愛人有誠制事有道而未嘗私其一毫之入是時同
事有迂視奉直而急私慢公以債及身家者未嘗不
自悔其不爲奉直也奉直於隆師尚文尊賢敬德尤

恐不及事石門梁先生尤篤又遣子從之學至於張
編脩英和劉山陰仲脩皆所厚善而凡一時名人碩
士率相交處所居城南多沃壤間暇課僮奴耕藝有
適名其堂曰耕樂又作松菴以貯書籍圖畫且莫吟
咏其中素嘗作詩而老益工其自少壯至老未嘗一
日無公私之務而其中蕭散閒適恒自餘裕春秋五
十有五卒以永樂四年三月三日鄒氏同里人淑德
令儀允配君子後奉直七年卒永樂十一年六月六
日也春秋六十有六今合塋新淦官塘里金盆山之
原子男三孟瑆先卒仲愼以明經徵授疾辭後若干
年亦卒季恬永樂壬辰進士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南

靈州知州右春坊右諭德皆以文行名於時女三孟
先卒陳孟韶黄次聲其仲季之婿也孫男六經有文
學早卒綱統緡頌生顥生孫女五曾孫男六昌晟生
嵩生昇生晃生昪生曾孫女七於戲奉直君才足以
治政德足以長民然生未嘗需一命蓋其志安於處
也而身後之　命之必至若教成於家之效其亦爲
善自然之應也歟敬爲之表以示後人云
奉議大夫禮部主客郎中王君墓表
松江之華亭有君子曰王叔尚甫澹素而好德貞靜
而樂志脫畧乎窮達死生之界其子官朝署考最績
承號恩封父則五品秩叔尚甫爲奉議大夫禮部主

客部中叔高甫拜稽首 命而持恭謹謙抑顓願篤
無一毫矜滿自足作於意見於色而愈益飭勵其子
欽厥職以無忝榮命年七十有三慨然曰即百歲亦
猶是耳昔杜牧之自誌墓豫身後事吾雖無智以嗣
古人而得今人之名能文者舉存其平生且及目見
之也即死足矣於是其子以求翰林侍講學士臨川
王君又某年叔高甫捐館宣德某年月日也春秋幾
十有幾葬邑城南秋涇之原其孤濬求余文刻墓上
之石按王氏之先居金陵元至正中諱德彰爲崇德
州都目民德之爲建惠政碑既老退居華亭叔高甫
之考也叔高甫諱鎬蚤通經史敬言行事父母若兄

錫爲臨川知縣卒於官躬往歸其喪及其孤激而教
育激底于成立後爲浮梁知縣有稱此其行之著於
家也恒舉所有振匱乏恤災患助婚姻喪葬之不能
者此其行之著於鄉也教其子孫及鄉人之子弟必
在於孝弟忠信學古務善恥取古人存方寸之旨自
號留耕道人此其所存之厚也叔高甫於醫樂卜筮
之書咸通而尤好法書圖畫琴瑟又可想見其清韻
配邵氏處士懋之子內助允淑封宜人子男三孟淵
仲渲季濬溍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禮部主事陞郎中
歷事 四朝有能名女一歸孫節孫曰永育幾何嗚
呼世之人霑一命者或有快焉自得馳騁其意氣揚

揚不復圖進於善道又或汲汲營所欲疲精神勞筋
骨至老耄而猶不止者於視叔高甫之事豈不霄壤
懸絶哉叔高甫之墓其宜有表也

前台州府通判陳君墓表

前台州府通判陳君沒十有四年其子嶷以翰林侍
讀苗君所述事狀求表其墓苗君嘗爲余言至于今
鄉之人皆能道君之忠厚有爲而台之君子仕於京
者又爲余言君學問之博操守之嚴世不多見且知
吾故人陳煥嘗奏舉君君信賢乎哉則表之以示後
來何辭按陳之先家譙唐兵部尚書舜舉之後諱仙
者始從今鳳陽之蒙城君曾祖德仕元爲金鄉縣尉

祖華甫爲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追封蒙城
縣男父岱官至山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母何氏君
初名友亮既被薦入見
太祖皇帝悅之賜名巖其字維石自幼有孝行稍長
一志於學所習日有程度不少懈而資識明敏器度
弘偉鄉閭老長咸器重之初薦至未授官適湖廣峒
寇不馴
上命吏部選才識通辯者往宣旨撫諭而君在行及
境寇猝數百人持兵械至同行者皆色怖君厲聲曰
吾輩本
天子命來何怖遂獨前從容諭寇曰若等皆良民

聖天子念遐氓乖於撫綏致若等弗寧故命使者來
諭德意遂具宜
上旨宼感悅悉棄兵羅拜卒以帖服旣還戶部奉遣
督逋租於湖廣之常德至則察其土瘠人貧白於
朝請令輸鈔帛代租從之一府賴焉始授祁陽縣江
湘市巡檢察姦捜匿境內以清常德知府鈕行薦其
才陞浙江慈溪縣丞縣民困於田租之增額者爲奏
罷之嘗久旱躬走百里外禱鄞山之天井潭龍已歸
雨隨注四郊霑足歲大熟在邑六年有　詔求賢上
元知縣陳煥舉君應　詔陞順德府通判授承直郞
有惠政丁內艱去服闋改台州府通判陞承德郞專

督農事周歷屬邑致勤弗倦隨原隰以課樹藝圍陂
堰以備水旱教導有法期約有程而以惠恤爲主民
利賴之號之爲佛云時詣學宮勸勵諸生親與講析
將九載召還居無幾奉使命出過家城以疾卒于家
疾革顧其諸子曰吾得首丘焉足矣獨恨食
上之祿未有報也汝曹力農以供賦務學以效用庶
幾副吾心耳永樂廿二年正月初十日也君持身端
介未嘗苟取一毫言動循禮愼交際居官一務厚民
蓋年六十而卒以卒之月廿五日葬邑東南之原配
李氏有婦道子男四人岐嶷崢嶸女二人長歸臨海
縣儒學訓導李青次歸蔡敬孫男十有二人嗟乎□

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陳君其人歟使陳君得
一郡而專之以施諸其人豈下古循吏然一時之爲
郡者何必其優陳君哉矧陳君之才匪直一郡哉今
幸遭
聖明擧擧簡求牧守之是亟而陳君不逮非陳君之
命歟非陳君之命歟

旌孝子墓表

孝子諱琅字用謙其先居今之順天府宛平縣其父
諱仲禮仕元爲福建行省檢校因家閩縣其母沙氏
孝子生七年檢校君沒其家素窶母誓守節不更嫁
用長育遺孤男女孝子時雖幼已能究知母心卓卓

有立志旦莫躬採拾爲饔飧得一味而甘必以歸養
母恒弊弊焉惟母之寒餧是憂而己之寒餧勞瘁未
嘗計也舅氏金孟和學行淳篤稍暇輒往從之惟其
訓之聽力學弗懈母心樂之母疾孝子晝夜侍左右
躬湯藥進及疾劇衆醫罔所措孝子夜露禱北辰冀
以身代母母時不食飲已七日忽蘇言曰適見人告
我爾有孝子加爾壽三十四母疾少間而成風痺臥
起皆孝子與其妻躬扶護雖中裹衣器皆躬澣滌愈
久而愈勤母卒距復蘇時正三十四月云孝子居喪
哀毁終身語及親悲不自勝郡縣欲薦舉孝行及奏
旌表者孝子聞之皆力辭鄉人林棠爲著傳有司

亦列其行於郡志上之鄉閭甚長勵其子弟事親必舉孝子爲說有素不能事親者聞孝子之風亦愧耻改行孝子有女弟撫愛甚厚於利未嘗苟取一毫昔購馬氏地作室平治得白金一器舉以歸馬馬請内其半拒不受於廢圃得一囊皆金珠求其女歸之治家嚴肅督其子問學必以古人爲師凡與學者言言躬行實踐與仕者言言事君愛民處鄉黨朋友必誠必信樂靜安貞未嘗一涉跡貴勢之門春秋六十有六而卒正統元年十一月某日也娶林氏某子二男長琦舉進士今爲翰林院編脩次璘早卒三女皆有歸孫男一文昌琦從余在館閣數年余嘗熟孝子之

行今琦奔訃將歸余弔之琦奉史官陳叔剛所述孝子事狀泣拜請曰惟先人墓石未有表也幸哀而畀之叔剛孝子同里人又言邑中嘗旱民耆老禱久而弗應或曰豈非誠有弗至乎曷如致隆孝子偕禱衆應曰諾孝子聞之即齋戒赴禱遂雨他日里中火災勢張甚衆無可奈何共覩孝子孝子及其衆叩頭籲天祈哀矜火遽熄嗟乎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哉孝子之墓宜有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夏伯亮墓表

吳中有蕭散閑適之士曰夏伯亮氏喜浮游江湖而舟楫之行因以遷易有無濟民之用亦有什一之資於己也其言曰吾之爲是也非若端木之少寠亦非若膠鬲之丁衰世惟其心之適於游矣蓋嘗踰大江涉淮徐道齊魯以達乎燕薊歷覽其山川而訪問古人之遺事以豁其胸臆然猶自號商潛凡所得貲息有無蓋未嘗計也伯亮諱亮世爲蘇之某邑人其大父君實父文通母某氏伯亮蚤喪父能挺特自立事母孝母數舉其孝以訓勵諸孫伯亮於親之葬祭皆謹而教其子必務忠信孝弟恒取古人賢行以導誘之居鄉黨率交其賢者與人處不自擇利便臨利度義周人之乏赴人之急不慕榮不慕名既老子孫日衆乃買田淞南築室要上逍遥雲林泉石之間又號

世東散人喜賦詩寫山水林木有佳趣好古善鑒別於凡器物款識及圖畫定爲某代某人而第其品格悉精當洪熙中用子貴封徵事郎中書舍人命下而卒是歲三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有三配石氏有慈儉之行式勤内助子男四昺杲昺晟昺自永寧縣丞陞中書舍人杲舉進士翰林庶吉士中書舍人吏部考功主事女二長適歸安王溥陳益次適龔圻孫男四欽鉞鈇鐸昺杲皆嘗從余在翰林而杲最久自爲狀求表父之墓故敘次而爲之表曰

其秉之恒其獲之平處涉適清忘榮與名既壽考終有子在　廷惟天朔明祐善有徵

河南知府李君墓表

先皇帝臨御宵旰勞勤圖惟安民之道簡求賢俊任
之牧守迺宣德五年　命監察御史李驥爲河南知
府　賜之璽書命華民所惡而與其所欲河南地大
務殷其民數困於旱澇又壓以親藩之重其嬖近及
將校怙勢厲民民不勝弊李君至孳勤信誚起仆濡
槁實虛而正綱紀明憲度民始有蘇息意而向之爲
厲者不得縱肆咸不愜志相率假　親藩勢以摧君
朝廷聞之悉捕假勢者寘諸法君政治益行中貴人
過洛陽有過取縣帑白金去者君聞之遣吏馳追索
之中貴人知君遣追俛首探懷中出以歸之默不敢

一語在郡興學禮賢均賦役弭寇盜咸盡心焉致勤
職事率昧爽坐公堂或日中昃不暇食郡嘗大疫捐
俸市藥以濟民嘗大旱躬禱嵩嶽雨隨降霑足所治
一州十三邑吏憚其清民德其惠鄰郡民有爭訟不
平率走庭下求直爲河南六年卒卒之日其僚屬及
民耆老哀之如喪親戚古所稱良二千石君其人哉
君諱驥字尚德生六歲而孤自少知務學謹言行見
重於師友治詩經中山東鄉試爲太學生洪武丙子
車駕臨太學親拔生徒十八人爲給事中君與焉授
戶科奏罷關市檢察商稅苛細之弊君無幾坐累免
官後用薦起知新鄉縣爲之有方鏟剔供億繁而民
無擾招徠流亡數千戶咸俾得所丁內艱去民循數
詣上官乞奏留君不報服闋改知東安縣招撫流亡
如新鄉勸課農桑凡民所未便者悉奏除之縣多狼
嘗噬寡婦子寡婦訴於君君反躬自責而白寡婦冤
於城隍神翼旦噬所有死狼云廷臣交奏君治行召
爲刑部浙江司郎中議獄平恕嘗上疏言崇教化重
農桑育賢才選守令惜民力恤軍士汰冗官養廉能
抑倖進兩馬政通鈔法等十四事多見采納在刑部
三年又坐累謫戍邊
仁廟嗣位下詔求賢近臣奏舉君召爲貴州道監察
御史僉益自奮振舉風紀慷慨持論未嘗以訐爲直

嘗陳時務十事皆嘉納之踰歷所至斥姦貪擢賢能
人用悅服馭下以簡居官稍暇手不釋書冊堂室至
庖廚率揭銘以自警所用物雖几杖之微必取正直
不可以苟在河南於治之後堂植梅竹松檜退食其
中名堂曰四友其一君自謂也一日宴賓客堂中譚
笑之頃奄卒正統元年六月二十七日也春秋七十
其先世居青州棠儒後徙兗之郕城曾大父紹宗大
父輝祖父壽康母朱氏以君貴贈父監察御史母孺
人封妻劉氏孺人子男五長隣長垣縣儒學教諭次
傑次英次輔次恭輔先卒孫男二與道與邦士奇與
君同朝素熟君德善於江陵以楊公弘濟江陵公嘗爲

君著傳至是又道隣求爲墓文嗟乎李君外嚴重而內明恕處也孝於親惇於鄉仕也所歷勞績焯焯而氷蘗之操夷險不貳嘗自號復一貞士考其平生隱顯窮達履之正執之固所云貞者不其然哉不其然哉故特爲之表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君墓表

君諱循字率性姓劉氏系出漢長沙定王發初籙長沙從安成後由安成徙泰和珠林累累有科第爲泰和之望又由珠林徙吉水夏朗又累累有科第爲吉水之望宋咸淳元年進士官至文林郎桂陽州教授曰天聲其子益厚始不事進取而益厚子惟德孫求寧皆以博學惇行見重於鄉寓君求寧之子也早知務學師從父湘陰州同知鶴皋任縣丞長輒及鄉貢進士王光薦咸器重之治書經博通子史百氏有志舉進士業成而科輟既科復父母俱沒慨然嘆曰不及於養矣祿奚爲哉遂不出志於訓子弟循勉其從科舉曰學者固將行之且吾世業不可無繼也平居事親孝奉養盡祭皆以禮撫弟妹恩意曲盡以耕學立家而行之以勤儉爲人公方不肯苟且阿徇言出而人服構宇洒落首種竹環所居數千竿題曰竹齋時時揪髯歌咏其中不與塵俗接也蓋年五十有五而卒配王氏繼張氏子男四長禹貢永樂乙未進

爲監察御史次竟次敞次衍女三人長適王若二次適張宗璉永樂甲申進士自刑部主事再陞爲大理寺丞次適曾傅昌孫男四洪熙元年用禹貢貴贈君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余未及識君而與宗璉禹貢游皆篤實自重蓋有以知君矣而君弟續述君之行稱其材猷智識度越常情學士曾公嘗誌君墓歎其使得施所蓄所至未可量則君之處也豈不足乎用世之具哉非各有志乎禹貢又求余言故爲之墓表

故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林君墓表

廣西布政使司參議林公永樂九年九月七日卒春秋五十有一林之先居光州固始唐末諱靖者從王審知于閩以功封忠烈侯終于閩子孫遂家福清之古隆至元諱廷玉隱君不仕生考亭書院山長時中山長生福建行省員外郎子華公之父也員外元季鎮潮州又家於潮公諱與祖字伯禎幼穎敏嗜學七歲而孤母陳守節不嫁教育之稍長出從明師十四能屬文十五從師授春秋經日習舉子業家貧教授以養母而能盡孝母嘗坐舅氏累及至縣庭將笞之公叩頭哭哀請代笞縣併釋其母子翌日縣以禮幣聘孝廉上京師授山東蓬萊縣主簿持恭慎凛然氷蘗之操三年坐稽公務降龍江驛丞丁母憂去服闋改儀真遞運大使陞邵武府倉大使郡中歲饑尚書

夏公時巡撫福建得便宜行事郡禁其爲謂曰民莩
可憫孰能詣巡撫求賑者方隆著惔赫衆莫應公曰
與祖當行即懷郡牒晝夜倍程以進夏公睨牒從容
未有古公懇懇言民命危急仰公如慈母義形於色
夏公遽檄郡發廩所活數萬口郡守丁原撫薦公于
朝陛當僉知縣有寬惠愷悌之政興學以育才表善
以勵俗而廉操如蓮蘂吏民戴之滿一載陞代府長
史　賜勅諭及襲衣文綺當僉耆老數十人伏
闕下乞留不得皆涕泣去公爲長史夙夜思所以匡
輔之道疏陳十餘事又隨事直諫不見聽　朝廷知
之召還改工部都水郎中居無幾陞廣西右參議時

安南逆命　朝廷方出師討叛授之事　命馳驛之
既至即躬詣邊境周視嶮易繪圖以進且獻所規畫
又請兵之所加止罪叛逆預禁將士俘獲生口用慰
來蘇之望踰年安南平郡縣其地調交阯綏輯降附
振起凋殘夙夜盡心焉一日餘寇復叛公分守鹽灘
城所招降三十餘人皆在城中寇圍城急主帥慮三
十人爲變將盡殺之公曰吾既許以不死殺之不信
將何以得後來者且三十人何能爲卒不殺而寇解
圍去公在交阯再歲朝京師至藤縣卒其爲人端重
有雅度終日端坐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事寡姊如
母訓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其友張禮嗣爲學正死

賓州守政孤弱不能歸公至廣西召與其子同學業
成厚贐遣歸後政亦致顯宦公居官有實惠及人性
澹泊不殖貨利家無餘貲惟積書數千卷嘗指示其
子曰吾以是遺爾足矣汝勉之好爲古文所賦詩有
宗陰清趣集藏于家其配黎氏故名族有孝德後公
十年卒子男一厚求樂辛丑進士今爲鄭州知州女
二長歸段某次歸百戶周鎮孫男五舉皋彙隼翀女
二公卒之明年厚求葬于郡韓山之東先塋之次今
二十年矣其事狀介吾友彭子斐求墓表余其會試
禮部時考官義不容辭故叙次而爲之表曰
孝篤於親行備於身仕有及民嗚呼伯禎君子哉若人

太常博士楊希淳墓表

吾泰和楊顥希淳求樂辛丑進士授太常寺博士能
謹其職事有稱於搢紳君子三年天官考其績最援
例奏授
勅命贈其考彥道文林郎太常博士妣韋及故妻劉
孺人而封其繼母周爲太孺人顥遂奏請歸舉焚黃
之典　命下而病作更數醫不治宣德七年十二月
初三日卒於北京享年四十有五搢紳君子聞其卒
皆嗟嘆惜之希淳爲人篤實清慎事親能孝事長能
恭與人能信臨財顧義其貧未嘗戚貴未嘗忭直而
不肆質而不村澹而可親吾識其太父舜卿及其

鄉舉人希淳會試禮部時余其座主也其爲惇
也公務甚簡余邀至鄉居而關館延之授徒凡再歲
旦夕相接察其言行表裏始終一致焉嗚呼鄉人俊
秀以言語政事馳聲譽自視高出希淳上者比比而
是而考其行乎實如希淳者蓋無幾人吾恒私計
希淳足以長保祿位無顛蹶之患而一疾遽已非命
也夫非命也夫然君子於希淳之論定矣其弟希武
以其櫬歸葬泰和吾故書其行之槩授之使求諸墓
其詳見諸墓銘者不復出也

何子玉合葬墓表

太醫士何彥徵在京師以醫見重公卿大夫而於余

往還十餘年相與尤厚其爲人孝友平居致其父母
之樂既徵詣京父母病且沒皆不獲在侍下語及輒
泣涕潸然一日具其父母之德善詣余拜且言曰不
肖孤不孝親在不克盡終養之私親沒既不能立焉
有立以顯揚萬一又不能圖不朽於薦紳先生文字
間是重其不孝也凡世之不泯其親者率有來著於
墓今竊願徵惠下執事余固樂道人善矧惓惓孝子
之心哉按何之先汴人宋有諱某號進齋者爲國子
學錄從高宗南遷始家鎮江之丹徒以業儒至諱羅
字明德辛苦力學遂名所居齋曰明德用自做學成
不仕以醫可以及人遂精究岐黃之書有名於世其
子煜字景宣亦深於醫而切於惠濟所及人尤眾娶
石井里儒家茅氏生男子三人子璘子玉某子獻務
學善楷法洪武中召書　詔西掖既當授官引疾辭
子玉彥徵之考也諱璧爲人和厚謹愼於事親敬長
咸當其分宗戚有孤貧無依者教育之底于成鰥獨
者供養之終身賢士君子多樂與之交其禮度雍雍
如也卒於永樂戊子九月十日春秋五十有七配郭
氏元市舶副提舉原德之孫處士源之子諱妙寧生
有令質年二十有五歸何氏於事舅姑有婦道相其
夫有妻道成其子有母道可爲女德之備者歟永樂
庚子十月十日卒春秋六十有七合葬其邑之長樂

鄉鳳凰山之左子男二彥徵彥宗女一歸吳祥先卒
孫男四偁儀倫佑女四吳信楊悼其婿也其二尚幼
曾孫男四女二考何氏之先以儒醫聞若子玉之太
父父所及人多矣至子玉其施於躬儉于家亦皆善
人長者也雖未嘗顯融於時古稱仁者有後將其子
若孫之振耀光大庸可量哉庸可量哉

周宗克甫墓表

顧山之西麓周氏暨陽名族也世有善德暨陽多巨
室而至今言務善之家必首推周氏蓋自其郡邑之
賢守令與士君子而下至閭閻畎畝無間辭云周氏
至伯源當元季寇亂東西竄避備嘗艱苦我

民家平定海宇始復故業辛勤雜并除荒治田廬以
務本植畜功未半其鄉譁訐之風起伯源不幸陷詿
誤謫戍山東後從雲南宗死甫父也宗死甫諱聞方
其父去時始成童念其父志之未成也奮起亡力致
勤蚕養家日以裕而飭躬務學孝友睦婣之行見稱
鄉黨公家徭賦惟恐或後又不幸陷譁訐者之詿誤
謫戍廣右後以疾代歸方將優游田里以奉親教子
自適卒罹幾疾加竟不起永樂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也春秋四十一明年葬觀山之陰祔其祖之塋宗死甫
儀觀豐偉端重開達有知識忠信樂義雖處艱難細
行必謹平素急人之急賙窮卹喪視爲當然惜其不

及下壽且天與之日多也配夏氏子男二伯曰基仲
曰珪皆謹行如父女二李樞郭琛其婿孫男三振拱
某女九至是基珪痛其父之生不獲伸也將圖伸於
沒之後奉事狀及書來求表墓嗚呼營陽泰和道院蓋
謂風俗醇厚清淨無事也數十年來漸染鄰邦澆漓
囂訟之風往往有作雖不過千百之什一然聘其險
於傷人害物吾良何以遂安也宗死甫父子是已宗
死甫雖憂患艱危之際而立志持行顓顓不改平時
豈非君子者歟故爲之表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直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九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表

蔣志祥墓表

泰和邑之西四十里曰巖莊其故家曰蔣蔣氏之兄
弟之賢者曰吾貫吾望卜改厝其考處士君乃寓書
及翰林編修蕭鎡所具處士君事狀求余表墓余少
嘗聞蔣氏之德善於其執友蕭尚魯先生而今於蔣
氏爲婚姻家不可以辭按蔣氏之先居長沙唐季曰
紹錄者舉進士官至侍中後避馬氏之亂徙泰和初
家梅溪里數傳至正卿徙巖莊至必濟號竹莊竹莊

生宗周元袁州學提舉提舉生以信處士君父也世
以仁厚致家於饒裕處士君兄弟二人處士其季諱
玄字志祥幼失怙而蚤有立志遜父所遺資業於二
兄二兄不聽則裁取給用而已不求有餘也二兄雖
從其志於凡徭賦百需恣不及季鄉里高其行義然
處士躬勤力本儉約率下家亦用裕然汲汲圖紹世
德拓故址作堂名曰正心歲時聚宗族及冠婚賓客
燕享悉於斯堂族人不問疏戚貧富咸相親睦有無
共之延名師教子姪而躬程督於內子姪亦皆循謹
秩秩遵奉處士君之教處士君於鄉鄰賙窮恤匱亦
無間焉爲人質而溫直而不肆於物無迕然未嘗苟

獨人無少長愚賢皆愛敬處士君號爲長者故自少
壯至老所殷坦坦無憂患之干蓋年五十有五而卒
卒以永樂二年八月十八日其配彭氏繼劉氏皆有
淑行子男二長吾敬後處士君數年亦卒次吾貫吾
望咸善繼述女一歸劉氏贍孫男十恢亮恢廣恢彥
恢貢恢敏恢俊恢原恢重恢仰恢碩恢重孚子婿也
曾孫男十有三人嗟夫世之不古久矣同氣之親有
競毫末之利相與鬩墻甚至相目爲秦越者比比也
其若能讓同父之弟爲友恭之行者蓋千百之什一
若富而能仁其宗族鄉里非古之人乎處士君其應
表也敬爲之表以示法其子孫鄉人於無窮云

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陳君墓表

士有效用於國深被簡知而不爲爵祿所縻從容自
得不枉其道必其智識明正審內外之辨察事幾之
微確乎中而不可奪此不謂之豪傑可乎我
國家龍興之初有若金陵陳中行先生者殆其人歟
先生諱遇中行其字天資純粹自少篤學博究經史
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溫州路學教授遂
近從者紛集講下元綱不振兵亂四作遂棄官歸隱
閒居一室安澹守約名其室曰靜誠鄉里遂以靜誠
號之先生憫世亂益甚每夙興焚香叩天願早生仁
聖以活創殘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府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
先生入言於
上曰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禆益即日召見
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幾
務車駕幸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
上登大寶所承諮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
誠多所獻替命爲學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
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賜白金又命爲禮
部侍郎又固辭間遘疾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
疾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痊入謝
上嘉奬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

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賚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
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
被譴者率爲解釋
上亮其誠未嘗爲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
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若靜澹恬退始終一志前
後所得　賜問寢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勳戚蓋春
秋七十有二而卒卒於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訃聞
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賻命塋鍾山長林之原
右春坊大學士董倫爲誌其墓陳之先家于曹宋靖
閩閣待制義甫從高宗南渡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沒
謚文忠始家建康至理宗朝武功大夫淮南諸路兵

馬都統制執中先生曾祖也祖文德元舉進士授溧陽州判考辛之淮南鹽課提舉妣某氏娶金華王氏繼維揚周氏皆世族子男四孟傑孟學孟德恭三女傑德俱早卒女皆有歸孫男六綱紀純綬紹綜女四恭舉鄉貢累官今爲通政司左通政有才名於時朝廷以恭貴累贈先生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周氏贈恭人於是恭奉事狀拜求表墓余聞先生志尚清遠與韻蕭散味道之餘游心繪事嘗爲高皇帝御客妙絕當時然未嘗自名世亦無能得之者先生有弟中復洪武中嘗隨入侍求欒初授翰林待詔余數得晤語其爲人端重清雅不苟言笑間出論議娓娓近道亦妙繪事爲文皇帝所重時中復子孟願以善書從余翰林簡靜脩潔絕口不道繪事余間與中復語及之曰此兒頗有志操不屑意鄙事是也少年在先兄側戲弄筆墨先兄叱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今雖老每思前言未嘗不內愧然無及矣嗟夫先生履素操潔識明義正革運之際躬將知遇卒完所守以歿雖一藝所就昔人不免苔死沈之屈先生浩然之存不爲時屈非一世之豪哉逮其後來如中復父子猶嗣承無忝又可以觀先生之刑於家也惜其遭際對越之間必有裨國及民之實無不自言其當時若皆知此

先者又物故已盡遂泯無傳故特書其大槩俾恭刻石墓道

族弟仲穆墓表

吾西昌楊氏自始祖至吾兄弟凡十七世自始祖以下初皆單傳至八世昉析二派皆居邑中伯之派七子居西城仲之派二子居東城居西城者富甲一邑奠或與等而詩書行義卓卓出鄉黨居東城者田園裁足給其詩書行義與西城相高而忠信之行文學之華遠近欽服而以進士得官累累有聞焉自元季兵亂蹂躪數十年城邑荒墟高門大第蕩爲榛荊荒棘中人民幸存者百殆一二而流蕩散徙無寧居爲述際皇明混一之運有能復其故業蓋千百之十一於時楊氏之後其僅存者皆退處山谿林谷間雖不廢詩書而自食其力恬澹怡愉無外慕之心族父與良其一也既携其家之澄江之南一舍許擇雲亭鄉之中村依先塋以居娶龍氏王氏生丘丈夫子皆惇厚謹飭其四曰伏生字仲穆事父母甚孝養生送祭一致其誠謹持其身不敢有所踰越教其子必曰毋忝先世撫孤姪有恩意處鄉人恭而能下有言人皆信服平素尤於善行所不樂爲者浮圖老子之法將卒猶以戒其子蓋年四十有九而卒其卒以永樂十四年

八月十九日其大父以上見吾所著譜牒其配邑西陳氏元贑州路推官梅村先生曾孫蓋陳楊世婚姻家如古豐朱陳云其子男五德崇德純德脩德淵德敷女一孫男十四女五曾孫男二德敷正統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揚氏城西之派以進士得官寔肇於德敷人皆以爲有父之賢也德敷嘗求表墓故特爲之書

袁進士墓表

正統四年八月十九日泰和進士袁和卒於家和知名皆悼惜之蓋惜其負才諝而未見諸用也袁故邑中文獻家科第仕宦累累有聞於宋入

國朝以科第進昉見於和又逝已矣知者烏得而不惜哉其高祖以寧曾祖務敏皆恂恂然雅爲鄉善士吾童丱時皆親炙之其祖克曆父仲進亦見世其德余少皆與之同學和字淑景自少穎悟過人好學問從鄉校師同門皆推讓之御史及藩憲之臣行部入學宮考試諸生文藝皆奬重和既去之他學必舉和以勵衆由是江右十三郡六十九邑之學皆知慕和既選中鄉試及會試中副榜當授教官有

旨令進學北京國子監以俟下科遂發正統元年進士第循例觀政禮部奉使命廣東竣事遂過家省父母父以疾沒既殯矣號慟乃起北趍復

命遂請銘歸塟父居喪謹禮服闋將詣京師得疾遽卒年四十有六其爲人疏通警敏善經畫明知人揣事勢後當何若率中謹持其身居家孝友處宗戚朋友鄉黨行急能赴爲文操觚立就而皆傳理有志事功以用無往非宜而遽不起豈非其可惜哉毋陳氏前進士興寧縣主簿士瞻之女初娶白氏繼室卓氏子男七勝舉肇敞監繼吉肇余孫壻也敞先卒女二長嫁梁英次尚幼孫男一昉余仕於朝四十年已未之奉始獲家

恩歸展祭梓里平昔親交凋謝已盡獨淑景以姻家子弟日莫和往還出入相扶助談論浹洽余甚期望

之也別未數月遽聞其訃悼歎不已故爲辭哀之使其子刻諸墓辭曰

才之生兮豈多命不延兮柰何我懷之人兮徒永嗟

封徵仕郎虎賁右衛經歷仰君墓表

蘇之長洲有孝友謹勅之士曰仰仁澤鄉邑宗姻重其行無間言嘗以其子之貴封徵仕郎虎賁右衛經歷春秋六十有七而卒吾友翰林檢討陳君繼銘其先其子瞻告余曰銘掩諸幽矣惟先人之篤行宜白于外也幸先生書其墓上之石雖及不朽按陳君所述仰氏家長洲仁澤諱澤父均遠母龔氏父坐累謫戍五開去蘇數千里仁澤時甫弱冠留養母撫弟妹

然中心悲念父困苦遠道日夜無已一日跪白母兒
請往省父母歎曰汝尚少素未嘗越戶限百步外奈
何冒險阻遠涉對曰兒年及丁矣人行萬里豈皆其
素熟哉遂辭母携巹獨行數月達父戍所父子相見
懽甚事其父曲盡愛敬凡父日用所需措置悉備又
數月父諭之曰吾豈不欲父子之同於此也吾行時
以汝母及弟妹付汝自汝來吾日夜念汝母及幼男
女之所無倚也汝寧不體吾心乎且吾在此足自給
汝母及弟妹之給不逮吾也汝其歸哉諭之再三強
辭歸歸而孝事母撫育弟妹皆盡心弟沒又撫其遺
寡孤甚厚弟之婦其外家有強之改適者婦歎曰婦

子矣不足而他適乎守節不聽女兄及其夫相繼殁
撫其遺孤如己子赴族姻朋友閭巷之急恒若不及
治家循禮度而教子以忠信儉勤安義命爲要噫此
其所爲見重於鄉邑宗姻者歟卒於宣德八年十二
月廿一日配鄭氏封孺人先卒合塋里中草萊原之
原子男二長聰次恭女一適李㒞孫男女皆五聰舉
鄉貢初擢虎賁右衛經歷陞大理右寺副遂陞大理
丞端直之存平恕之施清勁之操卓然於時固其本
之於父也此仰君之墓宜有表也

蕭德資墓表

居維單閼之歲余歸自湖湘邑東南桃源蕭氏聘館

賓蕭氏邑鉅族於是時老而壽俊壯而英彥風流文
雅彬彬爲余講授之暇相與周旋論議尊俎詠謌或
登山而攬白雲或臨清而玩游魚無日不樂蓋自其
先世饒於貲隆敬塾賓而前之賓其塾者多名人他
之號鉅族者不及也余留塾僅歲餘蕭氏弟弟中德
資相與綢繆特厚及余被召入翰林在兩京德資屢
以運賦至公事畢必過余從容留累日相勞苦道舊
故臨別必有依依不舍之色遂約爲婚姻又數年其
子承恕書來求文表墓知德資謝世爲之傷悼不已
德資孝友惇義於財利落落不屑意賑貸有無償不
計嘖若是道其大旨喜賓客尤喜承接儒師君子而淳

質自用耻涉權勢事名家居之堂曰懷德奉親訓子
之外循行畎畝視僮奴耕耨以此自足如不知世有
理亂榮辱者非古所稱善人者歟德資諱資德資其
字蕭氏之先出梁國子祭酒子雲之裔在宋曰伯原
自峽江來知泰和縣遂留家焉孫漢卿有科名於時
至士鳴生文翁文翁生斯賢端重魁傑元季之亂一
鄉賴之爲砥柱生安常志行肖其父洪武初父子相
繼長萬石區鄉人德之娶吳氏繼某氏六子其五德
資也生洪武乙卯四月六日卒於宣德壬子二月七
日享年五十有八葬沙坑之原德資娶康氏子男四
承紀先卒承冀承恕承節承恕余子壻女二朱鴻劉

紼其塚也孫男二禎馥嗟乎昔俗日媮知好利鮮知
有義苟惟知利馳騁其私智詭術靡或不至然卒及
於僨覆彼其仞視德資之能幸謂不已若也而德資
優游恬愉卒保其聲名以終旹豈不可爲乎吾故表
之以示法其後之人

羅孟昭墓表

泰和縣之西郭有處士曰羅孟昭甫年八十卒其子
刑部主事崇本縗絰踵門泣拜請文表墓道余既弔
之而竊自歎前三十年嘗表其母之墓矣其冢子之
卒而葬也又銘之予乃志其三世之葳耶然素於其
父子往還且心有重於孟昭甫若不得辭羅氏之先

家縣之仁善鄉梅山里後徙坳頭里皆産豐碩稱坳
頭羅氏孟昭甫之高祖仲實雖搆逆以死而家遂落
祖均瑞失怙五歲隨母張適劉茂林因冒劉姓既長
能自奮而家復振均瑞生三男子孟仁壽仲文壽季
良壽兄弟益奮以振仁壽孟昭甫之父也母劉孟昭
甫諱道生幼穎敏父母愛之遣從學鄉先生蕭尚仁
無幾郡學選弟子員時古水顏仲偉先生爲教授又
舉入郡學從顏先生既爲二先生所愛方日嚮進而
以病罷弟子員歸養親後遭父喪遂不出孝事其母
恭愛其兄弟歲有司驗産甲乙出徭賦孟昭甫率先
盡力未嘗爲苟避計嘗輸稅之京師次池州遇暴風

舟作壞中流有覆舟舟中人浮沉水上不能自救孟
昭甫號於衆曰有能以舟拯活一人者吾予米若干
數人若如其言馳赴之凡活五人即如數予米五人
者德孟昭甫更生已也拜且泣曰我等皆黃盆湖畔
人也今無以報公願得公姓字歸書于家之先祠吾
及吾之子孫朝夕致敬以祝公壽福後有過湖畔見
五家書孟昭甫姓字皆如其言孟昭甫有二子漸長
喟然自念吾蚤丁家多故不及學今幸有子又不俾
之學吾則不父遂作比齋禮致明師教之若尚仁先
生及其子靖江府長史用道龍泉縣學訓導龍仲雨
廣西按察僉事陳公廷皆其人云恒重本末源本之

念曰自他姓而不反是棄吾祖矣遂及其兄弟協議
白有司復劉氏間居喜觀史鑑以考古人之言行無
益之物未嘗留意以勤裕家以儉自用而待賓客必
豐腆一日得疾衆醫環視之而藥罔效孫鏞請禱曰
命也何有八十之年尚事禱乎汝曹其務學毋自棄
且語汝叔忠謹奉職毋忝 君親言已遂卒宣德九
年二月廿八日也元配聶氏繼胡氏子男二長璪舉
鄉貢爲國子生前二十年卒次崇本宣德二年進士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女四袁仲彬胡秋輝樂象明
嚴思濟其塚也孫男三鏞翰翀女三曾孫男一淩余
之有重於孟昭甫者蓋雖大賢君子不能無過昔予

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先儒以謂亦百世之師今之為士亦皆有子路之心乎雖千百未嘗無什一然好諛而惡直者多也間一聞責善之言不為巧辭以飾則毅色厲氣以捍逆甚者詬為謗已而仇讎目之其有能自反而自咎者乎是以其德日損而聲日卑焉余家居於孟昭甫雖往還不數數也後在京師孟昭甫偕其所厚湯如川過余迫暮止宿出酒相勞道及閭閈時事如川伉直人也屢引事為讓孟昭甫受之怡然曰非公愛我不及此敬受賜矣而飲酬甚懽余猶意此一時彊服也久而察之無纖毫拂逆意余他日亦一二事讓之孟昭甫駭愕曰是吾過矣亦怡然受之不為逆而自是於余往還加密嗟乎虛已而聽聞善而服孟昭甫何可多得哉此余所為重之者也使世之學者皆用是心以求益何患於無成吾故表之為勸

嚴處士墓表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泰和之處士嚴俊德甫卒其葬也前翰林侍讀梁潛銘之矣處士之子頎等與行實并告來京師求表墓士奇先大父朴山先生玄孫與處士之父兄弟也士奇又娶朴山六世孫故處士見厚有素義不可辭嚴之先家馮翊唐末徙居當陵丘季文徙金陵金陵亂遂徙泰和泰和五世、震宋舉進士為常州推官其子執衡臨安通守臨安六世至肅秘閣校勘朴山先生也見揭文安公傒斯所為碑文子用甫元萬安縣尹見吳文正公澄所撰墓志又三世至從禮洪武中國子學正娶鄭氏宋端明殿大學士穀之後生三男子其長處士也諱定真後德其字處士幼質愿克謹不與群兒狎學正先生授之業程度日嚴必勉至焉既冠以其學出教里塾里中從學而貧者皆不取其束脩曰吾豈以是為利哉先生在太學數年留處士治家事歲必一再往省京師致供養之需先生歿葬祭不違禮恬進取布衣土閭里之間并賢人君子不相親厚有餘以貸人不

為計息貧不能償者併所貸不取教子必務學曰此先人世業也又曰人之行求內無怍於心上無怍於天此吾所以盡心焉者爾曾勉之恒自負其家世不肯苟且循下士或猥瑣諂佞賤視之如草芥以此寡合而邑大夫禮士之賢者及歲舉鄉飲請賓合東西郭不五六人處士其一也嗚呼賢矣處士之卒也年六十有二其配龍氏邑西坪溪里名家四子頎項頫預顧江陰學訓導孫十曄晰曦昭明暉昉時導曖古之君子稱道人爭必本其所自十奇童丱時及親炙學正先生先生方嚴清介士奇以姻家子孫每見必承訓飭蓋至今追憶使人敬憚不敢有惰心處士其

家嗣非得於家庭者厚乎嗚呼西昌前數十年前輩
方正君子如先生者多在故士有喬行鄉有善俗而
今不無可感者矣則吾於處士安得不推本言之哉

紀善康君墓表

梁府紀善康君孔高年六十卒其子頠以翰林脩撰
曾鶴齡所爲行狀請表其墓余於孔高少年里巷交
游也不可辭按狀康故匡氏唐有匡胄爲吉州判官
始家西昌祁洲其後曰稠者仕江南李氏爲蘄州刺
史歸宋避諱改氏康稠之後曰克俊徙居邑中黃錦
坊再世徙平易坊又三世至仁安蚤卒洪武中
詔旌表其妻陳氏貞節仁安子德昭娶尹氏生二子

長孔猷次孔高也諱岳少從鄉先生蕭子上治書經
中洪武丙子江西鄉試明年禮部會試中副榜授祁
陽縣學教諭改雲南縣學文改零陵縣學丁家艱服
闋又改景陵縣學歷四學九載陞南陽府學教授所
至正師道訓諸生皆有成績廟學壞者葺之士習陋
者革之廣西四川鄉試皆聘考官嘗一赴四川士服
其公永樂初歸自雲南間繼母蕭病柱道趍省留侍
九閱月刑部奏當杖仍教諭邉縣
上曰毋子相遠萬里一見有難遽舍況於毋病特宥
之而除零陵
仁廟封建諸子命吏部慎簡王府官尚書蹇公得孔
高所試文亟稱其學孔高時引疾屢辭不聽奏授梁
府紀善孔高致恭厥職　王待之厚歲餘謁告歸省
先塋至則疾加遂奏乞解職從之歸至臨清不起宣
德己酉六月廿二日也葬以某年月日孔高有孝友
之行惇義薄利初出贅劉氏劉僅寡孤在孔高爲維
持門戶長其孤稱有立然後歸不私其利一毫朋友
死遺孤無依者取爲己子教育之嘗積穀外廩饑歲
有糶貸入而不償者終不問在祁陽有商人病久
其侶棄之去者孔高辭后取歸予藥食及瘉又予道
里費遣之在南陽涂楊氏子行賈而盡喪其貲貧困
依孔高孔高衣食之授之經後舉鄉貢去其急義類

類此然未嘗有德色爲人抗直不事矯飾有文集若
干卷藏于家元配劉繼羅四男五女皆劉出男顥頠
項顒頠舉進士今爲大理評事顒舉鄉貢郭公綸辰
州府學訓導陳禧劉泉曾顥羅某其女之壻也孫男
士之學也在明夫義利之辨世之褒衣博帶譚周
孔而名道德者或於利毛髮許不相遜下於視所親
變陷溺略不一動心引手或更下石焉若此烏在明
義利也哉嗚呼孔高其不忝矣夫其不忝矣夫

故承德郎北京行部主事劉子政墓表

嗚呼吾與子政甫別二十有五年毎思鄉之善人端
士未嘗不在子政甫而今已矣余聞之悼嘆不置於

是子政甫之子孟鐸求余文表墓余雖病不復辭乃
政甫劉氏諱正其先居吉之安福後徙廬陵縣溪之
金竹里曾大父景山大父宗敬父原凱母戴氏子政
甫粹而喪父又數歲喪母稍長克知自立務學通古
今而躬行實踐先是宗敬弟宗仁仕元為貴州路總
管邀宗敬偕行會兵亂道阻不得歸　國家平定海
宇子政甫年十七徒步走貴州迎大父歸養大父時
已九十顧語子政甫汝誠孝然吾老且病不堪遠涉
吾既久於此矣且諸孫侍養不乏人即死瘞此吾安
焉不願歸也汝歸其脩復吾田廬不以廢先世汝之
孝也既歸書思復二字於堂以自勵凡先業為勢侵

衆斂者次第悉復乃復走貴州省大父則既沒而瘞
矣又以諸從昆弟執治命不聽歸瘞大慟而歸而恒
慟不逮養父母歲時薦祀必誠必戚事二姊甚嚴敬
教子與孫必在勤問學務謹敕初孟鐸在翰林聞父
母皆病言於　朝乞歸省其詞懇至特　命歸侍數
歲父母病皆瘉子政甫頗孟鐸言汝弟皆長有立汝
勿以父母故而後於　君汝往哉孟鐸承詔　朝授
吏部驗封主事改北京行部吏曹主事宣德元年
賜敕命封其父母子政甫為承德郎北京行部主事
母戴氏為安人人皆為子政甫榮子政甫執謙退而
益以脩臣職報　君賜飭其子子政甫為人忠厚恂

恂非其人不交非其當得不取於朋友有信於鄉黨
能恤貧周急平居課子孫詩書外偕其同志二三輩
放意雲林泉石之間翛然塵表也喜藝菊嘗自號菊
圃叟春秋八十而卒其卒以宣德五年五月一日其
瘞某原瘞以某年月日子男三孟鐸舉進士為翰林
庶吉士再為吏部主事存心行已有儒者之度次仲
鑑次季綸女四季昌復戴仲寶彭志昂戴若璀其壻
也孫男六女七曾孫男四子政甫嘗一至南京與余
比屋而處連月故余知而敬之恒以謂使世之人皆
子政甫何患乎風俗之不厚治教之不古若故於今
表而著之非獨其子之志亦余心有所不容已也

靖江府紀善羅君墓表

廬陵羅宜範郡舉材行詣京師從事兵部三年擢肇
慶府照磨以其父紀善君墓表為請按狀羅氏始自
豫章西山徙廬陵初居邑之馬谏里再世徙太安族
益盛而以謹禮名家十六世曰士敏惇儒行其子啓
南耿介務義元季盜起將攻郡城啓南傾貲募勇從
郡守禦諸吉水大抗既敗之而郡守欲分兵圍盜啓
南固爭殺不可分不聽盜覘官兵分勢薄遂奮大圍
出啓南力戰死之其冢子齊正繼亦死於盜啓南紀
善父也母楊氏紀善諱溍字彥淵未冠而孤痛父兄
之沒於王事也語及輒流涕嗚咽而事其母至孝事

孀嫂如毋撫孤姪尤盡心而苦志學問從鄉先生羅伯剛受詩經雖時兵革未息勤夙夜寒暑不少休名所居齋曰惜陰遂博通群書而躬行爲務

國朝既平暴亂靖宇內脩教養之政邑大夫禮爲社學師洪武十五年以薦徵詣京師授四川遂州儒學正旦夕坐講堂爲諸生辨析理趣必達乃已諸生所奉一錢以上悉不取曰吾職教受祿矣其學者多成效滿九載天官考其績最奏陞靖江王府紀善歲餘卒於官廿六年二月六日也享年五十有六爲人外和內明臨事能果遵用家法不事老佛及祭非類里有病疫衆引避莫或過問者獨往扶持供餽之卒亦無恙蓄知人凡其所許與後率有立配李氏元柳城縣尹尚文之子涉知書孝敬清儉後十年卒子男三著揩蓬著萬載縣儒學訓導揩即宜範女二王誠思周知神其壻也孫男八宜範在京師主余家塾三年聆其言察其行皆君子也今考知紀善平生如此蓋知其有所本於家矣爲表之以示法其後固仁者之事也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一

盧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表

贈武畧將軍直隸大河衛千戶劉君墓表

劉氏其先家潤州宋咸淳中諱與耕者知吉州後以兵從文丞相空坑之戰死焉其子信叔嘗隨父軍中父殁不復出仕家吉水之璟洲隱居行義終其身生均和以孝友惇厚稱於族里生用文泊素自持於是劉氏不仕三世矣公用文子也諱忠字存信爲人端重有信義而器度豁達至正癸巳薄游淮泗間又明年知天命在我

太祖皇帝遂脫身以從屬大將軍戰番易征姑蘇平山東入元都皆在行而殺一非罪行一非義未嘗有焉洪武癸丑以功授忠武校尉直隸大河衛所鎮撫天下既大定無所事征伐而公未嘗以安佚自便遇勞役事輒請行雖老敬愼不倦年八十卒洪武辛未三月十一日也葬山陽缽池山之陽無子以弟克寬之子敏襲其職後十年陞大河衛千戶贈公武畧將軍大河衛千戶公之配周氏封太宜人後八年周亦卒永樂廿二年敏老疾以其子靖襲職而致事歸推念勳爵所自實举於公其事行謁余表墓余考公之高祖盡忠所事無忝於爲臣而曾祖祖父皆脩德義

嚮以待其後人而始發於公觀公始終於處物之仁行己之義可爲無盡而不遺矣故併推其所從來者書之使傳焉

贈翰林侍講承德郎陳彥和墓表

余觀古史記敘述施德行惠長者之事未嘗不慨焉想見其人而又竊歎夫遇之之難也蓋慷慨激烈急人之急如饑渴於飲食視棄千金如擲寸莛去之而不顧若固不可易得而求夫達於義利之輕重随其力所至從容行之而不以爲名者蓋亦寡見也其非以爲名則或有所激或力於勿不能無變於其終者亦惡足取哉如吾里陳彥和甫其君子之有取者歟

舉其一二吾所知者里有售居地者意屬彥和甫而欲得地若十數人爭致其直售者固顧予彥和甫曰是長者不吾欺也而十數人者交爲危言懼售者彥和甫曰奈何以我故而令人相讐虐哉乃計地之直出貲各予爭者而倍其直予售者而受地焉嘗以穀千四百石貸人久不能償彥和甫改書其券爲九百石曰五百石以爲贈而九百石徐徐豈歲酬我也及彥和甫病革語諸子曰人非志於負我顧其力不逮耳我死爾併以九百石予之卒皆不取此其心豈以爲名與有所激乎至其歿執其志不變非誠於中歟彥和甫自少事父母孝謹雖兵戈艱窘之際無間然後父彥和甫卒時其母尚在哭之慟曰奈何以八十之年而失孝子哭不已歲餘亦卒彥和甫居鄉恂恂和易無迕於物豈非善人君子歟其諱某其卒以洪武己巳九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陳氏之先居溫州平陽元初有仕於吉者留家廬陵再世徙泰和至彥和甫四世矣祖元壽父觀定母劉其配曾氏有孝睦慈惠之行繼胡氏子男三德遜德述循德達早卒女二蕭玄安高仰其壻也孫男四瓛璣玓玦女五彥和甫之葬于邑城之北也與曾氏合葬方循父喪時生十歲永樂十三年廷試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後陞侍講洪熙元年　朝廷推恩其父母贈彥和翰林侍講承直郎曾氏胡氏皆安人世稱爲善有後觀於彥和甫之應可以信矣余故表諸其墓爲勸

贈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張君墓表

刑部主事張宗璉改左春坊左中允之明年　賜誥命贈父彥忱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是歲宗璉陞大理寺右寺丞請於　朝歸葬先墓將行詣余言曰不肖孤之獲以士進叨祿于　朝皆先父母之積之遺今幸蒙榮恩及父母先母嘗辱銘若惠光幽壤矣惟先父之墓辭執事重辱惠之諸孤之願也余竊私念吾鄉先輩君子蓋有不銘一家兩人者矣然吾史官也古之良史有爲一家父子兄弟繼繼而書者矣傾

其行應書而書之用表善善勸吾又奚辭按狀張氏系出貝之清河唐末諱融者爲吉州刺史家于官其孫遲徙吉水居文昌鄉之西園里詩書科第代有繼者至心禹慷慨負氣節元末所在盜賊充斥心禹奮起舉義兵從討賊戰死其子允昌君之大父父也母吳氏君諱德棐字彥恍自幼不凡七歲讀書強記九歲下筆屬辭屈其同輩聞閭先生長者道論古豪傑奇偉事喜色勃勃動眉目家故饒貲群盜謀劫之時年十二言於父曰盜利吾財吾散財以振貧且潛奪盜謀一舉兩得也父喜曰眞吾子也從之事父母孝祖姑老且貧迎歸終養之如母教育孤甥如子處宗

姻戚踈無間言族人有闔門病疫衰庳者皆引避君躬具湯粥日三四往視雖夜不懈衆尼之曰禍在我當行之何畏鬼神哉且道傍之木能庇而人不能耶治家訓子嚴而有法與鄉人處怡然至論事是是非非不少借嘗有薦其才者以親老不果出而自號希樵子然負志卓犖居恒自念蹈晦鄉里未嘗得行四方縱觀大川喬岳而接交當時之賢俊又竊痛其大父以布衣死節義而憤當時之高位厚祿皆國賣降以苟全者聞道其姓名輒手詬罵不已每酒酣輒歌諸葛孔明出師表反覆詠嘆已而悵然若自失者喜春秋左氏傳而諸史所記上下二千年理亂興敗之故皆悉覽默識廣筵衆賓談笑賦咏援筆立就嘗曰吾不能俛首效諸公作秋虫悲也蓋年三十有六而卒將卒顧其妻曰善養吾母又指其子謂曰善訓之吾平生行可無愧造物者有報其或在是言訖而卒洪武乙丑八月二十也娶蕭氏贈安人子男三長宗璉永樂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三遷至大理丞次宗珩宗璜女二長適錢次適朱孫男六禎頻顒頌頊領曾孫男一睦觀君志行與才使用之宜有不苟然者惜乎年未及仕而棲遲以歿歿時宗璉生九年耳後廿年而駸駸顯揚光大造物者於善人不爽其應如此哉故撮其所可書者以表諸墓

趙孝子墓表

死乎孫丞毗陵宋棨爲余言其鄉趙孝子之行求表其墓棨之言曰孝子諱鉉字文冕宋宗室簽判良發之七世孫家毗陵數世矣祖彥珪父思誠元季寇盜四起有宋定二者以衆剽掠邑中時郡總制蔡彥珪父子才志足有爲者擻之捕盜彥珪亦以自任既剗盜鋒而群盜合勢襲彥珪併其子皆遇害盜意猶未厭將盡殺其家人時文冕甫六歲母吳負之走姑蘇依姑氏夏節婦盜蹤跡追至蘇又走武林匿姻家方氏居無幾武林亦爲盜區文冕遂與母相失而困苦孑孑無依有識而憐之者內之而走書報夏氏夏氏

孥之歸教育十年我　國家奠安刈羣兇弘靖宇内文
禺亦稍長遂還鄉里即先廬故址辛勤除荒剪翳作
居室以庇然念不見毋恒晝夜悲苦寢食弗遑寧文
明年吉其祖禰辭訣其家人往求不得毋不生還擔
簦裹糧徧歷吳越之境三年不得益苦不自勝一日
邂逅商人於會稽逆旅言狀徑走鄞縣得焉毋子相
見如更生遂迎以歸恭致孝養歷十有二年毋殁哀
毁動人郡人翰林侍讀學士王達為之替辭宣德初
元郡通判李學上其事監察御史賴選奏
命褒之信　詔旌其門復其家文禺卒於某年月日
享年若干娶某氏子男幾某孫幾嗚呼民之於吾欲

苟有誠焉無弗得者宋朱康叔生數歲違其毋毋子
不相聞者五十年康叔行四方求之弗置飲食罕御
酒肉言及輒流涕遂與家人辭訣曰不見毋吾不反
覓得之同州其事與文禺相類蓋皆精誠以得之也
夫孝百行之首也其致誠如此他行可類見矣康叔
事王介甫蘇子容子瞻諸公文與詩道譽之非一則
於今表文禺之墓庸可少哉庸可少哉

鄧伯脩墓表

國家置風憲所以糾愆繩違肅清政紀而弼成治功
任得其人則公道明而為善者舒不善者斂任非其
人則私意騁為善者鬱而不善者肆風憲所係豈細

欤哉
皇上嗣大寶之初肇書數下戒飭憲臣而振起之時
中執憲者久於其位怠心既萌欲心不復自制由是
其屬靡然從風於下矣雖其間挺特卓卓不變者未
嘗無人然既不合於其長則亦不能以信其志焉
聖明洞鑑乾剛奮斷廢斥不肖簡陞賢良於是太康
顧公奉　命為都御史周䘖所屬黜其濁揚其清不
旬月而耳目紀綱之地煥然一新凡所遣御史出按
郡縣皆能振風裁舉職事以不忝任使而蘇湖諸郡
所理尤繁劇前之廵按者多尚威治至是御史鄧棨
獨用寬平而撫恤顛公吏畏民懷聲譽日振凡巡按

歲滿則代棨將代其吏民豫奏乞留　詔從之無幾
棨以父喪歸蘇湖諸郡之人皆有不忍其去之意
棨可謂賢矣亦必有所自於其家乎棨介翰林檢討
陳嗣初求文表父之墓余前未嘗識棨而嘗聞其賢
於顧公矣故不復辭按吏部主事黃振宗所述其父
事狀其父諱同字伯脩鄧氏世建昌人以儒醫名家
伯脩大父濟遠父信可母徐氏伯脩早孤能持身務
學事母及兄以孝友稱居鄉有君子長者之行平居
儉約澹然無慕乎外獨以教子為要子既仕歲時
書問尤惓惓於箴訓夫此棨之所由成也歟伯脩
生吳元年丁未二月十二日卒於宣德辛亥十一月

廿九日葬年六十有五配鄭氏子男三長即焘由進士擢廣東道監察御史以德為伯兄𤣥後次文為仲兄𤣥後女一歸江士熙孫男四璘珂珮環伯脩克成其子以充　國用用足表勵於世而　朝廷用人之明且決故焘得以彙升蓋幽遠之人未必盡知而余又欲勵焘之敬事　君父而永終不渝也故因表而具見焉

王素行墓表

士奇有同門友曰王素行氏清素簡約言必依禮行必循義交必擇善葛巾布衣蔬食水飲以教授自適榮祿不作於心塵雜之迹是非毀譽之聲一不相及

合於易之履道坦坦詩之溫溫恭人而殁也久矣自子仕於　朝每公退思鄉里往還蕭散之樂未嘗不及素行又未嘗不悼惜素行之不可復得也王氏在趙宋時繇金陵徙泰和世業儒至彥仁及其子若聘相繼以科第升君聘子叔明劉夢炎榜進士仕至通州判素行七世祖也曾祖浩吾邑大儒一時博雅秀俊之士多出其講下祖子敬贛州路教官考仲隆素行諱天祿二歲喪母陳氏既長事祖母事父及繼母皆盡孝而篤愛其母弟始終一心宗姻鄉黨無間言處朋友惇信義平居手不釋卷喜種菊軒前常十數本不嗜飲酒每秋芳爛然瀹佳茗清坐相對賦詩為

超然物表也蓋年四十有六而卒卒以永樂二年十月十九日葬某鄉某原配胡氏子男五游克紹父志濂渠洵沆女三孫男九嗟乎余因素行有感焉素行母海亭先生之子先母夫人弟也素行長士奇七年余兩人少皆受學先生時陳氏甥十數人先生及諸舅氏特異視余兩人以為將來庶不忝外家余被召上京師與素行別猶共追念前人期望之意蓋別三年而素行卒今三十年矣余雖獨存豈有絲毫裨益外氏哉游今走六七千里來北京求文表其父墓余於素行不能已於言而於外氏重愧且感也

袁處士墓表

洪武庚戌余初讀書邑學時　詔下初建學邑禮致揚自立羅子理鄧崇志三先生為師嚴教法又舉弟子員二十餘人皆十五以上其人品不齊也踰年三先生相繼出仕學教弛二十人者次第引去下者淪汙遂未接跡以僨其淳良篤厚謹勑者殆半或出或處而袁君克脩獨杜門絕俗養親以自適後七八年克脩之祖延海亭陳先生教其家塾余從受學焉與克脩之弟若子連席余時年十二三矣克脩數從旁相與追論往事而歎二十人者之死徙多也又二十年余被　召來京師時獨存克脩一二人又二十年則聞獨克脩巋然無恙也而以德善為邑里所尊揖

神所重毎念何時歸故鄕相與重握手論舊悉契闊
之懷而無幾其訃至矣爲之感悼不已今年其孫和
具狀請文表墓余及見袁氏六世且幼學先後與克
濟父子同游不得辭袁出廬陵尚書右丞滋滋少子鄖
判吉州因樹後泰和世有詩書纓綏而升日益盛於
宋其六世祖建寧通判士表及兄士安從子清伯明
相繼登第通判五世至以寧克濟祖也父務敏皆謹
靜和厚恂恂于鄕未嘗一毫非僻之干其心康毋李
氏克濟諱淵事父母至孝元季兵亂奔竄巖谷採拾
爲養未嘗曠之仲父務學卒無子奉祖命爲之後克
濟事繼母及所後母盡孝同於所生執親喪過戚廬

兄弟友恭隆至性澹泊重義輕利屢推有餘以濟不
足族姻間或有競爭質之必折服以義晩作貽厥堂延
名師以訓子孫閒居讀書誦詩雖老不厭永樂甲辰
四月十七日卒享年七十有一葬縣北五里之梘原
配孺人康氏邑名家雅謙之子諱彦定父故饒貴孺
人簡儉質素自歸袁氏承多故之後悉圖畜具佐夫
以殖家婦道母道靡不由盡後克濟卒之明年五月
二十日亦卒享年七十有三塟于秋鄕珠林之原子
男五仲進仲魯仲彬仲廉仲倫魯倫皆先卒女二長
嫁劉子穎次許嫁蕭湘孫男六和正統元年進士稼
穟穎揄穆女七曾孫男八女五嗚呼世之所難既一

者豈獨尚其廉退亦重其行之可以範俗也若克濟
之脩諸躬施於家於鄕者皆從容乎天理民彝之當
然而非流俗之所能及也是宜爲表而因及余交友
之情云

徐孟聲甫墓表

翰林編脩徐珵引爵述其父孟聲甫纘經奉史官張
益所述事狀求表于墓徐氏世家蘇之長洲其曾大
父孝其大父文禎父子明母朱氏孟聲甫本伯父子
賢伯母薛氏中子諱震子明無子伯父命爲之子洪
武中徵富民實京師子明與孟聲遂以家行父坐累將
詣獄孟聲年十歲請代詣父止之孟聲號曰父有急子不能

代焉用之竟代詣獄久而遇赦免父歿不食飲者累
日而飦粥終喪歲時享祀盡誠致孝所生父母均一
厚族姻婚喪必助斂塟無後者十餘喪治其家尊卑
內外秩然爲人外樸內明言動持重未嘗苟合而和
厚恭謙於物無迕人有善喜若已出不善溫辭導之
使改於交友重信義儉於自奉而豐於賓客其學通
大義旣居京師日躬治稅賦不遂卒業稍暇於朱子
小學書未嘗釋手毎語諸子曰此豈獨教幼學汝曹
當終身佩服又語之曰吾之先嘗有聞人近世雖不
仕然積累善行久矣吾後人殆有興者汝曹宜力學
以迓承之子曑琨甫少嘗學於鄕先生鄭尚德時同學

者率俊爽矜奮起名譽孟聲甫獨謙澹靜鄰曰諸生雖才華然不若徐生惇實有終後十餘年同學者出仕率以不檢敗而孟聲甫以晦自全皆知鄰先生言孟聲甫晩號益菴其臨財務義恒急人之急在京師蘇有洪某者被逮至以白金十鎰及他貨幣寄之曰以此託公惟公用給我朝夕幸得生出非公德也孟聲甫謹庋之給以己貲洪事釋倍其數償之孟聲甫曰患難相卹分內事卒郤不受其友吳叔振卒於蘇而家甚貧遣子瑾以鈔三千緡馳往賻之鄉人尹仲申嘗貸錢數萬緡悉費於婚喪不能償請緩償期孟聲甫曰人孰無緩急且子非妄費錢者請遂以贈即

取券焚之鄰有人一業屠一業樵皆有老母貧無以養孟聲甫憐之皆予錢使更業以備養歲歉里少年從乞米既予之及夜踰垣爲盜家人覺而執之孟聲甫曰此困於饑餓不得已復予錢而遣之戒家人秘勿言他日從外暮歸邂逅羣盜將劫之一人力救之曰此吾里中長者遂獨送至家蓋向之乞米少年也里計戶出公賦孟聲甫常先衆出有貧者爲償出其厚德槩類此春秋六十有六而卒其卒以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配丁氏有婦道先八年卒今將合葬焉子男四琪先卒次璘次理宣德癸丑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脩次瑾女二一嫁許琳孫男三嗟乎孟聲甫之脩諸躬施諸人者厚矣雖其平素弗志榮達而有子克遵本訓教遂升賢科官近侍而孟聲甫享祿養者數年蓋爲善自然之應也善有不可爲乎哉故表之以示勸

故南野翁陳君墓表

蘇之常熟陳符今年四月二十有五日喪其父從道未葬以其父客北京時於余有故專人奉御醫盛起東所述事狀加書幣走數千里介禮部主事衛靖求余表其墓按陳之先居崑山以詩禮聞至子正而家裕生九齡始家常熟娶錢氏從道之大父父母也從道諱繼脩南野翁其晩歲別號也自幼岐嶷長而務學

孝事父母宗族鄉黨皆稱之脩德循義日勤弗懈治家謹禮法冠昏喪祭之儀悉酌古行之家日益裕而樂簡淡爲人剛直聰達明智識篤好雅經史百家皆通究雖老手一卷不釋嚴子孫之教督之於學每誨之治心曰心不正不能以爲仁不仁不可以爲人子孫有過必正色飭之不爲姑息常指家之希廉語子孫曰世之人務積金穀遺後吾不能效之吾所願汝曹以寬裕積善存心勿徒戲戲效流俗也名其所內之所曰平軒又爲文刻石以識令後人世守之尊宗族貧者或買田以贍之或作室以居之於閭里鄰比周窮恤匱咸悉心焉尚賢重士交久而敬不蔑儒

者吳文度學行俱高聘教家塾禮之甚厚七年如一
日文度卒喪葬之具悉出陳氏春秋必命子若孫展
其墓終翁之世二十餘年不廢又刻其所著文章以
傳誠於交友率類此遂於賢宣德中被徵至京師留
三歲以老得辭縉紳大夫相知者為詩文贈之既歸
諸子求勸樂養營園池雜植花卉奇樹作二亭其中
以奉之翁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東皋西疇為之名日
與賓客宴樂超然物外者數年一日顧其子曰吾將
歸矣當與親知別遂命舟徧詣故舊既歸十餘日沐
浴衣冠而逝正統四年也享年七十有三元配范先
卒繼沈子男二長即符次鎮女二張容周賀其壻也

嫁張者亦先卒孫男二復業女四其子若孫皆恂恂
謙謹趣學不墮翁之教將以明年某月日奉柩于塗
松岡揚瀆之西原嗟乎南野實踐之士孝敬行於家
忠厚傳於子惠施於族里義著於朋友積而樂散屬
而教禮人有一能之名稱煒煒嗟乎南野奉行斯備
既壽且康式黹厥祉表于厥藏示法來者

教授郭君墓表

刑部員外郎泰和歐陽湯求余表其外舅郭君彥鉉
之墓彥鉉余少壯時莫逆交故不辭郭氏之先見余
所敘其家續譜彥鉉諱鼎其祖匡卿父慶宜洪武中
湖州府經歷母車氏湖州公五子第二彥鉉也幼從
父命為伯父慶弘後自幼警敏喜學有立志兄弟皆
不及最為湖州公及伯父登州教授敬守所愛侍湖
州公宦途服勞奉養克勤夙夜父卒偕諸兄治喪斂
奉柩歸葬咸盡禮友於兄弟季弟龍為鍾仲敏擊死
鍾有怨家幣仲敏及龍誣飾其罪詣京師訴彥鉉不
忍弟之陷於非辜馳往視之怨家并禁彥鉉行仲敏
龍道中為怨家搒擊不勝楚毒既至京司語不能出
口彥鉉代說本末事竟白誣訴者誅死龍歸道病卒
彥鉉不勝慟益孝友本諸其性至治書經洪武末縣
令承舉充學訓導彥鉉既通有智識雍容詳雅善說
辭上官皆賢之所至恐見聽用九載訓導績最陞安

吉縣學教諭安吉士習下泰和遠甚一力作興九載
績又最陞教授順德府學其士習土俗尤下又一力
作興之歷五六年日見成效矣會有　詔仕而老疾
者聽致仕彥鉉年已六十有九遂決意去洪熙元年
也歸得疾又十年卒宣德甲寅六月六日也享年七
十有九彥鉉所至士君子敬服之嘗考廣東鄉試藩
憲重其老成人皆曰斯文之表也葬縣北郭坪下之
原彥鉉卒時惟三女在侍長者嫁湯次嫁蕭孟節又
次嫁劉三省初其出妻李有孔兒歸依外家又數年
彥鉉娶尹氏上海教諭于厚先生之女有賢德聞其
出妻有子也告於先生挈之歸先生躬詣求數數不

得自是彥鉉亦宦於途外李死乳兒長育外氏者名
斗玄年益長矣彥鉉後育三子名合權同庚皆已入
小學而卒及歸老方重無後之慼其友彭彥聃求得
斗玄以歸之彥鉉尹孺人皆幸喜郭之一家內外老
長嘗見李去時事又見斗玄長成而狀貌甚肖父也
皆爲之感嘆忻悅鄉閭朋友喜彥鉉子歸皆載酒入
賀曰郭氏福未艾也彥鉉素有薄田園其子姪私懷
覬覦已久一旦聞其出妻之子歸皆錯愕失意即共
謀詈合力排出之時彥鉉已病雖其心明而口不能
出聲莫或擧之尹孺人兒子鐸幼承彥鉉教育念有
報之即言諸其弟姪曰我有田畀斗玄其以園田聽

若等取與所預也其弟姪不肯容斗玄乃復依外家
彥鉉出懷抑鬱若不起既以其亡父爲之後數年
湯夫婦復求得斗玄歸拊已田廬畀之而處于其鄉
嗚呼彥鉉田園蓋不及百畝然利之移人不必其豈
而遽致同氣爲惡愆可爲世道之深嘅矣若尹先生
及鐸及湯之忠厚世豈能得什一於千百也吾故并
表章之以示勸戒

徵士朱君墓表

朱氏吉水儒家其先在宋曰肇先六子皆有文學其
季曰斯馨元祐中累舉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歷四方
多事始居吉之白水子惟幾徙恭畬里其後又徙往

岐里族姓蕃至徵士十一世矣曾大父雲卿大父景
春父存芳皆隱處不仕母李徵士諱淵字子深坤源
其別字也生五六歲能成誦古人詩琅琅不輟口侍
賓客立對然終日不懈稍長益專學從鄉名儒歐陽
師尹先生駸駸有造詣聲擧以起洪武中　詔郡邑
擧賢一時朱氏所擧者三人從叔憲章以賢良君以
明經弟子良以懷才俱至會府憲章及君皆以親老
懇辭子良自茶亭令後陞刑部員外郎君退日以養
親爲務授徒里中而親之甘旨恒充及祭祀賓客之
外一無所營友兄弟睦族姻善鄉曲有犯不校有急
能周末樂行彼欲至以老辭自是優游丘壑以教子

爲務諭其子曰吾不足效世用汝曹勉之嗜好澹素
襟度瀟灑閒暇則輩相聚商確古今聯詩酌酒超然
物表也永樂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二
葬里緒水陂之原元配周有淑德繼配皆先卒繼麗
子男四伯載璇仲載明亦皆先卒叔載經季載禑女
四周奧綱陳元凝陳祉陳奇齡其壻也孫男八女六
載經累鄉貢授教官今陞貴池縣學教諭詣余泣拜
請曰先君子將易簀時顧諸孤曰我死必得西昌楊
公表墓無所遺憾不肖孤銘諸心不敢忽忘然久而
未遂伸其私不孝之罪深矣願先生哀而畀之以成
先君子之志嗟乎徵士君子屬我矣曰　閔進士江奎

所狀居之行應表遂爲之表

邵仲仁墓表

仲仁諱仁姓邵氏世爲姑蘇士族曾祖弘祖明之父珤皆隱居有行母顧氏仲仁生有令質器宇凝重長卓卓自立業文學事親奉養祭祀克致其孝於兄弟相敬愛於朋友重信義教子有道睦親姻周鄉里有恩鄉之人尊重之號長者仲仁未嘗自足而益勵不懈嘗名其居曰樂善鄉人遂以樂善稱之未壯坐累徙滇南雖艱難於寓中凡所以行義不減在鄉時故滇南之人皆重之如其鄉人爲鄒孟氏所云有恒心者仲仁其人歟年三十有九卒永樂戊子三月十

九日也葬昆明金馬山之南其仲子旋夙志清淨從長春真人劉淵然學老子法淵然爲易名以正天子嘗問淵然弟子孰賢舉以正對遂召至京入見命爲道錄司右至靈陞右演法住持朝天宮以正夙夜興惟父母之德善恐遂泯沒無聞介秀才王益夫以吾友翰林編脩楊君所述事狀求表其父之墓予受而閱之曰嗟乎其可表也仲仁之爲行皆人道之當然亦皆人所可至而世之人能知能行如仲仁鮮矣世之爲老釋之徒者率自謂得出世法而回顧其所生漠若塗人者有矣有能惓惓圖求其所生於久泯如以正之孝加鮮矣故特爲之表

朱氏先塋之表

族之崇明朱氏諱新字迪甫讀書好禮有孝弟之行不別治生業惟勤稼穡蚤作暮息躬督其家人歲穫其公賦外必有餘而施義於其鄉貧乏患難咸賴以濟其施益厚而心恆若不及蓋鄉之善者皆譽其行不善者亦化而改焉治道路惠行者作津梁惠涉者亦皆盡心鄉閭有長者之號其年卒春秋七十有六配謝氏繼唐氏二子長旭字孟熙次昺字某孟熙孝友之行如其父爲人恭讓恬靜里俗爲變急人之急平居鮮出里門嘗歲饑邑廩不足賑即躬率耆老詣海門巡撫侍郎周公郡守況侯言狀得米二千餘石

賑衆民賴以活衆其蚤卒遺孤禮樂尚幼撫育如子擇良師友以成其學孟熙其年卒春秋七十有三配張氏一子恩攻先卒三孫敏安泰皆幼昺居家之行如父兄兄以賦出驛役馬疋供具不備逮兄携管之昺泣涕如雨即解衣請代管觀者袞之爲人喜隱惡揚善年二十有一卒配陸氏二子禮樂禮自太學生以能書簡入翰林職繕寫擢戶科給事中改中書舍人今爲尚寶司丞洪熙中制贈其父徵仕郎中書舍人母孺人朱氏自迪甫及配若崇明之新城南原其二子及婦皆以次祔禮今以省丘墓歸求予表其先塋禮從余在翰林數年質直和易臨事不苟雖改官而

在近侍執守如一茲余雅重之蓋嘗觀之世之都爵位者及其身既沒其子孫或流而猥瑣汙下甚者等衆人莫之齒山林幽逸之士子若孫有起而光顯閭達爲世所重者何哉豈其都爵位者素無以及人又或不能自善其身固不足以裕後幽逸之士能處善循理又隨力所至而人利賴之此其所爲有後蓋非偶然之故也若崇明朱氏之先以是已故爲之表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一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illegible]編[illegible]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表

封從仕郎中書舍人金君墓表

近十數年士大夫有自三吳來者數爲予言得茹清蹈樂居士兩人而侍郎周君言之加悉其一江陰嚴志道其一華亭金文昂皆吾故人志道嘗仕于　朝矣文昂受　勅封官矣志道凜然氷蘗之操文昂恭然和爽之度皆未老而歸於鄉歸則皆逸於曠閒幽遠之濱未嘗一涉意塵事一需迹守令之庭吾素高此兩人嘗寄詩寓緬往之意間得詩皆喜而皆不見答以是益高之思得一握手慰契闊而今文昂之訃遽至爲之惆悵累日其子銑遂來請文表墓予悲以辭按大理少卿沈君狀金之先汴人宋之南遷也從渡江而居淞之華亭遂世爲華亭人文昂諱鉉文昂其字尚素其別字也其考仲能博學守道絕意聲利妣馬氏有賢行文昂天資聰敏自幼嗜學不敎於外甫成童喪父哀毀動人而致孝其母洪武中徵居京師奉母以行母時年六十餘侍養甚適母安之而忘去鄉之思也母病晝夜侍藥食不去側越數月不懈母病殆而喪明文昂益痛切奔走求良醫藥竭其心力母目竟不復自是飲食之奉皆嘗而後進雖迫公

務不靡有欲薦其才者懇以母辭母年八十餘終又
毁如喪父歲時薦祭未嘗不泣下處僚與人交盡誠
勇於義事率以爲分內當然鄉人陸士原疾革托其
子若姪於文昺曰我死此曹必緣利犯法幸先生善
道之我死不敢忘也已而果抵法文昺召至面諭之
曰不見爾父兄翁素相恭愛耶奈何墮背之反覆曉
譬之陸子姪皆悟改行相親睦友人丘德潤死而親
老子幼爲周給其家而教其子其行槩類此爲人蕭
洒絶俗不苟交際喜吟咏有古詩人之趣餘趣作書
畫皆極造詣居南京數十年作小樓中書舍人王孟
端寫竹數十挺其中扁曰淸風高人韻士過之必延

登樓焚香鳴琴酌酒賦詩翛然山林泉石之適也家
居篤於教子至形諸詩咏以垂千後宣德三年以子
貴　封從仕郎中書舍人旣受　勅命卽束書冊入
上海僻處不與俗流接鈍嘗請於　朝歸省及辭還
京躬送至丹陽臨別語鈍惟致敬臣職以光父母脫
不復再見汝永念斯言後三年文昺卒正統元年閏
六月廿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以卒之明年三月十
三日葬邑之蒲溪之原所著有鳳城藁尚素齋集藏
于家配倪氏子男二長卽鈍工法書累官中書舍人
次鋭女二鍾貞劉愷其壻也孫女三嗟夫九峯三泖
其清淑之氣鍾於人而爲通敏博辯智巧之才聊
藝之華擅幹濟之略者多矣而求居貞履坦志澹而
樂素若文昺蓋亦無幾人吾安得不爲之表哉安得
不爲之表哉

故寧晉知縣郭子昭墓表

公諱晉字子昭一字士昭姓郭氏其先出中書令子
儀之子曖之後有曰源宋仁宗時歐陽公脩薦其博
學有材辭不就徵事載郡志及其家乘公之始遷泰
和祖也鄉貢進士宋傑太學生鑫又公之六世七世
祖也曾祖道傳泰和州學錄祖徙中累官江華縣尹
考宗大爲邑碩儒學者稱峻極先生公生而身長玉
立風采凝重鄉先生陳心吾嘗稱之曰其質溫溫其

言恂恂其動撝謙其文雅馴郡太守湯槃亦稱之曰
目其貌孚神峻聳耳其言詞氣溫粹叩其學沿流泝
源通暢融液洪武五年中江西鄉試第五人明年會
試中教官選授永豐縣學教諭在學六年其弟子員
率皆成就歌鹿鳴而升者倍於前科洪武十二年大
守湯槃以述職入覲
太祖皇帝御華蓋殿賜百官食勅守臣各舉明經士
爲用遂以公應命公旣被召擢任中書省掌記時中
書胡汪二丞相涖事公掌書之妙克稱意故每遇
政暇輒與談論經史商確政事由是深器之屢言於
上上乃召見錫以安仍賜衣一襲將用以重任適二

丞相鐘奇禍而相繼族滅中書省亦罷設公得除知寧晉縣朝之士大夫咸惜之謂其材方見知而弗克大用公聞之怡然曰命也何用惜爲即日就道士奇從伯父員外公自立公之姻兄不忍其別率諸同列賦詩以贈翰林承旨宋公濂爲之序寧晉爲真定之屬邑舊地雖曠而居者少耕治不徧而多未闢公至之日悉召他處之民勸之樹藝約三年而收其租不數歲桑麻蔽野黍稷連阡地無尺寸之棄賦稅增倍歲大旱民禱久不應公即日齋沐至誠禱焉越二日大雨霑足後二年復旱公復自致禱雨亦如之縣之民失火將延及官廨公叩頭向之火尋滅學舍頹敗

公爲新之人不樂學生徒廩食十數年有不通知語孟章句者公稍暇輒詣學督諸生爲之啓諭誘掖由是材皆有成而科不乏人經四歲丁內艱服闋適縣學訓導缺諸生請於縣令徐遜曰郭先生博學篤行誠宜爲經師乞留以署其職候請於公公遂留爲歲數月 朝廷有旨民間有弊病悉許自詣京面奏鄉不逞翕然成風竟誣公以罪卒公通詩經深得六義之旨當時從游者甚衆若進士姚與誠蕭放皆其從也其經義之著雅正典贍今沒雖數十年尚有傳而錄之以取法焉尤善詩惜其藁失不存年四十有七配蕭氏有令德子二人輿讓輿文皆不失儒行輿文舉明經使於四方將有錄矣孫男五植脩勉俊遜公初歿時屬以倉卒藁葬故址傍既葬二十年乃命輿文屬余表其墓余生晚不足究知公之萬一公兄子益先生士奇從姑夫 國初被徵授之官以疾辭歸時邑先正老成應召者卒皆能仕居家者凋喪殆盡知先生存者僅一二人遠近之趍以求教者紛集余幼孤亦嘗受業於其門荷公之誨尤爲多輿讓輿文又皆同學而最莫逆故不敢謝不敏而不表也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之表庶俾其後人知求父而不忘焉

楊彥威墓表

吾楊氏宋盛際自吉水楊莊徙泰和又六世至尚真府君二子皆承事郎伯德明仲德寬始析二派子孫日繁豐腴甲一邑而詩書禮義之傳襲不衰益盛奕然爲邑之望德明子英才梅卿皆舉鄉貢梅卿曾孫率齋岫雲益齋皆舉漕貢授登仕郎子孫益繁鄉稱三登仕家率齋子容齋容齋子遠峰遠峰子師魯師魯三子子尚子脩子友子尚二子彥威其仲也諱德同蚤喪父事母嚴氏孝事二叔及兄彥素從兄彥實咸致愛敬與二兄同處彥威一舉動必稟二兄乃行二兄亦親愛彥威如彥威之於兄也彥威以恭儉持己以忠信待物邑嘗推擇爲耆老俾持平於鄉人服

其公閒居手不釋卷凡洪武至宣德所下 詔勅令
諭率謹輯錄爲書用時披閱服膺曾曰此君上所以
福下人者敢忽忘乎篤於教子恒勵之曰不可墜爾
先世宣德丁未五月廿日以疾卒年五十有四娶郭
氏子男三挺拱攜挺今爲都察院檢校女五嫡穿蕭
禎曾崇胡永嚴書其壻也孫男二儉傚女一彥成吾
族子也吾官南京時以運賦至過宿譚論數夕娓娓
皆中理蓋吾甚重之語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彥成
殆其人歟別數歲聞其卒爲悼歎不已至是挺求文
表墓故書其先所自及其行之槩以示其後使圖無
忝云

贈太醫院使袁君墓表

余仕於 朝三十年同 朝自六卿及近侍諸司凡
其正貳掾行賢否才藝高下槩知之至同寮同志相
資相悅如一家凡弟若太醫院判袁士珎蔣用文者
寡矣士珎家蘄春用文家儀真中歲相値爲同官輒
相親愛士珎明爽果毅用文温恭詳雅兩人於職事
能各遜所長而虛心相從始終未嘗一毫異意而距
數月兩人皆卒初
仁宗皇帝在春宮余爲諭德與士珎用文同侍監國
者最久有往還之好用文歿既表其墓士珎墓實許
爲表屬久未暇忽今八年然心未嘗忘也士珎袁
諱寶士珎字也其父仲和母戴氏士珎事父母孝洪
武中父名傅兵籍當行士珎甫成童請代行所司以
其孱弱不聽士珎遽激厲爲精悍作氣揚揚乃聽之
既至京師選充樂舞生從
太宗文皇帝之國于燕時金華戴原禮以名醫召至
士珎奉 旨從授醫業後從入金華山中往來十餘
年遂得丹溪朱彥脩之傳
文皇帝靖內難躬親兵革者數年士珎皆侍行有保
和功内難平授承直郎太醫院判進承德郎士珎事
上小心敬慎一時勳臣貴戚之家有疾率走迎之無
不效者或貧與賤者以急告亦趨赴未嘗責報而雅

厚文學士士多德之士珎處人以誠人有過不爲苟
容能攻輒摧然相視無留怨意在事人服其公於利
取予必度義永樂廿二年十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
有二訃聞
仁宗皇帝悼惜不已 賜賻及棺 命有司給舟車
還中官護喪至南京安德門外明年五月贈太醫院
使遣官 賜祭備始終之恩云士珎娶馬氏賢而能
家後六年卒合葬于夫之墓子男二瑛瑾理女三孫
男若干先是四方士以醫召至隸太醫者眾率 召
能道袁蔣之德暨卒皆追慕之至于今未已或有宮
患輒嗟咨相謂袁蔣在吾屬不及此此豈音聲笑貌

所能爲哉蓋士亦之所可重非獨其爵之良也雖當時士大夫多知之而不若余知之深也遂爲之表

孫處士墓表

國子博士孫子敏於余有斯文之好一日求表故考處士君之墓蓋余嘗聞處士之行於太常楊公處士之墓公銘之表余何辭處士諱貞字文俊世家吾郡之安福父春庭隱府教授母周氏父母皆有善行處士自幼不凡事父母孝既長惇行古道見重於先生君子元季之亂挈妻子避兵荊襄間遂家石首雖時艱盜不寧而勤學弗輟簡冊未嘗去手所至人愛重之洪武初縣令聚舉明經力辭乃請教社學力以成

就後進爲務束脩一無所問或曰在孔子所不廢也處士曰聖人斯道之重宜然我幸人之從吾言以入於善敢他計哉其教學者必在脩己及物由義安命或譏其不仕者處士曰人窮達有命且吾寧不自知所不足哉爲人平易恭遜簡而有容喜慍不色見自居石首未嘗一日不念桑梓語及輒流涕然不得如志嘗一歸展省留止不忍去者久之復至石首無幾卒洪武乙亥三月庚辰日也享年七十有四配安福劉氏柔婉恭肅孝行篤至躬勤紡績內助如處士之心後四年之四月庚申卒享年七十有二合塟石首縣南馬鞍山之原子男三長子和次子敏和厚端謹由巫山縣學教諭嚴州府學教授陞博士觀博士亦可以知處士之成於家者矣次子敬女二皆有歸孫男八曾孫男六嗚呼士習益下平居不務自脩稍有尺寸之長沾沾意懷而望其推一毫以及人疆固閉隱不肯出有不爲此則貪很汲汲不啻飢渴之於食飲於乎孫處士之行蓋水炭薰蕕之不可同矣孫處士其古之人歟其古之人歟

劉仲高墓表

仲高諱昇姓劉氏吉安泰和人其先世見余所序宗譜父存善樸靜自足號愚村母羅氏三子仲賢仲良季仲高也自幼警敏有智能動其老長倫輩莫及也

讀書通大義而篤於孝弟之行家故饒裕稍北慕間居之適嗜琴時閉戶焚香撫數引自號前翰林學士解公嘗過之爲記其琴室仲高平生足跡未嘗越百里外惟一入郡城輒引去不復出書賓客名卿貴人過泰和者率延禮之里之志同氣合者數人往還觴奕諧笑無虛日善論議亦善徵引嘲謔樸字寡瞻有犯不校出入鄉黨不見怨惡晚於邑東南五里所誅林江之上作別墅躬漁蓀之樂時其子已冠而退焉自佚其殆脩然物表者歟春秋五十有八而卒其凡弟余少時皆與同學海桑陳先生之門仲高少余六歲至今或追憶少時而道其嬉戲事聞者無不絕倒

自余出仕三十有餘年人忠皆同學惟仲高仁恒私計幸得謝事歸則相與間世日莫晤聚爲樂乃遽聞其長逝悵怏久之於是其子渙求文表墓仲高生於洪武壬子正月廿三日歿於宣德己酉某月日其配蕭氏子男五長渙永樂乙未進士兵科給事中揚州府經歷次昺選江西鄉貢未上次升次謙次解女三蕭季應曾公升陳正堯其壻也孫男女皆入仲高之塋世詳具梁紀善之銘表特著余所重者云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羅君墓表

西北二虜世爲邊患善爲治者亦備禦之有其道耳

皇上臨御以來德懷威服薄海内外罔不攝誠歸化

然朝廷不忘武備慎簡廷臣分飭邊防都察院僉都御史羅亨信往莅甘肅時北虜亦已格心嚮服朝貢之使靡歲不至惟迤西殘虜迫近塞下服叛靡常亨信言此無他蓋由比年邊備廢弛將帥玩愒所致必正之以法庶幾有所振起遂劾奏陝西行都司都指揮使一人擅沮兵行之罪

上是之命兵部尚書馳往覈實如亨信言遂即軍中斬之以徇將士股慄兵勢遂振奮勇窮追斬馘無筭虜酋既死餘黨散走西鄙以寧斬一人而千萬人悚懼以奮蓋啓於亨信之言也既報將士功亨信亦被榮賚朝野稱快時亨信之父中憲公卒至亨信奏請歸執喪特

命給驛歸治葬畢起復於是亨信還過京師奉所撰事狀求文表墓余覽之歎曰亨信之克顯盡言於國事有裨益矣非其本之於父乎遂按狀爲之書曰羅之先居南雄宋季徙東莞之英溪至中憲公七世矣族甚夥葉詩禮皆隱處弗仕中憲曾祖諱德秀祖諱應辰考諱善中憲諱昌字祖昌以亨信貴初封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其歿也贈中憲大夫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中憲自少聰敏嗜學躬孝友之行元季兵亂奉父母徙避循惠而奉養如宜洪武初始復故業父母逮相繼卒屬時艱其塟弗克盡禮銜痛茹苦寢食弗寧及改厝乃已教育兄孤

子均己子韜記問善於譚論於鄉故實娓娓不窮性耿介不妄交處慷慨有志邑大夫屢欲薦之輒辭晚得足疾遂不出家居督僮奴力耕稼給公賦自號英溪耕隱卒於正統一年六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四配黃氏贈恭人先卒今合塟麻地嶺先塋之側子男二長亨信次勝瑤蚤卒女一歸梁彥義孫男三女六皆適士族亨信永樂二年進士初擢給事中進監察御史又進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有守有爲三十餘年敬慎不懈吾聞中憲公之教亨信也其初學則曰學必期於用世忠君乃所以孝親也及其仕則數寄書勵之持己勤職事勿以親老罣念慮能事君則

親炙矣此非亨信所本歟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於亨信安得不本諸中憲公哉故特書之以告夫世之為人父者

曾春齡墓表

嗚呼此吾友曾君春齡之墓春齡永樂四年進士為翰林庶吉士五閱月而卒壽不稱其行學未竟於用豈其命也夫春齡世籍纓家宋之時安強為御史有名公卿間至元傳道先生以易經為學者所宗所著書有易變通四書類辯瘖學標著為紹興路照磨後家居遇亂鄉郡推舉率義兵禦寇兵敗守節死弟耕道先生為瑞金縣學教諭生九部　國朝洪武初為

沔陽黃蓬湖泊官生伯高俱有學行伯高二子春齡其長也次鶴齡兄弟之學皆得於家訓春齡幼時已端重如成人稍長奮勵學問日益見端緒邑大夫選充博士弟子員嶄然矗居中先生長者多忘年與之交鄉人愛其子弟多遣從春齡游聲譽日起而學日加進永樂乙酉兄弟皆中江西鄉試春齡幼然前列於是鄉人無兄弟同選者久矣有之不出於同產出於同產即不出於同科遂以為曾氏之祥明年鶴齡留侍養春齡獨赴會試禮部選前列廷試賜進士出身授翰林庶吉士時方脩永樂大典春齡與所徵四方耆儒碩學任編纂之事衆皆譽春齡學識為優居年八月以疾卒明年鶴齡始奉櫬歸葬春秋年裁三十有三其居家有孝弟之行居鄉有忠信之節溫厚而樂易有愛人之心惜乎未見於用也豈非其命也歟然君子不以其命之所遇而輕重焉余故撮其世及行表於其墓

中憲大夫肇慶府知府王公墓表

永樂十四年瓊州府知府泰和王公丁內艱服闋授肇慶府知府未行七月九日以疾卒於北京其仲子翰林脩撰直之官舍是時冢子信從行三子奉櫬居葬其邑西北新山之原葬已其素所從游楊某作而歎曰嗚呼吾泰和文獻數百年來六七故家儒師君

子為之綱維　國朝前二十年王竹亭先生與其弟崇慶太守褎然清德正學為邦之望兩先生沒諸老鉅公次第後盡則是邦之望不在於公乎今又已矣將士之晚出有志乎是其何所取正乎則表先進以儀來今其可無述乎王氏出晉司徒導之後自金陵徙泰和宋仁宗朝戶部侍郎贄及其子億皆以科第進有顯稱其後累累以科第進至天隱臣則公之曾祖祖也考子與即竹亭先生母陳氏繼母李氏公諱泰字伯貞一字之幹天資絕出五六歲對客誦所記書動千餘言不憐口仲父崇慶公甚器重之與竹亭先生遂莫訓切成童五經四書子史皆通其大義下

筆爲文章霈然遂進講易於安成劉雲章之門時同
門生頗衆劉先生獨推公爲穎悟久而歎曰從游之
士其遠到孰如王某哉既冠益有志於四方從仲父
踰五嶺上蒼梧至桂林已而下湘水浮洞庭泝金門
道三峽之險歷覽巴蜀遂東遊至京師而還其學益
充文益肆洪武壬戌　詔求賢才與論治道縣令丞
舉公應詔既至授廣東按察試僉事分巡雷州府到
官甫七日有　詔罷分巡召還改工部水部主事未
幾丁外艱去後坐起復緩補安慶又起爲瓊州府知
府其初徵至
高皇帝親見廷問公以易進對稱　旨時天下士同

徵至者五百餘人
上親試以經義及時務策擢公第一仍命公考第其
餘高下以聞後在工部
上語尚書趙某曰江西秀才王某汝暇宜從之學問
公素有賢稱又感
上知遇益思自效其在雷州咨問民所欲惡即奏蠲
寬滯恤孤寡防海寇又海北鹽法等弊五事又奏請
浚宋寇準所鑿渠引達呂塘之水灌東洋田萬頃以
便民後爲瓊州瓊州人聞其來喜曰是有遺愛於雷
州民者吾輩無患矣公至一務寬大近民先是崖州
黎相讎殺衛府皆以反聞且盛言寇結連百餘砦勢

張甚請發兵勦殺　朝廷如所言命發兵適公始至
衛遣府遣吏爲兵嚮導公曰讎殺蠻人常事然未有
反狀果如何所奏言即今寇當陷數城矣鄰境尚得
無事耶令兵一出即玉石俱碎請覆驗其實發兵未
晚衛曰　朝命可稽乎公曰某請以身任之衛無與
也公察之寧遠縣丞黃童廉平可屬事即令往覆驗
童還報如公言且以黎數人首事者偕來遂聞于
朝詔止兵不出崖人舉手加額曰微太守吾屬糜爛
矣蠻人亦皆感泣曰太守吾父母也不然吾以叛寇
死矣尚有遺類乎瓊俗囂訟民競利害尺寸以上輒
訴於府縣牽連百數十人貪吏執爲己利視賂予奪

及微刻取無厭民至不勝則棄業亡入生黎洞公得
訟者列之庭下頃刻數語誨遣之中其情而不拘之
法皆帖帖以去久而皆化訟遂息其亡而歸者萬三
千餘人瓊之田歲三藝而少稅其糧給衛軍軍常以
一時急征於民不得米則追以他物利厚數倍民困
之公令民歲三稅三輸之無敢違者弊頓革而常歲
軍衛干撓府縣之政者斂迹矣獨其豪横者猶不便
公嘗竊伺其短將把持以嚇之無所得乃更心服
曰其律身嚴如此吾可犯耶嘗歲大旱民禱久不應
公歎曰我之責也齋戒爲壇露禱翌日大雨霑足獨
城南十五里江外雨不及公復露禱明旦公出閱番

舶海江雨隨公至如注暮乃止是歲瓊大熟公在瓊
將三考其政清淨簡易而民樂之趨其令惟恐後雖
黎峒之氓素獷悍不馴亦皆信從益瓊自公至富者
循理貧者足給相安於無事而作新學校親詣學舍
誨飭諸生由是嶺南諸郡學生以科舉升者瓊常爲
最監察御史周敏巡按廣東還颺言於衆曰王瓊州
眞所謂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廣東布政
使徐奇亦曰嶺南郡守政治有長者風王瓊州一人
而已公去瓊民率其老弱送至十里海上拜且泣曰
公往矣如吾民何蓋公盡心保民一出於至誠故久
而人益親之公治家事親孝母病晝夜侍側湯藥必

躬治而後進仲父罷官歸且老無子敬事如父治教
以古禮治家以儉自足不爲有餘計處富貴憂患一
改謫安慶十年泊然自適爲人清淳坦亮表裏洞然
而恭儉簡默外物不足以動其中或問公可以行之
終身之要曰循天理而已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
所至無貴賤少長皆樂親之爲文章出入司馬子長
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諸名家鄉先生陳心吾嘗讀
之顧其學者曰後來文柄在此矣其學深於易而於
書詩春秋皆博極其趣子史以下至醫卜陰陽方外
之說靡所不通而時出其餘術以治人輒奇效書法
宗二王旁通智永歐虞皆臻其妙篆隸亦工益年七
十有五而卒娶歐陽氏臨淄知縣日新先生之子繼
室蕭氏子男二信與直也女一嫁楊子珩孫男八孫
女若干昔龔少卿召信臣皆以明經爲漢循吏易之
道微矣觀公治瓊何以異乎南陽渤海之效爲天下
者所以重乎經術之士也故表諸其墓

如雲居士墓表

文淵閣大學士吉水胡公既銘其邑如雲居士之塋
又告士奇表諸其墓士奇與居士生同郡未嘗承顏
接詞也嘗聞諸尹氏陳孔碩先生曰居士貴信義賤
利者也吾始未識也嘗倉猝過之寓重貨焉後復過
之則其居悉燬其貨悉喪矣吾既不復言所寓則入

啓之居士出贏客取酒觴客盡懽然後悉出所寓歸
之吾心知其義不敢言報但請舉半助爲居室耳居
士啞然咲曰公獨不知夏璉耶吾不敢復言矣今士
人亦見有如居士者乎士奇識之後過清湖羅伯崇
陸山吳孟勤兩先生益聞居士之爲人曰涉獵書史
通其大義性剛介遇事是是非非嚴於君子小人之
辯雖屢以是召怨不變善談論每稠人廣坐娓娓出
新意嘗游四方交其名人賢士與之上下論議歸而
日尋山水之樂携朋徒囊琴載酒登高臨清更唱迭
和逍遙徜徉恣意所適其容貌魁偉儀度閒雅蓋望
而知爲瀟灑絕俗之士也學士公亦言居士有孝

之行親歿縗苫枕塊宿於外祥而後已喪祭用朱氏
禮家富於貲而澹然無他嗜好雅好蓄書籍名畫佐
好法書購積古帖頗多日臨寫有程度未嘗以事廢
此亦可觀其志矣蓋陳先生始識居士故得其一事
羅吳兩先生其塾賓故知之詳而學士公其肺腑之
親又知之深也夫所得賢士大夫稱道之不一而足
如此非實有諸己行之久而不倦曷以致之哉居士
可謂奇偉廉直超然物表者歟居士姓夏氏諱璉字
彥琛如雲其號也祖致和父仲賢母葦氏娶蕭氏子
男四人昂卣草啤女一孫男二居士春秋六十有四
所著書有如雲集石屋漁唱集藏於家嗚呼世所重

乎士者豈必傳爵折圭有建立於時而後爲可重乎
苟德脩於身行於家直乎內不詘乎外見乎於當時
不怍於古人蓋君子重焉若居士者世固不多見也
故爲之表

康仲矩墓表

深溪康仲矩既卒二十有二年其配楊氏使季子民
獻齎事狀來京師授兄子士奇屬表其墓士奇先公
女兄弟十人今惟康氏姑在有命其敢辭深溪距泰
和東南兩舍許山水明秀康氏世居之康本匡氏宋
避諱爲康因襲焉宋南渡後有諱景明者官至同知
桂林府事元有諱霞者受學吳文正公博通五經亦
用志於三禮以古文名當時嘗爲慶州書院山長學
者稱匡山先生仲矩桂林之五世孫慶洲之從子也
父宗器二子仲矩其長也諱規幼穎敏有立志成童
涉獵經史是時安成寇掠泰和會猝其父遇害母弟
彼俘仲矩孑孑相跳趾父屍即盡貨貲之匍匐走安
成求得母弟以歸及兵亂稍定家徒四壁而養母能
致其樂辛勤闢蕪除荒治生計後益饒裕恒痛其父
殁於非命未嘗得奉一日之懽也名其堂曰思親以
見志撫弟季望極友愛治家秩然與人交久而益親
鄉人有忿爭者得仲矩一言輒怙服喜賓客樂施濟
嘗捐貲作石梁以便行者久而圮重作之不厭蓋

年五十有一而卒將卒諸子請所欲言曰若等能力
學詩書紹門戶吾所欲也不及其他其配元翰林待
制吟窓先生之孫武山先生之子婦道母儀表于族
姻其子男六民凱民勇皆先卒民會民阜民獻民則
民會出後從兄伯穎民則爲季望後皆業儒女一人
嫁羅季脩孫男十有一人今季望已六十垂白猶謹
謹奉寡嫂如母家事必咨稟民阜兄弟皆敬事叔父
母如父母不敢毫末自專一庭之間怡然肅然固本
於仲矩之行之刑於家者歟仲矩卒於洪武丁丑正
月二日葬圓箕山之原士奇少孤父之執前登州府
學教授郭敬守先生嘗告之先祖兄弟及慶洲君有

金蘭之契既又曰二家前輩盡矣吾惟其世好不繼也仲矩之將吾實成之蓋仲矩嘗受學郭先生其困有所取與卒之夾考其行事爲康氏賢子孫楊氏賢子壻郭先生實绑予也是宜表也

戴處士墓表

仙居戴處士殁張廷璧既狀其行及壁翰林編脩鄭好義又銘其墓處士之子弘演閒來請曰銘藏諸幽矣惟先人之行宜表諸外者敢徼惠於執事弘演爲人恂恂惇實鄭子可知其父而張鄭皆吾友其爲文不肯苟有稱說而皆處士同鄉也所論述矧又有徵哉遂表諸其墓曰戴氏世家仙居之戴里業儒術高

祖某仕宋爲邵學錄曾祖立之祖實甫父道顯皆隱居不仕處士諱蒙字養正少好學從鄉先生顧景商治尚書長而用力於濂洛諸儒之與爲人忠厚端確有行義每讀書至孝友忠義事懇懇以訓子弟慎交處有智畧元季兵亂所在草竊剽掠爲民患獨處士奉母先幾遠去不罹於難家故富貲歲飢民聚謀發其廩處士聞之召至語之曰若飢而吾閉廩不仁吾廩而汝擅發不義若如吾發廩汝均食之之爲兩得哉衆皆喜且拜曰公仁人志存生我我等獨匪人而敢爲不義乎悉計口給之天下既平郡縣以部符彙民田稅有欲虛增額以要利者處士實長役賦里中爭之曰欺隱民之罪也如增額不實將厲民於無窮豈長民者之仁乎卒籍其實屬有造舟之役而董役者苛刻不可近處士之季父在行衆難其不任處士躬往代之訖事歸季父曰微汝代行吾不生還矣推其田廬畀之不受季父母無子奉養之如父母季父母卒散其貲產均族人之貧者不私一毫治家馭下皆當其道鄉閭服其公平有事率往取直焉弘演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預脩永樂大典聞之喜曰兒克成吾志矣手書二百餘言備持身爲臣之道以寓戒所居有園池之勝雜植花卉蔬品作亭其中名涉趣而自號困翁日與名人韻士觴詠亭上相樂也以永

樂二年某月某日卒春秋七十娶徐氏有賢行先卒子男二長和次實次弘演嘗爲監察御史孫男七女三惟處士學明於道行備於躬才猷足以達於用而僅施諸其家其鄉弗弘以彰固將有待於來世然吾聞其諸子卜日葬處士先後陰雨冱寒彌旬浹不已獨葬之日晴朗和暢衆蓋謂處士之行之應也非誠於爲善其克致此乎過其墓者式之哉

贈中順大夫鴻臚寺卿楊公合葬墓表

洪熙元年正月　制詔吏部爲臣能恭謹勤事必推恩其親褒答其所自亦因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者於是施自近始凡在廷之臣其父母逮養者咸得生膺

瘞壙不幸而不逮亦與光被于幽壤焉由是遠近之爲父母者瞻望歆羨以爲有子者之慶亦有反而自怍不能盡夫愛子之道焉者是時鴻臚寺卿楊善之考妣皆已謝世贈其考中順大夫鴻臚寺卿其妣恭人是年十月善啟卜魏村社之原啟其考妣之故藏遷而合塟焉遂以吏部考功郎中張徵所爲墓銘謁拜言曰法得植七尺有加之石于墓然非文無以昭
天寵發潛幽惟惠昇之楊氏之不泯也予曰嗟乎
國家尊德澤于臣而泝及所生固重本之意其亦有勵忠之道焉爲臣幸獲光寵其所生而必欲託諸不泯者固孝子之志誠推是心以事君亦將不啻乃忠哉則予於爲之文又奚以辭按楊氏其先家太原之樂平元盛際有文舉者隱居不仕其子成字仲禮善之考也弱冠薄遊京都屬元季兵亂道梗不能歸既內附洪武初占籍大興遂家焉仲禮爲人沈毅閎達勇於善畏避不善若將浼己者平居泊然無所外慕一言一行之微必謹必信敬老字幼處閭巷接賓客咸能得其意而周急郵匱倒囊無吝色古所稱一鄉之善士若仲禮其幾之矣卒於永樂丁亥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四其妣定興和氏淑慎之行克配君子先夫八年卒而日月同其大春秋四十有二子男三善得祥孫男七宗宏容賓寛寧定孫女四善曰

引禮舍人三轉爲鴻臚寺丞陞鴻臚寺卿以才能起名譽於今二十餘年豈非本於賢父母哉爲表其墓曰楊之人之考妣有藏于此自古恒言是父是子賢否係厥父母不係世類厥亦多有有既啟之有嗣起之燁若楊氏邦人攸希行道過者高車式哉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三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表

彭原復墓表

此彭某原復之墓彭氏泰和西郭月池里名家其世系見余所著香山縣丞墓表原復大父志永父與材母郭氏原復兄弟二人原復其仲也世父與吾無子以父命爲之後自幼孝友而謹厚喜親筆硯不與群兒嬉狎十歲爲亂兵所俘行數日舍之去邂逅其父所交游故人遂依之然更二年乃得歸歸而父母皆歿先廬已燬無彊有力親戚可恃即自務樹立從學婣家先生王子與明爲人之道而貴重其行不肯以非義取諸人於生事亦落落不以屑意而處親戚鄉黨怡然執恭讓人無長少貴賤皆樂近之嗜飲酒然未嘗愆禮度嘗長里徭賦一時長徭賦者率怙勢刻削其民原復獨澹然寧損已以厚民以是尤見稱長者洪武庚午閏四月十四日以疾卒距其生四十年矣配劉氏有賢德子男二詡翩女二皆適人孫男二銘欽女四曾孫男一令子男獨詡在初吉安郡學聘爲訓導試經義于翰林有聲舉會英國公請于朝求士教家塾時特　勑吏部簡文學優等者遂奏遣詡衆皆以爲不忝命也初原復卒同産之偁有欺

其遺寡孤欲剡其業者日俾詡詣行道之所不忍當是時孰計詡之克立如今也哉雖詡有母之賢要必原復有以善其後者不可誣也鳥獸於其同産知相愛不相賊也何獨於人哉雖憑其詐力馳騁一時矣天固久而必定也彼有爲之而不厭者觀於原復之後可以少戢矣表而著之其亦警俗之意也

故廣西按察僉事劉長吾墓表

永樂壬寅十二月十八日廣西按察僉事劉長吾卒於北京長吾吉安永豐人發身永樂壬辰進士永樂以來進士歷七科唯辛卯壬辰兩科取士最少就試皆三千人而所選皆不過百人然兩科之士其初擢官顯要者最多至其後有攺舉者亦多長吾其一也長吾諱恭以字行系出晉安成太守劉遐世業儒祖思恭父子碩母李氏長吾幼穎異好學治書經年二十九舉進士歷事都察院踰年擢廣西按察僉事長吾居官有廉潔之行達於大體爲政簡而明臨斷是是非非於用法得寬猛之宜未嘗苟爲私謀嘗盛夏當巡按向武或言瘴鄉盍俟涉秋而行乎長吾曰職在視察民瘼苟取便已如民何凡行部所至必以廉察民隱爲務唯民所欲惡而從之少嘗受經劉子欽子欽後謫戍南丹長吾過之執弟子禮恭甚子欽亦自重不少損於是蠻方之人稍識師弟子之分同宗

陳賞巡按梧州卒適長吾過梧州特留治其喪遂以歸其鄉而并歸其妻子其行義大率類此融縣有戍卒凶悍爲民患民耆老百餘人訴諸長吾廉得其實械送京師道卒會　朝廷遣使巡撫過融卒之子以父死蓄怨誣告長吾他事巡撫以聞都察院逮治長吾其誣竟直然未幾長吾卒年三十有九嗚呼惜哉長吾娶周氏生子一人尚幼卒時獨一養子在側今將歸其喪延永豐夫士之務學脩行恒患無所遇不得效諸用有所遇又患局於位不得展其材如長吾庶乎得展其材又不永其年非可惜也夫長吾之脩於身施於父兄宗族者其鄉之人固知之而其施於政及於廣西之民者蓋縉紳君子多知之而鄉之人未必盡知也翰林侍讀學士曾公既爲著墓銘余又撮其槩表之授其家俾刻諸墓

王思賢墓表

處士姓王氏諱恭字思賢王氏之先居廬陵之何上後徙安成連嶺至諱康者始徙泰和邑西之南富里幾世至興祖處士曾祖也廷圭其祖也功迪其考也皆業儒不仕處士自幼嗜學孝事父母而持其身治其家一以嚴雖富而其意泊然嘗盡失其貲産而泰然如未嘗失者於內備其養外給公賦皆親任之爲人廉方謹恪而施之以和裕人有過未嘗輕言有所不逮導之使必至焉於家之子弟率防範以禮與人交義而誠其公直爲一鄉所服性不飲酒然喜以酒燕客客皆沈酣淋漓而處士獨醒其間相與傲嬉傾寫無間嘗自號獨醒老人前翰林學士解公爲之傳益年七十有七而卒卒時遺訓其子孫惟詩禮以立身儉勤以立家而已娶羅氏繼蕭氏子男五人守一守訓守約守敬守恒其四人已卒今獨守訓在女一嫁賴九皋孫男八人維某某某某某某處士之葬也翰林侍讀王君直既銘之守訓復命經來京師求余文表墓余家距南富一舍而近嘗聞其先世當宋之亡也奮義出力從文丞相勤王之師者相數過留其家愛其一門昆弟子姪皆俊楙特達爲大書績槐精舍以督勵其學其先之所爲見重於世也如此處士雖逸居雲林泉石之間未嘗一出以效用而考其脩諸躬施諸人者蓋於其先無忝矣而至於今如經如維皆力學將以致用且其來者又益勤而未已也而皆處士之所啓矣然則處士其宜有表哉其宜有表哉

李氏黄塘阡表

無錫縣儒學教諭廬陵李湛孟昭滿三考陞府學教授需次于京師圖其先世所葬黄塘阡六墓并述其槩屬余表之余謂之未有後也湛以疾卒於京師將

不命其子璭必請表鑱諸墓碣璭遂泣拜致遺命嗚呼余於湛老友敢忘平生之言哉按六墓其中湛始祖四承事所合葬其右始祖之子或孫蓋失其世序字名不可考又右湛之曾伯祖榮卿其左則湛之曾祖晦卿而其祖伯復又祔曾祖之左又左而後數十步湛母江孺人云李氏故廬陵士族其先居衢州與宋忠臣湖南安撫使芾同宗至景嗣爲承信郎吉州孔目迎其父母就養父卽四承事也愛吉州士習之盛遂卜居郡城之西孔目在吉適安撫公爲守以親賢特相厚善蓋其爲人博學篤行所著有變順子呻吟集二子榮卿晦卿也晦卿號朴菴明性命之學守

正力行排斥異端所著有勵志集識過錄又輯朱子著歲表年四年若統之義若百世一表脩伯復號徙齋當元之盛際樂道不仕而剛正自持所著有見心錄承家錄又輯古今老釋之事若辨惑錄李氏文獻之傳可爲盛哉吾少獲拜湛之父克貞先生矩度雅容官至稾城丞文行政治蔚然有重於時後接湛於儒林藝苑之間溫然博貞而有守其仲氏孟謙學行亦不忝其父兄大有聲之於前又有紹之於後如李氏不謂之盛可乎褒衣博帶論說古今孰非士也而必明大學之正必見諸行之實不爲枉道徇俗而至於累紲不替益加如李氏爲者蓋亦鮮矣李氏非廬陵之望乎鄉人士有過黃塘之阡者式之哉

故黟縣知縣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嚴君墓表

洪熙元年某月刑部　清吏司主事嚴珊蒙
上恩賜勑贈其父祿以珊之官階承德郎而贈其母程氏爲安人於是珊踵余門拜且泣曰先父之葬也鄉先生前左春坊司直金君志其幽矣惟
上之寵命及先德之施於時宜表示來世者未有託焉幸矜而畀之珊嘗從余在翰林六年勤學勵行其去爲秋官屬能聲日益焯焯蓋於子可知其父矧又有如金君所志者哉考志嚴氏其先居睦五季有爲令於衢之江山者因家其邑之濆口里至宋宣和中

名賜者徙開化之龍山既徙而族益盛鄉人號其地曰嚴村賜八世至浩然浩然生得華得華娶徐氏祿之大父父母也其上三世皆不仕祿字伯宜始用薦者爲太僕寺牧官三歲罷尋牧改國子監學錄又用薦陞閩縣知縣復改黟縣其爲學錄也自大司成至六館之士皆愛之其爲閩縣也歷以會府貴臣之尊且衆而　朝命之使及海南諸番國貢獻往來宿頓供億之繁應接趨走無寧晷須伯宜從容事集而民不擾也賦繁十倍他邑民不克堪伯宜力言於府平其賦民至于今賴焉爲黟縣也愛民如閩在篤意於興學民甚德服蓋無幾而卒於官伯宜自少好學師

事從兄好禮好禮官思恩臨汾建平不憚險遠率往
從之事親孝事其兄伯謙凡田宅臧獲器物惟伯謙
所欲而已取餘焉養孤姪始終同己子處族姻閭里
咸得其心屹汲汲義舉其施諸家與鄉如此宜其政
之行於人也卒以永樂辛卯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
十有七初娶程氏宋秘書少監洞之後繼戴氏子男
四瑄珊珣璟珊永樂十二年進士自翰林庶吉士陞
今官女一歸戴鎧孫男二女一方今　明詔數下令
中外舉堪任守令者付之撫綏之寄又嚴戒貪墨重
舉主連坐之令期必得人中外之臣皆惴惴不敢苟
且有言恐負德意嗚呼如伯宣之才之德豈非其人
哉惜乎其不可復作也已懷有用之具際得用之時
而屈於命不克以究其施徒使後之人思之而不忘
豈非可惜也夫抑亦可嘅也夫

王處士墓表

余與少保澹菴楊公同在翰林四十餘年令聞暇相
與私論屬官之賢之衆共私喜前此所未及也蓋今
之賢者具四方若荊湖之賢檢討王振其首也少保
公又言振之得於家者有自因及其父處士君之德
善處士蓋篤行人也余心識之一日振奉少保公所
作處士墓銘介其僚編脩蕭鎡求余爲表余不可以
辭按王氏其先自豫城徙荊州之某邑六世祖邦直
仕宋至侍郎祖諱琦仕元爲延南河泊官考諱文才
處士諱某字貴華貌清儀肅知學問明大義居心以
不欺爲本有孝友睦婣之行性和易而耿介毅然非
其義一介不苟取自用澹泊而能捐利以仁其宗族
鄉黨恒積穀問遇儉歲盡出貸賑嚴於教子常勵之
孝弟忠信子若孫有過輒怒不見必改乃已每諭之
曰爲人但常省己過不當言人過又曰士持行當如
虧爲終身之累振選鄉貢上京師縣令丞遣
錢百緡處士力辭已而顧振言此歛諸貧民者
使仕而可受不義振服膺惟謹里有競爭必於
平未嘗以私掩公守令以下所共敬禮方岳

大臣過者咸見存問焉享年八十有四視聽不衰容色
腴澤如顏王卒之日弔者畢皆哀遐鄉僻販其耆耋
咸往會葬非其素積誠不已何以致此哉娶孫有婦
道子男三孟思聰仲思忠季即振宣德庚戌進士授
今官女一嫁劉俊孫孫男若干處士之卒以宣德丙
午九月辛丑蘇文忠公有言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若振見重於縉紳君子非本諸處士乎吾故表之以
告夫世之爲人父者

中順大夫興化府知府李公墓表

李氏之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于越後之
居之寧海家焉見黃文獻公集中齋峰先生墓誌

峰先生當宋末元興之際以尚文遂與重於時文獻
益具考試浙省特門生云齊峰於興化爲高祖曾祖
諱栗祖諱炳考諱埜明書詩春秋洪武初分教華亭
縣學因家焉後爲鄭州同知卒於官歸葬華亭娶華
亭沈氏興化其子也諱銅字至剛號敬齋以字行少
穎敏不羣嘗從學楊廉夫爲詩文有清思洪武戊辰
舉明經奉　命侍　懿文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既
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召還爲虞部郎中書陞河南
布政司右參議會河決汴堤居民危懼公建議假王
府積木作筏濟之人賴全活甚衆調湖廣布政司左
參議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來朝大臣有言其才且洪
武舊人遂以爲通政司右通政方脩洪武實錄公與
焉旦莫在
上左右道說洪武中事甚親密是冬陞禮部尚書時
禮部之務叢脞公長於剸繁條理井然益見寵遇實
錄成有白金文幣金織衣之賜永樂二年春冊立
皇太子命公以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東宮開經筵
公與右坊大學士解縉最先進講及脩永樂大典四
方文儒皆集仍以公董之無幾爲侍郎宋禮所間見
疏減餘降儀制郎中然遇剸務必以倚公解縉素厚
公既遭讒出又以公言其怨望後召下獄而并下公

仁廟嗣位念公舊宮臣復以爲通政數月又念其老
不任朝參改知興化府時　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
公仰祗德意勞心撫綏郡民德之甫再歲歿于官宣
德丁未七月四日也享年七十娶孫克配君子子男
二長澮次源永樂甲辰進士踐通明敏官驗封主事
陞員外郎方嚮用於時嘗得推　恩追賜父誥命及
贈母恭人女四長嫁盛衍次嫁太常少卿鄭雍言次
嫁王瑄次嫁考功主事宋琰雍言琰皆進士發身孫
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嗚呼公歷事
四聖凡四十年入典邦禮轉　儲君出佐藩翰守名
郡顯榮光大矣雖閒歷夷險然向時同儕輩覆敗消

亡何可勝計然或存什一於千百而求如公之藹然
享高壽都顯爵從容考終何其少哉況又有後嗣之
卓然奮起而繼承之謂非所存之良所施之厚有以
致之乎余與公同朝久源既請少保楊公銘公之墓
又請余表於是乎言

李貞祥合葬墓表

龍泉泰和其壤地相接如東西家其人與迫於遠外
相親如秦序蕭苟有行義可稱相愛不啻如己出
吾始見李凡疇於爲進士愛其氣質而禮恭謂將不
停於州郡後又見之爲御史愛其奉命而敬事謂將
大得於朝廷以是數往還而益聞其世其家知其有

所自也今九疇喪毋將歸合葬於其父之墓而縗絰
拜余請曰不肖不孝無以報父母大德於萬一願圖
不朽於銘事余哀之爲表其墓曰是爲李貴祥甫及
其配合葬之墓李氏世家龍泉貴祥甫諱英其孝友
行於家忠厚施於鄉公方平直嘗裨於邑大夫之政
永樂二年某月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其配蕭氏於事
舅姑相夫教子靡有不盡永樂十九年某月日卒春
秋八十李氏之先曰榮其祖曰真淑其考也曰九成
曰九萬曰九疇其子男也曰某其孫男也申爲之銘
曰允世亢儷比德者希懿此室家合璧相輝生同其
居殁同其穴後有承之式閟其闕

王堂墓表

元良吏淮東道宣慰副使王公有賢孫曰維政自少
負邁往之氣遠大之志操執剛正論議高明素欲有
所見於世不幸不遂大施以卒今四十餘年矣有老
者知君深而尚存者往往與少者道君之才之行而
未及展施以爲悼惜噫非實有諸躬其何能使殁世
而人不忘之若此哉維政諱堂洪熙元年以子鈺貴
贈翰林脩譔承務郎封其配史氏爲太宜人脩撰君
曾祖諱理元累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追封
太原郡伯事行見虞文靖公所撰墓誌祖諱艮用宣
慰公事具國史及黃文獻公所撰墓碑考諱仲塵元

紹興路總管府經歷妣徐氏封宜人脩譔君自幼穎
悟七歲能賦詩老長皆奇之進從學鄉先生唐處敬
讀書日千言終身不忘方肆力於古人雖值元季兵
亂未嘗輟也　國家平定之初君之父以元故官謫
濠梁君侍行躬勤孝養後奉父還鄉辛苦闢草萊治
田廬有　詔發兵民築緣海城邑大夫推舉君率民
就役撫馭規畫悉有條理民不困而事先集他之率
兵民者多效法焉有司以賢良舉送君京師奉
命使蜀還奏稱　旨得疾歸既痊時太康王師魯爲
浙江布政使表然一時方缶之望其所用簿書史必
慎簡賢良知名之士遂采輿論舉君爲掾凡所言與

行皆愜王公之意被擢督賦嘉興有推官不職不爲
君所禮銜之推官後坐賄徵下京獄造誣詞連君逮
至誣竟直未出京以病卒洪武廿四年十二月廿九
日享年若干太宜人史氏系出宋宰相浩父諱本贈
中大夫資治少尹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妣吳氏贈淑
人太宜人天性純明涉書史通其大義蚤喪母凡事
二繼母皆得其懽心繼母高病瘵家人畏傳染皆走
避獨躬侍湯藥不去左右者幾再歲暨終無幾微怠
意而竟無恙既歸王氏家徒四壁躬勤紡績晝夜寒
暑不懈用佐脩譔君殖其家卒以饒裕脩譔君初舉
賢良意未欲就或導之詭辭以規免者太宜人於時

後竊聞之謂脩譔君曰事豈當僥倖斯言必不可從
脩譔君曰吾豈惑於彼哉脩譔君殁嚴於教子冠昏
喪祭皆有品式治家馭下睦族及鄰咸當其宜有智
識凡審幾料事率豫中乎素不信機祥不惑祠禱而
頗好内典年將八十康寧和豫　勑封命下子孫合
内外幾五十人奉觴上壽鄉里以爲善德之應宣德
八年九月廿二日卒享年八十有五鈺奉合葬于脩
譔君之墓子男二長鍾先卒次即鈺女一嫁楼璉孫
男六女二曾孫男六女四鈺永樂十年馬鐸榜第一
甲進士及第初授翰林編脩陞脩譔正統初　朝廷
作新學校慎脩文學行義堪爲師表者授風憲之職
俾董一方教事擢鈺爲按察僉事賜璽書命往江西
須行以書狀求表其考妣之墓鈺與余交廿有五年
蓋余畏友也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然則其考
妣余可以無一言乎敬爲之表

封宣義郎都察院都事熊君墓表

宣德中　朝廷簡用太康顧公佐爲都察院都御史
賜之璽書俾罷黜貪汙滌弊蠹一清憲紀於是顧
公舉南昌熊尚初爲院都事都事幕佐凡都御史之
敷奏施令一切簡牘必經於幕所係之重不與他官
等尚初練達詳謹無滯事無過舉顧公良重之後右
且重於繼顧公者尚初才名遂有聞於京師　朝廷

賜勑命嘉勵之以其官封其父景方尚初既陞經歷
爲幕長於都憲數年而景方卒知之者皆歎曰非此
父不有此子惜乎哉於是尚初縗絰拜求表墓之文
按國子助教李洪狀景方篤於教子尚初始授七品
秩需次于家恒戒之曰寵命雖可爲吾榮然必他日
能守官不貽吾憂乃足榮也及授官又勵之以慎勤
和恕爲持己舉職處人馭下之道且以不欺爲本孜
孜勵之而不倦其子亦能祗率弗違斯其所繇克承
官而致譽者歟古君子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其不
虛矣然考景方他善尚多家居有孝友睦婣之行故
裕於資償歲恒出以賑匱乏有貸之假貸而不能償
者即已不復問乾之饑耕必豐其報有司嘗推擇掌
甲中海艘之役里人共貸白金六百兩市材後不能
償景方獨損私償之不以及衆非能仁其鄉者歟景
方自少務學問爲人坦直剛毅薄於自奉而厚於賓
客即所居作三堂曰一敬曰維清曰嘉會二樓曰復
古曰凝碧皆以怡老而樂賓大夫士多爲之賦詠非
瀟灑絕俗者歟其諱紀字景方別字松節其卒以正
統七年十一月五日享年八十有六其世居南昌之
盧覌五世祖雲卿宋右補闕祖敬升考中立皆隱弗
仕母劉娶徐子男二長即尚初次尚爵女二長適程
子良次適陶朝洪孫男六女四嗚呼景方察諸其存

觀諸其膺驗諸作善之應展乎有徵表諸其藏來嗣其承

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郎中畢君合葬墓表

吏部考功郎中畢呂踵門再拜奉其所述考妣之行實求余文表墓呂官京師二十年溫恭廉慎如一日余嘉之而余忝內制特目覩其考顯祖妣駱氏兩膺 朝命受封及贈蓋又念非其考妣躬脩德善曷以致斯遂摭所述而書之畢氏世家杭之仁和自其先務勤儉蹈忠厚在元曰仲義及子進皆隱居不仕顯祖之大父父也洪熙元年封顯祖承德郎吏部考功主事其配駱安人宣德八年贈顯祖奉政大夫吏

部考功郎中駱宜人顯祖諱如其字天資淳質志尚澹素自幼勤苦以承先業孝養父母睦於宗姻鄉黨與人交久而益親平居簡默而言必度理行必顧言人有善稱譽之不置不善必爲掩蔽於愛子姪循循化導恒延明師教誨中而躬考其成績於內每戒其子曰吾少遭兵亂弗克問學汝曹幸生太平又不勉力是自棄矣誠能自勉匪直可以榮身蓋榮親亦由此矣其襟度夷曠嗜飲酒而終不亂晚歲暇豫日與故人朋侶放情適意湖山之間超然如游物之外者既享祿養承 恩封泊然不一芥動於中而持己愈謙下蓋春秋八十有四而卒其生元至正戊子四月七日卒於宣德庚戌七月廿六日其配婦德母道式相君子春秋七十有四生至正癸巳二月廿二日卒於宣德庚戌二月廿五日合葬錢唐縣包家山之原子男四長富琮次富禮次呂永樂乙未進士吏部考功主事陞郎中次盛女一適徐文義孫男六皆孝樂詩人詠隱者盤桓寬廣有自得之意若畢君非其幾之歟畢君所存幽貞澹泊而臻于耆年非孔子所論靜壽者歟雖其不生被榮命而既歿之後命必及焉又以見爲善之應雖遠而必徵也後之過其墓者式哉

故封從仕郎中書舍人周君墓表

嗚呼士習之不古若也或心不存夫仁身不率夫義也或不務乎孝友睦婣也或學不講而道不聞也或惟利之甘而欲之騁也往往得身後之譽於時貴人顯卿也嗚呼其可以觀世也吳中周璿之喪其父從仕君也求表墓於余蓋余以老疾謝不能也璿示所述從仕君之德善質而不浮也曰事親食飲必躬調勞動必躬執親歿居喪不違禮時薦祭必潔也與其兄處怡怡兄分教吳庠坐累死案徙他郡極力恤其遺幼孤從兄歿孤女不能嫁嫁之一如己女也婦翁以閩右徙實京師歲久家落資給之一無虛月翁死歸其喪葬于鄉翁之子遠繫獄數年又力資之及其遠竄

迎養其母且教撫其子也其友寓官布千四其家將
以充賦京師者一夕傍舍火倉猝起護所寓出而已
室燬不及救其友德之請助作室費一毫不取也其
少嘗充博士弟子涉知春秋大義也晚教里塾從之
者恆百餘人訓其子及學者必約之務本惇實也郡
邑舉鄉飲必見禮致也用子貴　賜勑命封從仕郎
中書舍人享祿養十餘年雖老而敬慎自執無厭倦
也余聞之歎曰其宜表也其諱愬其字仲立別號存
翁也宋有爲撫衛司兵馬鈐轄南渡時自鄢陵移守
奉定州遂爲蘄人而歷世業儒醫其先也諱子華諱
繼善元平江路醫藥提舉其曾大考大考也諱極隱

居教授娶顧其考妣也陸氏封孺人其配也琳璣瑾
瓊其四男子也璿今爲中書舍人璣寧波府學教授
皆其所成也曹煜沈珪其二女子壻也孫十有四人
五男九女也春秋八十有四其壽也正統己未十有
二月庚辰其卒之歲月日也長洲縣彭華鄉金盆塢
之原偕其配所合葬也并爲誌之俾來者有考也

彭叔敏甫墓表

監察御史彭勗奉　勑提督南京郡邑學校有成績
天官卿奏其最凡再以余同鄉郡過余言曰勗不孝
不幸生際有道之世仕於　朝得祿不逮養父終身
慟也重不幸有令仕於朝一考而最得推　恩封贈
父母及勗當如令而格於新例未即得最惟是朝夕
不遑寧也又念先君之墓木拱矣而墓上之石未有
刻辭幸先生哀而畀之遂出少傅建安楊公所作墓
誌視余按御史之考諱其字叔敏杏隱居士所自號
也彭氏唐天祐中有諱玕者爲吉州刺史至諱思永
宋治平中爲御史中丞皆居廬陵之山口里其後至
少英及其子子淳皆從文丞相舉義徙居永豐新陂
又徙龍潭之西杏隱之高曾也祖貴德號雪厓明經
教授考諱景忠兼業醫杏隱承其業而造詣益深凡
所愈疾不責報有贈之衣服飲食輒持歸獻父母父
歿母張病瘵十餘年日莫侍左右飲食湯藥衣服盥

漱坐卧扶掖皆躬任之母歿里俗瘵死懼染率火化
杏隱力拒羣言棺斂如禮父母歿皆哀毀忌日祭必
悲歲時先祠薦奠必誠必謹厚撫諸弟及兄弟之子
訓育婚嫁成盡心禮聘名儒於塾爲子弟師爲人溫
雅謹飭言動不苟不妄交際而處宗姻鄉黨怡怡雖
有拂逆不見詞色人皆多其長厚二子皆有官享祿
養者十九年宣德八年十月日卒春秋七十有五塋
里之小金岡配黃氏子男二長勗永樂乙未進士南
雄建寧兩府儒學教授遂擢御史有賢聲於時次昴
會試中教官選今爲唐府伴讀女一歸劉伯端孫男
十一女六曾孫男二洪湖凡世有大功德者則見

銘與表如杳隱君其持身處物固皆善德列其誠孝
尤德之大者是宜表也

陸守道墓表

姑蘇蕭仲南從余在翰林廿有餘年其爲人質實静重不苟干請間以其甥陸某來拜求表其父守道之墓余念於守道未嘗一覿顏一接辭也謝之再二仲南曰果非其行有重於鄉可傳於後其奚敢瀆備道其平素且出其事狀及吾友張君宗海所爲銘墓之文覧之而信爲之書曰陸出吳荆州牧抗之後世家長洲其高祖盛始居陳湖之上積貲以植家曾祖榮甫人有就之鬻田者必增直予之或譏其近名曰貧

極則鬻田吾鄙其貧耳祖仲祥父文伯家益富恒自念富不蹈義慾將萃焉而所行未嘗違義母張氏守道諱禮惇厚明敏自幼有孝弟之行而親睦宗黨喜學長從明師講授即謹於義利之辨遂博涉書史求樂甲午 朝廷用舊制選用才賢於富民中守道與焉 召至屢奉使於外不辱命未授官援例暫歸再召以疾不果行其初被 召也付家事二子以友恭書其堂諭之曰汝兄弟了此即百事當矣及歸種樆軒外又諭其子曰種樹與種德同封之厚溉之時而常視其蠹去之斯根本固生意達而花實蕃碩矣其訓於家類此嘗以白金百兩貸其友之子未幾比

歿坐事當逮謫子倉猝償貸守道曰若父吾友也顧以鹽卒不受償有華某者同被使命出華中道病疫其從者畏而逸去守道獨扶持之躬煑藥與粥飲食之華卒具棺歛瘞之馳書其家歸其喪歲饑屢發廩賑貧者凡久貸不能償者輒焚券鄉人貧者病子之喪死予之棺耕乏種予之穀皆不可數計其施於人率類此平居謹言行處人以誠襟宇坦夷不事表襮雖富甚澹如也喜賓客敬久不衰閒暇讀書賦詩以自適宣德九年七月廿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九配吳氏子男二珩瑄女一歸張樞孫男三女三嗚呼自井田廢而兼幷起強凌衆暴久而益甚數十年來富家

豪族豺虎其鄉人者大江之南其甚呉越前數年 朝廷遣使巡視扶植其善柔薅除其强暴蓋已肅清而比聞故習稍稍復作何其況溺之固而不知省也然亦豈嘗無善仁者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於守道徵之矣故爲之表陸氏之後尚世承之勿替

韓母太宜人王氏墓表

太醫院判韓叔暘之母太安人卒於鄉叔暘奏乞奔計歸 上慰諭留之賜鈔三千貫明日復奏乞歸 上復留之命工部遣官營塟叔暘既拜 命退奉國子祭酒貝宗魯所狀太安人事行介其同官蔣士善

求文表墓余於叔暘有同 朝之素誼不容辭按太
安人姓王氏諱妙安世家蘇之嘉定族衆而庇殷父
某母某氏父洪武中以貲長萬石區坐累謫滇池以
其家行太安人始笄性行端淑父母甚愛之雖旅瑣
中必謹擇所歸時金華韓伯器亦寓滇中行義爲衆
所重且邃於醫方求配遂歸韓氏敬事君子躬勤與
儉相之植家而家用豐後 朝廷以名醫徵伯器遂
挈家北歸至京師太安人念韓氏之先塋久曠展省
也請於伯器與其子歸武義既復至踰年伯器卒居
喪如禮遂及其子奉櫬歸葬於鄉而益篤教子恒曰
汝曹所當嗣者世業而尤當嗣者世德嗣世德必在

於學勉之毋怠後叔暘仕於 朝蒙 恩贈父以已
之官封母爲太安人太安人拜 命飭族寓書勵叔
暘以敬慎毋孤 國恩忝父母其待諸子及婦均一
恒訓以義方於族姻悖恩意馭下以恕平居務善而
避不善閨門秩如也享祿養者十年雖春秋高而康
寧和豫忽得疾藥屢進竟不起宣德九年正月十六
日也生元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三
將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塟某鄉青草山陰塔石之原
祔夫之墓子男十今存者仲暘叔暘季暘孫男四傑
儀健偰孫女五叔暘倜儻卓卓精其父之業未樂中
以名醫徵詣大醫院簡事

今上於春宮勤愼小心久而益恭
上嗣大位超授大醫院判 恩遇隆厚凡所被賜賚
必先以本太安人而後及已人皆爲太安人榮而太
安人恒執謙不自伐也嗚呼人之賢必本於父母太
安人訓飭其子惓惓於世德而躬自蹈者其德老而
不懈若此信賢母哉信賢母哉遂爲之表

張母太孺人董氏墓表

宣德甲寅有 旨封貴州道監察御史張君慶母董
氏爲太孺人 命未下而太孺人卒以卒之明年塟
今禮部侍郎王公爲之銘墓又四年慶求余爲墓表
慶篤實清謹力學有文舉進士爲御史以重厚稱蓋

慶蚤喪父一本於母之訓也母之墓有表固宜按狀
董氏邑故家宋叅知政事德元之後也父天成母曾
氏太孺人自幼善女事孰女誡諸書而貞淑閑雅鍾
愛於父母長歸同里故家張孟芳太孺人於事舅姑
至孝無幾舅卒時征賦方殷孟芳年雖少日竭力赴
公太孺人亦力於內助事卒蚤集已而佐夫殖家居
宅資產咸加於前孟芳卒太孺人悉心教其子七男
三女嚴於夫之存也孫曾後益衆申禮教以防範之
太孺人平素於薦祭致嚴於賓客有禮於臧獲有恩
於家之長幼貴賤衣服飲食之給咸有定序嘗歲甲
中大歉里宿室率閉廩不發太孺人計其家所儲穀

萬餘石量足歲給外命其子悉平價以糶隣曲之貧者咸計口給之不責償鄉里德之宣德甲寅九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八男長即慶也次旻先卒次俊次賢次良次維次然蕭德高曾克温曾一新其女之壻也孫男二十有二人顒頲頎顧顗顥顯頫頍頡頑碩頌顧顏頔頎頍頰顓顏顧頒頊項頲頫女十有二人曾孫男十五人曷昴旻暈晃昇昱昇晁旦暹昺晁景旻女十一人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古時人之於頌禱也祝之福又必祝之以子孫之賢且衆若孺人其脩於家施於鄉為善有誠宜其有賢子而孫與曾之蕃繁也大道福善之云不其然哉

不其然哉是為表

王母曾孺人墓表

泰和之西鄙南富里王氏有賢母曾孺人卒而葬今二十餘年鄉閭族姻稱道其德善嘖嘖正已盍於余從伯毋為同産兄弟從兄思貽先生嘗寓書京師致其子之意未表其墓屬予侍從之北京未暇也歷七年其姻家貴州按察僉事郭公緒申致其子之意余諾之是時其孫綖在京師遂以前韶州府學訓導歐陽源所具事狀來余讀之嘆曰孺人素行如此宜乎鄉閭族姻稱之不厭而為之子者必欲昭于遠歟嗚故萬安龍丘里名家世積善其娶郭氏孺人之父固也孺人諱莊天資柔靜自幼涉知書祇婣訓勤女事好惡不失其正家雖富而素簡約自持其歸王氏為思齊甫之配王曾門資相埒而思齊甫傑特不凡孺人相於內事舅姑盡孝道治家條理秩秩元季兵亂以其闔門竄避山谷不改常度亂定歸盡喪其資產無幾又喪思齊甫孺人時年三十有二謹禮度而勤織紝其子一男一女茹苦服勤躬勤蚕桑用再植厥家一如思齊甫之存也教成其子男有室女有家庭户之內尊卑貴賤肅如穆如蓋鄉閭族姻所共稱其尤難者也其卒以永樂乙酉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其子男守貞女之夫即歐陽源孫男三長綖次紱

永樂辛丑進士萊蕪知縣次纁女二曾孫男四嗚呼人之善行蓋難得於憂虞艱窶之際矧為女婦當罹居窮處乃能秉禮從容以卒有立如曾孺人者非賢而能之乎非賢而能之乎是用兼采衆言書諸墓石以稱其孝子之意

中軍都督僉事李公夫人王氏墓表

婦德以孝敬慈惠為要孝以奉上敬以奉夫而正家慈惠以及下或一闕焉則婦德不脩脩未有其家之不興也世去古遠女教不明德之脩者蓋亦鮮矣觀於吾友沈民望所述李夫人王氏之行其庶幾乎此歟夫人之子芳以其父都督李公之命介太醫士孫

公器寀求文表墓王氏世家江西之番易其曾大父諱十八武中以軍功積官至遼東都指揮僉事大父諱文昌襲金川衛指揮父諱文義早世季父諱文邦代襲其職調錦衣衛夫人諱妙慶生長勳臣之家而閒姆教涉知書精女紅事父母篤敬愛爲族姻所重既笄歸都督公公名福李氏世居河南鄢陵亦以武功起家都督公襲其父職從征伐積勞勳勇智出倫進官督府夫人自爲婦事舅姑生養死祭致其誠敬如事父母睦於宗戚嚴於訓子待媵侍有恩惠天資慈恕未嘗作於言色閨閫之內肅雍有常躬執儉素雖貴富不渝其下化之於婦道妻道母道庶乎備歟

春秋五十有九子男一即芳婦王氏後軍都督同知王公彧之子女一在室都督李公數年來一命率師備禦海道得以專其智慮致力於公使邊方千里肅清無虞而忘內顧之憂蓋以夫人之善於家政也古者公卿大夫之妻其德行可稱或詠於詩或書之史皆有聞於後今之世如李夫人者其宜表哉是爲表

故羅母劉氏墓表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五日西昌羅母劉氏卒既葬縣西北十里楮原靖江府長史蕭用道銘之矣其子孟敬等又介蕭建平來求表其墓余謝不知狀見平曰母世居泰和城西考與椎妣鄭氏生有淑德時仁壽右同里弱冠考均瑞妣劉爲擇配良而母歸焉既入門以事父母事舅姑姑病湯粥藥餌必親奉以進不怠飭人夙夜侍側無怠色姑曰新婦盡孝敬事我願新婦子孫亦長盡孝敬事新婦又以和處其族姻以恭使在下者以勤儉佐其夫殖其家教其諸子敦忠厚崇詩書昨鄉先生蕭尚仁教其塾館戒諸子若孫必敬奉教誨毋違慢以辱先生命最久饌餼必躬調和潔然後進先生沒其子今長史公用道繼焉奉之亦如先生問其子若孫從他先生長者自外來皆厚禮待之故其子孫濟濟從薰炙多雅飭循循年五十仁時沒貞謹自持歲時諸子孫曾若婦孫之婦合六十

有餘人列左右序次升堂上壽循瀰錯陳慈顏悅和可謂福也矣而亦豈偶然者歟卒時年七十有六子男七人某某孟遜先卒某某某某孫男十有九人女十四人曾孫男八人女十人余得諸建平如此建平端重而信且余與羅氏同里閈故爲表之使世之欲務於福者知其有本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三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錢秉淵墓誌銘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吉水錢秉淵卒既葬廬陵淳化鄉南路之坪之原後三十有三年其子某以從兄翰林侍講習禮所述事狀介習禮求文銘碣錢家吉水文昌鄉世以詩禮爲鄉之望其祖以和父立明母張氏秉淵諱某性孝友未冠遭元季之亂喪其父已卓卓有立奉母及弟妹避兵走傍縣屬歲儉口衆母旦夕爲憂即跪進曰兒在不人何憂也旦夕竭

力營措一家衣食無不足而恒有愉色和氣以樂其母事母終其身盡敬愛念不獲事其父語及輙悲切愛其弟延師教之一切公私事悉自任不以及弟妹而長有婚嫁之皆盡恩意惇宗族爲人莊重寡言雖盛暑見弟姪必冠衣樂振施喜賓客過使行旅皆館穀如歸春秋四十有七娶張氏有婦道子男三昭暐暄女一嫁王三益孫男十女一銘曰

有碩其宗儒其世維克承之孝與弟懷而未施待來裔

楊處士墓誌銘

永樂壬寅七月四日延津楊處士卒其子盛以給事中李本所狀處士家世事行請銘前吾在翰林盛爲庶吉士有游從之雅故爲按狀叙而銘之楊之先出弘農世有聞閥元至元中諱某者知保安州卒於官遂家焉傳某生得譽皆隱居不仕得譽生忠又從易之淶水處士父也洪武中爲河南延津湖廣邵陽兩縣主簿皆以惠政得民心既卒處士奉喪歸道過延津延津人慨然念曰是吾仁父母也生而撫我沒而遂去我乎相與輓留葬延津處士不能止塋已因留家焉處士諱埜琳字某爲人質素事親盡敬愛親歿哀毀而喪祭不違禮先塋在淶水歲未嘗曠祭神居常葺整以紹先業爲心其教子亦必舉先世之

盛曰勉圖無忝也躬儉以起家泊然布衣無慕外之意與人交惇信義遇窮乏必賙之假貸不能償者折券不復問雖其自奉薄迺延嘉賓客必傾倒懽洽酒已盛官京師數往視之父子相聚甚樂盛或以客外所養不備私自歎處士察知之語之曰惟玄晴毋違於道吾乃不達耶但汝能盡忠事　君上即汝之孝何必口體之奉哉將歸又語之曰吾之數來蓋自念老矣恐一旦死不復見汝今歸死固無恨汝但盡心國事毋徒以老身故惓惓也蓋歸幾兩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三既卒自其邑長貳及鄉閭耆耋咸悲傷悼惜往致弔祭之禮焉初娶鄭氏生女二人繼馬氏生

二男二女男長即盛永樂戊戌進士翰林庶吉士今爲中書舍人次敏次惠女長嫁高嵩次嫁王某其二人尚幼孫男二易詩女一塟以永樂某年月日葬在其山先塋之次銘曰

存之良韞之藏銘其藏永其揚揚

故翰林庶吉士王欽正墓誌銘

正統元年三月

上臨軒策士士奇與今少保江陵楊公皆讀卷官

上親擢周旋等三名第一甲第四名王鑑第二甲之首既退楊公爲余言鑑所對策其篇末之獻磊落精切識高而義正才廣而詞暢將來有爲之士也余深然之旋三人既受官有　旨命大臣選進士如永樂甲申故事進學于翰林得十有四人而鑑居首悉以爲庶吉士鑑等仰體德意咸克自奮時重風憲之選命廷臣舉監察御史楊公與余皆意在鑑稱有令不得舉初仕者然吾兩人所期望鑑遠且大非止御史也一旦余聞其病亟屬所厚者爲求醫藥不數日竟卒爲之傷悼不已又屬所厚者爲董治喪斂且許銘其塟於是其友給事中劉益述家世事行來趣銘王氏吉水金塘里故家世脩仁厚曾祖所安祖子完父嘉靖襲尚詩禮不慕仕進母某氏鑑字欽正自少端正秀穎篤孝友之行而嗜問學不煩督勵朝夕自進

其功官德王子以書經選江西鄉貢第一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

宣廟意有遺才在副榜命廷臣即文淵閣覆試之得二十有四人賜冠帶給校官祿令進學國子監而鑑預焉後三年鑑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爲庶吉士爲人簡靜端潔溫恭坦夷論事悉中理所蹈必由於義其中泊然居京師數年未嘗一濡足勢要之門公退閉戶閱書以求古人之心間爲詩文自適所與往還皆詩書行義之士其將易簀也獨以親老不獲終養自慟蓋考其志與行宜祿宜壽宜顯用豈詎遽止於斯乎故其卒也衆皆悼惜之既卒家具蓄然歛以故時布衣亦足觀其平素矣卒於正統三年六月十三日享年三十有六娶周氏左庶子崇述之兄子子男三琮珙珣女二皆幼嗚呼後進之士如欽正其可多得乎銘曰

材也見收於埜般驥也逮仆於天閑嗚呼欽正匪命之然歟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彭城伯張公墓誌銘

彭城伯張公薨于位公卿大夫咸往吊之其弟都督公求余爲塟銘余諾之遂命彭城公之子某以事狀來拜按狀張故歸德永城名家其先積善累仁世有

紹續迨其高曾克而諡弘高祖諱文銘妣宋氏曾祖
諱景惠妣劉氏祖諱從義妣朱氏考諱興洪武中仕
至昭勇將軍指揮使永樂辛卯追封奉國翊運保義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彭城伯謚恭靖甲辰仍追
封三代考妣皆進彭城侯及侯夫人恭靖爲人敦厚
剛毅務義施德秉忠事
上始終一心母仝氏累封彭城侯夫人恭儉慈仁言
動率禮內德之懿化成於家今
太皇太后毋也恭靖子男女皆三公爲冢子諱景儀
狀豐偉篤實和易表裏不二既冠時
仁廟爲世子公奉命宿衛

文廟靖難之師出公伏劍以從東取大寧還戰鄭村
壩連大捷以功超授義勇中衛指揮同知進援薊州
敗遼東軍之攻薊州者追奔至榆口而還自是侍衛
守北京南軍圍城公旦暮效力其間永樂二年以功
陞本衛指揮使三年調金吾右衛五年調錦衣衛十
四年調府軍右衛二十二年陞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是歲冬命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彭城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明年侍衛
宣廟謁孝陵歸奉 命總督操練左哨軍馬正統元
年患痺疾
上遣太醫院官督醫視療竟以不起三年六月二日

卒春秋六十有五公平居孝於父母友愛諸弟孫
勤畏小心恭恪以勤以成爵位累加禮遇之隆錫賚
之厚執謙秉和居靜守約循禮奉法深戒滿盈家庭
中外以清以肅故其薨也訃聞特遣中官監視喪事
命禮部賜祭工部賜營葬塋以薨之歲某月日葬
在某縣某鄉某原其配宋氏累封伯夫人子男八人
長輔次軫府軍右衛指揮使先卒軏越府羣牧千戶
軏越府典仗軾襄府羣牧千戶轍轅軫女二人孫男
女各三人自古外戚有賢有否賢者克保貴富延被
子孫否則不旋踵而僨覆隨之固在上者失馭之之
道也我 國家自洪武永樂以來於厚戚里親之以

恩約之以禮如張公者既藉累世之德善又身脩恭
儉之行斯其家之興所以愈久而愈盛者歟銘曰
皇明建極賢戚多有堂堂張氏任姒所自本其先代
累仁毓祉如石韞玉光華韡韡逮于恭靖彭城啓封
源深流閎用傳暨公維公嗣興秉孝與忠翼翼孜孜
問辯于躬始以戚來繼以武侍義旗所嚮身先將士
曰戰與守厥績咸厲侯鼓醻勞峙乃爵位秪事
四聖茂恩寵洪惟滿之戒惟謙之忠秉乃慶恭一于
初終用永保家匪直令躬昔在東京次伯敬平曁宋
舉興杜有審瓔吁嗟 張公允侔令稱凡厥子孫視茲
刻銘

國子司業吳先生墓誌銘

太學爲國家成賢育材爲興治之本所係非細故其
師範尤在得人而非道明德立心古人之心知本末
之務多士所心敬誠服者不足以稱任數十年來稱
斯任者臨川吳先生其卓乎表表者歟先生以明正
之學惇實之文端厚之行峻潔之操挺然而不詭隨
然而不滓其於施教必先正本而後術序以達也蓋
先生自讀書鄉校已立志不汎近雖寠處夜勤苦淬
礪不奪於外物洪武中選鄉貢病不果上後入充太
學生祭酒司業禮之不與諸生等夷　命宣諭武臣
雲南又閱軍士福建時奉　旨出使者所至皆有金

幣之贈重朝命也先生一毫無所受及歸其裝不益
絲毫惟經過山川所作吊古賞勝之詩百數十篇耳
會試禮部擢第一廷試第四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
編脩陞脩撰考禮部會試纂脩
高皇帝實錄書奏賜白金文綺及金織衣脩永樂大
典爲副總裁吏部言國子監闕司業
太宗皇帝曰此非可輕授其令祭酒胡儼慎舉有學
行可爲師表者以聞胡公舉先生即日授國子司業
居無何祭酒有他命自是皆先生總監事時士習日
下學者急於進取率不究心經傳惟誦習前輩程文
以覬倖先生革之終日危坐堂上召與講析義理

且設疑詰之使退求諸心庶有自得之益於爲文必
先義理而後辭采學者始趨實功不事苟得以禮法
率其屬屬官中有不檢者數輩不便之相與求先生
之短以沮之卒無所得又餙詐以謗之然先生素行
孚於外者久謗卒不行有以告者先生但自引咎而
已以是名益高而謗者益不容於清議雖弘度待物
然未嘗屈己求合雖時權貴卒不樂之而自信益篤
仁宗皇帝知之有素一日顧士奇曰朕即位以來兩
京之臣多以序進惟南京吳司業未進蓋朕久不見
之故忘之耳後三日　宮車上賓矣先生爲司業十
有八年太學生數千人及天下賢士君子皆稱吳先

生古道吳先生賢師而職銓衡者獨若不聞此雖先
生之命而益以見其所守且士大夫之重輕於世者
亦豈係乎其官之進否也哉先生篤孝行親喪哀毀
骨立後在太學遇諸生告歸省者輒感慟不勝處交
友必輔之正道雖迕不避中允李貫故同舍生素相
厚貫坐累繫獄十年家甚貧先生極力賙之且戒其
家人有無相共貫竟死獄中而賙其家益勤平素施
義類此一日會宴太學得風疾遽革舁歸顧其子曰
吾死勿用浮屠老子法治喪不一語及他事而卒卒
之日家無一緡之儲禮部尚書蔚公集衆賻治歛歸
塟先生諱溥字德潤號古崖吳氏世業儒其先居

川之種湖曾太父景南太父某父思清贅崇仁章氏遂家崇仁後以先生貴贈其父承德郎國子司業母章氏安人及封其妻鄭氏安人子男四與衲與疇與年與性皆克繼承女二長嫁應天府學教授孫口讓次嫁徐士英孫男三先生卒於宣德丙午九月三日春秋六十有四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崇仁左橋之原先生長士奇二年同官翰林者七年又以同鄉相交莫逆後來北京嘗主余家閒共夜坐談其貧賤時事蓋使人瞿然起敬畏而後知其操執尚屬蓋天性云無幾聞其訃余爲儒林慟之嘗私爲作傳矣欲書一通寄其子未暇也今與性新除休寧縣學訓導在

北京求余作父墓銘遂損益傳文爲之誌而係以銘曰　嗚呼先生君子之儒古道之趨古人之徒其存者貞其執者確必有本源用淑來學豈世無人誰歟古心嗚呼先生足軆儒林嗚呼先生逝矣不作寒崖古栢高風宛若

周員外墓誌銘

兵部職方員外郎吉水周君致仕之四年卒於家其子翰林侍讀叙以侍講劉球所述事狀求墓銘余素交游其父子間雖老且病不得辭按周氏吉水泥田名家業儒代有顯者宋之季諱應龍號蟠洲爲時碩儒其子諱京孫直寶謨閣上疏力詆賈似道奸邪不斥之必謫閩不赧棄官歸君高祖也曾祖諱厚教授里中不仕祖諱間孫元至正中鄉貢進士爲贅溪貞文書院山長君脩遼金宋三史上書請以正統歸宋時不能用遂去之考諱觀妣李氏宣德中以君貴贈其考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妣宜人君諱鳴字岐鳳天資穎敏自少喜學問長而明經博究子史家故豐於産更兵亂産隨有司仍稽故籍徵徑賦君時成童卓然身任之事靡不集而産日復家日裕既冠桐城縣辟儒學訓導正師道嚴教法諸生多有成丁父艱去服闋上書論事擢山東即墨縣主簿以明敏詳慎爲上官所重布政司檄君隨御史按察司官詣

登州省錄重獄七十三人辭不服者四十五人御史按察司官皆不聽君委曲言之且援古之以伸寃獄知名者導之卒從君言此衆之四十五人皆得直時方用兵賦即墨兵器鐵十七萬君以海濱非所産奏罷之又奏便民十數事皆從之在邑得其民心永樂甲申改國子學正

車駕視太學預賜宴及襲衣吏部言漢府闕紀善命選國子監官任之祭酒胡公若思舉君遂用之既至王府事有不當者悉直言高爽雖貌禮之中實忌之然君遇其有過必諫不憚忤也時府中匿不傳籍軍三千人又縱護衛軍據各衛牧地及邀奪商民財物

人苦之莫敢訴告君具言於高煦且曰不早戢之事必上聞而國危矣不聽高煦作賓賢堂君獻箴致規諷之意進有啓寵高煦益厭之會

車駕北巡

仁廟監國時高煦亦留南京恃寵驕恣所爲益多不法君悶禍及入極言之遂大見忤誣其罪於

仁廟下君錦衣衛獄君從獄中陳訴且錄所嘗進諫書上之

仁廟嗣即釋君出爲長洲縣學教諭振起學政日見成效賓興之歲諸藩聘考試官考福建者二考浙江者一率稱得人長洲九載陞南京國子博士初至入見

仁廟於文華殿循以紀善肘事俯垂勞問在監再歲丁繼母憂去服闋用薦陞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授奉訓大夫時清理軍伍職務叢脞君從容綜理而無滯事三載考最賜誥進奉直大夫推恩考妣宣德十年以老疾陳乞致仕從之正統三年四月五日卒春秋七十有五君致孝父母撫二幼弟極友愛冠婚率盡禮合三從兄弟子姪百口同居爨一家之間咸無私蓄著家範十數條令子孫世守於子弟天資高者必教之學經好學者必極意獎進族人有沒於仕貧不能歸喪者必經營賻之能閔窮濟阨清江

民時吞之官寧海道遇寇刼傷創甚行索且盡君邂逅爲求醫藥愈之而分資予之而別於急義類此君有材具晉持論議爲詩文詞采煥發波瀾層出而舉筆立就所著有尚書通春秋纂要及退齋稿若干卷退齋者其所居之號也元配彭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子男三長勉次序永樂戊子進士自翰林庶吉士累陞侍讀次廣女二前兵科給事中金昭伯廬州儒學訓導彭塤其壻也孫男七女三曾孫男女皆二其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銘曰

吉陽之周文獻宗代有特起推鉅公鑽研六籍觀會通或揚于庭挺厲忠或潛在下善厥躬亦有著作鼎矗儀繁君嗣興承時維賛理小邑寧瘵痾陟輔親藩掣乃衷弼違糾愆聲颯颯禰鑿齟齬詎有功暫是詘遄信道醇窮莫衣橫經坐黌宮中臺郎秩遷益崇名遂身退何從容消遙林泉壽考終山盤川回馬鬣封予孫蕃蟄來亨逢春秋霜露展敬恭

光祿寺卿郝君墓誌銘

光祿寺卿郝君諱郁字文盛世家永平之撫寧大父諱某大母白氏父諱某母程氏文盛自幼父知其必貴稍長俾學甫冠有司擇主案牘永樂元年內難甫消之後論守城功授文盛陝西咸寧縣丞未行改北京光祿寺典簿授從仕郎持躬勤慎蒞務周悉秉謙

用和厥譽以起陞木寺丞授承務郎益克祗勵時井
泉爲光祿卿慤無忌畏罔上侮下至於儲君亦肆譏
問文盛盡力彌縫厥有譴謫泉旣以罪黜遂超陞光
祿卿授亞中大夫賜誥嘉獎贈其大父父皆亞中大
夫光祿寺卿大母母皆淑人封其妻聶氏淑人郝君
感
思愈篤弗懈凡祭祀供御宴會之事必親必誠
間有疾劇敢遑暇強起趨公不俟勿藥益恭事
四朝始終一心待遇之厚有加無損正統二年二月
初五日以疾卒訃聞 賜祭命有司營葬朝自傅保
尚書以下咸吊祭文盛爲人質直坦易無城府君家
事親孝撫其從弟勝貴壽盡友愛居官處僚屬和馭

下寬平其卒也衆咸悼惜之何使文盛當井泉無狀
時稍分毫混蹟或不周於譴豈復有後來隆遇文盛
享年六十有一而官光祿者三十有四年可謂榮矣
亦其發諸已者有以致之歟其子男二人長忠次信
孫女一塋以卒之歲三月廿一日葬在北京宛平縣
之王河鄉於是忠信介珍羞署丞王彥村來求銘余
與文盛同朝久目睹其行事爲叙而銘之銘曰
克恭於上克寬於下惟天於人恒與善者仕垂三紀
位躋九卿外峙顯榮中和且平壽而考終亦既多祉
勒銘厥藏庶幾不死

欽承祖業推誠奉義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定國公徐公墓誌銘

上天命聖人爲天下主必生文武之賢爲之輔佐用
成大勳建大業若身都將相享富貴榮名令終傳被
子孫久而弗替又必本於盛德焉元之既衰虐政充
斥生民塗炭極矣我
太祖高皇帝以至仁大聖躬膺天命仗一劍起淮右
舉湯武吊伐之事有識之衆雲附景從義旗所之東
征西怨不數年四方肅清天下歸戴遂造萬世太平
之業於時股肱心膂之臣皆英武傑特超邁之才若
純誠厚德巋然爲尊主庇民之心者中山武寧王徐
公其首也天監厥德報福彌厚延慶後人愈遠愈盛

非一時同輩所可儗也益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
公次增壽當
太宗皇帝靖難之際有翼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
武陽侯進定國公謚忠愍公其嫡嗣也時年十五召
見賜名景昌遂命襲爵定國公授欽承祖業推誠奉
義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子
孫世襲命吏部愼簡儒師道之學問公天質頴敏已
嶷嶷有智識從師講授日謹程度其師豐城丁秀恒
重厚雅則公惟其教之率未嘗或違而寒暑朝夕所
以事師禮咸備踰年始遂朝參
上察其進退恭謹遂欲任以事永樂四年 命

左軍都督府雖細務必親而智日廣明年汴河溢
命公代祀河患以寧十三年 車駕幸北京以公事
入見顧問再三進對稱 旨賜御廐馬三匹鈔六萬
緡十七年脩鳳陽 皇陵宮殿命公董之盡竭祗勤
撫綏奬勵人競勸功十八年侍
宗皇帝入朝洪熙元年命掌行在後軍都督府是
年丁母太夫人沐氏憂宣德初起復高煦稱逆
宣宗皇帝下詔親征命公等守北京師還賜賚良厚
後 車駕三出巡邊公皆扈從祀嶽瀆及冊封宗室
皆秉虔將 命先是
仁宗皇帝篤念外家孜孜勉公兄弟子姪於學公祗

體德意克力進脩 朝退閉門手不釋卷遂多識古
人言行之善與凡治亂興壞之由閑暇吟咏自適家
居事親孝為人簡靜寡所交處惟名儒賢士過之必
起趨迓相與傾寫款懽未嘗苟附權貴正統二年六
月十二日以疾卒於正寢其生洪武戊辰六月十八
日享年五十有一計聞
上命禮官賜祭賻勅有司治葬將以卒之歲九月
九日葬宛平縣京西鄉黄家臺之原公上世及三代
已具先塋之碑其配張氏封定國夫人其子男二長
顯忠次顯義女一歸金吾衛指揮同知盧能於是顯
忠奉國子助教謝濟所撰事狀介太醫院判蔣守約

求余銘墓嗟夫公生佐命元勳之家遭逢
列聖爵位崇而寵祿盛而心之所存躬之所踐凡以
嗣先烈垂後裔者其可無憾矣遂為銘曰
赫赫中山尚文敦武翼聖承運弘靖天下功存社稷
德施生民配祀清廟衍祚後人維賢仲子忠慤克肖
中遭非命
帝用允悼崇爵華褒寵光隆隆大國豐祿命公嗣封
煌煌貂蟬加公兕角拜稽受命益特恭恪篤念天寵
亦篤孝思圖惟弗忝肆勵書詩前言往行心在躬踐
曰予操志敢昧忠孝承官惟祗涖事惟勤雍容在廷
有儀循循躬事

四聖啟歷三紀翱躬一節志終猶始既艾全歸壽豈
必多爽考平素行罔缺瑕宛平西鄉卜藏斯吉焯示
悠遠太史有述

周處士墓誌銘

吉水泥田里周氏有君子曰時立以正統二年六月
十四日卒其子源奉翰林脩撰叙所述事狀求余著
墓銘脩撰特立族弟也其述詳實然時立年十七八
從其父公明先生於廬陵邑庠余數過見之愛其溫
粹端厚而勤於學嘗戲公明曰此當跨竈公明亦戲
謂余此竈殆未易跨已而私語余君非敢興子然是
子純而有志承家可望此時公明之叔仲方先生

郡庠亦數旬余於時立不先無幾余被召仕京師往
往逢人問時立知其學與德皆進心以爲公明喜甚
與時立別二十年再相見北京則蒼然老成人也相
勞苦未竟遽別別數歲聞其卒爲之悵然則余銘之
也固宜周氏文獻舊族其曾祖學顏祖禹奉皆博學
不仕父文明歷廬陵黃岡長洲三縣學官母曹氏時
立諱道時立其字生有令質幼嗜學十餘歲能屬
文日誦數千言仲方先生授之書經遂有造詣里
名家競延爲塾賓教其子弟出則授徒歸則治其家
秩秩有條理稍暇自致力於學不輟率間歲一走數
千里省父母於官事繼母藍得其懽心友愛諸弟甚

厚弟迪爲翰林脩撰在北京道爲訓導在襄陽子源
爲教諭在湖州皆嘗一造觀其所設施而勖其所未
至平居訪掖啓迪族姻子弟於善道不間戚疏從叔
公智公顯坐累謫遠戍遺幼男女於家時立訓育之
長而爲之嫁娶於助建先祠割田供祭祀脩宗譜皆
盡誠意素所交戚用疫闔家病衰里俗懼傳染無一
跡及門時立獨旦莫躬視不懈戚卒教將殯獲爲
殮瘞如禮素志澹泊不干仕進居恆自檢其身而以
義畏服其鄉人家有古桂復築作重屋其側藏書甚
富以教其子孫間日會賓友焚香鼓琴觴詠爲適里
有山溪之勝晚自號山溪其學博通經史諸子爲文

贍而正所著有山溪稾數十卷配毛氏繼楊氏子男
四源由德清縣學教諭陞天台縣知縣沂湝澤皆治
經術女二長適羅宗淵次未行孫男三女四塟以卒
之歲某月日銘曰
奕奕周氏世儒厥服崇科濟秩有嗣有續有特時立
含章新華大義之明厥復孔嘉秉誠孝友勖勖字孤
石泉雲林優游恬愉豈乏世儒高視宏議孰爲時立
俛仰弗愧曉曉時立時豈多有作銘昭之永式爾後

越府右長史宋君合塟墓誌銘

宋之先自廣平徙江西之新淦又自新淦徙吉水至
榮甫又徙廬陵積財能施及其子彬之孫成章皆隱

遯不仕成章生若堯翰楚倫業中與大學士解公游
公屢稱之其卒也爲之銘墓娶孫氏余壁里名家義
子其第幾子子環字文榮自幼淳厚秀穎善學問從
明經師日勤不懈舉中永樂三年第二甲進士爲翰
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書成被賜賚擢吏部驗封
主事授承直郎居職勤慎歲餘從隆平侯董修太岳
太和山宮觀能周悉人情而矜恤其力陞吏部
考功郎中授奉議大夫屬建北京又從侍郎師逵采
宮殿材於湖廣以寬厚咨達衆咸悅之
仁廟臨御封建諸子簡用輔導僚　梁府右長史授
奉政大夫　賜誥命又以其散官職事贈其父而封

且母太宜人妻宜人為長史踰年小心恭恪　王敬
禮之丁內艱去時贈之甚厚居喪杜門不出服闋改
越府右長史凡持己處事如在　梁府一府賢之宣
德八年六月八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其孝悌之
行一出天性處朋友鄉黨惇信義為人和厚夷坦紀
未嘗校自守有素再以使命過鄉里無少長戚戚接
之惟然見郡縣長史叙寒暄而已未嘗片語及私故
在為鄉先輩所重居兩京不苟涉跡權貴人之門間
暇恒與文士知己觴酒賦詩其襟宇灑落於利泊然
所著詩文有詞林稿南行稿梁園稿妻宜人同里劉
氏父貴高母闞氏生一歲而父喪其母教育之精女

紅知書年十六歸宋氏孝事舅姑舅姑沒不衰謹
於婦道躬儉勤以治家尤篤意教子學問父沒母老
無子迎養終其身先是其母卒於北京之官舍未歸
殯踰年宜人亦卒其卒先夫卒之十日實五月廿八
日云享年　如其夫子男三忻慄恂皆志於學懷宣德
八年第二甲進士女三孟歸劉體元仲歸龐彥珙季
尚幼孫男二光祖奎應女二文瑩之卒也家凡蕭然
無以為歸計於是懷言其情於　朝特給舟併歸其
三喪同鄉學士大夫官京師者集賻助之諸子將歸
合葬其父母給事中康振於宋氏姻家述其行為
狀余故識若璩而相與文瑩三十年為刪而約之為
銘授其子俾刻而納諸墓銘曰
嗚呼文瑩明經發身金馬石渠著光承休簡厲大名
克恭克勤再相興作亦克用仁恭行與能進落輔乃
樂易之容靜貞之存不競不絿有執有循嗚呼文瑩
世君子人爵不百齡遽返凡原感有德婉合藏于塋
銘以昭之示此仍云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四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兵科給事中胡端禎墓誌銘

數年來吾郡吉水舉進士升者胡端禎王欽正皆溫厚謹靜言動循禮余心重之皆期遠且大也
上屢勑廷臣舉賢才余未嘗不意在兩人屬例不應而止未幾兩人者皆以病卒余皆悲悼久之蓋悲夫賢者之難得而易喪也欽正卒於北京其喪之歸也予爲之志茲端禎以病歸卒於途故不及也今年其學者餘杭丞貫溪丘熈岳具禮幣以英山教諭徐鼎

所具事狀求余者埏銘按狀胡邑東故家蓋宋剛簡公夢昱之後曾祖拤祖義賢父希堯始徙邑仁壽鄉之南華毋金塘里王氏端禎諱梓以字行天資淳實自少嗜學問從明師治經術以易經舉登宣德五年進士第既第而歸從學者日衆有千數百里負笈至者八年被召至借至者六十餘人
上親命題合試之文淵閣下拔其尤得七人端禎與焉改翰林庶吉士明年擢戶科給事中無幾得疾歷數醫弗效已而小瘥請於 朝乞歸治從之歸過南京疾復作竟卒池州西梁山下其妻之弟羅昭間以其櫬歸其家瘞之黃桐坑之原端禎爲人學務誠明言簡志正舉錯當義不苟比隨內篤孝弟之行外崇友朋之信和厚平直博愛有容蓋以施無往不可惜乎其遂止於斯也享年三十有八平生所爲詩文藏於家娶羅氏惟女子二人長許嫁王棐次尚幼身後之祀尤可嘆也若熈岳之惓惓圖不泯其師亦足以敦薄夫而表端禎之明於取友也銘曰

德之茂而施弗究存之厚而遐厥後嗚呼端禎吾奚歸咎

故翰林庶吉士曾君墓誌銘

吾友曾君與賢自吾布衣時與之好後同在翰林五年往還忘形厚其沒三十年矣墓未有銘余未嘗忘

與賢屢欲銘之輒牽於事或病不果今年冢上忌歸展先塋其子詠踵門拜曰先子之銘文企佇久矣廼按綱所述世家序而銘之序曰曾之先居金陵唐末稱杕者生三子其季延構當五代之亂來徙泰和其後子孫之盛累累有科名十四世至如驤登宋淳祐十年第累官寶慶府通判兵亂死節贈敷文閣待制謚忠愍生呂端呂端生以立以立生子述皆儒業教授里中子述娶劉二子長與時次與賢也與賢自幼淳厚端謹從學蕭尚仁先生父子之門治書經邑大夫簡充學弟子員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預脩永樂大典實出西歸恭勤職務昨四

方博聞宿學多在成重與餘而期其遠且大也甞求
進以疾卒於官戊子歲三月十五日云享年四十有
一京師薦紳大夫咸悼惜之與賢儀貌豐偉面潔白
如玉氣宇溫裕坦夷家居篤孝友之行初雖出爲贅
壻飲食衣服所以佐其兄奉養皆備已而還侍廣朝
夕益盡愛敬及仕得祿一味之甘必先寓奉親然後
及已兄弟相親愛不間如一體處朋友以誠有急必
赴同學湯如川既仕同年同官且居同舍有無共之
無彼此之異如川病極力扶持調護及卒與其弟協
力經營歸其喪及其孥而悲傷憂鬱久不衰隣有數
祀之六校與賢有愷悌慈惠之德使之爲政必有以

及人惜乎未見諸用也其配蕭側室劉相親愛如同
產姊妹至于今益篤世益絶無而僅有又可以觀與
賢德之刑於家者矣子男二明宗女四皆有歸其仲
之壻龍黎今爲禮部祠祭主事孫男五鑑翰海鉉綸
其塟在龍池之原銘曰
允矣君子其德令嘉未究于施匪命則那與昔德人
善慶多有有不于躬必于厥後龍池之滸勒銘其藏
振振子孫來將有徵

伊允德墓誌銘

翰林庶吉士伊侃既奉　命觀政禮部聞其父喪將
歸縗經齎翰林編修徐瑆所具事狀謁余求墓銘其
父諱宗肇字允德伊之先家海州沭陽宋南度始徙
蘇之吳縣自始徙至允德九世矣曾祖諱元裕祖諱
嗣賢考諱服皆隱居不仕妣朱氏父母二子長宗啓
次允德也允德自少喜讀書多識典故有咨之能悉
舉本末前輩文章之傳未者亦多所推讓及喪父事
母與兄以孝友稱弱冠兄坐累闔家徙鳳陽之定遠
久乃獨奉母還母沒塟祭如禮兄尚留定遠歲時厚
資給之一味之甘必致兄乃食平素所接寧端士不
肯苟近富貴人居鄉敬老尊賢恤貧窮急患難所交
李克明者夫婦老且貧館穀之終其身比卒皆爲斂
塟遇爲不義者其可與語必婉辭導之改不然輒引

避之所居隣府治未嘗一涉跡嘗寓南京夜雪有騎
士葉姓醉馳馬過其門墜仆雪上馬已逸允德扶
徙葉臥門下葉醒失馬號叫急索門外人語葉允德
徙若葉送持允德索馬且欲訴官允德不得解勉酬
之直既解葉歸馬已歸其家歷上葉大感悔走詣允
德拜內直謝曰公仁人活我我則負公願自今父事
公終身幸公不我絶允德慰遣之但戒其縱此節飲
允德素不喜浮圖人有及門者一切郤之曰吾不能
有益汝臨卒猶戒家人毋信用流俗言以異端汙我
可謂不惑也已卒於正統己未八月二十五日享年
七十元配毛繼袁及蔡皆先卒子男四訓亦先卒次

任坎佩正統丙辰進士次俊女二長亦先卒次嫁鄭
澤孫男二女一諸子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其邑
杏山先塋之次銘曰
善篤于家孚于鄉壽而全歸此其藏後有繼承世其
昌

陳德遜墓誌銘

陳之先凡余所叙其譜牒德遜之曾大父碧潭大父
覲矩父彥和贈翰林侍講學士母曾氏繼母胡氏鍾
氏曾及胡皆贈宜人德遜其名旣冠遂以爲字自童
丱端重溫粹從余外兄陳孟省學在諸生中獨靜而
專爲老長所愛蚤喪母幾冠喪父能自卓立有孝友

之行兩事繼母皆盡愛敬弟德遵喪父時始齔長育
敎訓之用意周悉凡於事不肯苟且惇義薄利而有
恒心閭巷愚劣狙詐之徒旦起而夕仆者比比德遜
獨謹守先人田廬終其身不銖寸虧益而坦然如無
康莊蓋無所騖乎外也閒居手不釋卷作室數楹積
書其中題曰靜脩非其人不處雖縣長貳或其行弗
臧而欲邀致德遜必以事辭所居近市而嘗入南山
中講授自適德遵第一人進士及第累官至學士衆
皆爲德遜榮德遜泊然而愈執謙下且數寓書勵其
弟敬愼聞翁疾甚匍匐走北京視之留數月疾已即
歸德遵固留之嘆曰吾老矣人世幾何寧不懷兄弟

同處哉所中心不忘者去鄉久諸兒或一背訓教將
不可追改益其於教子尤切云旣歸再歲而卒正統
丙辰閏六月七日也享年六十娶羅氏子男四獻璇
璧璸女四皆有歸孫男若干德遜之卒也　朝之傳
保尚書學士以下聞德遵之賢兄殁皆致賻祭亦有
爲文章哀輓之者余昔與德遜同里閈其從父一敬
於余交莫逆家居時屢從一敬過德遜愛德遜和厚
但終日必在義今十數年來里故舊亡殁已盡每念
未獲歸休可相與譚論者惟德遜而德遜北京臨別
亦爲余言當豫作草亭於鷗江之上以待先生嗚呼
今則已矣德遵求余銘德遜之墓遂述余所契於德

遜者爲辭銘之曰
蕭散兮容與懷思兮倘處子期余兮鷗之滸余行未
旋兮子逝何所嗟余旋兮共誰與

張則善墓誌銘

秀水丞張僉歸選京師主吾家近喪其父處士君涕
泣而號慟擗踊不能勝予吊之旣成服將歸自述事
狀求予誌墓張故西昌巨室田廬貲產鄉甲乙數元
季之亂銷落殆盡里老長率能道其家盛時後生少
年聞者皆歆動嗟嘆不及目見于時張之子孫皆逢
掖治詩書鄉稱善人如處士是已處士諱則善字嗣
賢自少志不務外學通尚書嗜爲詩手錄口誦不倦

成童父母皆喪辛勤涉難苦卓立闔塾館教子及里
中子弟廣田園以殖家姻戚隣比能急其急氣和色
温於物無忤無間愬良少長皆樂親之正統五年正
月某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元配彭里名家繼羅氏先
卒子男二長坦選鄉貢入胄監卄食力學其卒也太
司成以下惜之次僉永樂辛丑進士擢四川道監察
御史能持身勤職三載升徵累左遷秀水女三廖祥
仲劉暉陳叔慶其壻也孫男六朴巽彖煥蒙觀曾孫
男四處士及其二配皆葬里命華山之原某仕兩京
不至鄉四十年與處士相聞未相識也去年奉
命歸親過處士之廬時處士寢疾已久不遂一晤語

以出頗用悵惘而竟以是病不起惜哉銘曰
恬澹幽貞避榮與名既壽全歸來嗣有興

　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歐陽君改厝誌銘

監察御史歐陽洙既陞四川按察副使瀕行請於余
曰先考之沒而葬也嘗有銘矣洙忝官於　朝得
賜勅推恩贈考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封母孺人
洙又得吉卜改厝先考於某原改厝之銘願徼惠於
執事歐陽氏蜀江里名家其先與宋文忠公同所自
出入　國朝隋儒學發仕籍累累不乏歐陽氏於吾
家相望半舍許吾少交允堅允清而它密者允賢於
允俊允和廣哲廣湯廣洙皆相厚余嘗銘三峯先生

及允賢之葬矣於洙之請宜無辭洙考諱正字允端
幼孤卓然有立志不與羣童狎嬉辛勤植門戶敬事
其母孝於奉先處宗戚鄉黨咸當其分而持身謹飭
家距縣城甚邇非公事不輒至平居澹然日與族父
兄弟宴聚相娛樂於禮接賢士大夫無厭倦意出言
人率信服於教子最爲要務宣德五年十一月十八
日卒享年五十有五其曾祖覺先祖以吾父子應母
某氏其娶某氏子男四長即洙永樂某年進士發身
入風憲次洵次洛次汴孫男八璲琢琦瑛珂其改厝
以某年月日銘曰
維歐陽氏之宗毓慶埀祉學古入仕連續興起維允
端甫德善有紀弗壽弗揚化國榮只身沒名榮歸寧

在此

　李子懷墓誌銘

廬陵李子懷之子子潭幼喪母戴氏鞠於其舅遂冒
戴姓既長明經爲國子生中鄉貢選請于　朝願復
李姓以求養其父命下而喪父之訃至矣子潭啣哀
茹苦將奔喪而歸白爲狀來乞文銘墓且曰不肖不
孝生不能供吾親一日之養吾親沒又無以慰之於
地下不孝益大矣幸必賜之銘辭弗獲按狀子懷諱
裹其先出唐西平忠武王晟曾祖雲隱祖慶可父景
琳母歐陽氏景琳三子子懷其季也自幼失怙事

兄能盡愛處族姻有義叔祖明叔天麟天瑞皆官於
于播在夷徼之間贊獨平羈旅無聊也君走數千里
往省慰之既歸叔祖叔相繼死皆有遺孤子不能歸
且貧無以自活君又槖資走數千里往給之又撫之
皆有立然後歸嘗贊同里戴庭芳氏庭芳早世撫其
孤猶子如同產昆季辛大起其家然終不私一錢鄉
隣有急奔走赴助之未嘗以私蔡下居尤以教子爲
務歲時關塾館延明師禮意曲盡嘗語其子曰吾生
長兵戈之際不得從事於學今且老矣若等幸生遭
明時毋徒視我自棄也歲永樂乙酉二月某日以疾
卒享年若干子二人長子泉次即子潭女二某某其

婿也孫男若干嗚呼若子懷可謂善人也已銘曰
慈乎內不飾乎外樂乎義弗徇乎利弗顯於世而止
於是以昌其嗣

羅處士墓誌銘

廬陵羅處富既登進士第歷事秋官秋官卿上其能
擢知隨州且行持鍾子溫所狀乃祖處士之行示余
且言元大父沒幾二十年惟宅窆弗獲永固也家父
將卜改葬焉而幽堂之銘未有所屬敬命不肖以請
於執事余交處富久而銘其祖之墓又出其父之命
也則按狀叙而銘之處士諱思成字存中號夫存世
家廬陵業儒其先嘗以科第顯於宋曾祖某祖某父
御清福建儒學提舉與劉申齋劉桂隱齊名母尹氏
處士質直溫厚尚端潔敦孝弟之行家四世同居雍
愉愉然和也處士博學強記尤深於詩書少時屢聚
試郡學皆出諸生上嘗挾所業謁歐陽楚文公虞文
靖公皆愛重之一時名人如進士劉聞龔都剌皆與
之交而尤與謙齋辛敬襄城楊士弘暨劉尚書松厚
善嘗一就試于有司不偶遂隱居不出務以善導人
鄉間悍某化其德者多矣遇有急難趨赴之惟恐後
皇明混一海宇數下詔求賢時年已六十餘不果上
脊頹鶴髮逍遥青林白石之間日引子若孫與其鄉
人少後講說聖賢道德之懿暇則登高臨清觴詠以

爲樂年八十一一日具酒殽召親友告曰吾明日且
與諸君別及期正襟危坐索紙筆賦詩翛然而逝時
洪武戊辰四月十二也娶蕭氏先十九年卒子男二
人長子邦亦先卒次子京來求銘者次子同女一入
適左子孫男女皆六人始葬于所居之後今將以
某月日改葬吉水縣麻坑之原夫士挾一才一藝無
不欲見用於世至其用之未必皆能有所自見也處
士雖未用然平居所及若此孔子曰奚其爲爲政處
士之謂乎銘曰
其蓄也富而不顯其遇其處也庳而弗昌其施邇于
耄期昌其本支天之報之其不在茲乎

鄉貢進士羅仲弁墓誌銘

吾邑羅孟昭之冢子曰璪以易經中永樂九年江西鄉試明年會試下第爲國子生又明年冬得疾又明年其父走千里視之既見疾小間數月更劇遂不起其父哭之慟其所相知在京師者皆往弔之於是其父將以其喪歸葬西昌屬前溧陽縣學教諭梁本之述其世次行誼以屬余爲銘余受而讀之曰嗚呼孟昭之愛其子與璪之克敬承其父之愛皆余所知而今已矣其可悲哉方璪齠齔已後奕異常兒是時蕭尚仁謝子方兩先生皆鄉郡之通儒孟昭延致蕭先生家塾以教璪蕭先生沒又延致其子靖江府長史

用道用道出仕謝先生方以分教鄉庠則厚幣遣璪往從之歲時備事師之禮謝先生沒又禮致今廣西按察僉事陳公廷教之而遇縉紳儒者之往來其家孟昭皆極意隆奉庶璪之益得師也愛璪如此璪亦勉勉敬承其父之愛夙夜飭勵肆力於學不斷邑大夫舉充博士弟子員未幾選中鄉試其會試京師也余時奉　命主文衡蓋竊意璪褎然遂升也既拆名而璪不與余方內愧失士而璪數過余怡然益恭下無幾微不得之意余又竊嘆璪之中有過人者其所就未可量也既入大學大學生時數千人祭酒胡公課試之得璪所作文大喜寘第一明日告余曰西昌後來之俊不乏也其所可望成立如此嗚呼豈謂一旦而遂已也是豈不可悲乎璪字仲弁一字崇弁事父母甚孝惟一弟篤愛之惓惓焉引之於道所得一錢以上皆歸父母於弟妹所取未嘗以入私室於族姻長者盡敬愛幼者皆有恩意凡所交游有急盡力赴之應事精密雖微細必審而後動閒居手未嘗釋卷率嘗至夜分始寢在太學有服報來余家嘗謂余曰蘧伯玉至老不忘省己以此爲君子又曰人卑卑不出閭巷以日親乎賢士君子惡能知其行之非哉嗚呼使璪而假之年所至可量乎惜哉母胡氏配陳氏皆名族子男一某始五歲璪卒以永樂十二年五月

四日得年二十有七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某鄉某原

銘曰

梅溪之涯羅世所家遷邑城西源流之支既續而蕃益卑以殷璪也不羣縝栗秀文績粲翹英衆望其騫孰其遏之弗舉而捐命也奈何其藏在此史氏銘之庶其不死

蕭吾幼墓誌銘

洪武癸酉冬十二月泰和蕭爵吾幼卒權厝其居之西偏又七年之十月十五日子建平改葬于千秋鄉高富里田北之原既葬屬余爲銘按吾幼諱某祖明叔考志可皆有隱德母劉氏吾幼爲人悃愊不譁事親

誠至於族人兄弟周恩義與朋友恂恂人未嘗見其有驕吝厲氣所資度可寒暑朝夕而足不求有餘有餘遇所識窮乏輟分之凡所為一出乎天資庶幾古所謂善人者矣享年七十有一初娶劉氏繼彭氏子二人長某兵亂被俘不知所鄉次建平也溫厚謙謹類其父豈天所以報施善人者耶銘曰

一世之人為善幾何為之自我有弗至耶彼弗為者自淪泥汙嗚呼吾幼善則既多百歲之後高墳峩峩鄉人銘之永終不磨

吳處士墓誌銘

永樂丁酉某月某日南昌處士吳孔昭卒其孤頡頏預卜明年某月某日葬其邑南山之原先事遣預之子某奉刑部主事劉全節所述事狀走京師介翰林庶吉士黃獻來求余為銘按狀處士諱嗣麟孔昭其字也其先有諱誦義者始自番易來徙而後益盛誦義六世至茂翁茂翁子存拙為新建縣學教諭處士之祖也父本立母張氏處士自幼喪父母教養於其祖其天資端重聰敏讀書日強記數千言稍長而已覽益富為祖所愛恒慟不及事父母事其祖尤篤孝敬有盜入室縶其祖索貨財不得將加害之處士哀叩乞以身代寇怒刃之流血滂然而容色不變寇驚異併舍其祖而去祖卒哀毀不勝而葬祭一以禮嘗

同從父本謙長孫役里中屬有令下長里者發民無當產者遣出戍既遣而有不樂戍者後誣本謙為己親告牒取代戍本謙時已卒其子當往初未嘗誣及處士也而處士忿曰當遣民戍時我實同之奈何獨誣叔而貽禍其子乎毅然白其事於官竟直之待弟孔哲盡友愛孔哲死撫其遺孤尤厚從弟孔性闔家病疫或過問者獨處士日數過饋藥餌病已乃罷於族姻有匱乏及喪不能舉者皆賙之治家教子一本於誠謹閒居手不釋卷與人交始終一致所居有竹數百挺名竹亭日與賢士君子宴游其間鄉先生傅供長熊伯機皆與往還熊先生嘗以正德題所居之亭又為之記之蓋年七十有五而卒娶陳氏子男五頡頏預頎頫預永樂乙未進士某官頎先處士卒女一嫁李伯希孫男十有一人銘曰

孝友好義身之章兮茹澹履潔含幽光兮服闠與前游相羊兮鬱乎崇丘返茲藏兮述行琢銘後之彰兮

宋東齋墓誌銘

嗚呼前二十年西昌老師宿儒凋喪盡矣獨邑之西城有宋東齋袁頤樂梁睦樂三先生者皆教授里中其年相若其居相邇其出入相偕其鄉衣冠之會必皆正賓位其邑大夫政有所疑必皆見諮決居數歲袁梁兩先生相繼沒矣獨宋先生巋然在也其鄉士

冠之所敬禮其邑大夫之所謚疑猶繫於宋先生也
宋先生尤好賢重士如安城劉雲章東昌謝子方兩
先生皆經師之巨擘來學之宗範其過西昌也皆嘗
主宋氏孔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宋先生豈易得
哉而今又沒矣斯豈獨鄉之衣冠及其邑之大夫所
戚將他處先生賢者之過是邦皆思宋先生豈易得
也宋先生之沒且埜其子刑部檢校琮以海康文學
廖潛仲所述事狀屬士奇銘謹叙而銘之叙曰先生
諱禮字學開一字伯循宋之先居常州江陰後徙臨
江之新喻至邦傑又徙廬陵爛下世業儒術邦傑四
世至敬仲又徙居泰和之登科里子應徵宋大理司

正司正生叙平先生曾祖也祖仁遠考日新皆蓄厚
德先生自幼聰敏母曾氏始教以孝經小學輒能成
誦稍長好讀書有志卓立成童喪其考妣埜祭能不
違於禮撫育二穉弟盡友愛時丁元季之亂挈家避
兵禍趍山谷中季弟文濟失足墜崖下碎首血濺然
流幾絕先生冒險赴救裂衣裹首而走乆乃甦
國朝既平定天下先生亦壯且勵志問學受詩於宜
章先生會有　詔下郡縣立社學縣令丞請爲社學
師篤於訓導作東齋於秀溪之上講授之暇蔵脩其
中是時鄉先生海桑陳公竹亭王公及其弟崇慶父
守愚寄廖公國錄蕭公尚昔無恙先生數延致觴詠

籍中于于然樂也先生天資剛果是是非非不爲容
悅不揚己以掩人有匱乏者輒賙之娶劉氏生女一
人無子以文濟子爲嗣即琮也甚鍾愛嘗曰愛子不
敎之學不可謂愛教而不授之經不可謂學然經必
得明師遂遣從學海桑陳先生海桑先生卒又遣從
翰先生琮竟以易經領薦會試禮部第一賜進士出
身歷官監察御史給事中皆以能稱得以祿就家養
親爲先生恭然其初授御史先生爲詩五十韻勉之
清忠勤愼既而累累詩勉之臨沒又爲長詩誡之可
爲篤乎愛子者也女適曾子沂孫男二蒙謙𥡴女一
曾孫女一先生賸詞章嗜草書朋暇吟詠以自適自

號歪吟翁所著有東齋集艮安別墅集蔵于家其卒
以永樂丙申五月丙午壽八十有五以卒之歲某月
某日埜邑某鄉某原銘曰
以學植身爰發嗣人蓄焉弗施其嗣發之既壽考終
以復於是無替引之永昌來裔

故武畧將軍吉安守禦副千戶王君墓誌銘

吉安守禦千戶王業以工部侍郎周公所狀其考君
事行來著其銘余家吉之泰和業祖母實泰和人其
考之甫亂也延余舅氏陳孔立先生教之家塾余嘗
造塾中愛其考岐嶷不凡知其必將有立蓋舅氏亦
然余之鹽也及余壯往往聞郡人道其行事縱

嘗及聞其卒又爲之悼歎故於銘不辭按狀王考君諱成字仁夫王氏世居高郵之興化初諱國安者生諱祥元季祥從軍淛西　國朝兵初下臨安祥率先歸附授仁和衛千戶屬中山武寧王麾下從定中原還調守衢州洪武丙辰調守樂安子斌襲職嘗假守廣東之長樂討東莞山寇力戰歿之其配秦和義山蕭氏宦族賢而敎禮賓生君白幼秀朗聰敏九歲喪父其母敎之於內能專意以聽外則從陳先生授讀講說日積其聰明陳先生去復從謝子方先生於郡學益見開益廣趣向益端矣時雖久襲職年十五始理公務而端重謹恪發一言處事屹然類老成人

僚屬不敢忽也公暇披閱載籍步知其大旨朶俎豆之事郡行鄉飲請於太守願得躬效執事守爲設觀禮一位於側以處之歲壬午吉山谷窮民素爲富家所困者有司不能戢無所訴告則相率火富民之廬以快忿焉有司遂以作亂上　聞三司即建議發兵討之和者森立君力旨此不過愚民狃私忿有司遣人持牒召至庭下明其枉直懲之而已發兵即各圖功利而濫及無辜矣議未決　朝命下三司止發兵惟執其首謀者罪之餘悉不問蓋如君之意未幾初朝廷嚴屯田之令計所入多寡行賞罰君奉都司檄專督之庶公而勤教率有方軍士咸奮連歲以最受

賚後建北京率軍士採宮殿材於衡湘善撫綏均勞逸而事蚤集平居事親孝處族姻有恩能矜恤無告益寒餒死喪賴其濟者亦多喜從賢士大夫游以聞善道精武事方志於遠大未已[illegible]而春秋二十有四逝卒樂咸惜之生於洪武丙寅正月十日卒於永樂己亥十一月十九日葬廬陵城北大塘之原元配胡繼李咸先內助子男二長曰業次曰通女四臧安百戶陳斌周本茂羅勉羅其壻也孫男四昭曜基恭女三業既襲職正統初以討樂安鄉寇功陞武德將軍吉安守禦正千戶可爲有子亦踵其考君所存之厚之所及歟銘曰

世有東一障守一陲備厥德亡其壽遐毒成僨覆隨之曾不幾時嗟嗟王氏作善有源肇祖歷考暨其子孫咸奮于庸式大其門式用作銘俾刻于墳俾其後昆益勵于仁

張宗武合葬墓誌銘

永樂廿一年元氏縣主簿華亭張君以疾致其事歸歸之又四年爲宣德二年三月初十日終於家春秋六十有九合葬余山其元配章氏之墓莫孤某奉右春坊庶子沈君所狀事行介庶子君求文刻墓石張之先世見前江西儒學提舉楊維楨先生所著通波阡表蓋出宋商英之後始來居杭君之八世祖某游

淞江樂其風土遂擇勝于千山之櫻珠灣買田築室居焉六世祖千一居士又徙居鳳凰山之祥犀匯千一曾孫諱俊秀曾祖也祖諱珵號後山居士務善好施鄉人有佛子之號考諱麒字國祥號靜鑑居士善行行如其父而靜鑑以上數世咸享高年母某氏君諱桓字宗武資稟敦厚自少不尚華靡服用儉約治家事有條緒秩然孝友有誠母嘗病劇醫不能措手焚香籲天潛刲股煮粥以進母食之愈事兄宗文盡恭愛公私之務皆身任之不以煩兄敦睦宗族敬父之執始終一致延禮師儒相與講學不倦志存濟物有司嘗驗產推長萬石區歲督輸賦民貧不能輸者率

代之輸而不責償饑歲任出穀貸匱乏久不能償者率歸其券平素濟人之急如不及葺鄉校及祀典祠又作義井石梁渡舟用便行路求醫方製善藥用濟疾疢率以為當然篤志釋典施經延納方外之流雖有靡日於為善若渴饑於飲食洪武中以稅戶徵至當時官援例辭永樂壬辰復徵至除元氏縣主簿授將仕郎公直廉勤得其民心一日進賀箋京師行次沙河水暴漲覆舟舟中人皆溺君漂流四十餘里恍若有人舉之者及其僕馬皆獲濟人以為好善之應既謝官歸益廣濟利之施他無所營疾且革顧其子若孫曰仁義忠信人道之本亦不及他事配章氏繼趙氏子男二曉娶陸氏暕娶顧氏女一歸沈懋孫男六時旺暎瞬暌留曾孫男一鏐女二銘曰

迺張累葉硤仁厚繇尚暨玄咸耄壽逮宗武君隆孝友振窮賑匱恐或後厥施孔博譽孔茂贊佐邑理絡慎守翩然辭榮返林藪猗嗟善仁時鮮偶勸銘其藏昭永久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稷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五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衛府左長史金君墓誌銘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初三衛諸生金寔首上書陳王道其綱有二曰君德曰民政君德之目五躬行仁義虛已納諫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民政之目五厚風化尚廉耻省刑法薄賦稅愛民力皆嘉納之復試策二道條對稱　旨命於文淵閣光祿日給食與脩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除翰林院典籍授廸功佐郎賜

白金文綺脩永樂大典陞脩職佐郎
仁宗皇帝在春宮初開經筵選翰林春坊之明經術者更番入講金君與焉本諸實理敷說詳明禪益殊多陞左春坊司直郎授承務郎每進論治道必援引經傳多見采納屢承手札之褒兼任稽古纂述之事陞儒林郎奉命授衛王經洪熙中陞衛府左長史是時　上篤意諸子學問簡宮臣十數人為之輔其文學之懋操存之正金君其首也金君既感恩遇又重衛王純厚喜學於解析經史開諭義理靡弗盡誠以於王之服食起處率進善言王皆欣然從之恃敬曲愈厚凡王府政務不間大小一總於長史金君從

裁處條理井井而平歸於厚自察屬下至軍校咸服其德王有疾醫藥久不效金君憂形於色王薨金君傷其賢弗壽也哭之過慟以是鬱抑致疾王既葬將引老疾乞致事會有　旨命同考禮部會試竣事學士故相知者議欲奏留之翰林而君先得請休致矣未行疾益加竟卒正統四年五月廿日也金氏世衛之開化儒家曾祖援之祖伯圓考德厚洪熙中贈王府長史妣蘇氏贈宜人金君字用誠其諱寔也自幼穎敏強記問為從父博士王鉉所期望從學鄉先生何原銘張一民兩先生覽所習業尤重之獎勵彌至數年縣令夏景高敦勸上京師既入翰林聲譽日

出而公退閉戶書帙自娛非公事不見達官未嘗以私干人內方直而外恭遜雖心嫉憸佞未嘗出口小人有不悅之極力擠之者受而不校隆孝友之行處宗戚鄉鄙惓惓然過其有過亦必規之凡所交處有急必周之有死於客外或殯或歸其櫬咸致力焉尚澹素非朝謁不采服為文章豐腴雅則有文集若干卷雖老其進學日有程不間博究經史旁通陰陽星曆醫藥之書至佛老之說亦辨其所背於吾儒者指示來學號其齋居曰覺非以自儆不妄與人往還知已者過之觴詠娛樂竟日忘倦將屬纊卿大夫有問疾者曰死生晝夜常理寔無所遺恨惟諸公勉自愛

爲生民福耳蓋春秋六十有九配江氏封宜人子男孟纕仲紞鄉貢士季紘女二孫男十二紞侍父北京十數年父卒將奉櫬歸葬于鄉謁余爲銘余與金君嘗同寮翰林春坊相知也義不可辭銘曰

粤漢西京臣誼仲舒陳策佐藩長沙江都天之生賢何世則無猗歟金君其今通儒始登承明終輔藩國賈才董正用炳厥績更歷四朝請老休逸
帝命既俞遽殞于疾君子之亡凡世所嗟儒死損輝文林虧華姑蔑之墟丘墳我我發潜垂永匪斯文耶

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墓誌銘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卒　勑歸葬先塋既畢事卜日啓行病作衆曰曷俟少間公曰　君命不敢稽也扶留以行至臨安武林驛病加遂不起是年七月二十也守臣治棺歛既馳奏
皇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莅祭遣中使護喪歸葬其鄉命有司治墳公先世見余撰其大父墓碑曾大父伯遜大父達鄉父伯成皆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曾大母黃大母謝繼阮妣劉皆贈夫人公初名子榮字勉仁自學諸生鄉試第一會試第三廷對擢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爲編脩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
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　勑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勑褒觀公讀奏訖對曰

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雖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　顧問受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覘其所治咸稱　旨時公尤勤勵遂特進官公進脩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春坊官任輔導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四年春公得寒疾　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劑
五年奉　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覘守備還

播　旨六年夏丧父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
丧母公奏歸守制時已下　詔巡守北京不許七年
春内閣胡公及公金公奉　命扈從北京甘肅總兵
何福奏降虜脱脱不花等率部來歸命公往同福處
置還奏
上悦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爲寧遠侯八
年春　車駕北征本雅失里公三人仍扈從至臚朐
河　命公先賫勅還報　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
還南京九年春奏奔母喪遣中使護送既還　皇太
子命公侍諸　皇孫學且　命公曰嚴則有成公盡
心不怠重僃

高皇帝實録命胡廣胡儼黄淮及公爲總裁十年二
月賜　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
琥奏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爲邊患時豐
城侯李彬鎮陜西遂　勅彬率師勦之且　命公往
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今沍寒人瘦馬瘠
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　勅彬旋師無幾
叛者復歸十一年春從守北京十二年三月從征瓦
剌時　皇長孫侍行
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即與講析理義開
其聰明尚寶司官闕命公兼之既還　勅翰林修性
理五經四書大全公三人皆爲總裁十四年陞翰林

學士仍兼庶子扈從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
十六年夏進
高廟實録賜宴賚胡公没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
一時廷臣抑恩多縱忌公抗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
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
中不下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
奉政大夫十八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
奏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徵用出奏下公公對
云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二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十

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
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
嘗論事亦有言其責直者皆激
上怒公悉委曲爲之辨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
駐蹕萬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畨王
也先土干來歸　命公往議定降歸奏稱　旨廿二
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
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一公言遣使諭
虜罷其弗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
水福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　勅兩都司合兵討之
公言愚民爲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則良民先被

寔頻遣一　勑使撫諭之不足煩兵
上從之辛如公言無事一日
上從容坐帳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此
歸悉付以天下事吾惟優游莫年二公共對曰
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陛下付託　上悅師次榆林川
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歛一切之禮悉
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
喪禮遂議即位禮
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兩
職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

學士山陵事畢太監孟繼捶言公盡心喪事
上嘉歎即陞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　勑獎諭
三俸俱支尚書一俸全給米洪熙元年賜　誥贈二
代考妣無幾
上命範白金爲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以賜
師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勗之直言匡輔脩
文皇帝實録公預總裁
仁廟上賓時　皇太子監國南京遣詔召嗣位公往
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有司相陵地
宣宗皇帝嗣位脩
仁廟實録仍預總裁高煦反在廷多懷二心惟公

二四人勑
上親征公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蕃之
賜馬騏激變交阯黎利衆衆抗王師總師孱弱不支
輒與利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
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
上不聽竟罷兵息民公預力焉是年八月　車駕巡
邊至遵化聞虜逼塞下以道隘師難並進
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公從既還陞少傅
進榮祿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俸但支辭大學士
俸進　兩朝實録賜寶鈔又範白金爲圖書刻方直
剛正四字以賜公數月

上念　先朝老臣寔等四人皆春秋高宜賜
勑獎諭令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竝馬賜玉帶
加有　御製詩畫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　聞賜
勑有忠言讜論俾益爲多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
誥進封三代後兩扈從巡邊皆至洗馬林而還
宣廟上賓公復偕有司相陵地
皇上嗣位公與同官三人協志合力以効裨益賜賚
特厚脩
宣廟實録皆爲總裁書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
兼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不帶時
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詔告省墓明

敕褒諭加厚賚給傳遣中官護送既還京道薨春秋七十公仕於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九爲人闓疏果毅遇事當爲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率歸寬恕勤職事雖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及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牢豫中内篤孝友睦姻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疎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故聞其没也咸有嗟咨悼惜之意所著文章有默菴集雲山小藁靜軒藁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藏于家元配劉贈夫人繼劉封夫人皆里處士仲穆之女子

男六恭讓錫賜貴芳貴通女七兵部主事常潛詹鎮陳順德蘇潤其壻也餘在室孫男十二泰儼倫俊儉佶儆佐佇偉仲儀女七曾孫女二皆在室士奇與公同寮三十有九年同事

四聖今内閣舊臣惟吾兩人未能退公又溘先余逝公之葬其子屬少保楊公書墓上之石余銘諸幽嗚呼凡今能文士大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銘曰

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

聖明光奮乎續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翱以翔舒華掞英比肩齒階從狩萬里職典者文亦兼知武蒐虜腦膽斷逭彊重喧屢顧數奏惟明晚涉三孤貳公弘化恪恭朝夕敢或違暇

帝懷教仁物躬承之民懷被福黽勉成之志存寬惠行任果斷嘉謀讜議蔑書有煥予告南旋曾幾何時上下延竚而訃奄來越昔内閣七人同事荏苒三紀我銘其四公皆考終哀榮寵光於乎文敏殁也不忘

從子之宜墓誌銘

之宜名和余從兄思貽甫冢子也母康氏和幼聰慧六歲其父口授小學能成誦不忘九歲日讀四書五經萬餘言旦出從外傅莫歸其父親教督之端靜不

好弄群兒百方戲于前未嘗動意也十三部使者行縣聞其名召試之深見賞與充郡學弟子員十五郡太守與薦江西鄉試中前列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思貽奏言臣之子年幼學皆未可以爲人師幸俾臣以歸教之會益其未至庶他日不辱

陛下任使

太祖皇帝可其奏既歸益勤於學後充太學生太學生常數千人季試和屢占第一永樂二年會試天下貢士以和爲首　廷對第二甲一名蓋元延祐乙卯初行科舉思貽甫之曾祖賢可先生即登進士第有傳在國史我　國家混一天下洪武辛亥初行科舉

思貽甫之從父子淵先生即擢進士第二甲一名津人
皇上龍飛物撈相所擢中名數同子淵先生人皆以
爲相庶幾不辱其先也相釋褐爲翰林庶吉士
上篤意儒術作興斯文簡會榮及相廿八人者日就
文淵閣大官給膳使盡讀禁中書賜居崇禮坊月給
祿米又給膏火之費使以夜繼晝充其學期追迹於
古人相益知自重又祗體德意夙夜刻厲益駸駸有
進矣永樂十年授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是年九月
廿五日卒年三十有四娶曾氏繼廖氏子男二奕與
女一許嫁陳孝嗚呼相孝於父母友於弟妹與人交
必輔之善道族姻閭巷有急輒赴之篤好古書在太

學三年購積千餘卷既登第一夕盡於火哭之慟後
悉貲重購之浸加於舊矣手一卷雖疾病寒暑不暫
釋其志可見其才與其所學以試之宜有可稱而其
不得年也固相之命乎嗚呼始思貽甫幼孤遭喪亂
貧苦孑孑自力獨念先世詩書之業荒墜弗振懍懍
焉圖惟繼之務諸其身以待其後人壯而生相殆可
望矣相壯又遽卒此亦獨相之命哉相卒時父母皆
老奕始三歲與一歲女甫亂也踰月其弟鵠自京師
歸其喪及其妻子明年月日其父葬之邑千秋鄉盤
古山之原余其從諸父也尤哀之爲之誌云

蕭榮忠墓誌銘

榮忠諱原壽姓蕭氏祖某父某世居泰和城西榮忠
和厚事親克供子職治家能謹尊卑外內之分負材
具元季四方兵擾諸郡邑各團結爲保固時泰和州
監擢榮忠爲義士授民兵若干俾捍廬陵東固之寇
寇退榮忠去不踰境猶不忍貧窮凍餒之民遇輒賑
之饑歲人賴以全活不可勝筭
皇明既定天下慨然曰吾得復爲太平幸民豈當常
碌碌不已耶即謝去避市尋山水之樂行尋邑東南
一舍許浙仙槎江上桃源至于紫江之側徘徊樂之
相土建宅環山帶水而竒葩茂樹旁輝上蔭又買園
田廣樹畜以資祭祀賓客伏臘之費作塾館歲禮致

明師以誨其子若孫及其鄉人之子弟聞前國子學
錄蕭執先生教鄉校遣子本從之游先生卒又遣從
游鄉先生蕭尚仁之門凡戒之曰豈望汝讀書取青
紫耶不然則無以明善植身而凡一切公私之務悉
委冢子保暇節頽然惟日會賓衆朋飲酒譚謔酒酣
起舞蹁躚作嗚嗚歌漠如不知有人間富貴憂患事
者歲庚辰九月某日寢疾而卒享年六十有八娶羅
氏子男三長保次楚先卒次本今爲邑學弟子員女
三孫男九保等將以是年十二月十二葬其里里烏
先之原先事本具其書來請銘余與本交十餘歲知榮
榮忠亦十餘歲矣去歲始獲見於其家時已病聞余

來大喜遽起降階肅余升坐余賓位觴余曰吾某我
久矣幾不及識子豈不爲恨耶後余再往見之竟病
革不及言嗚呼惜哉乃叙次其事爲銘銘曰
孰存弗陂獨夷夷兮孰爲弗欺獨媞媞兮蹈善施異
以爲基兮庸以昌大其本支兮又白斯世孰之與葵
兮

故登州府學敎授郭先生墓誌銘

登州府儒學敎授泰和郭先生年七十有七援例得
解去將去諸生閉學舍拜乞留留三月寢疾而卒其
年月日也明年春正月從子彰始克走五千里啓殯
奉柩歸其年十有二月二十四日葬千秋鄉楓樹湖

貿箕阡先生諱約字敬守其先岳之臨湘人五世祖
匯宋季舉進士授袁州司戶後棄官來泰和遂爲泰
和人祖善升父文輝母蕭氏先生自幼端重不肯逐
群兒狎嬉嗜讀書不懈晝夜稍長從鄉先生王方剛
學尚書經又從前進士寧國尹戴適先生學益大進
當元科盛時二就試有司皆不偶先生曰第學未至
耳學至能免我哉未幾兵興科廢先生齒益壯知益
明遂撤去科舉業更從鄉名儒康匡山及余伯祖主
簿公兄弟肆力古文辭聲與益起　國家混一區宇
求賢興治洪武四年舉明經授應天府都稅司副使
居再歲有能聲賜物命及朝服羅衣高麗進布明年
陞武岡稅課司大使時進士毗陵徐伯徽守武岡遇
先生禮甚恭日請敎授郡諸生後選高科而升者多
先生之徒二年遷瓜州批驗茶引大使三年詔中外
舉流外官文行兼優者敎府縣學楊州府判胡乾祐
以先生應詔既至試文淵閣中上等除漢陽縣學敎
諭漢陽學舊無明經師諸生不知所業先生至開道
誘屬三年有選進士去者縣是漢陽科不乏人滿三
考升陞敎授登州府學施敎一如漢陽時故登州
作興一旦出並海諸郡右在登州七年卒郡長貳以
下以素服臨哭武將及市里之人皆嗟咨悼慟咸來
會葬益先生接人無賤貴少長必誠必盡故人皆敬

愛樂就之在官三十年無纖芥過舉雖錢穀蕞脞或
甚疾者一卷不覺去手急人之窮常如不及遇人有
不善極口詆不少貸所著文有淮南集二十卷湖南
集若干卷東原集若干卷鄉先生陳心吾稱其雅馴
而不陳發舒而不激爲典刑老成廖先生子謙稱爲
有德者之言娶尹氏繼李氏何氏子男一人獻生二
十年卒當命從兄慶宗次子彰爲嗣後慶宗失長子
又命彰歸承其父而取彰次子純後獻至是純以彰
之命齎先生從子泰和縣學訓導恩所狀行屬余爲
辭銘墓先生嘗遂事余曾大父待制公又從游先公
交兄弟而交先父最厚余嘗三年侍敎先生漢陽先

生教愛之如子今不復可覩矣嗚呼尚忍爲辭銘先生哉然義不敢不銘是以掩涕叙次爲銘銘曰

德之厚祿以久祿雖庳尊以師雖尊弗顯其傳則遠楓湖之岡玉歸于藏有燁其光千載弗忘

衛府右長史楊君墓誌銘

衛府右長史楊君民服卒士君子相知者聞之始駭而疑旣審而悲咸臨而慟曰不見幾日而遽爲千古耶民服豈當止此耶天之理爲善者壽子之命不係常理耶苟命皆然孰其勉於善耶是時民服父母妻子皆在故鄉六七千里外惟一養子在側及其僚與素往還者之助治棺斂備旣歸葬於鄉其父季琛先

生哀之不忍泯之也屬余爲銘民服諱觀自幼端厚寡言笑喜學問十數歲已能力探默識其後稍出爲文鄉先生周仲方覽之喜曰楊氏千里駒也尤爲學士解公所奬重永樂甲申作父官東平舉中山東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踰年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授承事郎練達如素習臨事揆理務當於公聽訟折兩造之辭人無寃者而扶正抑邪其志行爲陞文林郎

仁廟臨御下詔求言郎上疏論敬天勤民崇儉戒奢等十餘事多見采納遂推衛王府右長史階奉議大夫日以詩書進諭於王而隨事開益皆由於正甚見禮遇於裁處庶務槩然條理蓋自春屬以下咸服其德能屬陪祀南郊民服素羸弱且病初起沐浴宿於公將祭又沐浴夙興就位冒寒甚祭畢退疾作遽卒宣德元年正月某日也民服孝友誠至母嘗久病憂形於色不解帶晝夜侍左右者四十餘日友愛弟妹惟其所欲不忍一毫傷其意待人以恕居家處鄉里及在官理政一不見疾言厲色而嚴於自守未嘗以空匱苟於義外取一芥至賑貧賙急恒恐後已有無不計也與人處恂恂如不能言若商論往事是非人賢否得失經傳疑義語娓娓不窮而皆精實有據其學於經熟書詩春秋旁究子史百氏爲文章才識兼

茂性淡泊無他嗜好獨好載籍購積日富不可購致者必借錄進學之志始終不懈卒年四十有九楊氏吉水忠節家其曾大父伯允先生一時偉人見余所作墓誌大父廷章隱居教授季琛先生用文行舉歷化州縣四十年所至有古循吏風今以衛府長史致仕母宋氏淦洪洞里名家封宜人民服卒宜人晝夜哭曰老乃失孝子歲餘亦卒民服娶李氏封宜人子男三嶽詠談女三長先卒次嫁德清縣學教諭周仁本次未行民服於余同宗在京師往還相好素愛余文閒暇時語未嘗不及文事嗚呼已矣而余所論述民服可以無愧色矣銘曰

爲仁與義惟日不足溫其如玉嗚呼民服

吳敎諭墓誌銘

永樂十三年梓潼縣學敎諭泰和吳學存淵丁母憂歸明年二月三日以疾卒於家其二子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其邑某鄉某原先事以鄉貢進士曾鶴齡所狀世次行誼請銘吳之先居廬陵郡中宋紹聖間諱公萬者以營兵守泰和西平寨遂家焉至太學生李平始以儒顯五世至叔啓叔啓孫仲佳與安成劉雲章先生相好存淵之父也存淵爲人淳質和易髫丱時聞其父與雲章先生講論倡和已知好學十歲父沒隨其母避兵亂走山谷書册不暫去乎亂定益

篤志自厲聞永豐唐棐先生以詩書與敎萬安縣學從受業焉泰和典敎者遂舉充弟子員洪武癸酉中江西鄉試第六名明年會試下第爲太學生爲祭酒吳啓所重尋奉　命督治陂塘湖廣之黃陂縣還賜襲衣楮幣丁丑除保寧府梓潼縣學敎諭梓潼前此未有學官縣常遣郵長署學事諸生不知自厲傍食罷脫巾條短服挾弓矢從里少年馳騁弋獵日以爲常存淵至始立敎條課諸生諸生始大舊習知務於學又奉府檄攝廣源縣學敎諸生如梓潼永樂丙戌召脩永樂大典書成賜楮幣還職癸卒時年五十有九存淵居家有孝悌之行與人交必誠必盡急義饑溺人有負之者未嘗較也娶陳氏處士守道之女二子學善上善皆有立矣銘曰

澄江之南五十里曰三顧山蕭清節書臺在焉存淵昔嘗講學其下其所興起於善有由矣而既拜梓潼之命過家省母適有芝駢產於其廬非其誠於中施於外何以致斯吳氏之後世永篤念之庶幾不隳

故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羅君墓誌銘

正統四年九月十四日湖廣按察使羅鈴文衡卒於官北兄文振衡哀茹苦自淮安走武昌歸其喪及其孤訃至北京翰林侍講鄒宏譽述其事行索余爲銘鄒其御史時同寮余其會試時考官皆素厚也既諾

之至是文振將以其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之山陽清江浦其考妣之墓之側遣人來趣銘羅之先家楡之宜黃元初有仕爲吉水州學錄者遂家州之東坊學錄孫冉可冉可孫繼道繼道子曷泰少游江淮遂居山陽娶范氏生二子文振文衡也文衡自幼敦茂不好狎書册不去手稍長充邑學生旦夕克勤亦造詣日出同輩右永樂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丙午擢陝西道監察御史無幾丁內艱歸杜門謹禮謝絕賓客服闋改廣東道時風紀頹弛　朝廷陞通政使康衢公爲都御史奏　勑選留賢俊罷黜不肖臺憲一新顧獨數數稱文衡之才且良曰御史不足以滄

之也文衡襟宇閎爽而靜尊厚重明於理勤於事作
於法審於情雖末務必求至當同僚有窒未通者咸
就質之都御史有疑未決者咸召咨之凡各道擬奏
刑獄率經文衡閱牘乃進 一爲盡心而未嘗有矜色
贛東民墾兵後荒田厚獲境內屯卒欲斂之不得而
忿結衆夜竊所獲民覺起逐之卒棄走某氏人失道
溺死按察司論民三人抵死獄上文衡言於顧公律
竊盜棄財走主追殺者免罪矧溺乎公從之民皆不
死常州姦民告富家謀作亂所連甚衆奉 命往按
之皆妄遂抵告者罪其明治獄多類此於事干禮法
者不肯默默刑部郎有私忿相訴辭徵堂上堂上官

不能制文衡曰是可長乎遂劾奏忿訴者皆降黜[illegible]
上官以宥免會湖廣闕按察使有 旨令廷臣舉[illegible]
重廉能達於大體者遂以命文衡公議翕然稱允既
至獄有繫囚二千五百久未決數日發遣殆盡人皆
服刻弊剔蠹不怒而威時民間徵調繁夥有司往往
舉錯踰制文衡閱其非得已也率從輕典惟受賕無
所寬假每語其同官曰內執法獄議或失中有大理
爲之平外莫爲之平何可以不盡心景陵令楊季安
廉正不阿見嫉於州州誣其罪於鎮撫使已下揚獄
文衡爲白之後揚官而正州官之造誣者罷之都指
揮陳震縱私不法奪造御物擗宇爲私居糾正其罪

以武臣率挾威虐民前之持憲者畏與莫能戢文衡
一裁以法若武臣者咸詘伏嚴卒不爲動歲饑近邑
流民紛集城下躬出撫輯捐俸倡富爲出米食之濟
活頗衆倡家乘機買貧民幼女習歌舞給歲父母倍
直求贖不得文衡聞之惻焉下令不予贖者罪之凡
歸五百餘人奏減各郡驛馬千二百匹遞運所夫七
百餘人以舒民力未卒前數日猶力疾草奏言都司
官係一道武臣儀表不可濫授今都司官犯贓率循
例許役復職武人徼幸不知戒懲反爲得計作過愈
甚乞自今如係軍功陞者但犯贓罰役後復其職發
守邊總兵帶管操備聽調如非軍功係保舉陞者犯

贓罰役後降復原職庶幾有以警肅下人從之所至
處同官如兄弟未嘗有間言水蘗之操始終一致春
秋四十有七而卒卒之日湖湘之人如喪所親中外
縉紳君子皆有喪良憲臣之歎元娶楊氏贈孺人繼
室李氏封孺人子男一雲翔女二銘曰
羅氏之初繇撫來吉宦于贊序詩書代述學錄五葉
治策奏前載自吉陽來止淮上積善累仁所被既多
于繼喬舒英振華起家賢科桓桓者仲碩貞執義
廉莊簡重爲其冠衣肇跡烏臺正色北向直道不回
明法慎罰夙夜惟敬欽恤之仁敢怠
帝命鞠躬小心厥績彌彰升董外憲厥施式弘民亡

蠶以緝以薙氏論彫琢以衣以食抑陰扶陽燮穉
紀綱芒芒荊湘惠流汴洋天之生才凡以濟世局畀
之才而年弗畀嗚呼文衡未半百齡其不忘者不在
茲銘

封翰林編脩杜君墓誌銘

翰林侍講杜寧縗絰奉宗人經歷童孟鵠所述其父編脩君事狀求銘其葬按杜世居黃巖之澄江其先與宋丞相清獻公同宗編脩六世祖存矩秘書少監清獻從弟也五世祖灝軍器庫使高祖諱茂實元衆山書院山長曾祖諱叔夔慶元路學錄徙天台祖諱貞翁考諱舜道皆隱居不仕妣周氏編脩諱仲咸字

希恭幼穎敏讀書一二過成誦不忘性孝友未成童父坐累嘗詣京師牽父衣悲號願侍行父母不許踴泣曰萬有一大人不免兒能獨安遂行父竟得白奉以歸父歿哀毀事母愈篤備旨甘之養先意承奉得母懽心家嘗遭誣官逮其兄歎曰母老恃兄以安吾何可去即代兄行誣竟直女兄適士人而家貧以田七十畝貸之冊用賴以裕永樂初令郡縣覈實荒田蠲其稅縣以屬之躬勤周歷悉究其實姦欺不容細民賴焉通制戶百置長里舊籍二長歲久戶耗已半而歲役仍舊民不勝力言於上官幷一長而更其籍民乃不困歲旱令丞禱弗應遂躬率耆老禱龍湫而隨注三日成用豐穰大夫士爲詩若文詠之紀之縣令康彥文屢欲具薦懇辭乃已爲人和厚坦夷重義輕利不務儲蓄而急人之急恒如弗及公直不私鄉里恃以爲平閒暇讀書不倦尤熟於史而篤於敎子家居用禮悉準朱氏不背循流俗從事浮圖老子用子貴封翰林編脩文林郎正統六年二月十二日卒春秋七十配施氏封安人克相于家子男三長寧登進士甲科入翰林累遷侍讀才識爲士論所重次泰次文女二孫男六女二編脩君之葬以是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邑之西山之原銘曰

德稱於宗行施於鄉其才允良而潛弗揚翩翩嗣興
聿來龍章命秩斯煌奄歸于藏有發幽光逝也不忘

太醫院御醫沈君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東宮二十年太醫惟院判蔣用文最見親厚藥非用文製不進一日用文病且殆
上親御寶翰遣中使即其家問之且問脫不起醫士誰可任者用文書沈以潛氏名附中使以進用文卒踰月
上即大位擢以潛太醫院御醫後數月士奇親聞與語用文眞知人以潛眞不負用文舉士奇自是始識以潛而與之往還沈之先世皆以醫仕宋南渡由汴徙蘇之長洲恩陵嘗書良惠二字賜其家謂其醫

良有以惠民也至今鄉稱良惠沈氏元爲醫學提
領諱瑛者以潛高祖也曾祖諱彥才平江路醫學錄
祖諱德輝江浙行省醫學提舉考諱綱妣李氏以潛
諱玄蚤喪父能自刻厲於學幾冠盡究其先世之傳
進而明於素難仲景諸書及泝古東垣諸家之旨不
執古方每審求病源隨證用藥用之必効有爲毒醫
所誤而始者往往求以潛而安而能報與否一不計
也一時鄉之老於醫者多服之而求者日接踵戶外
矣郡太守舉醫學正科以母老辭禮部以名醫徵至
隸太醫院即見重於上官有所疑悉就講論登擢御
醫爲

上所信用屢奉　命往視總兵官疾而京師士大夫
尤多德之宣德壬子秋以潛得疾久未瘥自嘆曰命
其止此又聞其長子死疾益加是年十一月三日卒
於北京春秋六十有四以潛爲人平易質重不爲矯
激辯巧以譁世媚俗工詩好琴間暇焚香一再鼓自
適未嘗求知於人故知者亦寡娶滕氏有婦德先十
三年卒子男四寅賓守宙寅先兩月卒女五長未行
次歸王森三尚幼孫男五檍祐禎餘未名女二曾孫
男女三人寅將奉櫬歸其鄉笠山先塋之次卜明年
十二月庚申合葬滕孺人之墓以治命藉翰林侍撰
余君問所述事行來求銘爲之銘曰

醫之克明審覈病源隨宜處方功臻十全彼其昧者
執方俟病治十斃五哀哉人命豈以游甞允醫之明
理究業精驗効孔徵以仁存心以義處物胡不百年
而溘夭折東南其鄉歸藏有墳來世有聞不在斯文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纂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六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刑部俞主事墓誌銘

刑部主事俞得濟公廣卒其孤希俊將奉柩歸葬處州之遂昌以刑部主事周得琳所具事狀請銘公廣嘗從余游林十餘年銘不得辭俞之先居睦州宋季有仕遂昌者因家焉而自曾大父以下皆不仕父則榮母毛氏得濟其諱公廣字也幼孤長克勵於學涉獵既博矣從先生長者習詩律永樂六年詔翰林集四方儒學之士纂脩永樂大典及能書士職繕寫公

廣以能書薦書成被賜賚詔就翰林益進其藝十八年擢兵科給事中勤慎詳敏克舉其職坐累出爲邯鄲縣丞當要道過使客百費取給於縣者曰輻輳公廣爲之有方民不困而事集尤以寬厚得民心洪熙改元召還爲刑部照磨尚書給事中皆言其才陞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盡心獄中無冤滯者宣德五年有司援例奏贈其父承德郎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封其母太安人妻李安人　制可命未下而公廣以疾卒是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一子男二長希俊次希傑女三長者歸吳宗智餘在室孫男女各二公廣居官不爲崖岸不失持守遇事不平直發之不爲苟默雖數以是召怨咎不悔其才可用且未老而遽卒惜也銘曰

才與時際兮宜厥施兮奄長逝兮孰所致兮

國子助教邵先生墓誌銘

北京國子監助教邵先生卒其子壇均介吾友翰林檢討許子謨先生求爲墓銘余數過監學重邵先生淳厚端雅蓋良師範也許先生又言壇均惇於孝行有足尚者遂受事狀爲叙而銘之叙曰邵世家福州之懷安先生之曾大父野雲大父復真父彥英皆隱居不仕母劉宋侍御史文濟之孫先生諱煇字時晦幼喪父母賢必欲成其學問先生亦奮克自勵遂入

邑庠受業明經師退而就其同門之賢者相講論切磋令下調閩右實京師先生家在行居京師踰年援例免歸而家益貧復入邑庠卒業永樂丙戌登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預脩永樂大典勤於職務同輩服其能時寓應天府學坐家人弗戒火延燬廟學謫戍邊者十五年處患難泰然不以戚其中用薦召還除國子助教其學講貫有素其誨人盡誠學者皆樂歸之平素飭行清謹重信義其友兵部郎中黃安卒於北京無強有力親戚在側先生爲治斂含畢而遣子壇走數千里歸其柩及其家於閩其行槩類此在太學將九年嘗　賜勑命授脩職佐郎而卒於宣德七

年八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二其配錢塘郭氏安道之
子生男女各二男即壇均女蚤喪其長者次嫁進士
廖伯牛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其邑某鄉某原

銘曰

國有成均賢士所關必有師氏乃成衆賢正學篤行
由躬率先維師其難匪今則然維時晦甫茂敦蹈履
授業解惑式振厥士既壽考終而藏在此銘以昭之
亦慰孝子

嚴迪德壽藏墓誌銘

吾邑嚴君迪德馳書北京謂余有生者必有死吾今
年七十有五即旦夕獲全歸幸矣雖吾生甚貧然願

顧待其身不敢踰越誠懼辱吾之先人亦欲吾之子
若孫皆不敢辱也已豫營一丘矣竊歎近世死者其
子孫往往鉅資豐幣請於縉紳大夫求誌其葬縉紳
大夫或未知察也甚者文跖爲孔飾市儈爲道德貽
世譏誚雖吾之子弱且窶窮足以動時貴人亦非吾
所願也子於人善率紀實如吾意然子之年加於吾
矣盍及今無恙豫爲誌一言亦及吾之見也余家與
嚴世婚姻迪德於余爲從表叔余仕於兩京四十年
前年始一歸鄉里親交物故殆盡迪德歸然雖老而
健能時時過我今別又三年恒往來予懷有託其何
以辭嚴故西昌文獻名家宋館閣校勘蕭稱朴山先
生其五世祖也父從禮洪武中國子學正剛毅端方
三子迪德其季也名福眞涉獵學問存心端厚而忠
行堅確內惇孝友愛兄之子如子而嚴其訓有弗率
者譬而不校接人意度和裕言必當理安貧守義非
其所當得一介不取親戚交游有急赴之恐後間有
挾勢來侵者迪德絕口未嘗言亦未嘗一語于人以
私自縣令丞及邑之賢士君子皆禮遇之布衣蔬食
居常休休自得也論今西昌善士非迪德其誰歟嗚
呼前輩流風餘韻遠矣後生薄俗馳騁勢利爲雄長
彼罔不知重迪德然率遽起遽仆忽焉如浮雲飛鳥
之過目若迪德蒼顏皓首既壽而康履貞居安自少

壯至老坦坦如一日謂非人之所自致乎迪德娶宋
氏先卒子男一願女四其一嫁國子學錄羿鼎餘皆
歸士族迪德之壽及子若孫皆未可涯余既述其行
之槩又銘其藏俟屬纊既刻之銘曰

銘則行虧榮則有悴芒芒天壤其孰非寄陶有自輓
杜有自誌超哉達人千載一致

葉侍郎墓誌銘

宣德元年　朝廷以蘇松常鎭嘉湖諸郡姦吏土豪
肆爲貪墨以毒細民久而愈甚特降　璽書命大理
卿胡槩參政葉春巡歷訪察務去惡以寧善後又乜
以錦衣衛指揮往蘇監察御史賴瑛槩等奉

命所至秉公推明行之以果無所屈撓於是桀者以
什因者以起横者以折弱者以立上之澤下流下之
隱上達數郡之内氛翳廓清畎畝閭閻咸有生氣時
事之裁制一董於胡然在葉之鄉邦知之素明而行
之無私葉蓋有助焉竣事還奏
上嘉之數人者皆進官春進刑部右侍郎歲中得風疾
上命太醫視療久未瘳奏乞歸從之後竟不起八年
六月十八日也春字景暘世家嘉興之海鹽其先本
林氏考諱祥幼喪父母鞠於表兄葉洪遂冒葉氏景
暘幼警敏知學有才識洪武中舉自邑史歷事吏部
者六年永樂初禮部尚書李志剛知其通練能謹薦
於　朝擢主客清吏司主事階承事郎以勤敏周密

爲上官所重三年陞本部郎中階奉議大夫進奉政
大夫丁内艱去服闋仍舊職三考以績最陞兩淮都
轉鹽運使歲餘丁外艱服闋改福建布政司右參政
仁廟嗣位來朝遂與廣西右布政使周幹同被
璽書巡視應天鎮江蘇常湖松杭州嘉興八郡訪民
利害而建革之歲餘歸
今上嗣位景暘復詣蘇常諸郡者再中　改四川布政
司右參政未行又二年而拜侍郎之命又二年而卒
春秋六十有四娶吳子男三長懋次林次森女二適
吳孫男七觀與昇璘璣王衢其葬在邑之大易鄉瑤
湖之原於是懋奉事狀介翰林庶吉士　趙知來拜乞
表銘辭而不獲乃叙而銘之銘曰
仕歷中外才際時和厚靖惠敦執持恭　明勤忠勵職
司行於鄉邦公弗私登貳六官荷眷知　六十考終樂
全歸來世有考視刻辭

宜郎中墓誌銘

宜彥攽諱嗣宗蘇之嘉定人永樂三年詔　郡縣舉能
書士蘇州彥攽既至奉命從中書舍人書誥勑無幾
簡從事翰林諸學士皆重之歲餘坐累謫交阯時尚
書東萊黄公總交阯布政司按察司一見彥攽知其
才良寘諸左右任之事深得其助益禮遇日厚交阯

九年始歸復被　召入翰林遂授中書舍人又簡文
淵閣專書内制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既還丁祖母憂
洪熙元年驛召至復其職賜　勑命贈其考子朝中
書舍人妣唐孺人贈其故妻譚封繼室范皆孺人宣
德元年扈從東征還進吏部驗封員外郎食其祿仍
從事文淵閣三十五年皆扈從巡邊　兩朝實錄成
以繕寫勞賜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進本司郎中祿秩
仍從事文淵閣賜　誥命進其考郎中妣宜人乃進
其故妻繼室皆宜人六年夏彥攽得疾醫藥久不効
是年十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二彥攽甫三歲祖
均德及父母俱歿鞠於祖母龔稍長輒悲念父母不

絕而事祖母甚孝祖母躬勤織紝資其學彥初亦克自勵駸駸有進益且卓然有立志鄉老長皆奇之謂宣氏有後云於邑大夫舉爲區長非其志也固辭會楷書命下郡守曰莫踰宣彥初矣遂送詣京師彥初在翰林最久恭愼小心克勤旦暮未嘗以私廢公處同列溫而有讓衆或臨事憚勞費至出語相侵彥初獨怡然不忤於詞氣而請自任士論以是多之爲人疏達誠實行己端重不肯苟且雖家無餘貲遇人窘急倉猝能致義助故其病也鄉大夫之賢者屢造視之及不起咸往哭弔可以知其人矣子男三謙益泰皆幼女四黃寬陳述侯寬其壻也一尚幼其卒之明

年某月陳述奉喪歸葬於鄉其友黃養正具事狀求爲墓銘彥初余所心愛重者爲之銘曰

和而莊坦而慤處事平執事恪履險夷一恬漠嗟彥初不復作

故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段君墓誌銘

宣德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右侍郎段君卒於南京家素貧僉都御史吳君敏德既經紀喪事禮部尚書胡公源潔以聞

上爲悼歎賜祭命有司營葬於是吳君使人北京索葬銘而胡公以屬士奇嗚呼段君者世所謂仁人君子也又士奇素所交游士奇宜銘按國子司業陳君

光世狀段之先居南康之建昌世業儒其曾祖元營田郎中篤術從其中父志清又從常州之武進母葉氏君諱民字時舉自幼溫重穎敏喜學且其父母惟一子篤意教之故德器蚤成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爲

翰林庶吉士時

太宗皇帝命禮部翰林院准天經之數選曾棨等二十八人就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使進其業旦暮給大官饌又月給膏火之資蓋期之於大用而君與焉君

低體

上意益勵弗懈而文學大進與脩永樂大典丁內艱去服闋除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授承直郎涖官廉

恕而明敏克勤恒存哀矜惻怛之心處疑獄必歸於厚麗辟者咸以得君爲幸踰年隨從赴北京　召脩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書書成被重賜復還刑部陞郎中益精獄議尤爲尚書所重凡大獄必咨君剖奏章必歷君閱乃上在刑部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官以縱寇誅　詔廷臣簡代者共推舉君數人授君山東布政司叅政同舉中有畏難者君曰竭誠以共吾職耳何足計利害哉下車數宣德意整飭紀綱綏撫殘氓剗革宿弊政理一新吏民悅戴居三年　召同考禮部會試士論服其衡鑑又二年召赴

闕命以本官署戶部右侍郎之南京是時

車駕在北京久南京諸司皆於玩愒任錢穀刑名者
其務叢脞尤號不治君至躬勤率之莫敢或違始君
仟格已而服從咸循其職明年實授本部右侍郎又
明年改刑部其振起作新一如户部罪人聞君至皆
相慶於獄仲抑跪滯旬浹之間聲譽用彰三年以績
最賜　誥授嘉議大夫贈其祖若考皆嘉議大夫刑
部右侍郎祖妣李淑人封其母太淑人妻盛淑人初
為參政考滿當得誥言於朝願推以封母從之至是
母年將九十得封者再人皆榮之君忽得寒疾數日
小瘥矣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以風日數百人困坐
獄中翹跂待我奈何可自佚哉強出二日疾復作遂

亟有問之者答曰不能報
上恩矣如老母何言已遂卒君性至孝初為庶吉士
得祿即迎父母就養京師父沒後所歷官未嘗不奉
母以行而曲盡愛敬襟宇清明坦夷表裏一致喜怒
不形聲色當官任事惟義所在不苟逶避與人交久
而信卒之日其官屬臨哭皆哀南京鄉大夫之賢者
皆走弔哭北京自師傅六卿以下咸寓賻祭君春秋
五十有九其子男四寔宏安寧孫男二璣璣女三其
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附武進先塋之次銘曰
仁以及民義以行身其發坦坦其存溫溫我懷若人
於古多有嗚呼時舉於今為少亦既乘時胡不永年
邱置哀斯而獨其親凡今之人哀此君子士奇之銘
亦哀賢友

　故奉議大夫禮部儀制郎中龐君墓誌銘

禮部儀制郎中龐叔平卒於官其子拱將奉柩歸葬吉
水以中書舍人宋懷所述事狀乞著墓銘余今年七
十有五益倦文事然念龐氏父子皆從余翰林久不
忍以辭龐之先家袁之分宜十一世祖稱雲軒者始
徙吉水仁壽鄉傳其後資產日裕六世至季安傾家
從文丞相舉義勤王又三世至希凱為南雄路沙鎮
巡檢叔曾祖也祖弱翁龍泉縣尹父文芳好學務義
母劉有賢德叔宇明叔蚤喪父賴母長育少從明師

學求樂初　詔郡縣舉善書士隸兩制書　制勑又
簡其尤者十數人從學士於內閣而出禁中古法書
名蹟俾進其能明叔與焉時　朝廷四方之務方殷
命令多以屬書十數人者雖鮮暇稍暇輒自進弗懈
成駿駿有造詣矣先是明叔父嘗傳在籍既卒無他
丁男有司言明叔應充伍時
仁廟監國南京索明叔所習書覽之嘉獎命削兵籍
十年除中書舍人授從仕郎自是　車駕巡狩皆與
扈從三考奏最復職洪熙初賜　誥命進徵仕郎贈
其父中書舍人封母太孺人賜　誥及鈔歸省
兩朝實錄成以繕寫勞賜銀鈔襲衣丁內艱服闋仍

爲官又三考奏最陞儀制淸吏司郎中授奉議大夫
食其祿仍從事內閣
宣廟實錄成以繕寫勞賜銀幣加四品祿始專職儀
制司八閱月而卒自入館閣以來三十餘年敬愼如
一日純厚謙和不見崖岸口未嘗及人過失其度能
容有誣其過及加之厲辭色者怡然受之不校以是
先生長者及其同官皆重之無閒言云家居事親孝
親沒哀慕不衰睦族姻患難率扶持之朋友有急必
赴恤僮奴如子公退時共賓客觴咏爲樂所爲詩有
淇園藁其生洪武丁巳三月二日其卒正統戊午十
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二娶黃氏封孺人子男

四長瑒次珙亦以善書授試中書舍人父子同
朝縉紳榮之次獻次瑛女二長適黃次適周孫男若
干明叙之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在某原銘曰
躬騁以角弗巧以琢而任其樸噫嗟其樂

衛孟敬墓誌銘

衛世家河東系出漢御史大夫綰歷晉唐及宋仕籍
不乏金人入寇徙河南歸德之穀熟至元有曰慶甫
好施予生伯升現瑋有材畧以軍功積官至萬戶孟
敬之大父父也孟敬諱整爲人敦愿內而事親敬長
外而處戚姻鄉鄰舉無違禮以行義訓子孫以勤儉
致饒裕而好施予有乃祖之風焉永樂壬寅五月徙

疾一日召諸子申諭惇睦之道又遺訓長子之在官
者以必盡臣節言訖而終是月五日也享年五十有
八娶畢氏子男六鎭欽祥淸鏞鐸鎭中鄉試爲大名
縣學訓導今陞左春坊司諫女六祖榮郭亮武盛劉
正高林其壻也其一在室孫男四俊义聰敏女二諸
子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奉葬于其鄉南原先壠之次
先事鎭以翰林編脩徐詠述所狀事行請銘余於鎭
有同寮之誼不得辭爲叙而銘之銘曰
端其存厚其施以全其歸以昌其世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諱霖字士悅陳氏其先居金陵五代之

際大理評事諱暉者始居泰和世業儒至宋而仕宦
科第甚盛彬及從子午皆理宗朝進士彬官至提點
州獄午國子監簿監簿文丞相進士時座主後公過
泰和爲新其居第至今鄉里誇道爲榮處士五世祖
也祖存道元安遠縣學教諭父煥章母曾氏繼蕭氏
處士兄弟四人其仲處士也爲人端厚和易自少喜
學問安成劉壽章先生嘗教授其鄉處士與其兄士
瞻從之學兄弟皆爲先生所重駸駸有造詣矣無幾
士瞻舉進士去後爲興寧縣主簿父已老二弟皆幼
而處士始弱冠凡公府徭賦及家之祭祀賓客寒暑
朝夕所出皆治于處士而皆當其父之意平居孝事

父母及其繼母友於兄弟愛弟與子一怪之學士驕
嘗坐謫遠外嫂鄧早沒遺三女及劉氏妹夫婦皆沒
遺二女皆鞠於處士既長爲擇壻備禮而嫁之行必
擇義鄉人服其公有爭訟率往求直而樂於恬靜嘗
一省兄至興寧留旬日而去縣人莫有知者及弟上
啓子禮先後登第士啓自禮部郎中陞山東參政禮
爲思南知府人皆爲陳氏榮而處士意澹然入則與
士瞻相怡愉出則陶其趣於山水之間益其自視無
然以易此樂也晩喜寫墨竹曰爲之不厭人因其所
自號稱悅巖居士云永樂丙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卒
享年六十有二娶戴氏故儒家有婦德先卒繼曾氏

子男五長禮今爲臨安知府次禧舉鄉貢爲衣州府
學訓導次祚爲士啓後次礽女三長嫁羅以智次嫁
蕭德莊次許嫁郭暉孫男一肇女四處士之葬也以
卒之又明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在山堠鄉鶴鳴岡先
塋之側而未有銘先宜人處士族姑余其外弟也於
是禮以翰林脩撰曾鶴齡所述事狀屬余銘銘曰
焜焜其先駢榮累芬濟濟其承繩武續聞嗟士悅嵎
潛彼遐陬孝士于行匪于顯幽喬喬珠林爰託我居
擷芳挹清優游怡愉白髮歸全其藏有塏春秋雨露
來來子孫

左處士墓誌銘

監察御史南城左璿永樂癸卯三月二十六日喪其
父處士公奉中書舍人同邑章文昭所述處士行狀
介刑部員外郎吾郡周恂如求銘其墓按狀左氏世
家盱南城元季從麻源三谷至處士又從郡城之西
曾祖諱欣祖諱明叔元三公府從事父諱彬鄉平樂
州學正母曾氏處士諱謙字彦彰從父進士友信無
子以父命爲之後天資明敏自少喜學問不煩程督
於經史諸書過目輒能記誦不忘長益博通百家貫
穿古今遂有造詣而事其父母及所後父母一於孝
所後母鄭氏久病氣絕已三日獨腕次微溫衆環視
不見生意欲舉斂處士不可力求醫療竟甦母恒言

微吾子吾死久矣父母沒皆哀毀而葬祭以禮友於
兄弟愼擇交友而敬久不衰急於義舉未嘗與人較
曲直而鄉人有抂曲直不能平必就而質之守令數
爲起之皆以親老辭然教其子必在於事親璿登第
歸省諭之曰由祖宗積累致汝有今日如或一毫於
國事不能盡忠忝爾祖矣其終勉之平居一由儒者
之道釋老巫覡之流未嘗及門恒不忘三谷山水之
勝自號三谷居士春秋八十有六而卒娶劉氏繼周
氏俱有賢行先卒子男四英璣傑璿璿永樂十六年
進士任浙江道監察御史孫男七紹宗益宗顯宗超
宗興宗述宗輝宗女二曾孫男一愈處士之葬以卒

之歲某月日其墓在邑某鄉某原銘曰
左氏所出白脊公族丘明素臣郢游聖門名淡者雄
晉曰太沖在唐曰震代有耀宗厥來徙吁盛善以昌
累善積仁顯聞鄉邦學士繩繩逮彥彰甫欽厥攸往
静言幽處卷而弗施以遺厥後惟彥彰甫沒且弗朽

胡處士墓誌銘

永樂十八年十月二十日豐城處士胡宗仁卒享年
六十有三將以明年某月日葬其邑某鄉某原胡之
先出成都有諱諒者唐貞元中與韓愈歐陽詹同登
第其長子讓僉判撫州因家崇仁讓次子寂又徙豐
城之厚郭遂爲豐城人至諱叔恭諱孟寅處士大父

父也孟寅六子其二處士也諱某天資醇實謙敏好
學問居家有孝友之行於族姻朋友能盡其道以
仁恕爲行已之本詩禮爲傳家之器比善人者歟娶
鄒氏子男四軫輗軏軾先卒女三徐仲殷李大猷
周某其壻也孫男四鍾鑑鐸釗女三軫永樂乙未進
士授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冰蘗之操有聞縉紳間
知者以爲處士之教也於是軫奔訃將歸葬國子助
教徐畤所狀處士世出行實介司諫曹旻齡請銘其
墓余雖前未識處士觀其子可以知之矧有如助教
君所述者乎銘曰
縕仁好善而蹈義兮栖遲丘園樂浼浼兮式光已之
徵厥嗣兮

楊宗榮墓誌銘

處州之松楊楊宗榮年七十卒既葬矣後三十有三
年其孫巨容以某官某所述世出行義介前國子典
簿葉允元請銘其墓按楊氏系出漢太尉其後子孫
益衆散徙江淮閩浙間至宋有諱某者爲金華主簿
其子信爲衢州教授始來居松楊歷若干世至安道
宗榮父也母葉氏宗榮自幼喜讀書爲詩家居敦孝
友處宗戚鄉鄰恒輟有餘賑匱乏及葬其死之無歸
者攻醫有疾輒濟之善藥尤以諒直爲鄉人所服縣
嘗舉耆老寮以集事晚好黄老清静之道幅巾逍遥

泉石之間有以自得卒以洪武己巳五月十三日娶
葉氏子男二景和人傑孫男四巨容巨信久章久祥
巨容今爲長葛知縣孫女二銘曰
力善而施弗違以式澹乎以愉尚厥志後有考之此
其識

洪斌夫墓誌銘

青田洪斌夫既卒而葬矣其孫廷信奉禮部郎中葉
仕寧所述世系事行介前國子監典簿葉允源來求
墓銘洪之先居番易系出宋贈太師魏國忠宣公皓
皓之孫曰純爲曹屬子括始自番徙括居青田之鶴
循斌夫八世祖也高祖秉哲元閩海翼上千戶曾祖

疇循德樂善所交多名賢石塘胡先生嘗賦其所居延桂樓趙文敏公嘗記其所創太清宮白雲菴而皆文敏所書云祖鉉考宗江俱畜德不仕妣張氏琙夫諱其字尹武琙夫其別字也儀觀偉然事親能孝生養死祭一致其誠於睦族人處鄉人皆得其意擒皆以賑貧乏無告者不問於識不識琙夫讀書通古今有材畧元季尚少郡辟司倉不屑就天兵下處州總帥聞其名召主給饟井井不紊帥數稱其才已而免歸　皇明旣混一海宇則命其弟出仕琙夫留家居治田園新居室名其藏息之軒曰清逸備七君子與之游者多爲之賦客至焚香鳴琴觴詠爲樂旣老猶

巾黎杖屨朋徒及其諸孫日徜徉山林泉石之間雖聽爲無所係于其心而謹循憲度不少縱以田賦爲長萬石區率先集事而尤以公平而民悅服雖不仕而所以刑於家施於鄉者人未嘗不以仕望之也其卒以洪武己卯十月二十五日其壽七十有七其葬在訪川吳岡之原其配葉氏其子某某某其孫三庭信庭質庭幹其曾孫男二克顯克鎮女一銘曰有韞其中器之良恬澹愉佚嶺幽以鬱乎斯在歸之寧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illegible]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禮部左侍郎李公墓誌銘

宣德七年十月十五日禮部左侍郎致仕李公卒於家訃聞
上遣官賜祭師傅六卿而下皆往弔祭卜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原其孤果以治命奉翰林侍讀曾君棨所述事狀來拜請銘禮部尚書毗陵胡公申爲之言予與李公同事
三聖凡三十年乃按狀序而銘之李之先居平陽之

臨汾大父諱仲智父諱師魯元季隨兄希賢宦游燕都遂占籍宛平縣而公生焉公諱嘉字允堅天資凝重不妄言笑自幼卓卓有立志事親孝稍長縣大夫選邑學弟子負笈大學士董公倫時爲學教諭公從受業日暮自策勵所授書率誦讀數百過四書注釋雖老不忘已而念家貧親老乞罷歸侍養爲師者初惜其去遂厭時違意其辭懇切師憫而從之後選奉祠所禮生事
太宗文皇帝於藩邸敬恭祀事恒致其誠無幾丁父憂哀毀動人終喪不飲酒食肉覧父手澤未嘗不流涕而養母愛敬兼盡初世父希賢死於兵無子公爲

營塋公念及輙悲哽卜吉壤備禮而葬焉
文皇帝靖內難預效守城勞時南兵逼城城外民有
負母入城無所依者公避舍以處之且食之粟民母
子得全於公義率類此內難平錄守城功召至南京
有司奏授鴻臚寺序班數月
上親擢爲通政司參議且面諭之曰以爾誠實故擢
寘要地必勤必慎毋忝朕命公益盡心乃職一日奏
事畢自陳臣有老母在鄉里無他兄弟侍側願得迎
母就祿養從之既至時初建北京奉　命董運木之
役於河南殫其智慮夙夜不懈後丧母哀毀如喪父
詔賜棺及驛舟歸其丧服闋仍前職遂扈從北狩自

是巡狩皆預扈從後坐累左遷鴻臚寺丞
仁廟御極陞左通政遂陞通政使又坐累落職未行
上嗣大統復通政使改北京行部侍郎念其老不堪
繁務又改禮部侍郎公雖精力日衰猶勉強事事未
嘗少間再歲以疾聞特　賜勑褒諭命致仕又數月
不起享年七十公持身端謹一介不苟取予剛方嚴
毅人不得干以私其任職細務必親故所歷廉介終
卞爲變治家整肅教子孫必務學而間暇道說
國初以來北京名賢故老流風餘韻娓娓不窮聽者
忘倦葢自是能知而言者亦鮮矣其歷任散官自將
仕佐郎積至通議大夫以公貴再追封二代大父父

皆至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大母吳母蔡皆淑人追
封故妻蔡封繼室趙皆淑人子男四粟宜剛簡女一
孫男四裘謙泰巽銘曰
嗚呼李公有孝有守遭逢龍興陟　帝左右剛毅之
資自信弗疑顓顓以持莫之或移納言之司宗伯之
貳歷年三十始終一致白髮蒼顏鞠躬竭誠
三聖在上天鑒孔明奎章龍文奉勑歸第象笏朱衣
里閭迓拜從容優游以壽考終綸音及門寵光隆隆
嗚呼李公生死榮哀勒銘其藏永示後來

翰林庶吉士湯如川墓誌銘

永樂四年二月庚戌翰林庶吉士湯流如川歿于京

師其友曾與賢爲治喪歛已楊士奇將述其平生爲
墓中之銘以授其弟如墳使歸葬焉屬隣舍夜災延
㷫如川舍及棺如墳拾其遺骨而歸嗚呼如川何以
得此哉其平生所爲宜壽宜備諸福乃四十以卒而
又遭遇身後之災造物者於如川何如也世之不爲
如川者或至於期頤即不至亦不見其身後如此者
造物者之意何如哉如川世家泰和之甘溪曾祖某
祖某父均義母李氏如川溫雅易直事父母及撫諸
弟皆能悅其意處朋友必引之於道臨事務當大體
永樂癸未以詩經領鄉薦明年登第賜進士出身
除閒其材行請於

上韙以爲給事中會
上作新儒術將有以風勵天下乃擇進士英敏者得
二十八人盡出衆秘書俾進學於文淵閣期之於古
人如川在焉如川懼無以稱
上意蚤夜勉勉不息而學益進明年季弟如虎來省
得疾卒如川哭之數日亦得疾以卒朝之士君子聞
其卒皆相與悼歎以爲不可復得嗚呼如川者豈不
可復得哉其仁厚可以長民明公可以持法執守可
以勵俗通練可以集事可謂才德兼有者矣將用某
月日葬某山某原時二親皆垂白無恙而連哭二子
此宜何如其情也娶某氏子男三某某某女二余生

先如川一年交之最厚而最深也來京師相聚甫在
歲方洽之爲輔豈謂一旦遽失吾益友哉乃忍哀而
銘之銘曰
爲器之成宜而動也時弗達于施而止於斯而止于
斯又孰爲之災孰之攸司冉其測知我銘于兹以紓
我恩以慰其父母之悲

陳孟京墓誌銘

孟京諱昌姓陳氏以字行登永樂四年進士第授翰
林庶吉士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官陳故泰和綠
繆家五代有諱暉者始由金陵來徙至孟京凡若干
世自宋建炎中有諱千齡者始登進士第至孟京凡
十有四人其他選鄉貢舉明經才行不可勝數載郡
縣志與其家乘甚悉孟京少孤貧皆嗜學旦暮負任
負以養其祖與其母手一卷未嘗釋也遇明儒碩師
輙挾所業往詰益弱冠稍出教授愈自刻勵口誦手
錄窮晝夜不廢一時朋儕強記多識者不能及也永
樂元年中江西鄉試四年會試禮部中前列廷試在
第二甲初族兄士啓永樂二年試中第二甲賜進士
出身授翰林庶吉士至是孟京與從兄孟潔皆賜進
士出身皆授此官陳氏兄弟之盛人以爲榮時　朝
廷廣召文學之士纂脩永樂大典孟京與編校長入
晚出未嘗以私廢其博達明審老師宿儒多褒之性

孝友家素貧幸仕得祿而薄甘旨未嘗充其母甚樂
也愛其弟恒約己以裕之卒之時家徒四壁顧其妻
曰死生常道勿戚戚身後事其在諸兄汝惟善視兩
兒不可令斷絕讀書種子耳不一言及他事嗚呼此
亦可以觀其志矣卒時年三十有六曾祖圭一妣倪
氏祖以靜妣曾氏考孔武母蕭氏娶劉子男二中九
嶽玄斗七歲女一既卒士啓孟潔爲治棺斂買舟還
其喪與其妻子先宜人以靜先生之子余其外兄故
爲述平生大槩爲墓銘使歸葬焉銘曰
力學植身屢空弗知始達而暢曾不幾時嗟乎孟京
遽止於斯行邁崎嶇而艱乎夷嗟乎孟京匪命之罹

趙進誠墓誌銘

黃巖有豁達明智之士曰趙進誠白少慷慨抱氣節明經博學通當世之務嘗欲有所施見於時屬元季政亂不可有爲遂括囊不出日以養親爲樂方國珍竊據溫台諸郡是時蟻附之徒率皆氣焰灼灼猝起日夕間進誠獨曰是何異趨膏火以自得者吾行見其斃且又可效乎即奉親走匿山澤不與世接也聞
太祖皇帝定鼎金陵發兵甲伐于四方忻然舉手加額曰 聖人出天下自此大定矣 國家既平定方氏浙水東之地悉歸職方浩然有願仕之志冀一得發施其所負畜然遂疾作不及行而卒洪武辛亥某

月日也年四十有九進誠諱友諒其先宋南渡時迪功郎諱某始自汴徙黃巖後至諱某者其曾祖也祖諱某考諱居敬妣某氏進誠穎悟過人少喜爲文章平居事親睦族姻賙貧乏皆以爲分內事不肯苟且遷就徇人終其身不能一日如志以見諸用非其命也夫娶黃氏子男五季寧季皋季達皆蚤卒季昌今自偹寧縣學教諭陞國子監典籍方嚮用於時季桓女一適盧仲茂孫男七人進誠卒後二十一年諸子始克奉葬於縣巖山之陽又十有九年爲永樂九年季昌奉狀來求文銘墓余考其志行及其時命有可悲者爲之銘曰

泯懷璧兮靡貽缺焉爲于時兮命諼闕銘以昭之兮永弗滅

羅仲深墓誌銘

余友曾與賢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又二年其女弟之夫羅仲深繼登第與與賢同官同舍踰年與賢卒又明年仲深女兄之子曾用常亦舉進士來京師居止依舅氏未幾用常又卒仲深連經紀兩喪於客外傷其中情鬱抑無聊日益病猶強出事事後用常卒之數日亦不起矣悲夫與賢惇厚易直仲深溫潤簡靜用常倜爽端確皆吾邑之秀也幸以經術遭逢

聖明之世既出矣而皆不及下壽少試其所蘊蓄士君子無不悼惜之 國家設科以來得士之盛江以西稱吾邑而甲申至丙戌兩科蓋又盛焉甲申升者九人陳上修湯流獨孤樂善曾與賢余學夔蕭省身王直歐陽俊曁余姪相丙戌升者五人曾春齡陳孟潔及其弟孟京羅仲深胡雅雅既第而歸兩科十三人者皆爲庶吉士在翰林與纂脩之事吾邑斯文之盛蓋四方士之所慕豔而未幾流卒與賢又卒丙戌之四人者又連卒雅家居則又卒後丙戌而升者用常及王鉉梁輈陳賞王嗣先五人未廷對用常又卒於是四方士爲吾邑斯文悼歎不獨三子者而已也

悲夫之先後卒者或余之親或父要而仲深又與余同里巷今是其兄浦城典史仲固來京師告余曰將歸葬吾弟必得子銘出示翰林衡選王直所爲事狀余不能辭也羅故西昌望族祖某考尚文洪武壬子鄉貢進士歷主臨皋仙游兩縣簿二子仲固仲深也仲深自幼爲主簿公所愛嘗曰此兒必興吾宗未弱冠喪父家貧出教里中童家取束脩以佐其兄養母而益刻苦學問當其時鄉老碩師皆已殁無在者學者疑不能通無所質問仲深獨守傳註古說熟讀深味日益有得久而沛然而號仲深前輩者多自以爲不如往往即仲深求正是否永樂乙酉以邑學弟子

貢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禮部中高第廷對賜進士出身授翰林庶吉士脩永樂大典仲深沉潛明敏實出西入不肯斯須廢公同列者皆推讓之其卒以來渠某年某月某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從先兆也子男某某銘曰

荊山之璞兮出孔多無幾屢毀兮嗟乎奈何爲呼仲深兮溫且良宜服用佩兮鏘珩璜亡者何遽兮存者徒傷

梁監丞墓誌銘

永樂十一年六月一日國子監丞梁里許以仁卒仲子澤將奉其柩歸葬欽州以國子博士鄒幼亨所狀世次歷官行事介監察御史胡聚來乞銘以仁嘗典教吾郡又聞澤致孝於親惓惓也不忍固辭按梁欽著姓祖某考某以仁自幼聰穎好學稍長選爲州學生洪武庚午舉鄉貢明年會試下第充太學生有詔選太學生教郡縣學以仁在選中授吉安府教授後丁外艱起服攺國子學正秩滿陞監丞會祭酒被召在翰林司業闕以仁受命署監事永樂十年也以仁自爲校官旦暮出所進爲諸生講說暇即自學不懈在吉安訓導辦于方先生以仁鄉試時座主也雖同官然執弟子禮甚恭私會必侍坐請益必避席于是曰仕而優則學後世學者不在於爲己沾一命志

滿氣盈豈復有意自進而求能致禮於所當下者加尠也於是以仁有不同於流俗者焉性質直夷曠與物無競不察察爲明然嗜酒坐是致疾卒時年四十有五娶潘先卒繼陳子男三津澤浩女一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州之某原銘曰

寧越之區合浦之濱孔雀明珠異産之殷嗚呼以仁和呼秀文孫郡博士爰登成均亨衢翱翔榮澤津肆如何中道奄仆其輪氣升魄歸永妥於此我銘昭之亦慰其子

蕭處士墓誌銘

吉水蕭璵孫新化知縣陞寶慶知府逆致其父處士

公就禄養閱四年矣一日公坐庭中睹過鴈召岐語曰吾將死乎疇昔之夜夢人緇衣而長身四目眈眈指雲中飛鴻而顧余言曰鴻乎鴻乎殆其供旋歸乎今吾所睹類是矣其將死乎明日得疾旬有六日卒永樂癸巳二月乙亥也將以明年某月某日歸葬其鄉槎溪之原岐求余為銘按蕭故家暘名族自文仲徙吉水四世至德永德永生雲峯公考也公諱思桑字德剛別字槎菴自幼魁偉秀明務學強識老長奇之既冠力進不懈屬元季寇盜四起所在恣刼殺富家巨室各務出計捍禦自固所知有以是勉公者公曰彼其所加暴焉者或以利或以憾吾世襲忠厚事

文思何憾且何所利不聽奉其親挈其妻孥往明槎溪之濱十餘年寇禍卒不及天下既定惟事教子弟子弟有力學惇行者厚獎以勸處宗戚有恩喪葬有夜偷入室家人覺將逐之公止之曰彼窮故至此奈何困人於窮也其人聞之愧悔卒改行為平居謹言行老益自重雖不試然岐於為邑為郡皆得其民公要不於公之教矣享年七十有九娶毛氏子男五崇岐升武智崇昇武皆先卒女三適士族孫男九曾孫男二銘曰

仁山崔崔文水瀰瀰代生文人蔚乎有煒嗟惟槎菴括囊韜光棲迹丘園逍遥相羊公才有為公子克施畀民宜之自公啓之既壽考終閟于斯原慶澤綿綿被其後昆

郭彥思墓誌銘

彥思諱睿姓郭氏其家世見余所譔登州府學教授墓誌登州與其弟湖州府經歷夔皆以經學治行知名當世彥思登州之從子而湖州冢子也母車氏彥思居家事親孝愛諸弟如愛己之身恒情所苦者惟恐一毫及之如恒情所喜又惟恐不之及也雖持引鐫嗟或不至然皆出乎其性非有所勉強矯拂至于今其諸弟相愛及愛其兄弟之子皆如彥思之心彥思淳質坦夷與人交表裏洞達治家不求有餘為

文章取達意而止永樂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若干娶賴氏繼歐陽氏張氏子男一公猷女二張孟賢張檀其婿也士奇先祖考皆與登州湖州兩先生厚善士奇少壯時又交彥思及其弟彥欽彥遷從弟彥常相距巷南北有暇輙相就相講與未嘗倦也即倦稍縱為談謔或奕以嬉有一[illegible]累靚有終夕坐對氣合而情得也其後彥欽彥遷及余皆出仕惟彥思彥常家食優游自足也無幾彥常卒又無幾彥思亦卒余皆哭之慟彥常之葬也余銘之彥思既殁時彥欽彥遷皆守官在外故葬緩今彥遷自瓊州府推官考績來京師與余言吾兄久未復土遷之不悌吾未

號呼塞涕下不已余不忍聞聆月君銘典教在吳與
聞其弟來京師寓書百谿緩葬罪在我辭益悲若郭
氏之兄弟何其篤相愛如此哉世之人其孰無兄弟
乎於是彥遷得復職赴增肅便道償所願也謂余曰
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吾兄某鄉某原子宜爲銘余
掇其一端可爲世勸者銘之他可類見也銘曰
嗚呼彥思孰不爲兄子謂吾弟同氣之生嗚呼彥思
孰無弟者有惟愛兄歿不遺隋君子之行如㲉異器
與一以嘗百器一味鬱鬱新阡我作銘詞嗚呼彥思
逝其遂而

徐弘道墓誌銘

永樂甲申詔近臣舉士之能書者就翰林給廩祿職
繕寫且給楮筆俾暇益自進其能時永嘉徐弘道以
舉徵至弘道工隸楷其爲人恂恂謹慎寡言未嘗務
己抑人亦不肯苟且徇物與人交潞然而久益見親
可謂端厚君子者矣弘道自幼力學明書經洪武庚
午以太學生中應天府鄉試遂擢親王府紀善未幾
改廣西道監察御史歲餘罷罷今二十餘年縉紳間
猶稱其清慎云永樂甲午河南布政司聘考鄉試以
疾不赴明年八月九日卒於京師享年五十有九弘
道諱定其世家永嘉曾祖源晉陵縣丞祖益惠安縣
典史考士良妣陳氏娶金氏子男一人黍女二人歸
金寧於是黍寧將歸其喪葬其鄉某原人黃卑陳景
茂來請銘余與弘道處久矣爲之銘曰
濟濟兮行循洎而安兮不競與綠嗟乎已矣兮閔斯
丘

故桂東縣儒學訓導廖潛仲墓誌銘

永樂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桂東縣儒學訓導泰和
廖潛仲卒廖出周文王子伯廖之後五季之際繇金
陵徙泰和世襲儒業洪武初爲泰和縣學教諭曰子
謙稱愚寄先生者潛仲祖也父叔章母王氏生二子
龍龍潛仲也潛仲幼侍父教育於其祖祖卒潛仲
未弱冠也卓然有立志出就學縣博士日自策勵讀

書爲文不襲成說躡故迹著四書經義論策多至千
篇同輩莫及也儀觀偉然面白皙如玉疏髯秀眉雍
容凝重人不得窺其際善談論閒暇於鄉人朋友飲
酒縱奕嬉閒出片語相調謔輒傾一座以是無少長
賤貴皆樂親之然其中素所操執者未嘗假借也永
樂元年充貢爲太學生召試文淵閣除鳳陽蒙城縣
教諭後丁內艱服闋改雷州海康縣學教諭兩縣學
教皆久弛潛仲力作新之初至蒙城五年來海康四
年則通三考滿矣雖其學者多有成中科選者皆選
於潛仲去職之日例不得書績遂降郴州桂東縣學
訓導在桂東期年盡力職務雖疾不廢易簀之日猶

冠帶升堂兄諸生益年五十而卒潛仲不以利廢義繼祖毋袁一女鍾愛祖有遺貲産袁卒簡畀其女然後斥其餘畀潛仲族姻不能平潛仲獨無一言孝事袁終其身袁卒或教質於官以復其産者終不聽而敬其姑如袁之存也終身不衰潛仲自少壯負理才使受一郡一邑而爲之可以得民惜乎其未見試也娶譚氏有婦道子男二曰謨謨永樂癸未進士翰林庶吉士女二長嫁鄧時亮次嫁鄉貢進士劉紹孫男三曰謨將卜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原以余其父友也奉事狀請爲銘銘曰

士重者義而世以利才庶有濟而嗇未試命之不猶行則無愧

前浙江布政司左參政林公墓誌銘

前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林公諱瑜字上潤漳之龍嵓人其先出晉折遠將軍晉安郡王祿之後而居泉之龍溪世業儒宋慶元中有諱起東者始徙龍嵓再世至鳳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承直郎龍嵓縣丞祖宜慶元以明經爲南靖縣學教諭自出貲作先聖廟不以勤衆考得元季兵亂有保禦功分省承制授長泰縣簿復授百夫長皆以毋老辭娶黃氏生五子其五公也自少有志於學洪武中爲太學生居太學五年擢五軍斷事中司稽禮又六年陞右斷事公居官以忠愛爲本於議獄多所平反數月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授奉議大夫陞奉政大夫行部過贛有姪殺其伯母者獄已具公聽其辭而加察焉實豪民索逋不得擊殺之而以賄移於其姪竟坐豪民而釋其姪安福有強盜數十人郡縣連歲捕不獲給事中及三司奉

詔發兵捕之而不急捕盜更聽姦民悉取民之富者誣以匿盜非法考掠備極楚毒富民不能勝償重賂乃得釋既又及平民盜以是遂逸去而平民不問貧富悉困矣奉

詔者既以罪去而公代盜悉得而民若不知者公和厚樂易待物以誠用法持平恕臨政務寬簡所至禮賢下士考閱諸生而獎勸之歷三考以

最陞本司副使授中順大夫流民聚長沙爲寇與袁接境　朝廷命豐城侯總湖廣江西兵擊捕之總兵檄公招撫脅從者多歸焉渠魁既得餘黨復叛公復往撫之遂以無事嘗督造戰衣一百萬期三月完如期而集又從工部尚書宋公採宮殿材于蜀而公分往馬湖極險遠之地事集而民不病蓋公於使人必酌其力體其勞而善撫之物自蜀歸有重獄二十餘人疑未決公立直之又三考當去於是居江西二十餘年矣前所未有民耆耄三百餘人遮馬首羅拜曰公厚德被我民久矣民何以能忘公今決去不留其何以慰民之思也相挽公足出一履競取之公乃

驛馬馳去以最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浙江素繁
劇時布政使以下負皆闕公至獨任早夜勞勤不少
懈踰年吏舍夜火延毁公署及文書事聞并逮公詣
秋官公輒引服不自辨未　奏以疾卒永樂二十一
年正月朔也公在官三十年祿入益厚而自處泊然
不加布素時平居教子嘗舉汪信民菜根之言曰此
立身之要也諸子日務於學則訓之曰學以明善誠
身而達於用文辭非所急也公間爲詩文未嘗存稾
喜書法晚亦斥去家居有後山之勝而仕於外未嘗
忘也輒以自號云娶曾氏有懿行子男五人嵩高崧
暘森高京暘華高嵩暘先公卒女一人適蘇實孫男

八人冠冕弁旒纓圭璧組孫女六人於是嵩高京暘
治喩畢將奉柩歸葬以進士王源所述世出事行請
銘將以納諸竁嗚呼明辯之才機巧之智剛厲之氣非
不適於世用而平實之行寬簡之度安靜之政使人
稱爲忠厚長者如林公其可多得哉士奇江西之人
也知公之所施間嘗與公往還又知其所存故不辭
而爲之銘曰
淳有後山孕靈毓清是生林公温裕靜貞璘華朝著
職特讞議允直且平靡或怒鑑大江之西肅肅風紀
表其儀威亦篤愷悌奕奕浙藩祿位益崇丕贊承宣
夙夜惟恭居無幾何釁攸爲咎公曰予責敢逃可

其德孔厚其隱誰白逝者不復知者彼惻故丘有藏
既堅且深載行勒銘式視來今
　故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墓誌銘
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卒
於官公之先自檇李徙錢唐世有隱德不仕考壽之博
學有志遭元季亦晦迹不出公諱濟字汝舟蚤喪父
事母以孝稱天資穎敏好學強記稍長游縣庠材識
爲同輩所服先生君子多重之餘杭令聘佐教縣學
遂奉母徙家焉而毅然師道自任振起諸生皆趨於
學一新學舍自令丞以下皆嚴敬之秩滿陞中都國
子學録又陞國子助教一時國學之爲師者皆樂與

交爲弟子者多樂就其講下無幾坐事自陳左遷西
安府學教授未赴改河間府學用薦者陞平度知州
階奉訓大夫廉簡寬厚吏民安之丁母憂服闋用翰
林脩譔李貫舉脩實録官事摭要井井有章書成賜
紗衣一襲幣表裏各四白金五十兩陞禮部儀制郎
中階奉議大夫進奉政大夫時　朝廷祭祀冊拜慶
賚及儀物制度徵備宜參古典蕃部一資於公
詔脩永樂大典以五人總裁而公預焉安南拒命
詔大將軍帥師征之擇朝臣有文學者往司奏記公
承　命以行軍事多所助於安南平踰年餘黨復貳
王師再出公亦繼往還陞廣東布政司右參政務材

大體而簡亟允平以率郡邑嶺海之區政化行焉坐
累左遷吏部郎中數月擢左春坊左庶子在輔導之
職言無不從寵遇特厚本 令旨授皇孫經明於啓
迪潛秩陞詹事府少詹事階中順大夫公爲人和易
坦夷不見崖岸於物無所迕自公卿下至武人庸隷
皆樂親之其學長於春秋爲文章不煩思索與筆墨
就所居號廟菴客至必具酒相與傾洽遇朋徒之會
山水之游輒欣然從之不以事廢兼嗜老釋之學旁
通深造雖其徒尊宿者鮮或過之益春秋六十有八
而卒娶袁氏繼薛氏子男二本幹二女長適大理寺
丞永嘉湯宗次未行孫男一炳公雖歷事二十餘年

數更煩任而歿之日家無餘貲惟藏書數千卷而已
余與公同爲史官時往還後春坊同寮又十餘年相
與益厚於是本幹將奉公之喪歸葬餘杭以左司直
郎金寔所爲事狀請銘義不可辭爲叙而銘之銘曰
繄公之興自儒師說說執業趨卑凡表植模範縣著
龜陟于上庠閱厥施紬書石室登金閨討論五禮宗
伯佐參贊戎幕文翰馳旬宣出佐南海涯宮坊入侍
騰龍輝猗公歷試罔不宜劇觚剸畦和以夷有不爲
公矩入規盍視公願諧疾趾天目之趾公全歸後欲
考德徵銘詩

葉處士墓誌銘

仁和葉處士卒其子中書舍人恭將葬訃歸繞絰奉
兵部郎中柴車所狀處士之行泣拜請銘其葬按狀
葉故汴人從宋高宗南渡家杭之仁和遂世爲仁和
人處士諱茂字茂實三歲喪其父某七歲喪母而鞠
於叔母九歲遭元季之亂寇陷杭州家人皆散失處
士被俘即脫其耳金環畀寇寇舍之去既歸而孤惸
孑然日夜悲摧感憤能奮弱爲壯圖所以自立十四
治生事日益見端緒既冠遂殖其家 國家平定四
方挾其貲遊中原走關中轉歷山東西又南泝大江
浮彭蠡踰五嶺縱觀乎南海而循八閩以歸遂累足
不出日親其鄉之君子以適於恬憺幽閒之濱而志

於義施常推所有以振窮恤匱假貸不能償者還其
劵敎其子力學而勉之曰吾適生非時而不遑於此
也汝必成吾志大于擢官近侍喜動顏色諭之曰吾
及見汝榮達幸矣然必無忝吾父乃汝之賢年八十
而卒其卒以永樂癸卯十月九日而葬以卒之明年
某月某日墓在錢塘西山之趾其配岳氏其子男二
長即恭次蕙女一歸周某孫男三曾壽祖某銘曰
弱之艱奮而克強壯之通斂而弗揚其行之臧而壽
與康而俾來也昌

王處士墓誌銘

龍溪王處士卒將葬其子大理評事昇奉韓府長

惕罹宗所述世出事行介翰林侍讀李時勉以求余
銘余識昇於南京素已重之不忍以辭按王氏之先
居光州固始自唐從閩而家漳之龍溪世遠族盛至
義甫娶李氏生四男子其三處士也諱與逸字宗禮
少甫知學而父兄相繼沒即奮自立竭耕以奉母事
母生養死葬克致其誠歲時祠祀祖考一用儒者禮
不惑於流俗冠禮廢於鄉久矣酌古今而行之於家
洪武中郡守推舉孝廉辭以母念　國家所為表德
勵俗非以舉也顧余之鄙陋敢忝竊哉卒辭而勉其
子於學曰吾蚤孤多艱而不遑於此也若等必務學
又曰學必審夫義利之幾庶幾切己用也屢賄若藉

借徵明師以資之見宗族姻之子亦必勵以學雖若
畎畝之務日暮躬率不廢而名其宴處之居曰息耕
為人溫厚端謹而樂施濟親戚鄉鄰急難者恤之貧
乏者周之歲歉穀貴倒廩以貸其償與否不計也里
津渡舟梁壞輒治之嘗颶風起一舟漂毘大溪中失
柁幾覆進命家人徒勇敢篙以舟往援之一舟之人
免於覆溺所及人類此其卒以永樂癸卯十二月
二十日距所生至正甲申歷歲八十初娶林氏有婦
德躬儉勤相夫以殖家先若干年卒葬其鄉之某原
繼郭氏子男二長即昇次寓女二長嫁胡永誠次嫁
林昱孫男一夔女八卜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合葬于

林孺人之塋之左昇永樂二年進士歷安福縣知
縣平涼府推官大理寺左評事能敬慎自持其初為
安福於吾同郡在官數月召還民衆輓送之有至於
流涕者今始二十年民猶思慕之不忘非誠心愛人
何以致此此吾所為不忍辭銘者也銘曰
民之類四士農其先農以本重上以道貴越古今士
匪力弗食凡古之農孰匪士徒允篤宗禮殆古之民
悠哉與仁勤稱以身亦既壽考而全其歸垂祉續聞
嗣世有輝

故翰林庶吉士宋子恥墓誌銘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翰林庶吉士宋子恥卒

於北京年三十有六其素所交游皆嗟傷悼惜之不
已其始病也余與錢檢討習禮往問之醫者從傍製
藥語余曰即三日或五日痊矣豈謂更數日竟以不
起子恥為人溫然與人交能輔之善摔有緩急可望
而所為悼惜之者則於世務達於理道有慈厚愛物
之意蓋可用而未用而今已矣於是其從兄吏部主
事子璵既殯之文明門之外遂出翰林編脩尹鳳岐
所狀事行泣謂余曰吾弟不幸不得少見於時其可
使無聞於後乎願得一言他日歸葬于鄉也刻之墓
中按狀宋之先自廣平徙新淦後徙吉水至宗甫又
徙廬陵樂甫生長卿長卿生彬之其曾祖也祖成章

復居吉水父若宗母張氏子甝諱甝生而秀頴異常兒稍長穎敏好學讀書或忘寢食日益有造詣選補縣學生下筆爲經義論策群輩多讓之永樂九年中江西鄉試十三年陳循榜登第爲行在翰林庶吉士文學益進預脩性理大全等書書成受 賜賚明年扈從還南京十九年春奉 詔送秘閣書籍至北京無幾得病未病往謁祭酒胡公座客有察人氣色以決休咎者特戚焉於子甝蓋旬浹而卒卒數日凡爲庶吉士者悉送吏部將授官而子甝不及見矣子甝娶鄧氏子男二作格女一卒時父母皆老子幼暨其妻皆不在側病而決特之歛而殯葬之皆子璟也銘

曰

材也必度於匠石驗也遽仆于皂櫪存豈不厚胡薄其壽嗟嗟父母嫠孑其幼兮其歸依君所歸咎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illegible]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八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九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元德化縣丞王從遠墓誌銘

萬安王安行從遠卒子璵爲太學生聞訃將奔喪以國子助教歐陽賢所述世次行事來乞銘歸葬焉從遠家白沂里白沂王氏萬安之望也其先自安成徙世篤厚德有諱朴者嘗仕周世宗朝後有爲通州知州諱某爲贛州路同知諱某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諱沂春者其曾祖祖考也從遠學通書經仕元爲江州路德化縣丞未幾丁外艱去已而元政衰四方兵亂

遂隱不出及天下大定逍遙野服謳吟慨慨以自適於田里之間者幾五十年性恬澹謹言行居家教子孫以詩書爲立身之本耕稼爲裕家之本享年八十有六其卒以永樂甲午正月七日以是年某月葬某鄉其原娶蕭氏繼楊氏子男二璵璞孫男十八曾孫男女各一人其物繼室則余宗之出也故璵請余銘銘曰

紹於吾先式克承之紹於吾後必有興之銘于其藏殆將徵之

林處士墓誌銘

永樂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州之閩縣林處士卒

十子文秩文秸以翰林編修陳孚著所述事狀謁文銘其墓余嘗識處士伯兄國子學錄士銘甫矣而文秩兄弟相從翰林者三年義不得辭按狀處士諱純字繼成一字公粹林故閩詩書家宋同知樞密院事端明殿學士曰安宅其八世祖也祖汝嚴考以敬母劉氏男四人其叔處士也幼聰敏嗜讀書稍長學禮於鄉先生林伯璟能持身正家鄉人服其公有私爭不平者皆往質焉常饑年發粟貸民而以豐歲償未嘗取息念其父欲建義塾不果則命其子爲之以成先志喜賓客凡名人賢士過其門者必傾竭欵懽而後去蓋年五十有三而卒其配程氏繼黃氏其子男

六文穆文秩文秸文秫文稑文稷文秩文秸俱未樂十三年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其孫男三其葬以卒之歲某月日墓在石泉山之原銘曰

幽而不揚而表於鄉惇有承之其後之昌嗚呼公粹庶其不亡

康彥英墓誌銘

康氏西昌邑東南五里所蒲田故家其先見余所序宗譜彥英大父復性有善德父仲璧爲里塾師母鄭氏賢明有家法三子其仲彥英諱英發喪父教成於母其天資純實和易孝養其母友其弟於事恬遜而不校安於耕不別治生業屢空而不戚族姻鄉鄰有急能赴之於人一言不合輙去然無宿怒意休休園林泉石之間不以外物累其心可爲善人也矣宣德十年六月十九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四娶羅氏余同母妹先八年卒繼鄭氏子男三長榮廣西按察司知事能不改其貧次渠次餘女二陳珪蕭岸其婿也余官翰林十數年遣子稷歸守家尚髫齔賴康氏妹維持教誨而彥英顧盼助恤良厚彥英嘗一至南京既余夜共飲酒余片語過直不懌雞鳴告辭去予起謝之强留數日竟去然所以顧恤稷者不替昔也吾妹沒吾哭之哀數附書稷令所以事康姑夫禮加厚豈意彥英又沒哉故爲志其葬而因以及予情云銘曰

璞兮不鏤而埋于幽歸全斯丘

止齋陳先生墓誌銘

余仕南京二十有八年鄉閭故舊淪謝殆盡五七年來親故交游老成皆行中有書升往還相問者惟止齋陳先生一人今年其子餘將來求墓銘則知先生又謝世矣爲之悲悼久不已乃叙而銘之先生諱泰先字仲亨止齋者其講授之居所名也陳自五季徙金陵徙泰和歷宋元至今貴顯相望而以科第進者不可勝數元贈萬安縣尹吳文正公爲銘其葬號菊存者先生高祖也瑞金縣尹以贛州路推官致仕號

梅村者其曾祖也祖以道潮州教授父有慶儒學提
文章母蕭氏先生幼孤遭兵亂貧窶與兄仲述䓁
養母而勤於學兄弟治家少間輒挾冊往從鄉先生
劉尚書崧歸則兄弟自相講論會有詔興學校縣大
夫舉仲述充博士弟子先生獨留供養綜理其家凡
家之內外長幼寒暑旦暮之需未嘗乏也仲述舉進
士爲御史先生居鄉恂恂謙恭足跡未嘗及縣門縣
令丞如不知有陳御史家劉尚書卒獨有遺腹孫先
生曰吾可以忘劉先生乎以子妻之先生雖老猶朝
夕坐亟丈授徒不倦或以爲言者則應之曰吾豈爲
利哉顧先生之所業且吾少壯時所資奈何老而遂

棄之也平居事母孝母没卜日將葬霖雨旬浹弗止
葬之日遽霽既葬雨如故人以爲誠孝之感嘗省仲
述京師適仲述坐累下獄先生上疏白仲述冤竟得
釋仲述卒於官撫育其子先生以德望重鄉里里有
競爭必趨先生求直故家大族凡宴會必得先生正
尊席爲榮縣舉鄉飲禮賓及有所咨政必於先生先
生貌古而氣清色温而詞正儀度雍容俯仰接下無
問貴賤老穉皆喜親之嘗有甘露降其庭竹上識者
以爲養老之祥凡受　朝廷賜帛牛酒者再年八十
餘康健不衰飲食步履如常一日得末疾遂不起正
統戊午八月二十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五元配王氏

繼胡氏子男四皆王出餘台州府學教授直福建按
察司照磨復邵女三人劉仲兼曾敏仲蕭仲份其壻
也孫男十弁弇奐弈與契丁禄岳章女九曾孫男十
先生之葬以某年月日葬在某原惟陳楊二氏嫺好
累世如朱陳先生與余又皆少孤貧賤故契誼特厚
余嘗念得謝事歸旦夕相過尊俎談笑以終餘年若
惟先生一人而先生不待矣余能不悲乎能不悲乎

銘曰

陳來西昌越四百禩宗科清秩累累間世徇歟止齋
隱居求志道行鄉邦奚必有位徇歟止齋文範是似
我銘其藏有道不愧

梁先生墓誌銘

永樂八年七月二十又六日西昌梁先生卒邑之賢
士君子皆走哭弔市廛郊野之氓多咨嗟傷悼亦有
趨赴哭慟者中外縉紳大夫知先生者聞訃亦多嘆
息有作爲詩文以悼之者先生諱蘭字庭秀别字不
移梁之先唐長慶時中山長沙徙西昌八世祖蕃字均
宗仕宋爲權知鳳翔府與其弟可知黃州充史館編
脩官均傑皆有名於時曾祖路伯祖才可父彥卿號
心易母楊氏元新喻州判升雲之女生三子先生其
仲也自幼穎敏未七歲入小學讀書究文義心易公
奇之稍授之經自勵不懈未幾元季兵亂父兄相繼

没世獨與弱弟奉老母處貧困然能適其母之意如
未嘗困也而奮力於學不廢　皇明混一天下授徒
里中以資奉養教其子明經飭行恒語之曰今幸遭
明時沐治平之澤不可苟焉自逸忘所施報長皆令
之仕戒之曰士貴有益世用非徒資祿利苟榮其身
而已長子潜歷官四會陽江陽春三邑入爲翰林脩
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次子混歷訓導臨州府學教諭
溧陽縣學先生東西往還就養曰有輕煖甘脆之奉
賓客之娛可以自樂二子亦冀以此樂其親先生歎
曰吾求樂吾志可也顧謂之曰惟克有終以不辱國
命貽我羞吾獲歸守先人丘墓以詠歌太平盡吾之

天年爲樂不既多乎其子強留之不可既歸日與故
人朋友尋山水之樂命酒賦詩任意所適於邑西柳
溪之上闢畦蒔蔬雜植花竹引泉灌注而築室其中
游焉息焉觀道玩微逍遥自得作畦樂詩數篇時歌
以自適然猶數賦詩寄其子勉以盡忠不置也既得
疾即謝醫藥曰至此命矣疾革命侍史具盥盤起沐
浴又命取深衣幅巾家人請所欲言曰葬祭以禮不
一語及他事卒年六十有八性儉素惇學明識教人
以五經四書爲本若左氏以下暨荀楊劉向之徒所
著書必爲辨析是非孰之當取孰之當去諸生聽先
生講說旨義條達精到皆忻忻如得甘食爲文簡古

婉詩馳騁魏晉而沖澹自然有陶靖節之趣嘗曰士
當立心高明尚友千載庶幾不墮庳陋居家未嘗疾
言遽色而家政肅然與鄉人處得其敬愛有窮之者
亟振之或貸不能酬折其券爲人解紛排難未嘗求
知有知而謝之輒辭初心易公出後鍾氏故先生嘗
從鍾姓既而梁氏之後絕潜始以先生命請于
朝復梁姓云娶陳氏有令德二子即潜混孫男五女
六曾孫男二先生没時潜以扈從北京混官溧陽皆
在側是年冬始克奔喪歸將卜明年某月某日葬
于邑南某鄉某原先事以狀屬士奇爲銘士奇於先
生有世好且少嘗從受詩法義不敢辭不銘銘曰

五色鮮好被厥躬絜仁持義履適中力探姬孔辨況
雄指示當路開聾矇金春石應歌時雍有嗣樂志諧
脊鴒肅揖相羊臻考終澄江之南馬鬣封琢詞幽堂
永弗礱

顧仲華墓誌銘

正統二年九月十有二日太醫院士顧仲華卒於北
京子賜以翰林編脩楊仲舉所述事狀求予著葬銘
按顧氏世居蘇之崑山太父諱福元平江路團場提
領父諱明母陸氏仲華諱文榮有孝德洪武中以閭
右徙實京師父已早卒奉母就養愛敬兼至母患痰
疾徧叩醫弗效竟卒仲華慟弗勝且自憾不習醫不

能起毋疾也終喪即從良醫師學曰盍有造詣久而
治疾多愈太醫院奏舉醫士家貯善藥務施濟益窮
乏者得之加衆尤能捐利以濟急鄉人傅甲逋公租
八十石將鬻其子於市以償邂逅仲華訴焉且訴即
鬻子不足盡償也仲華惻然動心語之曰毋患吾吾
為若盡償也邀至家予白金六十兩遂盡償租又周
乙者將往戍廣西而行囊無一錢走乞於仲華出白
金三十兩賸之又周丙者負官鈔九千錠自計鬻家
產僅償五之一欲自經仲華聞之予鈔三千錠㪅為
市取息以益不踰年悉償官番陽潘晦初客京師遘
疾仲華延於家躬視藥食潘華泣謂仲華曰以死累

君奈何且骨將安歸仲華曰論交豈以存沒為盛衰
哉棺斂有一毫不周備者文榮不名為人然必寓書
君之子歸葬卒踐其言凡遇老疾無依死無斂葬者
皆振恤之襟宇和坦喜與賢士君子言論未嘗役志
生計通邵子數學推將來事多有徵驗國子祭酒胡
若思翰林檢討陳嗣初皆為著傳一日豫戒家人治
斂具既而疾作即却醫藥進其子若孫諭之曰吾家
素尚儉有飢必推以濟人若等惟忠孝寬厚相承即
吾瞑目無憾矣語訖而卒享年七十有四元配張先
二十六年卒繼范氏子男一即暘温粹孝友明於醫
今嗣為太醫士女二長歸朱讓次歸吏部考功郎中
夏衛孫男一璜女三仲華之葬以卒之明年二月十
七日葬在江寧縣安德鄉石湖村長山之原銘曰
其存之仁其施之厚其報之隆有在厥後

封承事郎監察御史嚴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嚴恭之巡按廣東江西也姦豪懾其清彫
猝樂其仁恭風采不嚴而肅聲譽勃起予初未識也
而耳熟之一日求之稠人中得焉雖心重之然不得
數相即益其屢以使命出也比遝縗絰一再過余求
銘其父之葬予素重恭故不復辭按狀其父諱圯字
子成家錢塘之平安里子成之曾祖諱德興祖諱世
安父諱斌皆不仕母某氏子成自少能頴頴卓立辛

勤治居室蕃穡蔬孝養父母而愛其弟某甚厚洪武
中　朝廷封建親藩簡民秀壯充侍衛子成與焉其
弟曰父母老非兄孰任其養力請代行父母不能止
然不忍少子之獨往也命子成送之中都子成且行
顧其妻曰汝必盡力奉養吾親毋分毫怠忽既至中
都扶持其弟數年乃歸弟後侍衛赴成都子成心恒
耿耿不忍西望寓金帛不服遺之者無虛歲每自念
少廢幹蠱立家不及學遂以教子為要務極力禮賢
師購書籍以資之於子孫善訓誘待人以誠長里中
徭賦恒捐已以益匱之者性不飲酒尚樸素衣止布
帛未嘗一服羅綺年四十妻喪不復娶雖老不近侍

婣善究釋典意澹如也宜德中以恭貴封承事郎陜
西道監察御史贈其故妻陸氏孺人子成正統二年
六月十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四陸孺人家同里甫笄
來歸孝事舅姑得其懽心舅姑卒相夫治葬事極周
備尤篤敎子晝夜訓勵其學委曲切至逮屬纊猶懇
懇爲言不及他事以永樂壬辰正月十七日卒享年四
十有六子男二長毅次即恭舉進士擢行在陜西道
監察御史克承父母之訓者也女三長適孫勝宗先
卒次適王昌其季未行孫男五祀禋社祚裕女一初
陸孺人葬邑之佛樂塢至是毅恭奉御史君葬其右
地道所尚也銘曰

行在諸己奚其仕嗣與有煒沒且貴屬銘于史庶不
死

贈刑部右侍郎吳公墓誌銘

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右侍郎吳公某卒
訃聞
上遣進士張瑾賜祭且命有司治葬其子禮部左侍
郎廷用詣闕謝既退過余請余著葬銘按國子祭酒
陳君元世所具事狀吳氏世爲建寧政和之貴弟坊
人公諱某字某晩號菊莊曾祖諱越祖諱義考諱某
贈刑部右侍郎元季兵亂能保障其鄉邑邑人德之
母魏氏贈淑人公天資淳質而端謹忠厚讀書明理
言行必主於善事親孝與兄弟同居相友愛每旦一
堂相聚言論怡怡然諸子姪或不率未嘗作辭色但
善諭使改諸弟沒弟之子固求分異不能止資產悉
聽擇使利恣其所欲而已取餘焉處鄉鄰敬長慈幼
一盡其誠周急卹患弔慰賵賻加厚死不能葬者與
之地有貸公金以期不能償將鬻子以償者公聞而
召至毀其券不復責償既老建南莊別業日有琴書
花竹之娛超然物表也公年既高廷用奏歸省時公
年九十有三康寧和豫廷用亦六十有七父子並貴
朱衣象笏斑白映照於一堂之中鄉人榮之公竟以
是歲捐館子男一即廷用配張贈淑人繼邵封淑

人男其出也永樂甲申進士戶科給事中陞行在刑
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淳厚敬慎有父風歷官四
十餘年
仁廟嘗稱爲君子尤所簡知有以見公之敎成於家
女一歸李景耔孫男三人焴旒邁廷用將葬公於邑
東畟里其地宜石鄉俗索不獲將代以木啓土得石
槨于傍近甚堅所備廣咸稱殆若有神相者人謂公
積善之應嗚呼踰九望石之年上壽也世或萬一見
之知又生被褒封享祿養光榮令終加鮮矣吾仕於
朝垂四十年所知者兩人永嘉黃少保思恭及公皆
九十有三雖品秩不齊然其所膺褒封祿養榮終

也又皆於吾銘葬而公所得石槨事之異豈非積善
有誠之所致歟銘曰
壽爲福首上者歲百維皇建極維已殖德噫嘻吳公
厥德孔碩允孝允悌以恭以飭惟善之循惟仁之迪
際時泰和淳化囦圖如春被物充悅潤澤栖遲丘園
蕭散瀟適有嗣在廷光奮乃績
帝庸嘉褒寵秩有赫壽祺奕奕人倫天錫肆用表之
刻茲貞石

封工部營繕主事任君墓誌銘

工部郎中豐城任禮線經奉翰林侍講孫曰恭所狀
乃父主事君家世事行泣拜請葬銘禮永樂十九年

舉進士余考禮部會試時所選奏者且以鄉邦故數
往還不得辭按狀任豐城故家宋景定二年登方山
京榜進士曰陸呂者主事君六世伯祖也曾祖雲卿
祖觀德考原僲皆隱居不仕主事君諱能字載遠爲
人質實明道理雖處廛市所務園田外不別治生業
蚤喪父母與兄丈遠居友恭相篤治其家肅然念其
先科第久未有續旦暮以勵其子禮登第授官又勵
其廉慎之節歷舉邑之人語之曰某也以廉慎致遠
大某也以不廉慎至覆敗其可不勉又曰必勉之庶
幾可不忝　朝命不辱所生禮亦克奉教卓立不淬
於群汙中天官考禮績最奏推恩封父承德郎工部

營繕清吏司主事主事君既拜受命顧禮曰誠由汝
克立致茲榮命然當勉圖爲老人保終此榮庶幾者
子禮拜稽首曰不敢違教人皆爲主事君賀主事君
於敬德特謙和益加于昔素急人之急所居瀕江江
漲有清江人乘舟及門而溺已失舟主事君適見之
倉卒投一板援之獲濟樂安民五人遠役還病且憊
某及門外岸隄下止焉是夜風雨大作聞啼號聲主
事君駭曰是必失所之人遽起趣之取苫席蓋覆且
戒家人爲饘食之既而兩人死爲棺葬岸側而旦暮
飲食其三人後五日五人者之家聞其道病皆走人
迎候至則具禮以謝主事一無所受其他如饑歲分

廩以振匱乏不畜私並以苟利厚德非一歲邑令舉
鄉飲必賓致焉卒於正統三年二月一日享年七十
有三配鄭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即禮曾鶴齡榜進士
擢工部營繕主事今陞郎中次立次吉孫男六長善
宣德乙卯中順天府鄉試次士淵士沾乞真同壽元
保曾孫男一主事君之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原銘
曰
有稚于前克念嗣之有嗣于後克勤勵之命服在躬
厥德之應子孫繩繩尚鴻厥慶

外祖靜得陳先生合葬墓誌銘

嗚呼我先考少傅公先妣陳夫人當元至正甲辰鄉

邦寇亂舉家徙避于袁又三年先公棄代不肖孤時甫晬先夫人抱孤孩留袁幾一歲特外祖靜得先生外祖母曾孺人皆避亂平川初陳氏三塀獨先公清德敢爲外家老長所禮重至是咸傷先公之喪也曾孺人尤悲念寡孤在遠方不能歸也旦暮號泣不已於是靜得先生躬履榛棘涉艱險來歸先公之喪與先夫人及其孤孩幸抵西昌時洪武元年也外家既留於平川曾孺人歲時數數遣人撫存寡孤惟恐其失所也不肖孤生十年曾孺人沒於平川先夫人晝夜哭以不肖孤之始有知也間暇輒舉外家事俯之且數告之來歸之故曰小子其永勿忘靜得先生後

歸沒於西昌先夫人亦繼謝世惟曾孺人尚旅殯平川不肖未嘗一日忘也屬縻祿近侍不遑遂私宣德八年始克經營啓殯歸西昌其孫孟高曾孫忠憲得吉卜於千秋鄉龍門之原且將啓靜得先生殯而合葬焉於是憲走北京屬誌銘嗚呼不肖躬受外家罔極之恩生七十有四年矣矧今熟外家世德莫或深於不肖者尚敢稽乎陳故西昌儒宦家由宋以來科第甲一邑舉嘉定丙子貢士曰師皋生淳祐丙午貢士子安子安生書友書友生主一皆以經學教授邑中主一之配倪孺人二子伯諱謨字以德學者稱心吾先生仲諱肅字以靜稱靜得先生靜得先生器宇閎達延韻蕭散不屑意生產事少承父兄之教博學工文辭而論議明正心吾先生每服之孝弟睦姻之行本於天性愛兄子如子子姊之兄患難狼狽走平川依之舍之館下衣食之旦暮親授之書教之爲詩文而後去後竟皆不校僑平川二十餘年從學者甚衆先生善講說條暢明潔聽者言下領悟於教小學尤有法贛郡學平川邑學皆聘訓導不就嘗被徵詣京師力引疾辭既老始挈家歸西昌時革運已久鄉變更一新先廬僅餘瓦礫田園悉隳巧致則僥數椽以蔽風雨敎里塾以資寒暑朝夕澹泊蕭然而正固自守是時儕輩已盡里巷後生流俗莫或知之其

意未嘗不自適也雖老不厭學遇異書奇文皆手錄之工篆籀於醫藥卜筮皆有造詣有詩文數帙藏于家洪武丁丑二月十四日沒享年七十有八曾孺人諱福曾同里世科家曾祖梅伯宋進士累官紹興府同知祖欉可元袁州路儒學教授學者稱鷗江先生父思立嘗舉鄉貢已而退伏不出母李氏曾孺人天資端重慈惠明肅既歸陳氏孝敬雍睦倪孺人悉付之家事雖躬任勞而每事必謀諸其姒羅孺人乃行未嘗或專凡所爲必當大義主一先生嘗病靜得先生出治藥時倪孺人及心吾先生在側主一先生言人恒情老念少子吾即不起負郭田其子肅二之

二心吾先生跽曰負郭田不及百畒即大人不言謀將悉予弟奚啻於二主一先生不懌而默已而靜得先生還曾孺人語之故且曰獨不知事兄之義乎靜得先生趨入跽曰父母而次兄實長若之何我多得負郭田應多授兄主一先生顧俔孺人曰渠見遠知之曰曾新婦所導也主一先生拊席喜曰佳兒佳婦佳兒佳婦數日病瘳後舅姑皆沒羅孺人又悉付之家事雖細事不自專必白而行而羅孺人一惟其言之從也蓋終身與羅孺人相親愛如同產兄弟有疾更相扶持皆如痛之切已身也一日羅孺人因宴會止宿于婦家中夜譟驚得安成寇至州人倉卒扶老

挈幼出走渡江婦家扶羅孺人俱渡時兩家各東西散不知所向兩孺人皆以相失悲傷不食飲後遣人求得之羅孺人竟違其子若婦獨與曾孺人偕避寇入南山中邐迤趨平川心吾先生時客韶陽曾孺人率子婦事羅孺人盡愛敬羅孺人甚安之蓋忘其在旅寓也居數年羅孺人沒曾孺人哭之慟累月不已葬祭一如禮曾孺人於治家秩然子姪及婦皆祗肅聽訓教無敢踰越食飲衣服之給必均一自婦以下至女奴有疾悉親視其藥食故不間貴賤上下雖嚴憚之而心歸之以洪武乙卯三月十二日沒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二長能字孔武後數年卒於贛次興字孔載幼爲族人仲斌後兵亂遺俘女一即先妣累贈夫人孫男二皆孔武子長孟京永樂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次孟高曾孫男三忠憲懋銘曰

猗歟先生德醇行莊于守有常于教有方猗歟孺人允貞允肅維仁之存維義之篤嗟古賢哲恒難其配懿此令人合璧騈璘龍門之原歸爲有墳春秋霜露來拜如雲

姪孫敏達墓誌銘

嗚呼吾宗之居西昌者其先雖出處不齊豐嗇不一然皆服詩書脩仁善文學有聞行義有稱雖歷世變屢發患而執守不移故世爲邑之望然先澤既遠三

四十年來老成凋落且盡後生晚出不能究知上世其漸替益下蓋余出仕四十年往往聞其所行有可爲太息可爲流涕者矣嗚呼是豈祖宗所願於後之人哉吾蓋憬乎懼吾宗之衰也比二三年有如吾志者得兩人皆仕於南京從子太學録鄰族孫都察院檢校挺皆克明於義利之辨而謹諸躬然爲挺尤難挺早孤而艱有立志孝其母敬事二伯及愛二弟無失自少勤學恒裹糧從師治詩經夙夜淬礪持行端恪宣城令以賢良方正舉於　朝召至試文章遂授檢校挺事上官如父待寮之長如兄一盡誠意與人交謙和悃款而治其職務縝密謹慎不以風雨寒·

稍怠取予以義不一毫苟且而能急人之急合院崇
畀皆賢之無間言右副都御史五雲朱公遣子從之
學而實師禮之聲譽日起衆咸謂吾楊氏有人亦謂
其祿位必且遠至矣一日得疾左副都御史海虞吳
公偕朱公往視之二公皆有憂色吳公爲致數醫醫
皆曰此於法不治二公曰雖然無不用藥之理挺時
甚貧凡百藥物之資皆出二公藥之數日竟卒二公
及其屬弔臨皆慟二公又共爲具棺歛吳公歎曰何
天道之不永善人也其屬相率出資歸其櫬及其妻
孥諸司亦多有悲挺而賻之者余將在北京聞挺死
甚戚蓋不徒戚挺戚吾宗之若挺者鮮也嗚呼惜哉

挺字敏達其曾祖師魯祖子尚考彥威母韓氏其娶
尹氏子男二儉倜女一皆幼挺卒於正統三年某月
日享年若干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銘曰
夫孰無子克肖豈多亦孰無孫克紹幾何遵矩率規
顓顓不忘爰方啓行輪仆軫亡嗚呼挺也寧知吾傷
約其平生以志於墓以勵厥後俾承厥度

河南道監察御史康孟嘉墓誌銘

正統七年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奉使廣東明
年秋使事畢將歸得熱疾布政使南昌彭公按察使
蕪湖郭公合三司寮屬遍求醫療竟不起九月二日
也殮其裝蕭然遂相與治棺斂且歸其喪孟嘉吉之
泰和人其先見余所作康氏譜孟嘉自少勤學雖貧
志操卓然宣德中舉賢良爲廣西按察知事持其己
行不肯苟且而勤於職務按察使謝瑾及其寮佐皆
一時之賢者亦皆賢孟嘉瑾嘗語人吾輩以友道待
孟嘉未嘗以屬而孟嘉事其上官皆謹凡所施於下
吏者亦咸見敬愛三載考最刑部尚書臣魏公前
未嘗識孟嘉採諸輿論薦爲監察御史益明法意究
大體用刑能恕而致勤夙夜操行益嚴不肯枉道徇
物嘗巡按浙江歲餘君子稱其嚴而不察公而有禮
鑄憲體之正孟嘉在察院處其同寮相好無間言獨
部御史陳智怙勢騁私昵邪讐正凡其屬之正直者

及爲正直大臣所與者皆惡其不阿徇己而不禮
遇之或導孟嘉少枉以取容予孟嘉曰彼所爲若
是將不自容何能容人無幾智及其所素昵者皆以
罪罷黜如孟嘉言孟嘉爲人和厚坦易廉潔公正與
物無競其卒也上君子皆爲之嗟悼其享年四十有
八孟嘉余女弟之子十二三從余在兩京二十餘年
自束髮聞一善言輒服膺之不混濟流俗介立如
此余方資賢甥以終老豈謂遽先吾而逝也嗚呼惜
哉其配羅氏子男一翊女四長者有歸餘未行孟嘉
之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銘曰
公其所存端其所履不亟不徐以綱以紀嗚呼孟嘉

蓋棺事已男氏之銘庶其不死

東里老人自志

東里在邑東清溪之上吾高曾以來居之楊氏宋盛際自吉水徙泰和號儒宦家益四百年矣稱東里者重所自云高祖考復圭元贈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妣黃氏贈弘農郡君曾祖考景行延祐初科進士累官翰林待制朝列大夫妣嚴氏弘農郡君繼高氏祖考公榮妣胡氏考子將妣陳氏

國朝累贈三代考皆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皆夫人吾名寓字士奇後以字徵一歲而孤陳夫人鞠之教之既壯趨家文學除吳王府審理副改翰林編修陞侍講又四轉至左春坊左諭德翰林學士又五轉至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遂進少師階承事郎累轉至光祿大夫柱國歷事

四聖皆居清密越自授官所覩行道必存體國志在濟人惟理無窮盡而學殖未充事有甚難而智慮弗逮故秩愈進而憂愈重寵愈厚而畏愈切進慕陳善退勤省躬而施以公而守以約始終一意夙夜不忘若蒙負乘之譏昧止足之義皓首徒弊毫末無稱反思惕然內愧何已風燭奄及幸保歸全輒循杜牧之故事聊述平生用藏幽室亦以示於子孫吾

一世八十年叨祿於　朝四十有四年去世以正統九年三月十四日元娶嚴繼郭皆封夫人子三男四女孫男七白雲原吾所治也窆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虛其右以俟郭銘曰

昔也其浮今也其休曠八極兮逍遥聊委蛻兮茲丘

故太常寺贊禮郎嚴紹陵墓誌銘

永樂丙申春三月壬子太常寺贊禮郎嚴紹陵卒其從孫鄉貢進士素以其喪歸葬撫之金谿先事奉紹陵所自述世次行事來請銘春坊吳中允仲平翰林周編脩孟簡助為之請按嚴氏出漢處士光之後其始居金谿西林者至紹陵十一世曾祖諱仲建祖諱

禮用黃州通判考諱泰中母陳氏紹陵諱師尹自幼簡重寡欲好學問未冠喪其父母獨外兄陳繼善與視之語之曰子非塵俗人言契紹陵意遂以入黍珠觀為道士師事王沖道劉伯舟授以玄典日駸駸有造詣洪武己未郡縣以部符選充樂舞生詣京師居神樂觀十餘年其自治益嚴而玄學益進數奉命代祀古帝王及名山大川擢太常寺贊禮郎陞將仕郎陞登仕郎歲有事於天地宗廟百神紹陵既熟於禮典而嚴恭對越進退周旋執事有恪見重於時累署太常典簿以勤慎稱尤為真人張宇初所知嘗作釣雪圖況之因號釣雪翁在官幾三十年雖孜孜職

而其中心泊然不累於物固游乎方之外也篤於宗族先世有祭田歸他姓竭貲贖歸授族人之賢者俾供歲祀家素有秀質曰此可以承吾宗取教育之又遣從學明經師數歲素舉鄉貢進士故今主其喪皆素也紹陵卒年六十有五塋以卒之歲某月某日銘曰

澹乎其外沖乎其內湛乎立乎神明之庭超乎縱於希夷之際六十五年電邁猋馳又百千年後來歸哉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奉編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十九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蕭孺人陳氏墓誌銘

吾舅氏有賢女嫁同邑桃源蕭氏爲前監利縣典史德資之配年四十有一而卒既卒踰月其兄翰林庶吉士孟潔其弟泰和縣儒學訓導孟旦皆在京師聞訃慟哭失聲孟旦走告余余亦感悼泣下孟旦曰惟姊孺人未有子嗣可哀惟姊孺人貞德淑行可重不可泯沒其塋也宜得文銘墓兄宜執筆焉余既爲姻戚且少學于舅氏後德資又請余教授家塾余知孺人之賢也孺人諱圭字叔姓姓陳氏陳故泰和著姓祖心吾先生爲時大儒父孔碩母羅氏皆有賢德童家教孺人自幼端一柔婉在父母之側謹謹奉訓戒秉禮法佐母治衣服飲食之事皆如父母之意父母愛之年二十歸蕭氏蕭亦泰和東南著姓以貲雄一郡合族而居常數百人孺人歸其家爲冢婦孝敬儉勤於事上相夫睦親皆得其宜自舅姑至於族姻之內皆稱曰賢德資起邑學弟子員歷事秋官數年涉涉崎嶇艱資孺人左右之力居多至於孝養繼母婚嫁庶弟妹鄉里皆稱德資爲難而亦皆稱有孺人爲之內助也生子男一人卒于殤女二人德資方少

後孺人悉力爲之買妾平生賢行類此永樂七年九月某日以疾卒是年某月日瘞于桃源東五里所松塘之原銘曰

有婉淑人有儒其宗其德靜貞其行肅雍孰不爲婦其道何如婉此淑人婦式儀之松塘之原歸焉永藏嗟乎止此存也其長

周母朱孺人墓誌銘

同僚友周孟簡致其從兄崇述之言曰述不孝不天先君子蚤棄背賴母孺人以克臻今日甫有成立母孺人遽不起嗚呼慟哉惟母孺人之德之行宜得文銘墓敢以累子余前旬浹間見崇述容色憂然如有

隱憂與之言如罔聞者余私怪之訪孟簡其故而知孺人病崇述絶酒肉晨夜致禱北辰以冀其親之安也而未幾而訃音至矣孝子之慟宜何如銘固不可辭乃問狀於孟簡孺人姓朱氏諱某朱故吉水側皁里望族祖父皆以善稱孺人生而秀慧女工之事一見輒能之稍長知謹於內外之辨父母愛之弁擇所歸以適同里周子正周亦鉅族自宋以來爲望邑中孺人歸爲冢婦凡事舅姑佐君子處族姻皆得其道舅姑安之而其家無長少戚疏以至於臧獲皆與道之綜理家事井井有章子正不勞焉於祭祀賓客之具必豐於賑窮乏恤患難必厚而其所自用衣服飲

食甚儉教其子若婦以勤而必身先率之子正蚤卒婦孀有禮撫育諸子皆勉之問學而悉力以資之永樂二年仲子述與其從弟孟簡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鄉人榮之而皆曰非此母安有此子述既奉孺人就祿養京師甚適已而衆少子迎還養不已孺人重違衆少子意強還猶顧謂述吾且復來述亦數請而其衆少子若婦咸曰江湖二千里老人奈何數乘危險卒尼不行其皆可謂能子哉固天以是報令人者乎永樂八年二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六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子男五長崇訓蚤卒次即述又次崇歎崇緇崇厚女二李民厚羅

從廣其婿也孫男二某某女五銘曰

禮謹辨內詩着宜家展也賢婦肅雍孔嘉展也令母報施有子錫休垂祉來來曷已

倪母薛孺人墓誌銘

永樂十六年前兵科給事中倪峻奉　詔諭占城王還過閩其母孺人卒未及哀毀不自勝匍匐趨復命北京遂奏乞歸葬遂求余銘按孺人姓薛氏世家常州之無錫父均亦母吳氏孺人生元後至元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既長父母賢之擇配以歸同里倪文斯惇行婦道生三男二女而文斯卒男峻誠端後皆有立女皆有歸峻明經歷官鄖城教諭沙縣知縣

科都給事中文行政治有稱於時已而卒 命出使
萬里外國捐其身噭然衆蓋謂有孺人之爲母也孺
人壽八十有三年而享祿養幾三十年所得稱其所
行宜哉其卒以二月二十一日塟以卒之歲十有一
月某日墓在其邑凱原鄉春申里之原銘曰

坤道至柔靜以方有婉令人率厥行緇帷珠箔居高
堂堂中鸞鸞五采章乘時翺翺當朝陽慈顔愉樂樂
且康既壽考終下斯藏山盤水迴土燥剛後百世祀
益蕃昌

張母蕭安人墓誌銘

永樂十六年刑部主事吉水張宗璉扈從在北京聞

其母安人之訃匍匐奔歸過南京奉事狀求余銘某
宗璉自登第入翰林與余游至於今十餘年凡其持
身從政皆君子也蓋亦由成之於母故余不復辭銘
焉按狀安人姓蕭氏廬故邑中儒家從學歐陽巽齋
先生爲高第曰定夫其曾祖也曰從大曰自敏其祖
其父也登元至正辛卯進士第授湘陰州同知曰飛
鳳其世父也母顔氏父母無他子惟安人故甚愛之
而自幼端重不苟縱肆惟日務女紅凡爲之擗績紉
湘陰家居教授安人自内習聞其教而篤謹於禮度
湘陰愛之擇配以歸同里張彥恍張世家於儒既歸
歲中喪其舅即出資裝助襄事以孝事其姑以勤儉
佐夫殖其家於處妯娌族姻下至臧獲各得其宜家
至未嘗以空匱廢禮年三十有七彥恍疾既革顧安
人訣且屬之養親教子應曰諾彥恍卒居喪盡禮於
凡所以養姑訓子益嚴於彥恍之存也得一味之甘
必奉姑姑飲食衣服必躬治以進早暮必在姑所而
委曲承奉焉故其姑雖老失壯子無有所不足姑雖
沒歲時薦祭必盡其誠敬教子必以詩書爲業必以
不墜其先爲務於論學問恆舉所聞於湘陰者爲說
平居誓切之如嚴師故其子雖蚤孤皆力學有成其
長子雖已仕於事
若臨政必戒之忠與恕也初彥恍歿已終喪所親或

諷之他適者毅然應曰若等不欲吾他日復見良人
地下耶守節自誓益勵嗚呼若安人者於婦道妻道
母道可謂兼之矣蓋享年七十有一以五月初二日
卒是年某月日塟里之月岡子男三宗璉宗琠宗璸
宗璉永樂二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刑部浙江清吏
司主事女二錢嘉謨宋肅儀其壻也孫男七頡頎顒
頌項領順女孫六銘曰

其生其歸奕奕儒家有煒中閨其德之華維孝節慈
鮮是踰之矧祿與壽胙是召之顒顒周行亦既有立
後來繩繩代百其祀

故太宜人宋母孫氏墓誌銘

梁府長史宋子環之母孫氏以子貴封太宜人之明
年二月二日卒孫世家廬陵金些里有厚德大父文
望父世良妣劉太宜人自幼莊重於食飲絲枲之事
治之甚精父母愛之時吉水宋氏鄉名家而君琛英
爽傑特方喪其配張氏遂以歸焉孝養舅姑事大小
悉躬任之姑病踰年侍養勞瘁不懈晨夜姑沒哀毀
喪祭咸備於禮樂施素持儉勤以相夫裕家而撫張
氏子子琳篤於慈愛事諸母姑姊及待弟妹以下疏
而宗族賤而疲獲靡不適宜孫氏父母俱喪遺二弟
一妹皆幼取而養育之長皆爲之婚嫁可爲周于恩
義者矣夫喪又二十年爲洪熙元年　賜誥封太宜

人拜命之日子孫族姻序列一堂以次上壽太宜人
嘆曰　天恩過涯分矣顧我何有堪之惟我子我孫
勉圖不忝可也又嘆曰誠愧我何行乃蒙被　恩澤
踰越吾父母宗黨也然亦適自幸而親戚鄉里亦皆
謂在太宜人宜當得此也宣德元年春秋六十有八
卒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郡西鄉山之原距其夫之
墓若干步子男七子琳子璉子環子瑾子瑜子瑛子
璲子環永樂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吏部驗封主事
考功郎中梁府長史能持身謹行女一張紹悅其壻
也孫男十五女十五顯劉善其壻也餘未行曾孫男
五女三子環奔訃歸且行奉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

侍講周述所述太宜人事行求爲墓銘前二十七年
余因大學士解公過宋氏識若璪若環之沒也嘗爲
序其哀輓之詩予環仕京師又於予還往素厚而賢
士君子之過廬陵歎爲余言子琳兄弟能孝且有禮
而皆太宜人之教也則夫銘太宜人之墓也余不得
辭銘曰
脩諸躬惠以爾施諸家年與壽行有徵貽受福冠珠
翟稱服內閫讓敵邪足裕來昆百世續

康母楊孺人墓誌銘

西昌之眾溪里康母楊孺人永樂十六年十一月初
四日辛其子民身具書使其弟民則走京師屬士奇

銘墓楊氏故西昌文獻家曾大父諱敬元贈留州尹
騎都尉弘農郡伯大父諱景行翰林待制朝列大夫
致仕有傳在國史父諱穀世稱武山先生明春秋無
捍兵畧元季之亂州守辟長義兵有禦賊功母馮氏
元進士眞翁之女孺人諱宗溫惠貞靜不嚴而肅蚤
喪其父母年二十歸仲姮康亦文獻故家吳文正公
高第弟子爲慶洲書院山長諱震翔匡山先生者仲
姮世父也父諱開翔孺人不逮事舅而事姑至孝姑沒
從其夫治喪祭如禮夫有弟季詢盡心撫育教訓
之底于成立季望亦母事孺人終身不衰凡其家公
私百需皆孺人綜理井井不紊五世同居爨六百餘

指其尊卑長幼雖然相親而截然無相越者蓋本孺人主治乎內也仲矩沒孀居二十年凡康氏事之是非可否皆唯孺人之聽蓋春秋六十有八而卒子男六民凱民勇民會民舁民獻民具民凱民勇民獻皆先卒民會爲從父伯頑後民則爲季堂後女一人嫁羅季脩孫男十有一人女五人其墓祔圖箕山其夫之墓孺人先諭德之妹士奇之姑也士奇仕於 朝數歸省致教愛之意嗚呼尚可復得哉故忍涕汲叙而爲銘銘曰

易著家人禮謹內治詩首關雎化本攸系教有弗行道鮮舉之于歟于康恭與裒是基孺人之行正家于中爲世一堂以肅以雍孺人之教茲孝友悌求世克承壽祚無替

故孺人歐陽氏墓誌銘

宣德壬子 勅封監察御史王讓父敬箭爲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母歐陽氏爲孺人又明年歐陽孺人卒時讓奉 命廵按雲南數月始克聞訃還奏將歸以父命奉翰林脩撰劉麟應所述孺人事行求塟銘歐陽氏世家安福其先與文忠公同所自出至孺人祖靜安父齊忠皆隱居不仕孺人自幼備女德父母重之長爲擇所歸邑王氏其先與濾溪先世同宗而世著厚德里稱王長者家有子曰敬以好學見重鄉閭孺人歸焉即敬箭云歐陽氏素富而孺人志濟衣屏斥華麗事舅姑盡婦道相夫盡妻道躬勤治家舅姑喜施予竭力承志夫之從伯母寡居無子共養如姑三十餘年如一日夫寡姊無子守節不嫁白於夫迎歸養之如己姊有孤甥無依教育之如子夫嘗寓客難窘卒治具如禮愛其子延師教之奉師衣服飲食必躬自治而命其子進之他日讓本 賜勑歸致 恩命敬箭及孺人拜受訖孺人顧讓曰父母何以能得此也汝始終不忝此官斯父母不忝此 恩汝懋敬之乎居訓其子男必於學女及子婦恒以身爲之馭侍婢隨事訓教未嘗稍厲聲色閨門之內肅

如也宣德甲寅五月初五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八子男六敢謀讓詒諄謹讓由進士授行在廣西道監察御史旗重有賢名女二歐陽文華彭不續其壻也孫男十三倫僭倓倩仁佳像倣儕佶億侃女七曾孫男一恂孺人之塟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邑之某鄉某原銘曰

生名宗歸名家孝與慈振德華養有祿　褒有制慶綿延裕來裔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馬公夫人王氏墓誌銘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馬公之配王夫人卒將塟矣都督公以其子驎等來拜請銘都督公簡靜和易謹於

言行余與之同　朝夕且居相比兩家事皆相聞夫人之德允配君子遂按錦衣衛指揮僉事孫福所具事狀爲叙而銘之叙曰王氏世家順義處士福愼夫人父也夫人諱惠安蚤有淑德父奇之相攸以歸同邑馬氏配都督公公名亮字某夫人年十四爲婦事太夫人孝曲盡愛敬都督公已貴顯太夫人尚無恙夫人奉事益謹服食必躬眎乃進太夫人曰左右無侍婢耶何乃過自勤夫人曰豈爲無人婦職應爾也太夫人數言願他日諸孫有婦事姑皆如新婦耳太夫人沒於送終尤盡心其內佐都督公凡家事皆自綜理而白其成而無一不當都督公嘗奉天靖難之

師出都督公在行夫人知其惓惓以老母爲心嘗告告曰君自專意　王事奉姑婦職也君無慮焉於待宗姻馭臧獲咸當其分教其子恒曰吾家起汗馬有今日汝輩須謹法度戒驕侈諸子亦克遵教令正統七年七月七日夫人以疾卒其生以洪武十五年閏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子男四麟夔秀駿娶馮驥駿皆娶王女二長嫁保定右衛指揮僉事許玉次未行孫男女皆二夫人之茔以卒之歲八月某日墓在懷柔縣東郭家務之原銘曰

婦也篤孝用相其夫母也篤教用淑厥家衍哉令人備于羣德旣沒而寧返茲玄宅

故太安人竇氏墓誌銘

翰林侍講天台王一寧縗絰踵余門泣拜言不肖孤不幸祿不逮養父猶幸獲養母然母年益高不可奉涉遠道今垂不幸又見棄矣痛當奈何方母未病時孤凡再伏奏乞歸省侍屬時有職務未　賜允今而後不復可見母痛當奈何惟先母之德之善不可以泯幸徼惠執事銘諸其幽堂且以示其後子孫存沒有賴焉言已又泣拜不勝哀余昔與一寧先君子監丞君峻用同　朝有斯文之舊今又與一寧同在史館經筵誼不得辭按一寧狀其母竇氏以子貴封太安人竇故家[illegible]其先在元有官至萬戶皆弗元季

兵亂徙許之長葛遂爲長葛人父某母某氏太安人諱某自少有貞淑之行父母擇所歸時監丞君爲新鄭儒學教諭方求配遂歸焉躬勤婦道逮事姑克致其孝內治其家條理秩秩監丞君嚴厲或發之過恒和色以匡之有怨家竊發學卷牘嫁禍監丞君久不得白太安人擊登聞鼓訴卒白之監丞進國子丞又進光祿丞賓客日益盛太安人率躬治具不厭乎君有樛木逮下之德愛庶子如己出督諸子學功倍於父靜愼寡言一不及外事未嘗道人過失家人有過不見諸聲色比隣女子竊家之藏予所私者其父帶窘怒王氏擬援欲執訴官或教王氏發其實者太安

人不可無幾事白鄕來父也謝監丞君及第躬勤儉力耕績督僮奴耕家更裕於祿食特於姻閭巷率視法焉子入仕以守身守官不忝此先爲訓宣德甲寅受封正統己未閏二月十二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子男四長一寧舉進士爲吏部稽勳主事入翰林爲修撰陞侍講次鍾先卒次寰次蘭女二長適張次適周孫男若干葬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墓在仙居縣要云鄕陽塢之原銘曰

坤體至靜其德方猗歟安人此其藏後有嗣之世今芳

太孺人王氏墓誌銘

贈中書舍人金華陳誠信中之妻太孺人今禮部精膳郎中景茂之母也以宣德四年五月十二日卒時景茂在京師奉國子祭酒貝君泰所狀太孺人世出事行乞銘歸葬景茂初舉善書至有　旨令進其業於翰林後再授官至于今皆就內閣書　制勑與余同處蓋二十四五年且其母出名儒君子之家故余不辭爲銘按狀太孺人姓王氏宋曾齋先生謚文憲曾孫與權之子性行端淑善事父母時王陳居同里太孺人之父察信中有孝行遂以妻焉年十七歸陳事舅姑如夫之孝事夫以禮處族姻待臧獲咸當教子能嚴恒勵之於學聞景茂選中應天府鄕試書日無幾不忝父母治家躬儉勤以率下至老不變洪武改元景茂時爲中書舍人蒙　恩贈其父以己之官而封母太孺人景茂今爲郎中將考績如考最當進其父母五品之貴不遠矣而太孺人不逮蓋壽七十有五年其享祿養者十餘年其子孫曾男女森森列侍下可爲福也矣子男五長景茂次子安金華府陰陽學正術次可次文次寔先卒女一嫁王淵孫男七有序有學有時有廷有禮有濟有達女四曾孫男女各一諸子將以其卒之歲合葬中書君之墓銘曰

其生儒家其行靜嘉受福既多從其君子永妥於此

何母周孺人墓誌銘

吾友萬安何敬吉牧以永樂九年進士第留京師是年冬十有二月其母周孺人之訃至數日予往吊之哀慟纍然不能起又數日請於　朝將歸襄經謁予手其外兄進士朱與言所爲孺人行狀嗚呼泣拜且言曰願乞文銘墓而益悲慟哽塞言不能出口予不忍聞受而荅拜亦不忍辭也按狀周氏爲萬安著姓宋著作佐郎思叔數世至寔寔子均德皆爲鄕碩儒孺人曾祖祖也父國才以世孺人生而淑慧紉從姆師通小學孝經論語列女傳諸書及笄歸同邑何玉彰何亦著姓孺人事舅姑以孝稱時元季兵亂崎嶇奔走山谷間生計日迫而甘旨之供未嘗乏

也姑疾扶持未嘗去左右煑粥湯藥持除之事皆躬
親任之疾劇籲北辰願以身代姑疾竟瘳舅沒于府
甚類憂盡力佐其夫理喪事不敢以簡時雨至沍寒
積陰不觧窆之日豁然開霽人以謂誠意所感歲時
奉享必豐潔處昆弟娣姒怡怡然孤姪無依者皆爲
之婚嫁家燬於兵後王彰舉壁與廢悉復其舊孺人
內助之力居多性儉素綺繡華麗之物視之如不見
年五十喪王彰孜孜以教子爲要務親督其學不懈
常語敬曰諸兄承家事汝宜力學以成先志敬亦勉
勉奉教唯謹竟以科第發身諸子若孫森侍膝下皆
恂恂無違故孺人晚節益康豫年七十五卒永樂辛

卯六月廿六日也子男五勗敬卒逵獻恭敬女一適
蔡卒孫男四燕直簡節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銘
曰
婦道之良誠以爲孝也母儀之方詩書以爲教也既
壽樂康報施有耀也子孫繩繩於此乎視效也

康氏妹墓誌

亡妹諱靜端姓羅氏前進士德安府同知子理先生
之子母夫人陳氏而余之同母妹也先生居官廉絜
家甚貧吾妹甫笄先生坐累謫陜右母夫人育訓之
夫人嚴正於持家長兒女畜衆法度吾妹天性純明
孝弟又自幼涵浸家教用克備女德年十八歸康袖
璧之子孝英爲冢婦逮事其姑姑鄭賢治家秩然凡
吾妹事長撫幼處族姻及所爲衣服飲食咸當姑意
姑有所欲爲必屬之蓋終身愛重之不衰於內助彥
英尤多訓飭其男女務實去浮長子榮非角從吾京
師戒之曰必往務學但視法舅氏毋忝比歸視其褒
有志卓立喜曰庶幾吾子也其婦道母道可以無愧
矣若其安儉約率仁厚皆非由學而能榮已被薦
召命下而母卒其卒以宣德丁未九月十一日距所
生洪武甲寅五十有九年子男三榮脩幹女二孫男
女若干將以卒之歲某月日葬某原於孚先夫人遺
所生男女四人吾妹最小乃今最先沒哀慕聞訃甚

受

哀而述其平生之槩使榮納之於墓

太夫人郭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槩蒙 因贈其祖考某考直皆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某夫人封其母郭
太夫人制下之明年太夫人謝世槩具事狀請銘士
奇於熊氏父子有同郡斯文之好又與槩同 朝其
父之葬也嘗銘之母之葬不得辭按狀郭氏故當水
邑西名族唐汾陽王之後有官於吉者遂家吉水代
有仕者元國子學録諱子冲太夫人之父也母陳氏
洪武中浙江分水知縣今封戶科給事中名伯夔者
其兄也太夫人幼慧而端長儉而勤年二十二歸口

邑熊敬方敬方直字也敬方幼孤從母適胡因冒胡
氏太夫人之歸也遭家益落而敬方致力學問且素
志不在生業一切家事太夫人理之而佐敬方於胡
氏養父母克致其樂父母沒葬祭一致其誠族姻閭
里皆稱等焉太夫人治家有禮内外尊卑秩然不踰
篤於教子恒指詩書諭之曰此汝家世業惟可以墜
敬方家居而從學者日益衆太夫人躬率子婦具烹
其飲食久不厭槩既仕戒以守身愛人槩請於朝
得復熊氏喜曰兒能成父志矣槩歷中外皆與官迎
太夫人就祿養者將二十年太夫人雖貴且老而康
和澹靜猶躬女事以率下見者靡不欽歎俗爲家亦

有化之者初　璽封命下拜受已顧槩曰　天恩深
厚若不勉務報效可乎既又戚焉語槩曰若父勤苦
勤教致汝有今日而不及親見我何德乃生被
榮恩吾已濳焉蓋敬方捐館至是十有六年矣又數
月語槩曰吾家福已厚今老矣惟當尚滯遠鄉而不
念桑梓哉汝惟務忠爲孝庶用光所生遂從少子歸
吉水明年二月十七日以疾卒宣德辛亥歲也春秋
七十有五子男四槩棐槃檠槩永樂辛卯進士擢監
察御史歷廣西廣東按察使召爲大理寺卿陞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有操有施爲時重臣女一嫁徐彥
褒先卒孫男十女七曾孫男女各一太夫人之卒也

計聞　上遣行人朱惟貞賜祭且　勑有司營葬
朝臣自三孤六卿以下咸致祭可爲生榮死哀而非
太夫人善德何以致此哉銘曰
維古女教有千道焉有妻道焉有母道焉維賢熊母
三者克全既壽康寧光命自天熊母維賢沒且不泯

劉孺人墓誌銘

澄江之南沙溪里劉君玉武之配孺人嚴氏卒其子
鈞以父命馳書北京求余著誌銘嚴氏故西昌大家
宋元時貲産之豐腴第宅之弘壯奕奕特出若詩書
科第之盛具見譜牒及名公卿文集孺人之父文明
先生宋秘閣校勘朴山先生瑞五世孫孺人天資純

粹和厚自爲子爲婦爲母家人未嘗見其一疾言一
厲色初歸劉氏家良裕後數年坐精徵後沒其產遂
落孺人處之裕如辛勤佐夫植家服素食澹恬然自
適於事長敬處族姻睦待臧獲如子凡所爲表裏一
誠蓋平生善德不間尊卑内外稱道不異卒於正統
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子男二鏞鈞女二長
嫁楊炯次嫁蕭了理孫男二孺人之葬在其里興富
之原士奇故妻嚴夫人孺人之同産弟也相友愛甚
厚故以子妻鈞銘曰
夫也失賢婦子也失賢母靜貞有常厥德允茂尚有
餘慶式昌厥後

楊母錢氏墓誌銘

永樂十七年十一月八日楊母錢氏卒錢蘇之長洲名家父岡實其孫也相攸以嫁同郡楊子允子允宋和王存中七世孫篤倫誼有文學懷用世之志未遂而卒錢氏婉而莊事舅姑極愛敬盡出貲奩佐奉養躬儉勤以相夫裕家夫亡盡哭如禮而治家訓子益謹於夫之存也歲時薦祭必嚴潔與夫之寡姊居相得如同産子翰隷兵籍遷武昌奉母偕行始至家屢空母泰然未嘗動意也春秋益高益康強和豫而自少至老秉禮度如一日所謂恒其德貞者歟卒年八十有七子男二翰翥俱温雅有行義女二長適貴州宣慰司都事顔禮次適金素孫男二女一翰翥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江夏長樂村練林之原先事馳書京師求銘余前二十年遊武昌與翥交問暇過翥必升堂拜母母喜其子以文事會友也徃客久益敬信余去武昌所遇如楊氏一家慈厚孝友蓋鮮矣非本之於母哉銘曰

是爲楊令母之藏後百千年無或壞傷

吳母葉孺人墓誌銘

中書舍人吳餘慶之嫡母葉氏永樂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卒於家餘慶時在北京奔訃將歸殯絰奉事狀請余拜乞瘞銘葉氏家撫之宜黃系出宋侍郎某孺人父諱某母某氏孺人在室其性行已有聞族姻間同里吳氏亦名家於葉有連爲子擇配遂歸爲吳某妻以孝事舅姑以敬奉君子以睦處宗族於治家勤儉於衣服饋食精潔而與餘慶生母余氏相親愛如同産夫嘗捐居側隙地畀從弟有竊言諸孺人曰奈何捐居地畀人也孺人曰畀弟宜也義不重於地乎言者爲斷夫沒餘慶始四歲旦莫切切保孤子爲務數傾余氏言吳宗數百年之傳在此可不重且慎哉子年七八親教之孝經論語稍長出就外傅則躬督於内及壯出仕猶數寓書誨飭之可謂篤於母道者矣享年七十子男一即餘慶女二皆有歸孫男四

浼濟江翰將以是年某月日葬某原銘曰

孰不爲婦識義者希孰不爲母教有弗知懿葉孺人行則無有勤銘其藏表範其後

胡母黃孺人墓誌銘

中書舍人胡寓繼母孺人黃氏卒寓介其同官鍾子勤余孜若來求墓銘按刑部主事陳感所述事狀黃世家于漳之龍溪仕五季迄元代有顯人父某蘊德弗試孺人諱某自幼性行端淑慎禮度而饋食衣服之事皆精時從學訓導同邑胡宗章以德義自重而喪其室詹氏簡求賢配遂聘爲繼室既歸胡氏婦德母道日益有聞於宗姻間詹氏男女皆四人而三男

二女尚幼愛撫之甚於己出有言其過愛者曰吾過
愛然後人無敢不愛宗祀歲時薦祭用古禮孺人相
事必誠必敬有歎其克孝者曰吾不幸不及養又敢
怠於是乎宗祀卒君夜盡禮而自是以禮祀祖考以
舉廟子孫益嚴於宗祀之存也家僮百口寒暑朝夕
衣服之給必均賓客之奉必豐公私之需縻之出
入井井皆有條理春秋已八十猶躬勤率下蚤作夜
息以治女紅子婦屢請少休逸曰人道當爾也卑賤
者或有過從容導使改行未嘗作於辭色家庭之中
尊卑內外雍然肅然蓋年八十有三而卒男女皆然
出男伯曰賓先卒仲曰寓中書舍人叔曰春郴州府

學教授李曰遂孫男八叔偉璜祭冏尚敦其女十曾
孫男二女一諸子諸婦日致婉愉之養寖加而益隆
天倫悲孝自然之應夫何必己出哉其卒以永樂十
九年五月十四日其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祔葬訓
導之墓在南靖縣由義里鴻莊之原銘曰
純孝繼慈女德之綱維雍維肅爲家之方治家于殷
士或其難懿此孺人躬率之先亦既壽考而歸于全
載覩君子中心孔安

蕭孺人墓誌銘

吾友王嗣先旣登第從事秋官四閱月聞其母蕭孺
人之訃哭盡哀即日訴狀以　聞俟　命旣三日戒
服請余哭拜求爲銘將歸納諸墓余與孺人長子敬
先總角有同門之好今又與嗣先游於孺人婦道母
儀槩有聞矣不可以辭蕭故廬陵儒家父恕翁孺人
年十八其父擇所歸以嫁西昌王古平王家世亦業
儒孺人旣歸爲介婦長事舅姑盡孝敬未幾遭兵亂
艱難中奉養之禮一如平時不懈舅姑雅重之異諸
婦恒曰願新婦子孫孝敬新婦皆如新婦之盡心於
我也古平志恬曠不屑意治生事其兄弟有相結數
困辱之而取其貲產者古平悉推讓與之終不以利
疏兄弟之親蓋出於孺人贊助之力居多其後家日
益貧處之裕如而篤於教子嘗語之曰盡力畎畝者

匹夫之業耳盡力問學君子之事也汝曹勉旃聞有
陳心吾謝易閒前國子學錄蕭執三先生者皆郡之
通儒悉力遣其子從游爲其子問以先生儒者從外
來孺人喜動顏色傾竭所有治具延之即抵莫無厭
粒粟以炊不計也邑大夫聞敬先重厚有文舉爲吏
里胥持牒數下求之愈迫孺人歎曰兒曹治經術奈
何從事刀筆殺身哉言訖涕下如雨敬先懼走白其
情邑大夫邑大夫賢之更以爲博士弟子員孺人喜
曰此吾志也數歲敬先以明經舉爲郴州宜章縣學
訓導考鄉試于廣西被　召預纂脩翰林嗣先登永
樂十年馬鐸榜進士克成孺人之志孺人皆及見之

庶幾可無遺憾者矣孺人他行可書不止此此特書
其大者其沒以今歲某月某日享年八十其葬在某
鄉某里隴頭山之原子男二即敬先嗣先女二長適
胡次適周孫男四固堅軫弁女四銘曰
孝敬之至夷險弗貳宜于舅姑也式悖友悌舍利取
義以相其夫也明識篤志成厥徧嗣奮乎詩書也嗚
呼王氏緜緜來裔仰止範模也

葛孺人墓誌銘

翰林庶吉士沈升聞其母葛孺人之訃請於　朝將
奔喪焉持所狀孺人之行來求銘墓余與升同官禁
林五年不得辭按狀孺人之先宋南渡時有諱源者

由相從杭之海寧世爲海寧望族父某母某氏孺人
生有令質自幼謹女則年十七歸同邑沈某以孝敬
事舅姑以勤儉相夫而起家元季兵亂沈君適役其
貲孺人蚤夜孜孜治織紝協助於内衣食其一家臨
利必顧於義沈君有異母弟嘗分財欲厚孺人曰兄
弟所依庇財奚以校也沈君益厚護之人皆多沈
君之義君素負氣剛直遇不可意侃侃論辯見顔色
孺人從容進曰德性貴有容且非遠咎之道君感悟
頓和易不與物競尤急於教子遣從明經師學戒其
必交勝己者嘗曰汝世家積善而未食其報天道殆
不爽乎汝等宜力去浮薄敦德崇義以無辱世德其

平生所行槩類此可謂賢也矣永樂七年正月十八
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二沈君與孺人同生元至正
己丑歲方老而失賢内助何以爲情哉子男三長讓
次益次即升永樂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庶吉士時
朝廷興隆儒術簡拔儁茂將成之於古人之地升與
二十八人者同受　詔進學於翰林庶幾所云食報
者乎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孺人于邑某鄉某原銘曰
士老而失賢婦子貴而失賢母嗟乎德之浮於壽也
固將昌其後者耶

顔孺人墓誌銘

太醫院御醫盛起東之配孺人顔氏既卒將葬其子

儼以其父所述事行介翰林編脩周功叙來求爲銘
按顔故蘇之鉅族元季有諱天澤爲義兵萬户能庇
其鄉里免於兵禍其子諱濟孺人之大父也母韓
氏孺人諱妙定字懿貞生有令姿讀書涉大義自少
以孝得愛於父母長爲相攸是時郡名家宋盛文肅
公裔孫稱寓庵名篤學有家範其子景華尤以好義
樂善聞於鄉遂以孺人歸景華之子即起東也既歸
不逮事其姑佐其夫孝養祖與父皆得其懽心而處
妯娌和以謙待下有恩躬儉勤以裕家事大小必咨
禀於家之尊長蓋自其家之尊長至於族姻皆稱其
賢無間言起東縣郡醫學官擢御醫留京師即遣之

儼性省且寓告曰士出仕即鞠躬一志奉
君上不宜以家事雜思慮養親教子孫我皆任之儼
至京甫一月孺人之訃至矣蓋其卒以永樂辛丑某
月某日其壽四十有七年其子男五儼偘似僎維壽
女三長嫁莫寘次未行其孫男二壽安福安女一其
墓在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
銘曰
温恭靜貞其躬之華惇孝與睦式昭于家忠信相成
君子之嘉於世幾何遽沒與嗟鬱鬱丘墳黃山之阿
勒銘諸幽永終不磨

劉母王安人墓誌銘

大理寺丞劉英聞其母安人之喪將奔歸自述事行
請著葬銘余與英同郡素還往不得辭按安人姓王
氏吉之廬陵人父本達深於醫母某氏安人諱菊英
自少清姿淑行父母相攸以歸同里劉仲倫時仲倫
祖父母父母皆無恙安人共養致孝皆得其懽心惇
睦宗姻內外無間言治家事有條理仲倫嘗舉孝廉
任知縣安人留家居養親益篤飭勵其子於學曰非
是將來何以立身撫孤姪男女如己出咸以時婚嫁
閨門老稚咸疏下至臧獲五伯餘指衣服飲食之給
各當其分舅姑沒相夫盡誠葬祭而居喪有禮英官
于
朝賜勑封父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母安人鄉
甲第之安人後儒林卒之四年亦以疾卒正統己未
三月十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子男二長即英舉進
士今爲大理寺丞有才行娶胡繼王次俊娶蕭女四
王忠端蕭禮獨景其壻也孝蚕卒孫男七元亨利貞
仁義春亨先卒女六曾孫男女各一英等卜卒之歲
某月日奉安人合葬于里西原山儒林君之墓銘曰
孝敬以處下堂宗淑以嬪君子也服勤以裕家推美
以濟衆也騰蜚華嗣克振起也壽富考終顯顯蕃
祉也

康孺人墓誌銘

從兄思貽先生沒之九年配康孺人亦沒春秋皆八
十有五予時在北京聞訃驚慟蓋予與先生皆少孤
無他兄弟兩人最相親厚自予仕宦不至家者四十
年三年之前始蒙　恩來歸時思貽先生沒已六年
初至郊拜其墓豈勝悲慟然及家拜康孺人猶幸如
見兄之存也予留家月餘即行又三年孺人沒矣哀
哉康氏家邑西郭文溪之上父天得母劉氏宋進士
簡子之後有賢行孺人諱壽慈惠温淑年十九歸楊
氏爲思貽先生之配先生諱肇字仲基家初甚貧而
卓特有立志孺人安其貧且力助於內家日用裕於
處宗姻長幼咸盡其分先生嚴於教子孺人承意而
善誘於閨恩義兼盡長子仕師京迎父母就養先十

與孺人偕至同列榮之年七十有六先生捐舘孺人
益謹禮度而訓飭子孫不倦雖老康寧和豫正統十一
年四月十九日没子男五長相舉進士翰林庶吉士
刑部浙江司主事先三十年卒娶廖孀居守節事姑
能孝孺人甚安之有司上其行 詔旌其門 命下
而孺人不及見矣次族娶蕭先卒次鏘國子監學録
次鵬次艮鎬鵬艮皆娶蕭女一嫁蕭頌亦蚤寡守節
孫男十四奕奐畬翾經軾翽鐖縉翔畯昀紳睞曾孫
男二孺人之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銘曰
先空之之明顧言思貽其年與祿當過吾儕嗟嗟思
貽允若所期嗟康孺人福與之偕猗歟休哉

兵部主事劉君妻安人陸氏墓誌銘

兵部主事劉鉉宗器奉 命脩實録從余在舘閣一
日以疾瘳過余其色戚甚問之曰鉉妻陸氏死矣其
賢有可哀者幸先生賜之瘞銘猶不死也遂弔之且
問陸氏之賢之實曰陸蘇之望族累葉皆業儒於鉉
之先世有姻好鉉妻之父用儀教授於鄉鄉才俊多
出其門母許氏鉉妻自幼淑慎於治女事衣服飲食
皆如法父訓之小學女誡即知佩服稍長屏去華侈
奩具悉推讓女弟歸鉉不逮事舅姑而事鉉兄嫂加
敬慎處族姻良厚自歸鉉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父母
側居北京將二十年雖時寓土物上奉而每嗟[illegible]

何繇得一日在侍下也輒泣下不已及其將卒也無
他言惟以孤父母恩爲不能瞑目地下平素存恤窮
濟急之心隣有衛卒入直惟婦守舍有盜竊其皮裘
者婦懼責欲死予之直俾市焉有新寡而産者饔飧
頻予薪粟又作繈緥遺其孤有吏病沈痼莫容舍者
鉉哀而舍之會鉉及子病俱困家人言於鉉妻曰此
舍吏之過宜亟遣之荅曰始哀其窮而舍之今遣之
何歸人不各有命乎不聽已而鉉父子俱瘳鉉妻之
行槩類此 朝廷以鉉之久於職也 賜之誥命并
封妻爲安人嗚呼鉉之妻可無遺恨獨恨鉉中道失
賢内助且三男二女蚤夜栖栖號啼無恃鉉不忍聞

此其所以爲必請銘以庶幾慰生者而不泯死者也
土耆聞而憫之宗器又曰鉉妻年才三十有九其卒
以正統二年二月三日其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其
墓在長洲縣武丘鄉表巷村先塋之側其子男澄瀚
洵女安清安正遂爲之銘曰
貞孝之履惻隱之施吉壤斯藏永綏來裔

鍾母郭氏墓誌銘

中書舍人鍾子勤聞其母孺人之訃亟請於 朝以
歸將歸求余文銘墓余與鍾氏居同里且與子勤游
其弟子勉又余舅氏之壻也故孺人就養京師時獨
數與余家往還時孺人年幾七十而康健和豫[illegible]

十許人洪範以康寧爲五福之一孺人其幾之矣孺
人姓郭氏世泰和人父某年十八歸同邑鍾原英生
三男一女三十有四年原英卒居孀守節治其家一
如原英之不亡也教其子以善植身受學於里明師
所以事其師之禮甚厚倉卒賓至質釵釧具酒饌惟
恐不及子勤由鄉校升太學永樂元年擢爲中書舍
人人咸謂孺人之所成也明年子勤迎就養孺人居
京師歲餘遽歸歸歲餘以疾卒永樂丙戌六月某日
也生元後至元己卯某月日享年若干孺人貞慈恭
之性事上待下罔不謂宜尤急貧困樂施予觀其終
身所得畀不止康寧而已男子猷次子勤又次子勉

女適郭某孫男某某將以某月日窆于某鄉某原銘
曰
陶士行之貴也稱其母氏鍾母其於湛也庶幾是似
將其後之昌也固有所自耶

劉母曾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德柔姓曾氏故吉水望族父太永孺人自幼
秀慧貞靜諸女兄弟皆不及父母愛之曰此不可以
配凡子及笄嫁永豐劉季道劉故詩書家元貢士撫
州路儒學教授諱哥相季道父也季道諱宜正博學
守正孺人既嫁有婦道理家政井井有法季道以明
經舉爲起居注陞浙江按察僉事坐累至京師病卒

而旅殯焉孺人挈諸幼自浙江抵金陵廬所殯之側
某年乃克啓殯負骨歸葬故鄉自是以教其子不墜
其世爲務嘗取季道所遺書示諸子曰是爾父所用
起家者柰何不勉諸子就外傅歸輒察其所誦習稍
不習即怒曰是將墜其先人者矣諸子懼不敢怠既
長皆明經爲鄉塾師子欽選永樂元年江西鄉試第
一二年廷試賜進士出身授翰林庶吉士得七品祿
迎孺人就養四年七月庚寅以疾卒享年七十又八
子男三人長曰忠次曰勗季即子欽女二皆嫁士族
孫男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子欽將奉喪歸擇是年某
月日葬某鄉某原先期以狀請銘銘曰

少爲賢婦老爲賢母而卒于壽昌以銘之永利厥後

王母張氏墓誌銘

永樂九年夏予兄仲基來京師語鄉邑親戚故人近
況曰王存性恂恂守儒業無外慕之意愈益恭慎可
重存性吾姑夫羅孟弘先生子塤不見之十餘年聞
家兄言竊甚喜家兄又出存性所狀其母之行曰其
志必欲託汝文銘墓汝其銘之以予之行如此固宜
爲其母銘矧母自有宜銘者乎按母姓張氏其八世
祖湖南觀察使汝明顯于宋自是世爲簪纓家至其
祖某父仲晦皆隱德弗耀而其同產兄弟三人所性
實爲龍南縣學教諭所志爲亳縣主簿所從道州知

州其家世如此既笄歸同邑王以誠能以孝奉舅姑以恭與事君子以勤儉殖家祭祀賓客之奉必誠必腆元季以誠嘗爲千戶所吏目被省檄捕盜爲好言勸以誠母夌稜庶幾福善之應教子以讀書立身爲要收育遺孤子皆至長有室家推有餘以濟貧乏久不怠其爲行又如此既老屢受　朝廷養老之賜後以歲卒之若干年以疾終蓋永樂二年二月某日也享年若干子男一人存性也其葬在某鄉某原銘曰

其出之良其行之臧銘于其藏庶幾不亡

蕭母張氏墓誌銘

吉水蕭士康狀其母之行走京師介翰林檢討解禁求文銘墓余辭焉解君曰孝子之志也乃爲按狀叙次銘之蕭氏系出南唐御史大夫儼世家邑倚富爲大族儼十五世至某生師文士康之父也士康母諱某同邑張某之女張故簪纓家母少聰慧端靜稍知書習禮教年十七歸師文爲繼室事舅姑謹婦道舅姑甚宜之姑疾悉力奉侍父弗懈治家辨內外序長少睦族姻粲然可紀尤勤儉蓄貯置佐其夫祭祀賓客伏臘之費恒有餘裕元季所在寇盜充斥師文剛結壯勇保障其鄉而寇猝至師文率子弟族人出禦之弗敵多戰死寇將及門母倉卒脫簪珥買舟携其娣姒姑婦出避曰婦人不可以辱也年四十師文卒居婦循禮以教子爲務日舉列女傳以教諸婦買田八十畝遺子孫供祭祀曰無使後世不知重本也常戒諸子曰若祖及父積善累仁若等宜紹先志毋苟循俗好以羞前人諸子亦皆謹謹服膺母旦暮坐堂上諸子若孫森森序列具甘脆奉觴上壽愉愉然樂也翰林學士同邑解公嘗過而榮之題其堂曰春暉朝之縉紳大夫皆爲之文永樂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有一子男四人士益師文前室子先卒士秀士郁士康女一人適周寶孫男九人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里林木塘之原銘曰

德備于身施于閨門已乎九原史氏有文詒其後昆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藁編定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碣銘

蕭時用墓碣銘

洪武己未十二月某日吉水蕭時用卒明年某月某日葬其里黃家塘之原又二十九年為永樂丁亥其子公騰奉其姻家夏侯時雨所狀事行走京師介余友禮部主事尹昌隆來文銘墓余辭之而求益固於是三復其狀作而嘆曰嗚呼士處在閭㘅窮無事之際恒自詫其才藝可以試於時朝試而夕效及其沾一命領一職罕與蓄縮無分寸之施或至於自僨其身為世僇笑若時用者未嘗有所自道亦未嘗沾時一命而平居綜理公私百務井井有條理可觀而年三十有九以卒其可惜也夫時用諱士嵓系出前唐御史大夫儼曾祖季章祖德祥父師文時用魁瑋尚志居家孝於親元季兵亂悉喪其所資

皇明混一海宇走江湖治奉養之需家用饒裕縣令丞推擇長萬石是時公府百役之費皆出萬石長他萬石長往往以私賄致破滅時用撫勸致公道民以義而規措有法民皆自勸率出布供公上以為當然由是郡縣皆以為材而民親見他萬石長縱私害民而已無害無不愛顧之者其所能大率類此舉一可

知己所居有園田之樂作塾館禮致文行之士為子弟師不問疎戚遠近即有急赴之惟恐不及娶戴氏子男二公騰公蓋皆克樹立女一適張東與孫男三賢良裕銘曰

驥駿良兮弗駕而羈彼駑駘兮弗任或大路以馳嗟嘵時用孰不用時遂止於斯藏於斯兮

許忠信墓碣銘

許氏故襄城鉅族代有顯仕至元曰希敬者始不仕而隱於耕從家汝水之濱村上建宅引泉為池環植柳數百株而教授其中鄉人高之號柳陰先生五子皆以誠字之曰此人道之本也五子亦克謹父訓第五子守誠生忠信諱某儀貌魁偉資稟淳厚而剛方自持世其祖父業非其人弗與友非其義一毫不以苟取郡縣推舉者老自守令以下率從咨政為治家教子皆有方或學或耕各稱其才而授之歲壬午某月某日卒春秋七十有四葬其鄉先塋之次娶王氏莊惠端淑相夫之家政於內克恭以勤訓飭其子若婦嚴於禮度以義處事以恕待其少者賤者享祿養十餘年永樂十七年某月日卒于北京春秋七十有五其歸塟也從于夫之墓四子長曰綱次曰英好學而文洪武中舉孝廉授延安府葭州稅課使卒於官次曰鄘由鄉貢累官工部侍郎次曰良蚤卒孫男若

手至是廓涕泣謂士奇曰惟先考妣棄不肖孫今墓木鬱然爲林矣而墓石未有刻文將先德何以光昭而不肖孫何名爲人子也遂出所述事行曰願徼惠于執事士奇不得辭爲序而銘之銘曰

許氏之宗肇出於姜大岳之裔錫周啓封介汴及潁
許昌是居入丁春秋不一其書涉漢沿唐盛蕃以數
簪纓之華代有興望元之中葉始欽弗揚秉德執行
教範邑里既其子孫咸騖厥趾嗟忠信甫既肅且溫
有媿於中允矣令人亦既有子善慶斯徵際時顯庸
式光所生墓門有石紀行琢詞云仍來來世篤弗墜

周處士墓碣銘

泰和邑之南雲亭之鄉大原之里有處士曰周叔京先生學足以究經行足以表俗而沒廿有八年未有發諸潛德者仲子和始以狀屬諸士奇按周氏里鉅族設富於貲至所敬而尊賢禮士不自恃其貲傑然以行義爲豪先生之考也母蕭氏兄弟四人其三先生也諱西叔京其字幼而秀頴端重長而嗜學問從明經師蕭尚仁受毛氏詩駸駸見端緒矣而喪其父哀毀莖祭一中於禮已而兵亂作二兄相繼殁盡力教養其孤底于成雖亂離奔竄與季弟養母盡愛敬其孝友蓋天性云執守確然不以纖芥利欲之念置其中閒居飲清茹澹讀書教子或携朋從相羊山水之間悠然自足嗜爲詩雖紛冗不廢吟咏尚書劉公嘗序其集洪武丁丑子謁爲興平縣學教諭迎就養先生亦樂一遊關中以覽觀古人之遺跡既至數日得疾遂不起九月十四日也疾且革顧謂無他言惟曰詩書可以承家忠孝可以立身而已春秋六十有三娶陳氏元潮州路儒學教授以道之子先卒子男二長謁是鄉貢兩任教諭陞台州府儒學教授以卒次和以父命爲叔季中後舉明經歷醴陵新樂二縣儒學訓導女二劉士鴻劉士堅其婿也繼室蕭氏子男一賀孫若干初鼎奉先生之喪歸葬未叶吉卜今和將改葬于隆八仙之原而奉陳孺人祔孺人先

待制外孫於先論德兄弟也士奇少時屢親炙先生又聞諸父道先生平生尤詳故撮其槩述之而爲墓之銘曰

清泉兮白石蒼蒼兮松柏思君子兮夙昔雲乘風兮
西飛忽復兮東來悲君子兮不歸白日上昇兮黃壤
下騫千歲之後兮庶將化而靈瑞

柴處士墓碣銘

洪武乙亥九月廿七日錢唐柴處士卒明年葬餘杭履郎山之原後廿有九年爲永樂甲辰某月某日其配嚴氏卒其孤曾車奉以合葬于處士之墓車遂以狀求余銘墓余嘗聞處士之義於士大夫間而[illegible]

佐藩政吾江西也江西之人至于今稱之余故受狀
而不辭柴氏世家錢唐靈芝鄉之義溪里祖某父某
皆富而樂善處士諱望字宗禮幼而岐嶷比長用志
于學時廬陵李中伯叅議淛省蒞造就後進處士往
從之李公深見器重屢欲薦用之固以親老辭自是
唯養親爲事名其退休之居曰芝鴨草堂讀書教子
其中但誨其子曰植家本於農植身本於學無用他
求也泊聲利里俗重浮屠老子法絕口未嘗及性和
厚公方人有忿爭不平者導論以禮強梗弗率者裁
制以義一鄉賴焉惡人之惡如飢渴初王師下閩清
流縣賴氏母被虜其子求之四方十數年遇諸杭而

貧不贖則日悲號于路處士聞之爲言於上官卒迎
以歸處州進士金觀僑於杭與處士交觀貧有母處
士給田以資其養觀母卒觀以哀毀亦卒觀妻又繼
卒而子幼不能葬處士悉爲備棺斂而經營以三喪
歸葬金氏先塋之次又教育其子底于成立史官蘇
伯衡徐一夔皆特書其事以傳所爲義舉槩類此喜
交際縉紳君子過其門者無虛日天氣融霽則招朋
徒相羊名山勝水之間興有所適或旬浹忘返翛然
塵氛之表也嗚呼以處士所存所能使用之於世何
往不宜而獨布衣以終非自求其志者歟春秋六十
嚴氏同里人柔婉慈惠族姻皆稱其賢春秋八十有

五子男三長愚處士卒之歲亦卒次魯次東起家鄉
貢進士在兵部職方郎中江西布政司叅議岳州府知
府復入爲職方郎中材行爲時所重女一歸許氏孫
男六振援拯拱析栻女三銘曰
夜光之珎潛于淵兮合抱之堅藏于山兮世莫之求
式全其天兮含章返古德人之全兮

黃處士墓碣銘

處士諱生字宗道姓黃氏世家建寧高祖諱某仕元
爲建寧路總管金牌千戶有厚德曾祖諱仲賢祖諱
志可父諱原振皆懷德弗仕母魏氏元鎮國上將軍
福建宣慰使天祐之女處士幼有令質四歲能誦詩

父奇之嘗曰興吾家者此兒也七歲出就外傅日記
數百言長而傳通諸書尤明於易至於陰陽卜筮醫
藥雜說亦皆涉獵而孝事父母生養死葬靡不竭盡
於其兄宗錫友愛甚厚宗錫蚤卒教育其遺孤長爲
之婚　如已子族人之貧而凍餒或生不克婚嫁死
無以斂葬者皆賙之推而賙其鄉里亦然臨利能讓
喜慍不色見闢一軒多藏古書名畫軒前植竹數百
挺日焚香清坐其中吟咏自娛或勸之仕曰自顧其
何所取材且幸有少園田足爲仰事俯畜之資敢萌
非分之意哉有舉其材於大官者輒下引疾辭平生
所著有竹軒吟槀藏于家歲辛巳五月十九日卒年

三十有七娶施氏繼李氏子男二仲芳仲鑑女一歸陳慶孫男二淵奇女一處士之卒而葬也後二十有三年仲芳以中書舍人蘇鑑所述行狀求墓上之銘仲芳永樂十三年陳循榜進士爲庶吉士從余翰林者六年授金華東陽知縣又三年矣其在翰林勤於學在東陽勤於職處士其可爲有後矣銘曰

學之畜施諸家而足德之良貽其後世光嗚呼處士此其藏焉最其行不敢揚

陳文仲合葬墓碣銘

文仲姓陳氏諱德莊文仲字也陳氏世家寧波之慈谿曾大父諱簡大父諱紹父諱希曾皆隱居有行義

文仲兄弟四人文仲其仲也爲人謹愿和厚讀書輙記不忘善事父母母杜孺人沒繼母孫孺人之妹也盡愛敬終其身無間處兄弟及從兄弟十有四人皆盡恭愛鄉人高其孝友樂與賢士君子游宴館寔會無虛日家雖富而泊於勢利出粟布以給公賦率先於衆而賑窮賙急恒若不及假貸不能償者折券不問貨財率有出滯入以利人坐是家益落不悔年六十有七飲酒而卒葬邑西北石魚山之陽其配鍾孺人同邑太平里人父子熙富而好禮孺人諱秀瓊秀慧端靜精女工涉閱書史母嘗病甚露禱北辰乞損己壽益母母頓愈既歸陳氏事舅姑如事父母姑疾醫不可治又禱北辰如母之病姑病亦愈夫於生事不屑意凡家之祭祀賓客寒暑朝夕皆孺人綜理井井不紊而躬勤率下雖老不廢蠶績諸子請止曰豈爲家無餘畜故躬勤不已耶曰勤不可廢有餘其可終恃哉不幾仲子枕仕有祿遣迎就養還書諭之曰爾能盡心愛民吾雖飲水足樂否雖日享三牲不樂也諸孫間有彼致民利者切責之曰汝先世以捐利濟民致汝曹有今日汝今乃欲反先人所爲乎雖老謹禮度對諸子及孫不見惰容年九十有一卒永樂己丑十一月七日也合葬其夫之墓子男四材枕楙桓材桓皆先卒枕以賢良舉爲饒州德興知縣亦先卒

女一適羅純夫孫男四如初如綱如宗敬宗其敬宗舉進士今爲翰林侍講女五長適翰林脩撰杜宗儒次適鍾守宗次適秦伯倫次適右春坊司諫顧道次適劉士豁曾孫男八女四至是敬宗念其祖之墓未有刻銘具事狀求予銘予與敬宗嘗同寮且好也故最其行之大者爲之銘曰

惟聖教仁本始乎親七行之良孝友是惇睨文仲甫允蹈諸身矧時配德有淑令人作範于家暨于宗姻宜有報之有子與孫山川鬱盤有我起墳發潛垂光覩于斯文

劉子深甫墓碣銘

劉之先有仕兩唐者由金陵徙吉水擇勝而家巽湖之上所從來久矣至明翁為郡學教授子潒甫之曾大父也大父信卿以行義與鄉名儒歐陽師尹先生相厚父天性號東山靜隱東閣大學士吳公沉為之記其卒也翰林學士解公縉為之銘墓子潒甫諱會幼端重不事嬉戲初入小學即知謹于事長十餘歲從學鄉先生胡時中而與西澗熊公為同門相與講學日夜淬礪不懈惇孝友父及兄子譏相繼數日卒衰號幾絕終身蔬不茹從弟子洪卒 命使山東病父不食聞報馳往視之扶持醫療竟不起遂以其喪歸而撫育孤姪必底于成立女兄之夫郭子澄遊蜀

不歸走萬里挾之歸歲時嚴祀事先墓祠在南山者增脩之益以田園林沼穠植菓茶環祠下西澗為作祠記祠傍構屋數楹以儲經史榜曰耕讀解公為之記若文穆胡公廣子鄒公皆於子潒甫有文字之好子潒甫雍容儒雅喜為詩情之所適率形賦詠賓客至者必傾寫盡懽晚歲課子孫詩書外餘事一不挂念處人以悠然號之蹤者老之年鬚髮如漆無一莖白者蓋年六十有九而卒其卒以宣德丁未十一月廿一日娶同邑胡氏慈愛勤儉式配君子子男四鍾永樂乙酉中江西鄉試明年禮部會試中副榜歷沛上海連江三縣學官鏞銓瓚咸克幹蠱知父母之

女一歸韶州府通判吳徽求孫男六士準士謨士弍璋孫璉孫琦孫女六曾孫男一鍾嘗脩永樂大典在翰林於予有同郡之好非一朝夕子潒甫之葬也其素所相知如解胡熊鄒皆先卒莫為之銘於是鍾以彌士奇為之銘曰

遭時清明散樂以升處澹安貞在郊與坰優哉游哉全歸以寧

劉性存墓碣銘

吉水劉昭為通城縣學訓導陞清河教諭能以師道振起學者既去則所嘗授業者皆思慕之不已以是見重士大夫而於余往還昭發其父服闋謁選京師

謁求余銘墓時余有公務且病求文者率辭之而不忍辭昭按臨江府學教授胡瀞狀劉氏始自安成徙吉水之統源里於今廿餘世族益蕃其曰煥文號竹逸者富而樂施七子其六曰廷剛有介直之行五子其從昭之父也諱全字性存甫齔兵亂從隨父母走匿山谷亂定歸則家蕩然無以自資然且汲汲佐父理先塋脩祀事為重弱冠父沒奉養母曾撫四弟二妹盡孝友勿懈作父而家益裕則推其餘以振宗族鄉黨之困多其厚倫誼公是非好賢重士皆出於天性教子孫必務學曰吾少壯多故不遑及今老矣汝曹幸生長太平勿自棄也躬走閩中市書籍以資之

子孫有以明經中鄉舉者輒喜色溢眉宇曰庶幾成吾志也嘗乘扁舟遨遊江湖騁眺覽自適而非以利爲卒於宣德己酉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四娶蔡氏邑名家相其夫事親睦族訓子植家咸有可稱其卒先夫之二年九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一合葬西塘之原子男六良恭倫興昭節昭永樂甲午中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遂除通城令調福清教諭興節皆先卒女一適杜克勤孫男十四言哲廉依定顯學智式堅武祖回祖復祖寧祖哲中廿一年鄉試女八曾孫男六銘曰

處之幽行之脩澹其休休有淑者述合藏于斯丘

李處士墓碣銘

前監察御史李叔之大父處士君既沒而葬廿有九年未有銘介吏部郎中黃養正以給事中吳澤所具事狀來請李氏其先汴人五季時從睦至宋諱含者又從婺之東陽遂世爲文獻家含處士十一世祖也其後有正節侯誠之太常博士大有工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工部處士之七世祖也曾祖景晉封椿庫大使祖宜父仁母蔣氏皆有善行處士諱道琉字均與天資和厚孝事父母讀書通大義治家有條理睦宗姻處鄉里咸盡其分家故饒貲怡自念吾幸藉先人基處溫飽有餘顧今所乏者在力善以承先志曰勇於義事嘗於紹興道中得白金百餘兩封識固密曰此行道者所遺也伺人無至者暮持歸寓舍明旦復持至所得處而遺者亦至驗其實還之遺者拜請處士姓名不告而去有載米詣處士糶者已價直去處士復計直多米百餘石追糶者而償之鄉人號處士長者無間言歿於永樂二年七月初四日春秋六十有五葬其邑甘泉鄉靈應山之原配蔣氏繼曾氏子男二喜嘉女一適蔡孫男五叙繼岳容譽女一銘曰

奕奕吾先匪德曷嗣綿綿吾後匪德曷遺其存之仁其施之厚士奇銘之式視悠久

故餘干知縣蔡君墓碣銘

前四十年余客游武昌時四方俊彥同客者大同張從善四明蔡用嚴吳中尤文度楊仲舉天台曹與成皆閑畧有雅度及予皆少壯以文學相契相切磨相親厚如兄弟一無所外蔡用嚴有樓居園池在叙功坊邀予同止宿者三閱月日共蔬食水飲相講論吟詠夜抵足共卧或夜中人靜用嚴輒起坐就床帷焚香取琴著膝鼓一再引予歆挑賦詩雞三鳴乃已而就寐至日東出丈餘始興當是時意氣放浪散逸而安知有貴富賤貧憂慼事哉後數年各東西散去亦皆爲時所迫奔走效用不復能遂閑曠之適今謝世

者過半矣獨仲舉與吉可在兩人毎相聚道及往事未
嘗不同感愴也用巖没二十年其妻王氏以用巖世
出事狀屬其甥何孟浩致書周汝清曰妾之夫其平
生守道行義今惟廬陵楊先生知之然其墓未有刻
文含今不圖將終沉没矣汝清以告予嘆曰噫士奇
之責也其可已乎蔡氏其先閩人後徙吳又徙鄞之
豐樂鄉宋淳熙中雷州海康知縣口楷又徙邑之四
港若七世祖也曾祖諱茂孫祖諱祥甫父諱逢時世
比儒業累官撻府引禮舍人方正剛介持行如古寔
最為昭王所重余嘗拜之清姿偉度脩然塵表於接
引後進謁如也毋范氏二子長晃次冑即用巖別字

存存曉號松莊天性孝友蚤從學鄉先生烏斯道立
志堅確勤苦自勵侍父宦遊十餘年其學益進永樂
乙酉以明經舉中浙江鄉試入太學禮科給事中吳
稱薦其才行召試以為江西宜春知縣愛其民如子
有干憲度者必誨之使改曰人性皆善若等何為甘
自棄也未嘗答詈其民雖貴簡儉如布素時室中琴
一張書數帙而已民戴之如慈父雖饘蔬菔不納一
息之暇心恒在民惟恐民之失所也上官有私需於
邑未嘗苟從兇人誣邑之怨家為姦惡親上官因俾
致用巖蔽匿之罪事既釋丁內艱服闋改餘干知縣
所以治其民一如宜春而亦不能得郡之意今吏

尚書郭公奉 命巡撫江西考察郡縣吏之廉貪賢
否郡言餘干知縣懦於徵科既考用巖績下當去民
耆老數百人走百里外道及公跽訴言數十年餘干
令未有廉公愛民如蔡令者公奉 命來奈何去我仁
令言益懇切公歎曰吾行縣多矣未有一民頌其令
之廉愛者有令如此郡之挾私為詐也復行百里還
餘干更考用巖績最遂以貪奏黜其郡貳貳衙用巖
於臬司誣詞連之用巖至事白貳抵罪用巖復任以
疾終於北京之旅次永樂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也用
巖務實踐慎交處不事干謁時兵部尚書兼詹事金
忠貴重用事其同邑人也聞用巖之賢數邀相見卒

不赴其介潔有父風平居及仕人未嘗聞其叱咤
聲其學洽經外工詩真書小篆醫術造詣益春秋五
十有八葬同黃之原其配雅州知州王清之女有賢
德無子取側室郵城倩學訓導徐升之女皆居喪守
節禮度不忒又可以觀用巖之刑於家也子男一繼
童以兄之子為嗣女三陳諸謬還章陳錫其婿也孫
男女各一銘曰
覬覬乎持其身也懇懇乎不忍其民也嗟君子兮古
之人哉古之人哉

故中都留守司副斷事致仕康士高墓碣銘

永樂元年中都留守司副斷事廬陵康士高以疾謝

命致其事歸七年春復召至　命以致仕官治夷陵州九年仍　命致仕歸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卒於家康氏郡故家其先居金陵唐大理評事如絢之孫國輔娶司馬氏一乳生三男子文子忠子信俱仕南唐官至將軍而封國輔京兆伯賜司馬氏姓李封伯夫人子文宋初遷太和之銅莊世稱三將軍家子文四世至叔達受春秋於蕭清節先生爲荊南掌書記遂歸不仕徙居廬陵生節爲太學錄又三世至正從志高曾祖也祖達吉父立道志高生十一年而喪其父時遭元季之亂奉老母挈弱弟東西竄伏而共養不乏洪武初有司選補郡學生無幾喪母哀毁辛未

以才舉至京初授知縣職奉使山西以廉謹稱歸改中都留守司副斷事授承事郎時勳戚多在中都往往怙　恩縱恣志高劾奏其甚者一人衆稍戢而決獄明敏庭無滯訟於獄議必持寬平反死獄數人改作公署加其舊規下至獄囚飲食涼煖之宜尤盡心高持身益嚴名其齋居曰持敬翰林學士劉三吾爲之記有張經歷者始不悅其所爲伺隙將中傷之會張於出內有虧懼志高發之志高外爲不知而聽其償補張始愧服而內交焉衛卒有爲盜者召而教之治生之方曰必務此無徙壞名取僇辱也嘗獲一首盜曰爾能改行乎對曰能解其縛使捕餘盜盜爲衰

止有豪猾常先致賄其官長而後把持之者志高得一人寘諸法餘皆引避去長淮衛軍糧越三十里就給留守司倉志高奏請就衛置倉以便之既以疾聞賜敕書俾致仕時年四十有九後爲夷陵益勤於治作興學校奬掖士子禁革倉粟歲餘吏民化服一日有盜猝入硤州市志高聞之曰夷陵豈有盜必安陸刼獄賊也遽檄巡檢司追捕既得果安陸賊先是貧民負租稅久不能償有司迫於期限督責甚急志高曰期不可緩貧民須緩也出公用鈔代糴以輸而罷遣其民使營以償公同列爭不可志高曰有罪在我必不以累公等遂自劾而竟亦無事夷陵於凡徵需

率倍出他州民困之志高至具民戶與稅之數言於府自是凡徵需悉減舊之半祀典壇壝祭器皆新之夷陵士民愛戴志高皆以爲近所鮮有志高諱鵬志高其字以字行爲人倜儻有犯之不屑與校人有善稱之不厭輕利喜濟施少比時嘗偕友人至儀眞邂逅友人姻家往戍遼東而貧無資輒倒橐授之既而其人病死又親爲治殮而瘞之有賈人內粟於邊中鹽數千引而失所給官文書志高得之求賈人歸之賈奉白金爲謝不受其致仕家居郡邑長貳數從問政焉必盡心告之蓋春秋六十有七而卒娶王氏克勤內助先一年卒初未有子以從子蘊爲嗣既而側

室傅氏生子振力學舉鄉貢遂中會試副榜爲望江縣學訓導克世其家女四長適夏原輝次適張有常餘在室孫男二顥望女三其延在儒行鄉清湖之原於是振述其世出行義請予爲銘銘曰

發之恕施之厚其存之良徵于後兮

族孫温縣學教諭克述墓碣銘

吾西昌楊氏世業儒累累起詩書致仕宦不乏而行義皆不忝洪武永樂中升者尤多宣德元年族孫繼舉進士于鄉而退居家進其學未己予爲之喜繼聽敏博記覽辭采煥發衆屬望之八年會試中副榜得河南温縣學教諭時得教職者多不懌繼獨念可自

進其學而心安之又喜爲其行也作詩加勵之後有自河南來咸譽繼能持己能訓飭學者而身先督之或告余温寂寞冷職非其所堪余以書諷之復書云温士厚俗淳足自適且寄贈一絲以示未嘗寂寞之意於是余非獨爲繼喜且喜吾宗後來者之有人也而未幾聞繼死爲之慟悼久不已繼爲人質實不務外自少嗜學克脩其内行重義未嘗役其心到官恭年上官皆重之皆心服之一日其妻死既斂其友爲隣邑教官者病殆走人召繼繼後事繼馳赴之既還悲愴無聊亦得疾數日卒九年十二月二十九也年廿有九遺二女子在温皆始數歲知縣魏恩聰與史典聽訓導袁志率諸生爲治喪事而魏撫育其孤女如子于時巡撫河南侍郎于公謙布政使李公昌祺按察使包公德懷聞繼死皆嗟嘆惜之遣人致奠賻繼字克述吾族兄從晋先生之孫祖母大溪郭氏其父子珮言行淳實見重宗族鄉黨其母銅莊康氏達昔地其娶桃源彭氏其子男一憲女二子珮既歸及婦之櫬而壅矣於是石述繼之所爲可重可悼者爲銘使刻諸墓銘曰

學之篤行之毅而遽不禄噫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一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編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碣銘

族弟孟順墓碣銘

吾楊氏當宋盛時自吉水徙西昌十二世至用霖府君以經學爲鄉碩師配蕭氏亂偕冢婦劉死節見雲章子高所劉先生之文仲子起予府君洪武辛亥舉進士授黃陂知縣有惠政民至于今思之配劉早寡守節建文中旌表其門一子暘即孟順也自幼端重秀穎數歲父口授之小學書一二過輙能成誦七歲習聲律儷語先生長者皆矜其不凡而父沒於官外祖劉天和先生教育之稍長進學於從外祖本泉子彥爾先生之門四書經傳熟複精思日有造詣前輩莫能難也爲文章根據義理未嘗苟作於進學惟日不足惇行孝弟剛簡清素端愼恭謹而溫然純粹表裏一致人率以遠大望之時邑之後進晚學清質英發如孟順者非獨楊氏未見其比環邑百里之外蓋未有也使假之年何古人不可至哉蓋年二十有三而卒其卒以洪武辛未六月二十二日嗚呼惜哉先儒有言氣之清者不長非孟順歟其亦吾宗之不幸乎吾於孟順族兄弟少相好也其卒也吾思念悼惜之未嘗忘又念今而後所有知孟順者矣遂大畧

爲銘其墓將使其子孫刻之其子三人長輝舉鄉貢宜城縣學訓導次律次衡孫九人鏞鈞鏗鑑銘曰發于學未極其至令于德未效諸試生之無意乎何其才之莫與等生之有意乎何其年之弗永雲五采而倏過芝三秀而易朽顏何爲短跖何爲壽孰其司之嗟乎孟順我爲銘之匪宗之悲

故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張君墓碣銘

右春坊右庶子華亭沈君粲致其邑人張紹之意求銘乃父員外君墓上之碣且致員外君治命蓋永樂中員外仕京師嘗於余往還故不獲辭乃按前福建布政司參政任君勉所述事狀叙而銘之叙曰張氏出宋宰相商英之後徙杭至隱庵居士又徙松江生竹山處士竹山生碧雲處士碧雲生叔芳號雲岩處士皆不仕雲岩娶吳氏生員外君諱昕字賓暘嘗名其軒居曰林岫鄉里以林岫號之其仕也以字行員外君生有令質穎悟異常兒六歲入小學聞旁誦周興嗣千文禍因惡積二語即知善之當務惡之當去進退恭遜如成人孫大雅王叔明一見異之曰此兒將來令器也其從先生授書遇解析要義必默識之退復味玩意會乃已侍長者言論敬聽不敢忽十二三幹父之蠱成如父志持家以税長萬石區凡奉公治私悉委之雖有遺闕十四姑之夫林鶴湖及人構

訟誣辭連父代父囚其情遂直鄉擧勅起洪武乙丑
職吏得罪者率無寓賦富家有司徵富家賦且罰輸
作父在誣中既內賦當詣京輸作即代父行而訴於
朝遂免輸作戊辰應稅戶人才擧授殿廷儀禮司序
班敬慎職務無幾陳親老乞歸養從之歸作孝壽堂
以奉親又作歸耕之軒自適而家仍長區稅為畫以
授其弟姪井井條理公家百需悉出巳帑不煩庶堪
徵內必時不先期以病下不後期以召責嘗夏滌里
稅無出悉代之出又度高平地多作廬舍處里貧者
其中子貸為本教之貿遷雖水災而人免餓死公私
賴焉永樂初戶部尚書夏公奉　命治水松江擧員

外君自輔松舊江久塞衆議疏之員外君言此用力
多而見效難不若疏范家浦用力寡而得效易夏公
從之至于今郡蒙其利丁酉有以名聞者　朝廷遣
中使召至入見武英殿奏對稱旨命光祿賜食用為
戶部主事授承直郎躬勤不懈西域大寶法王來朝
承命迎於道還奏
上嘉其奉使知禮蘇松嘉湖杭常六郡旱潦洊臻先
遣通政趙君任董治農務民苦煩苛
仁宗皇帝監國奉　命往副之至巳七月中銜書夜
役民車水不巳員外君言農事不及巳徒勞無益即
日散遣民皆感悅及冬當行視田之高下預為蓄儲

之備歲餘召還陞本部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在戶部
一以養民為心深為尚書夏公所重恒自念先人所
遺幸有餘自為主事即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廪
纖毫一無所取歷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始終一心員外郎九載當陞以疾言於天
官遂奏俾致事既歸益以賑貧卹匱為務鄉之寒餓
者率資其衣食不能喪者皆資之有餘貸為商賈者
折子之而不取息久貸不能償歸其券不取以緡計
者動數萬閒歲旱歛齋戒詣寺觀請禱得雨或民無

種穀給之恐後其居官居家蓋未嘗一日忘濟人也
其暮以善道銹勵其家人待臧獲如子長輒為之婚
嫁閭門秩然作義塾延師教其家及鄉人之子弟樂
聞者日與賢士大夫游庠上衣冠常滿襟度蕭散
無究空玄之旨釋老之徒亦往來無間善奕嘗在
上前與待詔者奕待詔下之退而自嘆非當以是事
君也宣德八年十二月廿六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
幾娶王氏無子初以外兄弟之子為後者曰繼曰嗣
晚命從弟之子為後即紹也葬邑之某鄉某原某貫
外君所豫筞云銘曰
遡張之先厥有顯聞轉杭暨松養恬丘園履善昭

後昌以藩遴賓暘甫孝德夙著中以召來游班朝署
曰慎曰恭靡懈晨莫惟國之經篤在養民惟臣之良
養民時循惟賓暘甫克脩于臣惟賓暘甫仕不受祿
惟大司徒曰時賢屬贊治有裨奉使無辱蹈高謝榮
不俟年至濟利攸存顯隱弗貳表銘其藏用式有位

族弟復環墓碣銘

復環名復楊氏十六世祖允素宋盛際自吉水徙西昌傳七世至尚真二子長德明七子其七梅卿淳熙貢士又三世至號益齋舉漕貢授登仕郎二子仲號菊泉菊泉二子伯尚友尚友三子仲景雲爲族父文可後娶程氏里儒者明德之子生二子長復環也溫

純靖莊事父母孝謹與弟延相篤愛敬有姊內贅婿同居幾十餘年敬事之如兄復環始從學外家長而自力晝誦夜惟不少解治周易有聘爲學官者以親老辭教授里中從之者衆能盡心訓誘後有以科第升者爲人辨於義利安澹素與人交悃款謙和蓋吾宗之良也永樂己丑八月念二日卒享年三十有九塋邑南三里所娶陳氏生男子二渙浩孫男二恩愈女一復環卒時家甚貧渙纔數歲浩父卒後三月始生陳誓守節育孤今將三十年二子皆克樹立而渙知好學今來北京求銘父墓復環吾族弟也吾嘗重同宗弟之良者孟順復環仲剛三人吾被召時孟順仲剛皆已卒獨復環在吾官京師不十年復環亦卒每爲吾宗悼惜之今吾七十餘矣雖衰病忍不銘賢弟哉銘曰

厥稟之純厥履之惇弗永以蹇庶將以遺於來昆乎

故奉議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陳君墓碣銘

嗚呼吾邑陳公延世何可多得也自其童冠時吾已期之遠且大永樂初京師下第而歸也余爲文勵之且舉公延以勵楊陳及鄉人之子及公延取科第擢贊藩憲於是人皆期之遠且大也蓋於其立身之艱勵志之確有以觀之矣公延吾外兄陳仲述之子仲述在憲臺十年厲介之操平恕之政焯著一時其卒

也無一縷之畜以庇其後仲述子男惟公延一人父喪裁數歲母子依其叔歲餘母卒公延栖栖跼蹐頓有人所不堪者然甘益究知其父之行即有志紹續從其外兄梁用之兄弟學蚤夜不懈始克荎其父登永樂九年進士第歷事都察院明年擢廣西按察司僉事授奉議大夫到任一蹈其父之行而每事持大體戒苛細務寬厚於所按臨咨民瘼飭學教禮賢德識者多其有前輩君子之風時憲司闕正貳張僉事者署司事張洪武中爲御史實仲述同寮公延以父執敬事之張亦爲之盡心憲司循故事分官巡視屯田稽刷卷籍當公延及僉事劉長吾行張私語公

延廼也可行公延請其故曰刷卷每郡非一月淹不了廣鄉何可久淹也廼也少頃即過矣公延謝曰丈人見賜甚厚不敢忘然貫與長吾同郡交又同受命來不應異心貫初未有知即不敢違丈人既知貫敢自取便利死生有命貫請任刷卷遂行張雖慚悔出言然中心實重公延公延至梧州半月得疾求醫藥不獲數日卒永樂十一年某月某日也明日長吾廼也至梧爲治喪歛歸其櫬張僉事迎櫬哭之慟已而私嘆曰公延終得長吾力殆天以報之乎他日張至京師道其事且揚言於衆曰甚哉陳公延古心古道之人肖其父也公延名貫卒時年三十有六在官僅

三月其曾大父元潮州路儒學教授以道吾家曾大父子將大父有廣東學擅文章父仲述洪武乙丑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母曾氏鷗江先生懷可孫公延娶蔡氏永州府學教授孟愷之子子男一昇女一嫁楊靜安孫男二儼傑公延母思念父母輒悲咽事其叔父母如父母處其從兄弟盡敬愛俱交處於姻戚朋友緩急必赴於利未嘗苟取然能捐已以周人其卒也貧如其父初其父與叔同有先廬遺址頗裕父死叔之子盡取公延不能得公延之赴廣西也過家弁叔或導之曰盍自言於叔可少得也公延曰我無父又敢傷叔父意不言而去公延卒後數年部使者至泰和聞其妻孥顛沛失所召詢其叔始得尋何地苟棲息焉可以觀其遺後者矣公延治詩春秋爲文簡當於辨議是非邪正必自出意見不肯依隨善施教其學者往往舉進士去蓋考其居家居官無一行不當於古人非用世之良者乎仕非不達矣而不久於位不究其施非可惜歟彼有蒙垢履汙無益有損於時而自少壯揚揚至白首者又何理歟抑皆出偶然歟則有秉德抱才將欲效於世者何所恃乎吾皆不得而詰也吾仕兩京四十年今年始一至鄉里過公延家追憶其爲人又徧求楊陳兩家與凡鄉人之子弟有能少艱卓立如公延者皆不見也益用增慨

因述公延平生大畧爲銘其墓銘曰

嗚呼廣右僉憲陳君之塋其源之濬其履之貞其歸之寧蹈長頗短噫余其銘

鮑處士墓碣銘

工科給事中鮑輝之父處士君既喪介中書舍人黃采以翰林僃撰周旋所具處士君事狀求書墓上之石采旋皆處士同郡能詳其行采又示其父少保公所嘗著處士小傳表其清韻少保公余同官且有徵也按鮑之先居景城宋曰純者元豐中仕爲右諫議其後南徙臨安人五世曰玄徙溫之平陽至諱裕生諱宗景生諱德善處士之曾祖祖考云母薛處士諱

起字士高孝友出於天性蚤喪父恒念不逮養語及
輒悲篤於事母母年幾九十有疾晝夜侍不去側躬
扶掖治湯藥衾衣浣滌皆自任不委侍婢母卒哀毀
屢絕兄及嫂相繼卒撫姪如子姪尚在襁褓極力鞠
育長則教訓之用底成立於教子尤篤不問其處與
仕其爲人耿介有守愼交際然喜奬進人善不善者
諄諄化諭之人或慢之率闊畧不校雅好義擧賙窮
卹患無靳貸不能酬者予之嘗長區里徭賦數出貲
以代細民之不勝事者里有葉氏者死獨存一息族
人利其資産而逐之處士力扶持之得全有避禍來
依者館穀庇護之甚厚禍息辭去具白金爲謝固却

之其人後遂出潛寓厚貲於處士歲餘或傳其客死
者其家憂懼失措處士召其子語曰若父行時寓貲
於我無知者果若不幸卽歸汝居無何其人還益德
之處士平居寡出一日以事經鄕之飛雲渡中流颶
風作同載者恐甚處士叩首禱風遂止里嘗失火迫
其居焚香頫伏顙反風火滅蓋其平素好善有誠云
性澹泊雖富恒躬儉以率其家人晩厭城居喧雜去
卽方山之麓作別墅有鉅松七八株結廬其中日取
古人書讀誦自適遂別號友松蓋少保公所爲尙其
韻者翰苑諸賢亦有爲之文及詩焉正統庚申十月
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一配林氏子男三長暉

宣德癸丑進士擢給事中能持身勤職次滄次森女
二長適詹次適馮皆士族孫男七魁彰凰頌麟麒耀
女四處士之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鄕某
原銘曰
矯矯貞松挺特勁直傲兀氷雪寒不改色長山深谷
積歲歷年工師不知隱者盤旋嗟鮑處士蕭靜澹約
惟義之行視松之確其操不貳其藏有墳春秋霜露
振振雲仍

故鄒兼善甫墓碣銘

撫之安樂有君子曰鄒兼善歿四十有七年矣墓未
有刻辭其子衡州知府良奉翰林檢討姜洪所述世

出事行以求於余余固辭老且病良求益堅而繼以
泣則又念良於今卓然循良吏不愧前史所稱其必
有所本歟遂按狀而書之鄒氏樂安故家其先號筠
窓生溥泉溥泉生思敬皆有隱德兼善之曾大考大
考考也妣熊兼善諱逵幼端重不喜細數嵗待賓客
老長執弟子禮甚謹如素習老長皆奇之孝友出於
天性盡心奉養嗜學強記博通而詩歌駸駸有老成
語僃時元季兵亂未靖雖奔竄山谷手不釋卷同里
淸介士黃本立生子惟女一擇所歸遂內兼善贅壻
自是郡邑名士多與之游而聲譽日起兼善於敬賢
尙德尤惓惓每輟所有以助其不給至於鄕里賑貸

恤匱皆以爲當然蓋憫物之仁亦出於性云長洲賦
里中坐造賦籍誤役逮衆曰斯傭書者不謹耳白於
公可免焉善曰彼寠故傭也豈所願哉竟自承會以
病卒於京洪武乙亥三月二十日也享年四十有八
歸葬其邑八都青原坳配黄閑家訓有淑德克勤内
助其子男三孟復仲斗季良永樂乙未進士歷知松
谿郡武兩縣賢聲隱隱動入閩用大臣薦陞知府衞
州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焉善可爲有子矣女二長歸
姜某某用子貴贈孺人次歸李伯旭孫男十三偶遇
完聚福會貴榮壯序松樵湘文十一曾孫男十六恭
顯寬信天恭敏華騁奏律衡安吕顯衍玄孫男二重

端述狀者姜氏女之子也銘曰
猗嗟鄒君有孝有仁德形于身篤于後人惠愛彼民
有恒厥聞衍于孫曾螽蟄振振爲善爲徵來者其循

錢惟慶墓碣銘

正統六年十月六日吳淞處士錢君卒錢出吳越武
肅王之後初家于浙處士高祖宋將仕郎諱宥入元
不仕徙松之南梁隱焉曾祖諱端甫祖諱德玉考諱
華仲皆不仕母許氏二子伯存善仲處士也諱惟慶
字汝明七歲喪其考哀毁如成人母守節教養之處
士事母及兄甚謹部符賦民銅惡遣使捕後期者存
善與焉處士詣使者言老母賴兄終養某緩實我[illegible]

我當行存善曰我王家事某緩罪自我且弟老母
子我當行兄弟爭行至皆泣使者對之無不感泣驗
籍竟以存善行處士送之至姑蘇會宥免兄弟偕還
鄉人兩高其義母喪毁瘠不勝名其事親之堂曰永
思蓋哀慕終身云事兄老而愈厚兄卒哭泣如喪父
兄無子以其子爲之後篤子之訓積書資之且擇明
師俾從之急人之急赴之不擇利害故居址爲里横
人所欲所有司不能復後横者蹈危禍狼狽或導處
士曰勢可復矣歎曰向以理所不得今因之於厄又
所不忍處士於處物一以誠未嘗或有機心顛顛謹
禮度而明於智識決是非枉直豫計事成敗率當標

宇灑落作延薰書樓日焚香鼓琴吟咏其中家有無
不計也春秋七十而卒元配湯繼趙子男四永遠溥
博遠即後其兄者溥正統四年進士授翰林檢討博
六年京畿解試第一人會父喪不行女一嫁趙祥孫
男四閭撰岐嶧女一溥聞赴縗絰奉翰林侍讀陳詢
所述處士事狀求銘墓溥在翰林卓然有志蓋觀子
可知其父矧侍讀君子於述其父執德善之詳且明
宜有銘也銘曰
噫嘻兮錢君秉忱恂兮大倫孝于親兮友于昆靡雕
琢兮璞之淳活潛在下兮中中佩蘭茝兮芳芬致瑞
卉兮五采文粲朝陽兮雲漢之章羌遽逐兮九原後

轔轔兮來華軒式之兮斯墳

贈都水主事洪君墓碣銘

贈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淳安洪君卒之十有七年其子吏部侍郎璵泣拜請於余曰惟先考君之墓至今未有刻文敢具狀布其私懇璵嘗與余同翰林史館中心重之故雖老且病不忍以辭遂按璵所述狀敘曰洪東南世族晉金紫光祿大夫尚書門下侍郎曰經自丹陽徙新安子篡爲始新令再徙淳安遂爲淳安人二十二世至嘉瑞宋紹興中劉璋榜進士官至朝請大夫子儔慶元中曾從龍榜進士又四世至九齡咸淳中迪功郎江陰僉判都水君五世

祖也曾祖諱雷飛祖諱文銳考諱德元母江氏都水諱源字子泉號泉齋自幼穎異知務學稍長郡庠選補弟子員即晝夜淬礪博涉群書治易經工文章見重於鄉老長以貢上大學日親明師友文學益進踰年有　旨選太學生優等者補郡縣學官都水得饒州安仁縣教諭陛辭賜衣二襲及鈔盖　特恩云其教學者必務實踐於解析經義必究乃已旦暮坐講堂躬勤以率諸生學者日益見成效歷教滁州郡武福州三郡一如教安仁平居事母至孝母卒哀毀得疾不逮養父母祭必慟喪祭如禮不用浮屠老子法志意澹然無一毫榮利心家居教子外無他務初[illegible]

縣使嘗過旁邑貴溪樂其山水之勝遂爲歸老計命其子營別業於後及改官輒留家居之既老致事歸貴溪以卒宣德丁未三月巳丑也享年六十有八塟貴溪仙源鄉東岡之原蓋治命也以璵貴贈主事配許封太安人子男五璵永樂辛丑進士北京刑曹主事改工部都水司擢翰林侍講兼史官歷吏部右侍郎廣深明公人莫得干以私輿論翕歸亦本其有家訓云次珦次瑱次斌次琦皆先卒孫男四鳳翔某某女二曾孫男一銘曰

混混乎有振於其前也式祗嗣之奕奕乎有奮於其後也式篤啓之於子泉甫全歸寧矣我銘其藏過者欽只

寧波府同知蕭伯齡墓碣銘

寧波府同知蕭伯齡既卒後十年其弟仲齡來京師以同子助教歐陽賢所狀事行來求銘墓余與伯齡兄弟皆從學海桑陳先生爲同門義不可辭伯齡諱康夫自童丱已英敏知學誦習不倦嶄然諸生中稍長益知自勵從陳先生明六義之學下筆爲文辭混混如源泉愈出而愈不窮也邑大夫舉爲邑學弟子員明年洪武丁卯大比中鄉舉病不果上益務進其所未至時陳先生已沒更從蕭尚仁先生延致家塾旦夕請益志愈銳而力愈勤蕭先生亦傾倒底裏無

之三年會試禮部下第爲大學生奉　命簡閱軍士于遼東還奏稱　旨明年選授金華府儒學教授賜冠帶衣被褚幣韡韈前之爲學官恩錫之厚未有踰於此者既至金華金華故文獻郡而學攷久圮諸生不知檢束自勵伯齡奮其孜孜盡力開導誘掖不倦不亟振起而作新之其學者皆翕然從從數年出掇高科登膴仕者比比而是又繕治先聖廟及學舍因其舊而新之洪武己卯用薦者授寧波府同知未行以病卒於京師七月某日也享年三十有四妻王氏以其喪歸瘞邑城西五里所南溪之原蕭氏世居泰和邑中父惟善母某氏子男二某某女二伯齡未卒先一歲謁告歸省與余過清平山中遇邑之鄙人許雲從許察人容貌氣色以預論其吉凶休咎或時中伯齡曰察我如何許曰先生官不止此或者壽弗稱乎既而私與余曰行當見矣余雅未之信孰謂甫一歲而果然哉嗚呼君才明決長於劇使之莅民必能剔抉奸蠹以達于政而民不病也然竟不及見諸設施以卒惜哉銘曰

孰不爲政有弗逮者才子不難于才庶幾宜施整高車以行邁遠輪仆而轂摧嗟嗟乎其命之爲耶

楊府君墓碣銘

楊氏自吉水徙西昌世篤文獻後析而居清溪者自先待制以經術發身至　國朝或擢科第或舉明經無以他岐進者其職有大小而皆持端槩之行或仕而退家居皆安貧樂道有以重鄉閭表後進漢史所紀楊氏累葉載德其可謂不忝于前聞人者矣府君諱晦初字逸民一字彥季爲贈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後齋府君之曾孫會可府君之孫星子縣學教諭安吾府君之子士奇之三從伯父也治詩經元進士吳中鄧森遂於謫洪武初守贛邂逅府君而深推其學曰先生得[illegible]人豈教之意宜用於時請吏字蒞民舉送於　朝授京倉副使甫歲援例罷歸府君簡靜凝重寡[illegible]以道自處澹然冰霜之操隱顯如一日篤倫里宗族姻戚無間言焉尊子姪必志於學恒戒之曰毋敢爲苟混世俗爲也儀矩脩正望之儼然即之而雍容學者多樂從之經其教者率底于成少嘗從學陳海桑先生終身嚴事先生如父未嘗一比匪人喜尋佳山水意之所愜超然獨樂而忘返焉家故富産業悉棄不顧爲文章古雅善筆札晚得痺疾年六十有幾卒其卒以洪武某年月日瘞縣北山東馬尾山之原子岐先府君四年卒一孫玄嗚呼士習日下知德者鮮矣士奇竊懼先世所爲可傳於後者將泯沒無聞謹述所知大槩勒銘墓道以勵我後人銘曰

赫赫楊宗自我弘農沿漢涉唐愈遠而隆中遷江右
爰徙廬陵爰止吉陽復止西昌秉德績文奕世克承
爵位以振自我高曾官有崇卑進必于儒于進于退
篤操不渝允矣府君敦頤經義皦乎清白仕止一致
淠沸泉源湜湜其潔沿流于瀛合汙而一咨我後人
宜考于源宜慎于流毋俾滑昏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鄒君墓碣銘

君諱德明字觀遠姓鄒氏世居吉萬安之灌源里父
而族益繁析處文溪歷數世至子貴生與可君之大
父父也皆以耕學自娛不志仕進與可尤好脩潔魏
冠褒衣襜襜然恒以善道訓誘爲鄉黨所重稱長者

君生未冠遭元季兵亂與其兄奉父母奔竄山谷間
無幾父母皆沒哀毀不勝亂定始歸與兄謀以禮改
葬其父母哭泣悲慟如初喪歲時薦祭甚誠敬其教
人亦必以孝爲先務平居躬穡事稍暇披覽載籍究
義理廣知識謹禮守約泊然自得教其子務學下至
僮僕亦礪之於善行用子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春
秋八十有七而卒其卒以永樂庚子十一月十六日
其葬在易塘山先坐之次其配胡氏西昌冶陂名族
封孺人先卒其子男三長世寧次進洪武戊寅進士
爲中書舍人再出爲澧州知州次世昜女三所歸皆郭
氏其孫男七女二曾孫男二女三余之初入翰林也

進在中書相好甚篤後自澧州丁父憂服闋來京師
遂以狀求余銘義不容辭爲之銘曰
明善力本以續厥世秉禮率義以啓厥嗣式卷以休
弗炫康施壽耆以寧命從貴歸全斯丘代百其祀

故蒲州稅務大使陳先生墓碣銘

洪武辛酉七月十五日蒲州稅務大使西昌陳先生
沒于官既歸葬其鄉某原又二十六年爲永樂四年
其子彥強自麻陽丞改昆山將行持其族兄孟潔所
狀先生行視余曰惟先人墓樹鬱然拱矣而銘文不
具則是先德終泯弗聞彥強曷名爲子子出於陳也
請一言以光昭潛幽余幼不能識先生稍長益聞鄉

之長老言先生外氏巨擘也諱威字子重其先五代
時有諱暐自金陵徙泰和始爲泰和人暐次子秉逸
舉進士邑人高其行義請於朝以攝邑政秉逸七世
至褒徙邑之南岡詩書之業愈久愈盛褒四世至學
先生曾祖也祖居錫父雲從明經篤行學者稱玄品
先生娶劉氏二子先生其季也自幼警敏有志操初
入小學讀書已了大義十歲能賦詩驚其座人未冠
屬元季盜起充斥先生父子兄弟扶老攜幼奔竄山
谷間雖甚窮促稍憩息即賦詩更倡和爲樂先生數
告其兄曰即不幸遇賊不可脫兄當竭力保父母任
其所難我以死嬰之任其易也而亦卒未嘗遇賊

皇明奄有天下詔一切用經術士洪武癸丑先生以
薦者授寧海州稅務大使或謂其才德宜使長民使
民有所利不宜使任征商先生曰征商不可利民哉
顧所存何如耳先是任征商寧海者務察察先生到
官一切刻去而行之以寬數月商旅爭欲出其市歲
商稅所入視先之察察增數倍未幾有檄攝寧海州
事州多積獄未決先生聽斷明敏數日而盡無不悅
服已而新知州至先生還理稅務州民有爭訟不平
者猶走照庭下求直曰得一言即罷矣七年調山西
蒲州稅務大使居數月得疾忽語彥強曰吾明日其
死矣然平生行已庶幾可無愧人所貴在行已無愧

耳彼自外來者吾何與焉汝勉之翌日卒州守孫毅
與其僚屬吏民咸來哭弔治棺斂喪祭先生平生所
行一求中禮處人以誠無大小貴賤皆敬愛之居官
八年臨沒無銖寸之蓄嗚呼古有清白吏如先生者
庶幾其人歟娶曾氏有淑德子男一人即彥強官麻
陽六年吏民信愛之可謂能繼述者矣銘曰
繄陳之先自嬀氏周恪華封啓來裔沿齊涉漢歷唐
世華聲茂實代有繼金陵南遷縣五季西昌衍源若
川至繩繩相承耀德義宗科重祿久弗替司征後興
際隆治任庳道行昭惠施迄幼壯曁沒罔攸愧永終
斯名弗闕式穀承之繄爾厥嗣

王均賢墓碣銘

均賢諱永武姓王氏王世居清江之淞湖宋末迪功
郎國子助教諱某均賢大父也父諱某均賢天資穎
敏自幼讀書過目輒能成誦然涉大義而已不屑屑
爲章句學孝於親信於友爲人闊畧有遠志嘗曰男
子當行四方立功業奈何跼蹐鄉里與草木同腐哉
於是道廣入閩涉吳越泝江漢由蜀之秦之晉以達
於京師而游公卿之門有薦其材於朝以爲中書
省宣使奉
詔使海外暹羅諸國暹羅王見使者禮
不恭從容諭以大義遂順伏受命使還至閩屬四方
兵亂道梗不克復命遂留閩閩有平章江三保者尤

器重之已而聞其家在清江者悉殲於兵以女妻焉
閩既歸附遂還鄉里踰年卒洪武庚戌二月某日也
春秋六十有一平生能傾貲爲義遇貧窮乏者予之
直而歸其子行道得遺金求其主歸之行義大率類
此初娶熊氏生一男一女皆先卒繼汪氏生一男惟
衡累官今爲兩淮塩運司同知孫男三懋達誨女二
長適何次適張曾孫男七女六其塟於鄉何家埠之
原久矣至是惟衡以翰林編脩尹鳳岐所狀事行來
拜請銘爲之銘曰
其志其才不與時偕六十天年卒歸其全發潛有文
來世弗泯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任君墓碣銘

宣德十年　制贈雲南道監察御史任敬敏之考爲文林郎監察御史妣爲孺人於是敬敏具事狀請銘其考之墓其考於家兄思貽先生有彌路之好余少時嘗往還不得辭任之先居吉水世遷於醫至和叔從文丞相勤王爲兵馬司醫錄官坑之敗自興國入太和始家洞源文冊徙邑中家於城北自是子孫服醫而無儒和叔生華甫元太和州醫學録華甫生漢吉漢吉生光顯光顯生保冲敬敏之考也諱昭保冲其字幼有立志十餘歲遭兵亂侍父母竄匿山谷父卒雖顛沛倉猝中治斂塟必爲經久計天下既定奉

母歸而故廬悉燬矣爰暮勞瘁畚礫薙蕪以建居室躬勤儉約以殖生業謹先祀凡先塋因兵難荒遂外者悉遷厝近鄉於事諸父及兄克盡愛敬於族姻鄉閭之子弟一勵之於善與人交謙遜而誠能濟匱乏平居喜誦老釋書恒勉其子學曰必明經以發身吾少多故不及爲汝曹不可廢見其子能成其志則每自足曰他不足計也其生元至正己丑六月十八日卒於永樂丙戌十二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八卒時其母尚無恙遺命其子善事祖母餘無他言其娶康氏里長者天得之女柔淑謹飭式勤内助先廿一年卒繼室蕭氏康一男三女男敬立爲從兄保宜後叅

和醫學訓科能泉縣儒學訓導先卒敬敏永樂十八年進士授交阯古藤知縣又爲監察御史彭學禮華允敬興國州同知鄧時皋其女之壻也蕭三女劉邦泰何尚古曾某其壻也孫男二能紹能矩女若干曾孫男某某敬敏既奉合塟康孺人之墓山卯乙向辛酉銘曰

生有善行沒有榮命後嗣之興奕世其承

金孺人墓碣銘

行在吏部司務鄒亮喪其母金孺人十有九年矣未有塟銘間以其父某君之命奉事狀屬筆於余按狀孺人姓金氏世居蘇之長州父諱盎母孫氏父母惟四

女其季孺人也諱守貞字靜正蚤喪父三姊皆已歸御與母居家素寠又無旁近親戚依庇母子剪製結縷自給孺人天資明淑婉嫕致孝其母間聞母語及父行輒感涕或至廢食而女德日益有聞同郡鄒某爲其子某求令配遂聘焉既歸事舅姑盡婦道不服飲食必躬造以進相夫以德治家蚤作夜息不以寒暑少懈自執儉約安疏糲惟寡母恒在念然未嘗敢一毫私遺舅姑察之歎曰新婦事我如父母其母所乏我家奈何不有無相共遂恒致助用安孺人之心孺人凡奉祭宴賓皆親致精潔篤於教子視其子有立志輒心悅而益加勸勵夫詿誤被逮時孺人已遘

疾臨別遂增劇以卒卒之日舅姑慟曰柰何喪孝婦母慟曰柰何喪孝女夫慟曰柰何喪賢內助嗟乎若孺人者其賢矣哉其卒以永樂十八年十月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二子男二長亮舉文學才行授司務次順中應天府鄉試入爲國子生女一歸庶吉士顏曜孫男一人幽孺人以卒之歲某月某日瘞某鄉某原銘曰

孝恭儉慈德多有命之邪長其師眘其將昌之在厥後

劉母太孺人張氏墓碣銘

前四川按察司副使劉嵩貫之母太孺人既卒而葬矣墓未有刻文以狀屬余劉氏故吉水文獻家其先析自吾泰和故吾嘗表嵩貫父之墓今又欲銘其母而孝子之志不容以老病辭按太孺人姓張氏張之先繇清河徙吉永豐明德鄉之冷田里又繇冷田徙吉水永昌鄉之漕坪曾祖祥甫祖元先父贊初母劉氏太孺人諱月字靜貞張氏世有德善太孺人自幼淑惠靜莊長益敬慎勤女事既笄劉君率性高其德聘爲繼室嵩貫父也逮事姑姑治家嚴肅太孺人恭巽以聽而奉事盡誠姑甚宜之訖終而孝不衰教育[illegible]性前室女子如己出長而擇佳壻歸之處娣姒撫而和待下寬厚閨門之內雍雍秩秩蚤夜躬勤率下治織絍以助給公私之費率性以教子爲切要太孺人力和於內率性沒篤承厥志而加嚴焉子男女亦皆敬奉父母之訓無敢怠逆太孺人孀居三十餘年謹禮度始終一致洪熙元年以嵩貫貴封太孺人宣德九年春秋八十康寧無恙大夫士作爲詩若文壽之是歲五月二十八日卒正統元年十有二月某日葬其里高州之原子男四伯嵩貫舉進士爲河南道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惇厚謹恪仲嵩實叔嵩峙季嵩重皆先卒女三長適王若旦次適常州府同知張宗建又次適曾傳昌孫男六孫女一曾孫男女各一銘曰

壽爲福之首德爲福之基懿太孺人惟德之祇以壽全歸銘哉允宜

故太宜人楊氏墓碣銘

正統六年二月朔行在刑部右侍郎豐城丁鉉之母沒於家五月鉉始克聞訃將歸縗絰詣余泣拜請志墓上之石鉉爲太常博士居南京於余鄰比常往來蓋嘗聞其父母之善初　朝廷用鉉貴封其父爲太常博士母爲孺人及進鉉官父已沒贈虞衡員外郎而封其母太宜人父諱某其沒時鉉嘗求余銘墓余病不及爲今其母沒誼不得辭太宜人諱觀楊氏楊豐城名族世有善德至諱某太宜人父也太宜人自

紉有淑行精女事及笄歸丁氏孝事舅姑姑時年九十太宜人衣服飲食之養至敬盡誠纖悉曲盡蓋丁氏自歷兵亂資槖空匱太宜人辛勤佐虞衛君用裕厥家虞衛君嘗遊遠外二十餘年始歸歸而家政條理井井以太宜人之主於中也太宜人靜莊恭愼家庭之內肅然以和篤志教子諸子皆謹遵以務學植身諸婦亦克敬承嚴於先祀善處娣姒宗戚人無間言賙卹貧窘德之者多婦德母儀鄉閭推重春秋六十有六子男五鎔鋭某鉉鈫永樂乙未陳循榜進士自博士再歷郎署陞貳秋官卿闓旣謹重持行如下士君子重焉鈫先卒女一適名晳默孫男八珪璋琛

琥璉瑛璃瑮璨先卒曾孫男五宗孫祿孫福孫仁孫義孫諸子將以太宜人卒之歲某月日奉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士之秉德厥有自承維源潔清其流洪滄維丁令母恒德之貞有子其承遺時俗與持義與仁肅肅在廷家聲之弘蕃孫暨曾峩峩厥藏式固式寧表示來葉太史有銘

吳母胡氏墓碣銘

陝西布政司參議南昌吳存之母卒葬其鄉淡溪之南二十有九年矣墓上刻文未具介翰林侍講羅汝敬以屬諸士奇按廣西按察司僉事龔鐩所述事狀母胡氏世南昌人其父宜承其母歐陽氏前國子祭酒李安其從兄也母諱懿貞柔婉貞靜居家善事父母母病三年凡衣服飲食煮藥必躬治之而盡心撫育二弟弟甚得父母之意及笄歸同里吳守素以其所以事父母者事舅姑姑嚴厲諸婦不可近惟母日夕左右奉事之甚適姑臨卒出所畜衣物分畀諸婦有母獨厚曰此婦素善事我過諸婦吾所以報之也於相夫起家躬儉與勤於處娣姒以和於濟貧乏能惠於教子嚴母道諸子中特異視存曰是將貴而興吾家者然貴不可以無學乃與守素謀遣從學縣博士爲諸子納婦必擇仁義之家而未嘗論貧富洪武

甲戌十月初七日卒距其生四十年未卒顧守素曰我死君不可乏主饋必愼爲諸子及婦擇賢母不歡他事子男曰長份次存舉鄉貢入太學擢刑部主事再陞至今官次僎次份女一適熊氏銘曰

爲子爲婦克修於孝爲母愛子克篤於教爲妻有道相裕厥家於乎吳母其行既多淡溪之陰其藏有塋刻銘揭德來世有承

許師善母妻陳孺人墓碣銘

國子博士廬陵許子謨泣告其友楊士奇曰不肖不天先妣孺人棄背歷二十年矣而墓石未有刻辭將圖不朽於子此先人之志也惟子惠畀之而無辭焉

上奇曰朋友之母猶母也何辭矧子之父之志乎其事何如遂具狀泣拜而授之按孺人姓陳氏陳故廬陵安寧里名家父仲甄孺人諱妙秀生有令質自少已卓卓有貞志操安淡素父母愛之慎擇所歸時同里許氏以世德重於鄉遂歸爲師善甫之配善甫務學守義孺人佐之善事舅姑靡或違斥之將亡也舉家出走避兵亂於所朝夕備養及沒而備葬祭靡或不盡舅姑沒已久而孝思不衰兵後家具田廬蕩然無存者孺人躬儉勤以率於內久而滋殖或復於舊凡家之公私百需皆孺人綜理師善甫不勞於諸子男女朝夕訓切以爲人之道男初鄉學則曰人所以克

善其身昌大其世者皆由於此奉師必隆於禮曰吾之子所出以善也子謨登第得官歸省鄉黨矜誇爲榮孺人顧其子曰士能守法不辱可以爲榮也他日又以使命過家家人探其裝蕭然以爲孺人賀又顧其子曰此事所當然者然宦成君子尤致謹也他所爲成其子之善類此於處長少戚疏皆得其宜求樂甲申十月六日以疾卒距其生至順戊寅凡六十有七年子男五子謨楫衡鄉梁子謨洪武丁丑進士行人司行人國子博士有淳篤之行楫樂早卒梁繼室羅氏出也女一嫁趙思賢孫男九女一墓在其鄉列陂之原考孺人歸許氏其行始終如此宜乎所爲閫不朽也振以爲銘銘曰

士之良相之以賢婦子之材本之於毓其母孝德之行百行之紀子孫孫子繩繩垂祉

給事中鄭君妻孺人王氏墓碣銘

前吏科給事中許城鄭君以文命其子泰登翰林侍講刑寬所狀其配王孺人事行求著銘泰余考禮部會試時進奏應廷對貢士官近侍有年端直而溫厚　上處之陞吏科都給事中朝之士大夫皆賢之非其本之於家者歟故不辭銘按狀王與鄭同邑勝國時皆有仕者廬州路儒學提舉榮卿孺人曾祖也祖某父應隆諳達性通儒學下至醫卜種蓺之說皆

究知隱居教授鄉里重其德行孺人諱某幼習聞父訓其二兄勤學旦夕相講論孺人又日熏漸其說故於孝經論語皆能成誦而涉知其大義鄭故儒家曰伯仁兼熟孫武兵法仕元長千軍與應隆交厚知應隆之有令女也求爲其子之配即以文也孺人歸鄭氏事舅姑誠於婦道躬治飲食必精衣服必潔而後進相夫內佑家政條理井井訓飭諸子力學務善日篤不倦孺人天資淑惠樂處素服用屏去華靡雖布帛而鮮潔有常下人化之皆不敢以垢獘侍左右族姻儀之宣德□年二月二十四日以疾卒生於洪武元年正月十九日春秋六十男女各二長男即泰登

永樂十九年進士第擢給事中再陞至今官次觀次
升女之壻王准余敷徐禎孫男三時明昕女七泰宵
近侍豪　恩封父吏科給事中母孺人固本於家訓
之厚亦其父母爲善積慶之徵也孺人之葬在邑東
五里所之滿原從先兆也銘曰
凡物有本本厚發榮允氏之榮原厥所生鄭有賢父
亦有令母厥嗣挺英恭侍
帝所爵錫龍章昭示褒嘉嗟嗟令母奄逝則那其藏
有塋既深既固子孫振振式繁厥祚

第二女瘞銘

資稟聰穎文秀慧父楊母嚴殷篤鍾愛生年丙戌迄丁
亥孟冬仲夏踰半歲忽然夭死孰所致世家廬陵潛
江涘旅生于是殯于是厥父士奇爲之志永樂五年
五月初九日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二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三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傳

止齋先生傳

止齋先生名泰字仲亨姓陳氏陳氏五季之亂由金陵
從泰和至今四百餘年之間貴顯相望而以科第進
者不可勝數先生獨持行義謹謹在鄉里以止齋自
名方其幼孤遭亂貧窶無親戚之助獨與兄仲述盡
力養母而究知上世皆業詩書惕然曰是可以不繼
乎兄弟治家事少閒輒挾冊往從鄉先生劉尚書崧
弱冠出教童子家貧日給而益力於學兄弟自爲師友
當是時兵亂初定里故家少年失業無聊皆出身趍
他途朝往而夕富貴恣睢盱自得也先生之兄弟獨
曰貧吾之分也會有詔興學校縣大夫舉仲述充博
士弟子員先生留供養綜理其家凡外內長幼寒暑
日暮之需而未嘗乏也仲述已舉進士爲御史十餘年
有譽名人敬慕之當是時有得一官於朝若其父兄
子弟藉聲勢假寵昵跑於鄉黨無尊卑之義或干謁
長吏纍纍不厭甚者張氣陵忽雖持許上下長短莫
敢誰何者先生出入閭巷恂恂謙恭進退以禮非公
事足跡未嘗及縣門下縣令丞如不知有陳御史家
諸劉尚書卒一子文卒獨有遺腹孫先生曰吾可以

忽忘劉先生乎許妻以女今年幾七十矣曰益衰疾有四男子長者仕爲教官次者亦爲里塾師家日益饒裕可以自佚然猶朝暮坐函丈授徒不倦或以爲言者則應之曰是豈爲利哉顧吾先人之所業且吾少壯時所資奈何老而遂棄之也平居事母盡敬愛母樂之母沒十日將葬矣霖雨旬浹弗止葬之日遂霽旣葬雨如故人以爲誠孝之應嘗有仲述京師適仲述坐累下獄先生上疏白仲述無罪竟得釋或曰先生儒世家也固所由者儒行也曰彼不爲先生者固儒世家固逢掖其衣仁義其言也而夷考其行市行爲然市將無儒之行乎何與其世哉

背曰先生余祖姑之孫而弟視予少相好也其從子貴今得官廣西按察僉事告余曰貴幸便道過家省季父然貧無以爲季父壽願得如界之文使歸爲壽也又曰貴幼喪父母非季父無今日貴奈何不念所自乎余曰此貴之志也然先生之行可以敎鄉而廉貪者貴蓋生晚不能具知也述其槩將使先生之後世敬承之皆爲儒之行而不爲市以是爲先生壽不亦可乎不亦宜乎

陳仲完傳

陳仲完名完以字行陳故福州長樂儒家其先嘗顯於宋其高曾皆仕祖宗舉父均大始隱居教授仲完自少勤問學攻經術其孝友敦於家信義行於鄉黨朋友洪武甲子應進士舉時科舉罷十餘年始復仲完及其從子淀洵皆中鄉試鄉人榮之會仲完父喪不果上服闋延平府學聘訓導即以興學自任從容誨誘甚心而弗厭經其教者率有成改寧國府學永樂初　詔百司舉賢材翰林脩撰王褒舉仲完學行徵至以爲翰林編脩明年　詔簡東宮官權左春坊左贊善仍兼編脩奉　命脩永樂大典書成奉儲君命受　皇孫經啓迪尤多仲完儀表魁偉溫厚簡重恂恂然不見圭角而持身恭慎確乎不可奪群居言論如不出口至討論古今析衷是非據理直

發語簡而當聞者皆服其精確　儲君必以正言嘗問其所長對曰臣無所長惟自少粗聞孔孟所以爲訓者不敢違也其於職任惟所當爲未嘗苟有畏避意　儲君甚重之嘗曰春坊淳實端靜如陳仲完蓋鮮矣爲文章達而不浮所著有詩稿若干卷藏於家永樂二十年卒於官年六十四一子泠嗚呼世之重士也論賢而任官命之祿而授之事固有望乎其裨益也士亦難遇也矣其或趨得者他道以求悅畏事者巧避以自營夫枉道不足言而猥焉惟一己之私計者世亦何取乎士也仲完居官必由其道不私其身可謂正直特立者也　國家用唐虞考績之法以

勵士凡仕歷九載有善稱者得遷其官仲完一官二十年遂終其身士固考其所存所施者如何也

王九成傳

王韶字九成吉安泰和人世儒家韶自幼孝於親年十三隨父出遇盜盜執其父將殺之韶冐刃抱父號泣曰寧殺我丐免我父聲哀切盜不忍舍其父去韶父有讎家欲殺之久不克遇韶於野將殺之以快意或曰是嘗脫父於盜者柰何忍其父輙殺孝子讎家舍韶去父嘗坐事繫獄而病韶在左右侍藥食旬餘不懈韶年益壯後值母陳病再歲不瘳韶屢焚香禱北辰丐以身代冬夜母思魚羹韶解衣赴沼取魚具羹以進母食之良愈歲餘母復病更三歲弗瘳韶躬侍未嘗去側若藥必親任之嘗火焚韶髮須母曰顧豈無餘人耶韶曰煮藥有方餘人不解也莅勤不變或言天嶽山神禱輙應時冰雪寒冱韶徒跣走百里禱焉既歸得疾遂危母強起執韶手韶曰兒孤大人生育大恩今至于此命也願割愛善自保言訖而卒縉紳大夫聞韶死皆曰此孝子也爲詩文哀之韶好學能文尤工五言詩縣嘗舉韶孝廉以親老辭韶死時年四十三贊曰

仲尼有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故慈與孝非有假於外也自先王之教不明世之人汩失其性於是乎

居備奉養之事謹恭順之節者則以爲卓行觀韶當崎嶇困阨危急之際知有親不知有其身斯其平居之行可見已謂之同孝不亦宜乎

周子旭傳

周子旭名昇吉水桑園里人桑園周氏世業儒以忠厚聞于鄉子旭爲人軒偉豁達孝友出於天性生七八歲親有疾日夜侍藥食左右不去親沒哀毀不能勝與弟子益相友愛甚厚其家嘗坐事兄弟爭就獄子旭曰我主家事此我之責子益曰兄先人冢嫡且家之長即萬一有不幸宗祀孰主周氏之外內老稚孰所恃賴弟有無不係家重輕弟當往子旭曰汝未有子且難今毅然自任以義即或有不幸柰身後何此自我責我往矣我往即汝主家事母多言母多言子益知兄竟不可回即默不言徑詣獄服辜謫戍遼東卒於戍子旭聞之哭之慟曰使弟至於此實我也遂以仲子孟簡爲之後後五年子旭亦卒孟簡永樂二年舉明經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人以爲善德之應云贊曰

世稱吉忠節之鄉其人爲臣而忠於君爲子而孝於親以至夫婦兄弟外內尊卑之間克盡其道列諸國史載諸郡志見於名贊之所紀錄不可勝計此其所由來者遠矣然孝友忠義行於平居無事

之時者難見可見者往往出於倉卒顛沛之際故周子旭兄弟之義人稱之無間言焉夫子旭兄弟如此視漢之孔褒唐之陸南金豈有優劣哉董子莊稱子旭他行尚多余以爲孝弟人道大端也是以特録之

雪崖先生傳

雪崖先生臨江新淦人姓金氏諱固字守正雪崖其號也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出就外傳日誦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課詩援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已屹然有巨志刻厲學問母恐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常潛置

火寢室夜深開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既冠無通書詩春秋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遂究心於易是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兩先生皆以治易爲學者所宗先生往質所業兩先生皆忘年與之交蓋其爲學自四書五經及子史諸家無不博通精究有所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析衷焉由是所自得多矣至於天文地志律曆器物數度之詳亦無不用心焉雖祈寒盛暑及兵亂竄避山谷艱危困阨之際手未嘗釋卷名其藏脩之居曰正心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而忘學也其學以孔氏爲宗漢以下則曰周程朱張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聘爲學訓導先生

嘗慨師道不振學者日趨於偷陋至是毅然自任嚴約束諸生而身率先之於道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之方爲之開諭反覆詳明而常戒以敦本務實爲正學爲正人無徒苟事文藝覓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以此諸生翕然嚮服退而相率遵承先生之教不可以違有過更相責善惟恐先生之聞之也先生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爲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有客不兼味非其義一介不取而輟已以賙族姻振匱乏者常如不及介然特立同郡名德宿儒惟梁孟敬劉仲脩胡行簡張美和聶器之相與爲莫逆交洪武己巳五月留郡

庠館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先生止之曰命矣時長子幼孜從學二百里外徇行作側先生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翌日自題其神主付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卒春秋五十有七所著詩文有渭湘稾若干卷藏於家幼孜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永樂十年先生用子貴　詔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云贊曰

余與幼孜同官嘗讀先生之遺文淳厚古雅藹然有德者之言又讀張美和叔列先生行事一本道

德仁義之意余未嘗不徘徊向慕有高山仰止之心焉至其門人學者余往往遇之能道其師之教而考其持身涖政皆足以發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惜乎先生之教僅施於一郡而已也乃若其屬纊之際明於幾先從容綽然非篤學所至哉士苟用志於内以致夫誠明靜一之功則自然必至之理矣其待以他求乎

南耕先生傳

南耕先生者姓許氏諱洪字彦章吉水人世業儒伯父中孚通伏氏書南耕傳其家學有孝行兵亂父母逃避山谷中採拾以備養未嘗乏也母病躬侍湯藥

不解帶者二旬病劇籲北辰請以身代親沒居喪盡禮事其兄彦良極友愛平居飲食衣服必先兄兄老出入起居必躬扶持之洪武三年舉明經授横海衛知事調英武衛兩衛皆在京師事繁劇凡簿書調發出納勾檢會計之務皆知事所治南耕從容未嘗動聲色而集事嘗爲諸衛先安慶侯仇成時爲横海指揮特敬禮之陞浙江行省檢校省務益繁而官不備滑牒山積南耕兼署六司吏數日裁决悉盡

朝廷遣使督事省中省中寮屬悉趨謁南耕以事後至使者怒臨以威南耕不爲動徐爲片言復之使者愧服降堦執手謝曰吾過矣吾過矣紹興倉奸弊滋甚省檄南耕曰此非公不治衆亦謂南耕非根究而深誅之不足懲也南耕究弊所由悉蠲之更以良法刑不施而奸弊頓革先是有被誣殺人者獄具已久南耕至廉得其冤出之後竟獲殺人者寘于法嘗督事至鄞適大旱郡守率其屬禱久不應南耕曰獨非我責乎即齋沐爲文親禱焉即日降霈足是歲竟賴以熟至台州公舘故有妖常晝夜擲瓦石驚動人人無敢止宿者南耕入居之妖不作自是頓絶其誠於中而徵於外多類此所至必下車趨學宫勸勵諸生親爲講解經義然後去其守身廉慎爲政敏於吏治而必務忠厚存大體惜歷官未久見諸設施者僅

止此其功效不大若年三十八以親老乞歸養後廿年卒於家其仲子鳴鶴今爲中書舍人贊曰

仲尼贊易稱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言大德之君在上天下之賢者爭起而從之也我

國家肇興

太祖皇帝以上聖之資躬受天命一清四海建太平

萬世之業當時文武之臣自公卿至於内外大小百執事率皆英偉傑特倜正顒昂之才布列在位式稱任使盛矣哉南耕固其一也南耕方嚮用未老

朝廷遂其孝養之志退而油油然與山人處士涵泳德澤於泰和之世以終其身斯固

所賜亦士君子之所存有以迓承之乎然於風化亦可以有少助也

敦篤老人傳

國家自洪武中制詔天下凡百里之邑推擇鄉社耆老敦篤有行誼者俾化道里中而平其爭訟蓋以助益令丞綏靜黎庶也而奉承有恭有慢推擇有當有否於是閭巷畎畝之間蒙其直者常寡而承其虧者多焉四方之通患也若吾太和雲亭鄉沙村里劉郁武氏之膺推擇也邑自大夫以下皆稱曰此敦篤老人凡百里之智愚老壯皆稱曰此敦篤老人行副其稱靡間言焉郁武抱淳質明達之資發言必公莅事

必平遇馳忿爲暴者必裁之以理恣欲爲横者必折之以義其辭氣從容和平蓋聞者靡不内愧而信服焉或有誣誹之者未嘗自辨而事卒自白蓋其孚於人者有素也居無幾即引退曰吾奚有不足而奈何日儕庸衆人俯首斂氣受事縣庭下如服轅之駒哉終其全六里中無訟爭事及縣門者郁武涉書史志澹泊且篤短衣長笠行壠畝視稼穡逍遙怡然耕穫足歲計饔飧而千駟萬鍾不一毫入其靈臺丹府間古大司徒教民六行郁武有焉其妻子亦皆和平淳厚有自足之意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郁武之謂歟嗟乎世俗之溺其志於利勞躬苦思斃弊無寸晷之暇蹈不測之險而弗顧以之小而窘辱大而至於僨滅比比是也於視郁武何其相去遼遠哉郁武其有廉貪之風也與吾於郁武有彌踏之好故著敦篤老人傳云

釣瀨子傳

釣瀨子姓嚴氏志恬曠不嬰於世務嘗乘小舟往來沿鷗江下金魚湄至於白鷺之洲又泝洄涉浩溪緣夫容峰下歷十八灘以達于鬱孤見城觀臺榭若蜂房若鱗次而連車騈騎紛騶騁乎其間輒回艫道中流流行坎止任其所適舟中不具罾罟惟一竿日不去手魦鱨鰋鯉以及蝦蟖之微亦時有所獲即連日

弗獲其意充充乎無所不足或有知釣瀨子者勸之仕則應之曰凡仕者其所蓄皆足以濟世澤民吾何所蓄乎或曰若其有慕漢嚴光先生所以爲瀨者乎先生視一世之富貴有不逮其瀨之清是以去之終其身不顧若何所見且視富貴能去之終其身不顧乎又應之曰吾鄙人也何所見吾之釣爰樂吾之性吾何慕彼哉又輒自號釣瀨子人亦從而稱之爲釣瀨子云釣瀨子承其父事毋能盡孝養得一鮮必以供膳羞不自甘也釣瀨子雖不涉書史遇經生學士必恭下之不與爲抗禮以經生學士見釣瀨子無不愛好俯就之者釣瀨子予宗且去吉白下駅

之南澄江之陰五里所是其居處吾得之陳公廷云

贊曰世稱漢嚴先生釣隱有廉貪起懦之功釣瀨子其餘裔其有聞乎先世之遺風與否蓋不得而知也釣瀨子曰吾以樂吾性而又依此以共養斯其樂豈專在於隱歟以釣瀨子之資使涉書史以遡爲經生學士釣瀨子之樂惡可量哉惡可量哉

蔗境翁傳

蔗境翁者吉之泰和人姓尹名務厚字子厚爲人惇學淳質未冠屬元季兵亂辛苦百出及

皇明大定天下則既壯矣生產悉廢一時所交游往來皆出仕有祿位翁獨棲遲田里以教授爲業或勸

之仕翁曰吾豈不樂進顧吾進宜有漸也洪武戊辰膺邑大夫之辟爲鄉校師或曰以公之學行今乃獨就此乎翁曰顧宜有漸也曰此非顧愷之啖蔗意乎翁曰然人從稱之爲蔗境翁翁曰善因亦以自號翁居家有孝弟之行同產兄二人務本早卒養其子教之爲之娶妻既生子又教之業進士卒成其名務尚無子以己子爲之子翁敬事之雖老彌篤遇親戚故人子弟或淪汙習者皆教之讀書以植身共力不能自存者皆周之或又爲之娶妻盡力無難色蓋出其性如此有子有孫授之以經然負氣剛直不肯曲意下人遇人行有不當道切責之無少假能改即獎借稱譽之如不及故鄉校十年其學者多出取高科全顯仕翁載以勞績陞教諭上海縣學在上海九年日成就學者如在泰和時永樂元年當校文江浙今年被召入脩書禁苑居數月以老疾辭　記子道里貫復還教諭著德禮云

論曰世之人挾一才一藝皆沾沾然覬慕利達欲一蹴而造乎盛極不惟不至而其不終也亦多矣蔗境翁其備於其學者如此而望於外者如彼則其以七十之年享有諸福也宜哉

饒節婦傳

節婦饒氏名懿吉安故臨川名家世有仕宦節婦年

十九歸同郡吳文正公曾孫彥紀生男二人長燿二歲次甫裁八閱月而彥紀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四即誓守節不貳專婦以供養老姑長育孤子養其姑旦暮寢膳飲食衣服節適之宜必盡其誠姑病晝夜侍側不去湯藥必嘗而後進姑歿喪祭之禮一遵家範無違二子既長皆教之學曰毋忝先公之世也後燿舉明經爲衢之常山丞煳以材舉爲徐州判官節婦今年七十矣

贊曰爲子之孝臣之忠婦之節皆人道之當然自先王之教不明於後世爲士者或不能之若女婦有能之如饒者豈不卓然可重世教哉二百年間

文正公以道學重當代非 君子之教於家者至于今未泯歟吾又聞節婦涉 知書尤熟列女傳此其所由明於大義者乎則學 之功於人不可少哉

王孺人傳

王孺人諱善字懿貞廬陵[illegible]敬先妻敬先舉明經自河內縣丞三遷爲翰林檢討娶孺人生男子四人皆力學業儒仲子器由德化學子官歷蜀慶二府紀善孺人初歸敬先祖母李繼母周皆在皆嚴不可近孺人恭慎小心曲盡婦道皆得其歡心稱之曰賢其相繼沒也哭之皆盡哀至毀不能勝周沒遺幼男女二人篤意撫育之常加於己所生者敬先被薦舉詣京師且別孺人曰丈夫事君當致身國事不得復介意私家事私家事我職也敬先出孺人治家嚴率下勤節儉有度而閨門肅雝焉教諸子必事詩書曰而乘此即隳而宗矣教諸女諸婦必曰此吾祖姑吾姑所教我以底我于成者爾不率于是即我不能教汝將壞汝矣其後諸子諸婦皆能敬承其教焉族姻鄉黨所推重云後敬先十年卒年七十二

贊曰女德之紀曰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古之人有一焉往往見之傳記播之後來夫王孺人者於孝其姑佐其夫成其子若此而不使有聞於後可乎余嘗與敬先同官又交器及其弟成兄弟孝友

之行載於縉紳君子稱述多矣孔子不云乎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余故列孺人之事以傳於世

胡母傳

胡母吉之永新人姓吳氏吳故宦族父師尹元至正戊子進士永豐縣丞有賢名尤深於詩書至今學者宗之稱萃樂先生母少習詩禮兼通孝經四書列女傳女教諸書而筆札女紅皆善父母愛之相攸以嫁吉水胡子祺子祺宋忠簡公銓十世孫洪武初舉明經歷官延平知府治行焯焯于時母歸胡氏謹婦道執儉素內助其夫於喪亂艱窶之際不及事舅姑於春秋薦祭尤謹夫有從弟妹孤無依悉長育之後又爲之嫁娶待其族之人盡恩義子祺素闊略不屑意生產事且其出仕時兵亂初定母獨留躬勤起其家既有餘矣無幾子祺沒恒盡哭喪祭皆如禮是時長子直甫弱冠次子廣才數歲親授廣論語諸書曉以大義又迎其女兄之孀無子者同處日共講論書史令廣從旁習聞漸漬以涵養其本源廣已出就外傅莫歸必叩其所業而益加勵之間其子以先生朋友從外來輒坐屏後聆所論說即其所說當道輒喜親治酒饌供客雖日屢屢不厭也閒暇語其子以父之善行曰必勉繼之毋忘廣後舉進士及第累官今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永樂十年 特恩封母

太宜人後二年年八十三卒

贊曰昔歐陽脩畚孤由鄭守節自誓善志教脩學問卒以有立顯名於天下君子蓋多鄭之能母道也推此較彼其賢智卓然胡母非其儔匹者歟然余嘗考永豐延平之爲人胡母之行其有所自哉

其有所自哉

時母傳

時母者括蒼時昌之母也姓張氏元朝列大夫江浙行樞密院判官光弼之女爲人靜端涉知書多識古賢女婦事既笄歸時伯庸時蒼括鉅家歸而生四男一女伯庸卒年纔三十即誓守節以教子爲務遣其

長者就傅士爲弟子長子死聘明師以誨其衆子而躬勵於內曰人非學不知道不可怠也歲時薦祭必躬治豐潔先祠及墳墓有壞輒脩治之因諭其諸子曰此人道之本不可慢也嘗以徭賦不給諸子請粥其產曰此先人所以遺後者柰何不守而棄之出其奩具俾粥以給焉處家儉約而躬勤以率諸婦家之內外長幼服食必均給家法嚴肅凡其言與行必率禮度嘗曰吾身家之表也仲子昌縣推擇典案牘桼莫餙其廉勤曰無忝父母也及上北京治案牘於秋官則慨然念其羈旅遠外數寓厚資給之曰無俾兒或𥨊其守也昌亦惟遠去母寢食不自寧母聞而嘆曰吾往慰之哉既至母子甚懽則又從容諭曰爲子豈徒以供養爲孝哉必務不辱也秋官主事陳彧喜道人善其居與昌鄰數爲余言昌溫雅務義又言其母之賢曰固昌之所本也給事中俞得齊昌婣家其稱時母之德尤備蓋母今年六十有六矣

贊曰張氏吾廬陵儒家光弼嘗游學奎章學士虞文靖公之門慨慷有志節江浙行省楊左丞一見器重之舉爲左司員外郎後至行樞密院判楊左丞死不復仕洪武中嘗召見

太祖皇帝加勞之已而念其老曰可閒矣賜歸遂自號可閒老人貧居執守介然爲文章長於詩𣉢軒

偉疏蕩古意苶然每一篇出士爭傳誦余昔得其所述樂丘志讀之益未嘗不感嘆而想慕其人也其子若孫皆寥無聞矣顧乃有女子能賢如此昔蔡中郎死無子琰徒能記憶其父書猶爲後來贊士大夫所稱琰飾行無取焉如時母其有可稱者矣故爲列其事使傳焉

說

緩齋說

四明孫公與爲泰和縣令蒞年剗政蠹植民利拔義舉仁崇善𠡠教弱者扶之強者鋤之蓋君子歸其德而小人沐其澤矣乃猶未足深爲爲己之道戒剛

奮厲以綏名其燕處之齋以朝夕自警而聞者疑焉以咨於縣人楊某曰是何取乎綏也綏將弗可乎哉夫今有君之委任焉有民之繫望焉勞來勸課之後時征賦出納之慢期簿書勾檢之稽程獄訟聽斷之久弗決有一于是上何以承君之命下何以副民之望豈但僇辱逮于其躬矣綏可乎哉某應之曰非然也吾所爲綏發乎已之道也非若之所謂綏也若所謂綏乃僇辱逮於其躬者也綏而致僇辱逮於其躬惡乎可也夫穆清生人志與氣具矣知者達乎道故正以持志以命氣而氣恒聽命焉斯其行必于中正之歸弗知者惟氣之任不知聽命乎志不識中正之

由斯其行與道倍焉故知者知是而循之將進爲大賢又益進而聖人可跂弗知者不是之循故降爲庸衆人又益降而庸衆人弗之與齒今蓋知之者也弗知者如古羊思之徒是也如古西門豹其知之者也夫既知之而行之必自綏始綏斯審審斯察察斯識識微微斯足以燭遠綏斯靜靜斯安安斯有容有容斯足以任重任重故務無不成燭遠故理無不覈以是承君之命以是而繫民之望焉有弗克哉不然率焉而發肆焉而動惟氣之任而志不知命之由是理蔽而務隳由是僇辱逮于躬矣綏惡乎可少哉疑者釋然明日令聞之曰是得我之心矣請書于齋壁

康榮字孟嘉說

康甥榮既冠余字之曰孟嘉遂告之曰冠則責以成人之道矣夫道有本也物之生長而嘉榮其孰使之然哉造化一元之氣流行不息有以致之矣道德積乎中而著乎外人之嘉榮也何以致其然哉造化之元於人爲仁仁者心之全德而酬酢萬變之主也孰乎仁斯有以致之而求仁本於學傳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蓋仁具吾性分之內非有待乎外博其義理約其旨歸明之而不惑循之而不違養之而不自仁所由熟也子因吾之言而考諸古聖賢之書心體力行而不已焉夫孰之能禦也孟子

曰仁則榮子勉之矣

積庵說

泰和郭公緒自少有志於學既舉進士歷事都察院遂擢僉憲陝西又改浙江焯焯有聲譽而不自足也名其退食之居曰積庵蓋其志勤於學進於德益篤而未能也吾友王行儉爲之記曾子啓爲之銘又欲得余一言則爲之言曰凡物理之至乎極者未有不始於微積而充之斯造乎極矣觀諸二氣之生陽始於子爲復之微積而不已至於午極矣陰始於午爲姤之微積而不已至於子極矣又觀諸植物之生始於萌蘖之微積而充之至乎百圍可以棟明堂柱

朔極矣君子之崇德廣業亦必積而後至焉古之君子莫聖於孔子孔子猶言其學自十五至七十有積累之漸聖人未必然而學聖人者宜莫不然也聖門諸子純粹莫如顏誠篤莫如曾而四勿之警三省之功皆行之力積之久而卒以傳聖人之道則後之學者欲有所視法其必在顏與曾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必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取諸外而積之也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此本諸內而積之也古之君子無不然也本之以誠行之以謹進而及於古之人夫孰之能禦哉公緒明達果毅吾嘗期其遠且大夫仕優而學固有以知其志而自強不息於

表裏始終不可有一息之間者公緒勉之

說玉贈王希誠

玉必出於崑山然崑山之産未必皆玉也夫玉者含天地之精稟陰陽之和具仁義禮智忠信之德是以其鮮有也詩書行義之家士君子之崑山也然求一家之産皆純且良也亦鮮矣蓋純且良稟之尤清者也吾邑故詩書行義之家於吾家有世好者不下十數姓吾出仕四十年今年始一歸昔之同輩者淪謝殆盡間求後輩之賢於衆衆舉三人焉其一吾抑庵之子希誠也謂希誠介而裕和而栗恭而厚達而果時希誠侍親北京於余熟蓋余信衆言之不謬

還京以為抑庵賀曰此君家崑玉也至是希誠奉父命將歸西昌鄉人士在京者求余贈言嗟乎希誠是行得於尊府者至矣余何言然余素有重於希誠也禮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蓋言人之必在於學也自脩身行己至事親事君以及乎處人澤物靡不有道必學而後道明道明而後見之於行無往弗得故君子立德立功皆由於學學而至焉譬諸玉不為圭璋為瑚璉哉勉旃希誠吾之望子也遠矣子歸而使所親所與者皆將薰德而善良則亦玉之山輝而木潤也

易良姪字說

今易良字為之所蓋又即止也不若所字義長所者即大學中仁敬慈孝信是也

名曾姪孫說

新生曾孫請名之曰略璐良玉也王傍字稍寬綽後來可以多取也

海春字說

去吾邑南一舍許曰逢原尹氏居其上若干世矣子海尹氏之秀者清技尚志吾聞其人亦非一朝夕其舉賓今瑞州府學訓導鍾本之字之延因吾外兄陳仲享先生來求為之說吾於是知本之所以期愛海春者矣夫海之為澤至為有容凡江河淮漢濟瀆與

潤溪沼沚之流不知幾千萬派其湯湯渾渾之趍而
歸者無一息之停咸受而納之不見盈溢者又若龍
蛟鯨鼇黿鼉與沙鱔蝦蟹亦不知其幾千萬類咸生
養安於是而青爲所容人之極其量者恒比德焉夫
春首於四時陽氣之亨天地和同勾者皆折萌者皆
達百谷草木飛潛走獸之類莫不各正性命以生以
育以利以遂而人有仁德者類之夫人其心之量皆
具萬理皆備萬物皆包天地之大而涵江海之深矣
然其體也有用焉極其體者必充其用夫心之量至
大非仁則無以充之仁心德也吾備吾之仁而至焉
則所施無不愛無不愛則無不公無不公則天地萬
物皆周徧融液於吾一心之內如海之涵如春之育

矣用豈有不大者乎不然或蔽於其心則一理不足
存一物不足與量斯窒矣天理之流動充滿亦從而
泯矣何足乎海涵何取乎春育哉此海春字之說也
此非本之明愛於海春者能舉其義乎海春能極夫
心之用如本之所期愛者矣陳先生試以予言告之

蹇氏四子字說

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四子英芳芸荃長者壯少者冠
皆有字矣伯曰榮仲曰實叔曰華季曰成公屬余爲
之說其名而字也蓋即造化發育者言余將推其理
俾四子者皆身體之以爲德也則告之曰天以一元

之 四時 生萬物 亨利貞四
四 曰元者善之長又
於人爲仁 即天地生物之心也 地生物
即人心也之心萬理皆具萬行皆自
不 而行之將施而言動之發
之 乎天理之正矣四子者必
公平仁 之自 兄弟始父母家
一過 仁以事之是 夫
國家天下 弟家之至親而 仁
以事之 之族朋友之倫焉皆仁以天
此 同物 之 必始於父母兄弟於人
泰

蓋未 能盡者矣四子其必勉
此其 山四子 同也人才質不齊誠
其非而正之君子之道也夫榮者茂
之於誠慤華者形之以文義成者
怯 本且致力於斯將爲仁人君
也 其孰禦之哉作蹇氏四子字

順五年冬十月 日

文集卷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碑 頌 賦 表

勑建禮部之碑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濙奏請樹
石刻文以示久遠　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
拜受命謹按禮部在唐虞爲秩宗在周爲春官大宗
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
品節之事咸屬焉我　國家
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
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

侍郎兼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還禮部數月陞尚書
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祗奉天地宗社暨
于百神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彝
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予理無忽爾惟寅惟清
用懋副朕命濙拜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
萬一　盖
上所命濙與虞舜即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大
位以來祀享受福川岳奠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
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至皆本於
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于時北京創建未久
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以

盖未暇及也一日濙奏事殿中
上曰國家大典禮悉隸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
備勑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爲正堂
堂之側爲司務廳前爲周序爲中門爲前門正堂之
後爲後堂左右爲賓客之位後爲庖廩堂序之外爲
四儀制主客在左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
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制度弘偉方之近
代綽乎過焉既成以聞　命京師諸司長貳咸往落
之　命光祿　賜宴　恩澤之隆群情歡洽咸謂
皇上惇典庸禮啓自　宸衷始作斯宇甚盛舉也臣
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敘者也用之事

神而神享用之爲政而政脩用之教化而教化孚用
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爲國家天下之大器
不可一日無者而典之必得其人惟
皇上知之明而行之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
有司以
上所居宮殿庫監請拓地改作
上曰朕方惓惓息民爲心居室豈今所急郤其奏既
而出　璽書命諸司詢民瘼施振貸已遍竟暨禮部
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
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令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
何暇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勿忘

又郊共奏而出　璽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懷流
徙且飭有司禍弊舉廢脩懷保之政蓋
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
民之事所致飭者宗廟朝廷之禮與
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為先
務而再郤有司之請
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繼以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叙以敕人文以宣其用之嚴
曰郊與廟教化制作咸禮之要
皇明龍興
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

皇帝纘統飭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肇冀北京
視周之鎬桓桓六卿孰其老長有虞秩宗咨命伯夷
帝謂臣濙往哉汝諧肅雍二禮汝祇相予凡百儀度
汝慎攸司爰初經營六宮之府
帝謂臣濙權輿宜汝寵章自天臣工祗率力齊材良
成之不日天闕之南端門之東輪焉奐焉閎廓穹崇
維
皇明聖以禮為國維明維果有此奕奕維孝維恭大
禹攸同約己勤民菲食卑宮矜卹無告惠鮮鰥寡文
王小心日不遑暇仁澤流霈源源弗窮悅懌歸赴如
川之東禮序樂和化淳俗厚龜龍在沼麟鳳在藪

信達順維
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夙夜其勤式告有位維
寅維清以熙
帝載

靈慈宮碑

跨淮而濟而汶兩京之通道也凡南方兩淮兩廣江
東西湖湘湘閩黔蜀其方伯郡邑百司與夫海外番
國蠻夷君長之貢獻朝覲受事請命者商賈之懋遷
者往還交錯蚤莫不息而事之重且大者軍國所用
租賦悉出南方郡邑永樂初命平江伯陳瑄率舟師
道海運北京然道險所致無幾乃浚濟寧臨清之河

以達北京以便饋運歲發數千艘每春水泮則首尾
相銜而上河陝且淺一雨輒驟溢雨止復竭加有洪
岬之艱且險舟稍不戒非覆則膠昨平江公仍奉
命督饋運慨然念曰凡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能
事神則受福往年吾董海運凡海道神祠吾過之必
顒顒持敬如神之臨乎前也間遇風濤及魚龍百怪
有作輒叩神祐靡不響應今茲祠祀未遑非缺典歟
遂作祠於淮北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蓋公素所
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往來公私之人有祈於祠下
亦皆響應守臣以聞　賜祠額曰靈慈宮命有司歲
用春秋祭於是董饋運參將都指揮僉事易公爲請

書瘞牲之石蓋世俗所傳神蹟事遠不可質惟神
者天之所命天固以利物爲心也神斯無不在誠斯
無不格誠神孚而福澤降自然之理也既爲書作宮
所自又作迎享送神之辭俾歌以將事辭曰
潔芬馨兮芳醴奠蘋蘩兮清酹吹參差兮鼓瑟紛望
拜兮堂下神來降兮雲中導霓旌兮繼蓋從海若兮
河伯錯玉節兮瑲珮神戾止兮憺安悅下人兮恂恍
風泠泠兮齊愼恍若睹兮居歆神昭昭兮在上人總
總兮在下紛有祈兮不齊神均錫兮靈祐軍道陸兮
履坦舟循川兮安流風與雨兮時若物阜成兮神之
麻歲祈報兮有祀神倏往兮忽旋上衛　國兮下民

生神惠同淮流兮千萬億年

通濟河碑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白河
湯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凡齊魯汴
蜀湘漢江廣閩浙之賦運及海內海外朝覲貢獻之
上于北京者皆道此以達所係之重也其水之失性
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五十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
復決智單力疲公私患之
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可之
三年春復決
上曰治事必得其理得人斯得理矣朕其愼簡求以

命內監阮安安頓首受　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導
之今逆之抑使紆屈勢畜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既
鑿使其順下臣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萬
五千人一月庶幾可免決遂以圖進
上曰理當變通令以命爾遂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
保工部尚書吳中發民如所計之數諏日興役以安
董之安周行撫勞厚其廩食時其作息吏絕欺弊人
勸就工調度有方如期竣事遂堙其故道河之下趨
坦焉安行夾河築防既崇且厚伐木以捍之植樹以
固之華險爲夷往來愉懌事聞　賜名通濟河既又
叅建祠祀河神以道士主之士奇嘗經祠下艤舟登

望徘徊嗟咨成事之得人建功之有時也少保吳公
間語紀是役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師始先所重也斯
河之重固以京師然昔者作之難而今作之易何也
非奉　命之臣其用心之誠與公者有異乎誠則志
堅而廣精公則民悅而功遂天下未嘗有難爲之事
顧所任者何如耳斯役也實本於
皇上之善用人知之明任之專此功之所由成也自
古英君明主所以克興事功未有不由斯道謹因紀
是役遂推本作詩以頌
聖天子仁明之功詩曰
水之爲性順下焉耳治循自然斯得其理都城之南

河決白昔諜者弗及勞者弗息正統三祀再以決聞
惟
帝聖明慎簡用人顧謂臣安汝往祗命安拜稽首夙
夜惟欽秉誠致慮惟惠用下厥績之成行若抃舞滔
滔安流有厚厥防簡仕得良維
帝聖明
帝仁如天覆被率土延攬材賢弘靖四海
頌
騶虞頌有序
洪惟
皇上以仁聖受　天命嗣大寶為天下生民主一用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教之治之既肇建北京迺永樂
七年　車駕巡幸遣使者行郡縣存問高年咨求賢
德及察民所疾苦明黜陟之政明年遂幸六師平胡
寇除邊患是年車駕還京師又明年麒麟出定州人
皆以為
皇上肇建北京仁恩廣被之所致也十一年二月復
巡幸焉遣使郡縣如前制五月騶虞見濟寧州曹縣
車駕所經之地益以為
聖仁之德臣謹按載籍騶虞仁獸也帝王有至仁之
德則見先是永樂二年騶虞見鈞州至是再見天鑒
聖仁騶吾靈貺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瑞也謹撰騶

虞頌一篇上進頌曰
洪惟
聖皇撫御萬國
聖皇至仁與天合德大哉巍巍文治武功天下歸仁
如川趨東迺從民志迺循聖經考卜維正肇建二京
其冀北京表裏山河鳳翥龍翔拱衛攀盤岱宗左倚
大行右峙瀛海東環沃壤千里土厚水甘天府之國
北辰出小南面方之極紫微端門玉闕金城
聖皇巡狩六龍時乘永樂癸巳仲春令月下詔省方
吉日既毅翠華揚揚鑾鑣鏘鏘六師洸洸萬乘啓行
道淮歷徐經濟涉魯撫耋咨耆咸登黎庶覃霈德恩

甘雨遲日下被萬物光潤充悅如游春臺熙熙陶陶
至和召祥聿見于曹皓質玄文虎軀猊首踐不生芻
根性仁厚是為騶虞聖仁之徵昌其于曹乘輿所經
臣民耆老進獻彤陛歡呼拜跽時巡之瑞時巡之瑞
豈惟騶虞煒煒祥麟聿先發之騶虞之瑞豈獨東魯
肇先發之鈞州之野惟
皇仁聖大下蒙慶靈祥駢臻丕顯
天命
皇圖隆安
聖壽齊天四海又寧千萬億年
瑞雪頌有序

臣聞天之生人也必命仁聖爲之君主使輔天之所
不及君之代天理人也必體天心使之各得遂其生
君順事乎天天弗違於君而福降焉昔者堯舜禹湯
文武暨我
太祖
太宗
仁宗三聖之爲君也皆以仁民爲得天之本欽惟
皇帝陛下躬膺　天命嗣
祖宗大位惟天之心與堯舜以來數聖人之道是存
是用德音數下恵澤弘敷撫億兆恤困窮黜貪進華
俞辭任老成明政紀簡拔群彥布列中外親選郡守

咸賜璽書而遣之一皆所以爲安民也於是天下晏
然邊鄙無事兵甲不用歲屢豐稔流衍悉歸太平之
世也然
聖心恤民恒勤夙夜猶慮其有飢寒之患未嘗忘焉
宣德庚戌之冬天氣融和迨十二月尚未有雪間
視朝之暇顧侍臣歎曰將如來歲農事何是月乙卯
之夕大雪遠邇瀰積踰旦
上御奉天門　天顏愉懌親制喜雪之歌灑寶翰以
賜群臣又命光祿賜宴群臣拜賜懽感萬倍蓋前歲
之冬亦少雪
上以爲慮立春後數日雪乃大降

上喜嘗親製喜雪之詩其歲四方大稔故書是而來
歲豐稔之兆皆信其必有徵矣太平之瑞何以加此
臣忝侍近目睹
皇上愛民得天之應無任忻躍敬撰瑞雪頌一篇五
章章九句謹錄　上進伏惟
聖覽爲其詞曰維天地之德生民爲大爰簡
明聖付厥覆載付之惟何俾育俾治肆三五聖舉焉
仁與義式儀來世右一維
皇太祖太宗仁考咸膺天命撫有億兆維大德之有
維仁義允蹈維民是保澤洽四海被于八表右二維
皇至仁　上帝是宗

祖考是承下矜子孫惕夙夜敬在躬
帝眷淵衷凡欲罔不從泰和洋洋萬邦屢豐右三維
歲上章維月季冬
皇躬恤農功勞心忡忡吉日乙卯雨雪其滂率土其
同兆我豐年民庸歌渢渢右四維
皇聖誠維上帝降祥用溥生成兆民永寧四海永清
皇壽萬億齡如日之升小臣屢歌用揚頌聲右五

瑞應麒麟頌有序

宣德八年閏八月西南海外諸番國或其王親行或
遣子弟或遣大酋泛海越數十萬里而來朝貢麒麟
獅象珠玉珍貝奇異之品用達誠意麒麟凡四而

莽一所其言曰蠻夷之人邈處海外瞻仰中國如天之上比十數年來海波無虞山島所聚種作蕃阜民咸安適聞之老長言此太平之象也必有
聖人作　天命主中夏施仁布義肆延被我遐裔已而犴麟出焉老長又言是上天所生以為中國
聖人瑞者其往獻焉敢低以獻遂頫伏呼萬歲於時群臣百職以及陛衛虎賁萬衆懽覩舞蹈稱賀臣聞自古帝王受天命有天下者能體天之心用天之道以稱天之付畀天必悅鑒而昭吝靈貺歷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其效可見已恭惟
皇帝陛下以大聖之德躬膺天命嗣祖宗之大寶臨

御以來一以至仁覆幬天下衽食皆衣同惟康齊無間遐邇撫綏一心是以凡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之處莫不歸誠向化朝覲貢獻日聚闕下四境清寧纖塵不作此皆
陛下聖德之得人心者也夫得人心者得天心之本也是以連歲四方上奏嘉禾秀麥豐年之禎上而星文之祥下而物產之瑞駢起疊臻不可數計雖間有雨暘愆稽而
聖心惓惓以恤民為祈天之實弘敷德音覃布仁澤
璽書所至抃舞載道甘霖隨降田穀以豐此
陛下聖德之得天心者也亦豈必麟見而後始驗之

今日哉然麟仁獸也四靈之首王者至仁則出出則天下平非若其他禎祥之比今茲之出實以彰上天
嘉祐
聖仁之隆且厚也而率來自遠方者又以彰
聖德之無遠弗屆也臣士奇叨任侍近目睹奇祥倍萬忻懌謹譔瑞應麒麟頌一篇上進伏惟賜覽頌曰
天眷下民爰命仁聖俾育其生俾復其性惟
皇奉天允篤於下爰育爰訓孜孜夙夜曰特兆庶咸于蔭于仁之所施權輿于邇溥海內外爰闓爰限如波之潤由邇漸遠惟

皇聖仁觀頏一心曰天付予予罔弗欽浩浩九有仁淚義孚生息有遂蹌蹌鳧喻既富既穀克恭以嬉仰廷于公節給于私三光昭明五緯順軌四序調均百祥韡韡爰暨四方達于八紘民用康寧物用阜盈乃有靈祥麕身牛尾圓蹄肉角崇丈又二音中律呂步中矩規粲粲其文循循其儀厥名曰麟四靈之首見于夷邦夷其歆有曰天生之實瑞　天王我惟祗獻用告嘉祥逝踰鯨波乃造龍墀金門含耀紫殿騰輝在廷文武舞蹈愉懌惟天降祥允昭
聖德惟
皇施仁六合一春秉仁之祥孰大於麟來自遐邦昭

德豈而踰三倍二一與時合數天監在上丕顯嘉徵
皇仁在御丕隆治平簡册有紀播示無極臣工有頌
洋洋川溢臣叨禁近陳詩稽首惟
皇萬年惟
皇萬壽

瑞應景星頌（有序）

臣聞上天命　仁聖以生民之寄惟　仁聖能奉天
保民而民心悉歸惟民心悉歸而天命益隆於是百
祥興焉萬福臻焉此天人感通之妙至理自然之應
也粵稽古昔成周以前皇帝王暨我　國家
聖祖神宗其致一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文武仁明之大德嗣
祖宗之舊位臨御以來至敬以奉天地至孝以奉宗
廟至誠以事聖母至仁以撫天下而用賢任才制禮
作樂庶政修舉萬方咸戴於此見民心之悉歸於此
驗天命之益隆而祥瑞之必應也然瑞之顯乎天者
莫先於景星動乎地者莫先於麒麟宣德癸丑閏八
月甲寅西南海島數十萬里外其人獻麒麟者四此
其盛蓋前古所未有也而是月戊午之夕景星見西
北方蓋青赤二色雲氣而有三星皆黃色蓋近而聚
既而天宇澄明星大如半月狀光彩煥然助月為明
萬姓瞻睹忻躍舞蹈臣聞西北者天門之位也稽之
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遂
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懽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
天則景星見於天門凡此皆
陛下聖德之實著者也上天嘉應豈偶然之故哉於
是文武羣臣奉表稱慶以為國家萬萬年之祥
陛下萬萬年隆盛之福
陛下盛德謙不自居降賜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
群臣勿怙以驕咸敬自脩庶答天貺益有以見
聖德之誠而不息也臣忝列朝行日睹盛美敬陳景
星頌一篇凡九章用備大廷之樂歌謹繕寫上進伏
惟

聖鑒謹為頌曰昊天至仁敷祐萬姓俾后俾師簡命
仁聖維
皇奉天允篤其敬惟天鑒觀允鴻其慶一章
天祐
皇明巍巍祖考昊天同仁下民是保惟
皇仁聖統紹大寶法天之行憲祖之道二章惟
皇聖仁子民之矜維聰惟明求民之情一夫弗康惟
皇[illegible]眾咸寧
皇心迺平三章簡任俊乂爰脩臣職崇學興教爰新
民德篤近舉遠仁涵萬國萬國來庭如星拱極四章
作樂制禮五品度成章至和萃凝為禎為祥鳳下麟臻

四靈煌煌維德動天福應穰穰五章 顥氣夕澄蒼亦
流雲三星來同上直天門煌若半月煇煥紫垣天錫
之祥祐我
大君六章 景星肇祥軒轅啓震偉今示祥軒轅同符
天照
皇仁率土懽愉
皇德茂隆謙恭弗居七章 迺召文武邇㫌敞飭往勵
於脩罔驕以謐用寧庶邦用熙庶績[illegible]德光脊
天錫八章 舞蹈嵩呼拜手稽首維
皇聖德純一悠久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億萬斯年惟
皇聖壽九章

麒麟頌 有序
皇上嗣登大寶君天下一體天心以仁下民雖[illegible]
鄙邑窮僻罷不急之務溥休息之令[illegible]沾濡[illegible]萬物
暢茂沴氣潛消時和民康乃[illegible]十月[illegible]葛剌國遣
使者貢麒麟使者[illegible]
聖人在天位凡海外[illegible]白穀豐登海波
不驚耆老皆知[illegible]
上之德之賜也於是有異獸出焉耆老瞻之曰此麟
也中國
聖人有至仁之德及天下則出此非下邦所宜有[illegible]
以獻焉國王臣某敬使下臣上獻於是群臣[illegible]

太平之瑞
聖德謙讓弗恃為祥顧謂群臣曰古昔聖帝明[illegible]
志養民故豐年為瑞得賢為瑞他不與焉周太保因
西旅之貢作書以告武王眷眷乎[illegible]惟若等
之勉輔于德以不泰
祖考亦惟若等之成邁于德庶克輔予於是群臣仰
聆玉音皆懽忻鼓舞知
聖德之日新聖治之益隆也臣聞周成王時越裳獻
雉蓋意中國有聖人也此與今之貢麟相類非偶然
而致者若西旅貢獒武王時八十餘歲召公有慎德
之訓

皇上今舉召公言非惟自勵且以勵群臣尤有以見
盛德之至謹拜手稽首而陳頌曰天命
聖明職君與師曰時下民一統以治惟
皇聖心與天同豐曰予視民邇遐罔間
皇仁之施博閎以厚撫之靖[illegible]合于九有九有以長
海國星羅島居林聚咸囿[illegible]和壯叟稚孩靡[illegible]
豐足恬嬉曷知攸自雨暘調均濤浪恬寧耆[illegible]其知
曰 聖有興聽望北辰拜頓稽顙
聖德極天祐及遐[illegible]庶產異獸牛尾麕身圓蹄肉[illegible]
厥名惟麟耆[illegible]嘻
聖仁所召天王[illegible] 禎下土敢暨浮海來

公卿百辟舞蹈稱賀惟
皇明聖弗眎為祥曰天之鑒在乃德明周有貢獒公
奭作訓慎德之辭敢忘祇順凡古明聖遇祥思戒逾
邁于行厥績乃大凡爾在廷咸予股肱咸祇于德予
治乃興群臣拜稽
皇帝明聖聖有明訓臣敢弗敬虞周君臣協志交儆
俾令明廷媲美虞周臣老無庸欣幸遭際敬陳頌詩
仰祝萬歲

出師頌有序

永樂四年安南黎寇作亂
朝廷屢遣詔使諭之弗悛益驕賊弒其主毒虐國人

甚於水火走奔訴告咸集闕下
皇上震怒召文武群臣諭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
一民弗獲惟予弗恭有弗迪而遽誅斯過抑厥自新
乃有弗迪底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滋弗
迪予必不釋群臣合辭力贊必決乃昭告
天地宗社山川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章率
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海驃騎遊擊鷹揚
五將軍率兵八十萬討賊七月某日師行
上臨江送之既禡申命總兵能若曰汝其率師往行
天討惟盜父子怙頑悖兇神人共忿必誅不釋厥暨
同惡必誅不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汝往欽哉惟茲
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往弔
罔有侵害或有侵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汝往欽哉
能拜稽受命祇承惟謹遂大饗將士是日天宇朗霽
雲物不作戈矛耀日旗旆亘雲士壯馬肥紀律齊肅
巨艦蔽江長風翼颿神邁電馳不疾而速浩浩乎已
氣吞跕鳶之壤於萬里之外矣
天顏悅懌豫必成功鸞旆旋斛瑞彩騰霄臣執筆從
鑾車親聆
玉旨之敷仁覩總戎之恭　命士氣之奮發嘉應之
孔昭敬作出師頌一首其詞曰　天眷
皇明咸畀所覆凡厥有生俾育得所惟

皇奉天仁懷義撫日月所照怙嬉鼓舞逖彼交夷在
國南裔迺有蝮虺為毒為厲哀哀無辜罹厥啗噬屢
詔申諭弗悛益悖
皇赫斯怒爰奮忠旅焚迺敷綸言迺告明神諏日誓師
大江之濟天宇澄霽廓無纖氛如虎如貔師徒勁堅
如雲如霓旗旐飄翩甲胄弓矢戈矛戚干其列秩秩
其氣桓桓
帝謂汝能汝仁且武其總率師往靖夷土除惡務首
綏良務溥仁義之行毋違天者臣能拜稽臣敢忘敬
帝德承天臣職奉
命惟

帝之聖舜禹爲君惟能之賢方召爲臣南交氛壇不
日澄鮮王師勞勲不日凱旋八表一統
皇明御天小臣作頌謳歌太平

御書閣頌有序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首擢翰林編脩初建內閣於
奉天門內簡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職代言屬時
更新凡 制詔命令誡敕之文日夥而禮典庶政之
議及事之關機密者咸俾商確車駕巡臨章七人恒
早朝退即趨閣治職事莫乃出七人者士奇與焉越
三月進侍講又明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簡內閣六人兼春坊官士奇與
兼左坊中允兩職之務敬脩惟謹又明年陞諭德仍
兼侍講永樂七年車駕將巡北京
命皇太子監國簡留文臣四人輔導其兩人出內閣
士奇與焉
上進而諭之曰唐太宗簡輔監國必命房玄齡卿等
其識朕此意加敬慎之四人頓首受命自是車駕北
狩監國之輔無改然未幾四人者其半有事去始終
在侍兩人士奇與焉進翰林學士仍兼諭德侍
皇太子親北京遂改左春坊大學士仍翰林兼職
輔問學

上嘗指兩人諭群臣此吾左右臂也既嗣大位屢
進其官初進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遂
進少保又進少傅兼兵部尚書繼事
宣宗皇帝者十年
三聖所以寵任保全之皆一心嗚呼今龍御升遐皆
遠矣自捧讀向之所受寶章宸翰追惟天地生成日
月照臨之大德未嘗不拊心悲摧攀附無所欽遇
皇上嗣臨大寶用人循舊進臣少師仍兼尚書大學
士所以信任之緣寵之者有加焉顧臣衰病餘齒桑
朽無庸何能少裨分寸但感刻之誠惓惓惟固凡所
受 兩朝誥勅及詩敕用錄副勒諸貞石藏於私家
垂之編永且構屋以庋之名 御書之閣謹拜手稽
首而作頌曰天命
明聖統有萬邦啓于帝堯既舜禹湯憲天爲理仁霈
下民有教有育有典有章東西朔南來享來王天監
于德曰忱予肖爰篤厥祜彌永以厚爰錫文武俾左
俾右咸奮勵績號附奔奏惟
帝念茲靡勤弗酬或隆之褒或崇之爵
四聖一道秉持有常有效于勤敬受靡作顧臣耄愚
材稺量勺寵福齊均負乘惕若維
皇四聖天德洋洋鳳翥龍騰慶雲五章豈臣耶微獨
蒙厥慶斗牛之下高山大江與被熹榮華潤悠長

賦

神龜賦 有序

洪惟
皇帝陛下自臨御以來一循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舊章以治教天下重惟
高皇帝起布衣定大業五十餘年之間聖德神功如
天地之廣大日月之著明四時之變通宜樹碑孝陵
刋示萬世乃命有司采貞石臣工殫事大小畢力既
得石幕府山之陽而碑之趺未得也復求諸龍潭山
麓發地得石龜其脩踰咫宗半於脩宛然類趺之狀

又下得鉅石光潤堅厚脩廣之度式稱趺制執事之
臣諦觀駭異謂如有神相之者遂奉龜以獻
詔羣臣觀焉羣臣所躍稱賛以爲神龜也天錫之祥
古所罕有臣竊惟禎祥之臻皆有所因周之武王聖
人也孔子稱其達孝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也惟
陛下聖孝與武王同一繼述之勤神龜之祥職此之
因宜有賦詠見諸後世謹譔神龜賦一首上進賦曰
帝秉德之純孝兮原至性於天賦初統承於大寶兮
肆宏整於
皇度並周武之善繼兮同有虞之終慕恒存覲於羹

墻兮非自顯於霜露睇鍾山於東華兮瞻孝陵之紫
氣於昭其在上兮想陟降而乘雲
皇考肯肇迹兮諒順天而應人薄四海之內外兮大
一統而爲君奄六龍其上賓兮渺翠華之無方懿聖
德與神功兮配天地之恢閎
帝將揭以永示兮齊日月而同明表神道之廣大兮
求樂石之堅貞臣稽首而奉命兮工殫慮而陳力天
既錫以貞珉兮羌趺趾之弗得歷天壑之崔嵬兮緣
龍潭之崩岸履雲氣而在上兮瞻徘徊而纍歷靈氛
告此其華好兮發坤藏兮其求索石有龜其渾成兮
匪徒像於彷彿度裁踰於咫尺兮儼咸備乎六物首

翹翹而左盼兮尾宛宛而右折負文章之彪炳兮介
十五其縱橫含玉潤與金精兮閒玄碧之光瑩質厚
重而不欹兮貌閒暇而若凝其造化之所爲兮合陰
陽之所成有堅確而在下兮又淵澤與端夷脩廣度
於趺制兮宇契矱而咸宜胡爲有是姱好兮上又有
此靈龜信徵靈之孕秀兮與川后之毓奇衆目視而
心駭兮咸詫神而誇異何曠代其伏匿兮奮獨顯於
明世俛懷思而求其故兮
皇至孝之所致恭奔走而致告兮藉綺陳乎金門錫
群碎俾咸覩兮騰璽璽之誦言昭夏時而浮洛兮既
誕啓於人文茲兆祥於 聖代兮允匹休乎

皇心之所求兮式表形於所施固天道之孔明兮卜
以答
皇之孝思況
皇考之功德兮天眷眷而念茲所發珎而顯祕兮固
將以著乎無期夫祿位名壽兮曰大孝其克膺茶神
龜之出兮亦遐齡之所徵惟
皇德之合天兮昭受福之穰穰又將錫類於闔億兮
世克君而克承

瑞應白烏賦 有序

宣德四年七月廣東海陽縣進白烏二明潔如玉曠
代希見文武羣臣咸謂此

陛下大德至孝之應也蓋瑞應圖云宗廟禮敬備於
孝慈則白烏至晉中興徵祥說亦云白烏仁曾宗廟
肅敬則見而漢蔡邕云烏反哺之烏至孝之應也伏
惟
陛下臨御以來孝事
祖宗寅恭直清奉天愛人一循舊章奉侍
聖母皇太后致天下之養備極愛敬躬行於上化被
於下瑞烏之臻實應於此於是頫伏上表祝
陛下萬萬歲壽
聖心謙虛弗自為德　僅書賜諭推功於天地宗廟
下暨臣工且致警勵之意

聖德廣大蓋與二帝三王同一心也自昔盛時凡遇
禎瑞皆有詠歌敷揚盛美今
陛下仁明孜孜焉惟崇謙為敬之為務尤有以彰
聖德之盛也臣忝以文墨塵侍從謹譔瑞應白烏賦
一篇庶幾宣昭於萬一謹錄上進其辭曰盛矣哉
聖人之誠也達乎天地天之應也必以厥類昔周德
之昉興鸑儀鳳於岐陽逮王化其旁洽來白雉於越
裳明明我
皇隆孝之德幽玄以孚明神以格爾乃服領以南苞
山負海儲精凝氣寶藏攸在陸有孔鸞象異之產水
有珠貝禹珎之聚卒雲擁而川溢名古今而擅天下
也迺有靈羽並見于野稟西顥之純粹同皎皎其皓
素羌馴擾就而為之衛大鵬俛而為之馭於是觀者
異焉賀于鄉遂鄉遂大夫駭而歎曰
帝王之瑞也曷為其在是哉具匭函簡駿奔望北辰
獻　至尊山靈除塗雨師汛塵清飆翼輪翕雲覆軒
踰越嶺徼逍江絕湖豁天宇兮澄霽緬萬里兮斯須
於是升皇畿踏
帝居由金門趨玉除神閒意定穆穆愉愉時瑾墀兮
睟睨戢邇天球兮方潔白曾之縞兮趙之璧瑩鮮明
兮固一色麾日中兮陽彩嬌服章兮書暈大廷蹌蹌
鳳同類上凝禹商華相輝於是公侯卿士博雅之儒

孝德類伏陛言惟天祐
聖有感斯應惟祥畀德有施斯獲洪禧
聖皇纘緒天位惇至德兮受道本天經兮地義擴弘
軌於往哲敷至化于四裔斯字袛之攸鑒而嘉禎之
所自詠大雅之靈囿祝
天子之萬歲皇曰噫嘻天地祖考錫慶垂祚於予時
保秉謙持恭固讓弗有渙綸章以飭勵期彌諧於廷
公侯卿士拜頫稽首頌
天子之神聖德愈高而愈庳侔夏禹之不伐齊商湯
之懋敬保太和於海宇斯永篤乎洪慶遂進而歌曰
慈孝之類兮德孔仁充因心之推兮萬物均

聖澤洋洋兮周八埏又歌曰周八埏兮歸
帝仁輩宗社兮奠以安福家與邦兮暨覆載以長春

表

賀白鵲表

伏以
帝御下民敷仁恩之廣大天生嘉瑞表
聖世之清寧寰宇泰和臣民舜踊恭惟
皇帝陛下明同日月道合羲軒聖治神功躋皞皞雍
熙之世普天率土皆忻忻化育之中致靈氣之毓祥
睹珍禽之來獻與鳳同類蹌蹌于帝舜之庭如玉其
輝翯翯在文王之囿惟禎符之昭貺本
聖德於養民臣某等自覩嘉禎心切懽慶民安物阜
幸際大明一統之時地久天長惟祝
聖皇萬年之福

親征胡虜回鑾百官賀表

欽奉敕書五月十三日大駕親率六師掃蕩胡寇撫
輯降附沙漠永清誠宗社生民太平之慶謹奉表稱
賀者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帝王之治統育於萬方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博施
洪恩而濟衆駿揚神武以除殘廓靖北陲奠安中夏
臣民懽抃海宇清寧恭惟
皇帝陛下廣大高明剛健中正惟萬物之得所溥一

視而同仁舞干羽下兩階招郁郁禮文之盛執玉帛
者萬國致源源朝覲之來獨茲窮北之孽胡蠢焉自
外於
皇化拒招懷之綸命逆撫諭之使軺數犯邊疆肆虐
黎庶蓋惑行而罔畏畧無悔罪之情不得已而用征
誠為保民之計植黍稷豈留於稂莠育鸞鷟必剪於
梟鴟萬乘親行運神謀於霄漢六師奮發掃氛翳於
遐荒加烈火於鴻毛震迅雷於蟲豸兇渠盡戮恩命
覃宣撫綏殘孽之氓敷布融熙之澤春榮秋肅皆本
乾元之仁日彩星華煥麗天旋之景雪前王之讐
恥肇開永世之升平臣某等欣候凱旋恭攄賀悃仰

皇明於六合如日方中祝
聖壽於萬年與天同久
巡狩及平胡回鑾百官賀表
伏以巡狩省方擧帝王之盛典回鑾振蹕煥功德之
大成八表清寧萬方忻戴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廣大寬仁奉天勤民秉聖誠之
純一繼志述事溥德化於雍熙尚惟親歷於撫綏肆
用摩稱於巡省兩京弘建瞻日就之輝煌萬乘吉行
霈大恩之洋溢聖仁篤近而擧遠神武除暴以安民
天討用彰奮風霜於瀚海 皇威所至廓氛翳於陰
山神靈徵發於嘉祥醜虜冥逝於遐類盡雪漢晉唐
宋之恥永隆國家宗社之基六師咸奏於凱歌四海
遍騰於歡頌雲承翠輦迴
龍御於九重星拱紫宸上天顏之萬壽臣某等忝班
朝列喜切遭逢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爲公侯謝賜勅諭表
伏以鳳翥鸞翔垂綸章之五色雲行雨施霈
德澤於九天
聖心眷愛之隆深 大訓彰明而懇至甚爲欽戴莫
罄名言恭惟
皇帝陛下聖哲文明剛健中正惟天爲大同符一日

之仁如日方中統昭八紘之廣以茂神武以綏靖闡文
教於雍熙近悅遠來浩若百川之赴海時康道泰謳
頌萬物之皆春式俾庶邦均深化育伏念臣某藉先
臣之餘緒受
國家之厚恩稱且非才未嘗寸鏑之試貴而襲爵遽
崇五等之封臣某肯當靖難之時曾備驅馳之列錫
封行賞旣大賚之覃施掩顙棄瑕雖未勞而必報鐵
券丹書之崇龍金貂玉帶之光華咸膺貴富之隆申
降保全之澤擧稽首之歷歷垂
聖諭之諄諄義重君臣恩深父子誓恪恭於佩服庶
仰副於生成
聖壽延長祝天地而同久
皇圖隆盛昭日月之大明
賜爲善陰騭百官謝表
伏以
聖皇統御弘敷天地之仁大典渙頒普錫臣民之訓
洪恩所被海宇均歡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高明廣大躬膺天命作之君作
之師主宰下民教以孝教以弟輯古今之善行備感
應之明徵諄惟陰騭之備必有自然之祐申之
聖諭所以開人心之聰明詠以 宸章所以妙人之
之誠化同大舜之與人爲善同洪範之斂福錫

閭閻畎畝人人有樂善之心而華夏蠻貊家家享祐
德之報大一統文明之治崇萬年宗社之安臣某等
叨列朝行首膺寵賜深切忻愉之至不勝懇懇之誠
德教昭宣幸遇
聖人之在位
皇圖隆盛恭祈洪福以齊天

賀嘉穀表

伏以
皇明景運昭日月之光華盛世嘉祥應歲年之大有
至仁所召率土騰懽恭惟
皇帝陛下德合上天功高前聖大一統文明之治建
萬世太平之基六合八紘戴
皇恩之化育千祥萬瑞皆
聖誠之感通維茲嘉穀之生允協豐年之慶叢莖
於一本垂蕃實以駢枝異畝星疇茂穎穟之或或日
融隰桑金穗以煌煌三農咸瑞應之懽四海共豐
登之喜既堅既好樂甫田之十千如櫛如墉詠實積
於萬億誠本
皇上聖仁之廣運是以昊天靈貺之昭孚寰宇生民
除雍熙而富碩國家宗社長隆盛以奠安臣某等共
覩禎祥切深懽忭民康物阜親逢
聖朝九叙之雅歌地久天長仰祝

皇上萬年之洪福

甘露表

臣某等恭覩永樂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連月甘露降于孝陵松栢其凝如脂臣某等謹按瑞
應圖曰甘露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又曰聖王之德上
及太清下及萬靈甘露下此國家上瑞今降于孝陵
誠本
皇上大德上感通于天地祖宗下廣被于天下生民
所致以隆
皇上萬萬年之洪福國家萬萬年之太平謹奉表稱
賀者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皇撫運大德合于唐虞甘露自天瑞應昭乎日月
臣民懽忭海㘯光華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剛健中正恭事天地宗廟秉聖
德之純誠尊臨四海萬邦敷仁恩之廣大治教崇高
於列聖緝熙普徧於八紘上得天心助順之隆下得
民心懽戴之盛泰和充流瑞應蕃臻今茲甘露之禎
祥復現孝陵之松栢聯珠撒玉含翠葉以清妍綴雪
凝霜粲丹柯而芳潤如飴甘美承陽不晞致和本自
於聖人爲瑞實彰於昌運隆
皇上萬萬年盛大之福壓國家萬萬歲太平之基臣
某等守職南京躬睹上瑞河清海晏均承如海

恩地久天長恭祝齊天之
聖壽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編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像贊　銘　贊

彭士揚像贊

其立也難而卓其學也勤而博其執行有常其謹度有恪不亢不屈匪襲匪祼贊王師於九伐而才用未竟友朝紳於兩京而文譽以灼曉落一命辟雍之學人蓋仰其冠綾之榮而已不改簞瓢之樂此所以表君子之能約而多士之先覺者歟

胡子貞先生遺像贊

是吾廬陵胡忠簡公七世孫也神粹而色正氣和而志醇夙秉執於庭潔允蹈履夫義仁濟南遺經啓迪乎來學太丘行義表率其鄉人顥天和於林壑偉儀度於縉紳嗟年歲兮遽遠懷道德而莫親瞻遺像之儼然起予心之憒憒兮

陳處士像贊有序

漳州陳處士念其子或遂仕欲歸養而未能會工繪其像畀之且爲書諭或曰對此即對父矣子事父豈必養乎能承父志足矣吾之志在汝致恭君命無他也處士其賢父哉或爲秋官主事以像求贊一辭余嘗聞處士行義於或矣遂述爲贊蓋將使其子若孫皆圖無忝云

儀之恭其存之忠其備也禮以爲防其行也孝以
爲宗旣承其先又啓其孚眉壽而康茂膺蕃祉

楊學士像贊

濯濯其容色肅肅其儀度闓爽而縝密剛直而公恕絜靜精微之學發現瑞奇贍之文含霧翥於賢科擢芳華於詞坦當泰和亨嘉之運崇論思宥密之地隆九重之眷寵極千載之遭際玉堂金馬人瞻其榮忠 君愛人我識其誠國之貴重清廟瑚璉士之光華斯文冠冕

鍾子勤像贊

和易而方通敏而直昉鄉庠以育材升賢科而肇跡

際明盛之特典給綈之職式光以榮甚慎以迪斯其禁近歷二十年而所履坦如一朝夕故貌其外者旣得乎彷彿而與之游者聊寫其平昔

黃少保致事像贊

少潛心於經術壯發身於科第兼內外之制嚴清密之地履公爲道秉直爲義居貞也出處惟一持介也夷險不二篤至敬於四
聖之朝進宗爵於三孤之位任調均夫玉燭存筆削乎金匱才宏識遠
帝方資賢臣之輔名遂功建人咸高君子之退入泰伊邇諸福斯備鴻蕩天台超遥地上之仙鶴氅綸巾希特人間之瑞也

謝庭循像贊

雍容而夷坦恬憺而靜貞棐佹粥嫺靡雕靡矜抗浮雲兮素尚含清風兮雅詠寄妙翰於林巒亦自怡其情性躬承 當宁之知日侍幾務之餘隆寵祿之屢進執敬畏而若虛所履之確所存之厚蓋舉世尚其藝而君子重其守也

顧仲華像贊

爲子克孝爲父克訓於急能周於乏能賑卓犖其氣蕭散其韻晚歲京華壺公仙隱厥嗣之良陽煦玉潤式崇孝養壽祿彌進

蕭德顓像贊

祖肇源上淨絨鹿雲白山青隱者倫南宋賢科遺澤在時者瀟灑樂天貞

醫士何彥澄像贊

究羲軒之精體生育之仁其志所存與物皆春不帶不纓蕭散初服陋居鄉焉奎光下燭

孫處士像贊

似乎其儀坦乎其衿本於家者孝友之誠重於鄉者信義之恪於愛人也輿號曰長者於操已也郡禮爲嘉賓有詩有書以淑子孫有行有文在賢嗣人享祿養於高年蓋壽福其方臻也

蕭德臣像贊
此老南宋進士之孫秋官郎曹之父敷筵乎素衹用
于度桃花溪水蕭散乎其居雲白山青浩蕩乎其起
傲松栢之氷霜怡然榆之遲暮想其然之優游寫余
懷之嚮慕
王彥嘉像贊
其起家以進士其入官自御史儼巍峩於廌冠肅對
越於龍陛明乎憲紀之重體夫欽恤之意嚴而不厲
寬而不肆挹清冰於夏寒挺喬栢於晚翠方茲升佐
於外臺又將盛行其志者歟
况伯律太守像贊

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潔清之操一塵不滓其執守
之固千夫莫回既明且果亦敏以勤官朝著也事
三聖惟其敬典侯邦也庇千里惟其仁靡恭弗馴靡
悴弗煦令行秋霜惠流時雨歲久當遷民攀留者萬
計天從所欲　詔特俾之重臨昔張益州前後其典
施若况吳郡以古今而同心者歟
楊彥素像贊
此宋西昌三登仕之雲孫承清白之世出詩書之門
弗名之營弗利之鶩脫畧埃氛栖遲丘樊禾林芳以
容與濯淵清而盤桓優哉悠哉白髮蒼顏蓋閱閬於
於廈謝而挺松栢於歲寒者也

自題朝服像贊
儼爾簪纓爾琚爾珩煌煌在列肅肅在庭爾直爾方
爾忠爾貞夙夜惟欽無忝所生
胡隆成像贊
擢之山之秀涵番湖之清敦朴而直諒寬厚而和平
遭逢
明聖之朝發軔逢掖之上廌冠烏府嘗馳譽於冰蘗
伊洛嵩高亦肅清夫憲紀顏頹皓首象笏朱衣優哉
悠哉式燮壽祺
陳德遜像贊
質醇而龢穀善而秉忠信自固恬澹自怡有詩有書

克承于家有冠有綬于家之華蘭穠蕙帶江山在庭
茂寒松栢天錫長齡
熊用學太守像贊
外和内貞彼義縕仁持躬以應守職以勤才敏於幹
務惠浹於庶民登拜廷陛之筆久典郎官之署出屬
陽羨視漢三輔人之允懷次公叔度其體具城之寶氣
將賢勞而並著乎
蔣隱溪遺像贊
有佳人兮溪之陽酌清冷兮壽而康溪縈曲兮誰入
其居默存吾道兮靜閱吾書溪之雲兮朝飛紛婀娜
兮飄素衣溪之風兮增夕波又消搖兮徜行以歌溪

之路兮幽且長忽而遊兮無何鄉悵予望之兮溪水茫茫

蕭孟應像贊

承忠厚之世涵詩書之澤冠緌聯續前後赫奕以直諒之資通敏之識惇用孝友雅持謹飭獨嘉遯於雲林而樂志於泉石恬焉泰焉以游以息詠考槃於古詩誦履坦於大易其超然享福祉於無斁也歟

蕭編脩孟勤像贊

貌清而氣和志端而履莊孝弟其行之本忠信其存之良漱六籍兮芳潤出三秀兮文章奉大對於彤陛參高步於玉堂承明延閣之從容詞林藝苑之翱翔縉紳所識與閭式彰承昭代而日躋其所至蓋未可量哉

蔣吾堂像贊

世積善仁躬蹈禮義居靜保和守約持盈有溪有山蕭散盡圖娛適燕閒有琴有書鄉聲競爭賴平與公捐廪以施式惠癃病好德有恒欣應斯厚既富康寧茂介千壽

長史霽菴遺像贊

其志之篤其行之飭其學之充其文之彧粹乎其中之韞閎乎無外之界持憲紀也嘗振乎風裁輔親藩也式勤於啓沃詩書之宗焯焯其克承忠節之世儒其不辱也乎民服其人如玉

周士暘遺像贊

鄭士周焴士暘往年在南京余識之於其家子春坊司諫晃所今年其季子鑄印局副使濂出此像求題蓋謝世久矣晃濂皆有文於余往還故不辭而爲之贊曰

惇孝與悌持義與禮其緼之醇其服之偉遺情物外樂志塵表有朋有徒有績有紹日湖澄明梅窗幽馥懷哉若人邈矣貞獨

曾克復遺像贊

令和茹醇發素蹈貞佩春蘭之鮮潔飡秋菊之清芬超乎塵紛軒輶之表熙乎無懷葛天之民備諸福于厥躬垂慶澤於後昆噫吾猶及炙其光儀而今何可以復覩也

梁叔莊像贊

孝友行仁之本而有稱於宗族鄉閭經術傳道之正而有施於黌序問學既溫且良亦崧而洛顒顒儒林允矣無怍

賓峩弟像贊

奕奕厥宗旌孝有坊邵邦之政德音孔彰其本之端其植之蕃秉謙與恭晚逾桓桓被古人服求古人心優游桑榆其樂且湛

袁叔景遺像贊

逢掖之宗世科之裔夙有文藝有才與志大廷之對策名高第命不及試晤像興喟

湖廣按察使羅文衡遺像贊

孝友溫恭廉直莊毅發軔賢科歷階膴仕廌冠中臺有紀有綱熙如春暘肅如秋霜茫茫湘漢奠國南服仁綏義門民遂所欲嗟乎已矣遺像儼存悠悠之思係其後昆

御史楊君像贊

其爲人也剛正而用恕廉清而蹈矩有志有才遭逢明主鐵簡豸冠栢臺烏府振厥紀綱何有強禦蓋以之持憲則夏日秋霜以之臨民則召父杜母者也

羅文振像贊

爲子也誠於事親爲兄也篤於友弟質直而謙恭和厚而坦易忠信重於鄉閭謹敕著於交際家雖貴木未嘗以侍積非厚克屢散以濟此璽書所以旌褒義民非古人所號稱善士者乎

贈禮部主事龍君遺像贊

科第之宗德禮之門世厥行言貴若璵璠吟詠詩書消摇丘園栖迹白雲謝志華軒積善之遺有子有孫身後之榮僃玆慶源

蕭知縣像贊

其襟宇坦而和其操執謹而恪居貞以靜安澹以泊內有愷悌之德處物有雍容之度吏之典則民之父母譽聞之興勖茲洋洋祿位之進其得可量哉

故友工部侍郎趙公孟弘遺像贊

性情爽曠襟宇闊畧智識超卓行義磊落處貴富而能約履憂患而不怍惟其無累乎外故亦無往弗樂我懷伊人九原不作睹遺像之儼然能無慨於今昨也歟

李石將兌像贊

氣充而志端外和而內剛其學也本源純深其文也篤實輝光史館謹嚴經筵裨益有矩有規惟正惟直

玉署金馬四朝於茲　國有老成儒有表儀冑監成賢名屬耆老帝而佐隆平天子有詔

郭興文像贊

其貌恂恂其儀溫溫有懿其存有斐其文懿詩書之華冑雖衆處而不群夫既承　熙明之運歷觀南海追三韓涉齊魯游中原充充乎其見聞其將整六翮而追鵷鸞登青雲而奮高騫也

像贊失其名

儼恪之容和厚之氣居仁山文水之間際雍熙治平

之一康寧之福終歸于全善慶之澤垂裕綿綿

像贊失其名

所志仁義所蹈貞潔消搖畎畝之間雍容恭讓之節未見其人嘗聞其風聊以識之于其德容

錢參政像贊

蔚乎其世忠孝與家溫乎其人肅恭靖恭勉力學本履言行有文塡于大邦惠政在民奕奕藩垣祗國顯命以閎厥施以鴻厥慶

楊節仲像贊

貌古而清識端而明蘭石表其毅俗之韻霜月同其復潔之貞其處鄉也人仰之爲王彥方其長民也世

擬之於龔少卿言行有誠進退以禮眉壽而康德人之祉

袁太常像贊

挺乎東郊之英儼乎頌堂之賢溫乎所存之厚確乎所持之堅究至理之旨微謹言行其顯顯夫論其超叔服而邁唐舉者蓋睹乎一端而未睹乎其存也

蹇尚書像贊

此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重慶蹇公像也四方之人欲瞻望公之德容而不能得當賴畫像而傳然欲知公之存諸心施諸事者有非畫史所能彷彿士奇與公同朝久知公爲悉故述其所存所施爲贊寄諸卷端使觀者并得之詞曰

端厚和裕坦亮淳質本其自然表裏洞達掌綸綍於鳳池司衡鑒於天官秉忠輔於儲闈贊訏謨於朝端膺付託之重係老成之望其守法也雖微而必慎其執德也蓋老而彌壯國家爲心遑計其身物我爲公寧厚乎人道不任已性是之從度存包荒性廓有容持素履於儉朴敦恒性於隱惻踏遠道於康莊表雪霜之松栢斯福祿之長自天申錫而天下之人仰望爲賢科之星鳳聖朝之柱石也

袁院判像贊

資稟而厚氣和而充寬乎而直亮豁達而雍容邁和扁而軒岐蓋精探而研攻當聖人之景運奮雲興而從龍可謂千載之遭逢矣而濟物以慈涖事以公奉上以誠備職以恭所以承眷遇之益隆而致保和之全功也

蔣院判像贊

粲乎其文溫乎其氣肅乎其所履泊乎其所嗜究孔孟之要竅農軒之秘志惇乎矜恤德施乎惠濟被慎簡於近職切保和之隆寄極知遇於儲君蓋多歷夫年歲寵彌盛而彌恭績愈茂而愈勵

非靜學之所得而緝熙之造詣者乎

思貽兄像贊

此淸溪思貽楊先生像也貌癯而淸氣剛而直色正而溫詞毅而則不矯矯以傲物不庳庳以徇役涵泳詩書之圃散誕林泉之側紉芳蘭以爲衣采瓊芝而爲食安義命於澹泊恒優游以自適惟其嫉邪憫俗之心懇懇而弗忘承先啓後之志孳孳之爲亟蓋不知者或訝其違衆而知之者皆重其悖德斯所以繫多士之表儀而爲吾宗之柱石者也

刑部侍郞何文淵像贊

學古入官明經致用體仁爲要蹈義能勇金石其堅

冰玉其淸秉彝主庇民之誠懷安深思遠之情出任牧守也政有紀綱民有父母今行弊息風移俗厚入持憲辟也發不辜寧失不經用輔盛
聖德扶君子而抑小人式取法大易正直其存秖肅其度
國之藎臣永篤其祜

陳祭酒像贊

有德有儀有學有文翱翔乎承明著作之庭肅穆乎大學賢士之關一字袞鉞參
三朝之史錄五經道義儼六館之師尊若夫瀟落之度愷悌之存望之而山立即之而春溫其士林之鳳麟也歟

惟敬像贊

忠孝名家詩書續世發身賢科歷官憲紀有繡衣口簡之華有虎視鷹揚之毅鐵石其存氷霜其厲回南省之使軺持東郡之讞議蓋君子知重其仁而小人咸懾其義年未老而勇退超然乎林泉之高致也

劉孟恂像贊

彼素居貞懷仁秉義力學而本乎經潔身以求其志欲必澄源遊必廣術道循軌於古人行邁倫於當世所謂
聖代之逸民南州之高士若榮命之自天非天爵脩

而人爵至者歟

康紀善像贊

是爲 梁府紀善康先生之像其爲人也坦直而不肆謹確而能暢不卑卑以屈不矯矯以亢其學明於二帝三王之書其仕隆學者之師資表藩輔之譽望蓋非畫史之所能狀也

桃源蕭安恒像贊

有孝有仁有紀有倫心若鏡盈氣若回春既昌其家亦安其鄉行則多宜福亦斯徵百壽之栢不爲宮室過者必瞻行者必息古之善人今之吉士遺像如生誰不敬止

蕭安竟像贊

雍容乎其貌清洒乎其儀孝友承乎世美忠厚出乎天資雖不用時厥材則備雖弗永年人懷其替爰有賢嗣復有衆孫匪德之敢孰開源源

蕭德高像贊

其先曾進士乎宋之南渡矣其家世世積忠厚之德於其素矣其生際乎淵聖之時矣其身嘗白衣出代其父赴萬里之戎伍矣其歸荷君命之嘉乎矣其君後有子孫以承權於朝寀矣乎則儼衣冠擁童豎聆紅蓮依綠樹而行樂者固其所也

蕭德顯像贊

秀發之資英特之氣定性以和亦中而毅志尚乎詩書行敦乎孝弟其才之美雖不用世其隱之樂寧貴乎於膴仕是蓋為聖朝喬木之家而南宋進士之裔也

蕭德資像贊

溫然其容坦然其中有瀟灑高尚之意氣有磊落澗達之心胸家承富有之榮能服膺以飭躬山林泉石散誕冲融蓋超乎物外之蹤而幾於和而不同者歟

彭伯鍊像贊

敬行以承先勤學以致身脩職以事君時斯三者揚芳振芬騁雲霄於萬里方鵬鶚之高騫惟勵翼其有恆用光績於前聞

劉伯均像贊

其處也樂翠竹白沙之清其達也躋卿曹郎署之榮於燭隱而幾若鑑之照於持憲而務乎衡之平斯以揚特達之譽行寬恤之志將祿位之益隆吾將究其所至

陳思孝像贊

其中之夷夷其外之恰恰其學無所不窺其辨浩乎若馳贊白里之治民懷其寬弟躋侍從之班衆羨其委蛇蓋優游卿翱石渠天祿而探玄扶秘商周奧

是以海內之人趨陽水之好古而縉紳大夫推子韋之識奇也

陳仲完像贊

三山之秀毓於之英其學問之得必本於經其文章之達不務乎名氣宇蕭陽春之和襟抱合水雪之清不競不絿寬厚坦平蓋吾識之為玉堂之君子而春坊之老成也

劉郁武像贊

其存乎厚其發敏篤有德有行歷榮膴辟華堂革戶藜杖烏巾不識不知堯舜之民清泉在溪白雲在山優哉游哉碩人考槃

周時立像贊

名憂而才茂德充而行方從容乎仁義之域馳騁乎
詞翰之場父作也有長洲之文學子述也有天台之
賢良噫可謂超然無憂而樂善於鄉邦也耶

楊武侯薛公祿像

熊虎之姿金石之志感會風雲桓桓義氣恭命敵愾
烈風迅震功著
社稷心存
朝廷維武維忠惟臣薛氏
皇有褒恩河山帶礪

魯宗彰先生遺像贊

此吾盤江之南之處士也務學以植身隱居以求志
推所蘊以淑人明乎義而遺利雲林泉石于于洩洩
年踰八而望九福已備而厭世聊書其平素之槩而
勵其後之人之於善繼也耶

自題侍漏像

生乎清白之宗承乎詩書之世有尊
主庇民之志而學不足以發有憂深思遠之心而才
不足以濟儼冠紱之華在論思之地耿耿乎夙夜肅
肅乎寅畏期無忝於
君親蓋不知老之將至焉

蔣吾與像贊

被坦蹈和茹清服素肫肫其存顒顒其藹有行有守
有儀有度超乎埃氛蟬蛻之表陶然乎林泉石之趣
州閭欽其高致賢達仰其規矩從容其頎騈蕃福祚
益吉人有相之道而藹然如靈光之在魯也

自題侍教像贊

此老之生今七十有三年其仕凡三十有七歲歷事
四朝恆持一志顓顓乎兢慎肅肅乎嚴畏不敢內非
類之交不敢儌非義之利祿愈增而意愈濟秩愈進
而心愈惕治官務如家務視海內如室內雖不能萬
一之有濟而不敢須臾之或怠誠懼上孤
明聖之恩有忝清白之世閱春華之屢謝撫寒栢而

彌堅聊自寫其素存示同宗以祇勵
族孫挺來北京旦夕在左右里蕭生爲寫侍教圖
挺以求贊因識告此然士當師古挺尚從事乎遠
且大者可也

石彥誠母像贊

古人之賢成於母多矣石母之賢亦成其子知孝敬
於下堂而儉勤於中饋是宜膺福祚於耆考益昌盛
其後嗣也

蔣配蕭孺人像贊

名閥所生君子之媲德言容功四者夙備奉尊之孝
逮下之敎于宗于姻是儀是效閨內肅雍有孚有倫

壽康維祺子孫振振

楊武侯夫人房氏像贊

朝有重臣桓桓能虎奉　國忘家有賢內助其賢伊
何含弘惠慈長幼尊卑一家愉怡閫內之政不嚴以
肅厥德允厚源源嘉福翟冠雲帔
恩命自天蘭玉滿堂壽康百年

僧錄左覺義住持慶壽逮禪師贊

此老發跡慈源於道夙契要說圓悟於法精詣主四
方之名刹闡諸佛之玄秘蓋空寂六宗廓六如之大
觀竟究心印澈七徵之奧義湛乎淵澄瑩乎玉粹斯
以簡在
神聖之心再承校閱之制承上國之藂林贊弘剛於
善世祝
皇祚於萬年溥仁福於一切也

上清正一萬壽宮提點鶴巢黃公遺像贊

縕金川之清粲玄都之眞其中也抱一而含淳其外
也和光而同塵蓋嘗籛仙班於　形陛奉
清問於紫宸於靖海若也化潮爲陸於殄旱魃也叱
霆駕雲驅斥不祥顯厥威用具體自然凝寂不動八
袠高年巢鶴飛騫遺像儼然湛兮若存

息庵禪師像贊

師既示寂其徒奉遺像求贊余素與師游爲之贊曰

此吾廬陵忠節胡公之裔而得法於青原七祖禪師
之地究儒之宗攬釋之秘悟空之奧得佛之髓炯乎
清鑑之明純乎良璞之粹歷十方之鉅剎演七徵之
妙義蓋親承嘗爲之命駕而從化者隨所在而雲至
晩駐錫於都城遽遺蛻而西遊蓋嗣法者永慕乎其
內而盡其儀彷彿乎其外也

雪巖陳處士壽星贊

承文範先生之宗家廬陵大墩之里和厚而嚴重端
直而勤儉崇禮尚信好仁秉義蓋鄉閭高其行而寡
愛德其壽春秋踰七而望八福禧悶崇而川至斯以
梓閈南極光昭丙位錫嘏流祉而綿綿之弗已也

銘

日本硯銘

貞而澤靜而貞效上貢來東溟

廉謹堂銘

金華朱侯爲吉郡五月既治九縣就法度文恬出治
之本揭廉謹二字于退食之堂自勵也西昌楊某申
爲之銘銘曰
大邦之政匪廉弗任爲廉有方自寡欲澄心魚噬于
緡爰困于醻誕先哲人持一介不取吉有朱侯潔清
爲防維罔替厥當民之攸望
行言雖庸味謹斯危知是邦政非謹曷宜車馳于阪

戍于坪肆昔明訓如臨淵履氷吉有朱侯敬事若
厲維弗渝于易民之攸賴

楊氏祠堂鍾銘

肅肅祠庭祖考是崇祗奉有嚴左右鼓鍾發音鏗鋐
祖考在上孝子曁孫苾芬祀享至愨者誠至著者神
誠神孚合錫祚千年

清愼齋銘

江西布政司左叅政會稽張居傑取　賜誥中語名
其燕處之居曰清愼清愼者君子自脩之道也居傑
發身儒術歷官中外皆清要其廉潔之操劼毖之行
著聞二十餘年而循循惓惓名其居以自儆者蓋君子

不恃其所已能者自足且以祗
帝命也將其達諸事功可量乎哉吾友賓客胡先生
爲之記余繼爲之銘曰
凡事所務皆本諸身仕者之務承君理民事君循天
視民循于惟義與仁發之自己心爲身主惟能克明
惟謹有恒厥績乃成心之弗清利欲所蔽若厥弗謹
動底顛躓鑑蔽于氛濯氛斯皎心滌利蔽毫絲洞照
車行于阪或仆于夷兢兢以持獲臻蹈危矧儋崇爵
方岳于佐矧時江右地廣民夥民之戚欣曰我之貽
吏之良愚循我之爲致吾湛明洗滌汙濁廓然大公
以求民安臨事頤額勵吾敬恭戒怠與忽審求厥中

祗
帝之訓恪臣之職保民于康濟屬于德退食之居大
書揮如出入聽瞻用永終譽

竹泉銘

江陰朱善慶於所居疏泉藝竹適其幽淸之趣學士
大夫爲之文若詩富矣又求予言予聞朱故詩禮家
而善慶秉德好文淸尚士也爲著竹泉銘云
植物之生竹異且特匪剛匪柔淸虛正直水出於山
厥源爲泉其潔湜湜其行涓涓伊竹之脩淸者好之
伊泉之行智者樂之有逸者居既寬且幽有竹載生
有泉紫流可蔭可休可鑒可湘可詠可詩逍遙徜徉

凡古君子維德之勵有觀于外必飾于內淇澳之詩
衛武之彰理著蒙象育德之方咨善慶甫古訓是師
維德之務非維安嬉士奇作銘揭座之隅朝夕念哉
式永終譽

贊

魯王書篤學贊

魯府紀善王貞侍學　魯王殿下將三十年貞以禮
事上有言必正王以師待貞有言必聽嘗大書篤學
二字賜貞又係以詞其德之望之委曲周備貞間出
以示夫爲親藩而得文學方正之士輔之固難爲賢
臣而得仁賢恭儉之王事之尤難今觀此卷蓋亦[illegible]

之矣茲爲贊曰

奕奕魯山眞國東藩頎頎宗王維親惟賢其賢伊何如漢東平樂善與仁惟德之行臣王貞氏博學好古秉道與義爲王毗輔王曰老成汝予師資汝言允臧予祗循之臣貞鞠躬幾三十載敬終如初罔敢治怠王曰噫嘻汝良先覺汝予啓迪汝予舊學念之敬之王恒弗忘大書既之中言孔彰貞拜稽首臣何與力臣既耄矣敢忘厚德師友之益魚水之契維賢於賢希闊遭際臣貞來嗣世謹寶藏玆王所存常勝夜光

漢使牧羝贊

河南布政使昕江饒君示余李伯時漢使牧羝圖嗟乎蘇公之大節偉矣敬爲贊曰

有漢之英烈烈子卿奉使虜庭挺其忠貞幽窖窮飢齧旃毛摧折愈厲氣振愈豪川嶽可移志不可奪駿律何人甘語重剌羝也不乳鴈有帛書漢節來歸神明翼扶壯齡而出皓首言返上謁茂陵決無[illegible]人臣之義表表子卿終古弗磨日星其明奕奕麟閣有像儼如千歲之下亦有畫圖圖傳者貌史著者心永作臣軌來世攸欽

節壽堂贊

節壽堂者番易士胡秉常奉母之堂也合母之德與僞而名之也母之德非一節特其大端耳蓋母孀居

四十餘年謹禮如一日今年七十有九學士大夫爲之傳與記備矣秉常以名齎徵任北京於余往還厚故爲作節壽堂贊其詞曰

番有令母歐氏惟良柔懿夙成歿也淑媛既嬪于胡寔統纚家父母之孝移于舅姑姑有遺息乳之育之訓之篤之長焉有歸舅沒幾時夫也遽總辛苦鞠躬號泣哀事抱孺在堂上有祠姑無怙在襁下有一孤仰事俯畜致誠單瘁事亡猶存禋祀靡怠稱未亡人越四十年冰潔玉潔式光所天禮度雍雍閨閫肅肅天佑德人錫之遐福有子有孫有詩有書康寧怡愉百歲豈多高堂奕奕有來蕃祉太史作詩表其族里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illegible]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五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哀辭　祭文　祝文

彭百鍊哀辭 有序

宣德五年

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欲無厭也用
璽書遣使廵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
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
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
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爲能事其善者亦且欽手
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

惴惴懼旦夕且死暮夜走跽老人挾重賄哀叩求活
旣內賄曰吾死汝汝謹毋忘我而凡所對使者言某
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
旬浹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
親喪有事於外適暮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
時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徑馳去使者遥望見之遣
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萬安龍泉還上廬陵會
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趨泰和
召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索
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
言乃悉出衆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道之言遂援
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其最妄者謂挾制縣官放
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進
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
聯書姓名爲據蓋衆老實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
司官遂令衆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
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
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
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
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鄙不變以
是滋召怨其居鄉時
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桅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

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著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
弱不能制下奸人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
二百八十人皆爲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
之於是六鄉讙然大擾溫彥琮者百鍊姻家素實甚
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閱之其
所追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
也遂悉罷二百八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
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百鍊旣被執至庭下
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者今旣
無告者請及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捽繫送詣
使者轉送　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

戍遠邊獨百鍊適遇寬恤之令得内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百鍊由進士爲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爲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婾婀玩愒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霑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鍊被執泰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縉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爲人素於余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

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爲述其得罪之由爲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

哀辭曰

百里之民有蓄有耄用其惇厚率民于道亦務正言稗輔邑里逝者何臧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聦衛從肆厲爲下斧折狸以牧鴞彼以牧豚謂寧使之於乎匪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咎善者墜穽直者辟忿邪者衆詵桀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孱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避逅脊毀得喪奚彼之詬嗟嗟百鍊命也柰何胥人之恰

君子之嗟

朱文眞哀辭有序

贈中書舍人朱君文眞初家蕭山之西陵幼孤鬐長遭兵亂奉母携弟妹走杭之海寧遂家焉以孝友見重於閭里海寧士之故家湯思賢之妻以女而納贅壻焉文眞性資淳實務義恥言利不治生產而篤於教子嘗諭之曰惟詩書可以益家他不足恃也吾不幸少遭亂離失學若生際治平而不勉可乎年六十有四卒配湯氏有淑德其妻道母道皆可稱後文眞之廿二年亦卒年七十有四後五年子祚以文學起家爲中書舍人又四年用祚貴　制贈文眞徵仕郎中

書舍人湯氏孺人祚今陞翰林修撰慟父母之不逮祿養也求余爲辭以泄其哀余憫其情爲之辭曰

璞韞于山兮弃不承其輝潤士隱于下兮德善昭其譽閟猶嗟文眞兮存隱而歿揚其隱幾時兮其揚則長懷養兮無已爰作斯辭兮慰其哀子

禮部尚書張公哀辭有序

吾友邢臺張公諱瑛字子玉由學官擢給事中是時

宣宗皇帝初出閤

太宗皇帝命吏部選近臣行止端愼語音明正者以侍講讀尚書蹇公舉公

上召見喜遂命入侍講説諱明辰入申退恭勤不懈

有常度
宣宗皇帝正儲位陞春坊左中允禮遇益加
上既嗣大位進左諭德尋改司經局洗馬遂陞禮部
侍郎兼　華盖殿大學士叅預密務寵眷特厚歲餘
陞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脩
兩朝實錄與充總裁　車駕軔邊特命重臣守北京
公預焉無幾改南京禮部尚書屢有建白多見聽納
嘗入朝以侍從舊臣顧問再三深惜寵錫不幾
宮車晏駕遂遂南京又明年公以疾不起春秋六十
有二公爲人寬厚夷坦雖位高祿豐不見崖岸與人
交終易

上或有所顧問能别是非以正對於公務不避旁勸
於乎悕哉其子梓來求墓道之碑適余病不能乃爲
梓攷求已而余病稍間念不可於公終默蓋公爲給
事時於南京居相隣時相往還宣德中在館閣實同
職任忽以衰病而忘老友之求寫辭以哀之辭曰
於乎張公内夷外豊發軔逢振爰登高廟初正臬北
遂進螭陛
帝命是紀敬恭劼忠龍眷未躍叅德聚學簡儒命賢
入侍講讀擢與扈公公秉厥誠厥後烝烝暨龍以升
桂芳詞垣以翔以騫遂叅宥密遂燕代言遂陟宗伯
厚祿崇秩肅屬報施敢遑暇逸　黼扆所咨弗迋弗
隨正直之持罔有疾疵公於爲臣克勤克慎公於處
友不易厥信於乎張公於我孔厚昔也隣比今也寮
友睽離幾何而遽長終述辭寫哀於乎張公

施脩撰哀辭

正統四年三月
上臨軒策士其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蘇
之吳縣施槃也余持歸江西得廷試錄閱之良喜蓋
非獨爲施氏吾友侍郎周君恂如之巡撫三吳也作
意興學初吳縣學舍隘陋且弊周君擇勝從而新之
小人不擇者造謗之周君如罔聞且益選民俊秀
之子弟員其中而槃與焉至是亦爲吳學與周君喜

也無幾余北還道淮安槃父邃道拜小舟訪余雖初
識之而重其有子也執其手賀之邃道曰非走之能
父也十數年前携槃客山陽依羅氏以居羅之老長
曰文振特愛槃如子育之教之又求儒師授之經凡
朝夕寒暑事師禮皆出羅氏既冠以歸吳侍郎君於
羅故皆知槃之爲所愛也亦愛之遂得入學所以致
槃有今日實文振之德言既文振來訪亦於吾故也
余爲槃邃道之言文振曰槃今質夙成固施氏有先
德鍾何預力余稱歎邃道之弗昧人德文振之不居
其功非皆君子人乎余既至北京日與槃處槃字宗
銘濯濯乎其資也秩秩乎其儀也坦坦乎其貌也孜

攷乎其學也頴頴乎其於職務也旦暮率在公其志
端且銳而於余久益親余固遠大望之一日得寒疾
同官悉往視之則醫已投補劑不勝困矣衆更爲求
他醫兩醫欲下之一醫持不可宗銘拒不聽竟從下
者既下之又明日竟卒五月廿六日也年二十有四
無子同官相率出賻歸其喪而始終經紀喪事者編
脩徐瑾行人吳惠嗟乎宗銘之不幸非命也夫不然
何以其臨絕所遇之屢左也余故爲之辭哀之辭曰
其稟之良兮其履之莊兮既奮以升兮噫桂林之英
兮含輝而揚馨兮何霜霰之奄零兮噫氣清其弗長
兮抑諶夫之匪臧兮固定命非人之所能兮噫

孫曰倫哀辭

豐城孫曰倫翰林編脩竹軒先生之第四子也先生
有五丈夫子皆脩於文行長者守桑梓而四子皆出
仕仕者余皆識之而最後識曰倫溫溫乎峴岡之片
玉也濯濯乎桂林之一枝也將舉縣學訓導命未下
遽聞卒於其兄曰恭之官舍余甚悼惜之及見曰恭
所爲志墓之文及哭弟之詩辭纏綿悲愴不忍讀也
故亦作辭哀之辭曰
抱清淑兮秉義仁服廉潔兮被綉文規與矩兮是循
車始駕兮遽仆輪嗟乎哀哉兮理其可詢

陳智仲哀辭

余讀亡友胡文穆公所爲天台陳智仲甫墓志蓋作
而嘆曰士不幸有所抱負而遭時孔棘不得以效諸
用或雖用而不盡其長卒至鬱鬱乾沒者固自其命
其亦可以爲世道惜也歟如陳智仲甫其才與其所
志豈常流者哉然纔及展其分寸而遽退伏以至於
老死則吾所爲惜之者要不獨以爲智仲甫也智仲
甫諱好智其曾大父大父皆已仕智仲甫資貌魁梧
有膽畧讀書通大義而剛毅廉明不撓於勢利元季
寇盜充斥江浙帥府聞其才辟爲紹興長樂巡檢察
捕有方寇盜無敢入其境者而境內之群不逞皆奔
走斂避不復見蹤跡積功至防禦義兵萬戶府副萬

戶壯志固將有所見於世也而元政日益紊遂去歸
養其親不復有仕宦意智仲甫居家篤孝行於族姻
鄉里周恩義窮乏者振恤之夜饑者衣食之貧不能
嫁娶死不能斂葬者皆資給之嘗有五虎爲患里中
衆莫敢嬰者智仲甫親出畫殺之里大旱衆禱不應
智仲甫躬禱之輒應雖其潔身以去而惓惓不忘及
民如此是豈果於獨善自足者歟於乎使士皆果於
獨善自足世亦何所望乎士哉智仲甫年七十卒其
子宗淵今爲中書舍人又欲見之吾文吾固已悼夫
智仲甫之命矣於是爲辭以哀之辭曰
洋洋川流其沃千里兮渟滀爲淵爰潤及渙兮君子

之德凡惟厥施兮施有弗圖豈余攸志兮嗟智仲甫
德施無已兮命之弗猶匪余攸悔兮

祭文

祭王學士文

維永樂五年歲次丁亥六月癸未朔越十又九日辛
丑具官恭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翰林侍讀學士耐
軒先生王公之靈而言曰夫死生之恒理世昌嘗以
深悲何先生之云歿紛愴怳而惻悽振教鐸於賢關
掌帝制於彤闈盛春賁之光輝藹聲譽而四馳竟逍
遥以全歸其奚憾之有遺惟衆人之顒望情有繫而
難排曰安貞而有常執耿介而不移居素澹以自適

養冲和以怡怡畜記覽於前聞亦浩博而無涯刻衡
牙與珩璜銜雅詠之協諧茲遽往而不旋斯衆懷之
倈依某託寮好之孔厚復居室之相比悵遺言之在
耳杳容色其莫覿睇錫山之崔崔戒明發乎靈輀薄
陳餕而薦酒哀永訣於今茲尚饗

祭之宜姪文

於乎吾姪遽止於斯邪誠已所自致耶抑命之所爲
耶於乎汝生當太平之世長際文明之運瀕聲華於
高科遂游從於詞苑日食大官究覽石渠使尓益進
所未至將方駕乎古人者
皇上隆恩盛德將玉成於汝豈有涯哉吾與汝父諸
自幼失怙孤困貧苦以遂立身汝父壯而生尓尓甫
數歲淳厚端慧粹然不凡吾兄弟深用喜幸以謂嗣
世業立門戶者其將在尓尓之父母晝夜劳瘁勵尓
學問所以教愛顧望於汝者豈有窮哉汝今止此上
負
聖君下負父母於乎哀哉命也柰何吾諸姪惟尓最
長篤學務義惟尓最良吾客京師越踰一紀朝夕賴
汝左右慰藉汝視我如父吾亦視汝如子相親之日
共期永久何意數夕遽隔幽明於乎哀哉果曷至此
吾常自考身後之事有賴者汝乃今汝以身後遺我
於乎命也吾復奚望在吾於汝情慟無已汝父汝母

暮年哀病遠隔二千里外朝夕思汝欲見不獲聞汝
之卒慟當柰何於乎哀哉汝弟鵜以汝喪及汝妻子
歸故鄉明日啓行吾奠一觴與汝長別再見之期其
惟夢寐於乎哀哉尚饗

祭兵部金尚書文

於乎公生際國家景運之興聣遇
聖明之主列六卿之位躋二品之秩總夏官之政務
兼春官之輔弼委任之重
恩寵之隆可謂極矣而春秋六十有三遽焉令終士
生如公蓋超然特出者也然公旣沒世而人思之不
能忘者豈非其躬行之善著在人心非一朝一夕乎

公之事
上至誠悃愊職所當爲鞠躬盡力惓惓丹衷未報
恩德至於臨沒感荷益切公之存心惇厚平直襟懷坦然洞達明白公之於人寬恕隱惻恒務利濟不宿怨隙所存所施如此故不間貴賤聞公之逝皆錯愕惋悵不能自釋而況同朝有年相知之深相好之密其不痛心盡焉者乎於乎哀哉永絶來覿過公之故居酹公之靈席公乎有知鑒我中戚尚饗

祭梁用行典籍文

惟靈有才有行士林老成遭遇
聖明晩登侍近抱剛毅之氣持博雅之論鏘琴琳之詞振鍾王之筆展乎翰苑之華也比當三考言詣北京曾日月之幾時溘飄風而長逝某等叨同寮寀交好有年瞻對靈筵奠此盃斝於乎疇昔之日尊俎談詠風流醞藉恍兮如夢傷心可言靈其有知鑒此哀悰尚饗

祭金尚書文

維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正月甲午朔越二十有九日壬戌具官某等謹以柔毛剛鬣清酌之儀致祭于故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公之靈於乎公爲
國之重臣縉紳之領率方踰耆指使之年遽奄然遐逝也公於事
上恭勤小心終始一致悢悢愼密也公輔
儲君孜孜盡誠知無不言言無不見悅也公之存心寬厚惻隱惓惓濟物也公之臨事度義而行柔不茹而剛不屈也公之胸襟坦夷平直無有町畦表裏洞達也所存諸心施諸事如此故無間貴賤皆聞訃而驚怛也況某等素同事而相契詎不心傷而慟切也臨對靈筵幽明永訣聊薦一觴中心惙惙也尚饗

祭畦樂先生文

維永樂九年歲次辛卯九月己未朔越三日辛酉姻家生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謹遣姪㽘以清酌蔬菓之儀致祭于故畦樂先生梁公尊丈之靈於乎族姻老成凋喪殆空猗惟先生歲寒松柏鄉邦文獻逝者如許猗惟先生靈光在魯丱角從游童子請益融蒸披拂和風麗日六義有作鳴玉鏘金童子何知謂得我心凡厥有作傾倒悉告謂我小子庶幾可教提携引掖期我深至駑寨弗良懼負公意我仕于京寒暑十遷及公冢嗣玉署同官公來就養蒼顏白首歡言從嬉謂昔未有無幾暌違惠問屢下孰知一旦忽臨凶訃我聞初驚懷疑恍惚孰知竟然哀哉永訣於乎先生忠厚端慤博學篤行民之蓍龜士之準繩家食于于豈曰在下有子奮庸道施不著於乎先生玉韞山輝珠潛川媚鄉有令德光

昭當世指南不作寔行安之賢哲云逝後生何師我於先生匪直斯哀世好之故俾承方來孰知先生遽此終古緘辭致哀以奠盃醑尚饗

祭陳孟京文

以上自我外祖暨我舅氏晦跡韜光脩德累行以至于今日則夫攝高科都重祿享壽考者固於理之宜然匪自命而可必何在於己者可以勉而至而出於天者不可以強而得既登榮於進士曾未幾而遽沒豈理固有所難恍而命亦何可以詰耶於乎祿弗療貧年始踰壯渺鄉園於千里載靈輀以南上泣妻子於脩途慟老母兮在堂行道者所悽目而酸鼻相知

者孰不嗚咽而悲愴也惟我先妣宜人之姑母氏之故親好孔孚比來京師益篤弗渝辭弗絕靡歲弗俞所斯遠至豈直斯須我際於公睽離幾許孰知此別遽隔終古病不往視行不出祖兄弟孔懷摧裂心腑緘辭致奠淚下如雨於乎哀哉尚饗

祭羅琳文

維永樂十二年歲次甲午五月癸酉朔越四日丙子鄉貢進士羅仲弁以疾卒于京師其執友楊某屬病不能弔哭而仲弁之柩將歸葬故鄉以廿一日癸巳啓行先日特遣外甥康榮以清酌庶羞之儀祭之而哀以文曰於乎仲弁其學將以撥科第取其智將以審機而周物其才將以濟當世之務其年曷未壯而遽殞於乎仲弁之命耶其非命耶子翹然而秀出也孰不曾其凌青雲而翱翔庶有立乎明時茲發軔北伊迹奄長往而不來又孰不嗟惜而傷悲哉於乎仲弁父母六十而哭長子子生五年而哭慈父老者嗚嗚幼者呱呱蓋行道所不忍矧鄉鄰而親交者乎子來京師謂余執友往還契好逾久逾厚云何一疾遽爾不救余方聞訃痛心疾首子喪今歸弗遑送柩緘詞致誠奠此盃酒於乎哀哉尚饗

祭楊長史霖菴文

維宣德元年歲次丙午二月乙丑朔十有八日壬午

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宗人士奇以清酌庶羞致祭于長史民服宗長之靈曰於乎民服達閱幾日一疾弗治遽焉永訣死生恒理達者忘情而獨於子悲憤填膺子學與文子志與材丹穴五采桂林一枝春獲貞操冰清玉潔雖試弗閱中道摧折貪婪濁穢彼何人斯或富而貴而臻耄期於乎顏跖從古則有命之使然理胡可究於乎賢才治世之資凡人慟子夫豈爲私矧我與子宗族之故聲氣寔同相好有素於乎已矣來覲無期杳乎冥冥曷知我悲尚饗

祭馬脩撰文

於乎彥聲不見幾日遽爾永逝耶余病家居而聞子病竟不信俄子之訃至矣人生而成也何其難及其亡也又何易耶於乎彥聲君子觀人舉其大而棄其細論其內而略其外子之所存惇信重義秉執惟固莫之或敓子之所言心無背異凡是與非表裏一致子於當行奮闖無畏不慮害傷豈憚勞勤直道而行惟己之志若遺外弗飭力儉以制雖或者不足於其細而知者謂不累其大朝賢科之選首冠於群倫詞苑之華多歷於年歲於乎彥聲孰不有死子雖死其何慨余昔與子寮寀相契每共談古人之言且顏色而好心事如何死別奄及于是泣奠其此腸悲惜無既尚饗

祭宗姪孫椒文

維宣德四年歲次己酉十月廿八日辛丑東里居士之族姪孫椒為其家不能恐事而與鄉人競訟累椒客死於京居士聞而深悲之蓋恐非椒所自致也遣家人往助棺斂畢十一月初七日己酉以庶羞牲醴祭之而言曰於乎椒乎汝誠可憐汝本安靜心無嶮巇汝弟不臧累汝至此亦汝之命夫復何言其安汝魂往歸故土奠汝此酒以於乎哀哉尚饗

代英國公張輔祭彭士揚文

維宣德六年歲次辛亥正月丙寅朔某日某甲子具官某聞彭士揚先生卒於鄉遂爲位於先生之故居祭以清酌庶羞泣而言曰於乎士揚有德有材有文有學其在儒林屹山良璞昔奉朝命來爲塾賓相見如故相與彌亘萬里南交屢偕于邁書記所託篤勤邦擗士揚有言必罄乃誠相益相好二十周星士揚蒙 恩擢官太學曾不幾時疾疢爲虐賜告南還送行穎上別未及期訃音墮矣追惟契誼歷歷平昔長往不旋寧不傷懷故宇不易靈兮歸哉其鑒予誠歆此一卮尚饗

祭表兄持志文

維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七月癸亥朔越六日己巳具官某遣長男某具清酌庶羞致祭表兄持志先生之靈言曰於乎昔我先公同產四人不幸先公蚤見棄背我生未月何怙何知惟伯與姑愛我恤我伯父繼逝仲姑亦沒伯姑及壽皓首康寧善誨諄諄飭勵于肖惟兄與我寔其承之曾不幾年伯姑又沒姑子惟兄男子惟我暮年萬里跡遠心親如何一朝兄訃忽墮至親之故曷勝其哀兄處山林安貧樂善恬澹蕭散榮辱兩忘弟愚不肖竊時寵祿毫分靡補憂傷日深恒懷乞身侍兄終老兄不少待而遽棄予於乎哀哉抱憾何及緘詞致奠用寫中情尚饗

祭兵部許尚書文

於乎許公發身儒科歷事三聖爰自螭陛陞佐鴻臚遂貳司空積有年歲孜孜奉職恭勤小心遠而南交近而鄕國秉軺宣德勞績孔多簡在　上心進大司馬命書之下輿論翕歸夏官得賢邦政攸係如何跰𨇤奄告長終於乎許公坦易之資和厚之度闊䟽練達有謙有容愛公重公在人無間矧於余輩相與尤親交好之情僚屬之義速成永訣豈勝傷悲瞻對靈筵奠此盃酹追惟平昔於乎哀哉靈其有知鑒此中愊尙饗

祭封少保黃思恭文

維公德性端和操履誠篤韞蓄弗施如玉在櫝有俤令子遭時登庸歷事　朝褒封及公孫胥之秩厥學之職公實兼之寵榮隆極一品之祿望百之年玉帶錦衣白石清泉令子歸省煇光粲粹天下聳聽榮公父子一咲金歸焜煌　天恩俯仰千載如公幾人恭等昔於令子嘗同寮寀公朝南京雙親手栽自時暌違十年於今引領東顧恒勞我心計音遽來哀哉終古緘辭致奠寘淚如雨尙饗

祭王行敏文

於乎鄕邦近俗益靡少不尊長而悖慢弗恭富不恤貧而貪噬無已凡耆艾之賢道德之師坐視恬漠罔無一辭仁歟義歟胡寧若茲於乎稼軒仁者之勇今而云亡寧不一慟稼軒之言理自心出惟正是好惟邪是嫉不以私比不爲勢屈仗義持公徑情直發鄕有稼軒尙是公義自今則無薄俗則肆稼軒之行有孝有弟稼軒之才足與爲治而寧靜恬弗奮以仕蘭游之幽有田有廬詩書與居耕耨爲徒不步榮辱豈識憂虞春秋六十脩然全歸在世無忤沒奚憾爲恭等契好素深暌離則久聞計驚悼矢絶來覩高誼致奠寘此杯酒尙饗

祭王原采文

維正統六年歲在辛酉九月甲午朔越十有六日己酉廬陵楊士奇敬遣淸酌庶羞致祭于故翰林脩撰

靜學先生王公原采之墓於乎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乎其歆

祭兄嫂康孺人文

維年月日恭甲子具官某謹遣長子稷以柔毛剛鬣淸酌之儀致祭于從兄嫂康氏孺人之靈而言曰嗚呼孺人之賢有德有儀自歸吾兄寔能以祇事長字幼外內咸宜惟兄與嫂植家以勤以愛始來居理荒蕪無有田有廬化瘠爲腴子孫暨曾一堂歡聚吾兄春秋八十有五孺人今同諸福皆具嗚呼我母謝世兄

與嫂尊兄之篤我貧賤弟昆兄亡邦嫂如兄之存白
我別家歷四十春比歲始歸歸僅四旬拜違三歲訃
音遠聞嗚呼兄嫂俱逝家無老長往誰與訓後生何
仰寄萬此觴庶其來饗

代老妻祭梁學録妻嚴氏文

維年月日夫人郭氏特遣姪孫男楊渠以清酌庶
羞致祭于孺人嚴氏顯娘之靈曰嗚呼孺人館閣校
勘之裔國子學正之孫親落名卿之家歸學録收莊
之令媛咨禀之淑蹈履之循隆孝敬於下堂致雍睦
於族姻謂宜永齡福祉尚殷何其就祿橋門甫及一
旬遽焉嬰疾遂殞厥身梁嚴皆揚某業故親方幸茲

之來儀焉幽明之遽分聞訃驚悼感愴殷于陳詞致
奠聞乎不聞嗚呼尚饗

祝文

告先師心吾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人外從孫具官楊士奇謹遣外姪孫陳
清昭告于先師外伯祖心吾先生曰曩孔碩先生及
第孟潔庶吉士曰士奇不天幼罹孤苦仰賴先生恩
訓庶用有成中心感之沒齒不昧姪年當許以女某
妻長孫昱深契所願庶年盡世未及定盟陳楊婚姻
連續累代刻在師門文重毋篤百年之好敢忘敬承
爰循年志盟定今日伏惟明靈俯鑒祐之謹告

告先祠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四月乙卯朔越六日庚申孝
孫具官某敢昭告于先祖考妣之靈口惟我伯祖公
辰府君定我先考諭德府君之所從出主伯祖之祀
者白我伯父知事府君至我兄仲敔先生雖有承繼
賦得其人某浮惟源本夙夜憂勤茲若仰賴祖考積
德今年二月十四日生第二子名之曰稱敬以爲兄
仲敔後上承我伯祖府君之祀傳系無窮謹用祭告
伏惟尊靈永佑相之

北京賜第遷神主祝文

維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二月丙申朔二十有二日丁

巳孝男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士奇敢
昭告于先考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府君尊靈先
妣夫人尊靈口士奇不孝奉祀之室弗底于嚴神用
靡寧惕焉兢懼茲循禮典外寢之東祗潔凡筵是日
之良恭遷神主伏惟尊靈永妥於斯以享以佑庇我
後人仍以亡妻夫人嚴氏祔先妣夫人之下謹告

初歸祭告家廟祝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三月己酉朔越十三日辛酉
孝玄孫具官士奇敢昭告于高曾祖考妣尊靈曰小
子不淑仰荷祖考積德累仁慶澤遐被叨祿于朝三
十九年無補於時受 恩慚悚今年七十有五陳乞

致事
皇上大德俯念舊人不忍捐棄特勅還鄕展墓仍前
共職玆者恭謁先祠追遠之誠不勝感愴敢以潔牲
粢盛醴齊祗脩明薦以諸伯叔祖伯叔祖母伯叔伯
叔母曁兄祔食尙饗

辭廟祝文

維年月日孝玄孫具官士奇敢昭告于高曾祖考妣
尊靈曰欽奉
上命歸展先墓恭已畢事弗敢滯淹玆當北旋明日
啓行心念遠違不勝悲愴伏惟尊靈永篤庇佑俾全
忠孝庶幾無忝敬伸祭告伏惟鑒之謹告

焚黃告廟祝文

維正統七年歲次壬戌十月　朔十一日　孝
曾孫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尙書兼　華蓋殿大
學士士奇謹昭告于三代考妣尊靈曰士奇才薄德
薄仰荷　列聖洪恩擢置近侍踰四十年位崇祿厚
皆本於先祖考妣積德垂慶之所被及今者復蒙
皇上大恩親賜誥命仍賜誥加贈曾祖祖考皆光祿
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尙書大學士皆如故
特恩追贈伯祖辰齋府君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
尙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伯祖妣嚴氏夫人曾祖妣
祖妣先妣及亡妻今繼室郭氏皆復賜夫人誥命光
榮之重倍萬恒品恭惟尊靈歆玆　天寵永賁無極
重念士奇今年七十有八義未得退而益就耗惛伏
惟尊慈昭垂庇佑俾寸小子無蹈愆過庶幾克終爲
臣之分以不忝先世謹告

廖氏婦旌節門代奕孫告廟文

維正統七年歲次壬戌月日孝玄孫奕敢昭告于高
曾祖考妣先祖先考尊靈曰奕不孝不天生甫再期弟
奐甫期慈父棄背零丁孤苦仰賴祖父祖母曁母廖
氏撫育教訓踰三十年惟母廖氏志操堅貞同於金
石有司上聞欽蒙
皇恩特賜旌表今日之吉樹表于門感

恩懽愉倍萬恒品皆由祖考積慶敷遺用克臻玆謹
用祭告伏惟鑒佑謹告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六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七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書 啓 手簡

與朱與言書

某來承政務之暇鈞候起處多福良慰懷思且具道足下所以愛厚之意尤非尋常而交苟爲從吏者所可跂及銘感尤深但所怪自北而南者藉藉與道某人有輔翼之功某人有薦引之德某善政出某人某善令出某人而都無片語及僕若欲勉進於僕者甚善甚善當敬佩服僕素闇劣學術智識一無可取其不能分毫有益於時者僕誠自知不待人言彼言若

之不見及亦僕實事不足怪不足怪但人之流言智者察焉今

皇上仁聖大德日新兩宫

聖人體天之心行天之道以覆育天下過於漢明德宋宣仁遠矣故凡今一切仁施義舉皆出於

上雖政事之臣一不過奉行朝命而已況僕之闇劣又非處政事之地其能有所效乎而亦匪獨僕爲然矣如必曰某事某人之功某事某人之德孔子云吾誰欺欺天乎欺天而竊天之功不有陽責必有陰誅吾爲之懍懍懼矣若彼媚寵小人得逞張妄獲罪於天誅責又當甚焉其不我及誠我之幸然彼妄愚甚之曉譬倀倀冥行亦可憫惻古語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于君爾乃順之於外曰我君之德此臣職之當然也王文正韓忠獻薦人未常自言人莫之知王沂公爲相范文正曰明揚士類在公獨少沂公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歐陽文忠以爲名言書之簡冊此皆大臣君子實有其事尚推而弗居況實無之而敢竊冒哉此妄愚之人所可憫惻者也僕之實無天日臨鑒不敢自欺顧殘疾之軀今年七十有二無裨於世而尚玷班行不圖引退夙夜自思深用愧赧但以躬受 三朝厚恩今

皇上新嗣大寶念其舊人撫存加厚故未敢即言退

者大義之所係也然久病且衰亦終不能少效分寸豈敢久孤寵祿且區區此心已非一日宣德九年僕時六十有九嘗豫陳致仕之情

先帝哭曰未可遽言致仕朕來春還南京亦命卿鄉里一行時竊幸喜謂賜歸有漸退即豫作歸田詞四首令錄本觀之亦可知其素志也感足下厚意不覺煩聒惟心照小兒旦夕遣歸先墓事尤乞指教不具

與仲孚兄書

兒來辱惠書兼審高年納福之勝慰悦無限某雖幸苟安但老景侵迫日甚一日而欲退未能耳茲因兒歸顧有奉償陳年存日與稷契厚且第二女子許[illegible]

辰孫昱未定盟而年即世惟陳楊世婚姻家而某受外氏恩甚厚今不敢以沒存異心欲將告海桑先生孔碩先生而定盟言尊兄陳氏宗老又楊氏親戚之人煩與年之子一言而主張之祝文及薄資以具祭告之儀者皆附與納上千萬留意待教未期惟善保以迓壽福

與蕭孟廣書

僕初歸承過訪昨經仙里又爭力疾出迓於道愛厚之私感刻感刻顧此奉謝且有瀆事僕家先墓一所在四十六都梅塘之上其地舊名楊家山至今土人稱其處爲楊家地下蓋宋咸淳七年所葬也有石刻

表識具存僕四十年前屢陪宗老長展省周歷此山先塋前後悉無附葬者昨日重造塋下則見迫近塋之兩旁不遠尺許皆有新墓其左則不肖子孫曰表曰葵者葬其父之塋已責褒遷厝矣其右則諭諸墓僕知爲令先君鵬舉先生之藏即敬下拜既而竊嘆先生之存也恒愛我以君子之道今其沒也我不能以君子之道報之倪默愧汗弗能已矣蓋又竊聞初非其家之欲然也大抵惑於俗巫邪說而爲富貴利達之謀夫鵬舉先生之家其富貴利達所自有者蓋其積善累仁相承德義非一世矣天道固應享報之也何待地理哉如必曰地理能富貴利達人則楊曾余廖之子孫皆爲侯爲王皆富過晉楚矣此甚不足徵也又聞須近老者云數有相地人過此盤旋審視而與人言惟古墓一穴合葬法兩旁新附者皆乖戾其中也不勝葬矣僕昨月躬襄所發其父之藏爲水蟻叢蝕其棺且盡其遺骸又有不忍言者然則鵬舉先生之藏其吉與否亦可推見孝子慈孫獨能不動於心乎僕於使府承累世交契之厚且比年加有重姻疊婭之好或者有謂僕於斯事可以不問夫先祖之藏數百年至此一旦阨於侵迫而不寧爲其後者目擊不問天地鬼神臨之在上不孝之罪孰大焉況鵬舉先生平素清介之操明於王呼一毫非義不

取也一毫非理不履也沒而有靈其不能安於此必矣此固孝子慈孫之心所宜仰體也蓋區區之誠內爲先祖計外亦爲鵬舉先生慮臨楮不勝惓惓切希鑒在書示否爲不具

與蕭季廣書

僕於名門託交令伯運副公及令尊府皆以君子之道相厚中心存之迨今不忘昨日見賢昆仲猶見令尊府伯仲也豈勝感懷但梅塘先墓之側運副公之藏於先祖有甚不安者亦知運副公豈能安也豈獨楊氏之子孫之不能槧於中蓋墳衛之老親見其事者亦相與竊議於傍而嘆楊氏子孫之不能正也登

廣於孟膺至視兄弟豈當坐視不伏義一言使運副
公與吾祖皆得安於地下兩家子孫皆得蒙福季廣
之陰德厚矣片楮草草惟季廣念之不具

再與蕭孟膺書

前書之瀆誠出中情所不獲已惟是祖宗一念之重
非有他也幸甚不罪惟此墳之祖西昌一縣楊氏同
宗者非獨僕一派之祖也千萬垂念且昨聞之墳傍
之老者言屢有相地者過之盤旋審視而與人言惟
中舊墳合古葬法其左右兩墳新附者皆乖盭無益
有損所言人人皆同昨日僕目睹之望之蕆胸合斯
人之言矣令先公之葬又安知其不合斯人之言乎
則僕之言固内為先祖亦外為令先公慮也因候車
行再此致瀆

與李昌祺書

奉別極久懷仰彌積緬惟致政以來燕處高明靈臺
明凈神相多吉大江之西一人瑞也視僕僕焉哀朽
之軀馳驅塵俗而不得息者霄壤懸絶豈非清閒之
福天固不輕以畀人哉小兒來承不鄙棄賜之高文
重以箴誨感刻感刻茲因太守陳君行專此奉謝無
有瑣瀆兒曹近日收集鄙文數篇區區妄意欲干
閣下一序冠於卷首以示後之子孫計四十年斯文
交契之深必所不靳誠得數語增重於拙尤深感幸
背瞻未期千萬若時加愛不具

示梁塔叔濟書

自鄉邑來者具悉賢夫婦父子清安甚慰老懷但兩
歲失館則非所望於叔濟也古稱教學有三益不館
則廢三益矣四民皆有一業士不館則無業矣諺有
恒言家有千緡不若一日進一文計叔濟之資產未
必克歲給也雖日進可也如口比來無好事東家徒
館無益吾嘗聞前輩言先待制壯年時館於後莊羅
宅歲得穀五十石而已館其家七八年始往贛州館
謝氏塋文數年乃入仕蓋先賢皆如此近來為士者
不務自進其學而意氣自滿與人相處不能謙和忍

耐一語不合拋忿徑去不顧以此往往不終一歲之
淹大抵有學有德者必不為此而為此者率皆無實
學負虛氣之人也叔濟戒之戒之近得兗州書浩然
不平之氣吾始不能不疑然内詢於家人外詢於親
戚鄉里之在此者皆云叔濟無此事叔濟素非如此
等人吾意已釋然此皆不可不一示叔濟有則改之
無則更加恭謹以全賢叔姪親愛之意也池州黃令
之舉實自我尼之時以叔濟之學未堪此職恐致人
輕侮無益有損故也又以池州荒寂之鄉雖有學不
可居不若布衣教鄉館有益且樂也此實老人忠愛
之心期足下遂大非有他也是時兗州來此崇高已

彼收未嘗相見亦未嘗一識黃令叔濟如不能釋於心只可以罪老夫不可歸怨賢叔也繼自今老夫亦不敢妄有足矣致意組娘老夫愛子之心一也別無他意但望兒女皆爲好人貧富不必計較也賢夫婦居家和輯兄弟娣姒教子讀書敬老慈幼好待臧獲切不可偏聽一人之言以傷至親之情也

與蔣吾望書

託好慶門數年視親之誼爲以道遠未進面敘用切耿耿秋下秋清緬維養高林泉有相之道尊候動履多福恭叨庭姻常但 國恩深厚不能有分寸裨益而老病日加寢食懷愧他皆無足爲道承索令先嚴

士君墓文草率塞責專用奉納其愧皋綫也令道小女隨令嗣歸某雖竊祿於時然貧素之家無改故常以是資裝百閑一備世德之門必不爲誚但小女託在名家全仗親家母夫人訓教使之成立不忝爺宗某與有榮焉敬此以達下情伏希照亮喜聽未期惟君特善調攝保壽福不具

與南浦禪師書

日昨惠詠蕪辱清供肅以在公弗及延接感愧感愧發覩新刻蒲菴集尤感用心此老於前輩詩僧中才華豐腴天機精熟有冠冕琳王之風序所謂出於千百人之上蓋格論也斯文士夫多所喜玩而浦師能使之有傳此於建一禪剎造一津梁功德不減矣恨老疾日昏不能評閱聊爲正誤數字奉去改刻之後使可印行尊約題數語于後二三日稾成即送納也

爲蕭子冲賀尹彥璟啓

茲審乂義冠多新魁爲冕金榜煌煌四海仰文章之貴玉堂清切 九重知述作之才入莅府而百辟霜寒擁幡車則入閩山動文輟紀綱之任遷府師帥之行固然驥足非百里可淹或者鵬搏假六月而息升堂拜家慶藍縷衣綵服之光下車入里門行白髮蒼顏之後某叨聯姻好與有光榮蓋龍洲二百歲後見此人亦營慼三十年以至今日大官大邑諒何小於

鄭僑爲下爲民刻習閑於伊尹萃儀爲賀茹納是祈

簡金諭德邵冠賀禮幣

恭以維其吉矣肇稱冠子之儀非曰能之彼受戒賓之命慶三加之兆舉辱雙幣之寵頒成章燦爛於雲霞蕪味辭著於籩豆存年愛禮固知明達之心反璧受飧已拜寵厚之意斯惟中懇尚冀俯從

簡問廣德州官訪王靜學葬所

翰林院侍講王叔英先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死卒於廣德州就葬於彼未知在寺中在觀中住但聞臨卒時囑所下處姓潘師兄爲葬之近祠山上下令頎詢問其墓

與楊仲舉手簡

謎詩將獻存誠然營中諸子無有知其家者今姑送仲舉兄處鄒兄送來過便速下本達之不則僕朔日自來送也別後次日觀將家新墳得暑疾雖服藥少減至今經腹痛無半時寧息也苦苦可悶猶與人作三詩亦勉強自排耳

兄聞已遷館數日又風雨不止計彼此皆岑寂矣如何城中況味亦不外此承教歐蘇書於閒啓尤甚多惜不得心緒一熟讀爲欠耳謹用歸璧弊東閣生齋求分小許作藥用實直就納去如欲自用則不敢固必也更告索和詩來消遣客慮不吝不吝

今日蔡兄相過知無暇不曾同來郤甚憾渴前日托惟憲去說拈灶之事如何垂教爲幸昨會羅令亦同此意計必徹聽矣今送書法二冊來并官曆一本倘見長老便乞分付

存誠索書破題蓋不事此者將十年徒忘之餘又比來連無稚懷強記數道塞白耳老兄有暇不嫌亦録一本如何二兄托在知已更欲記憶數道書本細思復有不可者其說具于簡首雖然鄙俚僞陋之言終不敢爲知己隱也老兄固不待贅但乞爲鄙兄閟之不令貽笑於人至叩至叩別後計二兄皆有新作有便無惜附教

承寄杜詩感得及先世遺翰皆拜賜矣佳作尤明白雅正惜乎無好懷抱詳細讀也姑留此俟有閒日時也後有便郤用歸璧明日晴雨不可必但晴則欲去將宅就轉謝君瑀蓋近日又承枉訪也而舊路不復待記憶老兄有暇能垂引否有暇則早食後在將宅專候如雨姑止待別日也郎欲執手相共行尋尺許而阻絕艱得若此況其他哉臨楮益增耿耿

易上經詩傳童蒙須知俱納上冊求假下經易對點舊時四書破題數道并謄爲甚亦望發來改正更望發白鹿紙三張來暇日欲出來表帖如何出時還得求中兄一接引爲幸

別後古語存至遂拜杞人之憂且又故意作江湖數時詩客也風雅翼望發來便裝補註煩轉達存誠乞賦淸隱詩一二日送卷子來

兩日受儕爲人墾闢荒地計老兄亦同此困力也便欲一見相勞苦而司閫戒嚴如限遂弱夫時景俱若此異鄉孤處情當奈何今專人取卧鋪及衣靴及要白紙四幅去二存處并假詩傳二冊來對點均望付下且晚易義四書義有作不惜垂教何時晩暇能見過當作一話衷曲至望至望

夜來望火勢如不大遂者左右曾無涉驚否火發端在甚處度惟禍者必多存誠諸兄家皆安好如何

昨日倚枉顧被酒不遂聽教惶恐惶恐託景中兄欽
書聞多事無暇也望轉造擲回常筆就乞賜兩枝李
不怪其無厭也欽再望付五伯與來人為買紙之用
假日在黃成兄處相待訪右瑀當能來否
連日汩汩苦他務昨晚方得手欽王大尹文字方見
說理性甚精為文又甚有法度又復數四如啖好茗
愈久味愈出也爵然悶悶不覺豁然何時晤對相與
共樂誦之李在此處遭遇一好匠如此而匆匆又將
東西散去竟不獲一聞規矩繩墨之萬一豈造化者
果於棄吾輩於冥冥鑿之地而不復使之開明耶
念此又重惘然比來見公啓此王否去期如何黎子

識動定必相聞兩日甚念之千萬批示來湖官送魚
說以轉李客中誠無所用也出城且未有期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七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八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錄

先世遺事錄

士奇少侍先生長者數聞說先待制事雖一
言一行在碑誌傳述所不必錄而後世子孫
所宜知者皆謹記之得數條名先世遺事錄
而從祖父兄之行未有為之傳述者敬撮所
知之概附于下方

先待制公八九歲學於山東王氏王氏之長者愛之
遇之輒有所問一日於門外沼上散步公自門內見
而避之長者執其手問曰人從門內閃公應聲對云

公向水邊沿特其家有客聞公所對嘆賞不已客方
作暮春詩遂屬公和和其寒字一聯云數聲啼鳥千
山曉一片飛花滿地寒名譽遂起　公初赴鄉試時
與郡四十八人偕行南昌有術者視人所書字論休
咎多奇中四十九人各書其名求決捷否四十八人
者皆無取獨視公所書曰必捷衆問所以然曰日下
有京師之行矣已而果中餘皆被黜公未仕時館授
贛東山謝氏延祐初詔行科舉公將起應詔館人止
之曰此科宋老師宿儒多在且聞江西十郡以名上
者幾二千人而額數僅取二十二盍姑遲之公笑而

應館人毋戒之曰吾觀先生言動皆貴人相不可凡遂厚贐以行館人親送至郡城登舟道經江東石固王廟請於公曰此神靈感吾爲先生求決前程得籤不答所問其末句云白馬渡江秋日暮虎頭城裏看嵯峨是秋公中鄕試明年春登第授會昌州判過家遣人謝報館人八月之官至贛城脫出建春門館人乘白馬來候過浮橋避匿焉遂同還城中宿嵯峨寺始悟江東王籤所云而信事出於前定也海桑陳先生少從公游嘗問曰外人卒議公爲政太執著公曰爲政自須執著但當於道理人情見得明白方可公以四品朝官服金紫退休于家然極貧諸孫率出

教授以助歲計而猶不足里中有致政家居者其官位在公下而貲産充溢買田跨數縣頗爲識者所議有村民常往還二家者問曰公官高而貧其官卑而富何也公曰天道公平貴者減富富者減貴忠厚不矜如此公致仕家居時爵位在州里爲第一其故人門生位通顯南北往還過太和禮公之廬者日繼踵州郡尤隆敬禮然公謙虛未嘗以此加於宗族鄕黨接族姻必謹其分不踰洽比鄰曲時節往還會勞無間貴賤貧富俯盡其意必周少時所嘗御婢若雖賤遇之如故或時相共記憶往事談噱以爲樂後生俊秀有志於學極力奬進之終日誨之不倦洪武中劉

松翁先生以尚書致政歸一如此嘗語士奇曰吾少久見汝家吟窗先生致仕居鄕里故吾今所行不敢以異也　伯祖安吾府君少孤毅然有立志旦出治生事莫歸力於學問愈久愈勵遂以儒術發身而家流饒裕　伯祖觀山府君苦志博學以春秋教授鄕里清脩篤行人敬憚之　從伯彥初孝友忠信而天資絕出好學不倦詞藻贍麗其前輩皆推重焉　從叔子實倜儻負氣義有治材洪武初袁州守辟從事贊畫多所裨益郡人愛之　季父子起爲人表裏一致安貧守義不妄取予喜爲詩文工大字名其所居齋曰蠹書云　從兄伯威待制公曾孫公卒喻月始

生實嫡長天資溫厚孝友根於其性　從兄仲殷質直戇僻寡交游家貧自力於衣食於兄篤宗姻愉愉然能相恤也

慈訓錄

余生歲餘父喪賴先母夫人教育用克知其先世而務於學然少時甚貧養恒不給迨仕有祿先夫人棄背矣傷痛深鉅如何可言凡童幼所受慈教未嘗忘也今余七十有四特書朝夕恐死即先訓泯沒故述其槩爲慈訓錄以示子孫使知吾起孤貧以克不墜其先者有所自也先母夫人陳氏諱元貞字開年十六歸先公二十九先公歿洪武戊寅六月十三日先

夫人沒春秋六十求樂中贈宜人洪懋進夫人常言
吾幼從父兄學又日聞兄弟相講論故吾於書粗知
大義云余五歲先夫人教之讀書日必令識五六字
有程先夫人於孝經大學語孟皆能誦說古今事多
記覽其好惡公正余七八歲頗有知恒告以先世事
曰汝無父當謹識勿忘余嘗得先祖先考片文隻字
歸先夫人識之曰此手筆也必爲整齊珍藏曰汝不
識祖父見此即見祖父矣宜寶重之余從心吾先生
讀書僧寺閭與僧童之同學者至家先夫人怒曰寡
婦之子乃與僧同侶乎取杖將笞之跽謝不敢復乃
免又嘗偕同學市兒至家先夫人怒形於色曰汝習

墮下流使人指點曰此兒無父又無好毋汝獨不思
乎余或晚出必戒之速歸蓋先夫人於家每日將夕
前後門戶皆親視扃鑰畢然後入室以息常誨余曰
吾爲女子時習見祖母倪夫人治家如此況吾今寡
居乎　余嘗夜讀先夫人從旁訓之曰吾初歸汝家
見汝父晝夜不輟者四書諸經餘力則玩子史汝今
宜專事經傳未可泛閱枉費日力又曰讀書必究義
理義理不通雖熟何用又屢飭之曰汝幼孤幸有毋
汝若不學即我不能毋汝不能子矣又嘗勵余曰汝
父孝行上通神明惜年不永如天不絕善人汝必將
有立若早不務學何以承籍　余每自外歸必問今

日親近誰歟聞侍正人君子則喜或庸常人即曰此
何益於汝曷若閉門讀書自有益也又訓余曰近正
　君子如行晴天暖日之下自然心目光明四體融
暢近庸人俗夫譬如行風埃昏霧中非但無所見且
有害污矣　余少時井汲杵臼之事皆親執事竟輟
讀書先夫人目之喜且教之曰人居世未必長貧賤
亦未必長富貴但貧賤入富貴非讀書未易得也
先夫人每教余力學熟記精究余嘗著論辨議古人
先夫人覽之曰諺恒言未學行不可學走汝違此戒
豈不聞讀書未到康成地不敢言譚議漢儒汝今身
得古人幾分敢肆妄誕立取其稿火之曰且去積學

　嘗聞曾祖事曰吾及見歐陽圭齋作墓碑兵亂此
文失之吾獨記其銘詩遂口授余令筆之凡二百五
十字後得元文校之不一字誤又口授先祖考詩數
十首令筆之曰吾嘗見汝父手錄故能識之自是因
之以傳　余嘗問高祖既追封郡伯曾祖墓碑何以
不書先夫人曰吾初歸楊氏見墓碑即以此質於胡
夫人夫人曰待制公沒踰年郡伯之命始下碑蓋作
於命下之先故也　余嘗問祖母事曰孺子所當知
汝父本嚴夫人生爲胡夫人子兩夫人相親愛雖同
產姊妹或不及嚴夫人孀居貧薄凡汝父授徒所得
胡夫人必多遺嚴夫人所曰奴寡居也有一味之甘

兩夫人必共之圻明夫人治家禮法秩秩諸姪及婦敬之如嚴師戴之如慈母又曰汝父同居兄弟六人極相愛敬吾妯娌六人相親睦亦然時親族中皆不及父兄弟後來能繼孝亦見不忝　嘗口授三代考妣忌日使筆之曰汝父及是日必祭故吾能悉之今楊氏先世忌日兵後有錄實先夫人所授也凡先世事諸叔及兄不能悉者皆質諸先夫人云　歲遇先忌日貧不能具祭必命焚香祇拜獻蔬食曰禮不能備誠可格不可闕也　余少雖貧未嘗敢於人校利或推以遜人先夫人聞之喜謂之曰汝初生術者語汝父曰兒後當食祿即其言驗尤應推利及人又嘗飭

余曰自我歸汝家耳聞目見楊氏仕者皆以儒術進皆秉廉絜從來無以賍敗者雖家貧而譽好汝曹勿墜也　余嘗問伯叔諸姑中孰其貌肖吾父先夫人曰莫甚肖於陳氏姑汝父長姑二年容色語笑悉類孝敬仁厚亦類汝拜姑即拜父矣余或久不見姑輒命詣焉曰汝不識父其又可疏　一日陳仲述見過先夫人顧余曰我猶及侍陳氏老姑即添祖母侍制公五男一女老姑最長公沒後楊氏一門內外敬事老姑如母惟其教之聽莫敢違其衍盛德族姻無與並者今其子孫獨盛信知有德者必有後於外家獨與孔碩最厚嘗語余曰陳氏此一輩女德無能企之蓋孝敬德備其福亦當獨厚汝但識吾言後雖儒人享祿養至八十終　親戚有為掾曹傭書致裕者來重余而憫余貧一日遣其妻請於先夫人欲俾余就傭月可得白金三兩先夫人謝之曰貧儒家常事豈可使稺子後志於此以忝祖宗其妻慚而退先夫人勵余曰人以此待汝何可不自卓立舅氏之子為吏先夫人戒余曰汝其絕之行見其敗無幾果然每諭余曰為吏者壞心術故當遠也惟先夫人平居隨事示教皆有至理今余耄昏不能悉記此特錄其十三四以前所聞之槩嗚呼痛哉

賜居錄

永樂七年以疾在告　儲君遣內侍賜醫藥內侍還啓其所居卑陋湫隘高廣不踰尋他日諭某曰爾不擇高明者更之對曰臣居是八年既安之且臣家口稱是無庸更也曰必為爾更之踰月賜宅於東華門之外凄居十楹皆新結治閎爽靚深既拜賜矣竊聞諸僚比故誰所居曰起衛卒五家以成此宅然則今五家者何向指其旁五家曰併於此矣歎曰豈當以一人故而令十家無所容白其事於　儲君請辭宅不聽曰臣為宮臣所領殿下得四海心豈當以臣失十家之心且臣受此宅將必有臣倖求易宅者是臣作俑矣固辭乃聽復舊衆既服其約而後之求易宅

始得罪乃始衛悔

北京紀行錄

永樂十二年八月三十日晩百户鹿榮齎 勑至九
月初一日尚書蹇公右坊黃學士宗豫司經金正字
宗及余皆辭職初二日鹿百户宗豫北行初三日
旨差百户商寬送蹇公公素及余三人初四日晴
凌晨出江東門登舟濟川衛楊經歷家饋姻留小酌致
臘午過江東驛晩過龍江夜宿青山青山至儀眞三十里初五
日晴早至儀眞過壩晩過揚州夜半過邵伯初六日
早晴天明至高郵午過界首便風雷雨遂齊夜過寶
應縣初七日晴早至淮安午過清江牐度淮夜宿清

河縣初八日晴午後至桃源縣蹇公病請醫託驛丞
附口信同南京晩得宗豫報在對岸有管送者不得
相即相望悵然夜宿桃源初九日晴便風早過古城
驛午過宿遷縣蹇公請醫夜過宿遷三十里宿初十
日早陰便風早過直河始買鮮魚午微雨晩至邳州
蹇公請醫夜宿邳州雨不止沂河至此合流十一日早微雨午
過新安驛未十里大風雨不可行遂止夜晴十二日
晴食後至呂梁即房村驛過洪夜至徐州月明遂過洪十
三日晴午後過夾溝晩遇馬指揮寄家書十四日晴
早至沛縣劉敎諭冲鐔來會并饋牲醴因託附書回
南京午後過沙河驛聞宗豫是日早先過十五日晴
過魯橋驛十六日晴早至濟寧南城蹇公請醫午過牐夜
宿土濤十七日晴午過開河驛蹇公始勿藥邀余及
公素登岸步行顧望山川清麗原田曠衍廬舍遠近
林木遮映蔚然可愛便共遊遊行十餘里乃還舟公
欣然命具酒饌蓋自過維揚輒病廢飲惟日戒觴豆
饌余兩人而臥督勸之或時強起則與余對奕數枰
已復就枕至是商百户亦來四人相與痛飲極量而
罷夜至安山驛行在差散騎舍人劉福齎 勑命尚
書蹇義回南京先至驛中蹇公赴驛受 命是夜族
祖東平郡守李琛入舟見問十八日晴早族祖以其
僚及學正王某等皆來會且致饋午余與公素附載

廬陵水東人舟北行蹇公品分酒米諸物送余兩人
族祖置酒舟中飲罷遂別諸公離安山三十里夜宿
十九日晴便風早至章秋其南五里汶濟寧水與黃河支流合食後過荊門
驛午至東昌夜宿青陽驛廿日晴早至臨清食後過
牐入衛河便風午過渡口驛晩過武城縣夜宿甲馬
營廿一日晴午過固城晩宿德州廿二日晴凌晨過
桑園驛便風午過連窩驛午後過東光縣晩過新橋
驛十里宿廿三日陰早過磚河驛十里許阻風午發
至長蘆夜宿微雨廿四日早微雨雞鳴過興濟早過
華縣食後晴過流河驛晩過靜海縣夜宿楊柳青驛
廿五日晴早至直沽買鮮魚商百户饋大蟹八十枚

食後會宗豫煮魚蟹共酌遂與宗豫公素步至引兒
灣會劉恭員外柯景彬主事邀余三人登舟煮茶食
蟹余與宗豫雙陸公素賦詩夜至楊村驛余舟不至
三人皆宿劉柯舟中廿六日晴早與宗豫劉柯別會
鄉人李子俊邀余及公素商百戶草酌食後余舟至
遂發楊村夜過蔡村二十里宿廿七日晴午至河西
務余與商百戶先五里步行訪務耕會宗慶遂同酌
遣人候公素不至舟緣北岸徑去適遇邑人周資善
託附口信報家兄酌罷務耕宗慶送余十里登舟夜
過河西三十里宿廿八日晴早過王家店五里舟人
以事阻晩始發夜宿夜置口廿九日晴早至蕭家林

數日來河路屈曲舟中困卧悶悶食後便自蕭家林
徒步向和合驛中道阻水褰裳涉葦荻中泥淤沒膝
踰里所始得平地皂隷高讓從旁竊歎動不若靜余
甚愧之亭午至和合飲商百戶舟中午後余舟至遂
發三十日晴亭午至張家灣買車閏十月初一日晴
會前工部員外郎厲蕭主事王宗學始得車午發至
花園店夜宿初二日晴食後至文明門入城赴鴻臚
寺報名初三日晴早入見余奉　恩旨釋免公素送
錦衣衛是日午
上御椶殿召臣士奇至榻前
天顏穆霽

聖訓諄懇臣士奇恭謝稽首時禮部尚書呂震翰林
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皆在晩遂同退余赴鴻
臚寺報名翰林諸公來會初四日晴早入謝　恩六
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及十二道監察御史交章
劾奏余罪宜正　國典不可以獨宥赦收十月廿五
日錦衣衛都指揮紀綱傳奉　恩旨釋免復職還南
京赴鴻臚寺報名廿六日晴早謝　恩是日翰林中
書監學及同鄉諸公皆來會午赴鴻臚寺報名廿七
日晴早　陛辭退翰林中書監學及同鄉諸公來別
食後勉仁用之行儉振舒送至文明門外學夔追送
十里遂與王邦彥司直張伯原劉允恭兩司諫同行

晩宿花園店廿八日晴早至張家灣買舟食後暴風
不止河水合遂舍舟遣從者役入城買脚力十一月
初一日晴暴風稍止初二日晴是日冬至余四人望
闕行告天祝壽禮退飲主人所抵暮役者以脚力至
初三日晴食後啓行夜宿花園店初四日早過彭義
門午過盧溝橋夜宿長陽鋪（未至良鄉十里）初五日晴鷄鳴
過良鄉早食琉璃河食後同王司直張司諫飲于前
長清縣丞張忠家（王携同官）遂會湖廣僉憲王霖飲罷與
王僉憲同行晩至涿州城北道傍讀歐陽圭齋所製
歷代名賢碑遂同王司直張司諫飲王僉憲所夜宿
涿州初六日晴午後至新城縣遇前御史馬指邀余

四人飮其家夜宿新城初七日晴晩至雄縣趙令來(王同鄕)饋酒肴蒭豆初八日晴早發雄縣出城南道中阻水舟行廿里始得陸午過莫州夜宿任丘縣初九日晴過任丘廿里遇河間守王宗海遣從者迓余四人赴河間就郵舍時聞戒故也晩至河間王之子饋牲酒蒭豆李驛丞亦饋酒饌遂留同飮初十日晴晩至獻縣十一日晴鷄鳴過阜家橋晩至阜城縣十二日晴午至景州遇春坊故吏劉政及前大理評事周禮買酒酌余四人繼會前給事中李琦進士呂文質李買酒邀余四人及呂酌其家酣罷迓呂還景福屯因指示余周亞夫塚及董莊(仲舒居處)是夜劉政留伴余

宿十三日晴劉政迓余行五里始別午至德州遇隆平侯沐都指揮馳驛還南京託附家書夜宿德州十四日晴早王司直先由陸路赴濟寧午與張劉二司諫附載桐廬人舟同載者光祿寺錄事陳璲新興知縣廖康祐桐廬縣丞黎是夜風雨宿舟中十五日陰南風午發德州行三十里宿十六日晴早過固城驛廿里遇擧人冠厚連智畧聞家中消息十七日晴早過甲馬營驛晩過武城縣廿里宿十八日晴食後過渡口驛晩至臨淸縣十九日晴早過唖尋行敏不遇食後發臨淸夜宿淸陽驛(自德州至此皆南風)廿日晴食後過東昌陳耘御史來會使風遂發未至荊門廿里宿廿

一日晴食後過荊門驛遇故人鄧傑初徒步迓余十里別晩過章秋三十里宿廿二日晴凌晨過安山驛夜宿開河驛廿三日晴晩至濟寧過牌遂宿(自荊門驛至此皆南風)廿四日晴晩北風候王司直不至留書學中遂發濟寧未至魯橋驛十里宿廿五日晴南風早過魯橋夜宿沙河驛廿六日晴早過沛縣未至夾溝三十里夜宿廿七日晴早食過夾溝夜宿徐州廿八日晴早高驛丞來訪饋牲醴新炭食後過洪夜宿呂梁廿九日晴早過洪南風行二十餘里夜宿三十日晴早食過新安驛南風行二十餘里夜宿十二月初一日晴早食過邳州沂河流澌盛下晩聞曾本淸舟北行追之

不及夜宿宿遷縣(自魯橋至此皆南風)初二日四更北風盛寒早河凍澌不行至古城九重灘膠淺遂宿是日晴初三日晴河凍益堅晩稍解行五里至崔鎭夜宿黎縣丞先陸行至桃源初四日晴氷堅午遂舍舟買脚力陸行十里夜宿初五日晴早食至桃源縣前給事中謝朝錫孝感知縣袁仲海盧陵羅用素皆來會(余)從者赴縣告阻東文書晩飮謝所縣丞簿來訪廬陵李學秀才在對江亦來會具說小兒動靜初六日晴早飮袁仲海所會浙江憲僉劉濤食後發桃源晩至淸河縣是夜與廖知縣陳錄事別初七日晴早附淮安人舟遂發淸河晩至淮安初八日晴早附載宿遷人舟

遣從者入城招劉彥逢敎授及之紀姪來會午發淮安未至寶應二十里夜宿是夜微雨初九日晴便風早過寶應縣晚過界首驛夜過高郵遂過邵伯夜半至揚州初十日晴便風早會御史張翼給事中李頎始知王司直於宿遷陸路先行遂發揚州午至儀眞過瓜附載鎭江人舟夜過龍江夜半至江東驛十一日晴早入城赴鴻臚寺報名

西巡扈從紀行錄

宣德庚戌十月初九日

上親率六師巡邊扈從之臣 命公侯伯都督皆行文臣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

禮部尚書胡濙工部尚書吳中吏部侍郎郭璡戶部侍郎吳璽兵部侍郎柴車刑部侍郎施禮都察院副都御史賈諒太常寺卿楊溥姚友直太理寺卿徐初通政司參議劉哲光祿寺卿郝郁鴻臚寺卿楊善各率其屬行以士奇老疾

特命肩輿從行是日早扈從官皆先出德勝門赴玉河營候 駕午後 駕至駐蹕玉河初十日楊少傅金少保楊太常及余四更先發赴龍虎臺候 駕晚駐蹕龍虎臺

上召義士奇榮幼孜溥顧問既退復召士奇諭曰前路隘車騎膠葛難行今遣長隨內使護卿行士奇叩首謝退抵暮長隨內使黃沈奉 旨以校尉二人來一路皆三人者護行往還賴以無虞十一日昧爽度居庸關關之內凡四十里未刻已度晚駐蹕岔道賜百官酒饌十二日駐蹕岔道賜義士奇榮幼孜溥酒饌復 勅光祿賜五人羊酒十三日駐蹕岔道觀獵晚 賜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忠勇王金忠清平侯吳成新建伯李玉奉化伯滕定尚書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胡濙吳中太常卿楊溥酒饌十四日車駕發岔道楊少傅金少保楊太常及余先行五鼓過榆林辰刻過懷來城西五里駐營十五日早過上墓過沙城晚駐營雷家站凡 車駕所經關內關外

皆豐稔足慰

上顧群臣言之甚悅遂賜酒饌既而召士奇榮加恩命十六日過雞鳴山辰刻過鷂兒嶺與金少保楊太常入巡檢司在桑乾河上又尋巡檢所居上屋三間高不踰尋廣如之四旁織莖司前灘聲嘵吼灘側鋪舍名響水而榛荊叢密因思坦行兄平生文學過人直氣浩然不可屈下徒以病乞身請死於此君之低徊黯然流涕二公皆坦行故人亦惻愴興嘆而出是日駐營義河未至宣府十里所宣府總兵都督譚廣迎謁

上褒賚甚厚晚錫貧外送黎甚佳柴侍郎送三力助

肩輿。十七日賜將士綿衣鞾鞋 車駕西出洗馬嶺
命榮澂中璽車溥善及欽天監太醫院官扈從餘皆
留宣府余與金少保姚太常寓彌陀寺寔鄭諸公寓
衛官之家彌陀者元丞相安童創建已毁近歲緫兵
譚都督復作之住持薊州人待客甚恭是晩飲姚公
所夜余邀二公飲十八日早譚都督來訪蓋城中諸
官皆送駕至前營始回萬全都司馬都指揮以三衛
官皆來見午同金姚二公回訪譚公留飲晩陸英來
見鄭侍郎招飲十九日譚公招諸公飲禮甚厚二十
日早譚公以寺住持求重脩彌陀寺記許之而卻其
禮幣是日作重脩彌陀寺記懷來張都指揮來見晩

譚都督來報 車駕明日還至宣府東二十里駐營
遂促裝二十一日早余同金少保姚太常出宣府城
至營楊少傅楊太常先至辰刻 駕至晩召榮士奇
顧問遂賜二人天鵝二十二日駐蹕雷家站是日天
明度雞鳴山與金公同觀山下永寧寺碑寺已毁故
址亦不復見碑文歐陽圭齋奉勅譔巙巙學士書字
畫皆全文云唐太宗嘗駐蹕於此山下聞雞鳴因以
名山云二十三日過懷來東五里駐蹕晩徹雲蓋自
車駕啓行至歸皆和煖無風如中土八九月宣府菊
花粲然可觀其城中人云十月天氣如此前所未有
至是始覺稍寒夜有 旨從官前留宣府者明日皆

先度關性楊士奇及扈從赴洗馬嶺者随駕二十四
日早楊少傅金少保楊太常及余天明至岔道是日
駐蹕岔道晩有 旨從官皆先度關余遂同金少保
先行昏暝度關既度咫尺不辨物色遂迷道二鼓始
達新店從者皆困憊寄宿民家五鼓同金公起行三
十里至玉河天明與金公相失辰刻 車駕至余趍
避道傍衆中
上遥見遣范太監馳馬賜勞問且 命從容歸余望
駕叩頭畢遂行未刻入安定門遇康中丞訓導見報
妻子已至張家灣及報家兄安好甚慰意晩至家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八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illegible]編完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九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錄

南歸紀行錄上

正統四年二月初九日進奏本陳乞致事初十日經筵講讀畢講官皆退上召臣士奇還諭曰何不勉盡輔導而求致事士奇叩首言非敢求閑但老疾不能任事上曰雖老未可言致事朕知卿久不到鄉里今命卿歸省墳墓事畢速來朕日望卿士奇叩首謝上命司禮監官選一誠實內使送歸士奇復叩首謝

是日范太監傳聖旨命兵部給途給行廩水路給驛船遞運船陸路給驛馬運載車從者皆給行糧脚力往復並給十一日早謝 恩十五日范太監以欽差送行內使阮濟來相見約十八日會通州同阮諸公宴餞十六日經筵侍講讀畢上召士奇賜璽書白金綵幣表裏米酒餼料牲腊咸備上諭士奇曰省墓畢即來毋久戀鄉土士奇敬唯叩首退十七日早具本謝 恩公侯六部雜約祖餞朝陽門外懇辭再三乃止十八日早奉天門陛辭上復諭速來士奇敬唯叩首退光祿寺奉 旨賜酒飯 經筵諸公不得見送遂別延年學士偕同院諸公及鄉邑親友送出朝陽門建安公遣乃子錫携酒送至東岳廟送至通州者梁叔車叔莊龍士郁孟嘉甥德敷姪昇姪林子及隣比數人時北風甚盛送者不堪余亦困未至通州五里都指揮劉斌來迓南京故人午至通津驛兩衛州官學師生皆來見遂登舟叔車五人小酌舟中皆辭歸昇秋及家人隣比留舟中送前子謨以其子頡附舟歸午阮內使來會小酌後家人及行李皆登馬船余與阮各乘驛船先行既至金菱灣迫暮馬船不至余兩人駐候之蓋馬船閣淺通津驛前也是日晴北風十九日余與阮仍駐金菱灣

候馬船不至蓋水凍初解流沙横潰舟行未有常道也是日晴家人及隣比送者皆歸其早日有左右兩珥相對廿日早陰馬船始至金菱灣既出灣又頻閣淺午遣辦事吏歸作寄二楊先生別寄詩諸學士晚始至張家灣蓋自通州至此沿河閣淺人力所濟皆劉都指揮及兩衛指揮趙玉楊青遞運所官張聰之助聰吾舊辦事吏撥二遞運船分載行李晚微雪遂霽趙指揮率人送徃和合驛是夜宿李二寺廿一日早陰行十餘里遇廬陵劉英寺丞畧譚鄉郡事見惠鵝二冀食後遇李安御史微雪遂霽過漷縣過和合驛會曾蒙啓見惠長詩共小酌遂別驛丞南昌象牙潭人送炭夜

至河西驛宿是日晴雖十餘艘淺亦未若通州迤下之難澀也廿二日劉斌都指揮遣人差回南京一空馬船助載行李蓋慮吾前途水淺難行也余遂却迤運船縁途但於迤運所索夫以助掉舟然吾家行李甚少阮内使遂徙居之以省驛舟倒換之煩既發食後過通濟河維舟登望新渠隄岸堅厚可得其性舟楫之便施於久遠勞省而功倍徊徊嘆阮大監之績而傷往年有司苟且徒勞之弊也傍有祠祀河神主祠道士曹守淵出廣陵木東真常觀延余入坐旋中有兩鉅軸孟勤定之贈曹士祠之文又自笑吾此行不及曹也商風便不待茶遽起曹固輓留不得強

惠牲酒以餉郡故受之午後至楊村驛驛丞余存中江西餘干人惠魚二尾答之家酌福餅遂留昇林及四從者其家俾明旦賜北京又作書寄二楊先生及蔣院判遂行晩過桃花口引見灣及丁字沽夜宿直沽是日晴廿三日早發直沽食後過楊青驛索遞運夫過午不得蓋驛官懦懦不識字悉爲下人所蔽申刻始得十數老稚即發過獨流遇一驛舟列仗甚嚴類都司官狀客訪之乃一行人私竊薄之夜二鼓至靜海縣奉新驛知縣邢端來見頗儒雅欲訪吾給事以夜不果是日晴南風廿四日早食後便風過流河驛廖韻感冒風寒發熱用薑豉湯不解晩用十味香

薷散巳刻轉南風甚駛不可行暫停驛前午發過青縣過青口真定諸郡水從此出會貴州道馬御史淮安歸作書寄抑菴叔綮及昇秋子文作書謝廷年求樂惠詩抵暮至興濟縣乾寧驛既行縣令丞及學師生追及求見停舟見之略詢民事令答云民間甚靜皆無科擾歲稔大熟皆戴 朝廷之賜嘉其言有禮之州中夜至滄州阮内使往遞運所索夫已有預備蓋官得人也是日晴南風暮始息廿五日早至磚河驛午後過新橋驛遇四川潘行人潘嘗本院讀書見惠川椒遂寄書昇秋前遇鄭文實乃第來迎兄喪詳語之故見惠椒爲椒姑夜半過連窩驛是日南風廖

韻病愈廿六日早過連窩驛五里康幹劉鉉追至相見早食後過良店驛行十里大風敗柁停舟脩柁午後始行晩至德州安德驛兩衛州官學師生皆候見驛前右城劉通百戶及故泰和丞陳輪姪爲衛經歷皆求見廿七日早過故城縣梁家莊驛過南京施尚書見惠酒同步語一里許知南京諸公動定遂寄書康甥晩過甲馬營驛是日南風廿八日早四鼓過武城驛天明過渡口驛午至臨清縣清源驛縣驛閘官皆來見運糧鳳陽衛指揮東昌周指揮來見學師生來見訓導者安城人毓敬所舉問汪檢討云已歸鄞矣厲思温縣丞自刑部郎中左遷於此監收鈔鄉

史(馬湖府人辛丑進士)及戸部郎中皆來見山東高都指揮來
見惠羊酒卻之縣送薪炭晚過二閘甚安穩聞此中
多鄉邑人皆未見又聞有假吾家名目於此欺人者
知吾將至前數日遁矣留書張驛丞寄叔濟張祥符
人也中夜過魏家灣青楊驛是日南風甚駛廿九日
早四鼓過李家淺閘早食至東昌崇武驛過閘兩衛
及聊城縣官學師生來見劉知府來見劉已得代
未行縣送薪炭縣學訓導安成吳庸惠鵞及梨卻鵞
遂行前驛丞丘誠父子追二里所來見丘吾同邑故
人惠羊酒卻羊留詩別誠誠送前五里乃別南風益
甚不可行停至晚行廿里過李海務閘又十餘里過

周家店閘又十餘里過七級二閘又十餘里過阿城
二閘夜已深矣是日南風不息閏二月初一日早四
鼓過荊門二閘行十餘里過章秋又三十里過金線
閘過運所又廿五里天明至安山驛州官學官來見
知州傅霖吾故人惠雙雞雙魚卻雞留詩別之吾家
新舊皂隸六人皆州民馳走五里追及送魚及帽刷
過南京胡佶御史寄家書及時羇詩晚至開河驛驛
丞惠小蠟燭二對過閘是日南風初二日早四鼓至
濟寧南城驛過閘袁文華憲副及衛州官皆來余以
病皆不見諸公送下程皆卻之禮部顧主事自廣東
回來見亦以病卻遂行早食後過劉汝弼布政楊仲

昭憲使僅一見以舟聚多行速不及交語約前途再
會余先行午過仲家淺閘入濟寧至此凡度十閘午
過師家莊閘又五里至魯橋河岸崩塌處見古人所
葬石棺甚多爲水所齧暴露傾壞其初固欲爲堅久
計豈知凡天地間有形之物無不壞之理頗有達久
之疎耳用志以著(警言)云抵暮至谷亭驛就宿是日南
風初三日早過谷亭閘遇山東清軍鄭御史台州人
與成之友亦儒雅過汝弼見過早飯清話時楊仲昭
在後相失既別汝弼過陳士希太守本深太守余判
府士希見惠海肺鮮菹三者見過果酌而別遂同過
沙河閘晚至沛縣(泊漢)祖歌風臺讀新舊二碑余作

詩倬頌伯珪夜至沽頭宿是日南風甚盛汝弼士希
皆言賀敏廉正公勤平恕明法律有大體設志之初
四日昧爽度沽頭上閘早食後度下閘阻雨午後始
行過謝溝閘暮過皮(溝閘)與余判府同過不及聚談
余舟至夾(溝驛)北三里許阻淺(名黃家廠)遂宿是日雨午
特甚(舊過閘)始於臨清止於皮溝云先夕食士希所
惠海腊至晚泄十餘行服枳术丸數貼稍緩服香砂
和中湯二貼乃止志以戒饞初五日早仍阻淺不能
行阮內使後至皮溝放閘水午得水發黃家淺過夾
溝驛驛丞石嵩武定州人頗疏通黃家淺難漲不滅
金菱灣甚得此驛人力之助行三十里至耿山又阻

淺夜分至徐州是日微雨北風蓋自通州至此始得
北風云初六日早孫昇郎中來見遣人助過洪孫奉
命提督徐州洪事廉能得民心上下交譽之孫惠雞
及蔬新郤雞前行遇張鳴玉秦攻相望舉手一笑風
駛不及交談遂別巳刻呂梁過洪提督洪事徐少卿
來見遇張嘉會度洪至房村驛候阮內使客駐午後
行晚至新安驛又行十五里至新安遞運所宿是日
晴北風初七日四鼓啓行五鼓至邳州下邳驛衛及
州官來見知州郭珏河南新安縣人由監生除將一
考甚有賢聲衛皆遣人前督淺鋪夫至直河州又遣
夫百人先船牝得其助蓋自此迤南淺澁處多矣午

午過直河驛遇河南道廣昌陳御史自鳳陽還寄口
音報康甥平安晚至宿遷鍾吾驛縣官學師生來見
縣惠蔬筍酒悉郤之吉安孫知事此縣人自朝覲回
初至家來迓惠筍酒郤之縣遣一吏督淺鋪夫迓赴
桃源行廿里暮遂宿是日晴南風初八日早行廿里
郭誠員外過舟見訪郭提督河道自儀真至呂梁初
未相見河上官民皆譽之謂其廉公剛正處事有條
理但頗性急是日坐談頗久所論皆當北京通州人
也過古城驛王瑜都督遣人來迓將至崔鎮吉安綦
鑑經歷此鎮人丁毋憂家居聞余至出五里見候遂
艤舟遣其毋靈筵致禮辭綦在吉能持廉正非衆所

之既別綦遣子弟持舟送禮至桃源郤之午後過
桃源驛信圭携楊俊來迓遂同舟行頗聞鄉邑事至
三汊淺信圭先歸余舟滯淺難進是日晴南風初九
日五鼓至清河遂過青口驛信圭追送余赴山陽閘
舟度淮羅文振出清江浦見迓亦同舟行過五閘至
西湖兩人指示余常盈倉及湖中十里長隄爲公私
往來之便二人又言比年淮溢郡城內外官府軍民
廬舍俱淹獨倉址高水不及余歎平江之功因訪及
其素所行李羅皆言老成有謀慮誠難得如衆皆欲
開白塔河平江初堅執不從衆遂造謗籍之飛語達
北京平江不敢止既開卒無利有害其他之功尚多

但不能頓守淮安向爲小人所間行事往往不經耳
二人又言趙按來此者惟彭百鍊不動聲色能以禮
制之不敢肆後之繼百鍊者柔軟便無爲反爲所欺
及李叙至初以大臣禮待之彼用左右邪言不禮叙
及叙振起風紀肅然人皆畏服平江始斂而不肆遂
陰設計紿李德太監誣奏叙罪去之德後頗知亦悔
之蓋平江於漕運功甚有但所存心不皆端也余復
問淮安自彭守外有司之賢者曰揚州二同知袁推
官耿運同皆難得楊出自御史才更優所言悉符前
日郭員外之論盖一路管河道者孫郎中郭員外上
下稱之無間言云王瑜復遣子見迓於清江浦遣之

先歸瑜時以病家居也彭守以徐瓚及學師生來見
見畢皆令先歸王孟安乃子鱗爲訓導於此其爲彭
守所重蓋能持己脩職也余見加獎勵之午停舟西
湖背訖文振市布席回泰和用廿兩文振見惠食物
王都督力疾出相見淮陰驛時疾已瘳尚欠將息亦
惠食物謝作其考碑文爲受其半始聞馬湯二公被
召之詐彭守復來送余遂別王彭李羅發舟是日晴
無風初十日雞鳴至寶應縣安平驛驛例不支廩米
口糧縣官來見以法風卻之巳刻過界首驛無驛丞
不及倒關亦例不支稟米口糧午過高郵湖午後至
州盂城驛未至驛五里董璘脩撰挈舟載酒殽來迓

余病泄初愈辭酒殽坐語移時因詢州官曰韓守右
首人燕清愛民謝川判亦好徐侍郎嘗考謝平常州
五百人保留　特命復職而停徐祿十歲董又言衛
指揮使敦海得軍民之心已而衛州官學師生皆來
見識張與韓張可三十餘亦獎世韓悍質儒者望而
知其有世弟之風學正臨江人亦好吏科車給事致
事居家來見坐語頗久始知其爲人平實孟雖同朝
平日不數相接也揚州李太守遣人見迓即戒之歸
余舟亦發二鼓至邵伯驛亦例不支廩米遂過閘是
日晴使風十一日早四鼓過揚州廣陵驛聞李守率
屬吏出見候驛中抵暮始歸驛丞乞少留俟入報守

余不可遂行風便天明至儀真驛鄉人郭永韶爲遁
運所官之婁姪聞余歸來迓先夕至此至是同郭來
見婁言與恂如同來恂如聞戶部辦事官言叔重船
來日晚始至此鎮江有一公事甚急今早疾馳往趍
了落約明早五鼓復至此相候也謝運同來見衛與
縣官及學師生來見遇廣西叅政鄒銓考滿赴北京
余南京故人見惠茶廣西副使陳輝湖廣叅政吳存
衡守鄒良　朝覲歸皆來會午揚州宗人友文通判
追至相見惠酒及鍛鶴受酒卻鶴友文欲遣人馳報
恂如余止之延之小酌遂別俟潮至晚始度壩永韶
極力周旋既度遇葉汝梅劉大本大本徒步送余舟

數里知其甚石城知縣既別風便婁乘余驛船先發
赴龍潭驛余乘馬與從赴龍江驛是日晴十二日早
四鼓度江過觀音山婁驛船亦至旋復相失天明至
通江橋婁已先在食後同上龍江驛入金川門詣謁
孝陵至大學前遇叔縉光世來迓遂同行又遇敏德
與言又遇都尉總兵及宗魏良玉府部諸公皆至皆
欲同出朝陽門皆謝卻之總兵遣一指揮先路時顯
亦至余與叔縉光世時顯四人同行至　孝陵衛步
至陵門外五拜叩頭畢已午四人同至翰林院都尉
總兵五府六部太常大理通政堂上監學府縣諸官
皆已先集守備劉羅唐三太監亦至鄉郡仕南京者

皆至都尉總兵具酒殽院後堂酌三杯皆出宗載訴
知已數人共作午飯聞黃少保疾稍差未出遂往問
之與光世良玉同行黃公聞余來甚喜強衣冠出迓
執余手以義見責曰今豈公治私時耶已而見其二
子裁三四歲余戲之曰公亦嘗不治私黃及陳徐
皆大笑黃又握余手曰不見谷水論宗室事乎余應
曰某不學無術人也然未嘗不內愧遂出酒強余飲
一杯時已晚遂出便道過謝都尉及守備太監羅唐
強余酒皆兩杯最後過總兵復強數杯時已瞑陳徐
皆挽余歸宿余以未謁 先師遂就陳宿陳復出酒
觴之命其子焚香取琴彈數引余時已困憊姪在侍

光世亦連榻皆就枕既覺余語光世朋友有責善之
義請聞余過光世曰先生是非太明白小人可甚絕
之耶且一人之言未可輒信須審察之余謝曰老兄
吾師也敬知過矣請改之是日晴十三日早謁
先師畢拜倫堂與學官寒暄後即出過姪見諸
孫宗載敏德與言叔縉良玉皆來見送余就光世早
飯後同出東江門道過趙都尉下馬數語即別使道
過蔣上敬不遇見其翁道中託龍司務買人事扇問
何順索藥既出江東門守備劉羅唐袁四太監皆出
見送既別至江東驛都尉總兵府部諸司堂上皆先
至見送鄉郡仕南京者亦集何順送藥龍變市扇皆

候遂別諸公良玉侍郎暫留爲撥換馬船且携酒酌
院及余晚始發舟仰善之變送余前行夜過大勝驛
是日晴初聞麓川之師十四日早大東風過和尚港
午至采石驛候濟川衛馬船夫口糧文書未至遣光
晚行然約至此候之是晚風不止同仰善之變宿采
石買魚夜酌余作詩贈之十五日風雨建陽衛指揮
來見魚酒卻之副都御史浩州人亦來會方纖詩
可自道衛其僚及當塗令段嵩來見府縣惠魚
酒皆卻之已而留自道就余舟同仰善之變酌別馬
船夫口糧文書竟不至遂作二椷先生書論麓川事
及家書託仰善求良臣轉寄北京余乘西北風遂行

四十里至東梁山宿是日雨夜晴十六日早晴發東
梁山過七磯過月子河亭午過蕪湖過焦磯至魯港
驛午後過螃蟹磯三山磯微雨北風望荻港諸山連
延秀拔嶠次谿然晚過繁昌縣望靈山礁秀蒼然接
荻港諸山可愛抵縣過板子磯過荻港驛行二十里
至金沙洲夜深風駛遂宿是日北風微雨十七日早
微雨發金沙洲便風過老鼠夾食後過銅陵縣亭午
晴過大通驛舟中望九華山午過梅根驛過池口驛
暝過烏沙夾宿是日從行十八日早四鼓發烏沙夾
昧爽至李揚河驛天明過長風沙夾食後至安慶同
安驛余往拜青陽先生墓荒山沙石之墟小丘墓中

爲先生前之左右各二墓問土人云皆先生一家所
瘞也墓外建表蓋李東御史新作王璜太守以僚屬
來見遂託王寄書桐城與上正衛指揮朱禮等亦來
未前府軍衛帶刀官余與府衛言忠宣公墓係
國家祀典守臣宜以時修葺不可忽忽衆唯唯遂問
七朴先生之後得其曾孫名山者時爲學諸生召與
之見詢其祖考及家蓋惟母在其曾祖詩文亦有存
者約錄見遺余遂行夜至雷港遇李東御史談論皆
有理旣別行四十里至望江縣急水溝宿是日晴無
風十九日早南風發急水溝天明過楊灣午過小孤
山過彭澤縣龍城驛過徑港暮至炭市灣南風甚駛

雷雨遂宿廿日天明發炭市灣午至湖口縣彭蠡
驛晚過鞋山女兒港大雷雨遂停泊是日南風廿一
日早微雨南風甚盛午稍息始發舟午後過澄蠡湖
晚至南康府匡廬驛往弔正安道贈重作挽詩知府
翟溥福見迓其貧窶實郡人甚與之託寄詩廬邦臣
遂行夜二鼓抵株磯宿廿二日天明發株磯便風食
後至吳城驛午過昌邑驛山晚至樵舍驛二十里至南浦
驛宿是日便風廿三日早四鼓都指揮湯節自袁州
召還亦至遂同入城朝　王王先召余入俯接甚厚
賜坐與語久之賜酒饌命兩儀賓見待就叩首辭出
聞趙侍郎御史三司堂上知府皆出南浦驛見候余

遂趨各司謝之索片紙書名而出蕭仲敬來見遂已
往訪若思中道邂逅蓋聞余至來訪遂同詣南浦驛
若思出贈詩及酒饌就驛中酌余與侍郎御史三司
及公別若思送余前行時已亭午北風甚駛趙侍郎
與布政湯都指揮張琦僉憲皆棹小舟送余行十餘
里風勢益甚不可行遂止余與若思父子同馬船行
四十里始別以余驛舟送之歸未刻過市汊驛晚未
至豐城廿里風愈駛江絕行舟遂引避小汊是日焦
遣承差李繼護送廿四日天明風息發舟食後至豐
城縣劍江驛孫貞先生攜酒見迓胡軫憲副任禮郎
中偕至共酌孫酒而別晚過清江鎮暝至臨江清江

驛徐敬太守來訪徐甚安健色腴澤勝往昔數倍索
梅花軒記余諾之惠新茗府縣官及學師生皆來見
是日雨夜宿清江驛廿五日早遣李繼歸遂發舟午
後過新淦金川驛行三十里縣官遣吏追送羊酒卻
之舟至仁和上市巳暝遂宿是日南風廿六日早行
亭午至玉峽驛十里至暮膳停舟登金少保墓微雨
泥淖緣崚蹬險數人側足牽挽而上至墓余困憊不
支坐久稍定山高壁立如削大江逼遶山趾墓前僅
容尋丈陡臨可畏謁訖余升墓而望左絕無山但見
江流滔滔東下時傍近有兩人從余升一姓郭墓地
主也一進士蔣慶之弟貌甚肖兄余問何以瘞此兩

人云鄉人皆知此不可犯其子弟信俗巫之言謂此地彌大獅子形子孫當大貴雖衆言不可其家不見信也余問巫今安在曰葬此地後知違官皆怒之已挈家遠竄矣遂下山過所建享堂堂之前惟建安公所作碑文刻石頗整無門無扁鈴蘚壁壓尸樵豎牧子雜處其中無所顧忌又問有守者否曰素無蓋其子弟皆置此於度外但金夫人或半月或十日一遣人還視羅者錯至亦無可柰何也余聞之低徊黯慘遂與兩人別入舟備書其語將寄示金之子使圖改卜焉漸晚余舟行十餘里望黃金江口亂流泝釣魚臺泝新市夜至新店阻淺遂宿是日南風微雨廿七

日天明發新店食後過富口過玄壇觀前渡江泝槎灘至白沙驛余乘驛舟先行晚至吉水過解學士家時鳴鶴禎期禎亮郊循先渡江來候縣官學師生皆來于江滸既至解氏兩見禎亮二子皆可人李德言致享家居亦來會遂出道過鳴鶴新居頗清雅其子作生負亦勞余登舟擬前過晃庵縣學生歐陽譽以恭之子胡登有初之子從余時馬船已得風便先行余與二生及二從登驛舟夜二鼓始至鄒灘追及馬船而宿是日晴暮雨北風廿八日早雨北風舟人以數日困南風促行且雨不止又聞晃庵之子邀新居去江尚遠不果詣遂託胡登寄書其子約東行之日

詣也早食後至吉安城下府所諸公兩學師生皆見送江滸余入郡學謁先師次謁忠節祠赴螺川驛登舟遂行役風午過東昌纂至泰和華石潭巡檢司稷偕諸姪及賓緻父子候者皆至蓋余先有書戒其無出縣境也遂宿是日雨北風廿九日早晴令嶪及家人及來迓者皆就舟歸余登岸嫡稷從余詣螺湖嶺嶪湖金雞湖盤古山石人峽前謁始祖考妣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墓家人負叙鬍出十里來迓下規岡縣人老壯填溢邨郭衎卷見迓至不得行晚始抵家謁　先祠

天順五年冬十月曾孫□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十九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錄

展墓錄

士奇今年七十有五仕於　朝三十有九年遂奏乞致事
上不允然念其自入仕來未嘗一請告至鄉里特
賜璽書俾歸展墓而丁寧戒之蚤還共職毋久戀鄉土祗奉　恩命以二月十八日陛辭閏二月廿八日暮舟至縣東華石潭子姪迎候者皆至時積雨連旬廿九日早晴登岸涉稷隨行者過四十二都白竹坪

勅封譚羅兩孺人合葬墓舊有石表（守墳者譚友）遂詣四十四都下螺湖荷山謁曾祖妣弘農郡君嚴夫人墓次謁繼曾祖妣萬夫人墓二墓相比郡君居左（守墳者康受）前行一里所詣金盤原謁曾祖考待制府君墓即其左稍後謁思貽兄墓（守墳曾佑皆）前詣四十七都蝦蟆湖謁先妣陳夫人墓（蟠龍形）仲子某在左之下詣金雞湖謁曾伯祖曾可府君墓次謁伯祖公衣府君伯祖妣嚴孺人墓二墓相並孺人居右詣盤古山大洲謁先祖金洲府君祖妣胡夫人合葬墓詣上洲謁先考府君墓亡姪之宜墓在先考之左二百步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皆新建石表（自金雞湖盤古山上洲大洲蝦蟆湖守墓皆李受生）成萬里孫來迓偕詣四十六都視岡後三里許官路之東石人庵前謁始祖允素府君墓（金盆形）凡三墓並兩夫人祔左右庵者始祖之香火院門有石人故名然經兵燹皆殘壞名存耳（守墳劉昇）吾宗宇吾嘗祔葬其先在始祖墓域外之左午後入縣至家謁祠堂明日三月朔復雨初三日晴詣故西昌站前謁存心府君墓諸孫十一郎（守墳劉生）胡朝陽兄弟携酒迎於路詣金洞唐家寨謁五世祖妣顧孺人墓（天卯手形）新建石表山下謁子文伯墓（守墳劉貴後皆敗）近有盜葬祖妣墓前後者三十餘穴及有作室於上者皆廬陵泰和兩縣民即日遣人詣官訴理過蕭長史兄家留飲詣龍門

道邊坳街謁致卿府君墓詣谷中謁高祖妣弘農郡君黃氏墓謁南卿府君墓在郡君之右遠數十步（守墳者羅名生）詣東山下謁曾伯祖理可府君墓（守墳大）李經老禰塘謁孔碩舅毋羅孺人墓經楮原謁亡妻嚴夫人墓（守墳中生時）毛[illegible]歸復雨十一日晴詣佑坑謁敬之祖妣曾孺人墓（五龍戲珠形又名[illegible]）謁外祖母曾孺人墓（金大形）謁子文伯母蕭孺人墓歸過高盈巷謁陳氏姑合葬墓（姑夫羅維石）歸復雨十三日晴祭先祠分胙宗姻十四日復雨十五日晴詣四十四都李家塘下謁安吾伯祖母羅孺人墓謁伯祖望之主簿墓彥初伯墓詣山東鄒官頭謁伯祖安吾教諭墓詣馬尾山謁彥中

伯益民司倉伯墓二墓相並司倉居右詣蔣家山謁叔祖公與府君墓字墳皆剝郡沒頭從茶山寺後入下總坑謁晛可曾伯祖妣墓虎形前行三里循陳孔高屋西謁德覓府君合窆墓字墳皆蕭安瀆歸復雨十七日晴度梁家潭詣十都寧村鵝鴒岡之左謁伯祖觀山府君墓將軍抱戰鼓形字墳姓將丁侍叢過蕭氏表姊時年八十二病方痊詣三十八都荷山口鐵斧腦下謁叔球府君墓文撑形次謁叔祖平洲府君合窆墓墓與相並而居右益府君無嗣廖氏始愛其親而不叩尊卑之序故窆於此余旣拜諭子姪將來必改厝使沒者有靈庶幾獲安也字墳皆羅元燮周里遂過余侍講過玄姪庸安姪庸安是日早

卒葢病數月爲一慟而出過仲詢弟過劉仲兼留晚食大雨遂歸廿二日詣五十五都野狸坑謁先師陳海桑先生墓鳳沖天形族胡如麒邀於路龍叔昭携酒見迓皆不留徑歸廿三日詣西郭大廟前謁陳士一先生外祖崩得先生毋舅孔奐先生三墓廿四日詣六十四都梅塘楊家山謁十世祖强仲府君墓故石表尚存切墓之左右皆有侵窆其左族姪之望右蕭鵬舉先生之望仲子褒聞余來先二日遷去其遺骨爲水蟻蝕三之二指鍾殄葢葢不孝之應也遂命從者質褒所遷空穴實旣登先墓之上十餘步又見侵窆一墓葢之胡大合窆其妣與妻亦責褒改葬時鵬舉乃姪

李廣季哲來候託之囑孟康遷厝鵬舉長子改建新石表字墳羅明字過安平寺晚食寺故强仲府君香火院也歸合周作到家二鼓矣廿五日遣人齎書孟康請遷厝廿六日託周候車面咨孟康及齎書李廣廿八日詣四十七都鐵磯戴家步謁三世祖妣合窆墓五馬渡江形其左右兩墓皆先世所祔者字墳者孔祖子謁畢微雨遂詣江水謁始祖虞部府君墓旣發舟雨大作廿九日舟次白沙晴稷就舟中具祭物余乘肩輿白沙李孟虎導先行十二三里過楊家莊莊中尚多楊氏子孫頗貪寡學術聞余至多來會從行又二里許至上徑問族人子孫尚有居此者否衆云無之又云四延之

後惟泰和一派有人餘散徙無聞遂指示余允素府君居室田園遺址皆存又曰里人知泰和有後故至今無故侵據者余聞之俛默太息而已遂趨南嶺訪鰐溪長史葢相別十五年今八十有四病不能出初聞余歸即遣孫來問當何日展墓得遂一見且有欲言余故徑詣也旣至入見卧內兩孫扶掖坐語首擧始祖之墓爲族人所侵事言之再四强留午飯余以未謁墓卽辭出族人多相隨詣墓下稷已具祭物先至謁祭畢前詣曠家塘謁延安府君墓虎形沂源以爲弘嗣吉水譜以爲延安時族人亦曰弘嗣弘嗣當是與虞部墓隔田數相對忠襄夫人墓在其前左畔始

祖墓不甚大不若弘嗣府君墓壘石甚堅規模頗壯忠襄夫人墓亦堅是日族人偕謁墓者巽溪子民獻及三孫衍攸恭攸仰攸崇恭允平仲能仲靜貞愍其昱并同行李仲規及增之孫胡拱極雷彥勳李亟正夫正脩守頫賢緒皆分之所又遣所分送泚塘思其紹履順慶奇成奇求汝茂叔謨丕成但以東行迫不及詣泚塘遂詢求復墓若蓋族人搏責之子尚脩盜葬其父母於始祖之左切近而相並族人交口忿怨告余曰巽溪楊氏之學者屢責令遷厝如罔聞知我輩誠無力也今幸公來奈何一視而委去乎余謝曰不敢然竊思之族尊及衆口忿怨彼皆不顧必非可以言

語化者且吾行期迫亭能從容俟之耶時姪孫翱從行遂命翱訴之白沙巡檢司余是日登舟歸至東昌遇歐陽子白淘金過表姪劉謙巡檢既受翱訴明日躬往墓所召族人及尚脩及墳鄰畢至訊之具對如翱詞尚脩俛伏不敢吐片語巡檢答辱之卽日遷厝且脩葬始祖墓四月朔日也初二日余至[illegible]同子珮[illegible]孟廉先三日遷厝其父矣亦置水礶之過不[illegible]之望襄亦遷其祖母及母合葬之墓蓋水礶亦作矣初四日白沙巡檢司遣報尚脩已遷厝時金洞盜葬者皆啟遷所作室亦撤毀會赦悉免罪初五日余謁祖墓於五十二都金牛嶺初六日詣四十八都新山謁母舅孔碩先生墓於是楊氏先墓所知者及先夫人至親之墓皆已徧謁先墓所不能知者蓋不幸更世變故老長無傳莫究所在亦百數十年矣非獨今也今之所幸知者實多思貽兄究寺之功子孫豈可忽忘哉士奇仕於　朝不獲展謁者四十年今幸蒙恩展省又不獲循序造詣蓋先塋散處遠邇長山深谷非一所也士奇居家僅四旬而阻雨不可山行之日過半歸　朝之期甚迫故但取便道易於畢事若龍泉萬安兩邑遠祖之墓不能赴者則命子姪代焉初九日詣始祖三代祖考妣墓辭初十日祭告先祠十一日啟行次第爲展墓錄

先墓碑石環錄

此北京城之西五華山中泥塔石也用九千緡市之雖南方石材易於攻刻而不若北方之堅確縝密也寄開龍岡阡表碑亦出北方云

南歸紀行錄下

四月初九日詣始祖考妣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墓辭初十日祭告先祠畢與親故縣官學官別十一日早雨縣官學官親戚[illegible]耆老壯少僧道皆相送江滸縣官所送十里[illegible]至金驛晚至螺川驛張璡僉憲來迓於[illegible]出驛數里相遇遂同赴驛中府縣官所官兩學師生皆出相見王孟堅僉憲將瞋乃

至蓋是日考試兩學生嚴也與孟堅坐語良久欲延余入城同宿予以親戚送者皆候別不果是夜微雨陳太守置酒驛中餞阮及予酒半予辭登舟與親戚及諸姪別太守惠予選詩及蘇書遂宿螺川驛前十二日早雨將發趙新侍郎自南昌來欲見過適此邂逅舟中坐語少頃惠予豚姑城中諸公復出見送遂別舟發至大洲曾兩過晃菴家觀新作祠堂及居高明潔深且所得居地甚弘敞近居圍田作業亦茂良快予意蓋晃菴仲子永肅之能也永肅先日他出迎送客者永肅之子及陳濟也濟曾兩送余登舟途中再三勉之務學立身予午至白沙驛舟中寫成諸姪

帖子午後新市再登吾家先代犀牛下海之地因諭稷等曰吾幼聞之宗老前輩言吾宗允素府君自吉水徙西昌歷五世至七世承事府君皆單傳承事府君處西昌後嗣之微故不忘吉水而遂預營此地爲歸藏之所其後子孫蕃盛自宋元至洪武中長者不絕近四五十年來前輩凋謝殆盡後輩究知者少致有此弊大抵迷經當切戒也因諭稷經理吾遂行晩至工峽驛汝敬侍郎於此見候六日矣相見懽甚娓娓言近事皆當理款坐頗久迫暝遂別遣鴉稷歸渠皆欲送至南昌吾以諸孫在不許旣別父子皆不懌吾舟亦行夜二鼓至金川驛是日雨十三日早四鼓

臨江清江驛遇運夫久不得延至巳刻府官學官來見朱待太守斯兩司官不禮待之蓋兩司銜其宴言尹鏜憲副包謙事亦朱所自取也余待遇運夫即行朴太守復來別午雨止江泥甚予過劍江驛未刻過市汊驛申至南浦驛三司官皆出相見附詩箋焦公寄汝敬十四日早入城胡 王欽接良厚坐語頗久云近見時勉知其正人又云近見會試錄王英文高非後輩所及賜酒饌甚豐予辭出阮內使已先行三司留予甚堅力辭乃免若思約候之久乃至惠果酒瓜仁及附書二楊匆匆舟中立語遂別已亭午矣焦公仍遣李徵護送午至樵舍驛會阮遂同行晩至

吳城驛中夜至左廬驛是日微雨頗得南風十五日早四鼓遣李徵歸予發舟天明至彭蠡驛午過龍城驛過小姑晩至甯港見驛丞知吳吉二太監南行夜一更至安慶官民讙呶懍懍迎太監蓋所遣 一指揮先至需責百出王子玉太守良有憂色具言安慶去歲災傷 朝廷已免租稅民窘甚兩日有睹多逃逸矣予慰勉子玉不足多慮此二監吾知之皆慈善有供給不備處可以誠告無過慮也再以嚴士正書託寄桐城而行夜雨不止十六日早食後至李陽河驛聞吳太監五更已行矣予行五里望江中白蠏山入烏沙夾將至池口時吉太監船來北風中流徑上風

騐不得相見午至池口驛知府葉恩來見浙東人蓋送二監行因類負驛中未歸聞予至遂入舟相見極訢吳從人有阮姓者貪惡蓋葉亦遭杖矣然吳實不知吳後吉至首詢百姓安否見有司恰然不一語及他事又言吳從有郭姓者循良一無所索大非阮比又言吉甚好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恩因言民情數事皆有理頗不直時巡按者恩留所作詩文數首請教大畧卷觀之要是有志之士也既别予過青溪口阻北風遂宿是日雨十七日早雨北風息止食後稍緩發青溪口亭午至大通驛午後過銅陵縣暮過繁昌縣得南風夜至魯港驛過蕪湖十八日昧爽轉北風舟

行巳刻至采石聞洵如侍郎巳過建陽衛指揮來見極言尹自道張嵩皆良有司所備供給車馬人夫糧芻悉有餘而從行指揮千戶不得所欲尹張皆遭其辱言既忿切不已予爲温詞慰遣之亭午過大勝驛午至江東驛南風大作入中新河避之予時疾作遣人入城何顒處需藥及兵部易府召之變仰善未刻都尉總兵六部五府太常大理太學京府堂上皆出相見江東門與言攜酒餞最後至鄉郡覲故皆至皆即别惟仰善之變留宿舟中阮内使午後入城約明日出予舟移泊石城門是日晴十九日昧爽予從小馬船守備四太監出相見就[illegible]别劉見惠酒米府部諸

司皆復至惟都尉以聞黔國見訃不出猶遣人見報予以病不及趨弔總兵惠予簟又何顒送藥至城中出見若蓋衆遂别諸公亭午移舟過運所侯阮段猶陳仲日劉覺追至送秋書予留書託仰善寄鷄稅午後阮不至予移舟出龍江驛送予至驛者良玉及其屬四司及仰善之變德敷就予舟小酌良玉置酒驛中周帆御史送康樹昇秋信及新刻玉機微義至歸賜御史來見惠詩皆同飲驛中仰善三人晩飯後先歸將旗與良工周鎬别旗阮始至遂發舟是夜小南風廿日早四鼓至儀真壩下時吳敏德　賜致事歸至壩上邂逅於此劉上清論至明未盡所懷公差御史

運官衛官邑官學師生皆來既見即别予邀敏德早飯贈之變綿送壩下入舟皆有依依不舍之意遂別見主善乃姪婿報平安其伯予將發舟士弘偕其同舟數人來見皆未度壩予遂先行午至揚之廣陵驛嚴運使來見士醫商事頗不當衛府縣官及學師生皆來見即行晚至召伯驛夜半過高郵孟城驛是日晴南風廿一日早食後過界首驛午至寶應安平驛得南風晩未至淮安五里王瑜都督彭予兩衛官見送彭守言猶孫吉丁憂已過羅文振乃姪猶孫瑨來見瑨之子樂新選殿元瑨極言此文振教愛之力時文振有疾數日故未出予訪其姪市茶及綿布既別

王彭諸公子舟至淮陰驛文振力疾出見所市茶爲
皆至且惠予兩魚鮮漉魚渡遂與諸公別王還田
千户護送時淮安衛都督以下皆出捕蝗予舟既發
過彭城御史同月談論頗久別後遂前行是日晴南
風廿二日五鼓度淮過清口驛至清河天未明予往
訪信主將至縣邂逅其父子來迓其父淮甘爲巡按
御史以迎候不及責罰致病予入信主舍即出信主
及子同入予舟見送食後過三汊淺舟中對信主父
子始知鄉事之詳蓋予在家未久賓客日冗應接無
暇不及與人細論也所喜者自淮至此夏麥甚盛信
主云淮安所屬州縣皆然庶幾十分雖今頗缺雨然

將刈麥甚不宜雨也午至桃源驛令佐來見皆云捕
蝗初歸大槩聞淮安境內蝗初生未盛官督捕早已
盡矣遂與信主父子別縣差助夫令云自此溯北河
水溢難行也既行一里凡數關淺夜二鼓始至古城
驛宿是日北風作書托信主轉寄泰和廿三日早四
鼓發古城前過陸家墩河水甚淺十步九滯者連延
四十餘里窮一日之力舟人疲極瞑至宿遷鍾吾驛
添換一遞運船牌淺王士華云事廣東歸見過坐談
少頃投言賀敬難得遂託先寄書泉秋夜孟辨乃姪
來見同宿鍾吾驛前是日微雨廿四日早四鼓寫書
付孟辨乃姪寄稷吾遂行雨作蓋淮北久不雨田穀

未下種宿遷方待也予行廿餘里又連滯淺但不着
陸竪之從聞吴政作郎過不及見夜至邳州下邳驛
宿是日宿邳雨皆足廿五日晴早發下邳巳刻至新
安遞運所都指揮湯節見迓言徐州至此昨日雨皆
足濟寧亦有蝗然初生官督捕畧盡蓋予所歷淮安
至此皆然別湯後午後過新安驛遇江西馮鎮都指
揮行十五里過雙溝馮遣人助送舟抵暮至徐州彭
城驛夜過小洪宿管洪郎中孫杲浙江督運都指揮
蕭華來見蕭南京舊識是日北風廿六日晴爽過洪
孫蕭復來蕭助人力及惠茶管倉內使來訪惠鷄
酒舟人損柁停泊脩理食後行午至耿山午後至夫

溝驛驛丞言黃家淺無水蓋吾歸時嘗困於此田千
户遂往前閘放水吾舟移至淺處候之瞑水始至二
鼓過度沛閘宿閘口自此溯北河道淺澁皆可畏也
是日晴廿七日天明發舟亭午過謝溝閘大同王御
史公差在此來見就予舟同行十數里別過謝溝過
程富少卿歸從省墓談北京近事閘夏以平丁內艱
歸已過不及見至晚過沽頭上下二閘夜過金溝一
更至沛縣宿是日晴廿八日光祿署官王文新除徐
撫民州判在沛來見言捕蝗已盡但缺雨又言此向
北一路皆缺雨時沛河亦淺點行漕遞運夫僅得數
稗小盡官不行人也吾遂行十餘里過張家淺午過

板閘午後過沙河驛遇德贊德玉兄弟見梁氏三子
恩應懋吉安張千戶助人度淺過孟陽泊閘德贊遂
辭過八里閘販過谷亭閘停候上閘水蓋久不雨河
淺甚每度一閘必待上閘水至乃可行而閘一泄即
涸矣是日晴南風自度閘雖連日便風苦閘淺不得
力廿九日四鼓南陽閘水至發舟天明度南陽閘前
屢膠淺蓋自過沛雖河道視金瀟通南稍舒然每閘
猶十數阻淺食後過棗林閘亭午至魯橋驛過閘見
稽驛丞言黃汝申近况蓋到任未久親出捕蝗在司
與鍾副使一心爲善之過師家莊閘會金華劉實通
判言柯啓暉新政慨然望之同不復如舊日之泥濁

矣又言郡縣多洗濯持廉操惟方岳尚有不滿人意
者閩武參議亦好又聞陳景茂盡出其家所蓄糴穀
千廿石賑濟白是家益馨矣蓋去年金華旱甚故也
郡亦嘗以旱奏戶部謂無巡撫侍郎奏不與蠲租蓋
子清廉行甚端惟無所及民耳午過仲家淺閘午後
過新閘又過新店閘晚過石佛閘會巡按陳御史鎰
表兩遇副皆以捕蝗在濟寧托易輕便舟前行蓋聞
前途水甚澁也將瞑過趙村閘官州衛指揮李忠運
饑歸助人力過淺忠極言寧國袁守才務非他人可
及有訕之者皆小人也忠又白請其投贈袁守詩汝
中見過舟中語頗久既別過城下閘至南城驛宿會

王尉馬往荊州公幹王士華復見過蓋亦滯淺不能
先行也重附書與秋楊方中來見知二楊先生近况
濟寧衛州官皆來見是日晴三十日早得濟寧衛王
指揮門舟趙指揮陳亮知州皆遣人爲畧整頓汛
小舟還南來撥米馬船前難行遂留濟寧將其半船
前行嗔過長溝是日晴五月初一日早至開河驛
過閘午遇鄭文質喪舟至寺前致禮且弔其家
子匡出拜子之雙締兒之歸學其弟燦囑爲致謝六
部諸公黃振宗致事歸與鄭並舟相見遂別午後過
安山驛東平傳知州見侯河游惠廣姑言今歲州境
麥倍收無徑極言山東僉憲楊間有操執明大體不

可紀別後過金線閘遇運所蕭處素之徒來求附舟
過沙灣淺抵暮至荊門驛遇李貞太守匆匆遂別過
二閘夜過阿城二閘七級二閘是日晴初二日四鼓
過周家店閘遇李海務閘天明至東昌崇武驛府衛
官學師生來見遂過閘遇郭瑾即行亭午至青陽驛
士人言此土麥有不種者無一石收益東昌猶可此
逾此則益甚矣遇畫錦坊湛許生之子寄詩與諸孫
午過梁家鄉板閘晚至臨清縣清源驛問其縣人二
月不雨矣麥不收與清陽同三閘皆各官皆禱雨
齋宿于外市禁屠宰閘將四旬矣麥無顆粒之獲秋
田乾坼不可耕農民塊坐於家無所爲聞之惻然將

瞑縣及衛官聞予至來見皆送予三里盖河淺舟澀不得前進也衆偹之予來見問之云在縣學中讀書遂令縣及學官道之歸蓋其有母在家無侍養者是日晴初三日天明過渡口驛早同臨清亭午微雨遂午後過甲馬營驛夜二鼓至梁家莊驛初四日早後過德州安德驛問驛夫新麥云麥有收三分之二少者半收然自三月不雨秋種皆稿矣亭午過梁店驛驛丞舊翰林院辦事吏極言久旱穎麥無收且知德州驛夫所言半收者在言者之一鄉他鄉不皆然也過梁店數里問麥什行云收三之一者但言旱則皆然也晚過連窩驛甚早無麥是日晴初五日五鼓

過新橋驛行一四里南風甚駛不可行食後始發舟風從午過磚河驛驛丞言早甚無麥此月初一日頗得雨穀田亦未得濟然南去二十里外皆無滴雨午後過滄州州官來見言初三日略得雨不能蘇旱麥收遠近不齊或二分或三分無及四分者穀苗皆焦槁不見生意晚過興濟縣乾寧驛縣官來見極言旱麥無顆粒之收穀苗皆風飄去矣又聞之道路云陝西亦旱然未得的說也一更過流河驛是日南風甚晚日上有暈色黃初六日早北風未至靜海五里雨驟作船窓中如注衣過體皆淋漓不勝舟中人行李皆濕坐立愁無避處然皆無戚容者蓋久旱望雨人同情也

岳給事携二子見訪言數月不雨矣今日始得津津有喜色且言麥倉不收穀亦不及濟但蕎麥菽秫及豇之類可望耳又言邢端爲令於此能愛民有權度二而邢及驛丞至所言喜雨與岳同予問民事曰追馬一事初甚苦蒙赦靜海一邑所免將及二千匹朝廷大恩也岳又竊語予百姓至今有包納逃民逋税者予問盍不奏曰有司初因令追皆預申作起解之數後無所徵恐虛申得罪遂不敢言也予曰虛申罪亦在赦前盍不以實情自陳衆無語皆退予問縣及驛旁蘆葦蒲席所易舟雖輕甚敝是日早爲雨所困也亭午過獨流遞運所出遇張御史南上得康錫

書遂托張附書從及劉仲兼過新口遇劉良中書丁父憂歸過予舟數語即別過楊青驛不得遞運夫留甚久晚始行夜宿直沽是日雨北風初七日早遣定住譚皂先歸報家衛官來見助人力挽舟蓋閘北河水漲頗急也土人亦云久旱麥及穀苗皆無至昨日始得雨也亭午過楊村驛見余丞所云雨同直沽但麥差可耳舟行遇吾家西華陳皂畧語家事自此途中復屢膠淺不敢夜行暝宿蒙村是日晴南風初八日早發蒙村微雨食候止亭午過河西驛驛丞巡檢遞運官來見云雖久少雨近數日屢得麥頗收四五六分七八分不等耳秋種亦不妨予復登通濟河祠

祠中方建醮火雕遂出曹守淵進至舟中拜乞詩予筆書一絕句亦酬昔者牲酒之貺問民事所言皆同晚至和合驛問民事同楊村麥下田半收高田旱無收張珏郭智來候夜宿和合驛是日午陰晚晴南風初九日天明發和合驛張珏郭智先歸午後至張家灣上馬頭河水漲不能進遂止遣人齎關文詣通州官已具車及夫昇攜家人來接二楊先生遣人携酒殽見候是日晴初十日劉斌都指揮及衛官來訪衛及州送脚力車遂遣昇輿以家人行李先歸上人云此地雖旱地下濕麥有收秋穀亦好余困濕熱不敢登陸遂停舟候早發林以諸隣來接蕭仲南之壻沈

客以其子宗來見宗時授徒河上晚宗惠魚酌別田千戶仍宿上馬頭是日晴十一日早同阮內使舍舟登陸天明過通州阮先歸余至大王莊建安公遣子錫携酒來迓二王錢曾四學士見候來在廟諸老隣皆至鳳岐日恭求樂見迓朝陽門外予入城遂詣鴻臚報名晚宿朝房兩凉十二日入承天門
上召至榻前天顏悅霽慰諭再三咨及民事悉以所見聞對　命光祿賜酒食復　命中官賜羊酒既南京進鮮魚適至復　命中官賜鮮魚五尾加賜酒予退至家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彙編定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家書

奉思貽兄書

夏中鄉人來聞尊體納福勝常良慰遠懷見相姪說
家信報有慶守之薦聞之喜極吾兄居閑惓惓不忘
國家數十年長育全成之恩今雖尚年而康健不衰
正宜奮勵一出見諸設施以上不負
聖天子下不負平昔蘊蓄之實剛直之氣也豈不增
光祖考而榮被後人哉不勝翹佇翹佇邑中水後人
事如何新徙居只過橋數十步而近諸兒想衙須聘
然不敢言謝者以爲義之所在不可喋喋爲世俗諂
言以取瀆耳近聞朝到萬安取逃民復業此誠仁厚
之心夫能歸之又能安之庶幾終惠也片楮草草乞
尊照
鴻以兄喪及其妻子想皆到家老兄老嫂暮年罹此
苦痛何以堪處在於叔姪中情尚爾何況父母要亦
命矣伏惟勉自節抑毋徒過損以副吾宗祇柱之望
不知卜葬何處及何時因便乞示及鵝行特便欲爲
作埋銘付之屬情慟不能執筆早晚發人取家小就
令帶回也此兒平生節用守慳止爲買田之計死之
日更無長物惟存此數卷而已吾戒諸小爲之愛護

非但致之之難其志誠亦可傷也小弟前年妄意作
族譜圖刻板鴻必欲特歸已付之矣萬乞嚴切戒止
不可印出族人聞之必有私求於諸小者諸小苟圖
適其私情必竊印與之而不令尊兄知之千萬戒飭
須尊兄斟酌如不必存則就毀之爲便也曾囑付
鵝明春家小來時或栗或鵝一人同來冬間遣回非
徒欲教之比年衰病特甚想見骨肉切於饑渴惟未
審尊意何如耳伏乞鑒念
久別每一思念不能爲情春和想同尊嫂納福勝常
小弟賴庇在客苟安他無足道者聞長姪搭盖屋後
塋地尚未完鄙意只令祔祖塋但高燥向止得利是

矣其他不必深計早了得亦是一事欲爲之作一埋
銘每就筆輒傷心而止然今頗閑暇不久當成就寄
來今發人搬取家小望尊一穩當船附搭來留小僕
夫婦守屋須早暮提督照管屋內一應物件及愛護
林塹盖此非一二十年長養不得成不可聽人擅取
一枝一葉去也諸姪中欲令一人來此早晚得暇教
之不審尊意如何幸自裁度然計其在鄉里亦未必
有益也族譜圖乞戒飭諸兒不可私印與人至叩至
叩羅琳城匆迫不曾另奉書千萬致意弊居托在左
右乞垂照爲荷　康親家考滿來倒當往北京聽選
須辦彼中行李也會間乞拜意　奕孫目疾如何須

早求人療治不可因循也
七寄舟拜除夕先一日始收尊兄九月內書諭相葬
期在十一月且從墓誌小弟得書甚懊恨卽連夜作
比文切恐已葬則不及納壙中也今附蘇去萬一未
葬須速且作楷書刻之已葬則存之示後人耳此文
豈儀舉筆輒心悲而罷故因循迄今雖一時草率成
之然其平生前之可嘉後之可惻 國家之恩老兄
之志大略皆具矣常念吾兄弟身後此事則有此姪
乃今此姪以累吾輩老人不能使人不悲也又思此
姪存時相聚一處則未嘗三日不見見未嘗不樂或
相隔千里外亦未嘗數月不寄書相勞問今雖有姪

在千里外或歲餘或累歲未嘗寄一書相何可得哉
何可得哉可書本有何益但於道理人情所不當無
者小弟去冬來凡五六寄書不審皆達否去秋有一
家書及鈔買綿子寄天待廟前車姓人歸其後書與
物皆爲所匿不得傳俗如此可歎當諸姪皆寄書
而亦爲人所匿耶老兄當知之矣諸孫今有幾人奕
今歲可教讀書否免良能亢宗當是此二兒幸甚愛
護之聞陳考聰明淳實與諸書不飲酒將來必長進
惜吾姪不見之也當恠諸姪學問不及其父兄近聞
其酒量皆過於父兄乃知人各有所長也新正人事
多忙又屬治行無暇不及別寫書惟尊照幸幸

新歲伏審尊體納福深慰思慕小弟此月十八日
欽承
上恩陞除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備者之榮至
於極品頑其無堪何以得此誠由祖考之垂慶老兄
之教誨以免隕越遑遑然
上恩深厚無能補報惟時時教者以勵其不逮耳栗
姪必館拔如舊移子讀書煩令用意教之今歲甲首
之役乞與安長老言之一切買辦照舊例納鈔幸免
管都勾追之擾養家僮撫狀當其取給於鄉人故也
行儉可以安意教授矣待能見過一督視脉大子否
幸拜意煩令諸姪錄司倉伯許文來 立侯此事不過

一日工夫可了而累附書求之不得此吾家子姪之
賢否可以想見矣何數序書知尊兄與諸姪皆納福
又辱諸致記念感甚交集此門自閏月來舉家皆病
甚至無執炊者三月十四日嚴氏婦產一男子而母
子皆病至今服藥不效其自到京來其屯蹇未有甚
此兩年者亦惟聽之於命也家事極感尊兄綱維主
張近聞小僕買車事小人之無狀幸甚不必與較也
小弟居官食祿今二十年君恩之重鮮與比倫常夙
夜自況材學淺陋不能補報萬分之一惟有一心清
愼奉法循理庶幾少免忝辱之譏耳宗戚鄉鄰有見
過者亦未嘗不懇勸告爲善毋爲不善以掛

之福澤此小弟平生之心平生之言也近聞憲司及
官府到縣數數有以吾家名于求解事者未審尊兄
曾聞之否度亦未必盡聞或云頑惰之儤亦為人所
誘曾到林公前矣此事未必尊兄不即也有便千及
示下為望大抵人家有德義者可恃有顯要者不可
恃目前如元塘之錢學堂之蕭皆恃家有顯官傲然
為非而不顧致不測之禍豈非殷鑒乎尊兄以此廣
教戒之也小弟自去秋來病日益加日日昏一子
又懶惰不學心常鬱悒不舒每受一事轉眄不復記
憶蓋老病發困如此也羅楮不覺乞尊照不具
久不奉書七月末有种子之殤自此惻悶不已舊疾

頻加公退後不復拈弄紙墨也此兒因在隔壁曾本
清家讀書為其家不肖惡子以毒刃戳弄之致疾時
其母病不及與之治療兩月後積為氣塊及請醫治
又皆誤認為蟲積用藥近八十日不效而愈甚又別
請醫然後知其為傷損所致非是蟲積而已用藥不
得遂灼艾已丞灼死生死雖有命然此不能不歸咎
人事也此兒甚伶篤雖幼屹然有巨人志不肯處汙
下聽受教訓服膺不忘孜孜會讀書務上以此甚期
望之且小弟素常痛惟先諭德公生父生母一脉中
絕故聞此兒初生即昭告祖考以承其祀庶續本房
一脉今每念此事豈能使人不痛恨也此固小弟不

德所致夫復何言一長者愚惰平子不肯嚮學對之
但增人懊惱耳日來兒味如此但覺自己氣脉轉索
然何時一見話此中曲吾家後來門戶吾滿意望奕
輿宜及今早留意也家乘已達否因便乞示下更乞
戒栗鵝寶藏之遇親戚及斯文友朋明信忠厚者方
以一觀不可泛泛示人也尤戒之不可借人若薄俗
長也雲孫已到家未渠行時有病今如何乞示下
此[illegible]讀書不前然為人淳實本分所為皆當
理鄙意甚念之也片楮草草不多布
康甥來承賜數帖所以敦勉之意謹服膺不敢忘彭
尋歸值其卒可甚傷必已撤逕家乘已久完但欲自作

一序未有工夫及作一匣盛之深未了故不得奉去
城外舍下無人切煩垂照栗鵝今歲教學否艮袱界
在江西不知何時得辭脫渠平生不肯務學今作生
員又如此虛過歲月可惜可惜鵝寄信來索小四書
今附一本歸諸孫讀書如何稷子資質頑鈍加之懶
惰無比小弟病體又有公務常無暇其在此一年記
書寫字皆不如在家時遠甚亦付之無可奈何之域
矣奕兒可以此為戒也奕聞議山東王宅婚不知是
誰房下還是老姑婆之後否然聞王宅今為人皆本
分可相處大抵今後諸孫議婚只須求老實本分人
家不可論貧富凡窮秀才寫在家但有德行便是好

人可與爲親惟衙司中人則不可他日漸次來壞小
兒子心術也且吾家先世祖父皆未嘗有與衙司中
人爲婚姻者蓋亦是此意也片楮草草乞尊照不悉
不悉
冬寒往來者具道稷兒納福深慰下懷小弟處各賴
並苟安但家人多病幼兒數口隔遠且暮在念無好
懷抱耳亡妻未有塋地甚感老兄及建平弟孝嘗用
心之至何以報德也楮園之地極蒙德剛兄弟厚意
然此欲以恭曆先父邳侍小弟歸整理亡妻必用別
圖此在老兄一主張於祖墳傍近附葬爲足更不煩
瀆也今欲令稷來謝 恩兢携一男二女皆來而附

載石錄德遵之舟亦煩老兄主張也諸兒來後新婦
數口在家無得力人煩老兄老嫂時時一見過垂照
也
久不奉書惶恐惶恐栗來承教帖知老兄老嫂皆納
福兼承嘉貺感慰交幷小弟雖且寡強勉支吾而體
力益衰視聽益損舊病日加重惟以
君恩深厚不敢圖便其私也漆下祖業捐衍復舊皆
賴老兄之庇然祠堂家之所重迨今未復寢食不寧
已有書與稷及有附物令急復之亦有書與復環之
子具道所由茲事須得老兄主張不可以從然亦須
令渙得所而後遷庶幾以盡敦睦宗族之義又望叔

東面小弟已有成說託之矣惟老兄裁之初欲留栗
兒於此蓋與伊早晩切磋之渠必欲南行蓋苟且頹隳
積習成性甚可歎也渠旣如此諸孫之學又不審如
何老兄固高年然此事不宜置度外也稷秭尤望敎
督之不疎外之如祠堂已復望遣稷送其母來片楮
草草乞尊照不具
久不奉書且盡公務所縻而晩退又目昏不能作字故
耳因循然恭戀之私未嘗忘康進士來具審尊兄尊
嫂皆納福慰莞無涯諸姪生意津津可喜但未審學
問如何稷在家須教訓之使不入小人之伍千萬千
萬秋冬史事畢必請告時教不遠惟冀若時善調以

副所仰不具
公緖行會奉書計必達比聞尊兄尊嫂皆納福殊慰
遠懷初聞負生子人爲之喜昨又聞負婦喪又爲之
惱懷兒家人說此婦恭遜和柔甚能事長仁者不壽
傷哉傷哉今法度淸明吾家子弟宜休本分治生理
公門不可干求小民不可凌虐惟老兄幸敎督之耳
小孫處乞發落諸姪照管進士皆擧觀政準任禮部
孟勤宗本兵部昫湯刑部序在工部皆安好小弟所
欲言者前書備矣茲不贅潰伏望留意稷姑留在此
未便遣歸併報知之欲公緖到家後即行望以鄙意
道之也三月二十四日晩燈下草草書奉

久闕奉書不勝懷仰比悉尊候起處納福甚慰甚慰小弟近奉從巡邊歷漁陽出塞數百里往復一月賴託平善但　天恩深重補報無能夙夜爲愧耳諸姪學問長進如何矣負如何閩旅一子極篤實五月失之甚爲悼惜吾宗近來好學者絕不聞有人大是可念而豚犬子不肖比爲群不逞所誘又是可憂也煩老兄力爲主張杜絕其往來惟尊照不具

與賓鐵弟書十一首

前日善樂回曾附數字想已到前時見說欲往廣決不可行此時瘴癘方作也當愛身照家爲上不可輕易近在書館中會一葉先生是湖東人亦欲保來編

寄此公原充武功衛軍後調甘肅護衛與老父交最久誼最深甚能說話蓋是二十八年十一月棄世塋在甘肅城南墓時此公親爲治喪又說羅憲初到彼百無一能後來逐漸解事頗有收拾此公則二十九年得代歸遂不相關矣又言老父在彼極貧薄然剛介毫髮尚不苟苟但患痔漏者十餘年苦楚不可勝道其後亦竟以此疾方不起聞此慟恨可量茲因日孜行故用報知吾弟也劣兄在此大略粗安無他所恙之者人力耳有便望發羊生仔來應朝夕用緊望緊望不多布

彥晦來得一敬兄及吾弟書始知已達廣州前時曾洞然歸曾附數字力止吾弟行以爲人事如此不宜遠出計求必曾見即見之恐泛濶之言亦未必能見信也然得一敬兄同行亦庶幾不足爲憂矣冬中凡可和厚敬慎保身爲上微利不足屑屑言也但春便只早歸區區將有所望焉今編纂成已奏　上送吏部定奪三二日恐有除授未知何向契家之誌惟吾弟是賴幸不久淹滯鄉耳一敬兄命索竹林詩文未即離京師當爲成之匆迫不及另書奉復千萬致意前有書託劉貞奇附鄉人回想必可達陳情之事都附移文陝西都司開伍工部移文江西布政司止留皆已發行想七月間方轉行至泰知也早兄才識甚淺

陋在近侍今九年無寸補於　朝廷仰荷　國恩深厚廣大天地父母無以過此吾兄弟及子子孫孫當以上報也賢弟既免遠行但應抵守墳塋不可遠出不然非但無以慰先靈於地下實上負於　國恩天地鬼神豈可欺哉更須斂跡公門交處良友既可養德又足遠害切宜慎之吾弟雖未嘗有此失然猶不能忘言者兄弟之情也都府文書六月末必到來時却不審吾弟動靜如何近見晚成說任福患病事若有消息可急附報來也聞此弟有妻子衣食儘不乏未審其於鄉里之意何如耳今幸吾弟在家深村田租萬望視爲已事借數日之勞往彼整理蓋

所費如此經五六年未嘗得顆粒之用其孰能堪之
今秋必須算結明白早晚求的確人或發小僕將租
籌來也子瓚蓋不可以其貌信之會間可就示以此
書孟潔病氣瘵至今不減而亦不甚介意蓋愛身不
及於愛酒衔盃常多於飲藥之時也此非他人之言
所能入必待老舅母至然後可以嚴約束也學詩先
生前煩拜意別來耿耿外甚負罪承委作傳猶眼即
納稟不敢以鄙陋辭也草草不盡言
光生仔回有書備悉下意想已到但旻子回至今無
一字示報頗為懸心鄉里來者甚多又不久然問之
皆不知豈吾弟常在外故不及寄書不然是意中恠

其不當遣回耶此子到家宜早整救勿縱其孄熳也
今冬或來春欲遣家人回使涉知立家之事升合籾
穀皆望吾弟整理遣回之僕絕不可信付近日臨行
發出大弊在以蒙狗言之可為戒目下欲求一居得
幽雅好隣為上不必廣大亦在吾弟為之相度前時
與晚成說者此處蓋好但不知他人意下如何也憲
處近曾附書去人回尋問不得恐其尚在福建也若
知的消息可見報開伍文書已久到衛矣吾弟在家
無他為但望不造公門不管閑事此為保身延福之
本切不可將自身作人情也
憲弟妻子此月到京得信并及萬中家小歸就附與

同行到家宜加意撫卹勿令失所寡婦孤兒行八千
里陸路至此又行二千水路到家可謂甚難吾弟宜
念憲二十餘年軍中艱難又客死遠方今見嫂與姪
如見兄也啜粥飲水甘苦同之一子勉令讀書將來
於賢弟必有助益二女擇鄉閭本分好善及過活從
容者與之然須得子弟長進者方可善自主張憲婦
亦有能事必非久累賢弟者同居之際必自體卹若
一付之他人必有不及凡人兄弟無有不盡情者多
緣妻子以生嫌隙鄉里比年此事紛紛雖吾弟友愛
深至臨事明決必然無此而我惓惓不忘斯言者亦
區區之情也千萬照之齋回文引到家便須繳回間

離端妹病篤為之懸心今安否如何有便見報也此
間事憲婦能詳悉不贅
不相見十年豈勝馳情不審吴淞歸後動止何似旻
有消息否今遣緩歸九百以卑兄之故教訓教督之
不使辱吾父母即吾弟之賜也吾弟自今亦宜少出
以理家務為上老兄之所欲言者詳在康錫面達亡
妻之没承鄉里親朋厚意不敢忘不敢忘公冗不得
一一奉書致謝煩吾弟悉為致意
自得南京十月初四日一書後遂杳然不審何時到
家聞旻有消息不審的否因便皆望報知[illegible]
吾家事懸候詳報所榆四兩三錢者就以相寄更不

必言還稷林望以同氣之親教誨之爲好人更不可似前時冷眼傍觀也獨孤所錄文字今附去昇在此從師讀書只是懶惰可怒耳匆匆不悉老兄冬來舊病頻加服藥多不效四肢百體皆痛然不敢斯須偷安情况可知矣所屬吾弟吾兒勉力爲善人守本分不可於分外惹事也切告切告

近兩得書多感見念且知吾弟履况之安良慰老懷前囑行有山東之行吾弟今年六十兒子已長居止已定正宜安靜以適暮年豈當碌碌一身朝齊暮粵動涉萬里而不知止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切宜反躬思道不宜弊弊以利役志也敎子一事最是緊要開

昇天資甚好德安公忠厚之報或者在此敎之有成未必無利勉之勉之寔家二孫煩照顧諸僕不得更乞料理不宜放縱也只爲豚犬子在鄕好利忽義獲罪鄕里不致遺辱家中須賴吾弟照管也昇亦無大過吾察其心旦夕惓惓念叔不已兄子猶子毋以我故而遂外之容有未是處亦恕之可也

㕘歲來遠想吾弟安適爲慰遐思茲因郭敎忠行奉尺楮以代面訊稷未便還歸家事煩吾弟照管康甥尚未試去取未卜亦聽其命聞昇喜讀書爲人亦識道理德安公忠厚之報或若在此須加意就其讀書也讀書須求明師鄕邑無以過二郞者吾弟宜予須破慳始有效也昇在此亦不廢讀書但資質鈍却類其父也如見綱塔煩勉勵向學無墮流俗也陳年所遣孤嫠幸以舅氏故頻頻貽之康姑丈會間多致意

負與稷來皆承惠書多感多感吾兄弟念今皆老而上哥七十有一尤爲衰頹此理之宜然無足怪也但寔家尤賴賢弟垂照度在至親必不見拒也昇兩年來惓惓欲歸省叔蓋自渠誠孝之心念叔之高年也但以此中左右無得力人故未遣之今得稷來渠之歸省之心益切俟東解春和令與蔣塔皆挈家歸也因便先此奉報昇稷說賢弟欲析一分產業與昇視同昇兒此又出於賢弟孝友之篤豈獨士奇之幸德

安公與寶廉弟雖在地下必見鑒佑而吾弟有歲稷銘文行述可紀之盛德也又有一事奉託往年稷與陳年會約爲婚姻而未有定論今其孫女是兒婦撫養吾不敢忘先妣之好賢弟幸主張成之爲叩亦难違之止齋族長也

屢得書及過鄕里來者具悉吾弟安好甚慰遠念每念吾弟今年七十有一吾今七十有八皆人生所稀見者然人衰老宜更自愛重其身治痰氣之藥須常服劣兄無一日不服也向者昇所附回藥方甚好宜求精於製藥者常服之善自調養之外敎誨諸子向學交處正人善人不可墮落流俗也時過吾家敎稷

亦以此語吾弟切勿外之也過東門見諸姪亦與以
此告之
棄宜淸評事歸留寄書必到昇姪 八月二十四日至
此早晩甚得其力老人遂大省與惱自度數年須得
此姪在左右吾弟能傳兄弟之愛則當輟以見授也
煩與荊婦言之用意照管昇婦明年須携稷婦昇婦
皆同來蓋稷夫婦住三五年後遣歸昇則留扶待老
人也甚恨與賢弟別時忘言一事蕭所芳所占井至
久不遂祖宗之物吾終不敢與人已有書許之恩貽
兄長詳悉備矣煩吾弟面與所芳一言誰家無祖業
望早分付爲感蓋某平生不敢分外占據他人一毫

況所芳亦是親戚吾豈敢輙爲非理之求哉越理妄
求吾所不敢但所芳亦須存此心不可失親戚之歡
耳今不必書令稷整理者蓋慮其年少不曉事激惱
親隣耳吾弟是所芳兄弟素交思貽兄是其外親幸
相與周旋明白得復吾祖宗之舊感德不淺也片楮
掌草望留意不悉

示旅弼鷄艮書二首

吾在京師十數年朝暮得汝兄在左右相依栝汝兄
數年來德行文學皆大長進而一旦止此命也然吾
未嘗一日不思之傷心思汝兄不可得則又思汝等
與汝等長進皆如汝兄也汝有父母不能來然吾之
心未嘗一日忘汝也聞汝等爲一善事即喜極忘寐
爲一事不善即痛切于心誠以光紹吾之先業以傳
之後人者在汝兄弟也汝兄弟何可不勉近日聞汝
等析爨傷心傷心父母在上汝等忍而爲此何事不
可忍爲矣此非但我爲爾傷心不知汝兄在地下當
何如憤惋也汝嫡來說此父母之命非汝等所欲然
以吾觀之必汝等各自爲心不肯協心老父老母無
可奈何故爲此不得已之舉凡異爨者必異心老父
老母見汝兄弟異心雖口有甘旨之奉其心豈能一
時安也汝等皆號儒家子又出爲人師豈可使爲此
事且聞造屋尚未完結今兄弟三四人不齊心協力

了落豈猶欲以此累老父乎更相鬪數年不能了落
上則孤負父母爲子孫之盛心下則貽笑於鄉里矣
勉力勉力切不可因循過日也凡人一家之親有先
後輕重有父母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妻子不
可溺於妻子之愛而失父母兄弟之心尤須用心力
學擇交友謹言語爲保身之計凡人財物得失聚散
亦係乎命旅近遭刼盜此在旅何足深惜乃至於失
意無措在諸弟亦豈可不齒旅或不審汝兄弟於我
之心如何但我切切不忘以此言告汝者重是祖宗
一氣至親亦望汝兄弟他日以此言告吾之子也汝
兄弟早晩蒙居無事時移步去督視羊生令勤謹生

業不得放懶更發落他和睦隣里不得無狀生事叔之家事即汝之家事不得落落也有便常寄書來勿虛不文也

吾二月來一病幾不得與兒弟子姪相見仰荷 朝廷厚恩賜良醫藥今平安矣然中心無限欲言思汝止弟一見何時可得徒切此心耳人來問老兄老嫂納福深慰遠懷又聞旅專意治耕業爲生計最善者也爲之喜而不寐弼復教學尤爲可喜但有暇不廢自己工夫則善矣若於今少壯不勉力過此不能有爲此吾所躬蹈者今雖悔無及可爲至戒也又聞鵷專任今年里役平生爲人本分必不生事以貽父

母之憂矣然須勤慎以公務爲重但早了得公務則自己亦安樂有暇亦須自進學人者只是本分而不讀書曉道理塊然如土木偶則亦何用勉之勉之聞良入縣學有志務尚誠可喜若不務學問徒藉此爲名惟日追逐俗流爲苟利之計則又不若作一白身閑人也勉自進脩交好人爲君子以光祖宗千萬千萬蓋吾先世皆貧然從來清白相傳不肯苟得故出仕者皆有冰蘗聲姑舉百年內近事言之和卿公著在史傳不必言如吾權伯祖爲吉之縣丞一清如水而善政及於旁縣爲新喻州判家將歛迹後以直道不容於當路即謝病不俟而去退菴伯平生潔身如

玉雪不妄交一人獨與羅鄧二先生厚善世號楊羅鄧吾五六歲時與孟嘉叔家讀書於學中時三先生皆爲訓導常記一日晚煑毛豆一器酒一壺三先生同酌成懽退庵伯曰吾三人皆將仕矣如有一人不自重貪取民一錢者後不復可相見其後三先生皆仕爲達官其卒也皆無一錢以遺其家司倉伯雖雜職平生凜然節操以古君子自處漁灘伯兩贊劇司爲人坦坦平易然終身未嘗苟毫髮之利族叔起孝二十四爲黃陂令特身廉介篤於愛民民至今有奉祀之者吾家百年之内仕者惟此數公耳而其所行皆若此後之人豈可不思繼承之哉凡人在立志能

養其志於貧賤之時而素定焉則他日出而仕也畢相措之必能不變所守矣諸姪勉之勉之無事閉戶力學謹擇良友相資益非自己有公務不可入公門不可預聞他事隨世俗皮滑以壞家法況目前成敗紛紛可爲鑒戒矣叔姪至情臨楮不覺多言蓋未爲此事而預言之則戒之爲易若既爲此事而後言之則欲戒不能切不可以爲老人饒舌無風起浪也聞容安及翊弟之子欲入學讀書大是好事汝兄弟須力作成之拜意朱先生陳先生初病起兼多事不及奉書後有便却寄書奉叩也聞稷子從衆讀書吾甚放心幸用意教之切要戒其不得與輕薄子弟爲伍

也奕討今歲必發蒙且收他放心不得歲急日當書
一一必多只要讀字明白也恭歸時病目去歲聞尚未
痊不知今如何却用早療治也艮作急爲錄司倉伯
詩文來更分付容安作急爲錄退菴伯詩文及中鄉
試會試等文字來專望專望此事何難而後凡幾書
回只如風吹馬耳過也

書示姪旅鶴艮

吾離鄉今三十一年未嘗一日不念祖宗墳墓而不
得一展省誠以受　國恩深重無所補報不敢言其
私蓋不孝之罪萬萬難文又念吾貧賤孤苦時兄弟
中至親至愛者惟女父與我上賴祖宗垂祐今吾兩

人皆在汝父今年八十有三吾六十有七而曠隔六
七千里今二十餘年不相見每一念之爲之心痛揚
氏門戶日夜望汝兄弟早立上光祖宗上光父母自
今更宜加勉加勉不可混同流俗入公門惹是非凡
人安靜守分自是名譽好身家安勉之勉之孝事父
母兄愛弟敬各盡其誠撫諸姪如子如此即一家和
氣充洽自然有福矣各處祖墳特常帶引諸小拜掃
此是重事更父母前多升慈稷留在此未便由歸家
中煩二老照顧千萬千萬汝兄弟亦常用去照管也
見桃源蕭壻可教誨之令本分依道理行事不可及
汲於利以招怨惡只守父業自足更不可別用心求
贏餘也見沙村劉壻教之從師進學不可懶惰若用
何書令寫信來計如肯來此進學時在後伯填來令
隨來二小女在鄉父母在外拜嵩兄嫂乞教誨照管
之爲感

示弼姪書

想歲底必到家侍奉老母安樂兄弟和會但未知父
塋何時墓下何處吾日夜在念然鶴艮未嘗寄數字
言及此也自今有便却作急附信來慰吾意也吾所
望之擾之序者勉力耕稷於善道必使之杜絕小人
之交而後可以漸進於善道千萬千萬此外所望者
諸姪與稷或時勤勤展謁祖墳此子孫第一事也勉

之勉之老叔自之蒞別後未久聞兄卧苗大慟數刻
精神氣力頓衰八月後又聞家中事不如意者十八
九心氣鬱結頭髮斑白疾苦楚日夜至今未愈也退閑
未能又況味如此因遣小僕回附報知之

示弼鶴二姪書

自四月得之序書其後別無一字想是喪事無暇也
塋定以何時墓在何處兄弟須同心協力務要安穩
老嫂必安好兒子媳婦孫子孫婦須齊心孝敬也之
變何時到家吳江兩次所附書物一一皆到矣汝兄
弟須相友愛和睦凡事遵本分存大體莫落人後爲
人笑罵也教子姪務讀書以承世業是切要事凡舊

親戚須敦情好不可睽絕取田租生穀不可太嚴體驗人情當緩卽緩當免卽免非但可以省事亦齊人長福之一端也力輔稷爲善不可以其不受善言而遂絕之近聞其數事大使人與惱不已蓋不肯親君子遠小人以致結怨鄉里非一而足切須戒之切須戒之羊奴仟專恨隋之爲爪牙罪惡不小尤須戒之尤須戒之不然吾別有處置也去年曾存中回曾有附爲其臨行庵留一年慮其飄蕩已取歸待後有確使却附來也

示鶴姪書 四首

歲前兩得汝信知吾家消息又聞汝兄弟頻頻還家中聚頭嬉戲足見親愛之厚甚慰甚慰只是稷子不才不肯交好人惟務外飾不學陷爲不肖子汝與弼都無一語教戒之此非不見親厚之意今後切望嚴督之爲囑囑汝父七月以來多病今已向安甚慰吾之懷想汝兄弟當恭謹不可頻作非理之事以激惱老懷吾秋間必歸展省今錄　誥命先付汝觀之吾仕京師三十年未嘗敢萌一毫分外之心爲一毫分外之事人所共知汝兄弟豈有不知者近年鄉里有一樣害民小人爲御史布政司按察司州縣之官所治又有一等貪利之人假我之名爲他辯释辦是我親戚是我學生之類多者得數十兩少者得十數兩此樣人今有死者亦有罷官亦有尚在而不悛者天地神明鑒臨在上如此攫財豈能長遠受用今朝廷遣内官還大臣來江西專爲掃除姦弊以安良民

聖旨甚嚴吾家當謹守法度不可學俗人粗心大膽仍前謁見上官爲人求觧以苟微利切戒切戒料爾兄弟平日所爲未必盡善今幸得免無事足矣切不可聽人鼓誘又去管事雖至親有事亦不可管汝若不從吾言必累身家必累父母爲禍不輕切戒切戒我已有説矣但有人假我名觧事者必　奏知汝兄弟切勿墮此陷穽也吾爲保宗族之故特書此示汝

切不可示人也

經夏遠計老兄老嫂皆安諸以下無事吾此中亦如常但所以未追稷歸者爲渠習浮下欲稍化之然下愚之資恐終不能著力亦惟盡吾誠而已諸姪宜猛省向者日前紛紛可鑒已二孫望照管有使勤勤書吾爲囑劉蔣二壻勉之嚮學親近君子毋習輕浮也汝兄弟亦須勤力教子習儒業不可失墜祖宗門地切要切要更戒飭兩家諸僕不可分外得罪鄉里常須點檢之也

自稷來後連得吾姪二書知家中事喜悅不可言近年來汝不館授不知別有何生理但館授原是吾儒

家生理不可棄也汝勉之勉之吏傳語旅艮皆須效手讀書從儒業切要切要汝兄弟奉養老親之餘著撫爽負督切之戒好人兄弟之子猶子也閑暇皆須到官濠下照管不宜相外歲時兄弟子姪同拜祖墳不可落寞也餘不多囑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一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家書

示稷子書十九首

去歲以汝母子城外非久居之計令於東門祖地上作居移回亦作書奉吾兄達知此事近吾兄復書云東門屋地是彥中房下之業非吾曾祖待制公房下之業彥中是吾兄所承繼之父若如此說則是我妄爭此土矣妄爭者閭閻小人所不忍爲而謂我爲此乎我平生未嘗於他人有一毫之妄爭乃肯施之於兄乎汝不能知吾今畧言之待制公同父母兄弟三人分三大房皆在東門一處住長房是今容安之高祖會可第二房是彥中之祖理可第三是待制公彥中之父公安最富後來擴充屋地都多於兩房吾待制公致仕回子孫衆盛遂買官濠下上作居移住獨留第五子公武仍於東門祖居住公武兄弟五人田産各已分惟屋業貲未分也公武後無子子言叔承繼之洪武年中子言叔子超叔仲殷兄以貧窘之用急欲賣官濠下之空屋地我時雖幼獨不肯出筆一人不出筆則買者不敢承交二叔兄逼不已遂以東門所共分屋地幷塘皆貼還我然後我與契上畫字故當時劉永壽買契上價錢皆二叔一兄得之我獨

不肯者蓋以其東門所共分屋上并塘與我相換以
也然我隨母在外未曾回東門住仲基兄在盤古山
住與蕭莊父子致鬧問我借子趙叔分與我之屋居
住子趙叔支約一紙是親筆今見收在仲基兄處蓋
因當甲首而吾適不在家先母用此約於仲基兄抵
當鈔五百文買鐵索納官吾兄弟相友愛無間後來
亦不曾取贖此約實幾具知此事從前來歷如此雖
後來官中抄劄亦只是空地 問見有文冊可考也
吾之此言一語一字皆實天地祖宗鑒臨在上不可
誣也而吾兄輒爲此言豈以吾爲全無知耶豈真以
吾爲長爭耶吾人所以說與汝者以明吾之受分於

祖父者來歷明白如此實非妄爭也然吾兄既知此
言汝便讓之更不可思想去東門居住城外固非可
久住可從容別爲謀也鄉邑近年故家子孫皆以分
爭產業交惡此吾所甚薄者汝宜戒之汝宜戒之兄
弟相讓自是士君子當爲之事汝不可便取疎外閑
暇常常去伯伯處聽教訓也匆匆只此

自汝兄弟起程後吾惓惓在念昨日得過濟寧之書
知一行皆安可喜然須到家後有書來始得放心也
此問自汝去後闔家皆感冒風熱謐汝母及緗秫特
重今皆嚮安惟緗未甚解耳吾卜乍日始出視事家
中所急者南京未有人爲羅俸出來早晚缺用也

汝經年在外今到家便須親去各處展省先塋當培土
處便培土不可怨畧過凡家中一切事務與榮兄從
長計較行酒聽他說必然不差俸米必須於官倉下
交決不可於人家對過恐被人作弊後悔無及去關
米時尤須與人恭謹謙和居家最緊要者愛惜家人
務令衣食充足若有不曉事處緩緩教之切不可輕
易辱慢此是 朝廷所賜者二童更須愛惜此意亦
須說與新婦令其愛惜也汝丈人處近有一欵陽生
來能言此老在彼家業稍厚恐未便得起身當是八
九月可到家然亦未知的實如何也今附梁大婆祭
文鋪可請人爲過靈前焚之須備豬羊庶品之儀去

祭餘不一一也

近有兩書附劉本靜及公差辦事官回茲因子通行
再附此吾此中長幼皆安亦問汝輩平安抵家又聞
鄉里今歲頗收米穀價平小民不至艱窘甚喜甚喜
但聞道孚保母歸病遂已安否切須照管之道孚貪趣
讀書可愛秋稟受北方之氣攙抑不剔然有時發志
向前記書認字亦自可人吾以是公務之暇閉門却
掃雖老病而對此亦足自遣第恨汝母去世早平生
劬勞而不見其可觀時也汝理家之外宜閉户讀書
爲學久而有得厥有真樂凡疑義未通處求教叔車
叔莊及常親近郭彥鉉先生聽教益一切流俗輕薄

人可遠絕也十分用意照管一應文籍書畫存者多
甚詩致之甚難汝輩皆學將來大得其用也俸米分
送親戚已了未買屋地所收物皆償否劉皮匠所占
先業曾經理否急欲知之可報來孟嘉何時啓行便
中亦報來看覷菊英所帶回人口老少並須温存撫
恤常令飽暖有不是處但容忍好好教之切不可打
罵原家中婢僕待之亦然向所寫陶淵明遺子之書
常貼置靜坐之所遇心中不平時舉目一觀忿戾之
氣自消矣吾兒卓立務為好人君子將來二弟皆視
汝為法則也勉之勉之公門中絕跡不可行公門中
人絕影不可交皆吾所甚惡者須猛覺悟毋為人甘
言餂計所誘也但絕此一念便有向上之路矣汝勉
之勉之

近得伯仲及康㬎及汝書來書知平安到家弁家下
人口皆安慰喜慰喜吾此間長幼亦頗安傳聞鄉里
夏間不雨甚為小民憂之今果如何若鄉間果天旱
處則田租量宜取之不可刻薄求盡得也吾兒凡事
寬厚存心為好帶回家人加意愛惜毋縱容他人欺
壓之也出入甚重勿與憸人為侶則自然一日一日
長進矣鈺若生在此所借者已如數兒還矣更不可
問取也俸米關文如何曾送親戚否劉人處屋地已
取得否移居如何若移居後東城外是誰看守所帶

回物還人皆發落否康㬎行期如何可一一報來為
知下落也一應書籍文字及諸妹衣物都好生照管
今日得昇姪清河縣書度後月初旬汝母及弟妹皆
到家一切事須悉依吾所寫與汝者行之勿違吾與
綸並秉皆安但申子犯酒昂子皆病而昂子尤重今早
晚不服飲食全無得力人昇姪若能來則附搭一的
當人來若不能來則不可強也賓錢與劉子望在此
皆安但其事未果決未有歸期餚其家事可為照管
也近日有折俸鈔五萬貫於鄉里商稅課程內支文
書恐六月方到必在府中關汝去關時必謙和盡禮
得支後須好生收貯一貫一百不可妄用吾此間有

用也
吾病體入夏來略安但聰明無異行步拜俯甚費力
此亦年老當然不足怪也而早晚得賓錢在此相慰
藉差可自遣但汝毋弟數日歸追念無信不知何時
到家以此掛心耳又聞交婦及康住皆逃胸中甚增
磊磈吾平日教汝待臧獲怨處鄉里和不與小人相
接汝早從吾言不致此失未審此來有蹤跡消息否
有無宜寄書報來吾在此每遇　鄉里人來輒問索
家書蓋出於愛子之心近張時薦王善學來汝皆無
信是汝不能體父心也其孫吾望汝毋回時所分付
諸事悉遵依行之或吾所言有未審處可質之紀善

親家爲斟酌栽處也能人及曾胡記田土等物一意
不可干預悉須還之除水上亦須還之今後切戒此
等事不可爲也居家無事時閉戶讀書爲學出城外
枱耕一切下賤小人與之淺經閒杖車在鄰近館可
暫去親近教益自然漸習爲才分人矣切要所望於
吾兒者立心忠孝戒剝削重義輕利多積陰德庶幾
增長己福以及兒女耳吾之官祿不可恃也人之可
恃者惟積善必有報吾兒勉之目前紛紛可鑒已栗
年二姪求齡可喜皆考過然自今已後須猛力進學
方得不然此亦可慮恃也年居鄉無外事甚好但勉
其節欲勤學將驗較向上誰能禦之考本分皆學吏

難得先師之後所生二姪宜語之使早力也江陰父
子放肆不顧身家可爲之變然又不喜人言近常州
來者言之極詳使人悵然然吾無如之何也可嘆可
嘆嚴士正在彼甚得士君子之譽寇姪亦可喜孟京
之後亦不絕矣林須遣之讀書不可荒廢行病頻
請鄉丘義者聽也須鐵公餘皆極口稱譽吾兒勤力
起家然亦若父所喜蓋人生衣食之計只可隨時況
汝隻力無助尤切吾心自今凡百放緩以休息己身
惟有脩德務善不可緩也勉之勉之組娘安好如何
梁塤館何處康甥館否有便人皆附報來昇婚行止
何似亦望報此間近携數小斷分付閤家大小須愛

惜撲舉不可作踐要皆如自己兒女待之
近日始得汝五月末書知閤家安獨福住病不起人
死生雖有命但此僮不能無遺憾者平時無人照管
食令臥濕風雨寒暑縱恣自便至於有病略不顧問
及其病劇方始求醫雖有扁鵲豈能效力今後當切
以爲戒家人男子婦人皆須加意照管但有疾病便
與醫療不可因循病深則難治要知人力難得不
可輕易看也此事亦須內外皆用心方得更行切語
爾者不可輒聽小輩讒言加怒於人蓋小人多借汝
以報其私讐不可不察凡事須是親見的實方可出
言偏聽甚是害事不可不慮毋專聽教丈人決不誤

汝大抵爲人當事事是安樂第一法守己須是清廉處
人須是謙和結友須求誠德臨財須與合義吾兒勉
之房屋未完想今亦粗難得更緩一二年作數間土
墊存於前備好汝後身無助不必苦役心力也今後
更不須買田隨時過遣也非獨省目前爭競亦省後
來之累也更汝日下二三年皆是運不齊加意防慎
防慎吾三二日間有遠行匆匆附此
近聞江西大水未審吉安如何甚用憂之四方水旱
之事常切吾思慮何況鄉里而吾兒書來凡鄉中兩
暘豐儉如何未嘗一字及之殊不滿人意自今作書
必須及之伯伯生穀只取三分之利此最可爲法人

家實意必不忍負之既可濟人亦可長己之福汝當
效之也本之書來切怒叔濟爲無禮於其嫂與姪吾
意必無此事然已附書劉雷啓問之矣若果無之則
當以實情自白以杜讒譖之口以全叔姪之恩吾兒
可以此書示之吾兒家居凡百處善循理不可用意
於義分之外鄉鄰有過一切容之勿與計較凡災傷
之處田租當體恤寬免慎毋過刻也聞已有黎秋其
好後尋能書者謄錄寄回也在家閑暇勤習黃庭經
或樂毅論專學一帖久則自然精熟熟之後又學一
帖可也前書所囑付者皆遵依行之此不復出
公差人行數數附書回必皆到前書所囑者今不復

贅但遵依行之耶一一報來叔卓來切切言二事其
一謂叔濟欲就致職吾今亦不復阻抑之但吉安廬
陵皆不可處甚是非龍泉僻靜可爲新塗亦或可聽
自主張吾不能助力也其一謂將重欲來可聽其來
但要其家父母情願吾亦不可强之來亦不可沮其
不來蓋吾老矣亦欲了此一事也但來時其家得一
老成能事伴當送來途中好生照管足矣搭船亦須
得誠確可付託之人方可蓋路遠年小恐性情未善
也禮物不須將一毫來處途中惹事况吾分毫無受
也其家亦不必親舊有名分者送來吾此間儒素凡
事隨時不能一一如鄉俗具禮也來時只七八月可

行九月終行即不免途中守凍守凍甚艱難也此事
可與叔莊孟勤言之今寄治心痛膏藥四箇回如疾
發時先以生薑擦痛處却貼上膏藥即用雙手炙熱
於膏藥上熨七八十下以得汗爲度外有六箇分與
三女遣人送去也蕭親家來求墓表後有便寄去劉
鈞能改過否西安無謀與人撐船去年八月在臨青
已被人打死吾孟省兒竟絕祀矣可傷可傷人之不
學無謀者可以鑑也家中一切事依前書行
曾家啓帶書來後再不曾得書想家中長幼皆安此
間閤家亦平善無事所寄宜春談稿復見心許録本
胡學士書簡因粮冊子皆到今後有的確便人還鄉

寄宜春談稿親筆本及胡學士親筆詩畫數封識將
來要裝表收用[illegible]好及叔卓叔景在此皆
安但三人皆中會試副榜當除教官不免俱抑鬱耳
然此皆由命[illegible]不逹也今殿試曹典史作狀元所
謂平步上青霄吾鄉素有名譽者皆立其下風矣今
年會試吾邑中者兩人曾鶴第二蕭聰第四十六左
出意料之外殊可笑也中副榜者任衡梁檕楊經蕭
礦劉尚錫王綠楊弼孫裕蕭儀袁和曾良龍文王鏞
蕭縉蕭楷歐陽凱曾衡總十七人皆將除教職又取
副榜再試中二十四人皆冠帶於國子監讀書吾邑
預者三人龍文梁檕袁和已送入監矣羅崇本除刑

部主事家啓除行人皆在北京德遵病未愈德遜必
已啓行矣
近但墳回有家書及附三兩與陳中令往與國啓外
祖母殯歸葬此是吾平生所未了一大事吾兒宜用
力贊助陳中了之以成吾之志再不可延緩祠堂汝
自相度對所若月日得利早完爲好前書令助收莊
處喪事不可因循寺下不免冬年時行祭禮劉鈞父
未作生員則已之若渠能教鄉館自求師授經足以
勉進成材作生員非不可但是近年學校之風頹壞
後生習成蕩性十有七八無成效也吾兒家居躬耕
之外閉門讀書問究義理考古人嘉言善行遵而行

之無限清樂切須交處好人各處往墳歲時須躬親
遍歷長者不可遣人代去東門伯伯年老早晚閑暇
常常去聽教言以知往事蓋吾宗惟此老能知前事
也看管孫子父母須自用心不可全付之下人且未
可議婚待十歲後不遲議婚須禀命老父不可專擅
一應家中書籍文字並須常常較過毋致損壞此間
五六月家中大小多病喪一老使喚婦人并姪所生
子甚可人周歲後一病歷數醫不效而死甚可惜也
所索文字附的當人來爲望并在南京至今未回蓋
柴遲鈍發賣未得也曾永齡至今未到可咲帳其家
知之

吾近得泄疾四晝夜五十行危甚幸不死然亦頗衰
憊不復可支持矣所望吾兒者只有一事但痛絕小
人之交吾兒即可爲君子矣吾平生所不足汝若亦
只此事常銘碑於吾心曾聞汝體吾愛子之心勉之
勉之即吾旦夕死不相見亦只有此事奉囑也勉之
勉之
近日戶部公差進士行曾有書必到因康啓常行再
附此前書所索文字作急附的當人來非其人不可
姜寄有便多寄豆豉來戶部俸鈔勘合關支後附的
當人來寄汝母畫像來汝母墳前享堂又累鄉里雖
有　朝命吾甚愧之自今切戒切戒曾永齡至今未

至聞其同撥之人緣途淹死皆不欲來也糾病如何
好生照管之父母甚念之也此中長幼皆安家中有
管孫子爲父母者當留意不可全委以下人恐將來
壞其德性也一應書籍文字法帖畫卷好生收貯時
常晒晾纖毫不可損壞此是老父平生費盡心力所
致以爲傳家之寶者汝須用心寶愛稍有損壞即不
得爲孝子勉之勉之昨蒙
聖恩賜　御製詩一軸後有的確便亦寄回伯伯書
來索沉香爲附後即寄回但恐太熱老人須斟酌用
也近日王典伐乃手行便曾附書宜春謾稿原本所
遺落者望搜尋盡數寄來　欲裝背成卷以傳後切望

切望更望檢尋漁灌詩集二冊及録丘雲方尺一冊
謹固包封寄來此是知事伯親筆又有鄭公送知事
伯序一篇都是司倉伯親筆亦要守衾衣爲家傳
之寶勿慢其餘書籍圖畫法帖及一應文字雖片紙
皆須寶愛不可損壞遺失吾得之甚重汝守之不可
輕也不可輕易借人借非其人未有不損壞失落也
陳孟潔不能保守先世文字君子責其不孝深可戒
也藥林懶學吾去年猶時督切之今歲老疾益增精
神益減戴星而出戴星而歸歸則困卧不復能舉口
一問之蓋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大抵老身非能久
於人世者吾兒宜處善發遣蔣運來悉依前書所云

也昨日有一書附刑部[illegible]官回蓋能投繫到此方
三日家中事須悉所重者分付一家長幼用心照管
長孫此宗祀所託也愼之愼之詳細悉具前書汝夫
婦凡百聽受丈人丈母訓誨不可自是也康仲送田
不用之甚是但不必怪人凡事須習度量也契字待
有的確人寄回壓後之并果然如何須討究分曉寫
書報來吾兒須謙和處鄉里凡事忍耐不可使氣性
但憑道理爲上策也愛惜家人加意待小商之母阮
麻及福住有疾請醫治之造居隨宜可也不可學鄉
里人作事大過也
子蒙

聖恩賜御製詩文數軸今以 御製招隱詩一軸謹
啓包封用匣裝盛寄回可糊飾中廳張懸於正中懸
處須高以防觀者之不謹張懸之時須用寄回紅紗
籠蓋以避蚊蠅之點汚於下須安一香卓置香爐花
餅以示不敢褻慢遇天氣晴明無風不寒不熱之日
即張挂若遇陰霾風雨大寒大熱或梅月天氣則謹
密包收於乾燥處當中收貯更不可於正廳中間設
坐席縱是老長亦只於兩邊設坐席示所尊也所必
當張示者蓋欲使遠方下邑之人皆知
聖明之心惓惓於訪求實德真才與共圖治道也所
索祖父守玄宜春遺稿墨迹一冊族譜胡學士詩文

書冊[illegible]數將來勿遺落片紙家兒後處取復見心詩
亟要寄的確人來倅鈔閑子寄勘合來鄉人年小誠
實者來兒一二人寄來林竹有病還來此爲治家中
用心照管孫子從容善教道之不可縱其習薄劣此
第一事用心愛護書籍文字及一應法帖圖畫此是
老父傳家之寶不可輕易借人也待家人及佃戶須
寬而有恩不可自損陰德切要切要寄汝母畫像來
近昨得 御製詩文未寄回者皆錄副本示汝觀之
可珍襲也曾求斷至今未到羅昇亦未回聞薪價甚
賤無人問及也二孫皆幼不許輒與人議婚此鄉里
澆惡之俗吾家更緩數年無妨

我與伯伯六十九年兄弟伯伯長我十六歲我幼時
是他擡抱我稍長是他教認字讀書後來多般得他
氣力最後盡氣力為我婚娶我在南京中風病時
他念我左右無親人中心懸懸淚眼不乾此情此德
吾夢寐間不忘吾兄弟數年來皆老皆疾切欲一扣
身邊床數夕相與言所欲言以快暮年之願但我身
受 國恩不敢言私今伯伯已矣哀慟奈何痛苦奈
何想吾兄恩我不見死亦必瞑目矣吾雖苟生亦復
何心故聞訃以來痛心如割涕泪為枯情自不能已
汝想伯伯平日於汝之情亦厚每聞汝行事有過當
處便肯直言教戒此皆是愛汝為善人君子也繼今

雖有言汝過失子路大賢喜聞自己過失所以令名
無窮今人有過失不肯聽規戒之言所以終陷為小
人而災害及之矣吾兒自今宜勉力為善有人進善
言者便虛心聽從切不可拒善言不納也伯伯處後
總之事一力向前替助非比他親戚也吾此間近亦
艱難無物寄回助之可以俸米十扣相助今寄祭文
回汝可備祭物代行禮送葬及歲莫汝自具禮致祭
以盡子姪之道
伯高回已有家書數日前附書與汝及伯伯祭文墓
志書信與諸姪皆在禮部朱員外帶去後又附書與
汝在曾狀元南安帶來前書所發落者今不再寫今

所望者便發落將車來不必將禮物來亦不必其家
親屬送來只令其家一老僕老成重厚者送來須是
八月便起程九月來則北河有冰凍之患守凍十分
艱難此事只與孟勤言之匆匆只此
昨日有書及新刻曾祖墓碑祠堂記各數幅在樂善
郎中處回今寄碑石三片凡四刻詞記可尋石之粗
而稍厚者作方趺安頓祠堂中偏側向隅處望石則
如先母陳夫人墓上之制用長石四條而嵌置之然
須論方向擇選利月日乃可為勿輕率也有 恩賜
玻瓈條環一副係條兒寄與汝用此是 上賜宜敬
重珍襲之也吾兒撫念叔萬而經紀其喪葬又存恤

其遺孤甚好甚好老父聞之喜而不寐汝須常囑新
婦用心教養若新婦能盡心照管則下之人不敢輕
忽欺侮之矣勉之勉之其子亦聞性資勝清亦旦暮
善誘之向學為好海桑先生大儒君子必將有後有
後必將在此孫吾兒勉之然亦須常飭勵清戒酒向
學為好人亦須與仲兼說宜夾輔之向道理庶無辱
姊翁也寶鐵惠椒已領感厚感厚吾兒可向謝之亦
須叔姪常相親相助為善也吾與抑菴德遵欲祭孟
昭備祭之資及祭文皆已附在崇本處至期物具則
希積與汝及陳之姪三人者代去行禮研石到家汝
須備禮親往謝之蓋遠道寄此甚難也其餘墓前望

石待用紙寫寄回汝自刻也拜荛伯毋說與東門諸
兄篤孝養惇友恭也

示稷林二子書

叔粲親家叔車回皆有家書及附物慶任余侍講回雖無書有分付言語近日錦衣衛舍人操勉行亦曾寄書所分付汝已詳悉可一一遵行不可違悞吾家自蕭薦之來後絕無書朱仲和乃子來到臨清遣劫盜各家所寄書信盡失之矣吾遣慶任回專搬取汝毋及林汝若祠堂之地已復則可親自送毋與弟來如未便復則令逺尋送來須尋一居宅與楊負令其毋子得所不可以失宗親之義此非他人之比也使之得安穩歡吾去即汝之賢矣一切之事皆要依吾前信行不可違悞不可違悞汝毋來帶吾青紵絲繡雲鶴圓領來帶方壷畫來若祠堂已復未得蓋造則汝且來此向發落汝庶得穩當今有一書寄伯伯專說祠堂事汝可親送去汝若來時家中一應事務請賔鐵叔提督整理

示導子書 五首

任能讓及武郡督家人至得汝信自後更未得吾病更無減退七月末因檢肆 賜印及米二勑不見詢知又爲不孝子盜歸以致荷勢在鄉生事造禍因此情懷懊惱氣病大作苦痛數日一痛之甚即與死爲

隣此皆汝與并從史不孝子所爲汝三人之罪惟均可速可速來時即尋出此二勑帶來或先寄孟嘉來勿悞勿悞更將來特須謹固包護密封不許纖毫損壞但畧有損壞汝皆當死在家須悉一看過一應誥勑及凡有 御寶文字並要點對仔細寫數報來切要切要其餘書冊文字法帖圖書及 御賜物件俱要具數報來如違父言俱是不孝吾鬱氣忍痛書此數字汝審之

孟嘉九月一日在廣已去世可即令幹同導來此取回家小勿悞勿悞去後廣中取迯今別有信一封在劉艮手回與甯叔姪可知之

所發落回家事一一着緊爲之不可遲緩不可遲緩但是互爭不明田土等業盡數還人逺鄉田土及近鄉磽瘠無收之田盡數出戶還人皆要告官明白彼此皆有下帖執照庶免後來吾家之累在戶只可收三四十石糧不可過多我死後門戶差役汝叔姪大難應當不可不處羅崇本族內田土山塘盡數還以原物切不可聽人說誘對換開稅原坑用其地上起造屋亦拆下屋材退土還之必須從我之言乃免後患他人家有互爭不明來說者必須皆如此行勿遲勿違只要税糧出戶明白至囑至囑青林寺前紅門作急便拆作急與父母造合墊之地此事尤不可緩

急望報來說與昱毋子各處莊下有較不問多少盡
數裝回逕恐不可得矣遣人去時須和氣相與切不
可爭鬧又惹事也餘事並依行時發落不許違悞致
意賓幾叔之貞之夔之序之所凡事皆理用心佐輔
必要停當至囑至囑病中不能一一作書萬望留意
也
龍士熈及王員外士華行皆曾寄書歸曰袁宗範來
得汝書後再未得不知到家今已幾日所已幹辦幾
事完備有便望一一報來切不可依稀落落虛度日
月切囑羅大廟一族之中廿四斗地皆須還其原主
此間已批契字盡還之矣昨聞崇本有書與其家令

他勿受此語切不可信想他前者招五六十人同來
告狀此其惡意豈是甘心不受田者如今不管他家
受與不受只是盡數退還之縱其不受我亦退還之
聽為閑田庶免後來之患切不可聽無知之人謬說
別撥田土與之易換以惹後患視原坑莊倉亦拆棄
還之切囑切囑其他遠鄉但係賤價買得及受人投
送互爭不明之田盡數召夘乇還之父母所買者皆
用實價不在此例却須告縣推割分明不可苟且休
阿貽患於後務要 兩月之間盡皆了落不可延緩
老身自聞不孝子竊 匿書回後病益加重氣體疼
痛晝夜不停而夜更重決非久於人世者前分付作

墳不審的用何處切望早定作意為之亦說告諸兄
從吏如法堅固不可草草也餘事俱拜意賓幾叔之
貞之夔之序之所四兄從吏早成為望前月二十四
汝室中生二孫一男一女并示汝知之將去關守是
最高者傳家至寶也切不可汙損慎重慎重
吾病雖晝夜服藥但中懷懊惱避候日有增無減今
即死已不夭矣但憾稷不肖不受教訓多攬不乇之
壞在戶將來為吾子孫之累故專遣汝叔好歸務要
減退十去七八庶免後患切不可惑於他人好利之
言而不從吾言以自取不靖也蕭氏既有子說與大
新婦用心好生看養更須好待其母更不可家中不

和稷急乏盤費若非父母在此已窘急無措可遇的
確便速寄來接應汝在家每日要看實幹事見功效
切不可依稀苟且虛度前後所附書回皆要帶來看
過不可一字遺失凡前書所發落者老病之人更不
再寫但盡心作力為之晝夜不可怠忽平日所輔稷
為非者一跡不許登吾門切記切記

示姪孫挺書八首

屢得汝書知在官平安甚慰老懷吾在此衰老日加
蓋今年七十有四理當然也春夏間必乞身歸蓋目
前 實錄未畢不敢言私也汝在官有暇不可棄書
冊一切公私事務皆須依道理行分毫非義之利不

可苟取務學慎行一日長進一日方好不可與輕薄
不着實人相交常常點檢自己但有過失即改之有
暇與之斐往來叔姪互相規益更好鄉里動靜有所
聞數寫書寄來吳朱皆當今賢人君子汝幸在侍下
朝夕觀其所行聽其所言倣而行之自有長益勉之
勉之致意張御史往年見所和唐律曾有一詩託楊
顒將去不知顒不曾達近日於他處得之今寄去汝
可爲達也外有清溪家譜寄之斐書一封在內汝可
自送去汝父墓誌二月柬解寄便舟持來不誤汝也
正月初三日
近有一書託祭酒先生帶來與汝今因秦御史行便

再附此楮所望汝者卓立爲君子爲仁人勿墮於流
俗庶幾不忝門戶大抵持身爲本身正則所行正擇
交爲要交善則所處善閒暇即讀書進學以古人爲
師無負老人所望之斐奔問亦道老人此意也此間
半年多不得鄉問每用懸心南京必常有閒不惜頻
附報來三月一日夜燈下寓
平日教爾脩己處人以免罪戾今聞往來人之言汝
爲同僚所欺侮此必是汝之誠意未至蓋未有至誠
而不能感人者也宋張橫渠先生教學者不幸與匪
人同處但常自家點檢不令己身有過大抵七君子
豈可致自己有過汝切戒之切戒之吾亦聞此人平

日所爲只是汝與之同僚當曲意包容一毫不可貟
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汝積習之久自可成德亦與
之斐道吾此意吾今所寄之斐書可令附歸與其兄
弟觀之使改行也汝亦頻頻寄書汝兄弟令循禮法
善處鄉里也正月六日
平日教汝分毫皆須守禮法庶免罪戾汝在衙門內
豈可問人索官紙寫私信雖是半張亦係官物但舉
發即有罪今後切戒毋蹈前非吾詩汝可照依今改
去者自錄一本整齊小楷子細對過寄來發回與稷
汝不可於南京刊刻切不可不可昨晚偶有所聞故
再附此致倦切之囑

家啓來得汝書知在教學甚喜此是大人長者與進
汝汝須加意不可怠忽大抵教學之法須小心導誘
不可急躁切記切記雖在教學然不可荒廢職事更
不接納鄉邑小人以壞名節稷之不肖具之斐書中
汝可索觀自警也汝父墓銘後寄來必不悞也
吳都相公書來言汝誠實朱都和公書來亦言汝能
謹用慰老懷然汝尤須加謹以不負大人君子之許
與以副吾望吾在此凡物不乏用汝數寄物來甚乖
吾意欲悉遣還則道遠累人不便故强存之然終未
嘗用也和鼎將來布今發回汝自今宜戒也更與學
錄具道此意宜共戒也汝父墓表就附和鼎歸汝可

錄一本寄二伯及諸兄弟觀也吾家子孫惟當謹守
清白之傳不可以辱先世吾爲稷累日夜懊惱柰何
柰何學錄處匆匆不曾寫書汝以此示之共知吾意
也此間長幼皆平安如常五月望夜燈下書
汝錄去謬詩初意只得汝閑暇自寫何以煩勞他人
且達堂上之聽皆由汝多事不靜也且汝一檢校未
職亦敢私用監生是汝僭分處豈是綱紀之司未職
尤須戒謹庶免譏怒自今戒之所錄來者今畧改正
再寄去不當在衙門爲之亦不可令達官知之恐譏
謗也爲此切須隱約不可彰露也一應紙筆等費用
可於兵部徐大人支俸已有書達徐公矣付挺孫此
書汝可自觀不可示人

東里老人書示姪之夔姪孫挺吾近日爲不肖子姪
作過見累憂惱不已而疾病日增比況汝曹可想知
也所望汝叔姪持身謹行動師古人而毋貽人譏誚
吾家子弟皆不淑也勉之勉之心緒不好亦無暇及
餘事但南京有關鄉里事不惜頻頻詳悉報來

寄昇姪林子

吾此月初九日至淮安今日午必到儀真途中一行
長少貴賤皆安家中俱不必慮到南京必換船從安
慶南康而歸長江大湖雖多南風幸今春水未漲也
吾所過未嘗登岸入城雖有聞知來見者未嘗有所
受之以此自家脩次泰然汝兄弟各須謹慎事事依
我所發落行不可違隨不可改易毋親有病請蔣先
生看脉不可攝過吾過事吕医食片黎泄瀉六七日
服藥始解大抵有病之人不可不絕生冷之物慎之
慎之時常點檢大門中門之內不許諸色傍留生人
更約西邊家人不許引惹人來往恐爲不利餘事悉
依前命而行匆匆只此秋昂長爲勤用心讀書不可
隳度日月也又批閏二月十一日四更過揚州揚
子橋燈下寫
途中並不遇鄉里來者故不知吾家消息倂示汝知
之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二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家訓

訓昇姪

德安公平生力學淸脩不讓古人昇爲長孫豈可不力以承繼之能自力則爲賢孫不能自力則辱爾祖矣豈可不勉

囑付姪昇緣路事宜二十件

一舟中常掩閉窓門婦人女子不得窺覷外面

一秋只在官窓深窓二處不許於舩舷坐立船行更不可過窓使風之際尤須謹愼

一泊船之時婦女幼穉皆須寧靜不可喧笑啼號

一炊爨只令劉林生阮徵在外整理孫兒夫容皆不許出

一舟中斷絕煎炒燒炙緊要緊要窓中火爐謹愼謹愼

一經過遇相識不可停留不可停留

一晚泊須覓安穩處切要切要若雖未晚而遇有安穩處可泊即泊不可貪程

一遇見雲氣風色不便便須早尋安泊處不可因循致臨事窘急

一遇夜不可貪程

一灣泊之際須察鄰船人情不可忽畧

一泊船夜睡不可沉鼾須相輪警省

一遇有薪米賣處便須預辦不可直待空乏

一過作神福酒肉須及駕船之人自家寧可不用

一沿途討添撥軍夫須十分和氣不可使官府生事惹累至囑至囑

一船行之際或與人擠撥須兩相避讓須戒飭駕船之人不許生事

一遇口岸去處不可淹滯若過南京亦只住三日不可久停作急啓行

一到南京於歐陽主事處討俸米十七石還百鍊

有米則討十石回用米少則隨討多少不可執

一難得有物亦討些用但不過十數

一途中思未足物件可於南京買然不可久住

一廣哲處有交阯通志一部可打點明白完備用夾板帶去却寫信報知

一緣路凡過一處便點檢收拾起船勘合至囑至囑

一舟中須嚴切鈐束諸小不可姑息

一與百鍊說不可過建安站船歇防人情不測

訓旅鴒良稷八事

吾家自高曾以下子孫皆至親須停睦患難相恤貧

繪相助過失相規如有不受規盖若衆共責之畢若
衆共啓之必盡公道乃可使服今條列數事以示汝
兄弟遵守
一須訪求有德有學之人爲師以教子姪擇其資
質頴悟者教之以治經次者教之讀書講解習
詩文雜學必皆教之正心脩身事親處人之道
爲本
一祀先事親已有定規不許怠慢陷於不孝
一凡公事不許干預苟利以辱家明
一閑常時須勸勵子姪使貴義賤利務善循理親
近正人勿交俗輩

一子姪有善行好學者衆共禮之重之若有分外
不待不受訓誡者稷會諸兄弟數其罪而笞之
不可容恕如又不悛明告於官請治以不孝之
罪
一教子姪須要處友待下皆寬厚少飲酒蓋貪飲
者未有不亂性背理處人之法謙虛恐氣無不
得吉
一旅鶴艮稷須同一心有很戾自異者衆共攻之
攻之不改者絕之不爲兄弟
一兄弟本同一氣不可聽婦言以傷至親之情
訓姪與子

吾今啓行甚急盖
君命不敢稽延也吾今之歸但祖墓一事是務然匆
匆力不能皆親到龍泉萬安二處已令艮同子珮盖
留三姪同往謁早禾市等處汝鶴同弟稷往展省在
樂氏住居傍近展省後作書報來亦令艮姪二人同
寫書報二處先塋安否來但有未安處須便整理有
受犯者悉令改恃頑不肯改者須訴於官切不可坐
視不理自陷於不孝切屬切屬先兄思貽先生存日
於四十三都新塘買田五石以爲子孫歲時展先墓
之用此出吾兄誠孝之心爲永遠之資五房子孫當
永遵敬承不可有隳以自陷於不孝勉之勉之凡歲

時展墓之祭只於高祖考妣曾祖考妣先祖考妣先
考妣四代祭物只蔫魚肉米麪常須依期每展墓時
必須於塋域四傍巡歷周覽恐有小人侵犯切勿怠
惰近墳雜荊草各房輪流采斫家用遠墳雜茅草就
明出手帖與看墳人采用若子孫不守本分擅伐墳
塋樹木者以不孝論罪若枝葉深密處藏蛇虎者各
房同眼剪減而均分之皆永爲定例付諸姪及稷同
觀

訓東城諸姪事　十三

昨五月二十七日晩得鶴三月十八日所報凶問驚
動哀苦屢絕而蘇雖吾兄高年盛福子孫滿前無復

遺憾但我六十九年兄弟既老不復得見以足暮
年之願而今已矣吾負吾兄哀當柰何痛當柰何臨
終時曾囑付後事否聞往年已擇定墓地在何處曾
整理壙否葬期何時可一一報來吾哀慟之餘思汝
兄弟當行之事因便寄示可遵依行之此亦大槩耳
餘可推類而行也凡事依道理行勉之勉之
一父沒毋老兄弟最須和睦尊卑長幼皆安其分
長者發言行事或有過當處則少者須忍少者
或有過當處則長者須忍但忍過一事兩事兩
不留意自然和睦切不可輙聽妻子之言以傷
同氣之情一切家事兄弟平心易氣商議停當

而行不可競分毫之利以傷大義汝兄弟和睦
則老母亦可以少慰暮年矣
一葬地已定則好若或未定則只於祖墳傍近擇
高爽乾燥不生水蟻之處即是好地不必論富
貴吉凶大抵祖孫父子本同一氣死者安則生
者安自然之理也富貴吉凶隨俗之論大道理
說不通也更勿用僧道作齋醮虛費
一祖宗所遺一應碑銘行述詩文稾草片楮隻字
及家乘譜牒之類並委鵠收掌愛護不許損壞
但畧有損壞即是不孝蓋此係吾家傳世之寶
子孫所當謹守爲是鵠繼伯威兄之後係宗子

房下故當掌之
一父所遺下田土契字及生借文約若父在時未
有發落則只於汝老母處收貯待弼回時兄弟
同稟老母處分切不可私匿有爲以啓爭競取
譏鄉里貽辱門戶
一家中諸事須早晚令稷來協助出力如稷處有
事鵠良亦須去協助出力兩處兄弟務要同心
不可分彼此內相和則外不相侮所謂籬固犬
不入也切戒㑹與輕薄人交處
一父沒凡一應祖穀生殺須放寬取索不可刻覈
恐惹怨生謗蓋今無父人輕汝矣宜慎之慎之

一各房子孫宜嚴督之讀書不可荒廢切要切要
一須尋一片好石刻吳銘請叔莊或希稷係㨾書
石而令工人深刻之藏於墓中却打一本寄來
更多打數本與各房子姪
一每年汝兄弟及稷都要依時同去各處祖墳掛
紙不可一墳不到不可憚遠不行
一之宜姪所置書籍甚艱難於今不易得矣可專
付魚孫掌管愛護其毋亦須用心同管庶免遺
落
一奕魚無父爲叔者皆須矜念教訓之凡事與作
主張不可坐視也

一凡親戚中尊長惟有止齋先生一人每事必求
教而行必得穩當
一各處古親戚皆須如父在時照管之不可踈絕
與東城諸姪姪孫
說與東門諸姪及姪孫務要各守本分習爲好人不
許違理犯法稍見有椽不可不謹兄弟子姪本
同一氣務要相親相睦不可因小利失大義俗
言家不和則隣里欺謹之謹之
各房皆教子孫讀書爲儒者然後可以撐拄門戶不
失祖業此是第一件事勉之勉之
凡係宗族務相親睦有患難相卹有過失相規戒凡

是先世古親須相往來不可冷淡大抵凡事重
義不可重利
說與奕與羊奴仔元是一名軍可遣回本都不可占
留在家後來事發隱藏者同罪悔將不及況此
僕近年來結群爲悪其勢横甚若今不遣去將
來必爲汝叔姪兄弟之累切記老人之言不可
不聽
訓康甥孟嘉十六事
康甥孟嘉從予兩京十有餘年今以廕得官將之廣
西予既衰毁壁於九原又念韡伯之萬里分别之際
情懷甚悪無䕃公務鮮有閑暇欲賦數語爲贈未能
設就燈下寫切於今之從政者數事遺之大抵持己
愛人事君之本其至道精義具在簡編進而求之所
益大矣孟嘉勉之
一第一件常常點檢自己身心要在道理上出一
言行一事背了道理便不得爲君子若出於一
時失錯便猛思改過終身痛以爲戒方得
一大凡脩身愼行皆須自己着實下工夫不可毫
髮放過放過便非着實今人無有着實工夫只
是脩飾外面要別人道好而不知盡爲有識者
所窺遂指爲小人此是立身根本
一閑暇勤讀書考古人嘉言善行體而行之常親

近正人虛心以請益爲然人之邪正未易辨識
大抵行止端莊語言合道言不及利便可親近
若好窺人談人議論不正諂媚取容言不遺利
此小人也須遠之遠之
一仕宦當以誠心愛人爲本愛人者事君之實程
明道先生縣座右嘗書視民如傷四字古大賢
尚如此何況今新進小生豈可不勉大抵人情
好惡彼此不異推己行之無或弗當若待蠻夷
更須寬恕撫之則父子虎之則仇讐此不獨蠻
夷則然但蠻夷則難於拘以文法常須以恩存
恤之遇事諭之以理便有拂逆雖詈罵亦未宜

輕易克佛子廬建寧劉剛可為鑒戒
一奏啓本是進達　朝廷須字字點對一字差錯
便是事君之心不至若行移諸司及所立案驗
亦須仔細點檢非但免罪此亦是學
一凡係官錢糧雖一分一合不得侵用收支際關
防姦弊務要出入明白着實立案庶免後患
一若一時公務急迫小民倉猝措辦不得須借衆
力協助者協助既畢或有餘賸便須對衆給散
不可一毫入己便是贓罪目前紛紛可鑒
一官府一切事務皆憑文案稽考近年姦詐小人
往往設計毀滅淹累不細大凡收貯文案之處

常須親自照管關防不可怠忽
一雖微細皆須明白立案免後悮
一吏卒之弊古今一轍其欲解事及中傷人常用
閑暇之際三言兩語全倚冷淡不着意者官長
信之不疑遂致臨事顛倒是非變亂曲直自己
枉受貪汙之名而實被罪責矣故凡事有疑難
猝發落者當廣詢詳察切莫不可輕信吏卒之
言而行一有不實爲害非小大抵待吏卒須關
防而亦不可治之過嚴過嚴生怨亦能爲己之
害惟正己以馭之使之不得有爲是矣
一里老所言亦未可輕信皆須廣察

一公暇無事可取舊無案閱之可長見識觀律可知
法意觀諸司職掌可知政理不宜怠惰凡仕者
謹慎勤勵和緩闕一不可
一敬事上官如嚴父當存親愛之心不可一毫悖
慢積此誠意自然可以感動之彼雖不善亦未
必肯加害處同僚當如親兄弟須相敬相愛我
有不是彼能爲我言之便須拜受改之彼有不
是我當避之從容與之言彼若不從又一兩次
避之從容與之言須積誠意以動之吾常愛兵
部尚書金忠每部中行一善政必曰此出吾同
僚非忠所及或有過舉必曰此忠之愚昧同僚

不須知也吾嘗以自儆汝勉之
一閑暇熟看律精究古人用心仁厚處一字不可
輕易忽觀
一刑者古人不得已而用官切戒用刑蒲鞭蒿杖
或三五下六七下不過十下示辱可也戒之戒
之
一子弟家人勿令擅出擅出必仔細關防自己公
務在外隨從之人亦關防之不可放縱
贈言示姪之芳
吾楊氏世守禮義服詩書仕者有廉節處者有善行
居西昌四百年皆無敢黍其先者吾與鄉四十年今

㳟始遂一歸宗人老長物故且盡後輩晚出行有忝
於先者多矣爲之短氣索然雖召而訓之飭之其習
慣成性安能必其吾從也吾留家四旬即行至今抱
愧恨未已族兄叔意第四子之芳來北京將歸乞言
故書余之所耿耿者勉之使務學爲善庶不辱其先
汝勉之哉歸見同宗子弟其悉以鄙言勵之如能用
吾言非獨老人有光吾宗有光苟不用吾言或忝先
世非獨不可見先祠吾亦不願見之汝往勉哉
訓濬子默識

到家當脩敬者七事
祠堂祀禮次日三牲祭臨來時辭亦須祭每日早
詣祠致揖帶小姪去使之諳習遠行亦當歸亦
謁
展墓半月內從東門諸兄去每一處看項者與匹
布無布則與鈔
宗族親戚家皆須到父輩行皆拜稱尊長親長同
輩者稱曰兄年長者讓其坐
朋友隣里相識家皆須到須兄弟及諸姪帶引須
執謙恭言語和緩論事須從容勿急躁
縣官學官皆須往拜之須諸兄引領須謹子弟之
禮
欲見官長須請變兄帶引若平常出行與羅昇劉

廣同幾翻可常同行叟不可帶無狀童僕
鄉里親戚相邀饋贈皆須錄記來看不可昧之

當力行者八事
一首去清林寺之門改作一小門十日內與序兄
率人爲之勿緩
一作急整理田糧過戶緊要緊要切不可緩
一凡係投送田七魚塘皆還原主決不可留此不
可論在遠在近
一打點一應書板整齊安頓學背樓上來時各印
三五部帶來
一豎立　御書閣碑來時打二三本帶來
一點過家中一應書籍文字法帖圖畫皆見數來
並寫在文簿志內有壞者就請工匠粘綴須須
先用花椒作糊
一須親造蕭克潤處拜姑婆蕭李廣拜其內閭皆
汝幼時受保育乳哺之恩者皆須四拜蓋有毋
道焉兩處皆須要人事毛頭娘家有兒女亦須
少與人事
一緣途舟中寫下書信但未要封忽遇便人即填
日封寄仍要見在某處發

當謹戒者十一事
一最不可飲酒若被人苦勸不得已二盃三盃即

止世之好酒者壞性敗德妨事廢學致疾喪身
皆由於此故最當戒
一晩間不可飽飯夜間須着綿布衣睡須要褁肚
一不可頻數赴招飲須和顏軟語辭不可有拂人
辭色
一非其人不可頻過其家若過之顏色須和
一對鄉人言大抵謙和不可暴厲傷人
一凡請人作事須與工錢不可招人怨稷以勢凌
人致怨者爲此切戒切戒
一緣途皆不可登岸望人到江西亦不可登岸但
回來時請蕭仲敬家一人帶到胡祭酒先生處

拜之即過
一但途中有先生長者及官員聞汝經過來望汝
者此是敬汝父須親去拜謝即出不宜擾人
一到家便用俸米十石與楊和之子如彼處附近
稷有穀則支三十石穀與之勿悞
一稷至不仁致族人顯達父子狼狽失所殊甚可
恨即便討屋與住如急促未得且令在城背舊
屋住下却從容別討便支俸米四石與之勿悞
一楊玄若艱難亦支俸米三石與之
分付導子及昱高諸孫事十二
一但係稷與人接受不明田土池塘山園房屋等

業盡數推割還其原主雖我家曾與些小價錢
亦不問他取只要開除自己戶內稅糧各處皆
然勿違勿違
一東門諸姪俱要遵依老叔之言從吏了落此事
不可依稀坐觀成敗寶鐵老弟亦然今遣和姪
回亦專爲督併此事須要早了無貽後患若有
後患必累導昱及諸弟姪
一造墳須擇楮原龍洲如二處皆不遂意則聽於
南林寺前再看斟酌亦要今冬見明白
一稷與奴仔盤費皆盡作急前來接濟
一諸人皆與昱毋子說凡事俱要依我發落不許

故違惹累子孫顯達須與屋住
一諸事俱在和姪口傳我言語寫不能盡
一導與和姪度歲後作急啓行前來勿遲
一昱甚輕薄妄誕須與其母說嚴切戒約之勿致
輕妄惹禍
一攔街之門務要拆毀如舊羅宅諸房田土房業
南岡頭人家田土屋業盡還原主各處皆然陳
與寬若果無理分外先訴於余侍講先生却赴
府縣告之
一戒飭諸僕各守本分尤不可縱林仔出外生理
及下鄉取索此僕有百五十兩本錢在外分外

須知更不可令昱下鄉生事
一和姪再來時須與二十石穀安家或與十石俸
米
一家中有馬盡發賣不留予與諸孫皆不許騎馬
我在此亦不畜馬只一驢代步耳
示長新婦九事
我今年七十有九只爲稷不孝違背父訓專交小人
作惡犯法今得死罪致我受氣成病漸至危殆亦不
過年歲間必死理無疑也汝吾家長婦今家中之事
一付爾掌管一家大小長幼皆付託汝汝須每事
盡心今遺懸歸發落數事可皆遵依行之勿違切不
可聽信小人之言有所改易切記切記

一田土多則稅糧科差繁重必至累子孫破家蕩
產苦害難勝即盡棄遠鄉田土山塘皆不可要
近鄉田土池塘利薄者亦不可要或還原主或
賣與人皆須作急發落不可聽小人邪言依阿
不捨至囑至囑
吾儒者之家不可思量要富戶下田不許過百
二三十石戶下糧不許過三四十石儘足歲用
切不可過多過多則後來必累子孫爲父母不
可無遠慮切記切記只是許多田糧在戶後來
科差子孫也自難當

一家中凡事只請賓巖叔公之貞之夔之序
四位伯伯來從長計議而行行事之際務須體
我心行我心只要戶內田少糧少後來不累子
孫更着實要稽冊過割與人明白不可存虛糧
在戶仍累我家
一家中所藏　勑書誥命御筆書及一應書籍文
字法帖圖畫皆是我平生性命心力所得家中
務要常常愛護須是汝親眼同孫子小心勤勤
看過遇梅雨晴霽則須曬晾曬晾後還親自整
齊收拾親自鎖鑰封閉此是吾傳家之寶絕不
可借與人看雖至親之人亦不許借之緊要緊

要更不許信付昱子須是新婦一一親自整理
蓋昱子兩年來甚懶惰不學只因前年冬稷來
此驕縱他壞了雖極力整救不起近年只與奴
僕小人相親全無心向學與父性一般家中凡
事不可信付之不可縱慣切須關防點檢往守
只爲新婦不能諫夫致有今日之禍若今爲母
又不能戒子將來更有不好昱在此與他書讀
他就偷書與人切須防之
一我今病甚稷又犯罪係獄可隨時與昱婚配
祭告祠堂拜見家中尊長百事皆隨時切不可
違禮作酒席

一家中子孫不可斷絶讀書種子須延好先生教誨須嚴且勤爲毋不可慈愛護短事師禮須厚學俸須要實效不可少欠旦婚後令讀書寫字不可縱他懶一體還先生學俸

一吾老且病稷又重𤸃未有生意二小子諸孫其產業皆須及我存日早定免致後來爭競不明不相親睦也凡嚴夫人存日所買屋業田園陸土池塘及我寄回銀子所買田業不問遠鄉近郭並請賓巖叔公之貞之彥之序之所公同分作三分一分與稷諸子二分與道渠秫務要均平各成片段取便利但係稷近年新置屋業田土

山塘並屬旦晟愚昭晏管業學後舊居只與道渠秫居住城外舊當仍作三分

一和姪在此多效勤勞可於學中支俸米十擔與其子如求去不便與其家相近處有穀送三十擔與其子勿違

一稷之不仁致顯達全家狠狽即撥居與他仍支俸米四石與之

遺訓

正統二年病中寫八件

一用平日私居所服深衣斂棺中悉屏金銀等物用紋衾書銘旌遵吾所命作魂帛設靈座到家則靈座前從俗設影像蓋小孫未識我也棺內外用漆須周密舟中須帶漆備用一切喪事依文公家禮斟酌而行啓行及入舟過南京入江西境到泰和河畔皆奠告須舉棺到家於正廳安置亦奠告奉魂帛入謁祠堂於祖考前稷用縗服代拜此待到家擇日行用酒果告祖宗每一堂行五拜三叩頭禮

一急作書報稷令在家設靈席變服治葬事不可來遠接待船到吉安則來永和以上接待棺出舟新婦與孫子來接

一擇葬地但取平穩高燥不生水蟻無坳風後來不爲人居宅不爲窰場不爲道路之類

一作墓須作兩穴和並我居左穴空右穴以待郭夫人不可違命

一作墳須自家出費我有銀酒鈃及盃約二十餘兩足備甎石等物之用不可以作墓累鄉里蓋吾素無惠利及鄉里也不可違命

一欲爲墳墓經久堅固之計則用王時彥學士葬毋及太僕寺丞豐城丁維南葬妻之法皆好如資不敷則以吾平日所用銀酒盃大小六箇盃之惟留小撒盞十箇爲郭夫人他日復土之用不可移動丁弦見吾所作其妻墓文時彥之法

右親筆書

一墳前勿作享堂勿築墻垣亦勿如鄉里用甎石作盝合樣以貽後患只是以土崇厚築之但遇雨水傾塌隨即加築築須十分堅實墳前勿建神道碑勿立石人石獸只立一望石遵遺命所題近墳置少田土以備祭掃此皆不可違命

一吾去世之後始終不許從世俗延僧道作善事追薦蓋吾平生所存惟尊君愛民之心所行無傷人害物之事但不免嫉惡亦當正理故雖未能施善未嘗為惡果有地獄吾必不入子孫切不許聽俗人之言為此事以汙辱我如違我命即是不孝我死有靈必不祐汝

正統九年二月 治命七作

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憾但官出崇重國恩未報此雖死不能瞑目耳身後數事預示子孫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

一只用幅巾深衣斂須用絞衾庶幾稱飾經過幃壙可得穩當

一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家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所用冠帶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不必新作

一凡今喪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孝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可自進凶物請他人為已持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切不可行或有搢紳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

一吾久病數數累公卿大人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于兇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遍叩列位公卿大人一切遺祭遣賻並止不行至叩至叩同院僚友鄉里親交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賻皆謝卻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

一作急寫書托徐尚書大人倘有馳驛上奮東者寄去報與令急急作墳揹原龍洲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脩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緩稍遲必累煩鄉里重吾過矣

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卻擇日葬亦不可久停蓋死者復土則安矣

一啓行同去凡書籍文字並須逐一收拾包裹愛護舟中尤須謹備雨水漏濕片指隻字不可損

壤遺落法帖圖畫皆然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二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四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詩四言

騶虞詩并序

永樂二年八月騶虞見鈞州鈞州 周王封内
之地王往觀焉截以歸乃九月丁未躬詣
闕下上表進獻群臣聚觀擁懌舞蹈以爲從古罕
見夫嘉祥之出必有至德在於尊位若馬呈於
河龜見于洛皆有所由考之傳記騶虞仁瑞之
獸今茲之見豈偶然哉洪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脩舉章明教化普布德澤除弊
建利發自親親以至仁民愛物天覆而春育四
海之内翕然咸和殊邦遠國數萬里之外不待
告諭莫不擁臣效貢稽首來庭此皆
陛下至仁之德旁孚遠被之所致也嘉祥之出厥有
由哉臣士奇竊見自上歲以來四方上奏祥瑞
不可勝數
陛下聖心惟民爲重皆以謂非切實用抑而不貴然
今騶虞之見實上天所降至仁之應非如其他
草木之珍鳥獸之異豈可隱而弗宣哉輒效詩
人歌詠之意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維天至仁涵育萬類維我

皇明一德作配穆穆
太祖奄有八埏仁覆其人大哉如天
皇帝仁聖同符
太祖天命人歸緝熙九五
皇帝曰祇予臨兆民上天
皇考予承維仁乃詔多方乃循舊章乃求遺逸乃登
俊良德教宣明需澤覃敷靡彊不剛靡弱不扶濡槁
滌汚起廢疏壅大敍秩秩人文彬彬　小大
熙熙夏葛冬裘不知曷饑靡斁靡忻伎孰有内外遐悅
遠來極地所載雕題漆齒椎結辮髮梯航重譯俯伏
北闕至和孚洽協于天人無遠弗庭百祥萃臻嘉禾

瑞麥甘露芝草白雉菌犀
皇不爲寶維鈞有山在彼周疆乃產異獸皓質緇章
酋耳脩尾身虎而騶食不生物性麟之仁維周親王
徃鈞于田廹之弗驚擾之以還曰斯騶虞
皇仁之符不遠千里獻于
皇都王拜稽首
皇帝仁聖維仁動天靈祥協應
帝曰匪予予弟仁孝發祥周邦維王之召王曰匪臣
萬邦　帝治　帝德致祚臣敢僭之群臣百工觀視
嗟嘆自昔有聞於今實見惟欣拜舞
帝仁所來　帝曰予仁曾曷下施予懷忠賢爲國之
楨菽粟布帛民資以生苟無不獲予治斯德嘉祥異
物豈予攸亟群臣拜手
皇帝聖德大禹不伐商宗恭默
皇心一揆　皇壽萬歲維天降祥如川方至臣職載
記獲睹休嘉敬陳歌詩永告來世

聖孝瑞應詩有序

洪惟
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所以敦化紀綱之道一遵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成憲天下萬國之人承風鄉化熙熙然入於泰和
之域矣　陛下聖心重惟

皇考　皇妣陟降在天瞻依無所乃於永樂四年十
一月庚申徵天下道士咸至京師即朝天宮神
樂觀同於脩舉金籙齋法表孝思也車駕幸
齋壇　聖神來至對越在上肅然有臨辛酉有
青鸞白鶴翔舞於神樂觀壬戌車駕復幸朝天
宮有寶蓋五色光輝奕煜自正陽門冉冉入于
皇城癸亥有神人見神樂觀甲子卿雲見朝天
宮乙丑甘露降于宮樹丙寅車駕復幸朝天宮
卿雲覆映壇上鸞鶴數百翔舞旋繞既訖事二
日醴泉出神樂觀甘露復降孝陵上　切惟禎祥
之出皆不徒然謹按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

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醴泉出孝
經援神契曰天子孝則慶雲見若鸞鶴之應道
家爲重惟神人嘗一見於漢武登封之際而畢
見於今日既當　聖誠感孚之時又皆出於神
明戾止之地實由
陛下大孝深仁至誠之應辛未群臣上表賀以爲
陛下聖德純至用克膺玆嘉祥
陛下謙抑弗居一歸本於
皇考妣聖靈以下及群臣協贊之力又申飭群臣古
先哲王皆因祥思懼今不宜有所怠忽此益以
見

陛下與二帝三王同一盛心臣叨廁侍從躬覩盛事
不可無歌詠以鋪張鴻休謹拜手稽首而獻詩
曰

惟
皇御極八紘率俾曰孝曰仁允欽爰理惟
皇考妣著存無間曰羹曰墻斯須有見洋洋
聖靈陟降在天違違孝思　皇心有虔乃循玄範乃
脩金録爰伸終慕暨惠普率惟　皇淵衷齋莊純一
對越有嚴有恪有翼上帝有言恍孝子于百神有言
篤恭于主至誠感孚楨應駢臻綃鶴僊僊青鸞翩翩
下上壇壝周旋廡序徘徊翱翔如掖神馭煜煜寶蓋

絳節黃麾流越端門如神往來復有神人有言有告
出入倏忽迅不可究復有御雲五笙綱輿輪囷葳蕤
琪葉金支粲粲天乳滑滑甘露既零爰泛亦降陵樹
厥浥瓊脂淋漓玉津以薦以飧統和天人訖事秉虔
如盈未膺繩繩休徵疊出層見有深規覺有泉渫渫
苾芬充達沾者酡頰穹祇發祥式昭孝誠群臣拜手
皇德之徵　皇曰匪予　天地　考妣降鑒界祐錫
時蕃祉自昔明聖膺祥務敬汝予協恭庶臻永慶群
臣拜手作　皇聖明　皇不自聖臣敢怠寧有臣士
奇紀載是職敢作歌詩永播無極

瑞星詩有序

臣聞之書曰非德動天又聞之先儒曰天心仁
愛人君有以灼見天與人君之相與也夫天不
言而恒示人君以災有動乎此必應於彼或昭
德或示儆莫非所以仁愛之也往古可徵矣恭
惟
皇上以仁聖之德奉天命嗣大統臨御以來孜孜夙
夜體天地之心以愛人守
祖宗之法以爲治敷布德澤脩明政化四海萬邦咸
樂太平祥瑞之臻史不勝書迺宣德五年冬十
二月二十有一日夜含譽星見于九斿大如彈
丸色黃白光耀有蔓欽天監言占法含譽瑞星

爲君上施孝德興禮樂人民和悅夷狄奉化來
朝之應於是群臣忻悅抃舞皆以爲
皇上聖德所感國家隆盛永遠之慶奉表上賀
聖心謙抑推而弗居且賜璽書戒勵彌至蓋與夏禹
之不矜不伐商宗之嚴恭寅畏同一大德也臣
忝執筆預侍從敢賦四言詩一篇紀述盛美謹
錄上進伏惟電覽焉詩曰
惟天之高蕩蕩難名仁覆萬類大德曰生惟君憲天
行天之道仁育群生下民是保天監君德有允肖之
來享來歆爲祥爲祺　皇欽天命嗣臨　大寶嚴孝
宗廟祗奉　聖母夙夜恭勤惟德之宗始于家邦弘

及四海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橋者偏之仆者植之如
藝黍稷薅莠與稂驅去螟螣罔俾害傷矜恤鰥孤撫
字煢苦有昧弗率勉勉教詔除其凛冽敷之融和化
戚以怡易嘯以歌立綱布紀惟賢之庸推亡固存發
道大公乃脩德化制禮作樂天叙有常人文煥若芒
芒四裔雨露所隆慕義歸誠罔或弗至　上帝曰俞
允光予命何以報錫式鴻厥慶嘉禾異麥騈出于下
騈出于上慶雲膏露宣德庚戌月維巳丑其日丁亥
夕瑞在西大星如丸九斿之傍有暈若射金玉其煌
素蟾東生皎乎相輝河漢爲蒙參井爲微厥名含譽
太史敷奏百辟嵩呼賀祥獻壽　皇德仁聖謙讓是

崇歸功穹祇歸功　祖宗歸功　聖母亦及臣子申
命飭勵敬哉無怠稽古大庭軒轅唐虞咸有瑞星昭
德之符　皇德格天前聖一致肆用作詩永告來世
仁安堂詩爲任敬立賦八章
奕奕高堂麗于城隅有植其藪有列其書　高堂奕
奕既閎且殖展矣君子秉心之德　其心伊何相人
于均其德伊何俟利安于民　民之顛沛維予之殆
民之惛惛維予之痒　民之痒矣予胡寧居言遄赴
之弗步而趨　民乃定矣予心則夷維予心之夷曷
報曷施　帝懷庸績弗懈夙夜寵渥其升不顯在下
南有松柏以柱以楹聿觀爾升誕惠厥寧

蔣氏三逕詩有序九章
鄂城蔣立恭其先世嘗作三逕粤人吳德英
圖之楚府吳勤教授前進士廬陵蕭尚記之序
之其友楊士奇爲詠歌之其辭曰
瞻彼三逕于胡之側鶴嶺在南鳳岡在北　瞻彼三
逕于湖之干有植桓桓有蔽欒欒　維此幽人辟之
治之維此幽人宅之宜之　不亢而逵不偪而嬿中
心儃儃爰來爰處爰率我先祖　維我先祖予恒游
息既寬既碩予是儀是式　厥有旨酒亦有肥牲時
洽我隣及我良朋　式優以游式燕以休曷競曷柔
曷畀曷求　相此幽人胡樂陶陶相彼貪人亦孔之

勞　有圖有文眦昭且宣暨予作詩申告弗諼

東川迎養圖詩有序十章

東川遂養也君子仕爲東川守有祿迎養其父母而樂因以示化其民也

東川之潛樂樂松栢君子于行其樂融融　樂樂栢松東川之潛君子于行其從彬彬　首之皤皤儀之檐檐君子有父聿來自南　莪莪翟冠蘭充其袢君子有母自南偕來　君子拜稽言笑嘻嘻父母聖仁不我遐遺　維父與母眉壽而康維兄與弟左右扶將　行其野矣有桑有麻入其邑矣有絃有歌　奕奕高堂式燕以嬉匪直孝恭其施孔宜　凡厥庶民各有所生孰時觀之弗感而興　懿是孝德有聲有循肆庸作歌以告厥民

聽鳥軒詩爲劉宗韶作

民物之生伏賦性均氣稟既殊靈秀維人其生之初父子之慈民物斯同靡或有虧林棲者鳥性純且仁反哺維勤其參其奮維父維母生我鞠我父母孔勞我心曷舍雨露既濡履之則悲哀我父母我寧以時鳥鳴且和養適其私靜言聽之我心何如天之高八日之遠矣哀哀父母我心曷已立身揚名維孝之八勗爾君子敬勵于志

後山詩爲江西林憲副作八章

崔崔後山清漳之源下蟠厚坤上摩穹旻　山有嘉植維松維栢亦有令人維英維特　維子闓甫愷悌君子奕奕高堂在山之阯　道積于躬靜與山處及時奮庸懷山曷已　山則升雲興雨祁祁有道于施君子之宜　大江之西維國南服政紀之明不嚴以肅　肅如秋霜示民之威熙如春陽維民之懷　維山之崇不遷厥常維君子譽式永其彰

題輝姪蘭

幽處其芳介于貞石何彼鸞鳳而棲枳棘言念君子可以觀德

題升龍

陽德中正與時偕行乾元九五天下文明

題降龍

雲行雨施萬物咸春收斂神用肖潛自珎

承訓堂詩有序

姑蘇顧仲華甫一子勝朝夕訓之勝敬承唯謹遂請於父名其侍養之室曰承訓聞求余詩余嘗過顧氏愛仲華甫蕭灑散逸尤愛勝篤實溫靖善事其父與其繼母盖內外無間言勝字東啓深於醫製藥尤精余老疾資之多爰敬賦古詩一篇用致嘉勉之意云

奕奕高堂有父有毋父毋孔慈錫我教誨其教伊何曰義與仁于愛之真于言之諄敬恭聽之允率履之

父母孔仁而敢怠遑父母猶天敬事朝夕我行或怠貽我父戚孝哉勝也永欽爾終脩德式嗣福祿來崇

具慶堂詩有序八章

駙馬都尉那臺井公永清作堂以奉其父母名曰具慶求余作詩其父九疇甫初擢給事中在南京與余居同閭巷朝接班行時相往還九疇甫惇實和厚慎靜不譁其友張子下又爲余道其家居之行及世德之厚余同意井氏之榮非止近侍也居南京時都尉公雖志學之年已翹然挺楚之異衆炯然白璧之映人蓋知井氏慶澤所鍾其在茲也公今躬膺榮命貴聯戚畹得厚祿以奉二親於康寧和豫之時同仰荷
國家之大恩亦必本其祖若父積善累德有以迓承之也斯堂之作其知尊本矣故爲之詩曰

鬱鬱喬林發厚于本源厚且深其流斯遠　維那井宗世服善仁迨大父父厥脩益勤　父也在廷祗
帝任使　帝錫寵加簡升其子　子尚貴主聯婣天潢玉葉麟衣貂蟬煌煌　迺作高堂奉父與母致隆愛敬日獻春酒　春酒在尊鼎薦芬芳父母眉壽允樂且康　允樂且康孝心孔寧立身事君維孝之經

士奇作詩用諗都尉具慶百齡令聞長世

永思堂詩有序十章

吉安府推永春顏君文盛端靜應厚君子也在吉三歲每江右藩憲二司及過使之良至京師道官於吉者之賢必舉太守四川陳君與顏君爲首稱僕前歲奉　命歸展桑梓聆九邑士民道二君之賢而戴其德如出一口蓋二君皆仁其民如父之於子明於獄如鑑之照物無淹繫無滯牘此吉之人所賴以安者也顏君痛二親之不逮祿養也名其退食之堂曰永思間求爲詩余素重顏君故探其情而爲之賦亦願有告焉郡之細民寧忍困苦而不敢言者胥吏爲欺之蠹也亦九邑之人如出一口者君白於陳君相與致明決以蘇被困之民則亦永思之推也

南山之木厥有本根浩浩川流則亦有原　凡世之氓孰無父母生我育我憂勤是保　我疾在躬父母怦怦我躬既平父母載寧　我事父母千載未足云胡一朝去我不復　林棲者鳥則有反哺哀哉小子欲養無所　豈無厚祿豈無華纓我無父母子誰爲榮　靡旦靡夕孔懷弗忘父兮母兮如睹羹墻　居則以思行則以思音容怳焉夢寐對之　父天母地覆載同德哀哀我心何窮何極　先哲有訓立身忠君我惇用之敢怠于勤　無敢怠勤恒恭敬止終焉永懷悠悠曷已

題張子俊山水

高山崔崔青川瀏瀏息有幽居濟有輕舟已遠人境
同志來求優哉游哉足以忘憂

題陳憲虎

彪彪其文眈眈其眎豈不虓怒父子仁在

題陳憲龍

雲行雨施賜德之亨豐穰以成天下以平

榮壽堂詩有序

江西左布政使毗陵吳公閏二親在堂春秋皆
將八十而康徤和豫嘗蒙　恩賜誥封父用深
爲中憲大夫衛信知府母金氏爲太恭人邦人
士慶公之親之高年而承　天寵也名其奉養

之堂曰榮壽太子賓客胡先生爲之記又求余
詩公起家秋官屬歷守數郡陞雲南憲使又簡
陞今官閩敏廉忠所至有善政爲之詩曰
奕奕高堂奉父與母父母善仁天錫多祜厥祜伊何
耆耋皆臻和樂且康皓首顏顏雲章自天式顯貴之
命服煌煌封秩貺之孰無父母偕老幾何云誰之居
被時寵嘉福祿鼎來其奚自致嗣有君子懋
帝之載桓桓君子奠此南服民恃方伯朝倚岳牧維
敬維仁以共　帝命維孝維忠以樂具慶

題白雲山房圖四章

尚山在上清流在下懿彼幽人託此適處　英英者

雲菀菀者林懿彼幽人其潛之深　有舟有梁莫之
以之嘵此幽人優哉游哉　翩翩飛鳥夕倦斯還逝
予從之以終歲年

題泉坡學士龍

時而淵潛時而雲升乾元九五天下文明

題水仙

漢廣之濱清洛之汭留此婧好邂逅誰遺

題菊

秋霜既肅黃花始妍爰擷爰飡聊可永年

題諼草

對此諼草粲乎有章我自南陔何憂何忘

題玉簪

姑射之妹翠莖如幃惟顯其玉不覩容輝

題蘭

懿此芳蘭在彼巖阿爲佩爲帶懷哉九歌

題鶺鴒圖有序

姪子和重兄弟急難之義遠來其歸也賦詩送
之
人之親愛至性所有維兄與弟如足如手兄弟急難
我心則疚興言赴之匍匐敢後沿江歷湖自南而北
遑遑萬里敢遑暇息亦既晤覲季也其羸淪墜泥塗
伯也傷悲矢辭籲天天聽高高伯也怦怦中心孔勞

昔我始來青陽肇序日月云邁歲聿斯暮念𢘆與梓
我行將歸顧視予季予寧不懷顧謂予季予豈汝違
予行復來春以爲期鶺鴒之詩在昔有作兄弟急難
視古何怍

辭

蔣隱溪輓辭三首

顧瞻兮堂前卷帷幕兮稽筵奠陳淸醑兮載肥鮮設
悲管兮切哀絃凄風激兮櫺軒雲黯黮兮靈來旋恍
如睹於形色兮儼若聆夫笑與言可聆兮意不傳
悵思公兮臨几筵

北風凜凜兮天雨霜木葉脫落兮百草黃翩銘旌兮

辭高堂豈靈車兮秀冲岡邕里歌兮哀以傷玄室一
閟兮夜甚長魂渺渺兮何方螺山崔崔兮螺川湯湯
青原與白鷺兮鬱相望悵思公兮遊故鄉

玉珮兮瓊琚霓衣兮霞裾秉元化兮握靈樞列缺從
兮豐隆趨倏陰而陽兮忽卷而舒睨視濁世兮如汙
渠飄然乘風兮凌太虛參王喬與韓終兮列仙爲徒
遊紫微兮帝之都悵思公兮邈天衢

題歲寒三友圖

松蒼蒼兮虬枝竹翛翛兮鳳羽梅皎皎兮瓊芳凜寒
節兮偕處芬芳菲兮春榮條零落兮秋露惟所稟之
貞潔閱歲年於遲暮兮匏笙兮雲中和清角兮月下

諒同志兮金石瀜子懷兮延佇

盤谷草堂有序三章

盤谷在西昌邑東北十里許楊氏先世墳墓在
焉比年子姪多就墓傍作別業爲耕讀之所之
序之居題曰盤谷草堂善繪者圖之余爲作盤
谷辭三章書之辭曰

盤之中兮崇丘交青葱兮松柏家先祖兮求近託
壤兮玄宅懇酌兮寒泉薦蘋藻兮芳蔾春雨零兮秋
露耿孝思兮無斁

盤之中兮幽居聊逍遥兮棲遲朝耘兮林芳夕耨兮
巖芝仁與義兮足明懷孔顏兮吾師安吾分兮蹇劣

何富貴兮可期

盤之中兮良疇下宜稻禾兮高宜黍牟春出耕兮夏
耨旦勤斯兮夕休或雨暘兮匪時何倉庾兮有秋懷
古人兮食力吾弗力兮誰尤

送別辭

留石填兮洞庭遺蘭佩兮澧浦羌不懷兮別離獨徘
徊兮延佇

詩五言古

題林靜小景

幽居無俗韻山人有餘清鳴湍瀉晴壑高秋蟬早鶯
相攜一散躑亦得暢其情

題朱四智夢草軒

骨肉皆鍾愛兄弟重連枝生爲同一氣殁爲永別離
誰言永別離夜夜夢見之夢見何所爲和樂如故時
忽覺各分散泣下橫交頤中堂理罪旐發悲不能詞
緜緜而弗忘中自長相思謝予篤天倫夢感著聲詩
因之名我軒恒用著所懷

聽艾仲宣彈琴

公子散煩襟留客撫清琴一彈黃鵠操再鼓陽春吟
洋洋發冲響泠泠諧素心非今同勝會誰聞奏雅音

贈沈敬諭奔喪歸閩

祿養欣有遂何言奄棄茲哀哉風樹懷百折不自持

列帷輟絃誦豈但蓼莪詩晨起餞旋歸烟波滿川湄
徘徊一顧望愛人益增悲涼感天地思亭爲悲別離
須臾爲千里緬焉安可期唯應問業者惻惻此江湄

題鄧秀才寒翠軒

清軒大江畔前有竹松林蕭條霜雪時愛此碧森森
窗中看掩映席上對陰沉非特玩適重歲暮可論心

題太乙真人蓮葉舟圖

至人絕汗漫遺世若虛遊不假桂爲楫飄飄一葉浮
仰觀天宇澄俯瞰洪波流浩浩蕩無垠泛泛任去留
富貴多憂虞仙道我所求弱流倘共濟從之覽十洲

壽吳孟勤先生二首

聖明有碩士乃在國南鄉被服大容衣臬蘭襲春芳
組綬由令德粲粲發奎芬名聲布遠邇延頸誰不望
昔者螺水湄今來鶴山陽高筵酌甘醴懽樂誠未央
峩峩黃鶴山直上凌五城仙人駕彩虹飄飄臨我庭
借問此誰歟陵陽與容成玉杯注丹燭斟析奉長生
達人含至道自與元化并遨遊紫庭中逍遙龜鶴齡

繆都指揮輓詩

龍飛肇淮土維公喬雲從揮戈逐代北躍馬趨山東
崢嶸摧勁敵意氣當前鋒百戰有爵位屢遷乃益崇
洞庭與彭蠡先後填巨邦百歲日尺多一朝上埃風
靈車發華屋祖送出崇墉蕭蕭衆馬悲淒風激大江

去天難已矣雖然恒無窮

送貝惟學還會稽得此字時省親兄木即別

高堂雙舞衣日奉慈顔喜先塋別經時何堪戀桑梓
杳杳浙江濱依依漢川涘懷往忻已遂傷離方未弭
即路有憂懽去年俱若此

奉寄李丈人

長登黃鶴樓引望陵陽岑陵陽渺天末何由見所欽
自昔攜手時蕭散大江潯出言諧鼓瑟中孚利斷金
一朝分袂來寒暑三四侵翰飛薄遠霄鱗沫循清潭
高深曠不接隔我浮與沉堂中侍愉色膝下儼纓簪
祿養崇甘肥懽樂日駸駸久要焉獨忘一往無遺音

綠希保眉壽以慰飢渴心

題三泖歸耕卷贈管時勉歸吳松

客從雲間來自言家遠村用世闕材具委身服田園
開春起東作良苗日愈蕃下無螟螣苦上有霖雨恩
年和易堅好爲力誠不煩當秋負穫歸婦姑值我門
公家且輕稅豈復憂飽温貧婦持機杼稚子牧雞豚
傍舍數老翁懽會無衣昏共入雖朴野皆有忠厚
相與墟曲間焉知市朝喧違此未幾時九扈鳴已繁
去去情益敦浮榮終不論

題艾仲宣蘭

昔年春月夜弭棹湘川湄邂逅鼓瑟人佩纕紛陸離
寧知忽不見芳馨貽在斯

題艾仲宣竹

高堂二月中繁綠羅芳樹日夕凉飈來紛然已如而
君看籬下姿可用怡遲暮

題伯牙鼓琴圖

平生山水意託此孤桐絲之子無旋期茫茫誰復知
閒來幽樹下欲奏已遲遲

題彭憲僉白海青圖

由來搏擊威雲鴻不敢即佇睇極青冥群飛皆戢翼
栢府坐看時重有秋霜色

贈陸伯陽三首

粲粲白玉瑤本生崑山陽一朝蒙采擇高列珩與璜
佩服合其儀和鳴日鏘鏘碱砆昔同櫝類仰方自量
妖娟園中花豈不當春榮孤高陵上栢嚴霜厲堅貞
匠氏來相求藻繪作棟楹因知君子人特立以成名
府岳有威鳳竹梧得止依五章備文采鳴聲合金徽
聖皇莅九五四海揚德輝翱翔初來儀雍雍復旋歸

題蕭德通所藏崔白鵝

衆鴻厲高騫消搖薄天漢詎無肅肅羽而獨懷波瀾
特立諒不群振鳴終什侶名書亦奚爲懿此焉足換

賦丘原芳林隱

達士布高位幽人在中林貴賤有定命聊用得吾心
方宅五畝餘灌木鬱蕭森浮陽映密葉清雲散庭陰
回風激蘭薄餘芳襲我襟雖無絲竹清嚶鳴懷好音
殘帙不停披旨酒恒獨斟獨斟忽復醉時時吐高吟
幸無與患侵自適非陸沉知分理攸宜誰謂依華簪

爲安正贈白紵賦詩爲報 時余初免喪

朱明變寒節曜靈赫南馳端居念初服感激悲慈幃
春暉奄遒盡誰爲遊子衣豈不荷重纊後時非所宜
君子見存恤縞紵貽贈之素質颯白雪纖理瑩文漪
裁縫被弱體濟濟生光儀逝將表明惠永歌無斁詩

解筠㵎先生輓詩

東山千餘仞其下文水馳馳水去不還高山默無極

夫子在世時芳名揚昭陛夙志篤姬孔肆力究皇羲
窅窅萬化原玄悟探其微秋荷製裳衣春蘭充佩褘
發軔蹈佳軌周旋豈踰規道存希有濟才高未見施
矚視六合中特時為雄詞奮如蛟龍躍煒然炫章止
濟南講遺經河汾論匡時翹翹問業者詵詵日來歸
吾常以樂天消搖介期頤一朝隨玦風飄然遠去茲
奄忽歷星霜今來四五期嗟余忝鄉郡夙昔仰耆龜
引睇鑑湖阡徒懷後時悲類仰杳茫茫中傷公詎知

送黎信歸故鄉

商飈起西陸倏忽為素秋客行惜遲暮懷歸逝不留
舟楫裝已具送子河之洲千里遠結交一載篤綢繆

歡洽詰琴瑟夙昔同衾裯云何當重分私情悵悠悠
山川繞歸路豈不思同遊俯瞰江漢水滔滔俱東流
惜哉南飛鴻孤鳴遊匹儔別離誠難任斯須亦何憂
終當返舊林歲晏共優游

夜宿山家待米惟憲不至

主人罷尊酌稚子具衾裯稍稍松火息寥寥獨未眠
林高風響迅窗虛月色懸行侶時相失懷抱自悽然

寄題王氏槐陰軒

結宇臨長衢開軒面嘉樹靈根沃鮮澤由來深且固
柯葉浮青冥垂雲翳門戶紛華避春節孤芳弄秋素
王生屏世營端居多暇豫潛玩聖賢言常懷作古務

脩止諧夙心還因動退慕仰惟先人德封培昔已屢
敬承乃汲汲時存荒逸懼窮達知有命非緣高爵故
因歌寄幽軒為子寫中愫

送王經歷奔喪還偃師

清代服朝命懷此好爵縻安知失所怙抱慟伏在茲
輟理遵反路歲暮風淒淒行行泣且悲血淚不可揮
歸當趨故庭盥復哀以思竭力詠非遠致身猶可希
庶幾強節勵顯揚以為期

黃侍講家賞瑞菊

霜降豐鐘鳴虎嘯谷風生氣類各有召何況吾所徵
君子際昌期冠紱趨明庭致勤靡夙夜惟恭秉忠貞

至誠會感孚嘉祥聿來應衆卉冷寒節貞菊粲前楹
同蒂進穎秀駢芳出紫莖動如比翼翔靜若連理榮
夕下王堂中高賢集良明玩賞驗至理謳吟播芬馨
孰云微植茲從知兆方興謙始永弗渝奕世垂休聲

送楊參政景衡考績還福建

恭命佐南服緬臨山海區旬宣盡臣職夙夜忘其劬
惻惻軫民隱究究運良謨明如孤月懸溫如春陽舒
八州詠闓遠惠化罔不敷行身著表率下者無侵漁
千里互絃歌邈邈皆晏如考績屬茲歲整駕驅趨
皇都巍巍雙龍闕彤闈煥金鋪劍佩森九陛朱衣肅
來趨拜辭遽徂征言歸即脩途相送國南門何以贈

離居官成古所戒養始貴無渝朔君來終堪應貽上
簡書

賦得快閣送曾日章使安南 時以鴻臚卿行

朝日麗金閶禎霞煥彤庭拜辭出合門旅旆萬里行
行指古交州南雲杳冥冥駿馬向風嘶翩翩逐行旌
逶迤彭蠡澤還過西昌城傑閣何巍巍弭節一來登
章水朝宗去三山如沐陵思憶雙龍闕北望心怔忪
懷遠由
聖君宣德命九卿式馳賢臣職豈敢稽王程伊昔黃
太史遺祠並南楹且復禮前修成激慕忠貞近矣慎
樹立千春齊鴻名

送吳寺丞歸滁州

白露下梧桐秋風激砧杵策馬出都城揚舲越江浦
朋遊皆佇立望望滁陽路聆晤恨已遲長別嗟何遽
念君將門子恬澹如韋布文藻發篇章游情在毫素
前者撫嫠嫠舉棘惜其去歸來官太僕俊游九卿副
三載畜眷息考績騰令譽瑯琊山水清周游昔已屢
歸心復遄飛斯須不相顧安得往從之一寫予所慕

送鄒尚友赴澧川

新春散寒沍旭日明江浦浦樹淨亭亭猶含夜來雨
遠客從行邁故人皆出祖初來自西川遠往沂南楚
離別即須史晤言方幾許　聖朝惆嫠簡賢需召
杜愷悌終薦達承流寄綏撫澧水出澧陽東連洞庭
渚其俗本淳朴其民素貧窶竭力供縣官何嘗厭勤
苦茲晨控賢牧蚤暮急延佇行矣敷仁恩殫心副
當宁

贈王行敏

芙蓉麗長旭粲爛雲錦垂采折欲有贈徘徊增離思
嘉晤詎幾日星言復南馳滔滔逝長駛流光奄如之
念予崑山秀皎皎瑚璉姿終當膺薦達磨琢貴及時
高齋面山水卉木含華滋棲遲固適意靜脩諒所宜
勉哉慎樹立以副平生懷

蔣用文院判靜學齋詩

齋居臨廣衢睍睆絕塵氛日月燦簡列芳帙左右陳
君子抱異尚稽古風所敦雞鳴整冠佩肅肅趨
楓宸既退此閒逸曠然謝紛紜農軒同夭折周孔明
義仁往軌懸日星力探與身臻忘寧容妙悟閒勉忘
宵昏靜慮而有得當聞先哲云看君振高策奕世揚
清芬

題王孟端寫竹寄本之

北風起郊甸寒聲駭長林引領瞻溧陽懷賢思彌深
耿介直士節幽貞君子心平生惇契好如彼雙南金
昔別夏未稻今來春載臨吳絲將蜀桐和諧會相尋
豈之桃李花秋霜易見侵懿此歲寒操持此心所欽

胡學士山居八景之二首

竹塢雲林

衡門對芳塢上有脩竹林旦暮碧雲合晻靄成幽森
雲起欻乘運從龍沛甘霖終焉君子節不失歲寒心

芙蓉寒雪

結廬在滄州前對芙蓉好寒冬飛雪凝開門訖瓊島
皎潔如我心攬之以為寶出處倘不渝可與知者道

題三顧山劉氏文會堂卷

岩嶤三顧山飛流下蹬𣻉靈秀之所萃爰昔鍾賢哲
正學明綱常直氣廹邪孽至今鄉閭士堂堂仰清節
耆臺鬱崇崒遺風耿未歇比屋儼縫掖群居蹈高潔

之子抱貞素曾何汙緇涅奕奕峙堂構脩脩蔭林樾
豈乏穀粟儲群書富羅列同志五六輩時來共怡悦
研覃泝周孔辨析窮毫髮至道日有得中懷炳昭晰
明善固所資誠身理愈切願悖輔仁訓庶不忝先烈

題商顏東山二圖二首

迢遞商顏下優游晏歲時玉泉流石乳青松蔭紫芝
非為文成君姓名誰見知
夙尚在高潔雅懷非陸沉東山詎云遠蒼生望亦深
孰謂高卧者而無匡濟心

盤龍曉翠詩

英年擅文翰雅韻超凡庸家臨文水湄門瞰盤龍峰
蜿蜒帶城闉崒律凌高穹詰朝敞東軒初旭明𥈭曨
宿靄靜陰翳秀色開青葱凝輝射虛牖含潤清簾櫳
正襟此晤對渙然滌慮空趣與妙景會心將玄理融
稽古率攸行進退其有窮恒悖旦氣養庶期日新功

西疇耕讀

幽棲寡世營結廬在西野充室惟詩書開門繞田圃
方春九扈鳴俶載向南畝高原爆宜黍下隰濕宜稌
種植既得時耘耔亦無苦況當長養節霡霂承膏雨
朝耕暮還息潛心以稽古上窺姒餘下探姬孔緒
黽勉究微言優游啓玄悟所得依日新逍遥自容與
年登秋穫完穰穰盈我庾擊鼓薦犧牛懽娛報田祖

修舍數老人言行皆鄒魯相與知帝力謳歌頌
明主陶然墟里間終歲同樂處

龍給事湖心草堂圖

巢湖介淝舒子昔所棲遲葺茅結幽宇遠託湖中坻
開軒面遠岫繞檻蕩文漪幽坡藉丰茸芳林擊叢纍
遠絕往還跡閒適惟詩書揭來遊虎闈遜遊登赤墀
馳聲倚文翰焯有好爵縻豈不懷初服引睇渺天涯
致身義所重在舊仁不遺自公有餘暇披圖寫遐思

送周孟簡乃兄

龍樓徹五鼓城上烏啼曙客子思故鄉振衣出門去
猶顧玉堂宿忽別金陵浦明日大江千相思荆樹寒

王孟宣輓詩

四時迭遷易化運無停機人命合堅固忽爲朝露晞
平生所親愛誰不悲永違況乃德之良特達衆所希
惇行孝與弟蹈履慎其微百歲自恒道胡爲中路萎
不見凉薄人高年踰耆耄古謂仁者壽聖言豈云非
松柏繞丘墳蕭蕭起寒飈即此杳長夜念之增歔欷

送王裕歸臨川

朔風暮已厲薊門凛寒霜之子返故邑星言爾還裝
長跪拜慈父含悽別高堂親愛自天性誰不情內傷
所懷在重闈晨夕遥見望驅車逐徒侶欲往仍彷徨
爲孝行所先養志古所臧翩翩丹鳳雛五色會高翔

含輝璞在石戒溢川維防愛子以進修眷言贈斯章

玄默齋詩

至道本無爲達人識其原静居玩群化通復皆自然
物理諸妙契緬邈適大觀懷中老聃書置之已忘言
冲澹順性靈寂寞卧雲山松栢蔭庭外衆卉羅松邊
聊以驗氣序隨時樂吾天余始識其人翩翩復高騫
何當徃從之俱遊象帝先

贈曾生景銘 景銘其先吾郡人僑居番禺今生以萬石至有司援近例擧之生來辭歸因贈之詩

君子重時命有塞必有通古來才智人豈必畎畝終
晩成見大器特達會奮庸曾生格有司超遷理歸蓬

璞玉寧久閟志士寧久窮林居有餘暇徃懋切磋功

孫給事小畫

俱懷堅貞節雲根偶相遇投我雙翠翹報以珊瑚樹
永矢氷霜時懽依共遲暮

送陳生還吉水 子魯之子子魯時起自翰所官吏部且續娶生以祖母之命來省

家住文江頭東望秦淮涘戀戀父子情迢迢隔山水
粵昔奉父母留侍大母居重闈供甘旨日夕承婉愉
久違父膝下仰慕聞詩禮况乃大母心惓惓念行子
此地阻遠涉風霜多苦顔幸復荷榮寵何時見斕斑
昨者促我來令我慰羈旅臘月達京城升堂拜父母
我父見子來驚起還悲歎別時汝總角汝今已勝冠

我母見子來憐我克孝敬念我涉苦辛問我行久近
各言問大母大母今壽康聽荅未及已零淚沾衣裳
我留侍父母藹藹天倫樂誨語日殷勤離懷頓舒豁
舒懷未幾許我父呼我言父母喜汝來大母傒汝旋
我未報 國恩養親誠頼汝事父汝日長遥歸勿辭
苦拜跪受父教黽勉惟敬承晨起別高堂揚舲復南
征維時二月初春風動楊柳父執書贈言朋游勸行
酒人生尚孝行子歸重操修矧子英妙年勉學循嘉
猷而翁我同朝且復同鄉郡何以贈子行努力崇令
問

送黄學士還永嘉宗豫之父　五章

聖皇御宸極垂拱朝萬方時康洽泰和化理侔虞唐
公卿侍黼扆文儒列成行濟濟集天衢輝輝被寵章
寵章一何盛濟源嘉所生文錦盤雙龍奎光煥然明
豈但隆褒敭重以命秩榮餘齡沐天澤感激深中情
深情仰都畿逝將謁
天子夕發斗城隅晨趨閶闔裏鶴髮耀冠緌
龍顏顧爲喜拜稽頌萬年惓惓未能已
惓惓事　君忠雖老志益強載來卽華館嘉慶洽中
堂怡愉奉甘旨拜跽陳壽觴眷言皇天慈奕世弗可
忘
弗忘在　君親桑梓翳丘園別離未幾時履此霜露

縈遲遲遵返路靡靡涉川原來歸誠所忻戀
關心彌敦

蕭處士輓詩

懸象無停運四時迭遷逝人非金石堅百歲忽如寄
有生必有終惟德世所貴夫子武夷秀家承蘭陵系
寡欲出天賦惇行在倫誼飭躬仗忠貞及物崇惠施
棲遲恒采芝淹留聊攀桂逍遙以卒歲頹然謝塵世
天道顯而信世澤久益大令子奮六蓺華聲揚旆旆
身有好爵縻行惟先人似源深自流遠繩繩殊未替
顒仰念潜德因之微來裔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四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五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詩五言古

退思軒爲淮陽劉千戶賦

結髮在軍中幸際熙明時聲敎洽四海不聞羽檄馳
家承厚祿貴身有好爵縻雖懷鉛刀用一割不及施
自顧草木微芳澤振華滋感激天地恩胡能分寸裨
惟應篤忠貞庶不忝恩私庶事如蝟毛何以適攸宜
發已一失經臣職喩自玆豈但羞榮寵安危誠係之
歔欷內自懷兢兢恒自持高軒敞弘麗退食時在斯
先哲有明訓揭以爲箴規

題范仲倫紀善攀桂軒

團團青桂樹高高凌紫虛根本積深厚柯條鬱紛敷
風雲蕩香靄雨露涵浸濡當春競妍華不與桃李俱
秋氣粹萬卉孤芳乃芬如金彩耀朝暉天香含滿裾
軒居延爽霽靜對古人書觀道可適懷何必傾一壺
居止得嘉蔭悠然塵慮祛緬惟種植勤今來百歲餘
先人義方訓遺我以良圖幽貞媲令德安敢廢斯須
光華際昌辰歘起應時需攀援聊淹留非爲樂其初
念玆保明誠歲晏以終譽

送王孝子歸成都 其初巴陵人省其姊來金陵

蜀嶺春雪消秦淮新水衍萬里蜀中人君求思鄉縣

去年在親側今年在 帝畿非緣同產故誰肯離親闈一朝復一朝思親心若焚問君刲股時痛迫何如此初發白鷺洲忽過黃鶴樓巴陵尋舊里荊門泝上游家林行漸邇笄程應預喜猿嘯豈關情鵲噪宅在耳倚門望來衣跟踏五色歸供饌黃魚美昏盤丹荔肥親年方壽考歸來誓相保長承膝下懽不出門前道

送陳景著編脩以母老乞近地得福州教授

振佩謝彤陛驛車出重城堂中有壽母奉以趨脩程秉志存事君母也迫衰齡仰荷
聖上仁俯諧烏鳥情維時六月中流金赫炎蒸行路

豈不難適願心孔寧濟濟玉堂侶祖餞羅冠纓眷言夙昔好何以贈子行易得四海聲難致鄉里名矧乃來學衆逝將於我承黽勉慎所操庶用閣休聲

送聶教諭赴貴州 聶屢見過不遇留卷求贈言賦此見意

往與子別者乃在江漢湄江漢日夜流歲月忽如馳相思隔川岳於今已十期于家清江曲夙有溫厚資少小入鄉校育德窮書詩中歲登成均鴻鵠摩天涯金石協其音佩玉昭其儀拜爲博士官小試百里師詵詵遊學徒左右侍皐比成德與達才造就咸適宜九載績用成入奏趨彤墀陛遷荷榮寵欣欣遂其私職不踰文教出不越 皇畿明晨整行裝王程詎能遲嗟子契濶懷慰悦宜在茲終焉弗所願坐以職務縻過門弗及逕出祖弗及追引望池陽峯易慰中渴飢幸逢熙明運會合諒有時惟應保貞素遲暮以爲期

題訪戴圖

寒宵雪初霽明月照庭前獨酌山陰酒含詠招隱篇良朋忽興念懷往方浩然泝洄剡中行玉色晃山川道長興易窮回艫遂言旋性情自不羈動止故無牽放曠非可則猶爲畫者傳

題文丞相字 文丞相爲吉水解氏大書生香翰墨之陽六字解之孫文夫求題其後

惠風布和氣流雲度春陰聽弦播芳潤嬰鳴懷好音邑中理琴罷逍遙翰墨林圖帙左右陳永謝浮慮侵靜觀悟玄化油然適我心奄忽百歲餘名德揚至今煒煒文山書尚照文水潯惟應嗣世者持用寶南金

謝賜嘉禾詩 有序

永樂三年九月朔旦
上閱中秘書得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御製嘉禾詩
聖孝深至將藂示於萬萬年乃命摹刻以賜諸王廷
臣龍章玉刻雲漢昭回臣 忝職侍從均拜

鴻恩齋沐莊誦有以窺見
帝王功德之隆矣蓋嘗竊論古者帝王之盛未有過
乎唐虞三代之君其始無不本於得天其行無
不急於除暴安民是以民心和於下天心和於
上豐年屢應百祥萃臻而爲泰和之世元之季
世上失其政寇攘四興民隆塗炭我
太祖皇帝誕膺天命提一旅之衆恭行天討東征西
怨南征北怨掃刮兇暴挈天下無告之人舉納
之康寧之域爵養而父訓之由是仁浹義洽黎
民豐足政化脩明禎祥協應與唐虞三代泰和
之世同功而共效矣斯皆臣之所躬被目睹同

不應
聖製而後知之若夫致祥之由一歸天錫不謂已功
而歉然不自滿假之心與堯舜禹湯文武同一
聖德者實由　聖製而知之也
皇帝陛下統承大寶君主萬方繼志述事孝治益隆
天下林林總總之生遭遇何幸蓋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傳至於
太祖皇帝今又傳至於
陛下矣　陛下敬承善繼永篤不忘故雖手澤一篇
一詠皆以爲聖道所存必欲著明永示無極臣
獲睹天章已極榮幸而況於親受

寵賜者乎隆恩至寶豈如其他世世貴重之賜亡
比懽愉之情倍萬常品用作五言詩一首以著
瞻仰欣悅之意謹寫
上進詩曰
玄天肇昌運　皇明啓隆祚有赫清泗濱篤生我
皇祖於維　皇祖聖桓桓秉神武于時草昧際陰氛
蔽寰宇受命提天戈弔民麾虎旅吳楚掃攙搶幽并
驅索虜函夏復消寧窮擱息嘆咻遐邇五教敷從容
九功叙絃歌亘遠域鋤耰遍荒野浸淫俗化淳汪洋
德施普昊天監昭事駢蕃萃純嘏五緯無留逆四時
皆順序休祉萬斯臻豐年登惟屢大田穌禎穀芃芃

映黍稌聖世躋泰和聖情聊暇豫濯濯發歌詠輝輝
粲雲素文如虬龍躍又如鸞鳳翥音如咸韶會氣如
春陽煦上樂帝恭顧下樂民康富丕顯並周文不矜
同姒禹於維我
皇祖功德侔三五俯睨漢與唐陋哉疇比數　宸章
隱中秘至寶終明著　陛下握乾符垂衣纘鴻緒琬
琰昭大刻臣工拜嘉予旦旦睹奎光淵淵仰　皇度
誠由　陛下聖心存有虞慕益勤繼述志遂隆顯揚
務睿製超百王至孝踰千古敬擷輿人言陳詩獻
當宁
望雲詩有序

太常王侯勉自
皇上龍飛之初超拜少卿而卿久闕侯總太常事敦
厚易直國家有事于天地宗廟百神侯練習典
禮相事秉虔膺受　恩眷榮且重矣侯陝西肅
城人蚤喪其父率其弟勵勛事母夫人能孝既
舉鄉貢出仕而其心未嘗不在母側嘗一迎就
養京師居數歲母夫人不忘其鄉之樂也勵勛
思有以寧其母之心相與奉歸而侯重去其親
忡忡焉如不可一朝居也侯之子譓白請歸養
大夫人冀以寧其父之心夫父子兄弟相篤於
孝行如此豈非以侯為之表率哉克孝於親者

必忠於君今侯仰荷　國恩榮且重誠明乎義
而力乎所當務將其行之可稱於時者不尚多
乎故為賦古詩一首述其事且致望於他日云
少小失所怙鞠我仰母氏我今已成立母氏隔千里
朝亦思母慈暮亦思母慈愁腸日九迴朝暮千萬思
官列九卿貳迎養失所願母來止歲餘母樂歸鄉縣
雖有兩賢弟致敬奉母居我獨不在側何以紓鬱紆
荷　君恩寵深憶母道途遠仰首望飛雲秦山長在
眼小兒解父意願父勿憂歎我歸養大母父但忠上
官一門隆孝行父子及兄弟所以白髮親怡怡聯譯祉
敎行用表率豈不白一身觀感動鄉里詠歌揚縉紳
君親同所尊忠孝匪二道努力慎克終來世焯有耀

明明處士輓詩有序

余童丱數從海桑陳先生游郡城必主劉復初
時先生族孫仲述教授其家復初之尊府明明
處士春秋七十餘皓然白顛頎身玉立雍容言
論而延禮先生愈久愈敬復初為人溫然端厚
以學問為務孰所業請益無須臾懈怠先生器
重之異於衆也孟子言觀近臣以其所為主孔
子稱子賤必本於魯之君子處士其賢乎哉後
數歲先生捐館復初自郡庠陞太學為給事中
仲述亦取進士去相繼以沒惟處士康寧無恙

余雖未獲拚造劉氏追惟曩昔游從之樂老成
典刑風流文釆未嘗忘余懷也洪武壬午處士
沒於家余聞而嘅歎焉今年見處士少子彥信
於京師示余易間謝先生所為處士墓誌及翰
林學士解公所為墓表讀之益不能釋懷因作
輓詩一章以著余之思而處士之所為可傳者
亦庶幾可想見也
岧嶢金螺山螺山水逶迤螺水逝不還螺山空雲飛
我懷賢達人寂寞今安之在世無所繫去去忽如遺
鬱鬱喬松樹冊東京所宜何為南山中空負高潔姿
寒暑若循環四時屢遷移傲兀冰與霜欣榮遲暮時

中有丹鳳雛五章備羽儀高舉戾阿閣噰噰鳴朝曦
鳳雛忽已去喬松復傾摧瞻望杳不及行者皆歔欷
俯仰念疇昔我獨有餘悲矯首睇螺山閣淚書此辭

輓永嘉胡庾七

流波逝不息時序無停遷嗟彼泉下人一往不復還
追惟在世時卓犖稱英賢芳馨佩蘭茝被服夫容鮮
幽居玩玄化歷探羲皇前步屐卒周行飲濯必清泉
一朝遂徂風飄然若雲烟反終自常道懷德諒難捐
幸睹五色雛及時厲高騫黽勉務顯揚夙夜志惓惓
煌煌金石詞足爲永代傳

送謝憲使還廣西

謝公青雲器發身自科名初命屬司寇特達曁賢聲
十年典大郡政化襲少卿遂陞董外憲八桂歌澄清
展矣氷雪操諒哉矜恤情 聖人御寰宇簡賢寄蕃
屛安得皆若人四海臻咸寧春蘭花始開述職趨
明廷我昔曾同朝相見慰平生握手甫一再驅車復
南征故寫觴往意聊贈萬里行

送黃知府還瓊州 三首

蕭蕭朔風動慄慄年歲徂積雪橫山岡凝氷塞川途
念子萬里行相送城南隅寒樹淞蒼茫誰能忍離居
離居苦不淺晤語今還促郡府分南濱烝黎望賢牧
寒蟬動飛旆浮埃暗馳轂遙擧凌冥冥臨岐羨鴻鵠
鴻鵠翔翮倏忽天之涯丈夫抱奇才致用貴及時
山川歷緬邈何以贈仳離永矢氷雪操遲暮以爲期

輓凌孝子

閭有凌孝子十六丁喪亂辛苦奉雙親岩谷日奔竄
晨汲寒澗飲暮拾枯薪爨跣步皆畏途觸日增愁嘆
百死幸脫歸雙親遄棄違艱難殯淺土慟哭血淚揮
孤身惟影伴煢煢竟何依經年寇盜息來返鄉園扉
枯据葺屋廬黽勉遂家室處宗仁有施處鄉義無失
寧辭薦辟榮甘就原丘逸云胡未下壽蓋棺事奄畢
昔有江巨孝漢史高其人誰言千載下今德無與倫
天道遠弗爽爲善福必臻凌氏身後榮煌煌垂不泯

陶氏榮節堂

人生伉儷情所願偕白首二九歸陶家三八爲嫠婦
抱持襁中兒辛苦難具論矢心只如一兒大今有孫
紫鳳啣天書光華見旌表孫長登科名更覺門庭好
皇天佑節義降福無窮期永歌學節堂聊繼栢舟詩

輓詩

歐鄉有貞士蕭散離塵俗家庭崇孝德宗姻重惇睦
交友執信義恂恂在鄉曲雅度廓有容好善如不足
浮雲抗志尚蘭茝充佩服愛子以力學詩書貯連屋
飛騰自庭下玉立見鸞鷟高堂致滫瀡十載京華祿
八十餘三齡長往遽不復懷貞寫哀些聊爲薦卮續

題古木幽禽圖

古木含春澤紛敷枝葉清群飛各有類動息相和鳴
藹藹天地間品物遂生成無輕畫史意可怡仁者情

送彭學脩之興寧知縣

平生慕爲縣可以恤孩嫠不得眞吕命傍觀却愴情
吾鄉有彭子發軔出興寧送爾慎樹立行看起令名

追賦袁氏瞻袞堂

中歲謁金闕恭承
明聖恩千載之所遭錫命及先蓀重爵與厚祿頒臺
燁高寒奉壇切紫霄清廟凌絳穴
天子率明禋周旋嚴駿奔祀事固所重爲榮安可言

竭來遂懸車言歸東海濱何以報盛德惓惓中心存
與居無食息一惟我
聖君抵若瞻龍衣肅若仰臨軒仰祝萬萬壽悠久齊
乾坤大書揭中堂庶庸示無諼嗟哉逝已遠敬奉惟
後昆

題梅

桃李盛芳妍春風一朝歇窮冬歲華盡見此枝上雪
天寒渺空闊清香杳高潔

餘姚陳處士輓詩

桂樹生堂階秋霜悴其葉秋霜自恒化能不懷芳馨
人無金石資安得獨長生形質雖化盡惟善遠益稱
緬彼林居士素履篤幽貞恂恂孝友德坦坦君子行
推已務惠濟潔身謝浮雲一朝盡天年奄茲三紀盈
松栢繞丘墓凌雲鬱青青終令懷德者憑軾愴中情

題山水圖

結綬二十載素髮忽盈簪才薄識且踈驅馳百不任
夙負積懷抱流塵瑲衣襟瀟散此誰與結廬在幽深
危峰聳蒼翠灌木鬱成陰奔泉寫石磵浮嵐掩遥岑
駘蕩時物榮交交響春禽趣與清景會而無塵俗侵
窓中南華篇流玩以澄心相知一二輩囊琴亦來尋
更迭爲我彈泠泠皆雅音怡然樂吾天撫卷心爲歆
俛首發長嘆悵然興越吟

脩敬齋

士學之所本乃在方寸間出入愼省察奉持常拳拳
執虛如執玉處獨如臨尊主一不二適存養靜以專
益久虛且明萬理自森然所以德之聚古人有名言
羅生豫章裔家學探淵源脩敬揭齋扁瞻對如孔顏
齋中戒外馳宴坐必衣冠雲谷有明訓昕夕勤鑽研
勉哉在篤行勿云知者難

桃源縣

泊舟桃源縣滿目生秋草不見桃花林但見牛羊道
臨江盡茅舍繞屋惟桑棗尚有淳朴風何由恣幽討

九日發桃源遇便風

出門巳六日嘉節逢重九旭日明秋空川原淨氛垢
寥寥數家村茅簷蔭榆柳綠醑堪旋沽黃花何處有
張颿乘便風舟行疾於走前岸漱彌望瞬息屬回首
桃源下百里不待晨炊後北京緬迢遞王程畏遲久
舉觴問河神明晨還送不

新安驛奉簡蹇公及公素

解纜未十里崢嶸亂雲黑北風吹波立進咫退巳尺
努力度前灘依林聊繫息船窓雨穿溜狼藉沾衣席
跼蹐擁氈毼愁坐終日夕僕夫勞敝餘飢寒皆失魄
對此傷人心奈何遠行客中宵豁陰翳青天流月色
同舟各解顏安臥兎欹側人事有倉卒天道叵測識

自來行路難未有新安驛

送周布政還廣西

周子湘中彥桂芳昔同官清姿玉瓚貴雅量湖海寬
所發必歸厚所履必由端霜臺既展驥秋曹亦翔鸞
中宵擢近職所樹皆桓桓遂授方岳寄八桂開大藩
勉勉敷 上德孜孜救民艱溫若春陽煦潤若時雨
霈勞勤十載餘坐鎮邊隅安考績進祿秩蒙 恩復
南轅嗟予久間闊乍晤仍鮮歡相送即脩途相期惟
歲寒何以表中懷聊贈青琅玕

送芮長史致政還鄉

芮君毗陵彥發軔賢能科十年鳳凰池近侍增光滙
簡陞春官亞司經侍講席朝紳五品貴日暮
儲皇側鞠躬勤小心言行恪有常出入謹儀度玉佩
鳴瑲瑲再陞親藩輔所寄誠獨重正道與直言肯慚
賈與董春秋登七十從容告歸休拜稽辭賢王歸
朝謝 宸旒我昔官桂芳於君實聯署況復素垣南
屛宇相隣住相親日相好歲久交誼深明月映澄潭
兩照知己心蒼齡乃垂分關山隔南北時誦停雲詩
相望但相憶今來話未竟遽復倒離尊重晤知何時
黽勉頻加餐

題枯木竹石

喬木風霜古貞石金鐵如所以尚志人樂借木石供

況有淇澳姿清風當座隅力田有餘暇足用適詩書

送孫提點被召赴北京 得何字

聖人嗣天位郊廟親玉幣明堂一弘新禋祀徵助相
之子奉綸音詔朝戒征兩岩巍萬歲山雙闕五雲上
鵷行余將造鶴馭子先倡紛若明漢星皆維北辰向

送史常 有序

溧陽史常讀書持身不肯苟且混流俗舉進士
爲行人滿九載考最陞建寧知府以廉厚自持
月餘吏畏民懷稱爲賢守時
朝廷遣官考察外有司清濁材否將陞黜之考察
者既不滿常之簡於其禮而同官素以不檢

者所制者遂從而毀之然求其過不得得其嘗
罰老引商民米以贍獄囚之無家者雖其案檢
不閲而坐入已考黜當爲民送詣京師京師故
舊寮謂常白其實於　朝當得復職常言幸有
父母雖老無恙得歸侍足矣竟不自明來告別
將歸余於常往還久相知有素其去也不能無
情故作詩送之
君子達義命不爲外物驚寧辱係其身貴賤安所遇
青蠅汙白璧自古有不虞曾參不殺人讒言令母懼
直生見誣金賞之亦不怍暧昧須臾間光明懸竹素
之子抱夙尚雍容偉儀度讀書府薦達操節致時譽

遂拜二千石分符牧黎庶所務廉與仁果得奸蠹
磃繼出媒蘖不辨亦不怒怡然返初服脫灑謝羈馬
拜辭出都門春華未遲暮白雲動高興清篇滿長路
家在溧水陽行行見鄉樹上堂悅父母下堂洽親故
人生有至樂豈必貴與富念子相知舊此別何時晤
浩浩繾綣懷因詩一披露

贈蕭大慶教諭詩有敘

西昌邑東南桃源擅瀟灑蕭氏所世居彬彬見文雅
我識斯賢翁魁厚稱長者昔在元季時寇盜充四野
翁奮指帑藏保障厥隣社其季安敬甫清襟浩傾瀉
惜哉不永年鄉閭共嗟咤德隣自幼孤好學出陶冶
於義必踴躍於利豈苟且穰也有鳳毛幼學勤不捨
黃卷三萬軸一日數行下詵詵群倫中指謂千里馬
昨領鄉書升會試登榜亞除授金鄉邑餞別持杯斝
崇我贈行言願我今衰也惟數學之半黽勉無自假
德義士所珍富貴在土苴勗哉務進修勿言知者寡
誨人在善誘不在楚與夏愚自苟不遺可用膺純嘏
余客蕭氏熟時大慶始數歲大慶穰字也今年
及仕矣方以明經授官則余之老也固無足怪
然余周旋其曾祖祖父間五十餘年故於贈言
有惓惓致勉之意云

送羅崇本進士歸省

北闕雨新霽上林鶯正飛朝侍豈不榮關山遠庭闈
經年定省曠累月音書稀搖搖一寸心遑知渴與飢
恭承
聖主賜寧親整南歸高堂壽且康承懽足光輝家慶
誠所樂王程顧無違贈子淇澳詠自脩慎其微中和
飭德性昔賢有佩韋

忠孝堂詩有序

宿遷春秋之鍾吾也居淮之陽今南北兩京舟
航往來所必經也余屢過之其土厚水清俗質
而醇其人端而確愨而有守吾意必有才且良
者生乎其間惜未之遇也比年吾郡幕長雲衢

幕佐孫郁皆出豫選郡人士至京師者皆譽道
兩人之清勁有執明達有爲無異辭焉今年余
奉 旨還鄉展省鄉人士道兩人之才且良尤
多盖謂一時江西諸郡之爲幕者鮮逮也屬時
郡有賢太守四明陳侯尤江西諸郡爲守者之
所鮮逮又何幸得二良幕爲之助也衡比丁家
艱去惟郁在郁守文盛今考績詣天官奏最將
歸過余求其家忠孝堂詩余可靳於一言哉爲
之詩曰
少小失所生煢煢罔怙恃未懷鞠育勞食息靡暫置
遑勉務顯揚卓卓挺立志初命屬鴻臚敬恭事廷序

西江古名郡再命升幕貳翩翩秉誠節孳孳究職事
豈直簡牘間期裨賢守治忠孝秉厥居夙夜罔罔愧
古來勳德人皆起自畎畝衆泉達于海寸萌干雲際
維持不息功無遠弗可至資孝以爲忠人道第一義
勗哉在方寸何古不可致

送曾蒙訓分教弋陽

明珠産合浦奇璞出藍田士生禮義門由來端且賢
曾氏吾同里詩書奕世傳科名起特達赫赫光後先
之子稟賦異秀質何娟娟少小服家訓一志勤簡編
插架皆手澤旦夕侍鑽研致恭聞曲問指入恒顓顓
名達部使者薦上吏部銓
天一試文辭擢寘玉陛前擢佐百里教往分傅上筵
維時七月中芙蓉秋滿川驅車出潞濱問買江南船
弋陽幾日至定及黃花鮮訓迪敦表率薦祀致精虔
勁翮在遠霄寧當久翾翔功行貴及時無爲孤盛年
流光逝不處佇聆清譽宣

題畫送陳景茂歸金華

孟冬寒氣肅霜葉墜紛紛把酒別故人含情歸征輪
憶子初陛時承樂第二春簡入絲綸閣一見心相親
子時幾務殷旦夕翰墨勤開口見肺肝翁勞進群倫
兩京三十載恭事

四聖君方來未壯齡鬢毛忽成銀皤然辭龍祿歸偶
懸壤民失足遇一跌觀過知其仁平生惻怛心傾家
振饑貧 允重居行義自天榮命新萬里謝 彤庭
興逐南飛雲我我金華山流泉下瀰瀰梧竹蔭我屋
白石爲我鄰於茲坐閒逸超超絕塵氛重晤當何時
安常以自珍

送楊禮郎中還南京

季夏當炎熇時雨集行潦宛宛晴鶯鳴空埃淨於掃
子來未幾日告歸一何早愛子閩山秀襟宇清皓皓
詩書出橋門瑞玉出文繅莪莪天官屬歲績屢書考
子家賢伯兄勳熙甫
四朝老所重同氣良相見心傾倒連床夜聽雨力乞

豁離抱晨起復踩蓮中懷增悽悽我亦忝同宗方肯
久逾好聚合焉可常仳別未足道敬身譽所與崇欽
匪自保相期南山栢蒼翠拂穹昊

慈節堂詩有序

浙江都指揮僉事蕭華世亨七歲其父沒於王
事母夫人年纔二十辛勤教育華成立而守節
貞白不二 朝廷追錄華父之忠累進華官母
夫人高年壽康華恭致孝養恪勤臣職惟恐貽
羞父母而名譽日起聞名奉母之堂曰慈節求
爲之詩余念其一家之間臣忠於君妻貞於夫
母慈於子子孝於親可謂盛矣其亦本於父之

賢乎爲作五言古詩以貽之

桓桓蕭將軍秉義奮英武提劍雄萬夫委身報
明主于時羽林孤未齓慟何怙鞠育兼訓教劬勞仰
慈母母抱金石志矢天與人語惓惓未亡人背愧黃
泉下 詔下錄功勳遺忠上天府寡孀沐寵恩榮戟
光門戶鶴髮壽且康珠翟明翠羽兒大八尺軀卓卓
挺傑偉操廉持雄藩言言浙河滸入門祇奉養出門
飭師旅一心 君與親夙夜懷靡盬惟思忝所生詎
辭躬勤苦令德萃一堂聲光白賢父聞之謾成詠以
示觀風者

送王希積訓導歸西昌

予家縣城西我家縣[illegible]家世[illegible]嫌況復文獻同
我生甫十年時節詣王氏所重先代交肯恥遺孽子
王氏兩尊翁顒昂衆具瞻長翁春陽煦次翁秋霜嚴
矜我故人孫每見垂接誘或頻摩其頭或引執其手
隨事賜誨教不間精與粗亦或厲顏色繩過及砭愚
我稍辨路蹊兩翁厭塵世老成一凋亡如瞽迷所逝
後來璸臺公亦得承切磋終焉聚時少不如別日多
中歲仕京華而翁亦繼起同在上堂者還同職文史
同心奉
四聖兩京二十春出入常相比居止常相鄰有酒相
勸酬有詩相賡詠襟懷同 清水雪炯相映衆星不

遺日松栢見歲冬向來親好人存者兩衰翁王氏森
佳兒玉樹照庭廡嗟我獨何爲憂煎迫心苦子出自
比同佩服書與詩況鄉屢過迎無幾輒乖離朝家有
大事匍匐萬里至因遂踐高堂覲省慰親意十月薊
北寒朔風斷河流豈不戀詩下公程迫難留我具斗
酒酌送子卽遠道追惟予先祖中懷愁如擣哉哉邑
黌宮詵詵於子師問學資其求言動表其儀才器之
所成必出良模範子家崇盛守前矩猶可鑑爲教在
立本致道而篤行逝川若不息[illegible]然達滄溟坦坦白
龍洲湜湜金魚浦廉溪[illegible]里間芸香[illegible]追鄒魯

題陳憲山水

喬林遠入境山水滿幽庭薰風晝南來嚶鳥清可聽
居貞守恬寂聊自頤性靈杳杳清冥上誰見少微星

題青山白雲圖贈賓饑老弟南歸

白雲三萬頃水木共清華衡廬不可辨依約見仙家
贈爾江南去秋高八月槎離情方浩浩矯首鴈行斜

題賓饑弟竹石圖

園林春雨後新竹翠凌雲環踏生根潤彪彪綠蘚文
清風來白日瀟灑淨塵氛

題賓饑弟木石圖

少就木石趣家與木石隣清漪礀泉冷潤含山霧春
應無射虎者時有斲琴人

贈楊晟參政還福建

楊子河南俊詩書夙所務發解大廷選從事玉堂署
步履循周行居心在忠恕抽毫立螭陛鞠躬謹常度
濟濟近侍班娟娟水玉柱一朝起高擢萬里南閩路
大藩開海隅卓卓挺疏附寒操凜清嚴春陽播溫煦
八郡五十邑謳謌出黎庶丈夫千載志功業及時樹
肯隨塵俗流甘同草木腐念子予故交仳別歲已屢
耳熟道路言良慰心所慕玄冬十一月風凄氣寒沍
朅來一晤對告歸復何遽因詩寄深衷勉植後來譽

紀夢

晝眠夢故里扶竹過西家隣翁愛敬客延覓辛[illegible]

一觴歌一曲不覺紅日斜覺來空悵惘飄泊尚天涯

送夷行伴讀赴西川

涑宗吾外家後彥森玉立求別崑山丞夢寐恒在目
令子敦厚姿詩書克嗣續溫溫秉謙恭超超出塵俗
暌違十七年驅馳憐僕僕遠邑分教席親藩陪講讀
所樂事賢王何嘗厭微祿茲來忻慰藉言別復勿促
對酒念離合後期安可卜于時積雨霽倉庚鳴濯木
西瞻萬里橋戚戚衡炎燠善保千金軀用副意所屬

送陳祭酒

邂逅不盡意仳離難成懽況予我素交俱屬衰暮年
夙遊玉堂署文彩金琅玕瀟灑絕埃氛磊落出肺肝

託好三紀餘貞松見歲寒升遷既遐處懷思常漫漫
比覲初盍簪南顧遽回轅迢迢東海陬鄞山青鬱盤
惻惻念桑梓去去承明恩良會後靡期晚節道攸惇
猶勉各自珍用副平生言

小瀛洲

樓下蓬萊宮言訪瀛洲君瀛洲咫尺地東與東華隣
結宇非崇高瀟灑淨埃氛雖無弱水限門絕塵俗人
金葩間瑤草階砌掃清芬瓊簡兼赤書充列太古文
常時白玉堂颯拂來清真相與共玄譚造詣精入神
盤出棗如瓜森侍皆鳳麟意超紫霞表道匪玉局綸
曠視六合內逍遙任大鈞

送張萬中

十年祗奉命四牡馳騑騑考最恭陛摧新恩出彤闈蕭蕭秋官署迢迢赴南畿梅花歲寒姿皎皎揚清輝君子比素節欽哉念無違

題陳憲章巡撿山水

山翠悅人心清流堪洗耳浩浩名利途擾擾何窮已畫史有高懷披圖思千里

題梅寄蔣子夔

別鄉四十年思鄉邈萬里朝陪玉堂講暮醉金壺醴我有一株春持用贈君子置之三徑中清白克相似

步過田家有述

聯步出南門偶尋野人廬廬舍類南土緣埂樹扶踈初柳楊青餘杏萼亦已舒嶙嶙舍下叟迎客近門樞客問何鄉人理生今焉如跽答家徐州始來十五餘生男皆壯夫有孫亦踰趨大男荷戈殳衆男務畬畲公私昔少事溫飽常晏居老身就衰頹官長日侵漁去年旱復潦所穫餅盎儲何以備家食指顧屋南隅園畦五六畝果木百十株折李接桃根為力勤亦劬三歲結李實纍纍蕃且腴盈筐易斗粟足給朝夕需言已意自得聞之亦慚余機巧予所厭所憫為利驅博樹起後世要非仁者徒兩岐合一體纏紏封皮膚雖能奪天造本末固已殊物性循自然古人豈其愚

興懷淳樸風俛默增嘆吁

題郭仲舉雪景山水

乾坤播清氣岡原同一色啓戶得奇觀放舟治有適從知山澤叟豐歲占三白何況牧守者對此忘忻懌

早出安定門

結束出門行雞鳴夜過半長衢驟車馬明星爛河漢街歷紫貂輕風掠微醺散自無匡直才敢發驅馳嘆

謁宣府廟學 譚都督作制頗弘壯

下馬趨黌宮敬謁先聖師聖顏儼溫穆從祀森威儀籩簋備法制堂廡何巋巍齋居豁明敞富列書與詩童冠數十輩濟濟咸肅祇俯仰動忻懌亦復興歎咨

上谷泰所郡逢披特所譏寥寥千載後振舉昉自茲聖代崇文教涵濡浹邊陲偉哉譚公勞煥耀無窮期

揚學士乃弟仲宜歸建安以道中五景求詩贈之

淮陰秋色

搖搖河上舟迢迢遠歸客昨發潞水湄今度清淮側霜落秋樹紅雲連夕疇白矯首鴻鴈群聯翩接飛翼念我玉堂人親愛渺南北

廣陵夜雨

泊舟淮南渚向昔聞清鐘颯颯飛雨來瀟瀟洒孤篷沿洄距幾日氣序變寒冬望鄉行有期懷別坐無悰

何將連枝會將復彭城同

金山曉鐘

揚舲越京口中流睇金山昧旦聞禪鐘聲出島雲間急應潮生渚飄隨月隨灣靈境富奇觀寧不懷躋攀邈逾瞻鄉邑浩蕩棹歌還

鵝湖晴雲

投策憇鵝湖山水含清妍流雲映華旭粲粲五彩鮮雲邊有精舍能不懷當年哲人崇麗澤至道以昭宣歸哉懋鑽仰覃思在遺編

閩嶺停驂

辭家上京國念我同氣良會難別何易歸途迺且長

行行及閩山停驂見故鄉故鄉欣已即北望仍徬徨伯也獨遠居我懷焉能忘

送劉參政赴四川詩 有序

士之淹速詘信各係其命故君子惟脩其在已者凡在外者一聽諸命無所用心焉世固有卑汙澳涊哀號丐憐於人而得夫信與速者亦必由於其命可得而後得之使非出於其命雖一日百十哀號丐憐終不可得而小人之所爲自屈豈惟可賤誠可悲已君子者知守命而已其肯卑謟猥賤于於人以求信乎如吾友劉孟鐸蓋其人也孟鐸永樂甲申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歷吏部工部主事禮部郎中廉潔而忠厚恭慎而勤勵明達大體嚴於持己而恕於待物所至上官重之下人歸之後甲申而升者其所存所行亦有不逮孟鐸者蓋多揚揚高舉矣孟鐸獨躋郎署三十年澹然如困閒知孟鐸知守其身盡其職不肯自衒以求知求些一效流俗躐獻屈己以干於權貴之門故世之知之者亦寡知之者惟余與禮部尚書毗陵胡公最深

朝廷數令廷臣舉方面余意欲舉孟鐸以議者不合不果上已而胡公舉之既報罷有知而詘之者孟鐸常自詘也今年夏胡公又舉之

上知其可用擢爲四川布政司參政蓋孟鐸昔之詘命也今之信亦命也而君子之節著矣余與孟鐸同郡相交四十年於別也賦詩贈之

璞玉不自衒良工知求之君子安義命知者寧自遺劉子敦樸資敦恭勵操守蚤巷勤職業一志忠厚施郎署三十年何嘗較崇庳匕荷

聖主明下承上官知一朝奮高翔佐藩戒西馳平生所負挾展效庶及時

當宁念遐僻宵旰恒孜孜旬宣

天子德惠澤洽婢族郡邑伏表率貪漁待懲治用以光

國命亦副知已期霖雨夏初霽高樹鳴黃鸝繾綣杯
酒間念子當遠離竊效仁者贈殷勤歌此詞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五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詩五言古

題竹送徐侍郎之南京戶部并簡黃少保

徐卿起毗陵卓卓才行良遭時長郎署特達清譽彰
聖朝重守邊簡賢贊軍政爰陟少司馬肅肅將
帝命甘州國西鄙密比戎虜疆究究籌畫運烨烨威
武揚虜殲邊塵淨旋歸覲丹闈
天顏為悅懌褒賚隆光輝
當宁所孜孜養民為首事龍虎壯南都遂進司徒貳
維時五月中暑雨亘昏晨草草戒行李匆匆發河津
河水方茫洋舟行疾於羽沂濟亂淮流超然越江滸
念昔西行日醉折楊柳枝如何復斯別託意淇上猗
茲植殊凡植貞操挺桓桓恥效艷麗姿傲兀冰霜寒
元老東萊公勳庸五朝舊我別才四旬曠若三春
久卿行煩致聲善保金玉躬上以翼
聖明下以寧瘝痌

送御史方懋德還新安詩有序

今歲六月
上以恤民汰冗食於公者 勅諸司官悉准洪武職
掌定額存其廉能者其餘遣歸以俟召用新安
方勉懋德溫然雅飭有賢譽於京師陞監察御

史遵　勑定去留既留懋德其同道當去者兩
人相持不肯行懋德不忍其所爲也自言勉實
後至請去於是三人者皆行懋德之所行也余
念相與已人而嘆重晤未期故作詩送之
荊璞遇卞和騏驥遇伯樂物遇固有時識者亦不數
方生禀令資夙志勵問學遭逢
聖明世賢科早超擢從事詞林館簡陟頌臺寮言必
循禮度動不踰矩矱雍容儕輩間儼然雞群鶴一朝
戢鴈冠莅事如秉恪持憲恕且公守身濟以約中懷
瑩澄澈外不事表襮雖然知已希俛仰靡愧怍頃出
浙水西颯颯譽聲作旋歸居無何冠纓及丘墓風高

秋氣清農田紛始穫林桂吐丹葩吹香散寥廓執手
送子行感歎懷抱惡子當弥仕年余髮久已皤後晤
未有期努力追先覺

題李紹檢討梅花

嚴冬朔風勁草木俱凋瘁氣機運無停奄屬貞元際
寒梅動根荄勃勃出生意鮮葩皎玉雪芳馨播天地
清素自厥賦寧效夭桃媚君子稟至性茲植夙所契
幽齋坐相對中懷淨氛滓相忘主與賓謳吟舒洩洩
竭來玉堂館念之心弗寘誰寫當座隅悠然見高致

送蕭仲南歸吳江

蚤登西掖垣累陟儀曹署祇命事
四朝年華未衰暮任賢屬方隆引疾遄南去自惟
足分非憚淹留故於特八月末翩翩戒行路丹林亂
曙霞黃華浥秋露踰淮絕大江前望東吳樹慰情接
親交致恭展丘墓具區涵洲激修梁亘津渡散策恣
逍遥揚舲從遊豫却思京華日豈復簡書慮相好三
十載履行悉平素云胡當乖分欲挽不可住矯首雲
飛鴻聊寫予所慕

送鍾弘彰脩撰歸省兼致意秉訓紹隆

荊山有奇璞恒爲廟堂珍英才發忠信安得山澤淪
鍾子力學殖行義脩諸身遭逢昭明代懷瑜謁
紫宸遂登白玉堂出入陪輔臣晨趨啓沃筵暮歸思

經綸鞠躬以效職光華映青春忠孝並所惇念我鶴
髮親八年曠定省夢寐心趁趁臣切烏鳥私伏陛一
再陳歸寧丹詔許拜荷
聖主仁維時春水泮長河浩瀰瀰初發清露濟遄泝
沾水津瞻風芳藥開照耀斑衣新上堂獻壽巵慈顏
和以忻次第省耆舊亦復展戚姻歐卿有君子昔者
聯朝紳超然謝塵鞅還山侶逸民南北遥相望有懷
賦停雲子歸定相見爲予致慇懃

送林行簡脩撰歸省

都城七月初餘暑尚鬱蒸南閩八千里念子當遠行
豈不憚馳驅庭闈激中情自謂定省來荏苒十周星

清言發至義連續如珠貫雅韻含宮商高懷薄雲漢
合歡情所洽輔仁道攸賛各期勵乃脩庶用表楨榦

送羅汝敬侍郎致仕南歸有序

汝敬侍郎歸自秦中奉　命致仕瀕行出秦人
所爲寫像屬余一言像未必似也余於汝敬往
還三十有五年知之盖深方作五言四十韻詩
送之以榮其得退遂用書於像之端俾世之欲
知汝敬者觀吾詩足矣不必泥像也詩曰

丈夫有壯志力學希濟時時來奮挺出磊落見設施
羅君吉陽彥束髮抱負奇明經起科第玉署攻文詞
旣持纂述筆亦奏雅韻詩數陳及時政厥志將有爲

賜矛入霜臺肅肅綱紀司遂陟冬卿貳將命南交馳
緋袍明象笏萬里揚旌麾蠻方瞻使節如旱甘雨垂
手中五色詔山海承華輝頓令陰噎區豁然睹赫曦
歸來奏丹扆
龍顏霽融怡夙興佐司空立侍白玉墀朝回坐粉署
職務勤所思東南吳越邦貢賦國所資奉　肯督漕
運綜理適攸宜于時嚴武衛所重在西師四牡行騑
騑攻途越邠岐兵糧自餉厚篤意理畲菑豪橫斂侵
欲游惰歸耘耔河渠靡不溉田蕪靡不治雨暘屬時
若倉庾崇如坻張掖暨靈武周巡以諏咨所可利下
人計不遺毫絲矢心弗自顧屢冒艱與危歲久鑿勞
幸霑近侍祿況荷褒封榮家慶未躬拜夙夜心怦怦
仰承
聖主仁玉音賜歸寧相送出詞館嚴裝戒長征升堂
及秋中丹桂揚芳馨椿萱靄晴晝蘭蕙羅堦庭彼服
金繡袍煥然五色明雕盤進甘脆春酒獻壽觥歡豔
傾里閭歡娛洽親朋壺山爲增秀蕭木爲益清人生
慕樂事此樂難具稱大哉君親德蕩蕩不可名忠孝
必兩盡北歸罔稽程春風杏花鮮遲爾清[illegible]亭

送楊寧郎中

楊生青雲器文彩輝白璧殿閣龍泉劒別來將遠適
吾聞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脩文德

好謀而有成明明垂譽飭如何材智士宏議博古昔
含念忽遠圖急功幸苟得爭論萬里行糗糧隨峙積
漢廷所遣帥孰是趙充國子行職賛襄黽勉攄良畫
雖有斗酒餞不能寫胸臆躇踟岐念素交聊贈綖朝策

杏園雅集

鞠躬奉臣職潚穆恒自旦朝下趨經幃臨夕出東觀
鼇務日有常黽勉在文翰衰齡將沉痾寧不懷泮奐
仰惟寵祿隆而敢厭羈絆茲晨屬休沐聯鑣越閒閈
適我同志良蕭爽坐林館維時天宇澄青陽候過半
好鳥鳴交交芳卉羅絢爛朱絃一再彈圖帙亦娛玩
肥甘列中筵旨酒崇玉瓚主賓相和敬濟濟圭璋粲

舜上軫天惻慈　明恩錫休致超超赴南歸老顯思
舊櫪倦驥揆故枝而况達士懷物理鑒成虧親交並
祖餞酣歌舞傲傲詰旦發潞河薄暮經淮沂流觴沸
驛路飛花滿巒碕沂江越彭蠡挂席捷於飛船頭見
匡峽霞彩煒英裝振袂儒林坊送者陳杯匝展席老
入亭會者皆及耆一返安樂窩求謝塵務黜頑余樗
散質衰疾加倍之乞身朝夕闕盍簪不遠期

奉送叅政方相公南歸並託致意兩司和公
誠有私瀆伏惟高明不以區區私家而廢公
法是見愛甚厚不敢忘大德也

廬江山水清從昔挺英傑周陶暨包馬先後奮功烈
方君服詩書夙志希往哲發軔自成均簪纓儼朝列
叢脞冬官務旦暮勞瑣屑翰翮稱良職肯用紛毫髮
群儕混汙流獨秉清素節上荷
當宁知簡陞遂超越豫章佐方岳雅度湖江澗咨諏
得民隱封章屢陳說荏苒三周星報政謁　金闕於
余同朝舊邂逅兩相悅祖送崇文門盛夏赫炎熱道
路念驅馳况復當遠別朝望東岱雲夕對秦淮月到
官秋及中丹桂香堪折置酒勞還師芳筵集藩臬因
聲謝諸公有瀆恕老拙細人困窮擱所仗明仁活蕭
猶本異物善惡在旌別大田植黍稷必去螟螣蟊所
以古仁人除惡當果決致公而平施豈為有勢奪賊
子固甚愚公理敢私瀆明達高賢心幸不誚千聒

輓俞漢遠詩有序

會稽俞漢遠清雅士也嘗因微累謫戍邊比歲
詔下求賢藩臣屢舉漢遠輒為有司所格於是賢
眾重於漢遠者多遂見用蓋漢遠命也漢遠善
作山林畫嘗寫春草尤佳士大夫賢者與之游
多得之非其人漢遠未嘗輕畀也故不樂之者
亦多今漢遠已矣故作詩輓之

窮通各有命匪人所克為俞生越鄉彥落落荊璞資
一朝汙蒼蠅棄置在塗泥良工屢回顧昧者掩抑之
俞生安義分浩浩曠達懷庭堦絕塵雜春草含碧滋

對之襟宇灑點染出天機興來寫川岳奮筆疾若飛
以斯自陶適貴富遐罔知自似清者遊寧慚俗流疵
如何逐化物奄忽在今茲豈徒同儕慽上有慈母悲
幽室杳冥冥懷舊書此詞

題謝廷循作山水二幅

結纓四十年雞鳴候朝謁晨趨白玉堂暮下青瑣闥
豈不勤寸心曾何效毫髮對此圖中人空慚頭上雪
秋日明錦樹秋水漾輕艫得魚足充庖亦足供酒壺
青山常為隣白鷗常為徒不識簪纓貴焉知憂與虞

進善姪南歸書此與之為別到家賓戩老弟
亦可觀也

秋高薊北寒念爾遠離別老人七十餘臨別增[illegible]
九年在北京扶持多資爾爾有仲父望惓惓心未已
黃花浥白露買舟發潞河江湖六千里愼哉所經過
到家冬已半升堂拜仲父仲父喜姪來深憐遠行苦
取酒慰骨肉懽極情還悲子姪能幾人兼年頻遠離
停杯有咨詢從知先老拙縷縷兄弟懷殷勤爾能說
十載隔南北昏瞶無況痾無由歸聚首悵望其如何
丘原展先壟里閈省親故除歲又新年相期戒行路
正月春冰解桃杏鮮花繁老人注兩目望爾東南門

送萬太守歸嚴陵

聖人御宸極宵衣念元元簡賢付綏撫申以爽勸恩
萬子豫章彥文科起高嶠十年戴豸冠是面奉
至尊繡衣豔半采白筆敷直言遂謫郡符寄高蓋擁
形勝嚴陵古睦州山水清鬱盤民淳風俗良政務故
不繁所尚簡為治敎養心彌敦詩書振黌宮來郡勤
田園東風藹林垌里胥無及門遠邇誦賢守聲聞屯
瑱璠念子吾故交又別情鬱煩茲來未幾日匆匆復
南轅曾聞范與趙為睦令績存勗哉紹前脩以副平
生言

題蔣埍重梅

北風振長林黃葉蕭蕭下大地一清肅梅花獨瀟灑
紛看雪滿枝已覺春在野不有貞白心誰知歲寒[illegible]

題湯節都指揮閣雪齋

湯侯心跡清瀟灑閣與雪惟閣娛芳馨惟雪儼素潔
讀書負高志武爵承世勲緩帶杜元凱雅歌祭將軍
分閫帥淮南大藩佐江右閣雪凜清風從初未嘗有
功並西山立名與章江流金貂圖麟閣努力追前脩

題歐陽廣湯梅花

西昌歐陽生明經起科目
當宁敬刑罰擢官秋卿屬生抱忠厚資況奉先訓篤
夜燭治官書求生于死獄所聽兩造詞不厭四五覆
明鑑靡遁情被辜皆誠服門庭淨若洗襟懷皎於玉
勉勉持廉虛孜孜存洵屬司寇上賢績爰進秩與祿
特達騰聲譽恬澹寡嗜欲皆砌絕氛埃不雜桃李俗
雪色素梅花先春爛盈矚公餘坐相對人物兩清馥

題竹寄子謨同知有序

子謨之左遷相知者皆為稱屈子謨安於其命
不一毫置意而所為屈子謨者人亦信天道之
不爽故余因寄此竹并書此

脩筠生平陸荊棘叢翳之荊棘承雪霜摧折遠無遺
脩筠當歲寒秀色終不移小人抱齷齪志與君子違
枘鑿豈相入萋斐騰詆辭淵夷而廉踈豈云天可欺
天道匪茫昧識夫寧幾時達士固貞節安命誠奚疑
臧氏不見尤大賢有明規因成脩筠詠遥贈心所期

題梅花贈別朱與言

久別欣會合將離懷繾綣何況夙心親家居接鄉縣
念子五雲秀束髮異群彥明經擢賢科立志挺高衍
溫潤玉無瑕精剛金百鍊荊益冀大藩白簡佐司憲
雍雍春陽陵肅肅秋霜面幽隱亟咨諏貪濁嚴懲勸
蜚英達 宸聰登崇自廷薦南京根本地都臺紀綱
建秉誠數獻替致明決議讞孤特昔振非正貞今趙
抃昨者考績來謁
帝大明殿引疾却奏函歸展爾天眷夏初氣清和楊
花競飛燕豈無一斗酒衰老違郊餞贈此玉梅花聊
慰情所戀期共保清素歲暮長相見

送李員外致仕 有序

天台李君茂弘廉介方正君子也初舉進士未
授官清譽已勃勃既擢吏部主事陞員外郎上
大夫皆知其賢秩滿未及引年懇引疾去一時
輿議共惜之故賦詩送之

荊玉韞在石光潤被林丘明珠潛九淵清耀亦上浮
君子未顯達芳譽難可廋挺特松柏心恥與桃李侔
一朝被采擇共睹升琳璆豈不貴且重廊廟未及收
鄧林有奇才匠石當知求丈夫高世節焉能衒自售
冉冉年歲馳決意無淹留九河潦水淨行雲淡油油
冷露浥丹桂天香滿道周飄然拂衣去清風含九秋

中秋夕過瀹齋戲柬

秋霄愛月華徐步過東家主人喜客至汲井瀹春茶
青帘在隣館無錢不可賒何似陶彭澤重陽把菊花

題竹送何士彥宣城訓導升寄聲袁太守

何君璞玉良産自荊山中中懷縝而栗外儀溫且恭
家學遂六義久紹武岡公項膺宣城聘分教侯頖宮
隨牘謁 金門考藝趨 九重詰朝奉除書戒行遂
匆匆經年忝交誼祖送城之東何以贈此別聊託脩
竹叢此植挺特參千仞凌高空生際太平世盛年須
奮庸啓迪貴知本率自飭躬況茲山水郡昔賢多
顯融作興諒匪難行當律成功寄聲袁太守勉績黃 壽

與韓學教同振起逆材佐時雍

貝錦貽魏洪二侍郎

脩竹本孤直叢蒿擁翳之叢蒿豈不蕃竹色青不移
經星麗紫霄陰霧蔽其輝終焉安得蔽陰霧寧幾時
小人抱齷齪君子素昔違青蠅與貝錦庶庭騰訕辭
平陸起波濤豈云天可欺天道固包含誣謗有往規

題梅花有贈

相見桃源下相送長淮側清談夜向中月照蓬窗白
愛君好心事況復真顏色聊贈玉梅花交情久無斁

采石夜泊與仰善之夔二姪話別

暮發金陵浦前瞻采石磯湫湫江湖上娟娟江月

昔離忻乍合明發念將違壽升昔之觀三春艷芳菲不如柏與松凌雲起百圍君子堅貞操敬哉慎其微

曾港

經旬坐舟中跼蹐心鬱悱度江見青山蒼翠連延出好風從北來持杯與浩發宛轉聽棹謳開蓬對明月

九華山

昔年李太白吟咏秋浦清一覽九峯秀被之九華名夫容發菡萏宛然天削成蒼翠五千仞日照雲錦明上與泬寥通下絕世俗情豈無真棲者鍊藥希長生吾將往從之何由謝塵纓

題竹寄盧邦臣

結交已三紀玉署昔聯官重以同江鄉詞垣日來懽升遷歷中外屢見歲華殫昨來謁京師仍嗟會晤難共榮師席尊猶憶客氈寒我行過臣南悵望隔林巒久要意不盡聊寄青琅玕

題梅與從孫齯

吾本清白宗西昌四伯祼孝友惇家庭詩書累科第炳然氷雪持靡間處與仕先德既日遠後裔流或異我出四十年歸來重嗟咽諸孫森森中靜厚頗見齯言動弗佻輕鄉閭兒識議以茲恒近之出入左右侍老人行有日王程敢稽遲臨別贈瑤華老人有深意爾齯尚勉旃力學無廢墜旦暮事簡冊躬行在仁義慎勿效流俗齷齪苟汙利明明待制公清名傳良史子孫當敬念庶不忝先世

題梅贈李學士 有序

時勉學士不遠二百里辱貲臨而匆匆未盡懷遠別書此奉贈致意云

春皋麥欲黃春城柳紛綠君子枉青顧東來過茆屋鄉夢分濁醪書窗剪明燭平生金蘭交一笑懽未足僕夫表在門喁言罷事促執手送將歸飛花爛盈目何以贈茲楨孤芳挺貞淑高齋坐相對歲晏人如玉

峽江留別汝敬侍郎

始發積雨霽浩浩滄江平故人念久別又復儕遠行

慰我金洲館送我玉峽驛繆綢解驂言繾綣重離析我出四十年數歸席未暖何如君子懷坦蕩恣蕭散遠絕塵市聒嘯咏山水清庭無干瀆人坐有吾伊聲贈子以瑤華愛子心相類何日遂投簪歸來同晏歲

德州城下題竹寄劉仲熙

謬忝玉堂署荏苒四十年始來當壯齡不覺今皓顛水木有本源誰能忘桑梓耿耿旦暮心迢遙七千里仰承聖主仁優詔賜暫歸歸來入閭巷十室已九非素交昔下泉存者才百一容顏變故常聆音但彷彿豈乏後來者貌同多異心鴟梟産鳳巢枳棘生桂林感我

衰病懷憂來向誰道前後左右人雷同識我老賢哉
吏部孫夙昔吾所知居貞而發素身老心不移念我
久比雖時來相慰藉言必合典則義不苟取舍譬如
群飛中見此五色鸞又如叢薈中見此青琅玕我行
有程期過別情繾綣別來未幾日憐子常在眼因風
寄平安託此脩竹枝歲晏當來歸來結林下期

題竹寄良姪

嗣宗與兄子俱是竹林人遠道念何咸平生心所親
去鄉越三紀還鄉甫四旬契濶未及展繾綣未獲伸
南風吹大江官船發江濱爾從五雲來追餞螺川津
相違甫旬浹相思渺煙雲上堂侍慈親致養供晨昏

下堂飭諸子力學追前聞先塋布垌野能不懷深恩
春秋雨露零灑掃無憚勤安爾剛直資殷勤贈霜筠
當固清貞節用以謝塵氛

送王原之詩有序

四明王原之自監察御史陞山西參政廉清明
大體顯顯以　國家生民爲心而讒人忌之造
言嗾當道擠諸重法頓
上明聖照察詔復其官而改廣東其造言者遂以貪
淫黜廢諒哉天道之不爽也余知原之有素其
南行也周汝清出此圖求詩贈之勉賦三章其
末章蓋推天道人心猶不能已於言焉

暮春時雨霽嘉卉蔚紛敷交交黃鳥鳴送子城東隅
念茲萬里別執轡仍踟躕丈夫四海志誰能倦馳驅
所重在蕃濟奉國效良圖鞠躬罄丹誠千春垂令譽
雄藩度嶺外邈在南海壖山川曠阻厲氣候何其偏
九齡與安道自昔有名賢如何巖谷幽獷俗比難鑄
仁化可革頑文教可柔堅君子奉
皇命敬哉贊旬宣
青松起中林棘蔓纏其枝棘蔓一朝萎隕墜淪汙泥
松枝果貞性干雲色不移志士發清潔而遭讒慝嘗
天道詎可欺讒者旋自墮臨別舉離觴猶嗟貝錦詩

贈吳溥

大器必晚成早達多辛致困柳迎春發不待秋霜悴
青青南山栢百歲拃雲際明堂選棟梁匠石來擬議
凡古賢哲人孰不懷用世不惜發軔遲惟患道未至
流俗競苟得終焉速顛躋卓哉冰雕生明達見大意
吳生海虞秀詩禮家有自夙成大父訓稽古研經義
昨奉賢能書霜蹄偶一蹶隆然敬執友於我頻見詣
溫溫崑玉資顯顯負志氣久別留臺君對此晝忘寐
于時夏六月積雨且初霽宛宛黃鳥鳴葵榴豔榮麗
辭我將南旋何以效贈遺厚積而遲發周行騁良驥
不聞任公釣豈爲目前計往哉加進脩雲霄匪難跂

醉後調時彥

久坐倦煩燠涇景叫素商青冥下湛露丹桂揚天香
濟濟金閨彥高會白玉堂和洽諧琴瑟況復惜時光
西齋有旨酒何由共華觴

送少師楊公歸建安 有序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勉
仁起高科歷事
四朝勞勤四十年而不至其鄉者三十年今年
七十矣拳拳之念迫切遂以情聞
聖明深照其衷特命之歸 賜勑褒嘉且勉之速至
而加以厚賚
皇上禮遇大臣恩至隆矣公為人敏於才周於慮惓

惓敬 君愛民之心為昔成周盛時 君之待
臣必體其心而厚其禮臣之事君必先其公而
後其私上下交盡其道此其治效之所由盛也
於公斯行有以見古昔盛治復興於今日非千
載之遇乎士奇與公處三十有九年同宗同志
同歷官同治職務去歲之春
上憫士奇違鄉四十年先 賜歸省所以命之者亦
同於公之今日士奇春往而夏來不敢稽也固
公之道里遠於余惟公之心必有同於余者故
於別也次第其事為韻語贈焉其詞曰
富貴還故鄉古今所欣快安知明達人志不富貴
立身天地間所重孝與忠君親與天等敬事道實同
楊公南閩英天稟挺卓特曾中書五車筆下雲五色
三十登金門射策奪高獲天與
聖明主射彼汪濊恩清密侍丹扆輝煌裁紫詔玉署
撫青坊啟沃儒林表龍輿戒巡省峩冠扈鑾車平胡
萬里滸肅靖行秘書邇勉三紀餘服事
四朝聖孤卿百僚上高年俗鴻慶恩以上益
君恩以下庇民小心效臣職孳孳攄恭勤恭勤副深
注勝樂閒暇喬松老益堅皓首心愈厲 國事靡
追暇覲恩亦能遂卅年別丘壟寢食勞懷思不見白
鶴冬飛雲恒在望手植柢頭柏歷過十圍壯豈惟羨

墻覲夜夜夢旋歸水木有源本誰能不歆欽仰荷
明主仁洞鑑中迫切蠻書賜展省龍光昭日月陽和
二月中御柳初含金凝冰泮九河好鳥變春音驪駒
發都門官僚皆祖餞渡濟遂踰淮載馳驟於箭疾風
芳蕤時候者尚龍津矯首盼桑梓含情無戚忻追遠
致禋祀懷舊訪親愛歲久多凋亡相知幾人在言歸
㢠未暇豈不耽家居恭承
王言重尚敢淹躊躇願謨待公陳來闕待公補丈夫
君臣義無為倦衰暮炎光變素顥京路下青燕慎貫
中山臞迁公東城隅

贈滄菴楊公展墓詩 有序 五首

少保濬庵楊公與僕交四十餘年昔同事
三聖於玉署青宮今同事
上於經筵祕閣公一志于道以　國家天下為心端
方直諒謀猷獻納要當追配古人今館閣
四朝之舊獨公與僕兩人在僕年七十有七衰
病日加而乞身終未得然終不能分寸裨益公
復奉命歸展桑梓則僕於別也其能無情故賦
詩五章贈公且以寓余之拳拳云
東風吹大河河水日夜流嚴裝逝將歸祖送河上頭
故鄉六千里迢遞望荊州離別歲年遠耿耿桑梓憂
恭承

當宁命去去無淹留焉知同袍者臨分意綢繆
綢繆倏已分望望猶佇跂豈無相交人外同中乃異
夫子夙所慕爰結金蘭契聽言資諒直矧重仁與義
荏苒四十年氣合恒一致皎皎松柏心末矢在終歲
終歲之所懷豈緣老疾躬上有
明主仁德比
三聖隆人生非草木寧昧造化功出身儕祿爵道存
敬與忠夙秉高潔心況聞賢達風焉能甘淟涊妄軀
儕凡庸
凡庸諒猥鄙貪林復蠢蠢良農治田疇稂莠在芟除
倬彼仁賢士懷負經世具皐陶陳知人周公躬吐哺

如何後來者當道昧所務所以君子心惻惻存永慮
永慮積中抱臨食每興嘆丈夫所立志豈在富與貴
不聞諸葛云鞠躬以盡瘁上將益明德下將綏四海
夷險不可渝俯仰庶無愧勿為久契濶引領遥相待
喜楊將至復慮炎暑
衰年久別離豈不懷欵緊書緘切未收傳聞遽乃屢
炎熱三伏辰江湖六千路注目暮及朝關情喜華
積著特自把燈花亦頻頻露坐思徘徊今夕知何處
而況老者心猶憶諸孫慕
送尚書魏公致仕還鄉詩 有序
僕以直道於世務合獨秋官尚書南康魏公侍

郎延呂何公近皆以同江右故有相得之樂相
資之益前年何公引疾去僕不能無情作詩送
之今年魏公又引疾去僕之中懷其能已乎臨
岐執別情見於詞云
江右　國南服賢才之林藪匡廬彭蠡間清淑萃加
厚英英魏文淵人物星之斗明經在致用一第咄嗟
取蜚騰入烏臺白簡歲年久擊邪杳無前直枉寧肯
後超躋副浙臬藩華發岡阜簡陟少秋官式貳大司
寇致鞠懸鑑明折疑迎刃剖大浸困歲饑方伯拜廷
授悉心事旬宣劬力蘇槁朽歸來掌邦禁雍容
帝左右既詰姦慝平亦著武績茂廉清一志堅聞澂

之官首方茲切倚毗云何慕歆訟惟
皇憫疢疢且重違耆耉錫之五色書龍光煥戶牖久
行遂歸止福祉自天祐川開萬里風南颿駛於走雲
淨九疊屏烟消彭澤柳迎門集童稚携觴聚隣叟懽
慶溢鄉閭勞問洽親舊超超天地外此樂寧多有寵
于樸鈍質頹齡七旬九謬叨詞林館固陋寡所偶貴
重力不任兢兢虞災咎所藉同鄉邦同心二三友有
言相啓發有病相砭灸何君既離郡魏公復分手念
此增悲慨中懷雜紛搽歲晚應乞身歸程能待否市
酒望湖亭玉壺爲君扣

寄友

同館闕相别相思春復秋十年見桑梓適意正綢繆
歡聚敘隣曲開尊舊約遊寧知鵷鳳侶延望在瀛洲

武昌遊道院　分韻二首

仙館俯崇岡振衣一來遊逍遥越城肆窈窕經林丘
谷口巖溜鳴簷端雲氣浮適蓮閑闃喧彌覺山水幽
啼鳥遷高枝悲猿振長楸物類爰有託矧伊學道儔
抱生貴知足全形尚無求療饑采紫芝濯纓臨素流
愚生昧所處靜趣乃相侔援琴弄清絃遂令佳賞酬
王師事遐征苦辛殊未休豈不懷寧處違世安可謀
我非學仙侶悵然難久留　右幽字
通衢擁車騎四街羅第宅仙宮鬱窔興邈與紅塵隔
交疏被朱綉飛甍絢金碧竹樹紛掩映烟霞互輝赫
爰有一羽人於焉托其跡皓皓白玉姿翩翩異人格
我來扣松關相與論玄默階前孤鶴舞林下啼猿寂
于茲究典墳信足探幽賾無田寄閒身翹思羨鄉國
天台與赤城聊可資遊息丹丘有遺構瑤草多舊識
胡爲曠歸期久作周南客　右客字

送蕭雅容主事考績之行

中臺切宿漢特達羅俊賢有美吾鄉彥白璧何娟娟
溫恭君子容素尚金石堅高科出奮躍名場踰歲年
爰擢司馬屬聲華日譽騫殷殷職務崇戔戔簡牘繁
忠存行靡渝道明施罔愆考績及茲秩嚴裝起翩翩

維時屆初夏芳菜被郊原登艫指清濟揚舲循廣川
緬懷趨謁餘周遊鳳闕前倘遇玉堂侶因寄停雲篇

羅進文妻周婧抱子安同赴水死

東方有綵鳳雄雌鳴相和誕生五色雛巢在高樹柯
雄飛觸虞繳哀雌憂欲死哀雌憂欲死銜子忽墮水
雌來脫虞繳空巢委高枝不見舊匹侶孤悲無已時
艱難兩訣絕苦哉誰爲陳君有羅氏婦萬古同酸辛

送熊御史歸南京

秋雨灑梧桐西風動楊柳之子憶南京開帆路河口
平生所捐好不在餞杯酒持贈歲寒枝清操期堅久

送樂象乾赴湖廣按察經歷

凍不可舟日久寒威厲之子奉
明恩翩翩發征騎殷勤遠別言繾綣同鄉意甚嘗將氷
雪心用稱風霜吏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進杰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六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七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詩七言古

瑞應玄兔詩有序

宣德己酉春二月寧夏守臣進玄兔夏四月復
進臣謹考載籍所紀瑞物如赤兔白兔昔嘗有
之而玄色蓋鮮我
太宗文皇帝臨御寧夏一進闕下紀於瑞牒
皇帝陛下嗣臨大寶數月之間凡兩兔之又同出於
一所此豈偶然哉兔在十二支屬卯於時爲春
長育之方也寧夏在國之西於時爲秋物成之

位也而玄實天之正色君德之應也欽惟
陛下宵衣旰食孜孜保民數下詔書飭勵百司
崇寬厚施賑貸已逋責省刑罰舉賢才黜贓吏
無非以仁民也今茲瑞兔蓋天以昭
陛下養育斯民之志而所出方位又以豫兆將
來有秋之祥實
陛下天德仁民之應也猗歟盛哉臣叨列
朝班躬睹盛美謹賦玄兔詩一首上進詩曰
昊天大德仁兆民簡畀
明聖爲民君　陛下神聖兼武文允膺景命體至仁
統視海宇如一身剗剔匪類

皇威振整飭綱紀百度新霈德覃化流沄沄靡有遠
邇視平均至和融凝天貺頻厥來煒煒鳳與麟嘉禾
芳麥咸薦芬異瑞比出西郊犢不牙不角跌而蹊彷
彿逸出中山群聞雅負冀東郭魏匪緅匪緇色尚玄
爲雲爲霧黯莫分含章韜彩柔且馴嘗有異質素與
纁懿此玄瑞世絶聞吐養萬物東方神正秋之位收
穫辰翊乾正色應
至尊積德撰義良有因豈徐之祥玆豫陳西人得之
悍山忻居以雕籠承錦鹵踰岐涉汴趍楓宸食之瓊
芝飮醴泉上林御苑將牲牲
聖仁之應白天中詠歌洋溢懽縉紳 陛下大知察
邇言祇天保民求弗諼四表一統熙和春 陛下洪
福齊乾坤

瑞鵠詩 有序

西域古多名馬撒馬兒罕又極西之地正統四
年六月初三日其酋長進良馬色玄額蹄皆白
體質瑰奇賜名瑞鵠洪惟
聖人在位德化之敷遠被數十萬里外故嘉應來臻
臣民懽忻前所未睹有詔畫史圖之謹賦詩歌
詠之
西過流沙沙浩浩遠來良馬標瑞鵠鳳臆虬首耳竹
披目如夾鏡揚光輝天生瑞鵠毛質異一片玄雲彼
體高題中點雪光明四蹄皆白如瑤瓊有時長鳴
欲奮迅捲地蕭蕭朔風振軒昂卓犖真龍駒電邁雲
馳見奇駿
聖人御天海宇清泰階六符明且平房星儲精産靈
物爲祥爲異來神京葱河崑崙夜飛度左右王良皆
造父羈金絡玉立彤墀 恩榮屢得重瞻顧白皆名
馬稱驌驦亦有紫燕燕飛黃當時萬馬皆莫及敢與
瑞鵠爭騰驤玉陛朝回仙仗下五色雲車未駿駕瀛
洲草綠風日和顧影長嘶意瀟灑國手含毫凝曹霸
瑞鵠能姿今見畫
聖皇圖治急才賢畬象亦聞求在野大明當天萬物
覩會有夔龍帝時舉簫韶九奏神人和瑞鵠鳳麟同
率舞

蔡舍人輓詩 時丁母憂卒於家

公昔騎驄登周行握瑜懷瑾鏘鳴璫凝神月朗髯戟
張溫如綠野熈春陽勁如檜栢凌秋霜後來蕃府前
經商在卑不稱高不亢德厚祿微胡可量朔風一旦
悽高堂脫纓畢哀趍故鄕蟠然升雲遊帝傍遐遐東
海徒相望望公憶公何時忘

奉送李丈人之宣城就養

若溪丈人過七十兩臉渥丹頭雪白平原不改昔衣
冠鄂渚殊憐舊鄕陌鄂渚西邊花樹陰更來闕館對

青衿四時有錢解沽酒幾度逢書盡賣金大兒清謝
亦如此去年高舉青雲裏錦袍白皙耀芳春甚慕紅
蓮開綠水奉檄由來志養親只今得祿待嚴君行當
鸚鵡洲前而去指敬亭山畔雲茂闇清時蹤案牘從
此承顔懽不足東風低拂綺羅筵春光迴映斑斕服
丈人宴樂誰與同宣城山水古來莫窮開歷舊遊懷李
白還賦新詩似謝公

題虎溪蕭氏卷子

連山飛來如虎蹲溪水百折繞山根縈迴限嶮忽異
狀武陵未數桃花源大宅誰家住深窈粉壁紗窗動
晴曉門前稻麥連紛紛千畦萬畛翻青雲雲深截斷

無牧路車馬城中那得聞四時高堂會宗族旨酒肥
羔間山殽座中詩禮羅俊賢楚楚威儀光佩服北地
移家今幾傳但聞朝代忘歲年南階喬木昔人植如
今已上干青天從知遺安及孫子豈獨地靈能致此
後來繼者更不忘更百千年胡可量

送鄧存誠之襄陽

庾公南樓燕新乳行子辭家春欲暮西岸楊花白似
銀蕩日搖風淅江路江邊漢水轉凌迤南堂鶴髮正
垂絲顧尋甘旨何愁遠欲去臨分又復悲子有清才
出河輩見者紛紛誰不愛擅題纚句錦箋端能盡青
山白雲外我來挍分已三春握手攄情共討論即今

相送綠鸚渚明日相思夢鹿門鹿門芳草芊綿碧詎
有龐公昔時宅池上山翁去不還江皋神女無遺蹟
經過弔古易徘徊且莫遲留定蚤來紅芳照映萊衣
鮮好及榴花五月開

馬孝子詩

孤墳四尺荒郊裏野草蒼烟帶寒水子孫有在在他
州生者無知知者死昔時未死語丁寧定將還葬附
先塋來尋墓隧失南北夢見言之真有靈上塚無人
將百歲啓墉猶存舊題記出離客土返鄉山父已申
情子終事由來至孝動皇天解髮繫鞍背昔傳文章
稱煌久不滅知爾垂名俱萬年

送楊翁孝廉歸吳中

城中七月猶炎暑城下歸人趁行侶十年為客憶東
吳一日辭親發南楚楚江吳江路幾多楊颿處處盡
經過琵琶亭邊看明月長干門前聞踏歌千里蘇臺
在行日忽度楓橋到鄉曲顧瞻桑梓雜悲懽紛引親
朋問寒燠吳中歸日嘉可遊知君未得久淹留晩歲
還為越鄉嘆他州重有倚門愁

別劉宗誠

湖南十月新鴈飛白葦漸高黃橘稀蘭舟去遠復回
首惟見星沙連杳微前年作官臨海嶠海畔家家說
司徵一日斷哀汲故丘三春忽盡不遲留進趍北闕

朝

明主整下南樓謝舊遊此地賢郎獨爲客把卷看雲幾朝夕江邊迎養拜親闈館下含情別師席臨岐牽手重依依可憐恩義兩難遑春來有使題芳札想爲殷勤報鶴[illegible]

題蕭德顯扇

石甃盤盤溪曲五月溪光帖寒玉千挑萬竹夾成雲奕奕高門蔭深綠主人涼袂纖絺裁越羅小扇揮炎埃南薰院中聽賓歷臨清樓上引金罍

朱澤民雲山障子爲蕭德顯題 有澤民自題以

昔聞朱侯寫山水一幅爭投百金價至順今來七十

年郎在桃源看圖畫生綃八尺垂中堂群山疊出開青蒼前峯如屏錦霞爛後嶺岩嵬插天半春風啼鳥渾欲聞石磴盤盤屢迴轉雙松如龍千尺強幾年假寒山之陽松根古道向何處策馬擔簦去無數別看丹翠出層樓雲影濛濛入無路雲遮霧滃深復深信有隱者藏中林高懷遠致不可即空望微茫勞我心當時此景知何地馬蕩蘭亭豈相似自是天機妙入神位置從容見精意朱侯朱侯追鄭老筆勢詞華共妍好此圖三絕交輝煌千載人間視爲寶

送李昌祺

盛年讀書擢科第共將詞華艷雲綺翰林高步逐英髦東閣潛心效文史身進定省五六年夢繞庭闈二千里昨夜攄情達丹衷特許歸寧承

玉旨謝恩初辭鳳闕前買船遠

龍江淩江天未明早潮上況復連朝北風駛二月初旬應到家冠帶升堂親爲喜囊中盡倒宦作錢郡市酒頭致滌濾敘言契濶洽朋知趨走牽携憧稚子愛親敬君事所重況乃

皇恩厚無比還應回首頓王程螺渚行艫須早理

送彭仲宜歸荊州 時禁釀

四月都城風日好遠客遠家思芳草秦淮河畔問南船重澤樓前出長道追傍送者皆縉紳玉堂編脩情獨親此來相看輕千里此會相懽能幾晨晨夜無由

執杯酒折贈空持白門柳臨分繾綣復申言已去蒼茫尚回首蘆笴紛紛接浦橋鯽魚隊隊逐蘭橈吹笛晚邀池上月揚帆晴帶海門潮歸到緇杯應夏五鵲鵲啼歇榴花吐家慶趨承白髮懽雲光迴綵班衣舞還攜雙鯉放江湄江水朝宗日夜馳郡將鄉邑平安報稍稍解京華契濶思

題小畫贈曾貫還西昌兼致勉勵之意

夫容綠水光鮮妍芳春秀質何娟娟六年虎觀馳彩筆十月鷗江回畫船醉寫銀餅送將別秋菊垂花紛可擷請看石上青琅玕早晚淩雲挺高節

題楊學士蔵陳所翁四龍圖

近代畫龍誰第一舉世所重閩陳容秘府人家屢曾見葉公雖古難獨工此圖四龍妙無敵變化奇態紛數尺乾坤黯黮閟雲霧風雷奔驅裂崖石騰身並出青冥上盤拏夭矯皆相向神光睒䁛如劒鋩倒捲江湖起銀浪陳翁畫意與誰同愛龍所重澤物功炎歊六月撼原野矯首滂沱如畫中

題蘭石寄王善學

清源先生鄉達尊昔以通家拜函丈別來四十有三年至今儀形勞夢想當時令子㨗且真與我相懽亦長徃有孫今傳祖父業授徒假館雙江上不隨塵俗混驅馳但以詩書待諮訪潛心篆籀積歲年徃徃揮

毫作題榜我雖聞之未識面已爲名家動欽賞玉堂侍讀重同宗萬里睽違心怏怏此圖寄贈有微意我爲題詩叙疇曩清貞比德蘭與石珍重幽人在林莽

題閑封黃璿太守感螺卷

叙州黃氏有孝孫冬月大母病熱煩渴心苦思螺療疾田枯溪涸那可得孝孫求螺急倉皇手足凍皴膚肉僵是時孝孫年一紀至誠感神神祐只探穴得螺四十多煑液一進躅沉痾姜詩王祥古孝子孫之孝感見黃氏黃氏子孫賢且貴作詩爲告觀風使

題畫贈陳本深太守考績復任

吉州太守明州彥三十朝紳贊邦憲詩書法律重成氷雪操持萬人見先帝孜孜念幽側廷中親選二千石天語丁寧寄撫綏五采龍章光炟赫螺岡鷺州開郡府九邑嬛嫠需召父陳侯下車興隱惻育稿濡枯作甘雨豺狼逝迹犬息吠吝史無姦獄無滯桑麻藹藹連郊垌絃誦洋洋逈閭閻大江之西十三郡陳侯特達騰聲聞驊騮彎久雙轂淹鵬鶚須當九霄奮我昔京華接隣屋幸此鄉邦得賢牧入奏重聞功績最勞問還嗟別離速氷霜嚴肅歲華暮五馬雙旌復南去蒼筤樹石貞澹意持贈邦侯表清素

題湯都司東皋草堂

君侯襟度清於玉草堂長憶東皋曲堂中高韻列詩書堂下幽香繞蘭菊雄藩此日任干城玉帳牙旗常夙興我家亦有東皋屋春雨滿田歸未能

題宋知州贍彼南山圖詩

北方之山恒山尊上出河漢淩星辰常時出雲作霖雨滋育萬物乘陽春東風浩蕩清川漘川上人家住瀟灑内黃舊是故殷城臨水觀山足公暇此邦名與山齊高古來爲政多賢勞高山景仰攀說駕毋負青年志氣豪

蕭啓御史赴山東僉憲以何澄所畫雲山求

題

宜陽太守多公暇肆筆雲山出瀟灑層峯疊嶂凌蒼
空英英玉氣淨鴻濛縹緲瀰漫渾無跡妙逼房山高
克恭山乎雲乎定何處誰結茅屋倚深樹豈無獨抱
千載心玩水看山適閒趣柏臺御史撫此圖憶得龍
泉江上住岫幌巖扉意不忘十載京華未歸去秋今
驄馬復東行馬上看山向齊魯君不見泰岱之雲起
膚寸常向人間作霖雨

題衛以嘉藏盛子昭畫

盛生家住吳山下前代風流多見畫此圖三尺更清
奇野水疎林澹瀟洒風平雲淨霧氣鮮玻瓈倒映水
中天鑑湖洞庭不可辨隔浦山光落釣船蕩舟者誰

定曾識耿耿相望似相見尋常一曲滄浪歌醉倚汀
沙白鷗側鴟夷子棄世久無浮世虛名安足沽放懷
縱意任所適何處烟波無釣徒

題崔氏重慶堂

昌黎縣中山水清自昔挺特生豪英上究羲農至周
孔攘闢老佛大道明我敬其人想其處身膺襟仕無
由去崔生近日起昌黎邂逅相逢談所慕生昔泮水
來游歌明經三十登賢升鐵冠霜簡入烏府歲久政
聲傳流多天官奏績
天顏悅五采祥雲騰鳳敕堂上雙親共拜　恩更有
重闈歲將百重慶堂中春晝長壽酒日進青瑤觴四
世一百又餘歲白髮蒼顏共樂康家慶融融由世德
蘭玉森森蔭松柏采取詩書遺後來豈無繼續呂滎
伯

送樂宣太守復任大同

東萊樂卿粹如玉皦皦操持恭且肅秋官郎署居十
年盛有聲名京國傳九重
聖人御明堂簡擢賢俊安邊方樂卿出拜二千石郡
中如神襲與黃下車正屬民凋瘵起仆濡焦不知息
帥閫崇嚴兵戍敵微屑瑣瑣無不舉晨勤射勤事靡缺
央上下不聞稱其人一年報政朝　天闕奏最重臨
促明發丈夫有志遇明時實効精忠貴沉浚霜風十

月紅樹凋五花征馬鳴蕭蕭自古公卿出賢守黃鵠
終當凌九霄

題康翰竹石

康甥孟貞純且質家住珠林小江側兄也霜臺振鷹
冠貞也躬田食其力好山好水當衡門違遠城市無
囂喧身閒力學副爾祖不見他家賢子孫有心如石
不可轉蒼筤有日干雲漢邂逅為爾題畫圖七十老
翁[illegible]匪迂

題竹與余存忠驛丞

家住芝山番水上官作楊村驛亭長金門使者五色
書畢鼓亭前開畫舫揭來敬我同江鄉我亦報之雙

質簹成陰結實須有日會下崑丘青鳳凰

新橋驛阻大風

南風吹河河怒濤河上飛沙千仞高臨流十步不得濟北瞻閶闔心煩勞自春不雨田無麥敎田焦枯亦龜坼密雲四合掃復開誰叩天閽訟風伯袰家束手徒嗟吟愛民自是天之心願收巽二勑屏翳普于萬里均甘霖

黃氏壽護堂詩 有序

石城黃友玉清雅君子也其弟新會縣簿友菊嘗從余授經兄弟皆於余有別五十有五年今友玉之子中來見蓋父叔皆久謝世余爲悵恨久

之中獨幸其母之壽康也今授訓導赴延平求作其家壽萱堂詩蓋余於黃氏不能無故舊之感云

癸江黃氏好兄弟五十年前屢過之今來都門遇今子卓志能承書與詩二老風流已長往獨侍慈顏在堂上鶴髮蕭蕭壽且康甘旨晨昏足豐養堂下忘憂多樹萱晴日煖風花正繁斑衣婉愉獻春酒慈竹嬋娟森子孫除官分敎延平去便道升堂榮拜母人生得祿貴及親板輿還從來官中往將行索我護堂詩爲子喜色生兩眉子家二老吾所重詩罷能忘故舊思

送周敬常詩 有序

白鶴觀吾鄉清眞境也吾不到者四十年去年歸嘗過之昔之道德老成皆已化去所知識惟用拙鍊師在然亦老矣相惟未竟遽別今年其徒周敬常來北京一再見之將歸乞詩遂爲賦北且致意其師云

去年奉勑還江南來風千里迎歸驂西出城西訪眞境正値碧桃三月三檐牙威儀森鶴瞪却憶仙翁開蓬閣霜髯酡顏戴鍊師白玉觴行紫霞釀商雲重彩拂簷端芝宇琅玕繞畫欄權台未竟登車去天涯長憶三珠樹戴師弟子來日邊清顏皎皎夫容鮮問師經年安健好閉戶口詠黃庭篇我有高懷在江海

爲報而師掃氛霧黃茅岡畔會重尋白鶴峯頭定相待

送金少卿祭掃南歸

去年奉勑我還鄉今年奉勑卿還鄉我適鄉國四十載卿違鄉國三十霜仕者還鄉總
卿逢故舊當盡情明年春風朝北京

題金亮伯梅花

雪崖先生好孫子森森庭前玉樹枝拓臺御史氷霜筆寫贈梅花眞似之朔風十月江南道萬里鄉園列應早手持書卷傍花陰更厲平生歲寒操

題范啓東所藏俞漢遠雲山圖

會稽俞生富天趣筆法傳得高房山白雲泚潑生空谷危峯飛出青冥間灌木青葱俯谿曲溪回沉沉湛寒玉超然肥遯者誰子深結茅齋擅幽獨人間嘉景何處無何必遠求衡與廬白頭塵累苦羈絆我念林西增鬱紆吁嗟俞生此遺跡俞范昔年交莫逆知是山圖重故人不但溪光與山色

題嚴御史恭梅邊讀易圖

嚴新趙貴州參政敷文之寓其精學之所爲梅邊讀易圖贈之嚴君以求余題爲賦長句于顛云

錢塘湖畔山無數湖上古梅千萬樹之人結屋傍湖山坐起常在梅花間微風吹林動香雪水色山光總

淸絶手持一卷太古編周孔所示皆微言推辭逆意必造玄二儀分判自太極尋源更泝庖犧前潛心虛懷知幾年時亦不得安考槃繡衣白簡幾鷫冠風采六月氷霜寒夜陽西上開省署又捧除書向西去天香滿袖出金鑾帶作邊方九春雨邊塵不動邊人安展圖還憶錢塘看從知玩易有真趣燕寢凝香淸晝閒

贈伯時外弟

海榴作花梅雨息令弟五月來京國玉堂晚歸初見之豁然令我舒胸臆傳杯剪燭雨遲遲還因親愛動悽悲淸姿秀質今在眼嚴父慈親空求思又促明朗理歸舫家在西城柳溪上高樓深館絶塵紛努力書振餘響

贈紀指揮畫卷

山欄梧桐花正吐萬玉蕭蕭寫靑雨珊瑚紅樹拂天風六月人間不知暑琵琶收絃弈無語夢裏隨雲度銀潢侍者如花控金縷侍繡娉婷對客與意遠神淸昔僕僕人間閒樂等神仙更詫蓬山在何許

題費同知松樹障子

當代畫松誰最精王紱卓逈俱馳聲兩生以來鮮繼者鳳池周瑢新得名此圖筆有千鈞力全幅刻露開凌衆雙株奮起如雙虬直氣森森勢千尺樛枝屈鐵

蟠空蒼勁節磥砢鱗甲張長風颯颯動滿座六月淸書高堂涼吉安別駕好奇古對此宛然巖壑趣伏苓琥珀焉足期堅操終懷共遲暮別駕別駕臨安彥游東山東官遊徧四明徂徠千歲植所歷山林屢曾見大才之成由化工自古匠輸希得逢明堂淸廟還梁杜何限空老深山中

小山書屋 有序

鳳岐侍讀得賜歸求作小山書屋詩爲賦七言古體一首且寓別意云

文江之東小山麓舊有高人讀書屋繞屋森森松作林松陰行吟松下讀平生讀徹書五車鹿鳴宴餞升

京華御前奏對三千字五彩摛筆登鑾坡蘭臺石渠富纂述獻賦陳詩誦功德日給珎羞飽大官宮錦無時出褒錫黑髮去鄉今二毛近侍光華吏　四朝人生倦勤思暫逸小山南望心搖搖鵬搏九萬六月息丹桂花香别京國舊屋還歸小山下鄰侯多書仍滿架門前冠蓋來紛紛少日同學何人存青松拂雲蓋成蓋慈竹青青蕃子孫隣叟時過話耕稼亦行說說執經者紅牋錦軸金綉段更覺文章動高價老夫垂白念鄉關早晚　天恩應賜閑長風萬里泝玉峽艤棹文江訪小山

題蔣主善梅

蔣氏傳家秉清白住在金陵大江側三徑風流松菊存别有梅花春意繁開軒正對花林下襟抱冲和與蕭灑香浮丹鼎雪融初影轉琴牀月明夜白承微詔鼓朝冠朝朝拜彤墀　金鑾故鄉迢遞隔煙水十年夢逬梅花寒閒暇從容詠清句節操從知凜貞素嗟余同是愛梅人何時歸賞江南春

長短句

題丘氏平原十景圖

昔年過東呂遊平原望玉山萬松夾逕鳴珊珊翠屏疊出青冥間石磯瀑布飛秋雨彷彿龍吟井江幕東陂流泉清我心盡日徘徊不能去仙人夜半西極來

碧雲燦爛紅蓮開邀我天半萬壽之宮裏酌以沆瀣青瑤杯隆山鳴鍾促天曙惟言未竟東西去楫舟來往不復尋江中遥望空雲岑湖塘月色今何似歲晏黃原飛雪深之子幽居有清賞展卷那堪動遐想到家還過何山祠刻我題詩青石上

題康氏臨清樓有序

家兄發康氏時余甫十數歲屢往來其家及其子姪遊嬉蓋今四十餘年矣而足跡不一至文溪者又二十年頗聞高門大第加舊觀多矣思裕來京持臨清樓卷求詩故走筆賦此且致期望之意云

文溪似秋浦窈窕湛寒玉天淨波平一鑑開倒影金華千仞綠人家多住溪東西飛棟輝煌接華屋疎槐楊柳陰當門暮打紅藥悦心目康氏樓居更蕭爽雕欄百尺凌雲上仙姥峯高望欲齊狀元洲近平如掌詞翁酒客屢招尋吹竹彈絲共讙賞風物清華入吟嘯闤闠喧囂斷輪鞅憶昔總角初常遊溪之涯折竿坐石堤垂釣臨水提筐逢浣紗揭來忽復四十載漂泊不歸雙鬢華天涯往往聞追興邂逅題詩徒自嗟豈不聞宋朝曾孝子三子科名相繼起連篇文采動公卿文溪之名自茲始今人何必非古人珎重貽世在經史他年若綰銀黃來仰視高樓耀閭里

題楊學士藏子昂畫刺虎圖

婦牽車夫推轂車中兒貌如玉全家遠戍不辭苦口暮途荒車下宿山淒淒林謖謖颯然陰颷度大身羆虎毒婦奮逐虎曳虎足呼兒抽刀斫虎腹倒虎肝腸夫來復終然婦憤不可平夫命無由百身贖有司旌函上行義華表輝煌旌白屋千年異事太史録人生富貴鳥過目誰有姓名光汗竹吳興妙絶詩與畫況復巴西詳委曲昔賢汲汲翼名教競爲表彰勵民俗建安學士古人心珍襲此圖常韞匵偶然出示慨右道援筆題詩愧貂續

題畫送歐陽廣哲

往昔送行時春水洞地明南京遂間闊相望摧心旌今年子重來幾日復南征念子道路難激我離別情是時碧梧亭況露彩翠竹琵琶含秋聲躊躇何以贈遠行子負挺特姿瀟灑梧竹清豈不聞嶧陽之產中琴瑟嶰谷之材諧律呂人生有志當大用況遇明時事　堯禹常保堅貞德不隨流俗遷不見溪頭磐石重如山時解出雲騰九天

陳氏貞壽堂

北堂融融春晝長錦樹錯落含春香堂中老母今八十鶴髮如絲身樂康母昔初嫁時玉環白玲惜殷勤奉君子頎聆偕貞白一從亡守空閨皎皎氷雪色下有三男兒力學慕古人季兒生來不識父今年六十霜鬢新明經射策選上第金馬玉堂高致身大箱俸錢來慰母願母千年百年壽清朝南極老人星正照華筵酌春酒五福重好德德厚福亦同偉哉貞壽堂鄉里高其風人之貞節乃大義炯如白日光洞地方今聖朝務表勵作歌欲告觀風使

題瑤林積雪圖送張宇初真人歸龍虎山

北風十日互大地氣凝凝江湖千里斷行跡溫泉火井皆爲氷盤盤龍虎山巖嶤出塵表勢並匡廬近斗牛嶻嶪重崖隔深窈向來積雪紛不消千樹萬樹凝瓊瑤素鸞縞鶴下飛舞空中縹緲天香飄上清真人

奧清絶吐氣如虹貌如雪袖有三華寳篆文腰佩千年春氷玦常招赤松爲雨師曾遊東海邀安期手執玄樞斡元化一掃氛翳回春熙玉皇端拱通明殿紫鳳雲章頻召見天京十二樓五城親接群仙奉華宴五彩春霞導金節還向山中燕飛雪明年北上翔雙鳧更采靈芝謁丹闕

贈族孫褒

褒應教官舉以後期免歸來辭出此贈之且示詩以廣其意云

萬里江南來還歸江南去丈夫得名何必早大器之成在遲暮豈不見深山長谷松栢林閱歷風霜千歲深明堂清廟選采柱匠石奔走來相尋我家往西昌

於今四百載詩書門庭米玉操烱烱光華著先代人
生出處自有時立心但與前人期還家力學謝塵係
六翮排雲應未遲

題竹石送陳有成重使關西

驄馬碧玉蹄飾之黃金勒振鬣嘶青雲汗湝流赤色
烏臺使君膺作冠繡衣亂翩冰雪顏　大庭親授五
色詔西出綏撫諭秦關長安城中旌節駐富有權謹
動衝路豺狼遁跡犬生氂不斷和風送甘澍安內攘
外職當爲秋高九月行邊陲綏延寧夏瀚絕漢城萬
兵堅馬盡肥歸　朝奏章累十紙仰契　天心天爲
喜爲臣體國寧顧家軍書簡下歌皇華縉紳祖送都

門道雪後飛埃淨於拂大夫事業在盛年其遺麒麟
畫裘老不見渭川竹可以拔汗青不見華峯石可以
鐫姓名功名到手不可讓相期千載傳芳聲

題竹送歐陽哲僉憲之汴

豈不見奉大祭薦用璧與琮豈不見作廟埏選栽梁
與柱國家致理伏才賢教養成之在黌序
聖皇宵衣急文治大廷勑舉觀風使玉璽飛龍五色
書親遣巡行嚴教事六一宗家有遠孫清才秉行如
璵璠手提文印之官去馬頭南望河南路河洛天地
中嵩高峻極天降生周家申與甫近代亦有文宿賢
西程夫子明鄒魯道統上承千載傳山川佳氣朝朝
有靈秀鍾人物何曾間前後子行所歷著教施本末
族業真良師後來功業有奮起肴子與名同遠垂臨
岐何以贈別離清風瀟灑丹鳳枝天寒歲暮冰操
持用慰我遲相思

題張氏秋月軒　其人能扣

開軒對秋月皎若白玉盤光耀上下澈無際洞然入
極天地寬山河微茫影可識拂雲桂樹參團團太虛
無塵萬籟淨玉繩璀璨金波寒是時秋氣澄俯仰皆
奇觀靈臺湛湛俗不染坐與月色相盤桓念昔少小
家西隣愛此明月同襟期黔南劍北行欲老惟有明
月長相隨月輪萬古行乾坤年年常閱秋與春平生

雙眼烱如月閱人百世兼賢愚誰其胷中如月明煩
卿一閱世上人

惜別行送宋存禮致仕歸鄱陽

御柳含春緑初徧紫燕黃鸝滿芳甸曉日承　恩拜
九重銀鞍白馬驕嘶風我出送之城之東惜別且駐
無匆匆憶昔攜書渡江淡邂逅論心託交義折衝載
酒春共游燒燭聯詩夜無寐卿才卓犖不可羈雄詞
健筆皆如飛摧金堆玉豈暇顧登山臨水常忘歸南
飛雲鴻北飛鴈啾啾天涯兩分散即今二十餘六年
前日紅顏皆白鬢五嶺炎方桂林好忠輔賢王已身
老功成名遂天所全七十歸來世看鬢髮余儔散

謬忝玉堂清未有涓塵效裨益虛叨寵祿孤
聖明望鄉去兮惆悵并傾離尊餞遠道重是平生故
何由盡懷抱官河三月波溶溶片片飛落桃花紅九
華匡廬翠未了芝山秀出鄱湖東武山南在芝山上
解紱他年定相訪

贈眼醫張生張侍郎求贈

人身具兩目精氣成注之偶然神光困邪沴雖有四
醫將焉爲丹砂空青療盲聾異效往往聞良醫今之
皐陶火司寇治刑求生勁以瘢況復翳瘼日爲眚遁
近拙工手所施雙目等河沙秘坐倪雨苻闘豸紛紛
吁嗟吳稱我公者龍樹誰河南張生亦超越眥敝育

能口不伐小施寸七捷於神置掃浮雲見明月

題竹送羅文衡湖廣憲使

驄馬十日玉蹄銀鞍碧絲韁振鬣忽長鳴翁翁飛騰驤
朝發都幾暮荊襄千里欻忽流電光繡衣騎馬天上
郎顏如玉紫髯雲孫十年北面侍
明主鐵冠白簡橫秋霜九重惠南七㱁此殿陛良命
之特斧振憲綱澄清洞庭及湘漢盡洗陰翳開春陽
青春白日上鳳凰及時功業須奮揚我有絶俗意贈
之翠質篁貞姿不柔亦不剛中虛外直操有常隆冬
氷雪凜嚴厲長與庭柏同蒼蒼交映黃鶴山下之嵩
堂清風未盡含琅玕坐使民物咸阜康

蒼龍歌 有序

蒼龍者天就良馬也產于西域
皇上臨御之五年徼馬見至之所貢也風鬃霧鬣蒼
然若雲闊脊曲大胸骨特異按傳記所載馬八
尺曰龍此蓋龍云昔成周時越裳氏重譯獻白
雉以爲中國有聖人也今遠人貢馬豈非同此
心乎不然何以其一旦涉十數萬里而來獻也
書史既圖之臣謹作歌以紀其事云

天馬生西域神駿擬卓特雙目如鏡懸方瞳紫焰紅
光炯相射長身昂長八尺龍驤鳳飛黃奇骨同青絲
蕭梢尾窣地滃滃霧鬣連風鬃四足高蹄削踏鐵瀟

身倚被天山雪逸氣超遙時一鳴但覺颯爽長風生
從知天駟宵降精晶熒下澈寒泓澄靈物翕合嘉祥
興戎夷得之豹駁日碩嘆荒遐安得畜中華
聖人今肅堯錦驍王勤東來朝芒芒沙磧溉溉西極
蕭雲奔電千里一息登瑤京上赤墀下邦小臣陳奏
詞年來泰和洽邊陲乾坤靈瑞世罕見端自
皇仁所致之公卿拜舞效嵩祝　陛下萬壽日月齊
周文德盛騄駬至漢武役志勞貳師　朝廷服遠在
有道
聖化眞與周同規畫史揮毫紀盛事敬作歌頌垂耀
無窮期

吳太守重慶堂詩

家居重慶郡堂奉重慶慺堂中二親大母母白髮如銀身健康大母行年九十三母也今年七十五姑慈婦孝夫錫壽古酒在樽殺在俎蹁躚五綵服遶膝戲孫曾森森暖翠慈竹茂爛爛雲錦誥草榮象笏緋袍日趨拜門擁彤幨燕息盡邦侯爲政倣龔黃能致高年總心快故家元住大江西元獻聲華北斗齊公侯子孫必復始封誥行看照閭里

送彭昻御史南還

驄馬鐵連錢錦鞍珊瑚鞭東風都門道旦發何翩翩霜臺御史賢且文治平中丞之遠孫賢孫白日上鵰

鶚東廣南問持教鐸 九重召還賜燕冠 勅付條章振文學南畿一百二十二郡縣俊秀如林玉琱琢世重賢才比麟鳳杞梓楩楠作梁棟

聖人垂拱坐明堂昕夕需賢升顯用臣子受命當驅馳必有勳績稗清時山川何地無奇產要知成器須良師蘇湖安定不易得蕭芝芳蘭豈無擇與君同鄉郡分手重離情大夫得志貴行道當令海內揚鴻名

樂府

平胡鐃歌鼓吹曲詞 有序

臣聞兵者聖人所以衛民之具也故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忘武備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克詰戎兵至若征伐蒐狩具見於詩禮春秋皆聖人重武事也洪惟我

國家肇膺天命武以靖亂文以經邦

列聖相承其道一揆

陛下嗣承大統恢弘化理海內海外日月所照臨之地其人皆攄誠効順祗奉方物朝獻 闕下惟朔漠殘虜叛服不常屢寇邊陲擾我黎庶乃今歲之秋田穀秋場三農畢務

皇上因田獵以閱武龍旌所嚮千騎東郊而東北塞垣不遠伊邇爰戒六御親飭邊防車駕至蘄州之石門邊報胡虜入寇已迫塞下

上曰天厭比虜俾來就戮乎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曰兵貴神速朕以鐵騎先馳赴之當令迅雷不及掩耳爾將士以次徐來即日

上率鐵騎三千出甚峯關翼日與胡虜遇虜駭愕出不意謂神兵自天而下也

上麾鐵騎爲左右翼前包虜陣飛矢如雨虜狼狽死者甚衆餘率衆劍退走

上以鐵騎數百統出虜後盡獲之遂斬其酋渠而生縶其衆虜無一跡得逝者遂命將士搗虜巢穴而悉收其部落族屬及所畜聚駝馬牛羊輜重以累萬計關塞以北羶腥之區蕩然一清臨邊

之氓遂以安撫無虞臣惟
皇上聖志宵旰孜孜篤在安民　車駕之初出也因
農隙以講武事因所歷以飭邊防非有意殺伐
也而天絶醜虜將授其命於
聖明故使之豺豕跳踉而犬戈一麾嘯息之頃
灰滅澌盡此皆本於
皇上愛民之仁得天助佑而明斷天縱英武神奮遂
建廓清之大功蓋近代帝王所鮮有也臣嘗考
見古昔盛時帝王建武功者皆有鐃歌鼓吹樂
詞被之絃歌用以永遠臣不揣卑從侍車後且
睹

聖武神功之盛不能自默謹倣漢唐篇數撰鐃
歌鼓吹曲詞十二篇庶幾令著盛美於無窮焉
謹錄上進伏惟
睿覽

秋穀既成農事告畢車駕因田獵以飭邊防
爲田獵第一
皇聖仁恤元元勤宵旰保厥安顥秋氣肅寒露溥田穀
成農乃閒駕六御獮于原飆蕩氛祲凝森消旂常翼
旗旛衛弓矢從羽干騫旅擁鼓闐闐行郊畿歷山川
遊豫時兆庶歡
右田獵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及石門驛邊城奏虜入寇遂定親征爲
邊奏第二
嚴警蹕先皇輅出坦砥如飭之路東石門陘以阻士
馬揚奮飛度有來匪函奏龍御謂胡犬羊逞邊侮
皇曰噫嘻胡狗悖而來自投于隕天俾之天所俾予
取稽首厥俘縛厥徒胡之殲其在斯
右邊奏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鷹峰關道陘而險將士奮勇以從忘
其勞焉爲度關第三
度關山峻嶻嵲阢隉以峻十步九厄旅肅肅氣桓桓凌
昇崖越飛湍歛旌鉞匍旋于潛鋒韜鍔捷羽翰

能御所歷祥呈昭虎豹遠遁跡陰霧披以散但望殺
氣遠塞垣虜莫肘尚恣兇殘
皇威一震香聲下九天
右度關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關戰殄虜悉殲其酋渠生縶其從
爲皇武第四
皇武揚奮自天智以勇機捷神左麾右斥鐵騎奔捲
如電掃呼霆震褫虜魄懾虜魂摧虜陣蕩虜群蹂躪
泥滓抑埃氛燎毛斧析欲已壓停龍劒息虎賁霽
天威怡　天顏
右皇武之曲二十句

分命將士索厥巢穴用龔天討爲天討第九
麾將校窮幽僻拔巢窟歷山澤索種類搜部落遂聲
影踊蹤跡驅擊高舉聚積裒包羅捲累萬億氛翳蕩
瘴腥滌陰山清瀚海碧曠澄明漠之北萬斯年
神武績

右天討之曲二十句

兇慝既清遂撫安邊氓爲安邊第六

斬蛟鰐龕犬羊疆場靖寧　聖不忘備脩防禦申警
戒洛爾邊之氓我綏我懷祛爾害炎康爾危爾勤爾
土固畏疑力爾田桑衣爾寒與饑爾老爾安爾幼爾
慈疇爾厲辟以治時爾歷于在茲

右安邊之曲二十句

武功既成　詔告中外爲武成第七

皇仁威靖疆圉
皇聖志布昭于下涵德音周率土維時烝民受天之
付與圖保厥付勤旦與暮有其毒之敢康弗赴斯之
繫之匪予志究武敬天之付亦承厥佑助徇
皇仁承天祜

右武成之曲十八句

邊圉既寧下令班師爲班師第八

氛塵息邊徼清武功建
皇心寧鐃簫作凱奏興　六龍御八鸞鳴旆飄羽旌
慶雲承旌斧鑾脩途班師上京大明行天川岳光榮
太和融屺萬物遂成美洋洋騰頌聲

右班師之曲十八句

車駕旋京行獻俘禮爲獻俘第九

維大寶承于
祖考維下民　祖考攸保克時來保維
皇聖孝維　皇聖仁惠保暨濱徼彼狂以擾肆用劉
勦馘與俘祗告清廟剪根與芟穀用秀好維
祖考之制欽率允蹈　皇神武徃行耀

右獻俘之曲十八句

車駕既旋勞賚將率爲將率第十

皇振旅坐明堂賚將率以勞以享奏常武歌杕杜
皇曰爾來予股肱心膂維時武功俾民遂保豈維予
克者汝良予輔咸拜稽首維
皇神武　聖謨斷自天康時乂庶

右勞率之曲十六句

武功既昭丕隆德化爲隆德第十一

皇統御政化明威服德懷洽萬邦傾誠來歸筐篚相
望蠢彼孽虜性豺狼獨及側靡常窺間伺隙爲寇擾
皇震怒神武揚天戈振一埽澄清蕩蕩寰宇如砥平
鑾弓戢矢韜五兵尚飭于邊防嚴禦備式求寧坐齡
衆弘化綱煥禮樂齊虞唐

右隆德之曲二十二句

海宇泰和天下忻戴咸祝

聖明萬萬歲壽焉 聖壽第十二

皇威震 皇仁宣溥四表霈八埏日月所照臨雨露無私偏咸足飽與温禮讓弗衍泰和世兆昇恩固家

隆盛海宇安

天子御丹泉萬億年福履大齊乾坤

右聖壽之曲十六句

龍馬樂歌有序

宣德九年八月西北守臣遣使獻龍馬其耳額及頷及鬉尾皆肖龍而全體素白如雪鬐毛

疊伏若波文蓋騰驤卓犖有翁雲追電之意氣聞諸獻者云其牧之地有池下有龍焉常有雲雨晦冥風雷交作於上蓋龍馬云 勑賜群臣觀之群臣明日請上表賀

聖德謙抑御而弗受臣聞上古聖神在位龍馬出焉至漢元狩間馬生渥洼水中當時作爲天馬之歌協諸律呂用諸郊廟載在簡冊傳于無窮今獻自西北西北乾位也固天馬所自出而龍乾象也故又爲龍馬瑞牒云龍馬仁馬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之應也誠由

皇上仁恩義澤敷洽天下是以天降靈瑞以彰

皇上大德以兆太平之慶宜有詠歌協諸樂府以宣揚鴻烈於悠久臣士奇不忖蕪陋謹衍撰龍馬樂歌九章繕寫上進其辭曰

龍馬出自西極應天駟躍方澤具龍儀暾玉色凝山立備純德 右一

龍馬出神駿姿鏡夾瞳玉噴沫追迅風逸躡雪靈瑞臻燿天闕 右二

龍馬出拖麒群捷流電翩若雲入玉闕登金門靈自

天瑞

聖君 右三

龍馬出象應乾旦歷秦晡然燕秣珠粟飲瓊泉皆祥麟徵太平 右四

聖人作萬物覩神之駿出西夏日千里汗流赭宜來御揚神武 右五

身矯矯首昂昂虬之騰龍之驤逾玆白越飛黃協乾符表文明 右六

乾之方星之精萃厥靈挺異生維
聖仁來嘉禎維
聖仁壽萬齡

右七

龍馬出應
皇德
皇聖仁覆萬國天祐
聖貞務錫　聖子孫千萬億

右八

龍馬出昭
聖世光八表和明商奉　宗社格　天地降家邦永

文治

右九

七夕吟寄夏四秀才

迢迢天漢流桑桑織女明牽牛出其東何不長合并
伊昔承嘉渴權占盡平生宴樂未及終回駕趣脩程
斯須忽不見安得伸中情別長會日促睽違歲復盈
終日秉機杼七襄不能成思欲展燕婉誰樂久煢煢
同心而離居嘆息涕淚零

題古木竹石

珊瑚山木天漠漠翡翠横波月將落兩林罷歌湘浦
詞片雲還向君山歸

商婦詞

販茶近在青山側販珠遠求滄海潯全家衣食需多
少渺渺鯨波愁妾心

征婦詞

他家蕩子滯吳門妾家夫壻戍泉蘭共是閨中別離
淚妾愁辛苦又愁寒

短歌行

青天高高行白日忽西傾兮又東出人生百年能幾
時身計未成早已衰子孫成行各長大手種倉松盡
成蓋來日苦短去日長何不飲酒居華堂流光催人
急復急忽八十龍鍾悔無及

銅雀妓

高臺凝望處西陵落照邊晝日目歌舞秋風咽管絃
恩隨漳水遠恨與鄴雲連惟有昏雅集時時近墓田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七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詩五言律

伯陽新闢斗室有詩見示用韻奉和 二首

新來居斗室還自惜分陰盡日唯探易閒時不罷琴
晨昏鐘響度窗皎月華侵及此宜無事猶含白雪吟
閒居植蔬竝繞屋似流江香露浮侵席光風動滿窗
調琴元以竝摘賦更無雙來此皆心醉何須倒玉缸

湘陰縣

湖上湘陰縣清幽俗不殊江連三里郭市有數廛車
地產爲陶器生涯寄網魚家家養黃犢誰肯負王租

送劉季友游錢唐

風送浙江船東游屬妙年湖山圖錦繡樓閣畫神仙
柳暗蘇堤曲湖平伍廟前此邦耆舊在還去問先賢

題劉氏交友卷

谷鳥啼嚶嚶興餘伐木情當時論友道何處託心盟
杯酒身相許千金意自輕還聞江海上今世有劉生

鍾長史木訥齋

賢王重師教長史足官榮清絕齋居裏新題木訥名
近仁由德性好古見儀刑一世誇輕捷君當表後生

示猶姪

有客傳吾姪攻書過昔時謙和自德性俯仰備容儀
觀水求溟渤登山愼路岐從茲萬里去努力在操持

寄仲享兄

常記分攜處維舟碧閣磯親交情不淺遲暮苦相違
白髮花前徑青編竹下扉東城同輩少料得往還稀

求豐陳處士挽詩

世出穎川系鄉稱六一居聲名崇孝友術業富詩書
祿養承昭代神游澈太虛兵曹懷永痛血淚滿衣裾

樂平屈氏母挽詩 其孫爲給事中

夙有閨閫德兼聞母道賢教孫成令器享祿及高年
諼草祠堂砌松枝墓基阡文章堪不朽表石見新鐫

送鄧宗經 有序

宗經予有用之才蹈跡縣教二十年今其年未
及謝事而引疾以去方是時
上注意遺逸出所賦招隱之詩 賜在廷重臣遂及
諸司之長蓋庶幾幽遠之賢有聞之而起者而
宗經決去宗經於余有舊辱過別故作詩送之
宣德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也

久別時相憶重來又解攜
帝方求隱逸子竟返幽栖海樹連吳地雲山入剡溪
草堂何處在莫遣世人迷

送王孟堅脩撰南歸 二首

東壁圖書府清華映上台朝廷重文冶近侍總英才

獨罷金門直遂辭玉署回平生王逸少臨別恨難裁
從來敘聚意不似別情深愛子清如玉論交已斷金
去霄開逸翮山水稱閒心浩蕩乾坤大相思何處尋

送雷誠智延平知府 二首

五馬引雙旌青春發
帝京分符為郡遠衣錦過鄉榮祠廟先賢近絃歌舊
俗清秪應勞撫字莫遣愧陽城
下日豐城舊新年感慨多（時聞史郎中曾術侯之訃）於君來往熟
奈此別離何柳色迷官驛鶯聲傍御河旗亭芳酒散
不忍對驪歌

過滁州馬上口號寄陳廷器

一入滁陽郡桑陰野廣原紛紛納禾稼渺渺散雞豚
清夜無鳴犬長途不閉門皆云賢守化深荷
聖朝恩

江浦縣遇曾子阜 向金故人

忽遇髫年舊惟看語笑真清詩仍滿袖華髮已盈巾
桑梓二千里萍蓬四十春金溪吟嘯地因話共傷神

送周存誠州判致仕歸清江 二首

秘館蓮西被編摩集衆英有才皆薦達垂老足恩榮
曠野心情熟浮雲去就輕明朝對玉笥山水有餘清
往歲同趨召茲晨獨送歸夕陽南浦樹春雨北山薇
魚鳥欣相得衣冠爛有輝無才嬰絆繫從此惜相違

送萬伴讀

初日照明光春風合殿香忽看辭
邸上遠去從賢王畫揖移江浦青山向洛陽經遊多
雅詠相寄莫相忘

愉老堂

此翁衡嶽下白髮炯秋霜八袠過二歲諸孫藹一堂
不辭愉老日還注濟生方王府能扶導朝朝進酒觴

蕭處士挽詩

識達論人重詩書後學師艱危存大義衰老見明時
溪舫秋雲冷泉臺月夜悲惟餘名姓在尤映史臣詞

朝房待 命

（榮恩宥從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及十二道監察御史交章下奏余深不宜宥有旨趍赴朝房伏枚命）
正是臨危處深知負罪頻廷臣皆執法
天子尚重仁紫殿紅雲近金河瑞彩新 恩波今浩
蕩終憶借枯鱗

孔經歷挽詩 二首

禮樂唐堯日詩書孔氏門登朝榮象笏列署切薇垣
卓犖懷千載凄涼遽九原英靈知不化未報
聖明恩
識爾趨庭際芳年玉樹高謙和自天性文雅出時髦
昔別過從斷深情夢寐勞他鄉新塚在松柏晚蕭騷

潘太守挽詩二首

昔任臨川郡行春皂蓋棠桑麻千里綠絃誦萬家聲
竟濟終辭祿才高豈尚名至今城下水入比使君清

郡城華蓋下歲月忽如馳五袴歌猶在雙旌去不歸
清名史氏傳遺愛後人思有子從仁政傳家願不違

題竹贈廖子謨南歸

芳春寧花縣久別不勝思比似湘川上清風玉一枝

贈建平弟

五年重晤聚幾月又分岐臨發無持贈聊歌衛武詩

七十年兄弟于今二老存脩途余未息古道爾能惇
後輩紛紛出頹風靡靡奔晨星與霜木相對兩忘言

金幼孝挽詩

英年蕪今贊秋水映娟娟才行諸昆重詩書累代傳
一朝隨化物萬事逐浮烟聽話臨終意何人不愴然

送沈生歸省

璞玉須成器韶光剌逝川承懽有餘暇努力事遺編
舊與休文好曾聞小阮賢行銜薊門雨歸問浙江船

貽程夏二中書

扈從巡畿甸官曹喜接聯屢頒丹鳳詔須屬彩毫宣
畫障分雲樹琴聲瀉澗泉春行有佳興相伴共悠然

陪駕觀獵

武士擁周遭前驅導彩旄徑危蕪水石野濶盛蓬蒿
鷹犬紛飛躍狐狸莫遁逃老臣方寸切上念
聖躬勞

從度居庸南峰

玉輦巡邊徼師還此代雜紫雲晴留蹕紅日動旌旗
地險關城壯天清眺望高非才叨侍從無補只徒勞

陳掾中八十壽詩

翛然無俗累恬淡樂丘園名譽三山重春秋八袠尊
安居非藥餌榮養自詞垣五月瞻南極華星正對門

送李主事赴常州通判

初出郎官署先傳府倅賢
天恩謝北闕春水載南船郡已無三害民皆有一廛

年豐公事簡愈看試山泉

漳州曾氏望雲卷

縣城當桂嶺清晝白雲垂重到曾游處偏增罔極悲
神游杳靄外目斷蒼茫涯五色衣裳在承懽詎可期

寄李德言

高州李別駕未老佬纓簪金石論堅操水霜烱素心
閉門吟對竹延月坐鳴琴半幅幽貞趣贈君文水潯

挽彭子信

昔者雲陽郡貴官重得師合宗推孝友後進仰威儀
丘壟松楸合春秋雨露滋諸郎惇本慕尤廢蓼莪詩

送梁叔軍有序

叔車趨行力學爲文章卓出流輩吾泊菴之子
也宣德二年會試不偶今歲復至則後期不及
試其歸也酌之酒而贈之詩云
離懷不可盡且復共芳筵卞玉終須獻韋經故有傳
河山行處好寰樹望中妍歸路詩千首因風寄百篇
送王希積泰和訓導有序
柳菴學士陞少詹事其子積授泰和縣學訓導
父子同日受命賦詩贈之云
嚴親進官日並
命出彤闈拜後多人羨光前似子稀離筵當此戀行
色又南歸想侍慈顏處綵纓勝舞衣

贈梁叔莊泰和訓導
相違十載過相聚半年深論舊何曾盡傷離復在今
黌宮雙白璧儒行萬黃金莫道匆匆別無窮遲好音
答黃宗載見寄
又是三年別新來百感增蕃藩安可問枘鑿苦難勝
白髮落垂盡青山歸未能故人贈佳句擬報玉壺冰
贈仰善主事南歸
重逢方適願幾日又分岐瑚璉真堪寶雲霄自有期
從知萬人見皆受一塵緇無限歲寒意題詩贈別離
送蘇伴讀
德義儒林重詩書學海翻校讐辭秘閣輔導向王門

眺鑾行車遠春筵賜醴溫須明藩屏意
天子萬年尊
送劉凝節歸永豐時有興國訓導之聘
都城一相見文采動華年家與先賢近經從太史傳
三春還舊邑百里望平川應復匆匆去諸生候講筵
題敏求齋
閒居積文史不厭五車多白玉須成器流光惜逝波
墻前春草遍林下午風和還有同門者時來共切磋
送王霖知縣赴闕鄉
千里河南北憂勤切
至尊兵六年蕪草潦民命急朝昏身荷詩書貴功將撫
字論無忘當宁意一一在宸思

劉指揮勤學齋
時平無警柝公暇事遺編解劍聞春誦燒燈藏夜帳
竹深幽院裏花暗綠房前事業由多學相期及盛年
送王性存親迎後歸省
朝辭金闕去千里赴庭闈錦繡行春晝何須五色衣
岸花明畫障江月淨琴徽一路彈新調鴛鴦不獨飛
張生水竹居
傍水連高竹門前似渭川雨晴看淨綠風爽聽清弦
爲酒兼燒筍持竿屢取鮮還資奉甘旨非但樂林泉
戴誠問挽詩

相携如昨日寤寐想平生操比寒松勁心同秋水
詩書安素業身世避浮榮冢樹西風裏淒涼故舊情

王好信挽詩

來仕經蕭峽舟人指白溪林嵗君子宅行縣古人鄉
錫誥恩封在青山壟樹迷郎曹未終養愁絶夜烏啼

焦主簿挽詩二首

鄒縣岐山側洋鄉楚水濤扶持有神力惠愛在人心
往事嵗年遠高墳松栢深自天鸞誥出奕奕龍光臨
憫物由天性能官不假威重爲百里佐遠作九原歸
琴瑟悲風迴荒苑零露稀惟餘鳳毛在五彩翩然飛

寄王宗豫二首

相別嵗頻改相思心未降故家滄海國高卧白雲窓
適趣琴三疊隨游鶴一雙東來抱錦軸喜見筆如杠
內閣承宣地朝朝侍柘袍七人亡過半二老去能高
蹇劣仍踰分驅馳豈任勞懷歸歸未得鬢雪不勝搔

胡敏御史致事出楠求題余於胡有舊故賦
二詩識別

祕館曾同事流年四十餘花封有嘉政柏府重清譽
致事新
恩命懷鄉舊隱居湖塘三百畝已免貢菱租
五月出都畿東風暑雨微濟河新漲發淮浦片帆歸
桑梓驚霜鬢鄉閭重綵衣歲寒憐老癡梅雪共清輝

誰不戀丘園兼之髪雪繁幾人知道義用世必璵璠

寄楊仲舉長史

遂有賢王奏恭聞
聖主恩平生欽慕意喜極欲飛翻

題竹送陳中員外

文雅陳員外三年一度來春風對玉樹浩蕩好懷開
三開晴雲下南河彩鷁催一枝淇澳綠臨別意徘徊

曹侍郎乃母挽詩

貴家少司寇至孝奉慈闈不貯親縫綫常縣舊斷機
尊崇二品養遠動九原歸天恩下鸞誥千載有光輝

題竹送梁家乾并寄蕭陳述

京國三年別驅馳越漢泉水霜綱紀地旦暮簡書勞
入覲還相慰能官見所操臨分贈淇玉更爲勗同袍

題王郎中九峯歸趣圖

老別郎中署入看書繡榮家臨三泖近門對九峯清
隣叟來分席家僮從閱耕君恩重山岳一飯未忘情

贈饒斯易御史巡按蘇常諸郡

繡斧辭京國三吳候畫船丹楓秋水岸白鴈早霜天
憫物須詢俗觀風在禮賢功名仗才俊努力及英年

題陳憲山水

何卿妙寫趣陳憲問題詩野水彌溪闊春雲擁樹遲
溪山如對客獨擧更求師待我歸來日披圖共[illegible]

送淩副使歸省先塋
先塋賜歸省臘盡出都門馬影行途遠梅花到日繁
春風待旌旆晝錦入鄉園情事從容畢不忘當宁恩
題梅月軒
清軒夕不扃梅映月娟娟移影上琴薦浮香著硯屏
一塵元不染萬籟寂無聽即此坐閒暇澹然心志寧
次韻答胡君思賓 二首
東壁蓬山頂曾同侍玉皇碧霄龍早逝滄海鶴高翔
案有莊生論門臨孺子坊遊心邈千載塵慮已都忘
自別頤菴叟星行十二周天恩無寸補世故有多憂
老驥力垂盡長途馳未休中懷何處寫聊用寄南州

重過鷄鳴見嶺傷用道長史
飛山千萬疊茅舍瀕河濱芷意清明世翻為憔悴人
命窮身不返志屈道還伸為灑重來淚平生心所親
送王有德歸西昌
三歲在京畿春生五色衣殷勤承父教歸去候慈闈
丹桂浮香露黃花粲夕暉人生貴慶少養志在無違
送用儀之官米脂
百里銅章貴英年寵命新使星辭闕下帶雨發河津
歲歉須寬恤民勞寄撫循前脩有塵甑垂譽已千年
送梁叔衡秀才歸西昌
灑洛王孫事人今第一流相看佳子弟冰柱照琳璆

賓館留題處家山到及秋文章十載事珎重滿瀛州
御史陳毅乃父挽詩
行巳嚴三畏傳家守一經選才成大典膺召謁彤庭
草露俄成化松楸已動銘平生知不朽有子嗣芳聲
楊孟潛挽詩
芳春奮科目令器比璵璠致孝親闈樂傳經學者尊
一朝隨化物群行哭閭里光華知不泯況有鳳毛騫
送叔綱表姪 叔綱來北京歲月餘告歸詩以贈之
失怙憐渠早操持賴母慈門庭已秩秩兄弟亦怡怡
親闈欣初見鄉郷又遠離外家多子姪期爾讀書詩
送葉鋤尹姑蘇

貫得吳中控遲辭潞渚濱重為花縣宰猶是玉堂人
看菊看將晚寒梅到及春從知錦繡地不肯厭清貧
題梅贈郭太守還鎮江
每憶春坊舊寥寥數曉星明時用郭伋五馬駐江城
庠序絃歌盛桑麻雨露榮梅花一片月長伴使君清
暇日承觀上人惠訪 上人吾郡忠簡公之後於予有世通家其行甚高故以詩來答盛意
黎禪周十剎隨地演三車水月心常靜烟霞趣已賒
胡楊皆故族孔李更通家一訪空齋裏玄譚過日斜
題畫贈梁婿叔衡
蕭散潘翰幕時平淨俗埃河流帶近郭樹色藹高齋

簡牘常時閱詩篇暇日栽閒情對圖畫亦勝倒金罍

題任生山水

溪亭夏無暑不假碧荷莆西柳軒窓外青山眺望中
水濛玻瓈色香生菡萏風借問坐禪者還知無極翁

送王志浩

鳳曆紀王正新春別
帝京行親具區藪先過闔閭城
單土方興教諸生喜受經他年膺奏最綱紀有光榮

挽馮知府

凄斷南來訃相逢始十旬暱言猶昨日死別惜芳春
冰蘗聲仍在鵝黄志未伸平生鄉郡意回首一沾巾

題竹送劉子欽

故人劉子政契闊十餘年此日重携手相看各白顛
交情方寖懇別袂遽翩翩聊贈歲寒意瑯玕雪共妍

題福建吳布政竹石圖

家住鄞江上作藩閩海涯旬宣有餘暇公退足委蛇
竹秉歲寒操石含太古姿高齋坐相對無忘武公詩

送陳斌副使之陝西兼柬陳憲使子副使

驄馬向咸陽東風驛路長渭川清映月秦樹早迎霜
風采人心快貪漁吏弊亡陳于榮並命冰玉共高堂

寄吏部尚書黄宗載

白首記同年懷君靜勝偏冰霜老北地雲樹耿汀

近侍傷多病無言忍獨賢離情何所似春柳遞飛綿

忠孝堂

江西都指揮僉事滁陽馮公鎮名其堂曰忠孝蓋昭先德以儀後人也昔公之大父父皆奮武功於國家肇創之初致位通顯矣大父母没其父葬祭以禮廬於墓者三年父後官邳州衛指揮使追捕倭寇於海上力戰以没此公之父忠烈焯著雖没世後之人不能忘而堂之所以名也吾聞僉都公之喪其親也亦嘗廬墓今以才能益進其位且致誠以事上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於馮氏見之矣賓客胡先生為記忠孝堂公以求余詩為賦唐律云

相承忠孝行赫赫說馮君有子傳先德能官績武勳
高堂名教重巨筆史臣文四海皆臣子芳聲獨遠聞

題劉綱知縣梅花

作令曾三邑茲行向海邦民風尚文學士俗亦惇龐
須得窮櫚好還令姦吏降梅花玉雪意常若對寒窓

題蕭氏林泉居

壯遊兩京路邂逅多寫真一隨化物盡屢見流年新
承家有令子志甚託名人寞水南畔依然舊松筠

送陳虬延安知府

天子念民瘼廷臣領郡章平生懷玉雪此去播春暘

鵬鶚雲霄逈驊騮道路長試看韓與范遺跡有遺方

次韻答頤菴 二首

十年去京國高卧西山陲天趣常自得他人安足知
竹館鳴琴處河塘坐釣時勞心塵事者何日赴幽期

與君離別後兩度歷□年老衰容換風寒病骨知
存心存濟物何術可匡時矯首西江上歸帆會有期

送劉知縣赴莆田

遠邑需良宰賢科起茂才九天辭玉闕一騎發金臺
濟北初舒柳江南未過梅能言崇高教莫遣吏民猜

題劉氏奉親堂

奉親各垂白至樂奉安存養有日宜祿教傳兒孫書

椿陰滿庭戶蔭草映階除日月趨朝退斑衣侍宴餘

送貢士任育歸豐城

妙齡無令質歸省自京師爲學功須倍作榮計未遲
歲時將暮矣霜露亦凄其弥重闈河道高堂切爾思

題鄭氏思親卷

不忝杯棬飲愁聞陟屺詩九原那復作寸草恨難遺
爲養誠無及行身庶可期靈椿百年壽全樂盛吾私

章江劉先生挽詩

經術師承正才名天分高閒情安野逸雅操適時髦
百歲光陰遠諸生慨慕勞五十江庭館外澌水日滔滔

送東平傅知州復任

政成初北覲考最復南征相逢還相別繾綣若爲情
霜冷黃花老天清錦樹明吏民迎望切愼莫滯雙旌

題竹送賀寧知縣之豐川

作宰豐川縣芳年際
聖明時清公事簡地僻瘴烟消撫字須勤職驅馳莫
憚遙匆匆斗酒別聊復未今朝

送錢智傳

迢遞滄江路天寒風雪深相知何在早臨別自難任
人重崑岡玉鄉榮郄氏林爲山終一簣持贈比南金

汪氏慈訓堂

早失過庭教深依母氏恩持身在仁義本訓切朝昏

天地何由報行藏矢弗諼慈顏千歲壽春暖此堂萱

吳母挽詩

西風北堂上白日暗春暉祥祥承懽處塵封五色衣
未終三釜養遽動九原歸女範傳應在閨門制不違

劉母挽詩

祿養人皆羨無榮非德賢空遺板輿在竟負綵衣鮮
弔鶴嗟何及栞[illegible]不旋
恩封與他日光命賁重泉

蕭母挽詩

旦夕烏啼樹悲風起繐帷彩衣空五色無復上堂時
甕瓿嗟猶在虛遊不可知百年懷養者長歷[illegible]哉

春暉堂
早失趨庭訓深依徙舍恩踉蹡五色服樂舞對春談
壽酒華觴進安居綺席溫持身務不辱還究古人言
送樂舞生還閩中
清廟連丹闕天壇接上台
君王嚴祀禮樂舞得仙才閩海三秋迥雲霄一鶴回
飄然終散逸還憶上蓬萊
題郭智憲使榮養堂
朝廷崇孝理恩紀用儒臣分秩爲榮祿歸榮節要親
褒封承
帝命光彩煥龍文慈壽知方永漾花百歲春

挽吳彥直
珠還合浦日令尹擢旌羽興學皆從化鋤姦赫有聲
詩書傳奕世夷險任平生婉娩臨終詠聞之共愴情
贈尚書呂公挽詩 二首
清比藍田玉含輝故有餘鄉人尊德義世業重詩書
渭水淹吟興蓮峰對隱居百年皆過隙不泯淚芳與
瑞世生賢傑登朝奉
聖明身膺二品養官贈六卿榮光寵亘千載遺逢什
一經龍章照玉匣褒揚極平生
示猶孫及昱
行年七十七況復困沉痾世德流傳遠

恩覆被多冉冉西頹景駸駸東逝波詩書好承
勗勉勿蹉跎
時勉學士陞國子祭酒奉贈 三首
近侍踰三紀文章東掖垣氷霜存檜柏廊廟薦璵璠
帝重經筵舊官陞師道尊翩翩起車騎相送向橋門
拜
命彤廷日龍墀瑞雪飛縉紳瞻有喜容來念扎違時
由司成館天香學士衣斯文千載運吾道有光輝
正署東頭閣紅扉晝不開衰齡餘我在清論更誰來
學者希傳道
朝廷佇育才賢關有佳興時寄錦箋回

挽拙菴徐子信
行義時人重才能邑里稱系傳高士遠家挹太湖清
身世驚流電朋游歎瞻星從知身有道不愧蔡邕銘
贈僉事魯希文 有序
天台魯希文自爲御史有廉明出僉閩憲風采
揚厲嗟乎安得今之僉藩憲者皆希文哉其考
績而歸也賦此贈之
自是天台秀聲名起繡衣八閩監海國六月凜霜威
考績趍 丹禁承
恩拜瑣闈從來氷蘗操吾道有光輝
示姪孫鏞

念爾遐遠別送行無限情一心常體道百行貴存誠
海濶鵾鵬運天寒氷雪清盛年當努力莫讓古人能

題竹贈陳文編脩

廬陵南望遠六十五長亭之子歸寧日重闈拜慶榮
文章金榜貴官秩玉堂清一幅湘泉贈殷勤故郡情

題竹送李紹檢討

安成李克述三歲在詞林言色溫如玉操持堅斷金
君恩紫泥重親舍白雲深萬里歸榮日聊貽淇澳吟

寄顧都御史

鬱鬱謝家樹林下樂天真學府留清望
朝廷憶老臣神情超物表光彩動星辰脩輙何由到

長向圖籍親

雨後

炎天久不雨數雨復還晴竹樹繁陰合階墀幽草生
閉門無俗事散帙任閒情回首碎西暉芙蓉千疊清

庭樹

手種庭前樹參差總出墻不須愁旻暑已欲傲寒霜
過雨紛交翠因風亦度香如添清潤送即擬住山莊

暑中臥病寫懷二首

坐臥連朝夕中懷鬱不開蠅攢眉上棘蚊隱耳邊雷
無那慽炎困生增祲祲來病咽無患齒兩月廢啣杯
白髮垂垂老丹心耿耿存毫絲無小補天地有深恩

駒馬長懸皁瘋牛不駕轅蓬山望咫尺慚負不勝恬

示表姪陳純

西江海桑老冠冕重儒林我自外家學爾求曾祖心
詩書豈爲繼塵俗莫容侵不見南山樹寸莖今百尋

送魏源尚書按視邊務

寶劍動華星關城候使旌春隨司寇筆霜重總兵營
武備千年固胡氛萬里清歸來奏
天子青史載鴻名

題梅哲傳知州

初入聊城縣遙聞郡守賢教先弦誦治不假蒲鞭
吏牘清無滯農田盛有年公餘多秀句吟咏玉梅邊

過濟寧作

久發潞河棹初經濟水濱遙山明曉黛新柳動春匀
懸闕雲霄迥懷鄉歲月深
君親總恩重來往並關心

舟中夜待姪不至

維舟暮相見解纜復相違江濶春潮漲雲深夕月稀
無眠成脉脉延佇但依依寂寞蓬窓下挑燈坐攬衣

入西江境

萬里移歸舸東風謝絳桃烟迷彭澤柳雪噴海門濤
身世江湖老
君親夢寐勞臣廬翠九疊蕭散白雲高

歸來語向誰白髮故交稀滿目亭臺好傷心俗化微
慌迷携鶴徑悵過釣魚磯童子何知我猶嗟舊素衣

歸來

示諸孫

繞膝戲諸孫相看意獨親憐渠森似玉對我若生春
已惜承懽淺何堪入夢頻亢宗吾望汝莫遣愧荀陳

寄黃汝申憲使二首

藩垣出嶺表憲節赴山東舊有先師化行惟大道公
百僚歸表率一志在瘝痌綱紀從容振時來視頖宫
預想山東境高才起頌聲黔黎蒙用恕寮寀荷推誠
老栢霜逾勁寒梅雪共明應同鍾憲副一力振澄清

五月六日早靜海迤北大雨聊可蘇旱

仰視月離畢滂沱不待晨人心異昨日物態總回春
尚憶郊原過深思天地仁來年已無及回首一霑巾

直沽

城堞繞巍峩城陰下九河水歸東海近人上北京多
倉廩皆漕儲閭閻半負戈魚鹽十萬戶何處有絃歌

過鄚縣望都門西山

東旭光芒起西山紫翠分馳心向鳳闕仰首見龍文
旆影高低出鍾聲遠近聞預將纓紱振擬近玉爐薰

贈文玉主事

清高玉堂署聚處幾年深心事澹於水交情利斷金
衰齡各垂白遠道又分擕重會知何日臨岐慘不禁

送宋萬中致事南歸

白首遂辭榮承
恩出鳳城故交推我老遠道念君行洒對黃花酌驪
隨白鴈征臨岐說同學惆悵不勝情

戴母挽詩

近路何屯蹇閨門著肅雍行宜君子配恩拜孺人封
枕閣閒鴛鴨床幃絕暗塵薇垣朝退食舉案屬誰從

重寄澹菴

東觀承恩地似著畢書役別來春未暮延佇負將深
憐我辭家日知公戀闕心五倫書未奏還得共披尋

慰時勉學士喪孫有序

向知令孫之疾醫藥頗效今日遽聞不救爲之
驚悼祖孫之情蓋可想見僕有第五孫敦龐且
慧前歲到家侍邊甚樂已二歲矣去冬失之得
書悲念累月迨今不忘況在令孫年幾及冠情
益何堪惟高年曠度宜以理遣況今斯文之任
屬望於公非淺淺者老病盛暑加之公務不得
躬吊輙賦四十字致寬慰之意云

承過西昌日提携已識奇相隨萬里至翻動九原悲
豈是多時別無深歲愈息與君俱此痛排悶強裁詩

寒夕獨坐鄉思浩然有懷何文淵二首

鄉國雲山外衰年入覲勤經旬斷杯酌獨夜剔燈[illegible]
竊祿眞慚我論心每憶君許丞渾重聽時事不能聞
薄宦俄消尾驚風復撼窓蹉跎忽晏歲寂寞伴寒缸
病骨支難穩愁心鬱未降何由氷泮日點棹泝西江

送衣本謙致仕歸 二首

十歲從王事遲遲促去驂十年留漢口萬里入滇南
舟楫行應慣弓刀力不堪昨朝新有
旨頭白許抽簪
竹下門前路殷勤獨送行楚山浮暮靄淮樹起寒聲
菰米香雲飯鱸魚紫玉羹老年今有此何異學長生

寄何文淵

忽復經年別思鄉趣不稀松筠還舊隱山水益清輝
把釣銀鮮滑携鑱紫蕨肥南歸吾有日訪剡興無違

送廖子謨貳守歸河間

三載一相見匆匆又別離旄年無早潦
聖主寄㷀嫠劉毅才無敵陽城道可師勳庸屬吾後
努力及明時

挽詩

鄉里談遺德傳流終未休壯依泉石老不應棟梁求
風樹貽深感雲山徙故丘寵臺忠孝在寵贈被
恩稠

送周仲規脩譔

拜龍頭選六年登禁闥暫辭金殿直遥着錦衣
雲淨江天潤朝平島樹微舟行足清景詩思未應稀

送劉定之編脩

六載庭闈隔常懸定省情自天膺寵命即日戒歸程
人物金閨彦才華玉署清承懽在有道非但錦衣榮

任善得教諭于蜀辭行詩以勖之

典教除巴縣之官出
帝畿也知輕道路所樂近庭闈河岸楊花滿帆檣燕
子飛相期傳授暇日省莫令稀

送別

相送復相別花飛過却春

朝廷崇考最黎庶總歸仁但存用心在從教白髮新
崇文門外柳折贈不辭頻

題晉江何氏怡壽堂

聖代多耆壽何家有鳳毛誕明承日暖椿老拂雲高
甘旨供天祿歡娛艷賜袍庭闈介百歲錦誥見華褒

送曹都御史

寵命膺逾寄天書煥紫泥九秋辭闕下萬里度關西
者多金横帶乘驄玉作蹄歸朝奏成績光寵賜璽犀

陳母挽詩

曾題南野墓主孟復云亡八袞又三歲諸孫泣滿堂
母儀鄉里重婦道族姻傷忍聽門前樹烏啼悽夜[illegible]

寄蕭德迪

桃源蕭德迪若志事題詩含詠常忘暮抽思無倦什
雲邉寫素瀑巖下發華芝萬里勞相寄聊酬青鳳枝

題竹贈彭同知

小得篔簹谷脩脩翠一竿曾聞裁作筩不假製爲冠
拔丹霄近清宜白日看但保風霜操相期歴歲寒

題梅贈醫士蕭玄立

蘭陵傳譜系兩髩雪霜侵醫業過三世仙方抵百金
橘香蘇氏井杏艷董家林更看梅花好光輝利濟心

毛行人奉使江南便道省親題梅花贈之

去鄉五六千里念别思依依共是江南客君乘使者舟
折梅將遠意擢桂重名流捧檄升堂日承懽慰白頭

哭康塲孟嘉

提携二十載羽翮已雲飛服見乘驄出驚聞旅櫬歸
素行元不忝夙願竟都違雖不多時别能無涕淚揮

林僉憲斗山風木卷

青春[illegible]繡未得禄更興悲無復娛親日徒傷負米時
迢迢桑梓戀惻惻蓼莪思天地無窮極難伸寸草私

重游東郭草亭

園亭風日好邀客綺筵開重合金閨彥無聯玉署才
泉流經近席花氣拂深盃不斷勸酬意更堪絃管催

題梅贈蕭雅容員外赴兗州知府

有文同鄉彥茲晨又别離光承寵命出正及豔陽時
撫字人皆望操存我所知梅花故園意持贈慰相思

題竹送雅容老友復任湖廣布政聊寓折柳之意云

榮擢
天恩出都門雨散絲重臨江漢上深慰吏民思純璞
特稱識貞松歲久知相逢即相别聊贈鳳凰枝

送劉習之 有序

老友劉嘉會先生九十而終數年矣念之不忘前歲見進士同今歲見檢校習之喜先生之有後也習之赴湖廣故作詩送之并致訊雅容云

故人不可見喜見子孫賢昨者義烏令今來黃鶴仙
芳春都市酒新水北門船却憶蕭方伯分攜又五年

挽翰林檢討廖敬先 二首

久重青雲麗皆傳白雪歌較文來棘院承
詔上鑾坡家倚詩書富人沾惠化多荒涼紙館下無處聽鳴珂
左掖門前路朝回不共行竟違金殿直虛夢玉樓成
鄉里思陳寔君王失長卿同官悲永訣掩泣送銘旌

送方御史往浙江詩 有序

懋初爲翰林庶吉士太常博士數得相

御史職務繁縱歲不一再見昨奉
命往淛西來告別古語云御史須用第一等人趙
清獻公抃爲殿中侍御史嘗云君子不幸有小
過誤當扶持愛惜以成其德小人有過當力
排之後乃無患蓋有合於大易扶陽抑陰之義
程明道先生爲御史裏行神宗問其所以爲御
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若使
掇拾群臣短長以激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
爲得御史體此皆古名賢行實也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敬書以爲懋德之贈
翩翩驄馬出逕赴浙河濱氷雪衝寒景從知到及春

清心持憲節隨事體
皇仁續道由中正相期繼古人

挽韓本常 有序二首

越之山陰有隱君子韓本常氏宋魏國忠獻王
之十二世孫明經持行累聘不起見重於士林
其配劉吾友淮府長史貞之女兄也賢而篤孝
其沒也合塟矣其子陽今爲監察御史廉重剛
正克振風紀信其本之於家者厚矣陽痛祿不
逮養求作挽詩故爲之賦以解其風木之悲云
勳德崇先代山林樂隱居閉門逃寵祿充棟有詩書
凡水心同淨浮雲意共舒脩然隨物化千里見名駒

賢淑譜家室升堂孝德齊一丘掩雙璧秋絕夜烏啼
白日玄臺暗青山綠樹迷顯揚終有待光映史臣題

挽禾溪樂仲韞

稀年德更稀至孝奉慈闈子長皆知學倉庾屢賑饑
閒情松菊徑清代芰荷衣人往家規在流傳世有輝

送孫教授鼎還松

吳松孫郡博如玉淨無瑕學者皆心服儒林譽孔嘉
塞垣來白鴈河岸綻黃花又值匆匆別題詩贈去槎

五言長律

胡泉州朴齋

籍甚清源守高齋近海濱依然如白屋惟是表朱輪

松竹論深契詩書對古人吏民從尚質風俗漸還淳
治比劉宗正司傳召信臣良哉二千石時獨見天真

洪處士挽詩

累葉詩書後三山組綬門獨看辭龍祿清隱樂丘樊
賓席高千重州閭善行惇雲中桂子出天上鳳毛騫
晚有南宮養時傾北海尊將迎榮命下先睹少微昏
蕙帳驚秋鶴蘿扉慘暮猿生芻違莫致哀些託空言

孝思堂爲南安守作 父已卒母在鄉

故里高堂遠青山宰樹蕃飛騰榮
帝命感激重親恩宣化安諸邑行春耀兩幡撫時悲
逸轍臨水嘆深源定省晨昏急聲容夢寐存顯揚眞

力致表率在身敦郡頼爲仁治天將錫類繁
聖朝崇孝理終見表淸門

送蕭資中赴南京大理寺副

蕭生吾郡秀文學重鄉評不媚難諧俗無爭亦議能
盛時逢召命累歳在承明書奏
天顔悅恩沾寵賜榮聯班謝 北闕兩騎赴南京支
會經游好河山眺望淸徘徊慨往迹傾寫暢吟情㦡
獄須推恕持廉貴爲名孜孜體
帝德勉勉舊王程公退如淸暇潛心向六經蕭齋所以下匪官皆得北京雖餘典簿中皆得南京故云兩騎

題元端本堂所臨宋徽宗蘆鴈圖

慘淡窮陰日蕭條積雪時風含烟隙茭冰沍水中坻
鳴應翻飛疾栖無飲啄宜臨摹盡物理點染妙天機
無說當年畫幽圖七月詩豈崇端本地志異古人爲
絕藝功何補爲邦事可希不存前轍鑒徒激後人悲

竹軒爲徐以道賦

幽人樂種竹竹生繁且姸垂雲翳戶外映月搖堦前
猗猗抗翠翮風颼鳴淸絃夏來昇威溽冬至寒節堅
特携羊 倡亦詠嵇阮籍即此適蕭散焉知塵俗牽

題竹爲族孫挺 有跋語

少年柢北覲初命戒南馳虎踞石城壯龍蟠鍾阜奇
國崇根本地政肅紀綱司佐幕先脩己趨公自履卑

小心勤職務一意謹操持有過須知改凡事莫已
趁公恒起早退食每歸遲損友非吾類前賢盡我師
謙虛終受益敖惰恐招危寡欲堪常樂多營枉自疲
勿貽君子賤何畏小人嗤餘力披書卷平時遠酒卮
夭桃朝暮色貞栢雪霜姿求矢平生志毋因薄俗移
母虞歸有道萬邑潔無私左右親規誨興居視表儀
顧余今療倒念爾遠睽離行矣園樹立庶當光遠期

族孫挺得南京都察院檢校辭別以此竹乞題
吾於挺固自有言豈在於竹韻語百八十字雖
率爾皆切要如不視爲虛言即於吾宗有光矣
挺往勉之

送蘷訓致事 有序

吾友湖廣參議陳君蘷訓以疾得致其事歸過
余別出視少傅建安楊公所贈五言長詩曰同
郡之好乃無一言乎余念蘷訓初擢近侍在西
掖者十八年可爲滯矣及陞贊方伯之湖廣者
再之廣東者一往還道江湖關山之險不啻數
萬里又何勞也於今行者赴家勞者就息人生
至願爲之喜者可無言乎又念蘷訓初入西掖
吾郡之同者三人後皆陞用於東廣今獨蘷訓
在而蘷訓持已愛民未戴淸議可無言乎然余
之生及仕皆先蘷訓二歲而疾甚焉乃不能豎

退以適夫止足之義獨不內愧乎哉故雜言
而厚顔多矣

祖帳餞河橋臨分贈柳條鳳池年歲久薇省道途遙宦遊垂三紀　恩深倚四朝丹心常耿耿白髮遂蕭蕭辭祿身無繫懸車興自超人猶羨簪綬我已向漁樵竹色涵書几花香著酒瓢遠歸眞足樂高蹈竟難招羈旅憐同郡分携重父要白駒如可縶聊復求今朝

宣府行營處侍先師海桑先生

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世仰文章伯人尊道德儒山川鍾淑氣星斗煥高衢逸趣龍游海光儀鳳在梧

卧雲辭國聘立雪盛門徒義合隆先祖恩沾自早孤樞趨隻影在報施一塵無夢覺追疇昔余衣涕泪濡

壽吳氏母七十　文正公家

盛德詩書後慈闈節行全氷霜寒自潔松栢晩逾堅孝有宗家說賢因女教傳春秋高八袠鬢髮雙鬢記日維華旦瞻星麗碧天瑤池來阿母珠翟儼群仙瓜棗千年熟蟠桃五色鮮長生紫霞曲歌舞樂瓊筵

贈余通府

聖代崇仁治臨民簡俊英存心堅鐵石持行澗瑤瓊吏蠹春氷淨公堂秋水清千求皆遠跡游惰亦趨耕光復山川色無涵草木榮還因倅螟螣庶用育孤嫠下邑今多幸南州舊有聲三年此相見深慰別離情

聯句

同尤文度曹㝢成院中夜飲

良朋枉惠顧清霽集詞盟久別念契濶 楊 嘉晤諳燕衎維時屬秋霽 尤 展席面河漢燁燁月轉階 曹 稍稍風侵幔菲菲薄陳豆登 楊 綢繆綴篇翰才思藹絲抽 尤 詞彩珠璣粲語深香屢續 曹 興洽爵無算撫今誠可怡 楊 感昔亦奚嘆露白氣逾肅 尤 參高夜將半且共盡茲夕坐待雞鳴旦 楊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八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纂編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九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詩七言律

靜安亭詩沙溪劉伯川先生席上作時年十二

處士年將六十齊作亭偏愛屋之西連床圖史孫勤讀四壁碁琴客從嬉戲異峯高松鶴唳雞潭波靜水禽啼向來翠竹江村路弄月吟風醉不知

和伯陽池上梅花

揚州宅裏舊栽花南楚頻年不到家歲暮豈愁千里隔雪殘還對數枝斜間臨淥沼宜相映暑洗幽篁不

護遮絲筆清詩自堪賞銀餅香酒詎須賖

奉和陸仲讀元日雪中早朝韻

高閣餘鍾已罷喧繞廊明燭洞無昏拜中戒蹕初排仗殿上迎春正啓門雲氣密含香縹緲天花低舞雪翩翻當時授簡推能賦未數相如在兔園

和蕭伴讀秋夜有懷雷道夫時雷從朝京

北極迢迢道

帝京故人離闊渺脩程望隨流月秋俱滿思觸涼飈夜轉生一派笳簫川上合　九重宮殿日邊明從知謝朓懷西府對景題詩並有情

次韻吳孟勤先生中秋有懷府中諸公并和史衎

桂花香滿鶴山頭山下開軒稱及秋月色紛當清夜落涼風輕拂書簷流徽欲玉滿明河上隱隱金門湛露浮多情鄭故栽雅曲連篇能倡復能酬

雷道夫隨侍朝京還見示途中諸詩輒用奉柬

帝子迢朝歸上國儒臣隨侍歷脩程淥波不動聽鼉鼓白鴈紛回避羽旌還逸關河千嶂出參差宮闕五雲明非因此去游觀樂誰識當時賦頌聲

舟泊匡廬下寄胡生

翔旂迤邐匡廬寺惟聽微鍾響曙樓日射峯烟霏靄靄風颯高松送淙淙常因來往懷香閣未得登臨暢

石矼時遇鄉園友禽侶又蔡湖艇下雙雙

寄題貽厥堂　二首

南平郭裏東西住曾見名家六世來前輩風流皆壽俊後人文采發英才春深欄檻雲生竹歲晚階除雪映梅貽厥堂中最瀟洒四時清景隔浮埃

堂前蘭桂藹春榮堂上衣冠老更清自倚詩書傳世業每持義利振鄉評故家宦譜行當續前代文章舉有聲同學少年俱白首幾時相聚慰平生

送鍾啓晦南雄訓導

試藝晨趨秘閣前有君文采冠諸賢能經早得尚書

學藻泮重登博士廷五月承　恩辭北闕一程衙署
向南天過家想見寧親處喜說簪纓近頓墻

送廖孔高

雲南南望不須憂千里寒陵赴舊游復職親承
溫宁命過鄉先謁倚門愁數家漁舍連江郭盡日山
光滿郡樓博士到家多雅趣絃歌聲裏度春秋

送李思益沭陽教諭

慶樂疎鍾應曉晴千門楊柳動春榮當來拜
命瞻龍闕又促携書出鳳城驛路看山經幾處縣庠
端笏見諸生十年一會還分手未盡鄉園閒𪊲情

送朱茹秀才赴福寧教諭

博士承　恩出　九重小車晨發鳳臺東遥知海道
連鄉郡喜說山城有學宮雨過千家榕葉綠秋清滿
縣木犀紅何幸明經逢
聖代須看揚鐸振儒風

送王所存會昌訓導

一棹之官路已賒連天新漲更無涯遥看額嶺知何
處暫過文江喜是家縣郭晴飛青嶂雨講堂秋對白
鷗沙到家應際重陽節清酒華筵粲菊花

送董海州

述職三回謁
帝京喜緣仮玉見深情退朝屢枉高軒過儀直常瓜
倒從迎淮浦落潮時帆卞梓海天凉露拂歸旌傷心一
掬鴒原淚洒翰煩君寄楚城

挽李處士

不受遺金世共知至今鄉里繫遐思賢郎已擢科名
貴太史新題孝友碑碧水園林違說賞青松丘壟閟
容儀朝來瞬翌堂前過惟有家人哭素帷

和胡祭酒對雪韻

清旦同雲闕彩霞
帝城又見雪飛花青林綴玉真看畫銀沼分冰好試
茶欲放剡舟乘逸興競傳郢曲到西家豐年有兆占
三白總覺新來喜氣嘉

挽李孔目

詞苑清華近禁闈幕賓如玉帳中稀庭無私謁惟看
竹官有刪裁盡掩扉每喜撫宸同曉覲忽驚薤露已
朝晞凄凉南浦來時路秋雨銘旌逐鴈歸

挽蘇檢討伯厚

輀車晨發大江東歸葬閩山馬鬣封千載交游悲墜
露百年心跡逐飄風空餘海內詩名在無復朝端禁
直同藉是詞林知已舊銘文光映九原中

送劉迪哲吉水訓導

鄉郡知名逾十載初承薦剡謁彤闈李邕識面仍
難遇劉向傳經喜得歸腊雪凍飄征袂濕江鴻遥逐

去帆飛青春想見沾時雨桃李花開映講帷

送陳公餘赴高安訓導兼柬本之

兩家姻好託斯文錫氏賢甥復有孫經學已能傳世
業儒官何幸拜
君恩從知備養依微祿且喜移家近故園還共郡庠
梁博士明朝來往事淸論

送許子謙博士歸北京

解后京華歲欲闌尊前論舊雜悲歡十年離別空相
憶萬里驅馳只獨難已喜驊騮歸御廐遠隨鵷鷺拜
金鑾明朝又過長淮去玉雪紛紛撲馬鞍

挽括蒼樊處士二首

早辭薦剡樂山居荷芰紉衣草結廬欲奉慈顔登壽
考恩沾同氣到遺孤秋雲繞屋常看竹夜月臨軒或
據梧惆悵佳城今鬱鬱只應來往與生芻

黃金散盡爲憐貧芳譽流傳滿搢紳倒囊屢分行路
客買舟遥送望鄉人少微雲際冥冥色棠棣原頭寂
寂春世澤不忘天道直銀臺今睹鳳毛新

送周茂才

盛世科名推小宋故家孝弟重元方一春聽雨同羈
館千里看雲憶舊鄉淮水路邊芳草合桑園徑裏落
花香到門五彩承歡處遥想從容話玉堂

送晁司直景範致仕歸濟寧

卞坊輔導集群英淸德多聞最老成天上歸來投簪
逸道傍祖送歎光榮
聖朝雨露涵濡厚晚節功名六任輕共羨行年今伏
勝遺經還待教諸生

題翁贈鷄姪有序

舊得閩人蘇季雅寓翁鷄姪走二千里來京師
省余病其歸也以此贈之且書述懷一詩于上
并示鵷艮云耳

萬望家山無盡情來年一病死無生眷感遠道憐賢
姪夜雨他鄉憂老兄千載詩書存世業幾家忠信重
鄉評從來明達安時命珍重諸郎在猶輕

送尹自道

新安二守辭朝日積雨初收暑頓輕秋盡平蕪凉露
滿月明長浦夕潮生片帆告蕩催行色斗酒殷勤寄
別情還有梅花可持贈歲寒氷雪照同淸

送胡孔時省親豐縣

遥瞻淮岫隔親闈初下鍾陵過帝畿豈憚驅馳前
路遠不禁消息近時稀瘦江飛絮迎行棹到縣鮮桃
豔舞衣慈父喜來慈母笑肯緣閒禮久忘歸

表中書陞尚寶少卿其父同日受誥命徃資
謙索詩

早從潛邸識

龍顏白日青雲表翕鑾久典絲綸唐近職又陞行臺
漢郎官全家父子光榮重千載君臣際遇難
帝德如天深化育報恩須倚寸心丹

題梅寄劉仲無老姪

汝家遺澤根株盛素蕋含香吐正齊雪後曾乘珠浦側春來先映白橋西十年去邑心相念千里披圖手自題珍重歲寒貞操在水南淸鶴待重携

次韻吞耐軒學士病中見寄

龍河初暖動春波久病文園近若何知有官曹頻問訊自慚隣舍少經過茶香永夜分能數詩句新年寫漸多雪繭烏絲煩屢寄閒燒紅燭和淸哦

得第二子 四月五日得翁書報二月十四夜生第二子翼日卽告祖考以復仲殷

素蟾未滿一分圓正照垂弧竹下門因報添丁徵近夢翻悲生我重慈恩荷其裘倘解傳青洽水木端期繼本源百世奉嘗今日始敢伸虔告薦蘋蘩 二月十四夜余宿院廬侍服齋南居說覺已三鼓蓋此兒初生之時也遂取夢中語名之曰科云

樊通政守一齋 有序

樊通政守一以其字扁齋居屬子賦詩夫一之義若老聃莊周管仲韓非之言或虛而無實或雜而非正惟出於大舜伊尹孔子之訓者吾輩之所當務輒賦五十六字於齋扁之下云

萬之源純不雜還因表字揭齋名已知要道無多路所貴專心事篤行大學工夫由主敬古人勳業自存誠始終表裏恒無失此是齋中座右銘

送熊昱御史

豐城熊昱元天慵先生曾孫太古先生之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持身守官篤實不衒今滿三年其尊府先生春秋九十餘矣聊歸省余重名賢有後賦詩贈之且慶其尊府先生之壽云

故家文獻聯前代金榜科名起
聖朝憲府飛霜持白簡繡衣炫日近丹霄歸程萬里秋隨鴈桂席三山曉帶潮春酒還家酌黃菊高堂眉

壽等松喬

次韻袁止安太常南歸留別

文雅人推賀監賢承宣數近　九重天優閒有幸沾榮命寵祿無心及暮年白髮紫芝充服食閒騎白鹿傍雲泉桂冠神武誰無意遲我洪厓玉笥邊

送兗州郡學教授

兗府諸生久待師廣文新去擁皋比闕宮舊有周公祀泮水今傳魯國詩淸泗流源千古在尼丘佳氣五雲微講餘時出城東郭瞻仰從知重所思

送尹御史

久住南京共接隣北京爲別已經春毋懷鄉邑踈歡
聚又向都門送故人萬里雲霄鵬翮健九苞文采鳳
毛新一身上有君親望珍重芳名在縉紳

挽彭處士

奚園脩竹映桃花負郭幽居逸趣賒自惜世家存禮
樂時過隣曲看桑麻堂餘素簡人何在墓繞青山世
共嗟因讀銘文思往事感懷況是舊通家

送陳素行

去年相別蕭滕縣此日重看博士行桂嶺迢遙懷二
倩榕陰瀟洒對諸生雨肥丹荔漿堪挹霜下黃芽齊
已清知有少游文字在倘摹遺刻寄都城

黃友文教授解官歸建寧

京華十載託隣居朝夕相從意不踈屢接宥筵同唱
咏靜閑師館授詩書青雲倦翮能辭寵白首閑情樂
遂初一片烟霞人境外幅巾蕭散有誰如

追送江仲隆紀善兼寄羅思程博士二首

來朝京國遂懸車老去王門罷曳裾白髮蒼顏歸舊
里青山紅樹託幽居閑穿竹逕行携鶴更傍荷塘坐
看魚道在未應全散逸諸生須授伏生書

京華相憶幾經春頗恨重來不問人行部空李深巷
曲歸舟先發大河濱到家閭里爭迎勞避俗林泉竹
逕淪想共湖西羅博士小車來往似荀陳

送陳文璧赴石首知縣

金榜青春有令名玉堂高步接群英愛民自倚平生
志作縣新承寵命榮荊北霜清寒木落岳陽烟淨
晚山横六年相聚還相別不盡秋風送客情

送陳彝訓赴湖廣叅議洪武中具文郎陽同爲叅議至今民思之

三十年前過鄂城藩垣吳鄭最知名人懷遺愛至今
日子繼賢聲在此行夢渚茫茫連漢沔岳陽渺渺望
荊衡九重夙夜思民瘼應展忠勤答
聖明

會稽章友讓半村居

半山亭子江南畔又說幽居擅半村十里松陰隔城
郭幾家茅屋接田園朝聞鴻鴈聲中落秋對芙蓉鏡
裏繁投老他年定相覔從尋幽究訪雲門

送劉公濟鬱林知州

萬里遙南望鬱林故人五馬去駸駸傳家自昔春秋
學用世平生氷蘗心岐路寒風驚歲晏衰年短鬢各
霜侵朝來相送都門外矯首雲鴻思不禁

挽周孟簡長史

翰苑飛騰二十春同鄉同署更情親燈前對酒觥籌
數竹裏聯詩興韻新梁苑延校心不展湘江吊屈歎
何頻俄聞瘞玉桑園上老泪潸潸爲故人

送袁尚賓

把酒臨分憐不驕嗟君此別漸難招交游託好踰三
紀近侍聯班及
四朝賜服曉霑天闕露歸帆秋帶浙江潮白雲滄海
東鄰道矯首寘稱悵望遥

送劉丕武紀善致事

白首王門慚曳裾青山歸去愛吾廬
天恩已賜雙龍勑家計猶存萬卷書林下接遲芝可
茹泉頭來往鹿隨車蹇予苦被浮名繫矯首看君愧
未如

寄袁止安

十年不見袁高士知在雲山若箇邊已識道心塵外
淨少將仙篆世間傳秋清白鶴下珠樹春暖華芝長
玉田早晚歸來訪真舘晴窓共閱紫霞編

送李之赴曾府紀善

泗水尼山天下名衣冠何幸此中行雲浮海岱蒼茫
合樹接青徐縹緲清
聖主厚親過文帝　賢王爲善繼東平君堂賜醴多
恩遇仝勝長沙著賈生

寄胡祭酒 二首

豫章先生厭軒冕歸來物外託閒身青山江上迢迢
郭碧樹泉頭淡淡春歲採丹砂和玉屑日長羽扇映
綸巾城市冠蓋多如雨解識荒夫有幾人

渺渺南州屬望勞玉堂金馬舊同袍篇章富擬杜工
部才思清於何水曹京國幾年嗟間闊江村何日共
遊遨占來同舍多秦越最憶先生獨處髙

存仁堂

什後名方直百金越人帶下業精深功多爲有江湖
芳世遠皆存天地心橘葉香浮蘇氏井杏花春藹董
家林鳳樓東畔新堂搆大扁光華衆所欽

題竹溪顧都御史還太康 二首

腰佩犀鞶首廌冠肅將風紀振臺端心如明月涵秋
水操比清氷凛歲寒　鳳勑五文盤玉璽龍光千載
出金鑾從來嵩洛多耆壽坐繞琅玕共歲寒

潞渚初晴漲未消衣冠祖餞出河橋登名科第踰三
紀奉職京華已
四朝肯以暮齡孤　寵秩本懷幽興在漁樵豈知衰
疾淹留者悵望冥鴻不可招

送陳正倫太守考績復任

久別南陽陳太守十年猶是舊青袍路人共説循良
政荒歲深知撫字勞白髮交游吾最老青雲勲業子
能高　明時有志應須奮九萬扶揺看羽毛

題熊尚初經歷茂恩堂

五花金誥出金門白髮庭闈拜
帝恩當宁褒詞明日月全家慶澤戴乾坤棼陰試彩

情淪好桂馥蘭馨暖更繁烏府森中何以報只應忠
孝道彌敦

寄王格非

玉堂分手七年餘蕭散林泉樂遂初鄉里共高王烈
行家庭常授伏生書穿雲採藥常攜鹿傍水持竿亦
釣魚南北相望六千里一緘聊用慰離居

送清河尹

家住澄江北渚濱清朝兄弟起彬彬同時作宰輝雙
璧異縣能官見幾人采采黃花滋夕露蕭蕭白鴈度
秋旻相逢未久還相別郢曲重聲華在縉紳

送呂大理致仕兼寄王孟堅

得謝青雲向白雲緋袍象簡拜　天恩從來榮宦心
如水況是名家學有源日對沃州無禹穴時尋蘭渚
及雲門往還知共王脩撰几杖從容足細論

潘賜主事陞鴻臚少卿赴南京

紫泥詔下九重天曾向搏桑海外宣使者旌旗輕萬
里郎官詞賦欲千篇歸朝已荷
君王寵進職今推近侍賢應到南京公事簡朝朝清
趣在芸編

沈處士夫婦挽詩

歸安處士休文後蕭散春秋七十餘荒歲恤人頻發
廩平生愛子只收書眼看蘭茁森如玉身著荷衣樂

飯蔬同德相輝更同究後来過軾有高車

題竹酬正安友

正安老友自廬山寄惠仙洞松因使以寫竹酬之并題詩其上寓思憶之意云

別去京華今十載仰高堂上趣如何曾孫近有含飴
樂使客頻聞艤棹過坐對匡廬延爽氣門臨彭蠡挹
清波陶公祠東春秋社醉看傳芭舞且歌

送袁旭知府復任

三年奏最謁彤闈五馬翩翩又賦歸風撼長河水欲
合霜凋連樹葉分飛從知辛苦蘇民瘼富有聲名出
帝畿坐對敬亭公事簡吟詩還似謝玄暉

題周孟德淳齋卷

性情澹澹葛天民齋舍清幽迥絕塵玄酒大羹忘世
味閑雲流水任天真農談暇日同鄉叟經訓當年對
古人豈有機心到機事青松翠竹四時春

送况伯律太守

還捧天書辭玉陛東風五馬去悠悠十年不愧趙清
獻七縣重迎張益州楊柳翠迷湖上寺杏花紅映水
邊樓到官正及勸農日郊郭歌謠擁道周

題竹寄陳有戒都憲

關塞秋風霜葉飛又聞跨馬出邊陲多卿為國忘勞
瘁老我懷賢惜別離萬里屢勤鴻鴈信一緘遥寄鳳
凰枝保民有志堅如石想見西人載路碑

送廣西僉事黃孟清有序

皇上嗣大寶之初以興學育才爲第一事茂簡文學之賢授之憲職加賜　璽書俾分督各道學校之教期厥成功於時如江西王孟堅湖廣劉公潛廣東彭毓敬四川康仲正及之山東西陜洛諸君子皆能祗德意明教條焯有成績孟清繼後至廣西其所設施功効一與前之諸君子等由是其學者咸趣於實漸革往昔浮虛之弊此皆

聖明之賜也而比來言者猶有乞罷督學校之官雖或其因一人失當而發夫因噎止餐豈理也哉亦可謂不明大體而易其言者矣君子敬其職惟知盡吾誠人言無足恤哉孟清考績來北京將歸索詩故并及此以致勉勵之意云

昭代光華起一經手提文印廣西行三年宦績有書
最八桂人才屬有成白簡重辭金闕去黃花紛映繡
衣明相逢乍語還相別勉盡忠誠荅
聖情

吳廷用侍郎挽詩

十載南京住接隣北京相與更情親朝端
恩寵陞官數江上賢勞奉使頻
聖主親番君子譽近臣誰復古人真分携未久遄聞
訃感悼題詩淚滿巾仁廟監國時曾諭廷臣曰吳廷用是君子蓋知之最深云

送呂從周平江教諭

荊岳東西路不賖數程來往洞庭沙承
恩典教重辭闕得祿娛親喜近家江上夜舡書棹遠
津頭春樹酒旗斜從知子佩趍迎日玄燕將雛柳正
花

送張敏赴四川都司經歷

司是青原郡吏人京華解后最情親賢關出拜
君前命帥閫行充幕下賓萬里橋邊連遠徼九江城
外泝通津臨期無柰匆匆別矯首飛蓬各愴神

寄金文鼎

錦袍新照鬢毛斑歸住吳淞二泖間天上已頒金誥
重林中不遣綠苔閑畫圖世儗王摩詰詞賦人高庾
子山無限離情寫相寄明年春雁待書還

送于子揖中書謝　恩還新淦

萬里趍朝上九關紫宸前殿謁
龍顏天章已賜封官敕雲鬟榮看衣錦還淮上春波
連碧草湖邊晴樾擁青山他時歸老須相覓知在金
川玉笥間

送進士赴南京刑部主事

一經登第拜　金鑾六品升朝授好官自昔有家衣
帝闕即今得祿奉親歡英年郎署丹霄近

聖代秋官白晝寒立志長同氷雪厲扶搖萬里态鵬
摶
送郭鼎貞致仕還臨江
郎官為政清如水舊有清名遠近聞天上拜辭
丹鳳闕江南還覓白鷗群大容楊柳零秋露彭蠡匡
廬渺暮雲無數歸帆背人去不禁鄉思日紛紛
送呂仲賢赴南京戶部主事
柳色含金春正融御溝氷泮玉波通讀書有志逢千
載承 命之官拜九重河上好山連濟北淮南佳氣
望江東 朝廷邦賦存俗典能秉廉勤亦是忠
題竹贈王澄淵歸

握手臨分思不禁都門十日雨涔涔荒州遠邑存遺
愛蜀嶺黔江見越吟萬里客途堪白首
三朝臣節只丹心清風蕭洒安成郭未許投閒坐竹
林
送王邦彥大理歸蜀
春坊二十餘年舊此日同朝見幾人老我論思愧臣
職多君讞議副
皇仁西風岐路明紅樹秋渚離情對白蘋萬里
天恩榮晝錦到家應及歲華新
題何太守畫
宜陽太守彈琴處瀟洒春鈎白石妍半夜波濤亂奔

雨 春苔蘚出晴烟郡中舊有房韓政林下那無向
阮賢直節看渠清似玉姓名猶與後宜鐫
送清河知縣
當宁仁民秉至誠須淮今歲少豐登憂勤廑下
明廷詔撫字深資令尹能共愛溫如玄圃玉貞須清
比鑑池冰清河未必長淹驥雲路他年看爾升
胡祭酒宅秋菊盛開僕携酒就賞胡有詩因
次其韻 二首
庭菊芬芳五色齊每因來看得怡情共儔羈旅增多
病太息交遊減舊盟萬事不如閒處樂一樽聊就故
人傾愛花欲種嗟無地漏有[illegible]廣

秋風客裏自愁齊雨江南鄉里情時序未忘黃菊
興江湖猶夢白鷗盟況於衰病淹留際豈有襟懷浩
蕩傾何怪相過意同舍一觴易醉句難賡
壽蹇少卿 二首
先皇親製忠貞號甲第新開寵更深周信仲山能補
袞商霖傳說解為霖春筵的皪梅舒玉壽斝芬芳醴
泛金
聖代文臣公第一承 恩堂上盍華簪
天上星光照錦袍滿堂春色醉仙桃燮調四序勳庸
盛輔翼
三朝德望高威使華夷欽丰采慶膺綸綍重華褒

才謬忝夔龍後惟祝南山酌斝壽

壽建安少傅 二首

兩扶紅日上青天盛有高名海外傳翻激鴻猷才勝
錦發揮龍誥筆如椽
三朝並倚忠勤德二氣還需燮理賢九曲武夷塵境
外功成歸作地行仙
□□艤天瓢潤九區蓬山高處領文儒梅花獻壽作香
玉竹葉迎春開翠壺 闕下引回鵷鷺侶堂中看舞
爲鳳雛同官同姓同清從應數耆英笑老迂

連京野僑譔南歸書此識別

萬里閩關邊嶺海送歸曉發道傍車斃辭金馬玉堂

直久憶丹山碧水居鴈影將秋先騁騎桂香含露襲
衣裾到家想及寒梅節觴酒花前會里閭

從游西苑 二首

宮城西畔接蓬萊金飾飛樓玉飾臺輦路前瞻雙鳳
引鑾輿中駕六龍來時康道泰韶音奏雲淨天清瑞
景開何幸群臣皆侍從山呼捧獻萬年杯
太液丹霞漾綠波榮光五采貫銀河牙檣錦纜移黃
繖鳳羽龍旗拂翠荷武士威儀嚴肅儒臣詞頌續
卷阿
天王萬歲天同壽歲歲升平樂事多
壺洲閬苑五雲迷紫殿彤樓參岫低日射飛甍含碧
榜虹連閣道玉爲橋流觴宛轉清波送賜扇輝煌御
墨題欲報 寵恩何以祝
皇圖帝壽與天齊

寄宗孫

翰苑同袍三十載憂懽何事不相聯論思無補慚予
拙經濟多能愧子賢竹籬茅簷宜晚歲白雲滄海別
經年閒居未用渾忘世尚想題詩到日邊

送羅知州之廣德

金殿傳臚起一經青春爲郡引雙旌時瞻岱岳連齊
甸晚帶淮潮過楚城千里桑麻相映綠諸生絃誦有
餘清州侯舊說孫華老想見懷賢係遠情

和胡祭酒見寄韻 二首

自昔襟懷淡蕩春老來幽趣更清新竹門松巷閒臨
水書几琴牀夐絕塵歸隱已無青瑣夢交游時念白
頭人黃庭一卷消長日座有雲山未當貧
分攜又是十經春書見文章刻布新不待黃金論高
價共憐白璧淨纖塵賡歌每憶同中禁名姓頻看慨
故人國有 賢王重耆彦從知道在不憂貧

次韻行儉移居 四首

移住城西半畝寬接隣俱是舊交懽 中朝文采推
王粲別墅風流擬謝安應似詩人歌伐木會延嘉客
醉焚蘭新居更爲長年祝玉層雲英好試餐

移住城西半畝寬喜於幽處託盤桓九苞威鳳人争
識五色華芝世共珍流水清絃閒屢奏秋風長鋏未
須彈也應晏歲勞相慰却愧陽春和獨難
移住城西半畝寬閒居蕭散欲忘官隣園樹色青連
坐露井吾廬碧映闌東觀有書秋後校西山如畫雨
餘看同鄉同客無同調日日過從得共懽
移住城西半畝寬相過隣曲盡衣冠南州文物終存
古北地風霜屢涉寒萬里能無鄉井音數家相倚客
居安匏壺載酒閒常會竹簡藏書也易干隣居皆江右人

送王壽姪玉之子

不見青城十五年　春宮曾共侍經筵早乘鶴去歸

三島應從龍游近九天海内朋儔悲逝減容中歲月
苦頻遷秋風又與王郎別爲話高堂重惘然

寄題盱江鄭氏隆壽堂

與君俱住西江上往往清名聽客傳六十生年同甲
子壽常行樂似神仙廚供吏部曹中禄酒釀麻源谷
裏泉盛世　天恩錫隆壽龍光長照綺筵前

奉
敕恭謝
皇太子謝　恩詩有序

欽蒙
皇上聖恩賜臣等拜謁
東宮殿下欽惟殿下天章日表鳳彩龍姿氣宇雍
容有廣大寬仁之度威儀恭肅有純和中正之
資睿知聰明出乎天性所以係萬年之邦本所
以正萬國之元良誠由
宣宗皇太后之洪慶
上中宮之大德有以膺天眷之隆而生將來太平
之令主也臣等深切懽忭之至恭各賦詩一章
以上爲國家宗社下爲海宇生民之賀謹錄上
進伏惟
聖覽焉

華夷一統載洪恩慶衍

皇家萬萬春總爲太平隆景運止生仁聖福斯民德
如文武成康繼世沐乾坤雨露新龍鳳之姿天日表
大明
高祖聖玄孫

送王秉道侍郎歸益都

愛子儒林水玉清大廷文選佐持衡昔聞天語曾稱
孝久侍經帷只用誠　恩命已需鸞誥重鄉人今看
錦衣榮況逢青社烟氛淨共感
皇仁說治平

午醒閒述

邊方喜送翠華來風掃飛烟雨浥埃日暖營門宣鼓

吹秋清廬帳引尊罍諸公並有平戎策賤子慚無者
賦才忽聽六軍傳好語龍輿今已辦東回

懷柔旅次 一生能執經請益

古樹蕭條陰縣門縣前民舍似山村何如荒歉頻年
後猶有承平舊俗存愛客別延林外館多情還倒炕
頭尊不徒行役能相慰無復詩書可共論

歸至清河 時彥諸公約載酒出郊見候

二月隨鑾三月歸近瞻城闕五雲飛桃蹊深淺紅相
間麥隴高低綠漸肥出郭故人期載酒迎門稚子候
牽衣登山臨水多高興未抵抽毫侍禁闈

寄壽胡祭酒七十

八年不見順菴面楚樹燕雲思獨懸寶氣常騰山浦
上文光高燭斗牛邊綠尊酒共幽人酌錦字詩從過
客傳七十韶華還七十重新甲子記流年

元宵侍宴萬歲山 五首

綵映鰲山近紫霄王正嘉節屬元宵九衢星斗珠燈
燦一統乾坤玉燭調處處陽和融動植家家歡樂合
笙簫臣民仰戴 君恩澤萬壽齊天祝帝堯

寶炬華缸歘灩紅參差迴合綵夫容九重殿上春先
到萬歲山前月正中天意總看新歲好
聖情樂與兆民同頻年邊壤氛埃淨况是田疇稼穡
豐

帝德承天景運新三陽開泰布和春典章禮樂隆昭
代玉帛梯航聚遠人致樂天倫承
聖母均恩海宇霑
皇仁太平元夕仙韶奏率舞蹌蹌總鳳麟

大地山川明景象連城燈火照笙歌月當華蓋杠前
好春在蓬萊頂上多鳳闕光輝含瑞靄龍河浩蕩溢
恩波時平幸遇 唐虞主
聖德無爲保泰和

詔書已下息黎元遠邇歡忻戴頌言節序適逢端正
月陽春偏感
聖明恩三山瑞彩明黃道五緯華星繞紫垣歡效嵩

呼祝當宁太平
天子萬年尊

送曹都御史赴甘州

繡衣驄馬引雙旌手捧綸章出
帝城滿路桃花飛乳燕夾堤楊柳帶流鶯關西舊識
霜威肅塞上今傳氣稜清昭代有才當顯用會看竹
簡記勳名

寄楊壽夫

七十年華兩鬢霜九重 恩旨賜還鄉脩成國史登
金匱歸去官銜帶玉堂碧水丹山從散策春蘭秋菊
對浮觴別來繾綣懷君子故寓琅玕遠寄將

歐陽員外歸省以山水畫索題
去春我過蜀江曲今春爾望蜀江歸六一宗家有餘
慶椿庭萱砌交暉輝肯甘猶是秋官祿繡錦新裁萊
子衣一幅蕭閒鄉閭趣白頭相送念相違
送柴尚書歸浙江
萬里胡氛汛掃清中臺新拜夏官卿平生節比秋霜
勁此日光添晝錦榮鄉國幾人乘傳入江亭八月看
潮生錢塘蠏熟鱸堪膾醋共芳醪白玉觥
喜雨詩有序
今夏自五月五日不雨至六月十八日
上念田穀將實而生意枯瘁命有司致禱越三日大

雨皆足
聖情欣悅賜侍臣酒饌臣士奇預被榮
恩喜而賦詩
好雨連朝蘇久旱無邊喜意動 宸衷皇天洞鑒
聖仁德臣子深慚燮理功每念升平均九土已知舞
蹈出三農騈蕃 寵錫身難報何幸衰年際屢豐
送王日初
撫州太守温如玉自昔論交在兩都壯歲文章看擢
桂明時勳業遂分符臨川野外春風滿華蓋峰前皓
月孤解后相歡又相別天寒冰雪奈長途
送趙侍郎巡撫江西

聖皇龍飛幹下土 天官鵠立侍彤庭九重北面承
親命一道西江仰福星吏治還應察涇渭農田須用
去繹鎮使車所過從容駐留取甘棠久遠青
送陳教授歸鎮江
鵬雪都門三兩花廣文辭闕理歸車從來官達心如
水此去優閒髮始華琵琶無聲寒早暮蕭蕭鴻鴈朔
風斜碧桃開滿金川縣無限春光獨到家
送鄭太守還嚴州
聖皇臨御求賢日太守趨朝奏最時興學已聞千里
化愛民今荷九重知雖亭雨霽花兼竹驛路風清柳
拂旗繾綣同鄉又分袂好音頻惜別來思

送恂如侍郎循撫蘇松
秋來為別思難禁況復平生契誼深循撫獨先極
帝命賢勞深見愛民心也知瑞玉須荊產信是長才
出鄧林何幸遭逢 明盛代春風行處散棠陰
送任敬讓主事省親
潞河二月春冰泮河上仙郎載畫船 金勅已頒
褒命下繡羅新製舞衣鮮捷經鐘阜龍承日夕望豐
城劍燭天白髮高堂榮具慶華觴拜跽祝長年
寄李昌祺
故人久別李方伯不盡交情憶洛中水檗心堅真比
石松筠節老不隨風共嗟祿秩縻三紀漸喜雲泉屈

兩翁已辦這頭青若笠鷗江鷺渚徃來同

送黄叔志布政致事歸吳興

拜賜歸閒出九重都門祖送雪寒中考功郎署
三朝遠敷政藩垣二品崇金盞雲山足怡悅鷗波亭
子更從容扁舟還約玄真子來往苕西與霅東

挽余正安

詞垣分手十年餘霜鬢蕭蕭未漸疎朱紱早辭
金殿直草堂還傍碧山居一壺常共陪賓席四馬頻
回過客車聞道翛然奄乘化硯松空對涕漣如

送樂善郎中梅

萬木凋殘春欲回年年開𢌿百花魁連松傍竹堪掄

契綴玉聯珠不染埃寒暑芳華清莫敵幽人風致數
能來還應一段冰霜意宜向秋官署裏栽

遵化行營夜夢金少保有作 時奉使慶府

故人迢遞夢分明星轉周廬夜二更金馬玉堂三月
別白雲紅樹兩鄉情關山道路瞻持節藩府衣冠迓
擁旌奉使西行足高興錦囊歸日爲君評

書張御史和唐詩後 有序

詩自三百篇後歷漢晉而下有近體蓋以盛唐爲
至楊伯謙所選唐音粹矣比年用力於此者尠
御史張楷取唐音中七言律悉和其韻可謂有
志間出示余因取其首篇和以答之前四句以
彷彿盛唐諸公之趣後四句特以勵楷詩雖學
者餘事然昔人有曰若不能升其堂者非可易
言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優柔以求之諷詠以得
之造之之方也勗哉乎楷他日閒淅水東以唐
詩名者其子也歟楷勗乎哉

驪珠光彩玩堪憐白玉藍田生煖烟粲粲共誇出秋
水瑲瑲金石奏宮懸從容栢府霜臺暇吟味開元大
曆前壯志盛年期努力方將洗耳伯牙絃

送原之參政歸山西 余以[illegible]得夏中書墨竹贈別并爲詩云

鳳沼春生翰墨香一枝晴翠寫瀟湘清姿早濯薇垣

露勁節曾凌栢府霜共愛鸞翔棲霄漢還思金奏協
琳琅匆匆相見難爲別贈置微之君子堂

送杜御史山東參議 有序

孟清御史廉潔端厚持大體余雖素未識然聞
之士君子熟矣今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始遂一
見故作詩送其行云

御史班中第一流由來清望重琳璆儲無麁石門如
水曾貯陽和面帶秋海岱藩垣騰
寵命冰霜道路戒行輈十載同朝始相見篇詩持贈
當吳鈎

送杜寧侍講

玉署十年登近侍白雲滄海望天台歸寧榮捧
天恩下行道争看晝錦回濟北九河衝暑過浙江八
月看潮來升堂正及高秋節丹桂吹香溢壽盃

姚克脩御史挽詩

荆湖才行登烏府念子于今第一人節操從來冰
雪撫循隨處播陽春陵夷古道傷心後太息清風灑
淚頻最是蜀人懷厚德不知誰復繼音塵

題胡御史家四老圖

四人行共三百歲兄弟儼若商顔翁皎皎鬚髮精雪
白怡怡容色曙霞紅松間步引仙巖鹿花外看回憲
府驄南極分明當几席星光長映酒杯中

張鳴玉郎中父輓詩

蘭錡荷帶不言貧賑貯詩書遺後人祿養曾榮二千
石壽筭高登七十春青山墓樹秋雲冷　紫誥龍章
寵命新尚有耆人說遺行至今清儉表鄉民

送徐良玉侍郎復職還南京兵部

昭代多才少司馬中臺六載住南都楩楠自昔升梁
柱瑚璉于今用瑾瑜　天闕九重看奏最秋風八月
戒歸途交情又屬匆匆别强對離歌寫翠壺

鄺侍郎父挽詩

人傳能孝似參騫儒行公才兩克全三邑曾承博士
教庶民長誦大夫賢青山墓道松楸冷錦誥褒詞日
月懸況有顯揚千歲託中臺五采鳳毛鮮

題雲山送蕭德琛南歸

一别桃源四十春高齋回首思紛紛清溪兩道通仙
谷翠壁千尋護白雲少暇焚香時鼓瑟半酣停酒更
論文何日承　恩謝簪紱寅賓樓上再尋君

挽張逢吉

平生瀟洒湖海意晚歲寵召升朝行小兒皆愛秦扁
鵲俠士亦讓龐安常可憐厭世忽已遠何限懷人今
未忘鳳毛池上悲陟岵我爲賦詩增慨慷

送魏侍郎奉使江西

西江寇盗本王民命切艱危有弗馴初拜殿廷承

玉音肅將斧鉞下天津道途陰晴須消滌滿壑呻吟
賴撫循盛世長才當大用勉宜
皇武布　皇仁

送袁忠徹少卿歸四明

早從雲海識眞龍冠綬
三朝侍九重綵筆曾書丹鳳詔　玉章親視紫泥封
九河花落春波暖千里鶯啼樹色濃遥想到家明晝
錦越山晴繞翠芙蓉

送何孟煥檢討歸會稽

詞垣榮被　寵恩新朱紱朝來拜紫宸抗手暫違丹
禁侶馳心長戀白頭親關山鴻鴈隨秋色江岸夫容

需曉雲想見升堂嘉慶日銀餅滿貯洞庭春

送崔彥後太守歸徽州

瀟洒宗之清似玉專城五馬翼雙旗政如召父南陽日教擬文翁蜀郡時京國三年重解后關山萬里又分離同鄉同道相期遠千載新安去後思

送何太守歸宜陽

豫章南上二王城宜水宜山繞郭清太守遠憑熊軾下老夫猶記鳳臺生三年北闕重趨覲正月東風遂戒行氷泮龍河春浩蕩臨分無那故交情

送彭叅議致事歸崇明

榴花時節出都門語燕啼鶯綠樹繁近侍十年趨殿陛旬宣兩浙佐藩垣青雲高步承昭代白首閒居感
聖恩冠帶光華動閭里清游多在海邊村

贈吳布政歸福建

昔歲京華聯近侍柴門相對日相過憲臺藩府升遷數西陝南閩趨歷多氷雪滿懷知節操陽春行處想謳歌重來未盡歡娛意又送驪駒白玉珂

奉東宗載尚書

同鄉同歲還同道玉笋聯班歷
四朝近曉天星俄落落經霜庭柏故蕭蕭廟廊特達升元愷海宇光華荷
帝堯已辦從公舵樓底西江歸去狎漁樵

題南浦上人竹石

南浦上人氷雪意平坡古刹幽棲深琅玕翠拂曇花石瑪瑙森立旃檀林虎丘說法曾點首玉版叅師今在心何時坐我清風側試聽海潮揚梵音

寄汴中廣哲僉事

手提文印中州去洛水嵩山歲屢經庠序育才元不易道途攬轡未曾停豈無賈誼間懷策恐有堯夫嘆在坰
聖代咨詢憑使者封章會見達明庭

題吳郎中展墓卷

天官當代公衡鑒翼贊人推選部郎白晝鄉閭瞻衣錦青松丘壟藹焚黃
天朝恩重何由報風樹情深獨自傷畫史能傳心曲事從知忠孝兩難忘

呈澹齋少保并諸學士 有序

二月四日澹齋置酒閣中會諸學士主賓七人而僕以最老預席顧桑榆之已迫念丘園之久違輒成五十六字以寓鄙懷用呈同席諸公云

無能有幸接英僚翰苑經帷共
四朝時泰獨嗟年歲暮力衰轉覺道途遙風含御柳春猶淺波溢龍河凍盡消陽德方亨仁澤霈會容白髮返漁樵

挽曾肇主事父

釣水耕原計不疎娟娟脩竹蔭庭除家隣清節先生里案有蒙莊傲吏書閒對青山成逸趣遽傳丹旐引靈車　明時有子光朝署寵贈終當賁菜廬

開題

翠柏參差陰滿庭雪晴青草傍階生門無車馬盡方床座有圖書心自清絳縣老人方並歲青州從事未忘情故園尚有漁竿在惟歎歸舟計未成

館閣真率會詩

曾聞東洛集耆英想慕高人物外情白玉堂中千載會紫薇垣畔七星明　朝廷有道公多暇尊俎相娛老益清衰朽自知難並列擬循綠野看春耕

送裴修撰歸侍親

早歲超宗有鳳毛天門金榜映宮袍官聯朝苑三遷後慶衍慈闈八袠高晝錦新榮當宁賜秋帆遙泝大江濤升堂拜獻長生爵更捧冰盤五色桃

送周員外致事兼簡吳長史

司成館下職頻遷一擢中臺遂十年官燭夜昏勞簡牘使車南北歷山川　朝廷有道成高致冠帶無營勝散仙應共鄰莊揚長史碧松陰裏酌丹泉

送夏仲昭歸省

天恩初拜出皇州紅樹青山驛路秋鶴髮幾年違定省鳳池長日嘆淹留穀亭水滿平通舫瓜步潮回穩放舟遙想升堂嘉慶日綺筵春酒玉爲甌

題孫公器醫士梅竹

娟娟瘦梅冰雪姿脩脩嬾竹青琅玕梅熟無應調鼎鼐竹老垂實來鳳鸞畫史高情真絕俗丹房閒對可忘餐董家豈之廬山杏此植清貞經歲寒

吳參政挽詩

初持彩筆趨龍陛遂入霜臺著厲風兩蜀幾年分使節南閩萬里佐藩翰歷官中外賢勞久歸老林泉樂趣寬聞訃忽嗟成永別接辭空憶舊交歡

送陳遜用員外致事

聖主需賢賁萬幾看君未老決然歸十年朝署冰霜操五色文林錦繡不厭遐松蘿餘舊隱海天鴻鵠遂高飛白頭別有相知者潦倒不歸傷遠違

送太守劉求之荊州

丹桂飄香滿玉除秋高雲外鴈來初朱衣拜別雙龍闕皂蓋行乘五馬車天子勤民需召杜郡侯爲政用詩書荊州況是頻荒歉急待陽春惠化舒

送尹自道太平同知

霜華初滿碧梧枝貳守之官彩鷁移宦績十年勞無

字容途千里慰驅馳江清采石長宜豁雪淨青山呆
賦詩此去殷勤宣上德太平民物総春熙

送周參政赴福建有序

工部郎中鄱陽周君廉慎君子也奉國愛人明於大體獨恨不得於其長官盖所存所由之不相契也

皇上親擢為閩藩參政賜之 璽書勵其職業朝上大夫皆為之喜余與之同出江右故作詩送之

五色天書照紫泥曉承 玉旨下彤墀薫猶自昔嗟
同器鶚鷺于今喜及時躍邃柱香迎驛路飄飄雲彩
動旌旗太平勳業資才俊莫負清朝

聖主知

時彥行儉習禮入山觀玉泉想見佳致故作詩奉寄

萬頃西湖一鑑澄玉泉湃沸潏泠泠昔年兩度游曾
徧此日三賢與共乗石畔漱流仍命酒山中瀹茗定
逢僧從知登歷多高詠還對蒼崖第幾層

宴楊氏南園并和 二首

楊家別墅南園好水色山光畫障開花連杜曲東頭
發人自蓬山頂上來共傍林塘分綺席頻教絲竹送
瓊盃盡日香風清不斷披襟何處得纖埃

南亭比似東亭遠三月好花無數開一水繞園如練
淨群峰當座送青來清歌屢引蹁躚舞高興頻流瀲
灩杯歸路斜陽擁車騎淡雲將雨浥輕埃

夏日館閣假寐夢瀹菴寫竹筆勢翩翩以求余題覺而有作

日長假寐閣書府夢見揮毫寫竹枝三月都無鴻鴈
信九霄如睹鳳凰儀空憐意愜鬪飛動亦擬詩成寄
別離淇水湘川渺南北清風翹首已多時

夏日館閣賦柬馬學士曹侍講

九重盛夏淨炎氛侍講經帷已二旬館閣退朝無一
事衣冠坐論只三人大官敦饌循常典中使傳宣錫
異珍視草堂前新雨過錦葵承日不勝春、

題畫寄遠法師

久別山中遠法師吞風洒落鳳凰枝八窓花雨譚經
處一榻松雲入定時出世人高了元法名家我識惠
休詩幾時同坐曇陀石瀹茗焚香慰所思

聞遠法師新作山居

從知城市厭塵凢近傍西山草結菴心靜故思幽境
住道高不遣俗人參玉泉洗鉢時分澗石壓藏經別
在巖崖窟繞林花似雪飛香常滿佛前龕

次韻答遠法師

詩成槃槃素齋開比似花光月映梅色相已清猶是
幻性根元好不須培堂中明鏡常澄澈天上浮雲任

去來 盛世馥林數耆俊遠公端合斗間魁
送何文淵 二首有序
吾友刑部侍郎何君文淵於愛君恤民志如金
石且其高才遠識無所施而不宜而遽引疾得
歸於別也予尤不能無情故賦詩二章送之
曉承 恩詔出皇京行李蕭蕭一葉輕梁柱梗楠希
世有雲霄鴻鵠使人驚從來政挾陽和布況復心涵
秋水清共憶江鄉今獨往都門分手若爲情
我重何卿過瑾瑜清風素節有誰如同鄉同志最知
已直道直言多啓予
聖主方今圖致治長才安得遂閒居到家漸及陽和
候春鴈來時應寄書
追和周侍郎大雪賜宴詩 有序
宣德巳酉正月大雪
皇心悅懌賜廷臣宴時周侍郎有詩後五年出示索
和追念 天恩不勝感愴勉次韻塞責云
先朝瑞雪兆豐年一體君臣喜可言已勑大臣頒玉
饌更宣中使出金尊傷心何處攀仙駕洒泪清詩憶
舊恩滿目當時肱股在共攄忠懇荅乾坤
題竹寄曾士弘郎中
朝紳歸里絕塵事愛爾廣啓達兩京萱堂日慶慈闈
壽棘院秋榮令弟名俗轍掃除無一跡芳醪開暇遊

三觥聊寄一竿淇上綠更看氷雪歲寒清
寄李學士
別來無日不思君渺渺燕山望楚雲到縣幾多知識
在入門强半死生分鄉閭叙齒應皆讓子舍添丁或
未聞氷泮龍河候蘭楫須知同館重離群
送宗載尚書復任南京吏部
又拜 明恩下九霄騑騑四牡出河橋從知素志懷
鄉邑且盡丹誠荅 聖朝氷雪曉行嗟老大關山南
望向迢遙金陵已熟春前釀應有梅花候翠條
夢覺作
翰苑詞林雨露邊不才何幸接時賢故鄉迢遞六千
里歸計蹉跎四十年寶勑恭承
明主賜白頭深荷 寵恩憐行來夜夜蓬窗夢只在
龍墀玉陛前
過沛縣悼顔伯瑋 有序
廬陵值夏顔伯瑋其先出唐魯公之後伯瑋爲
沛令
太宗皇帝舉師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度不支
不出時惟一子在側預送之出走遂入衣冠南
望拜自經其子不忍去父復還父已死亦死之
事具 國史僕於伯瑋有故過沛悼之
正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河山遺縣

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曾大師欲酹丘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泪空垂

過匡南重悼正安侍講

聖主署聯官二十春超然歸去樂閒身醉吟麗句渾忘老坐對青山不厭貧經年江海魚書斷落日郊原馬鬣新惆悵仰高堂寂寂尋君不見泪盈巾

題梅贈顏仁劉脩譔

五年不見劉脩譔長在蓟門勞遠思此日歸來重握對清風瀟洒舊襟期香和鼎俎春調膳影上簾屏夕詠詩別後看梅相憶處陽和獨秀最南枝

題竹酬顏仲平 有序二首

僕與顏仲平別五十有二年今年春歸自北京仲平見訪澄江之上僕適以事先出阻風雨於外夕歸尋仲平之舟已行矣悵怏不已辱仲平留詩披誦感慨舊得黃中書寫竹用以奉寄并步仲平韻二章其一賦竹其一述鄙意云

移植成陰歷歲時虛心勁節幾人知臨風毎聽龍吟好待月常看鳳翥遲嘉客頻將觴詠邈高情閒詠武公詩何時君子堂中坐共看扶疎露葉熙

五十年前握手時清懷雅度兩相知衡茅昨枉過臨重風雨深慚出迓遲剡曲子猷俄反棹市南壁詣更留詩高山素仰陳夫子冰玉于今見緝熙

與鄭稷別

落日蕭蕭江上寒臨江對酒不成懽君臣義重嗟違久父子情深欲別難春水白鷗閒泛泛烟泉芳草綠漫漫客程漸與鄉關遠回首天南何處看

挽歐陽泳父

家住烟霞蜀洲曲蒼蒼喬木百年餘譜書行義承先世流水青山護隱居榮養已沾烏府祿褒恩曾錫錦綾書浮生何必登耆耋誰有銘文載令譽

題侍郎挽詩

金魚洲北相過日（前年春余舟次敬自文江東訪留宿所去）王峽樓前執別時（四月余北上女敬先王期見候會會咱而別）於匆促共嗟情不盡幽冥遽恨見無期（別數月而汝敬捐館）尚存簡冊書成績不斷輶車賦載馳（汝敬自陛侍郎奉詔赦兩漸民賦理甘肅寧夏邊餉）最是邊西來往數至今遺愛後人思（汝敬遺蹟在陝西者最著迄今猶用其法）

送劉不息 有序

劉誠不息草意先生之孫也吾十五六時識草意於海桑槎翁之賓席計其時不息始生蓋今六十餘年矣不息純質可重舉進士下第入胄監今得臨淮簿專理邑之馬政將行索詩孔子不爲乘田乎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仕無常崇

一惟盡誠焉耳不息勉之
兩京相見屢經年來髮爲儒到白顛
恩命曉頒雙闕下
帝鄉南望五雲邊夾河楊柳含清霧新水鳧鷖發晝
船好及明時展材用臨岐爲誦魯駉篇

送曾振新除潛江簿

兩家白下東西郭爾叔童年日往還進士憐深繼鄉
榜除官復此出賢關淮南曉棹沙邊月江上晴看雨
後山榮捧
恩書行素志莫將離思動愁顏

送道亨王侍郎致政還鄉 二首

平生操節比瓊瑤身荷
天恩到
五朝爲國一心常耿耿歷官雙鬢已蕭蕭西人每見
談仁政故吏頻聞誦教條獨恨相逢各遲暮白駒那
復來今朝

蕭散高情早息機衣冠祖送出都畿六官守道如公
少七袠辭榮自古稀沃野秋風黃黍熟長河春水白
魚肥不才昔被攀龍繫翹首賓鴻嘆頡遠

東郭草堂宴集

帝城南畔尋韋曲浩蕩風光三月中衢路塵埃過雨
淨林園花樹競春紅主人置酒與非淺衆客題詩歡
不窮一杯一曲日西下莫待銀蟾生海東

挽竹軒劉嘉會先生

閒占雲霞隱鹿門一朝厭世隔囂喧儒林共惜斯文
喪鄉邑誰知古道存鵰鶚登庸誇令子文章爲縣見
賢孫何時歸到螺川上爲瀉椒漿奠一尊

送廖教諭自謙之任沅江

平生交友江鄉重一別嗟此二十年　紫詔新求盤
谷里烏紗遠上洞庭船秋風秔稻家家熟楚水鯿魚
處處鮮想見齋居倚脩竹絃歌長滿綠雲邊

送周崇式貳尹赴東莞

河梁秋葉晚蕭蕭送客之官道路遥淮上月明潮正

滿嶺南霜下瘴全消從知苦學持先志會有忠謨達
聖朝邑宰于今望賢佐過家少駐木蘭橈

贈本深還吉安

宴罷瓊林酒一盃鞭催五馬　蓬萊金章紫綬
恩重拜皂蓋朱幡喜復來　一天新雨露掃除九
邑舊塵埃螺川城外人千　守看神明太守回

七言長律

公安王氏慈壽詩

堂中壽母八十餘慈顏　悅身安健俯看蘭桂春繞
膝坐聽詩書喜生面慈竹陰濃雲窗垂誕草花齊錦
相炫地近菊潭泉可釀門倚荊江魚足饌甘味時邀

隣媪同輕軒晴涉家園徧玉堂祿養共所榮錦誥
恩封會當看耆耋爭看人瑞好康寧本自皇極建中
天南極一星明歲歲長年照華宴

挽趙尚書

五朝遺老今無幾卓犖高才不可羈欽恤晚承虞帝
命旬宣早出縉雲司中臺優秩升沂父三禮清心恭
伯夷屢挾地仙窮眺覽更携田畯看耘耔并從白首
辭官去會以丹衷結
主知竹籬茅簷貞散逸縣畦花遲足栖遲過從每憶
頻開醞朝退無懷共論詩一別三年遂終古無由持
紼送靈輀

聯句

夜夢與故晃菴胡公泛舟自鷗江至鷺洲對酒
聯詩公起首句余續第二第三句公續第四第
五句余復續第六第七句公結末句既覺而忘
第五至第七三句悵然懷舊因補之如左

金罍瀟洒對芙蓉鷺渚魚洲窈窕通遠樹白雲秋色
淨故人清興酒船同河山夢冷謳吟後生死交深感
慨中猶想勝緣如夙昔並騎黃鵠過江東

天順五年十月男導編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十九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六十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詩五言絕句

岳陽樓

城上岳陽樓高臨洞庭水君山望不迷日日風波裏

尋舊寺不見

空復出城來問君還城去寂寂掩雙扉憶若情不敘

殘寺

殘寺遶寒香空宮露佛燈四圍無古木那解隱高僧

示鵠兒第 有序五首

不得鵠姪書數年近寄絕句五章亦言其志因
便次其韻示之首二章余自述三章有懷思貽
正齋二兄晚歲過從之樂四章勉鵠末章并勉
鵠兄弟於學吾今六十有五七千里致此數語
亦不薄矣諸姪各自為進如侍兩翁就奉呈一
咲

身載君親德何能一粟酬蹉跎今白首行邁尚悠悠
飯牛先壟下夙志未消磨恩重身難去非關戀玉珂
二老東西郭風期晚益親將車數來往遙憶似荀陳
待制傳宗嫡玄孫見可人承家任好德切莫厭清貧
愛身如白玉為學趁青春須識潛魚躍還思屈蠖伸

題畫

海天秋似洗渺渺淨煙濤多少珊瑚樹還有翡翠[illegible]

題竹與妻父郭志善

溪上娟娟竹年深百尺餘何時過溪上折竿釣溪魚

清夜

清夜坐庭階清風拂揚袂仰首望天河微雲明南斗

題畫 二首

老樹不爲材新林鬱蒼翠矯首瞻西山朝來有爽氣

溪上帶清岸溪邊滿芳樹誰傍白雲居猶軫青雲慕

題竹寄友 三首

昔在詞林日同看翠毛枝好風清不斷曾結歲寒期

霜節亭亭直啖雲發采章春風和煦日親見鳳鳴揚

平安常有報徑造豈無期萬里相思意爲歌淇澳詩

題畫

上有不渴時放浪遺世情彼哉七君子亦未洎其情

題劉英竹 二首

高崖入煙霧下有清冷淵青鳥雲中來照影故躊躇

湘靈動雲根散作霏霏雨濕重翡翠毛凉浸珊瑚樹

題竹贈鍾子勤太守

歲寒鳳凰羽白日動毵毵臨別遲相贈清風五嶺南

題槎翁畫龍 三首

天下文明日雲從隘九霄歸田霑霈澤同幸際

皇朝

往歲尚書發排雲到九關歸來石臺下猶記寫龍[illegible]

題金侍講所藏趙仲穆畫馬 三首

粲爛五花驄軒昂八尺龍惟應天廐裏得似畫圖中

叵立彤墀光輝玉仗齊朝回長散誕流水綠楊堤

豢育天閑久常懷萬里心太平無用武白首主恩深

到桃源黃學士舟已先在南岸不得相即以詩

望張然

隔水不得語中腸千萬廻知公望我至如我望公來

清河縣調公素

舂出清江浦夜投清河口明日到桃源誰家問沽酒

火溝

積日烘貂花雁風吹豆莢九月似春天河邊見飛蝶

離碑河驛十里阻風

白浪高如屋停舟日已中長蘆望不到愁殺石尤風

行營鑿井得泉

鑿井得泉水清冷碧照人銅瓶能遠汲稍解僕夫勤

沙城

昔歲城中過曾遇江南叟身老意蕭閒寧知今在否

始乘馬

歲餘不乘馬今朝還揀鞍眼昏身力弱心怯道途難

望雞鳴山

雞鳴山下路危險曾經涉今日望雞鳴未度心已[illegible]

度雞鳴山馬上口號與同行者

蜀道天下險王尊叱其御何况鷄鳴道今隨六龍度

雨晴

東方明月上雨上風亦罷仰荷蒼天仁俯惻行路者

渡河

騎馬渡河水馬渴未即渡飲足不須鞭騰踏長嘶去

問唐孟高需枸杞

與卿俱七十卿有好顔容此後詩相寄須無枸杞封

白新河遮南道傍官宇舖舍皆一新知是府尹李膺所作賦 二百

道途廣且平亭館皆輝煥追惜舊行時驚嗟還嗟嘆

府尹才能好經營次第新相知已心熟猶問路傍人

題四時花鳥 四首

曾聞瑶水上千歲一開花常有雙青鳥何非阿母家

右桃花雙青

往來傍蓮塘飛鳴不相離比似兄弟心相親不相棄

右荷花鶺鴒

天香淨玉露金色艶高秋誰以雙栖者相依共白頭

右桂花白頭

的的玉梅舒啁啁翠禽啅參横月落時惆悵羅浮夢

右梅竹翠鳥

題翎姪飛鳴宿食四鴈圖 四首

萬里塞垣來孤飛不成陣無那閨中情憶得邊頭人

蕭蕭葭菼暮聲切爲離羣情重連枝者單居不忍聞

稻落洞庭渚江南九月秋稍違關塞遠適足稻粱謀

聖化行萬方江湖無射宿淡月映蘆花平沙睡應熟

題翎姪山水 有序 四首

姪子之爽赴任吳江客有寫雲山四幅贈之者爲各題一詩皆實景寓焉講授之暇時一展閱亦足以慰離別之思

翁居無俗事清眺擅吳江水郭圍農舍柴門繋釣艭

天涵洞庭水雲霧洞庭山木日談經罷憑軒一解顏

故國嘉山水文溪帶武峯披圖思不盡親舍白雲重

家住清溪上山光滿竹林共憐簪組累徒繫故園心

題扇寄余正安

倭麻來海外裁扇制精真還遇玉堂筆寫寄玉堂人

悼昔時

昔在南京時共玩朱櫻樹今日對朱櫻故人渺何處

題平川方子宜松石圖

松懷氷雪操石有堅重姿書齋日相對可以勵操持

便面小景

青青溪畔山湛湛溪中渌窈窕亭上人聽歌采蓮曲

千葉芙蓉

露冷蓮房老迎霜爍爛開誰是看不足剪落片霞來

露落荆州冷看於度渚宮西人吹忽散孤影見秋紅

題蕭貫竹

蕭生讀書處有此雙琅玕求日吾伊靜晴空看翠雲

題子昂竹

吳興八法精作書如刻玉澗草掘深餘見此瀟湘綠

題卓迪山水二幅 二首

溪水清於玉山光淨瀟洒亭下有扁舟時看往來者

青山草廬下蕭散絕纖塵曳杖彼誰子知皆塵俗人

雙谷圖 二首

蒼蒼喬林下雙谷相因依終然自得性何必上林飛

雙棲平野間弋者無所慕何限放浪才自得蕭閒趣

題蘭

芳蓀在岩谷自與衆卉異必有君子人共結金蘭契

題梅

不但魁衆芳高潔無比儗商鼎論調羹何曾及桃李

題竹送彭沖還西昌 二首

京華春雨後竹館話分襟鄉邑何時至因君想故林

送別長千道晴風翠羽紛平安千里意贈爾報鄉園

題宋儉校古木竹石

剪落珊瑚枝秋光淨於洗醉眠瑪瑙坡看舞青鸞尾

題畫魚寄表弟陳孟高

劉氏老賢甥迢迢隔孟高江湖魚尾赤念爾真勤劬

題松

山中多歲月白日起蒼虬但適棟梁用那無匠石求

題竹

鳳池八法筆寫此翠琅玕六月不知暑庭中生夏寒

題梅

萬卉凋零後梅花開滿枝由來冰雪操横笛不妨吹

題畫魚贈陳憲南歸

士之未得志勤力務所學亦有變化時禹門奮一躍

題邵武經歷梁宋蒙蘭 三首

昔過椰溪上每話蘭野春芳馨揚素彩夢想故交人

邵武諸侯幕光風動石闌時清吏牘少吟咏對芳蘭

蘭芷生幽谷花時自任春軒墀移植好防有折花人

題竹贈上杲南歸

月池池上路誰種碧琅玕自有虛心在青青到歲寒

題蔣塤重竹 一首

種得貧筜玉庭含五月秋清詩吟衛武絕勝伴羊求

題郭之信梅 二首

兩京四十載迢遞爽家林蕭散孤君詠山王空愧心

家住冠朝里官爲眞定師梅花當講席相對憶南枝

詵詵來學者晨夕侍皋比花共人如玉清香滿絳帷

題梅送曾訓導 有引

訓導師範職也其道自正己始所謂正己

正者也吾邑曾生得楊州府學訓導將之官以

寫梅求題是以致丁寧愛望之意邑學周生間

暇往還可同一觀

至性存真操娟娟氷玉清齋居心相對永矢歲寒盟

題曾儀鯉魚

曾承姜氏李亦載琴高仙今朝與子別早晚待書傳

題蕭塤承恕竹

家住桃華源庭無俗塵至春來風日清高空玩寒翠

夾溝 二首

孤篷雨蕭蕭滯風仍滯淺時復問同舟彭城今近遠

河流淺且陿十里九折灣徐山望不見幾日見淮山

題驛舟中小畫

雙鷺枝上雪杳杳鳴未休非關波浪萬來歲足來年

題竹贈閩士且郄其繡段 二首

組繡出閩中由來習俗工何如此君節葉葉是清風

種竹隔流塵清陰滿戶庭自公有閒暇常對歲寒青

恤旱 有序五首

亢旱數月加之蝗災畿內為甚 詔選廷臣清

理兩京及四方刑獄疏其滯而辨其枉不及半

月北京之獄疏辨過半傳頌載道甘霈凡再耕

者大悅於是臺憲言致旱之由咎劾朝臣而

職消焉

上仁明詔悉寬貸惟嚴貪者之戒僕雖苟免臺論

然祿厚無補敢忘循省輒賦小詩五章畧紀其

事且識鄙意云

夏熱不可觸飛蝗遍原野縣官有程期愁殺捕蝗者

愆陽三月餘詔下寬刑獄囹圄半空虛甘霖稍霑足

臺吾論致旱槩斥政事臣涇渭無分別包容荷

帝仁

聖主勤恤民貪夫昧彝已天聽豈不近駿駿未知止

官廩之所儲農力苦不易燮理無寸能素餐重憂愧

寄時勉 二首

時數陞太學之三日懷別不已夢中作

遂字韻詩既覺續賦一首錄上有畫附

一幅軸

題奉寄

東閣歡娛地朝來遂寂寥賢關一步近悵望玉人遙

每日文淵閣閒思李翰林不知還太學誰共坐論心

欲贈歲寒意託之淇上竿亭亭君子節長似玉堂看

寄李祭酒 二首

端坐司成館高懷今若何向來石渠署無日不相過

臥病無塵事其如離思何春風勝舊識時復一來過

題和姪枯木竹蘭圖

自在疏林下幽香滿露叢相依君子竹葉葉是清風

題楊紹林竹

本是淇園種森森枝葉開清風常自發貞節甚奇材

題錢舜孫梅

陽春第一花箇箇冰玉質莫比讀書窓清香滿芳帙

題徐竽竹

瀟湘萬頃秋淇園千畝綠幽玩何須多一枝清已足

題蘭四首

愛此竹林下秋蘭花正開采芳思共賞有待故人來

懸崖秋氣爽蘭葉露溥溥誰把霜毫寫清芳耐久看

磊磊間巖石猗猗蘭作花光風一枝拂香滿杏林家

熙熙春日暉九畹正芳菲紉佩歸來晚幽香襲人衣

六言絶句

題蔣院判墨竹

石面苔文綠徧林間竹色青㐫二月東風吹雨陽和發育當時

輓李處士二首

鄉里共高淳朴 朝廷存錫袞封康寧九十餘二歸然靈嶺青松

白髮身全諧福班衣㒥繞十孫喜是鳳毛五采明時鸑鷟高騫

題竹贈士振南歸

清風林下歸客明月池頭故家杏樹百年喬木芸編累世生涯

絶句二首

各程行及半月春色看分淺深楊柳乍舒河北桃花開遍淮陰

淮上天連芳草江南雲湧清峯瓜步春潮落日廣陵煙樹殘鐘

七言絶句

九月陳士良宅觀菊次韻王潔齋菊有醉楊妃紫霞杯二種二首

五日金門下直歸小園來看菊花枝千葩萬卉須臾盡獨此相娛歲晚時

膩白輕紅數十枝半酣秋色倚東籬誰知彭澤歸來處更似昭陽宴罷時

紅白紫最紫相映明一般別様紫霞杯滿含玉露香醲酒九日無煩太守來

吳孟勤為文贈黄孫科南歸并為求詩二首

楊氏昔來光德里黃端今去武昌城柳州邂逅禾川遇並有文章託姓名

暫去還來不記年清朝又發庾樓前莫教折盡臨江柳留得重來好繫船

題仲舉梅花翁卣

才子清姿如玉雪新栽小翁寫寒梅日長宴坐微風發為引幽香相逐來

訪蔣立恭不遇留書齋壁

門巷晴泥擁不開尋君北轉又東廻竹間寂寞香庭
掩便似同船雪夜來

雨夜蔣立恭贈詩走筆次韻 二首

斜風飄雨還無定獨坐耽書過二更不似前宵鄰閣
飲詩使酒到鷄鳴

逆旅當二畝居鳴風鳴雨稱清虛秋宵一曲琳琅
韻爲喜朝來向客書

過城陵磯

磯頭水落石層層石上魚檣半棓層忽望高樓出城
郭舟人指點說巴陵

夜雨次韻寄蔡用嚴楊仲舉 二首

秋夜夜長長寂寂打窗飄雨似嚴更詩情未斷鄉情
起不耐牀前絡緯鳴

江邊園裏擅幽居清洒杯茶夜不扃定是不聞風雨
發半酣高詠漆園書

答蔣立恭

立恭約予同謁乃父爲翁之墓予病不果行明日示詩次韻奉答

憐君拜墓不勝哀淚灑東風奠一杯芳草青煙寒食
節幾家墳上子孫來

題祝教諭梅

絃誦初停子佩閒梅花香拂絳帷間玩微獨對羲圖
坐不假重熏金博山

題蕭建平扇

五月樓船海上歸種魚池畔足閒時白羅團扇揮炎
暑重理殘書莫下幃

題蕭德貞四時小景 四首

二月山花如錦開亭中坐對正徘徊蹇驢又有過從
者童子相迎戶外來

雲林六月不知暑溪上好山如越中咫尺茅亭興華
屋逢迎俱見古人風

兩行鳴鴈分飛處一箇輕船逆上時斜是江天好吟
景不令風物動秋思

十日北風吹大雪閉門無處不漫漫江頭艇子船頭
騎有底忙時不畏寒

題高克恭畫竹

房山高韻在十仞松雪清風二百年山齋寶氣不可
掩夜夜雨虹光燭天

高晉云息齋竹直而不妙雪松竹妙而不真吾
乃於二者之間著筆然高甚少作竹或問之曰
不欲以掩息齋雅度如此因併志之

齋宿和胡光大庶子 二首

金門晚退坐清齋燭影茶香對好懷況復連宵近
玉右坊傳送左坊來

宿氣霏霏壓篆煙坐消銀燭未成眠明朝預想南宮
上日馭光華麗滿天

題子昻畫嘉禾

宋代王孫元閣老文章萬丈貫天河胸中不有調元
事那解揮毫寫太和

寄賓纖老第 三廿一

安州貳守時名重清潔持身玉不如莫逐沿流同泛
泛須知涇渭本來殊

紫陌紅芳映日鮮須臾榮落亦堪憐長山絕谷青松
樹解閱風霜過百年

古人貧賤總清高賢第殷勤愼所操詩書教子光先

業勝貯如山金錯刀

題海天秋興圖 二首

瓊臺太守彈琴罷觀海如觀太極中遠水長天清一
色悠然心境共昭融 先生嘗教學者觀心於太極云

已共安期汗漫遊海天空望白雲秋驂麟跨鳳知何
處應在三山與十洲

題畫贈德遜南歸 二首

花落江南清浦香春潮邐迤送歸航九華縹緲廬
出看遍名山到故鄉

我昔金魚洲畔住雲山清滿舊柴扉君家只在鄰東
曲多釀松華待客歸

寄題浮梁環秀亭

也倘瀟洒一塵無水色山光繞畫圖他日乘風遡南
斗李家亭上看蓬壺

楊自然處士輓詩 二首

下第清名達九重全家長住水晶宮芰荷爲帶芙蓉
佩賸有人傳惠濟功

一生心事聽皇天流水行雲任自然養得鳳毛成五
色青雲白日看飛騰

書周益公所題湯氏別業

不將出處間心期鄰里無時款竹扉傳世文章高世
節湯家千歲有光輝

題李處士畫

一去城中竟不歸閒依泉石謝塵羈世人誰不知名
姓時有扣門來請醫

送楊誠都事赴山西 二首

郎官湖上先生宅十五年前共酒樽今日都門重邂
逅令人腸斷郭東原

花縣幕中留惠愛銀臺初近御爐香又承
寵命超遷去馬首青山望太行

輓劉仲海 三首

心如明月湛孤圓掃石看雲度歲年家在吉陽城畫
住未曾輕到縣門前

竹窓幽戶久棲遲不道無官枉盛時絲筆長書五花
誥犬兒身到鳳凰池
文水仁山映角巾常年書社會比鄰如今又及花平
節看賞梅花少一人

題舒有常畫

河陽縣裏花爭發彭澤門前柳正繁公暇小亭無俗
吏坐聽流水出松根

寄胡楊金三學士 久不作詩中官海壽遲奉聞捷音志喜十首先寄

中官快馬如飛電六月南來報捷書四海從今皆奠
枕

大明天子已平胡
白旄黃鉞擁龍驤萬來如雲盡倚祭日照平胡城下
路來蘇溧荷
聖躬勞
人心歡悅天心順萬里長驅總不勞底用華囊盛馬
乳井泉隨處湧滔滔
東風不到興和北五月常年凍未開忽散陰寒振枯
槁陽春隨得屬車來
聖主親征靖北陲臚朐河外駐龍旂天風一掃腥埃
净只放殘胡七馬歸
四縛千羣獻御前

天恩不殺賜生全黃沙別有膏腴地散處諸營教種
田
羅頁歸降百萬多追奔還度斡難河詞臣扈從皆班
馬先詠神功播凱謌
白登城下困胡驕胡馬還驚犯渭橋
聖主除兇報千古萬年長戴大明朝
文華日日望回鑾捷報飛來萬倍歡奉
命南郊先告謝午門傳勑示千官
萬國于今總一家
皇威聖澤遍天涯羣臣盡有平胡頌矯首都門候翠
華

送家兄及妻子還鄉後感懷三首 十月十五日

少小情親弟與兄老來兄弟更關情五年一見頭如
雪無那秋風促去程
家在西昌舊業貧孟光歸兗重辛勤十年京屋秋風
破獨自牽蘿補白雲
迎門兒女笑牽衣每日中庭候晚歸今夜片颿何處
泊應同阿母憶京畿

輓顏子明 五首之二首

曾吟楚些招顏谷悽愴傷情久不堪忽復悲歌動行
路愁雲深鎖萬松巷
文淵閣下集羣英繪出世才華重老成大典已傳名姓

在光榮終不負平生

送能上人住持建昌太平興國寺 二首

持鉢王城住幾年袈裟新氾上江船禪心還似江心
月江自東流月自圓

迢迢野水咲禪關水上浮雲意共閒講罷楞伽無一
事旃檀樹裏看寒山

楊補之歛蓬圖

玉節葳蕤導羽幢香風吹度翠雲涯披圖彷彿如曾
見江上孤蓬歲晚時

送人歸故鄉

江花江柳送船開燕語鶯歌喚客回舊壘歸來春未

晩青山如玉水如苔

題蔣院判小畫 二首

一卷深護紫苔文喬木跡篁裊拂雲却憶江南秋雨
霽東林亭上倚微醺

老氣崢嶸冰雪餘清風瀟洒鳳凰枝相依共矢心如
石應得論交晩歲期

輓劉榮甫 三首

八十已過將九十翛然物外等閒身緇林山水堪怡
悅大息清風減一人

平生孝行何人繼不受遺金世亦稀歲歲 朝廷思
牛酒于今寂寞掩荆扉

卜荆山松栢地百年身世逗空虛傳家尚有明賦
瑞鸑鷟朝陽五色雛

題梅寄友人

氷霜同是歲寒心回首江南間闊深尚有風流何遜
在水邊籬落待重尋

十月二十五日夜連夢紉女

卞離襁褓學跰跹遠別憐渠意不忘昨夜小窓頻入
夢計程知已過南山

五馬朝回閤爲韻守題 二首

翠玉樓前春欲過漢金門外水長清使君爲政清如
水五馬歸來十縣迎

正月朝天三月回連翩飛騎跋浮埃駟車不獨諸侯
貴遠道驊騮總逸才

題畫

倚天萬丈碧崔嵬水霧林霏濕半開何處春山獨乘
興蹇驢騎度磵橋來

從子鵠以其兄相之喪及妻子歸故鄉因示
三絕句

六載天涯一度來匆匆臨別復徘徊汝身長大吾衰
病相見從今更幾回

庭樹森森照眼明一枝如玉竟先傾傷心我已腸
斷何況衰年父母情

驅馳重急難荒原風雨鶺鴒寒孤兒寡婦堪悲
好與殷勤別意看
送山東黎運使
來往淮南萬竹林十年微有對黃岑艤臺此日觀東
每應說
恩似海深
題梅竹贈郭子成還北京 二首
貌得春風玉一枝使回清氣滿青驄過江還遇江南
客莫遣披圖動所思
昔在江南種竹枝十年離別重相思春回已是冰霜
後白日青雲見羽儀

題荷花便面
深翠羅裳紅玉臉精神秋水共娟娟西風長浦斜陽
外慣倚蘭舟詠采蓮
寫扇寄劉昇
不到珠林五六春開窗書卷故殷勤別時看種庭前
竹遠想長枝已拂雲
簡畢成
楚水吳山久別離每因嘉節重相思今來一處稀相
見何必思情勝昔時
龍洲姚老人獻山黃者土瓜獲受 恩賞臨歸
乞詩走筆書三絕句

清朝載
聖君山林幸作太平民乾坤莫報生成賜萬里金門
拜獻芹
野服清晨謁九天承 恩親拜玉堦前歸來感戴心
無限但祝
皇家萬萬年
南平橋外澄江畔耕鑿生涯樂有餘又說龍洲將過
縣寄言鄉邑務詩書
送中書舍人陳舜訓赴北京 三首
北京巡幸戒春時扈從千官樂載馳惟有鳳凰池上
客承 恩先去候鸞旗

綵筆前辭西掖去畫船遥向北京行黃河十月無冰
結千里長風幾日程
紫禁逶迤萬歲山明年恩爾珮珊珊龍文五彩騰雲
氣應向黃金臺上看
簡謝太常索竹栽 二首
新啓南軒向碧漪櫻桃雜樹滿堦墀凌雲尚少琅玕
竹分我仙壇十數枝
數枝聊可玩清華盛夏終須翠滿家矯首容臺候青
鳳明朝好日莫令賒
寄尤文度 四首
湖海交遊二十年憶聽流水奏朱弦情深未逐浮雲

皎，又憂春風玉樹前

東城疎雨洒花枝同醉洪山寺裏時楚客猶傳[illegible]
何漢南清景不勝思

蚤識文章五彩多六年離別思如何武夷九曲行應
徧想見臨清寫棹歌

聞說重來謁九天朝回歸騎忽翩翩城南旅館無尋
處遥望閩雲思渺然

題畫寄羅孟昭 二首

龍池之北臨古城金華千丈當軒楹十年不向北齋
去無那看圖勞遠情

茆舍疎籬護上堦石梁流水緑於苔吾家東里真相
似會擬歸時候子來

彥強將歸麻陽雨中見過話舊出小畫求題
就以識別并問訊叔炎 二首

麻陽貳令重來日共話家林聠讀時碧水蒼山未歸
得京華春雨不勝思

兩度相逢皆草草臨岐無奈別情何沅陵更有劉明
府頗恨歸時不肯過

贈金諭德從子驥 驥英年好學今[illegible]自京乞言爲賦三絶句識勉之意并問訊幼孚云

班衣歸去奉庭闈更視重闈千歲期此樂人生須[illegible]
日還將餘力務詩書

亯台丹桃相映開一朝風雨化塵埃須知廊廟爲[illegible]
世只選南山松栢材

爾家仲父才情好別後三年未得書玉笥金川有真
樂青燈黃卷近何如

答胡學士 胡學士在北京聞余病寄詩慰問依韻奉答十首之二首

卧病幽居況獨萡愁來何物可消除一緘遠寄千金
重賴有文淵學士書

久病文園寢不安床頭頻展寄詩看深情宛轉勞淚
感香墨淋漓故未乾

常秉清忠報大廷年華流水忽心驚知公未忘滄洲
曲相對金螺看曉晴

同文度龔成秋夜有懷從善仲舉 二首

靜夜聊爲江上吟江雲漠漠水沉沉惟應黃鶴樓前
月照見離人萬里心

江邊寂寞頻回首城裏迢遥張仲居想見近年塵事
絶人來不寄一行書

題梅 二首

予勸得徐仲允寫梅花以遺予壻蕭李昶昶[illegible]
余題是夜余夢宿翰林愛家園梅花甚盛覺[illegible]
有懷因賦此且致期勉之意云

白鷗江畔金魚浦草閣柴扉是我家昨夜玉堂清[illegible]
到還臨流水看梅花

溪坊巾幺寫瓊枝正是園林雪霽時莫訝相逢易相
贈娟娟氷玉歲寒期

吉水王氏槐陰堂 二首

文江江上多喬木愛爾堂前槐樹蕃枝枝葉葉先人
德長有清陰庇子孫
百歲蟠根雨露深秋雲散作滿庭陰詩書教子擢科
第清時莫負花如金

題梅寄康仲頴 二首

憶昔莪湖處士家玉梅親拜丈人花氷霜晚歲全高
潔閒映孤村碧水涯
分手花前又幾時舊家相好最相思才華共愛清如

玉有使題詩寄一枝

自題竹林小像 時年六十八

落落江南舊布衣水邊林下靜相宜白頭更有浮榮
繫自詠武公淇澳詩

送蕭德通南還

爲憶雲林別帝畿淮潮相送去如飛扁舟想到仙源口流水桃花
春未稀

別季雅 二首

予去彭氏舘十餘年季雅相見京師夜談之頃
愴然念舊之懷其歸也索詩爲別因賦絶句

一樂堂中坐絳帷青髩白髮勸銀巵今宵剪燭京華
邸感慨重逢話昔時
明日張帆白下門秋風一月到鄉園何時觧紱將書
帙重問城南水竹軒

題竹贈武昌友人 二首

種竹西街幾歲餘枝枝葉葉散扶疎日長講罷歸來
愢有新書節下書
愛竹曾過孝感坊小齋清日聽琳琅鳳凰臺上今如
別不盡幽情憶武昌

題高教授寫竹 二首

錢塘好易悟精微講說圖書衆所推塵掩常編今寂

寞惟因寫竹見丰儀
雲根煙篠出毫端瀟灑之殘與素紈今日風光公獨
遠空餘遺墨後人看

題徐氏孝友堂 二首

堂上嬰啼五色衣堂前荊樹爛相輝流塵不到文江
曲家慶須知自古稀
家聯節孝先生譜堂有文安學士書具慶百年兼具
翁人間一樂有誰知

負愆同寮尚書金正字赴北京早發江東

十年叨祿侍詞垣材薄深慚負寵恩
帝德從來天廣大忍懷愁思出都門

靜海縣

九月無涯草木枯葫蘆花白映青蘇計程共說金臺近明日舟行到直沽

候司直不至晚發濟寧

雲邊無處望歸驂一片離情逐暮帆猶待聯翩載黃鵠同吹簫管過淮南

題竹與謝進士

潞河撾鼓發官航使者衣含雨露香持贈兩竿淇上綠清風一路過江鄉

送盧知府歸杭州 二首時致告老

澹蕩春風處處宜氷霜烱烱見操持九年文選行公

道猶有輿人說往時

聖朝宣化需賢守土屋茅櫚望更深白髮未多身未老莫教泉石引鄉心

題竹贈常州知府 二首

陽羨郡中公事簡高臺五月帶霜寒脩脩數尺當風尾比似湘皋月下看

寫得淇園玉一枝清風元自鳳凰池毗陵太守多公暇坐對時吟衛武詩

題翠微丹房送劉道士還荊山

昨日朝天出翠微春霞五色繡爲衣金丹還憶荊山裏一片閒雲相逐歸

胡原節陞大理卿復巡視浙江索詩賦四絕句

先皇昔御文華殿供奉曾留寵命多白日鼎湖龍去杳重來空有淚成河

嶺海歸來萬里程觀潮更上浙江亭昔時道路驄馬此日車旗迓九卿

攬轡南來使者軺秋風古道不辭遥豺狼掃迹瘡痍復須遣遺民感

聖朝

行李蕭蕭去住輕霜臺栢府舊馳聲須教一道吳江月照見中流徹底清

送蕭雅容受誥後歸省 四首

新着香羅綵繡衣文江江上省庭闈龍章五色金爲軸親捧

皇恩萬里歸

夏官初满擢天官文武銓除職任難誰似江西蕭佛子 佛子時人稱之 清如氷雪萬人看

京國相逢意共親心如秋水氣如春同朝同郡兼同調二十年來見幾人

玉露瀼瀼下翠梧薊門携手惜離居娛親想及重陽節酒泛黃花膾白魚

過滁州爲上巳號寄陳廷器

長憶禮闈同事日鎖廷官燭夜論文過城不見匆匆
去回首滁山隔片雲
夜宿沘河夢顧菴
八別豫章胡祭酒夜來夢見鬢星星頗聞藥裹今抛
擲應是文章羈老成
授散官 二首
舊制除官後即授散官僕爲學士五年始授奉
議大夫蓋因吏部郎中陳宗問言凡外職皆不
給散官時 車駕幸北京而吏部遂以南京亦
爲外職不給授至是隨侍來北京始得蒙
恩而當時外職雖布政使亦未有授散官者愧
無補報用志二絕

五載金門爲學士朝來初降散官恩幸因近侍蒙榮
命猶勝超遷典大藩
二十年中六改官論思匡輔古來難不才未有涓埃
報徒切區區抱寸丹
送崇厚歸鄉 二首
君家兄弟聯雙璧館閣僚歸次第歸想見吉陽秋雨
霽江天鴻雁一行飛
眼看科第擢英髦又見南飛逸翮高多病無能留遠
看秋風相送使心勞
題竹贈人歸南京

紫垣東畔詞臣署曾種琅玕萬箇清一上金臺一
載看圖長是憶南京
題樂山樂水二圖 二首
岱嶽巍巍萬古青奠安東國拱神京出雲爲雨潤天
下坐契仁人四海情
爲潤爲河萬折東周流無滯更無窮道人胸次渾流
動樂與宣尼川上同
書解大紳作其兄墓銘哀詩後 二首
少年兄弟同金榜一日聲名四海聞更賜同歸侍親
老全家稽首戴 天恩
紅芳庭館紫垣陰對酒論文夜向深三十餘年如昨

日埋銘一誦一傷心
新詩字字皆愁痛不待勞心苦思成楊子江波深不
極未知難弟憶兄情
寄示東城諸姪 二首
不才無計謝朝簪流水年光七十三盤古螺湖松栢
地夢魂夜夜到江南
叨祿京華四十年老來一念在歸全故鄉無限佳山
水何處松楸著墓田
寄昌平吳典史 二首
爲問昌平吳典史到官民事近如何清時雨露[illegible]
厚想見豐年黍稌多

況闔賛縣清如水㴱宇蕭條日掩關簡牘勞勤違寂
下未應拄笏對青山
送蕭大慶之官始興 二首
今思庚嶺南邊邑博士之官喜過家廣海年來多驛
使書頻遣慰京華
彫邑西連丹鳳山行藏有道聽皇天瘴煙毒霧皆休
感忠簡新州十八年
題蕭德賛竹
昔年曾作蕭齋客繞檻毿毿翠玉枝猶記凌雲軒下
坐清風遠道倍相思
題蕭德賛山水 二首

昔年曾借蕭齋住流水桃花盡日閒詩罷黃庭更何
事石臺散髮看青山
一去京華三十春鄉山萬里夢歸頻山中尚有平生
侶應見題詩憶遠人
題蕭本器竹 二首
愛爾清淳比玉琳青春黃卷好留心林間石畔無塵
事一寸光陰直萬金
爾家瀟洒白天台山繞溪樓石作臺老我會扶蒼玉
杖尋幽重度葛陂來
題山水與彥實姪
翠嶺嵓崑帶白雲林間溪畔絶纖氛須知樂志堂中
趣以日書聲到夕曛
題劉梓八竹
瀟林淇玉翠紛紛白石蒼苔夐絶塵好近五雲洲畔
住翛然閑作太平民
酬友人寄酒
洞庭春色出黃柑遠致何由共一惟感荷多情王刺
史獨慚彭澤未休官
過習禮檢討家觀菊不遇留三絶句
習禮檢討家植菊過節始花而聞連日有遠客
之擾今只客去餘造焉則主人皆往治職務惟
兩童子導引至花所黃紫、色爛然可觀獨坐

久之作三絶句留奉習禮宗瑰時同居云
花開只在屋西頭常待看花散旅愁人事已闌天意
好無邊晴景屬清秋
短短垣墻不作籬傍簷花日故開遲好花正不論先
後無事頻來坐少時
昔者柴桑早去官悠然把菊對南山若緣五斗能留
住也到花時未得閑
鄉侍講以詩問錢檢討索菊而僕以詩并驕
邀之 二首
一室閒居俗慮清題詩問菊見高情何如解帶花蔭
此莫負秋晴送馬迎

業菊初花繁可觀花前棋局足盤桓尋常無事宜來
數即過城東來却難 時鄉將遷居東城

習禮惠菊以詩謝之并邀同賞 二首

蕭散高情絕世稀秋淸分送菊花枝淸香正色明窓
日與幽人晚歲宜

一秋芳蘂滿家黃金耀日十三莚何妨拂袂來同
羞門外青帘酒可賒

子啓學士見過僕適他出不遇奉簡 三首之一

病來愁坐愁無那強爲尋醫暫起行寄謝玉堂[illegible]
士高軒相過不相迎

子啓見和再用韻奉簡 三首之一

東里何如西墅淸廣庭深巷足閑行近栽楊柳高於
屋況復新來少送迎

習禮見和用韻奉酬并簡宗璉 六首之三

愛君濯濯儒林秀每日趨朝得共行隣舍不嫌來往
數暫時相送復相迎

試問秋曹張主事公庭幾日未曾行尋常飽飯焚香
坐客至何因簡送迎

題竹送族孫繼赴溫縣敎諭 二首

吾家前代三登仕今喜孫枝有鳳毛但保歲寒氷雪
操會看青步綵雲高

一官典敎河南去持贈東風碧玉枝正好盛年崇德
業日吟衛武切磋詩

題菜 有序

天下蒼生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
無此味此宋人語也覽物忖心聊題短句

盜食大官三十載濟人饑歲一毫無園畦過雨青青
茂但愛時和似畫圖

題竹寄劉郁武 二首

不見劉伶三十載白沙翠竹有餘淸幾時騎鶴來[illegible]
去共酌流霞看曉晴

雙玉亭亭翡翠毛春風晴拂綵雲高也知結實須來
鳳即遣爲竿合釣鰲

題竹寄曾東銘先生

鄉里相違五十年喜聞歸隱得幽偏一枝遙寄琅玕
竹爲愛風流向阮賢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illegible]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六十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詩七言絶句

題楊學士畫 四首

翠岫青林二月春風光瀲灔絳桃新何人小艇無塵
事茅舍山中訪隱淪

無人六月不愁暑二子水亭蕭爽同林影溪光坐終
日何須醉引碧荷筩

雨後參差錦樹明碧雲樓閣肅秋晴扁舟閒憩溪亭
淨巴勝山陰雪夜行

十日河流凍不潮連山一帶玉岧嶢不嫌寒氣侵人
骨獨醉騎驢學灞橋

玉峽山人 二首之一

歸住江南煙水村詩書稼穡付兒孫老夫閒日渾無
事但祝南山答主恩

溧陽史侯祠廟圖 有序二首

溧陽史侯蓋在東漢建武之際今千四百年而
祠廟巋然不廢祠傍史氏甚盛皆侯之後原宗
列官于朝每懷先祠及其族處之樂而未遂往
也中書舍人陳宗淵寫此圖貽之原亨陞建寧
知府將行來題爲賦 二首

水色山光明棟宇溧陽獨有故侯祠猶聞邑里懷遺
愛[illegible]是雲仍切孝思

千歲祠堂備薦禋四時宗族會杯盤建寧太守家園
祇寫向丹山碧水看

送王文英典籍致仕歸金華 四首

金馬玉堂供奉久石渠天祿校讎多從來報
主丹心切無那衰遲白髮何

天恩初下許辭官拜別金鑾獨出關應到牧羊山下
望青雲何似白雲閒

都門垂柳綠毿毿風捲飛花送別驂歸去光榮照閭
里姓名猶載舊官銜

翰苑同官二十春況兼同舍更情親分携乃莫學浮雲
散時有音書慰故人

題梅與江陰周生 二首

一樹葳蕤素雪衣邊林時不勝春周家舊愛蓮花
好添著梅花清十分

瀟洒清姿玉雪寒莫教橫笛近闌干金樽檀板難相
稱正好江陰道院看

題山水贈賓繼弟南歸 二首

昔年武姥山前住翠巘丹崖映草扉回首雲山渺天
末獨題幽思送將歸

盤古青山似畫圖新栽松柏近何如幾時同向雲林
作相伴春秋灑飯盂

題梅送吳埜知縣二首

贈羅浮枝上雪鮮葩芳蕤淨無瑕清於彭澤門前柳下比河陽縣裏花

縣令辭官後歸住延陵季子州好覓孤山林處看花携取鶴同遊

寄兩王詹事周庶子李錢兩學士黎諭德兼致謝意二首

老託黎節與竹輿關山千里從龍車五年重過頭成雪料得山靈也笑渠

扈從巡邊愧不才玉堂臨別爰浮杯行葵更比人人重爲得明珠六斛來

過白河二首

奉天靖難封功日親見
文皇語白河欲渡未能水凄合萬人懽忭比滹沱

六御後來重駐蹕褒祠追憫陣亡魂至今河上千年石文字輝煌紀
聖恩

元夕觀燈詩有序

宣德四年正月朔旦有　勅以歲事維新上元節屆　賜文武群臣假二十日軍民如故事張燈者飲酒爲樂五城兵馬弛夜禁元夕既佰
召群臣悉赴　御苑觀燈是夕天氣朗清輕颸不作燈之精麗倍盛常歲
聖情悅豫宴賚有加群臣咸謂今世場清寧良物康阜海宇無事躋於太平
皇上嘉樂令及俯同臣庶　恩德廣厚千載希逢忻感之深形諸頌祝臣叨職侍從恭賦近體詩十章用著
皇上與人同樂之盛謹編寫上進伏惟
睿覽

春到人間夜不寒銀燈金燭映乘閑太平處處清光好第一蓬萊頂上看

九衢　勅放金吾禁夾道連延寶炬紅仰聽仙韶天上奏

君王正在廣寒宮

鸞輦瑤笙風應歌光涵太液貫銀河吾
皇歲歲昇平樂今歲昇平樂更多

水泮龍池春似海玉晃金鳳繞紅蓮人生何幸擁熙世共樂光明不夜天

彩霞搖漾寶書濃八極飛僊總會同鼇載蓬壺來海上天移星斗下雲中

佛國摩尼一萬斛隨春先到鳳凰城紅樓紫殿光輝滿還照山河大地明

花擁鼇峯錦簇棚蟾光須讓九華燈

君王宴坐芙蓉殿萬歲懽聲湧頌聲
百萬紅蕖一夜開煒煌玄圃徹蓬萊上知
聖主光明德洞達乾坤照九垓
千歲仙桃進御筵華缸春韻御樓前
一念同民樂九域懽謠徹九天
明一統御乾坤雨露生成總
帝恩宣德年年調玉燭華夷長戴
聖皇尊
題枯木竹石寄贈司訓陳仲仁 二首
文範遠孫同里閈鄰明分手又經年九峯三泖多
俊想見洋洋鶴誦絃

南望三吳有所思美泖淞上擁泉比故鄉一片山林
趣寫寄高齋慰別離
五月八日史館困睡夢侍
獻陵頃問虜事覺而感賦 二首之一
至惠仁心在萬方一思往事一情傷自從 龍駕歸
僊後雲淨天高望渺茫
題竹送邢侍講歸無爲 二首
永樂年中擢殿元臚傳第一拜金鑾五雲東畔蓬萊
閣浩蕩身霑
四聖恩
一枝蒼玉贈鄉行不盡司官繾綣情知有鄉人候門
歸後來南斗避文星
題梅贈劉伯埴南行 二首
都閫邊南控百蠻只今椎髻學衣冠春風綠幕文書
簡雪壓冰花正好看
城瞰昆明池水濱碧雞山色日相親也知不忘鄉關
意時對梅花想故人
題江西副使梅 二首
江西憲副河南彼白簡飛霜秉至公一段梅花自愛
操肯隨桃李媚東風
花比瓊瑤根比石廣平只是鐵心肝西山南浦無塵
地最好栢臺相對看

送何布政致仕東歸 二首
三載西江惠澤深勸民深體
九重心遐看請老收發去畫省空餘棠樹陰
心事從來不愧天操持金石信同堅山光水色青雲
外歸傍東吳作散仙
題孫僉事雲山圖 二首
九疊匡廬雲漢表白雲深護翠巖屼繡衣使者經行
處寫向霜臺栢署看
山光雲彩淨無塵往往衡茅著隱淪萬一隆中有主
佐時停四牡一咨詢
題梅送校官赴嶺南 二首

一命微官萬里程講筵清對會諸生春風到日人雁
到瀛得梅花滿路迎
南度梅關第一州之官偏稱少時遊過家喜拜雙親
健莫遣王程久滯畱
寄余正安有序二首
久不奉書往還中具悉閒居㝠況之勝深慰懷
思僕今年七十聰明精力同視別時十不逮一
又將篋從軺遊驅馳未已也遐想正安之樂如
隔弱水而望蓬閬聊因魏侍郎行書小詩二首
代問訊云
不歸無補乞歸難白髮蕭疎不耐寒又辦肩輿扶老

病將隨辇度桑乾
銀河飛寫石渠清日照屏風九疊明誰似匡南余侍
講御高臺上看雲生
黎論德以梅花索題賦乃姪歸二首
柏臺御史當途守清貯胸中萬斛春昨日揮毫偏栘
雪玉堂畱贈歲寒人
竹林二阮共襟期晏歲京華惜別離歸到南州倚
樹定因驛使寄相思
題梅寄襄城李公
第一梅花擅早春氷爲肌骨雪爲神江南何處看花
好錦帳牙旗伴玉人

題劍送別
屢勤王事效驅馳歷遍遼東與蜀西茲行解贈龍泉
劍會看功名垂竹帛
題竹送胡彥敬同
二十年中屢別離冰霜不改歲寒姿于今浙水東西
畔瀟洒清風見一枝
題畫寄王行敏二首
王氏南園嘉菊盛年來分植過蘭塘塘上蕭閒六十
叟坐對秋風晚節香
蘭塘秋清黃菊開蘭塘隱者日啣杯酒酣君憶京華
客定寄蘭塘香秋來

樂善老友辭官南歸題梅奉贈二首
解印南歸江上家文明門外發輕車到時漸及新年
節閒玩園林雪後花
離鄉二十四回春還憶梅花歲歲新君到鄉園君相
憶折花還寄北京人
過三河縣二首
滿縣柴扉半不開紛紛車馬動浮埃連延粉壁題官
尸盡屬風雲感會來城中皆本夫情難官
城中廬舍半編茅郭外園畦盡種匏白髮當門坐
酒紅裙作陣出提筲
九日度喜峯口次楊太常韻二首

馬首連朝東復東空看雲踊石與君同須知第一八關道中甚險益平生步歷未嘗有此
險未數魚鳧蜀道中
飛磵懸崖百折東蹄攀無處不和同他年九日更觴
畔能忘今晨此路中

太平 聖德詩 有序

宣德八年正月上元之夕
勅張燈於御苑製作精麗鋪張弘大輝煥繁盛
殆非言語所能形容太平之盛致也
上先侍
聖母皇太后往觀中宮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極天

倫之樂越一日 勅群臣往觀賜宴苑中又一
日 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往觀仍賜
宴苑中自是悉賜京城內外及郊野之民咸往
觀焉臣民觀者靡不目眩心駭應接不遑欣喜
之至皆以為千萬世盛事何幸遭逢而親睹也
歡騰嵩呼聲振連夕 臣 恭伏自思惟太平者本
於
皇上之聖德幸睹盛樂敢忘所本敬賦太平
聖德詩十章各有序引以著事實謹繕寫上進伏惟
電覽云

正月十三日大祀天地先日車駕夙興徑詣
南郊躬歷神廚徧閱祭品申飭太常務精誠
意是夕有司請如故事放煙火
上曰朕方嚴對越豈暇嬉事 勅免之已而陰雲微
布瑞雪紛集行事之際天氣融和月星皎潔
雲飈淨歛肅如神臨此上天昭畣
聖敬也為敬天之詩第一
泰壇吉日奉明禋肅肅 宸衷秉至純天遣瑶華昭
景貺旋開雲翳粲星文

皇上奉
聖母皇太后極天下之養愛敬之至深得懽心此
聖人治道之本也為

聖孝之詩第二
九重孝德超前古日日承懽在寶慈
聖母
聖皇天所祐太平至樂萬年期

比歲屢 命廷臣舉賢薦能選任方面守令
以安黎庶又 命法司矜恤刑獄務從寬典
此生民所由安也為安民之詩第三
元愷登庸比舜功恤民愛物禹湯同九州四海涵恩
澤都在陽和化育中

連歲 勅令有司蠲除逋負振恤荒歉此
帝王之仁政也為敷仁之詩第四

觸甫賦之自
皇仁紫鳳衘書歲歲新雨露洋洋被遐邇乾坤萬物
總皆春
今歲元正天下方岳及郡縣之臣皆述職來
朝廷臣劾奏其中有怠職廢事者請論如法
德音誕敷悉見釋免懽呼萬歲聲振門庭爲
肆宥之詩第五
萬國來朝會搢紳除愆宥過賜更新懽聲好似春雷
震一片嵩呼徹紫宸
先歲之冬瑞雪屢降發端以始訖于上旬天
宇澄明霽景融麗此大有之祥

聖德所召也爲兆豐年之詩第六
三雪爲祥表臘前融融喜氣集新年太平有兆人人
說
聖德中和格上天
皇上以年穀屢豐四境寧謐每於歲首 勅群臣百
姓自正旦至元夕皆飲酒爲樂市中如故事
張燈五城弛夜禁仍賜戒勑各循禮度此與
衆同樂之大 恩也爲推恩之詩第七
元旦年年頒 寶勑禁同文武及黔黎金吾五夜
無禁飲酒爲懽愼禮儀
太平之世生民安業皆
皇仁所致是以元夕之樂萬姓悉感 天恩而祝頌
萬壽也爲萬壽之詩第八
連城燈火粲繁星簫鼓聲兼祝頌聲上祝
君王萬年壽年年家宇樂昇平
御坐今歲燈盛前古之所未有光照上下通
達四表雲霞爲之增彩月星爲之歛輝然論
聖君之明德無遠弗照無幽弗燭又至盛極大無以
加也爲明德之詩第九
翠華高駐廣寒宮萬戶千門寶炬紅瞻仰
君王大明德遠如麗日正天中
皇上仁聖之心惟在與民同樂故載於 璽書先後

一致今歲燈夕預沐 恩榮者自公侯卿大
夫下至京城內外介胄之士市廛之夫近而
郊■祠畝畝之氓遠而水天炎徼之使皆得仰
瞻光華心存銘感爲與衆同樂之詩第十
西苑華缸千萬斛與民同樂載綸言群臣百姓熙遐
裔瞻仰懽呼戴
聖恩
宣德庚戌十月廿五日扈從宣府回作
扈從歸程聞好語山妻携得小孫來到家已是風霜
老猶有黃花待我回
廖子謨縣尹像賛

秋水襟懷雲錦思少年。先見宰官身壽星正照長沙
縣好作陽春爲福民

夜雨

四畔喧呼寢不寧蕭蕭風雨夜三更體寒衣溫皆同
趣氣嘆聲嗟共一情

道中戲效竹枝

㔟下行營嚴號令官軍不敢犯秋毫民間尚未知
恩古關閉柴門箇箇牢

出關追憶晃菴 有序二首

光大初出居庸以詩寄余云短衣跨馬度關山
馬首知林劍帶攢却憶玉堂楊論德肩輿朝退
出長安行營少憩記憶此詩感而有作

公度關山寄我詩當時羨我免驅馳後來兩度關山
外屬我驅馳公不知

道義交情金石堅公歸先作月瑩仙平生知我如公
少一誦遺詩一惘然 公嘗謂余曰吾死後皆作月瑩仙

早過土木

四更催起上肩輿還就民家倒一壺半醉半醒天欲
曙行人霜染白髭鬚

鷄鳴山 二首

崩裂于今未百年下臨流水尚迴環行人又動思鄉
意爲似江西戢飯山

山壓禪宮洑無迹空餘遺碣在荒榛梵王不自能防
患何用微言導世人

泥河書逆旅主人壁

屋從龍輿兩度來天清宣府淨浮埃鳳陽李福能迎
客下馬重過泛酒杯

思金少保 前四年余與金少保同飲於居庸李氏今復飲李氏思金愴然

玉署青坊雨露邊同鄉同道更相賢今來獨過同行
處淚洒清觴憶往年

早發宣府

跨馬乘輿朝復朝也拚酣醉也拚勞來綠酒看看
減行過青山步步高

附家書示林

日日承恩侍輦華老人何事未忘家一緘寄與巢
兒說勤習詩書莫偸爺

至蕁麻林 二首 近訛爲洗馬林

浩蕩山川氣象開氛清多倚將臣才平生不解談孫
武也到蕁麻塞上來

渺渺良疇歲歲豐清山清水澹兼濃世人只說邊州
苦不識邊州樂趣同

還至岔道 二首

去家不似來家速半月行逾五日還一夜營中

霜鬢與明旦入關山
重九將行酌酒杯庭中嘉菊半綻開于今未及風霜
勁定有黃花待客回
送姪子弼赴吳江訓導
春雨瓊林秀一枝南行相贈寄相思歲寒但勵冰霜
節勻日青天看羽儀
自題楊園清趣示三子
霜雪雲霄空老大春風玉立翠三竿分枝散葉清如
許誰合他年引鳳鸞
題竹送尤溪蕭知縣 二首
質當新長碧毿毿四月都門雨正酣寄贈尤溪蕭茂

宰清風一路向江南
一枝如玉翠亭亭聊寓同鄉贈別情莫向春風愛桃
李冰霜要見歲寒盟
題貞壽堂 二首 亡弟復環妻陳守節而名淨之母也
吾弟身亡三十載幹廬荒野盡深沉傳家賴有詩書
澤寡婦孤兒冰雪心
老母康寧兒壯大一堂慈孝有誰如吾家前代八登
仕喜有雲仍知讀書
題竹與渙姪
北來南去路漫漫持贈淇園玉一竿相看莫比閑花
草要閱冰霜到歲寒

題徐義副使景齋卷 二首
綉爲衣鐵作冠森沉栢府凜霜寒騑騑四牡遵周
道會得聲華久遠看
松檜姿容冰雪懷肯教當路聚狼豺古人須似趙清
獻莫遣高齋過素來
題張子素梅 二首
繞園盡種廬山杏傍舍新移淇澳枝須著西湖湖上
樹冰花看發歲寒姿
久傳家世千金秘功熟神仙九轉丹一室太和春意
滿梅花香裏不知寒
題龍泉陳知縣竹 二首

遂溪縣裏春瀟灑密葉繁枝滿綠陰白日天風動清
韻如聞單父奏絃琴
質當石尺翠亭亭鳳翥鸞驚拂漢清應共龍泉陳令
尹冰霜同結歲寒盟
題張子素竹
冠帶朝回夏日長石泉仙井橘浮香井傍雙玉凌空
翠結實須教引鳳凰
題張子素竹石圖
練就長生萬壽丹金函拜捧獻金鑾歸來庭掩娟娟
玉靜倚珊瑚石畔看
題蔣生壘竹兼寄聲吾望隱居 二首

攸家荃徑盛風流六月林陰夏似秋但有清香合
石何須佳客引羊求
濃比密雲清比玉連枝接葉翠重重嚴莊莊上堪深
隱最憶君家阮嗣宗

送康宜清左遷石阡推官 二首

二月都門惜別離春風相送夜郎西古來賢達多南
謫往往題詩在五溪
從來清操如氷壺一旦南遷衆共嗟謝却壺觴飽飧
飯平安常遣報京華

題竹贈孫公器醫士 二首

世在閩閶城下住縣壼都市歲年深傳宗況是孫思

邈家有神方直萬金
舊說邯鄲帶下醫渠今奇術重京師董家紅杏蘇家
橘未比孫家綠玉枝

題竹送康叔圭郎中之南京刑部 二首

文溪風物擅清幽憶過君家溪上頭當日相攜畫竟
釋共循脩竹濯清流
十年簪紱住京師朝退看書不下帷今日南行何以
贈一枝如玉歲寒期

題李生梅花

劍沙此去坐橫經雪色梅花繞檻清講罷更應明正
學宗家時訪李延平

題蕭士高梅花

鞭榆地僻溯東海九載行滌傳士居坐對梅花無俗
塵從知讀盡五車書

魯穆都御史輓詩 二首

繡衣白簡鐵爲冠所至氷霜六月寒猶憶往年閩憲
府秋林清絕一琅玕
寒室歸佐侍 宸旒勁操稜稜厲九秋一旦蕭心暗
瓊玉空餘寒栢曉颸颸

題竹寄瑞安鍾尹

都門判袂已經春海邑紛傳惠化新一幅平安鄉里
意憑來卓曾亦何人

題竹贈姪孫縉南歸

老成近歲凋零盡衍系紛紛據里閭萬里南歸勉爲
善莫教庭砌混瓊琚

送楊士憲之雲南僉事

萬里滇南候繡衣炎州十月凛霜飛豐城古劍神光
動一道澄清獨有威

題竹贈徐紹祥之雲南僉事

貌得湘皋脩竹枝贈君萬里赴滇池霜臺白簡澄清
暇時對琅玕念別離

題竹贈陳汝衡之雲南僉事

栢臺御史承 天寵楚水黔山萬里行無限離情

吟贈一枝蕭洒鳳毛清
送李德固縣丞引疾還鄉就用聞訊巽溪宗
長二首 十月既望
三年佐邑有清名來往人傳不負丞寄語鄉閭莫輕
看官卑終不忝西平
宗老年高八十餘溪山清趣樂閑居別來思憶心常
切爲謝衰殘久曠書
題竹贈蹇布政復任歸湖廣 二首
旬宣六載古南紀喜有清名達紫宸
聖主宵衣念民瘼益惇忠厚佐
皇仁

挺特平生冰蘗操自從憲府涉藩翰臨岐更贈琅玕
玉相對清風到歲寒
題少師建安楊先生行樂圖 五首
聖明圖治任忠良正倚純誠柱廟堂盡史但知塵外
意青山爲寫午橋莊
馬蹄踏遍龍沙路載筆頻年從屬車且緩馳情向蕭
散禁中頗牧有誰如
手扶金鼎事調元玉署鞶勞四十年待致雍熙却歸
去丹山真作地行仙
水色山光絕世塵長松千尺繞龍鱗何妨添我青藜
杖俱是蓬萊頂上人

延堂金馬同三紀昌巖梅花雪共妍廬阜武夷歸去
日東西來往挾飛仙
題彭塤士淳梅花 三首
北風獵獵捲飛沙之子南轅道路賒正直冰霜歲華
慕閶閭城下看梅花
溪先生秉高潔曾乘別駕閶閭城想像梅花丈人
行須知玉潤映冰清
講堂春來坐橫經繞席梅花相對清想見長洲蕭博
士往來吟詠共高情
題梅送鍾沔 有序
吾邑鍾沔尚清爲瑞安縣丞謹行如玉愛民如

子好其所好而惡其所惡民愛敬之如父母今
年述職京師其歸也瑞安之君子仕於朝者孫
從吉黃養正相與贈之梅花圖梅從吉所作也
而求余題夫梅植物之至清者也而得春最早
植物莫之先也春於德爲仁豈非清以況其操
仁以喻其政匪直以爲玩具耳輒題三絕句其
端云
武山秀拔五千仞下有喬木蟠深根故家文采重清
白鐵幹瑤葩今尚繁
墨綫銅章向永嘉人如素壁淨無瑕岑堂畫永玩
雪絕勝河陽縣裡花

年縣幽偏說瑞安縣公嘉政海同寬杜丹芳彝無犢
趣只看梅花到歲寒

題凌士昌所藏張子厚山水 二首

蒼崖萬仞懸飛練玉笥丘廬筆底開張負平生謝公
屐紅塵白首未歸來

雲山深處草亭幽盤石垂蘿古木稠世外不知堯舜
理超然放意似莊周

送凌士昌歸省 二首

錦樹成行白鴈飛晉紆 天闕赴慈闈金陵到日年
光晩别有梅花鬪舞衣

温似陽和清似玉蓬萊東閣久相親北堂歸省貞堪
樂憶得重來是暮春

類編脩讀書莊詩 有引四首

翰林編脩類世隆舊有讀書莊在清流縣南今
以例覺歸來余詩世隆直義而有清雅之趣爲
賦四時各一首

清流城外讀書莊舊隱詩書歲月長玉署歸來春正
永松門溪水落花香

瀟洒幽莊縣郭南屏山近壓翠於藍閒開書卷消長
晏好似能眠白石庵

圃有嘉蔬沼有魚庭闈引吉奉安居桂花露重香浮
屋秋爽滿林對讀書

天 蓬山覽賜歸書莊重理舊茅茨錦衣光映梅花
雪只慶筵中奉壽巵

送蔣廷暉致事歸臨安 五首

御前承勅立揮毫近侍蒙 恩已
四朝常有丹心懷報
主不堪霜鬢久蕭蕭

甲甲 詔命舉能書第一能書衆未如霜木晨星幾
人任又承 恩旨遂閒居

兩京三十餘年住家在錢塘舊業殘想見西湖千樹
雪歲寒還似昔時看

鍾繇筆法傳羲獻此是臨池最上源玉堂無事曾同
論别後何人更共言

洪熙 詔下體群臣七十歸休舊典伸眼底同年人
去盡白憐猶是未歸人

送楊允賢良省覲後南還 十首

家住龍津好山水楊墪流澤百餘年田園不待論生
計孫子森森秀更賢

白鶴山前松栢地春秋拜跪奠清杯何堪父子衷情
切萬里天涯幾度來

嚴親一片丹心苦上爲邦家下庶民白髮滿頭躬匪
懈遠來深慰慕年情

赫趍門下侍親闈秋别都闈出

帝畿已別欲行仍繾綣為承親命敢遲遣
河上秋風九月高臨河酌酒發歸舠縣知一路思親
意回首京華夢寐勞
曾看髫歲勤書卷黑髮于今已抱孫莫訝衰翁七十
二且同論舊倒罍尊
同宗同道同官署金石交情三紀周建安有子真龍
種慚愧吾家犬豕流
娟娟玉樹照人明儀表雍容意度新珎重茂年勤德
業承芳終合到公卿
良玉由來不自沽但脩天爵待時須君家忠厚多餘
慶請視流傳萬木圖

故鄉南去路迢遞紅樹凌霜葉半凋來棹人人望歸
客沿流休駐木蘭橈

示訓昇姪

學人有道戒驕盈謙益由來著聖經看取千流并萬
派盡沿東下作滄溟

題竹送民則弟南歸五首

用舍行藏皆有命山林朝市豈關心故鄉歸去謝塵
累吟坐武公淇澳林
叨祿詞垣四十年白頭無補日憂悁莫乘拂袂還山
去瀟洒雲林一散僊
沃壤自耕三畝秋水邊林下澹無營高車駟馬多之
爭得似幽人隱趣清
深溪文獻三百載水竹園田清遠居歸及宗家敦六
行還勤簡冊樂三餘
匡山先生鄉達尊臨川道學有淵源脩齊堂上遺書
在莫負青春細討論

題梅送民則弟南歸

萬里南歸莫嘆嗟東風特贈玉梅花百年喬木詩書
澤珎重桂林同守家

題竹送張振文

新拜除書上貳車鬱林迢遞望蒼梧到時知及春三
月聞徹竹枝聞鷓鴣

題梅送輝姪赴宣城訓導有序

族叔黃陂府君敏學清操既冠取科第受民社
之寄滿三載而卒至今黃陂之人頌遺政不已
亡弟孟頤端重秀穎文學勇進吾宗千里駒也
而皆年不及三十蓋君子所共悼惜之者夫有
祖若父如此為其後者可不務善繼哉輝今分
教宣城偶得畫梅書二十八字其端贈之

臘前定到宣城邑齋舍梅花已正妍看取歲寒冰玉
色莫忘清白有家傳

送士弘郎中歸省二首

金鑾殿下拜　天恩二月辭　天出禁垣歸到北堂

喚東風慈竹子孫繁

夏官郎署二十載 玉立亭亭故可人 萬里江南省覲
省清風不改舊時貧

題四皓

㘭下商巖入漢廷 龐眉鬖髿雪霜明 從容一語安邦
國信是 君王任老成

邑薦生爲余寫小像因求朱中書添竹數竿
以示不忘東皐之意

春雨東皐竹萬竿 ; 人白髮未休官 常將一片氷霜
意 期爾青青共歲寒

題和姪竹

清溪溪上似淇園 散葉分枝綠正蕃 又看移根度江
去 石塘春雨長兒孫

題和姪梅

故家畫錦坊中住 連屋詩書絕點埃 好傍溪山結精
舍 不看桃杏只看梅

題弼姪鶴

午夜月涼清露下 舞餘嘹唳九皐音 蕭閒不是軒墀
物 海闊天高萬里心

題弼姪竹 二首

清溪溪上竹如簀 舊隱林中趣味長 堪咲幽閒大隱
老也勞塵事遂山王

晝父堂前玉兩竿 政閒每日報平安 可人千尺氷霜
操 要看亭亭到歲寒

題弼姪山水

平生端紱侍金閨 萬里雲山憶故栖 正是江南二月
暮 楓林茅舍子規啼

題弼姪梅

輕薄紛紛桃李過 梅花獨擅歲寒清 爲語子孫堅晚
操 莫聯清白舊家聲

題畫送韓御史勗歸省 二首

泰望山清近若耶 紛紛雲樹映溪沙 數椽茅屋無塵
雜 知是安陽御史家

十載懷歸歸未得 越中山水望中迷 封章早晚
天恩下 晝錦乘驄入會稽

題邢參議竹

六年嵩洛佐藩翰 勁節清風九夏寒 閱歷氷霜長不
改 青霄終到五雲端

題寄一夔侍講

僕與一夔侍講別又四年歲寒松柏之操無日不奉思也今年歸不及修書輒題絶句四首於朱編修寫竹之上以代問訊云

翰苑鑾坡日月邊 五更聯轡共朝天 獨封青簡收金
匱 去傍雲林作散仙

江南三瑞同升日 邂逅京華意最親 閱歷風霜二十

載一枝晉糟故林春
風流東禾主堂人水璽襟懷逸絶塵好在江南烟雨
外翠臺時醉洞庭春
嬌花嫩草謾紛紛直節清風見此君我憶詞林余太
史題詩聯後繼停雲

送孫徽州詩 有序

宗章皇帝臨御深惟理民之道在循牧守遂
詔廷臣三品以上推舉賢才舉者有罰由是方
岳郡守得人為多
皇上嗣位一循成憲而簡擇加嚴賢者能者咸見升
用民安田里時獨治平正統已未之冬吏部奏

藩憲府州官闕請如制報可於是刑部侍郎何
文淵舉兵部主事孫路以 聞授徽州知府輿
論偉之蓋以何君之明知人孫君之不忝斯命
也孫君字從吉始余未之識已聞其賢於縉紳
大夫及其班朝著相與往還久益熟嘅乎其清
粹乎其淳確乎其執持溫乎其慈惠長厚之度
在夏官六七年其長貳咸信任焉京師之賢者
皆與之遊蓋仁人君子也前史所紀循良之吏
從吉無忝焉況新安朱夫子之鄉大賢遺化宜
未泯也雖其弗率者不能無十一於千百夫仁
人君子推誠以感之蓋無不可格者兩岐五袴

之謎殆將有聞乎故於別也詩以贈之
仙郎朝捧天書出五馬雙旌別路寒遥想陽和與嘉
政新年一併到新安

題何司曆梅二首

誰將煙艇過西湖寫得梅花入畫圖八卦推餘白晝
焚香何假博山鑪
庾關頭第一枝會稽筆法幾人知踈影清香坐相
對君平初是下簾時

題江鄉歸趣圖 有序十首

少保澹菴楊先生同僕在館閣四十年今皆老
而未能退間出江鄉歸趣圖見示蓋其所賫以

自適也江漢間僕少年所嘗游者嗟夫人之心
豈異哉君子之出處則有義焉因賦小詩十首
前四首勉公於義第五第六蓋寄思今懷古之
意第七則愜僕少時所游其末一首又僕之終
不能忘情於江漢者皆實心也敬書於圖之左
方云

手握天機絲五色大庭補袞不辭勤如何一夕秋風
興憶著滄波舊釣綸
綠水青山寫作圖無邊逸趣在樵漁不聞昔者渭川
叟八十初來載後車
早年入九吞雲夢老見乾坤四海心爲語江雲緩飛

去從龍還用作甘霖
七十年高鬢不皤新來歸興似汪波玉堂更任三千
日去和堯民擊壤歌
一帶江鄉五千里春風浩蕩畫圖新華野磻溪有相
似明時耕釣豈無人
金陵南上到江陵看畫依稀感慨生赤壁尚餘沉戟
在黃州誰和洞簫聲
巴陵西畔楚江分會從湖波望岳雲借得君山小龍
笛月明吹向洞庭君
少年初賦遠遊篇曾看三湘七澤連共是
玉皇香案吏他時隨去挾飛仙

鸕鷀洲前楊柳樹飛花偏著釣篷多何時半醉篷窓
底卧聽滄浪孺子歌
平生近侍共清班行見
天恩並賜閒重過南樓跨黃鶴尋君須到縉林山

題竹鶴雙清圖寄賓幾弟 有序 二首

賓幾老弟寄古畫一幅求題詩曰將兄詩即見
兄也然畫歷久色黯不可題有旣余雙清圖者
諸學士皆已題詩余遂繙題于後以寄賓幾其
附來古畫則留之將求善工重表以閒暇披閱
則亦如對賓幾云

初下雲霄息羽翰清風閒傍翠琅玕無邊玄圃滄洲
趣付與家林老弟看
憶別賓幾九歷春天涯霜鬢各如銀懸知林下多情
事遙對皋禽念遠人

題給事中梅花

螭頭簪筆退朝遲小閣銀鉼玩竹枝想見襟懷清似
玉冰霜還結歲寒期

題富溪山水圖 二首

曾從蕭峽泝桐江隔岸青山擁客艘何處水亭沽酒
幔誰家雲樹讀書窓
富溪遙在江南曲水色山光盡不如知有幽人茅舍
住盡拋塵事事樵漁

老妻郭夫人命服像贊

從嫁黔婁執勤儉奩中猶貯舊荊釵內朝屢作東班
首拜慶金宮玉殿來

題魏仲房梅

清癯東風萬玉林清香終日伴清吟都無一點流塵
到雅稱平生冰雪心

寄孫徽州 鄒縣孫譯孫徽州之政有仁人長者之風予爲書羅故書此寄意云

新安太守布寬仁想見新安物物春公暇高情倚檻
石間聽幽鳥看翩翩

題梅送廖子謨 二首

河間佐郡屢經秋幾度懷人增別愁報政重來又分
手白雲紅樹思悠悠

送行折贈一枝梅想見家林次第開解綬何時共歸
去歲寒花底共啣杯

自贊小像

老子今年七十三不勝歸思在江南
天恩若許辭簪紱猶辦綸竿釣石潭

題李學士竹梧 有序二首

前十年余嘗春坊從沈君求此畫不得近時勉
學士權掌翰林院印沈遂贈之蓋春坊學士一
掌印也世俗謂人不可一日無權二君之贈受
果何如余他日過李見之因道往事李白公欲
得即請奕僕不勝當讓僕遂偶勝時行儉詹事
胥禮學士皆在相視大咲余顧童子卷畫去然
自是每見李輒有不舍之意余固不欲奪其所
好也遂歸之且題詩以博李君一咲沈君覽之
亦未必不自咲也

碧梧翠竹兩清姿豈但高齋坐對宜裁管斲琴堪大
用不然須見鳳來儀

未別錫山王道士空餘輪墨亂人心黃金若縮封侯
印曹霸王維聚若林

題墨竹寄劉子偉二首

江上好山千萬重看山長踏翠芙蓉他年解綬還鄉
邑竹杖芒鞋與爾同

袖拂青烟踏紫霞尋龍尋水看金沙道人久有歸休
意指箇溪山着我家

題竹寄顏肅訓導

別後雲顏博士書來爲喜報平安同鄉無限相思
意特寄清風客裏看

題徐良玉梅花 二首

別後安南奉使來玉葩曾看嶺頭梅由來使者清
玉不帶飛塵半點回

天闕南頭治事官公餘庭館對芝蘭庭前別有梅花
樹雪裏相看到歲寒

早發通州望朝陽門

滄海熹微曙色紅露華清溢萬年松
君王正御蓬萊殿鐘鼓聲高出 九重

寄長兒韻語 有序三十首

吾仕京師四十年歸僅四十日內外親朋遠邇
紛集旦暮之間應接不暇父子家話不及一言
啓行先夕湖邊數語未盡吾意別來舟中念之
耿耿故遂事綴爲韻語凡三十首寫寄長兒稷
七十五歲老人愛子之心悉見此楮稷勉承
意庶幾不墜吾道云

萬里回家四句住内外親朋擁不開父子未能諳
語別來思憶使心摧
再拜善言登聖域仲由有過喜聞之七字是吾常佩
服道吾惡者即吾師
聞說諛言得爾催忠言誰肯竭心肝從今勉受賢人
愛莫把忠言友意看
責善輔仁爲益友諂言諛說是兒儔益友深交疑余
石兒儔遠避似戈矛
種來必用蒔根荄豈有薫莸可共栽吾兒盡絕讒諛
侶即起芳名致福祥
花足當休即便休百年何用萬年謀人人自帶生來
福枉爲兒孫作馬牛
明達之人無厚業但求足給免寒饑田多税重後來
累絆子纏孫今未知
天地生人皆有命不須苦爲子孫謀諸楊田土連阡
陌身後何人保一丘
膝下諸孫玉不如父慈只合訓詩書飽讀詩書能變
化自然騰踏上天衢
森森孫子比明珠總是先公積慶餘佳婦佳兒勤善
行免教貽累及諸雛
達士仁人弘度量包而不較務包荒是非曲直人人
識拘較何須與較量

釋道邪言總是誣能明斯理即真儒愚人苦被愚
弄費盡千金寸福無
東禱西取亡民怨散施僧家與道家如此善因求有
福有災無福只堪嗟
人生陰德由來好周急憐貧濟寡孤不在緇黄誇布
施不教鄉鄰怨僥漁
臨財能讓真君子恃力誇豪總惡徒忍氣平心戒爭
競一生安穩絕憂虞
父子殘殺暴鄉里鄉人怨忿切心肝須臾沉沒無遺
類看取水南張狀元
年來弧豕縱横甚假託聲名指我家我家若解持廉
靜弧豕雖頑未敢譁
立志應須學古人讀書方見古人真煖衣飽食亡塵
慮窓下燈前莫厭勤
明窓淨几閒臨帖東閣西齋靜閱書諸子娛親時繞
膝清時清樂有誰如
六行由來數睦婣士須重義勿輕貧老夫家譜分明
在莫以新親薄古親
東城汝兄我親姪汝宜親密無間疏盡誠盡禮相匡
翼大家敦轍由正途
城東諸孫與我孫兄弟同延老成教記誦講說隷學
業日就月將見成效

毋言藏獲皆人子曾富吻消訓子書可嗟侄兒與侄
婦莫聽讒諸虐無辜
人家内外禮截然僧道士女來陳書帖斯事傳聞未必
眞有之儒風掃地也
處州李旭吾故交汝醉逢之肆凌辱汝面兩司向我
言使我低頭内愧亟
吾宗謹靜務詩書侍制以來人共知豈可甘令後
説承家不淑自吾兒
吾兒今年三十五已近人生半七十不早轉頭修善
行後來追悔何由及
老人執藥猶嘗戒况汝卽今方壯年京華兩見談足

者厄運須防四九前
七十春秋雪滿顛都緣十姪苦憂煎老人在世無多
日頭乞安心了暮年
人生至親惟父子備述恩情花於此千言萬語無他
事惟願脩仁循義禮

送沈少卿南歸 三首

玉旨朝來下赤墀遽傳騎馬發京師崇文門外官亭
柳卧病無由贈一枝
黄菊初花未有霜錦袍歸帶御爐香自緣白首懷桑
梓不爲尊鱸憶故鄉
江上青山錦樹明歸舟如在畫圖行十年兩奉
天恩去綵筆題詩一路清

題竹寄李廣 二首

平安寺畔相逢處武姥峯前載酒時思憶高情又三
載東風遲寄鳳凰枝
勁節虛心碧玉竿凌霜傲雪拂雲端纖塵不到淸陰
下最稱溪南隱者看

送外甥周丹元 有序 三首

外甥周丹元隨父母戍臨洮四十餘年矣其母
余女弟也今惟母在間道丹元來北京省余其
歸也書此贈之

番悉憐爾侍兩行此日相逢白髮衰萬里京華訪道

老他鄉遠重舅甥情
西望臨洮地苦寒明時遠戍莫辭難好教孝敬奉慈
母更盡勤誠悅上官
漱渺江南道路長故鄉回首勿情傷梅花自是江南
物但看梅花卽故鄉

題梅與之序姪

盤中松竹如雲霧尚少梅花玉雪姿豈在草堂成四
友歲寒相對靜相宜

題畿孫孔雀牡丹

洛陽高品移來滿南海雕籠入貢頻惟有試英親
詔從遊常看上林春

題畿孫松梅鶴

綠雲細剪蒼龍葉白玉香鬧錯落花何處飛來雙鶴馭畫中疑是洞仙家

題竹寄蕭玄立

四年不見蕭玄立遙憶新來滿鬢霜溪結茅齋對岩傍還依泉石種筥陽

題蕭塤承恕竹

鳳凰池上寫琅玕便有清風五月寒石臺溪畔桃源裏最好蕭齋靜處看

題蕭塤承恕東山圖

早於塵外寄高閒中歲安邦拮顧間畫史豈知經濟事惟將適趣寫東山

送曾永齡赴恭城知縣有序一首

先母舅陳孔碩先生之子塤曾永齡新除恭城令恭城雖遠且僻然皆王命也廉以端己仁以厚下庶幾可稱令職永齡勉之其行也賦二小詩為贈云

玉河橋東酌玉壺崇文門外歌驪駒銅章新綰廣西去一路春風聽鷓鴣

新除令尹恭城縣萬里驅馳過桂林聖主恤民無遠近好勸綏撫體　皇心

題竹寄雷道夫

孝感坊南看竹枝高齋同詠武公詩交情四十餘年在黃鶴白雲勞遠思

題德貴牡丹松鶴

虬松千丈拂青雲初下雲間散誕身畫史安知海天意粉圖空寫洛陽春

送姪塤劉鉉南歸二首

憶過沙溪訪隱君靜安堂上倒芳樽轉頭流水六十載今日燕山遇乃孫

沙溪溪上幽且深弄麻秔稻易黃金更莫遠行江漢上從來漢水蕩人心

題竹寄彥實姪

清江一曲繞柴門樂志軒中隱趣繁滿種琅玕隔塵俗更栽簡冊課兒孫

題木石小畫與鏞孫

奕奕西昌貞節門黃陂手采見曾孫須以詩書振動業莫隨木石老丘樊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棨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六十一

廬陵楊　貞公士奇著

詩七言絶句

題竹送輝姪歸宣城三首

家住珠林楚水濱林端歲歲鳳毛新草堂數世今無恙但保詩書啓後人

故家同是竹林人萬里重來意獨親要識老還堅操要看風雨拂青旻

敬亭山水産賢英在昔文章屬有大上銓曹特蹟年承祿教宣城

題輝姪梅

魚浦龍洲五百年幾家文獻故依然歲寒人共梅花好始是吾宗清白傳

題竹與鏞孫

我家賢弟林下逝者寧知生者悲四十七年長在夢眼前慰意見孫枝

題孝友堂 有序

君子之徳本諸身舉而措之始於家孝友者之惇於家者也克惇於家則於事君於臨民往弗得矣故孝友百行之所始也知州宋安曾學士所造其家孝友稱觀之不勝敬重之爲題然體一章于後云

門孝友同天性爲愛宋三鳳凰不見河東祥千春簡冊有輝光

題趙松雪畫馬

天閑第一渥洼姿卓犖肯受羈何不翻然絶羣控瑞雲追電看神奇

具慶堂二首

白髮娟娟粉署郎明時且慶築高堂恩寵賜天曹祿五彩衣裳獻壽觴

紫誥鸞翔下九天龍章輝映綺堂前人生爭親健榮捧天恩過百年

題行吟澤畔圖

向日狂箕子奴憂心何獨楚三閭扁舟鼓枻長歌者不從前苟貴徒

題梅花贈宋洵南京戶部給事

妙年帶仕京華椅杵光榮共一家但潔知玉簿閒暇對梅花

題毋蔣氏輓詩二首

來知君子室琴聲容易變孤鸞來時皎皎鳴瑞泉臺似昔看

水照孀居閉戶常勤教子書八十全歸然者華表樹門閭

孝子南歸望白雲麻衣血淚濕紛紛丹

若況復啼烏不忍聞
題蔣塤重畫
溪鳥溪花似越中山林清出水西東誰知白髮紅塵
客釣艇常懷張子同
題竹寄張從善 二首
江漢交情四十春別來衣袂滿緇塵平生高義憐張
仲鶴嶺鸚洲入夢頻
大東門外脩筠畔幾度行吟共日斜衰鬓于今各成
雪相思相望尚天涯
題竹寄楊伯升
夏口驛前風物清幽居蕭散澹無營一枝歲莫清於

玉爲託管寄遠情
題竹贈蕭思敬致事
三年丞邑民皆愛未老辭官興浩然流水清山竹林
下清風日日聽鳴弦
題吉安府訓導胡縉梅 二首
書堂東畔泮池濱臘月開花敝滟春常有清香來講
席莫因俗轍惹流塵
吉州黌舍擁皋比濟濟英才望得師須似梅花冰玉
白郡人翹首看操持
題道會劉處常畫 五首
新拜天恩除道會南平邑裏領黃冠神仙官府無
塵到爲木脩篁繞石壇
故家本白尚書族元住江南珠浦濱踪掩玄關力精
進古仙多是姓劉人
聞說延真戴道士年來塵事不關渠松根千歲苓堪
飲只辦焚香禮玉虛
白鶴觀中存古堂曾聽仙曲奏琳琅抗塵走俗頭成
雪回首碧霞歸思長
樓閣參差照紫霞黃茅岡上羽仙家幾時携酒樓中
坐醉看金莖與玉華
送楊昱歸省 六首
澹齋先生水雲棲館閣論交三紀餘昨節相過見諸

子愛泉清潤比瓊琚
兩家比屋東西住靜夜篝燈聞讀書南郡義方真有
道每慚衰倦百無如
同官同事復同宗我與而翁道亦同翁有佳兒信麟
種回看豚犬但心恫
前年南上省慈親旋侍嚴親近比辰富貴光榮皆外
物人生真樂是天倫
塞垣白鴈逐秋回野岸黃花浥露開萬里江陵赴慈
侍扁舟那重去還來
鮮桃艷杏春而盡翠竹青松雪後妍七十衰翁無
贈貺渠貞操閱長年

題戴文進湘江雨意卷 二首
出年放浪湘江客題遍江頭綠玉枝今日披圖看煙
雨秋風霜鬓已成絲
紛馳名利不知勞馬首紅塵十丈高誰似錢塘戴文
進小齋無事玩湘皋
題戴文進竹雪書房 二首
分我脩竹已成林每到嚴冬雪積深齋館相看不曾
厭只緣俱有歲寒心
此君高節淨娟娟況復瓊華相映妍王子齋居足清
興定知不棹剡中船
題士器竹

崢嶸冰雪歲寒時誰寫琅玕贈別離多為此君貞操
在歲寒冰雪有深期
題凝翠樓 二首
任近東華五雲下車塵不斷撲簾屏別開樓館看塵
外萬疊西山過雨清
妙墨淋漓濕未乾山光林影翠成團梁家高館偏多
趣北苑南宮繞座看
題周汝清梅 三首
本是陽春第一花皎如冰雪淨無瑕白綠不與東風
競故向寒冬作歲華
瀟洒江南清渚曲衆芳多植傍濂溪舊家只說蓮堪
愛不說梅花更自清
誰樂明時作冷官羡渠蕭散意能安小齋一榻清於
水坐對梅花似雪寒
題曾翬主事竹石圖
石上脩脩翠兩竿含風泛雪拂雲端時平訟簡文書
靜最好秋官署裏看
題竹送王時俊左遷雲南 二首
鐵石為心玉雪顏遠行巴峽上黔山明時謫去休嗟
歎早晚 天恩定賜環
冬官郎署過秋官節操真成六月寒萬里黔南作遷
客清風持贈翠琅玕

失題
湫湫吳江遠別離慰情持贈鳳凰枝歲寒但保冰霜
節栢府松廳處處宜
送馬檢討歸閩中并寄聲李全太守 二首
幾多鶴髮京華客榮利關心未肯閑誰似翰林馬檢
討黑頭苦意戀家山
二十餘年住兩京蓬萊閣下預 恩榮衣冠歸里何
多幸老傍林泉閱治平
爾鄉太守吾鄉彥為政心同閩水清料爾到家春亦
到勸農正值出郊行
題竹寄一夔 有序

一夔侍講白余脩炎至仕宦四五十年久交其
高潔之操挺然儒林之表也久別在念人行不
及奉書舊得夏翰昭中書寫竹書此二十八字
識嚮往之意

炎翁又是三年別白髮論交重比金萬里停雲頻在
望一枝聊寄歲寒心

出京畱別翰苑諸公 二首

身着宮袍拜玉旒東風二月別皇州玉堂學士子
今盛一顆明珠不暗投

東嶽祠前動別驂歸心先已到江南同官敢怨無言
贈 壬午丁寧已再三

書驛舟 三首

二十六年曾過此蒹葭蘆葦帶荒村如今重過頭成
雪瀰瀰桑麻雨露繁

風激黃河白浪生畫船南下日西明恰人一片蕭閒
趣兩兩水禽相對鳴

新橋驛 二首

九河水泮綠差差洲渚危鷗近不飛夾道如雲楊柳
樹盡舒春色送人歸

官船過鼓夜過半起視星河盡轉西津吏臨流迎
饋人家兩岸將鳴雞

興濟縣 二首

渤到江南水竹居計程猶是五千餘行舟過處人驚
訝為有龍光動 璽書

道路相傳畫錦歸人家競出看光輝豈知白水青山
客不改從來舊布衣

過東昌驛遇丘誠驛丞 二首

承恩特許暫還鄉憶別鄉關四十霜喜見南來好春
色柳條將綠到東昌

舊同魚浦龍洲住嶺表移家歲月多今日聊城喜相
見匆匆無那別情何

過安山驛有懷蹇尚書

重過安山曉繫船東風楊柳滿人煙同來悵別人何
處寒泉淒咽記昔年

滯風雨采石有懷尹自道同知 二首

聖主深恩賜暫歸龍河冰泮別京師重來不待榴花
節為報當塗賢守知

滴傳祠下杏花殘孤客維舟倚暮寒相好相思不相
見滿江風雨夜漫漫

荻港

春雨凝寒著杏花春風吹綠上蘆芽行人數日江東
道次第看山到九華

望湖亭

好風十日迎歸棹已歷長江及大湖曉上高亭更回

晉五雲直北是天都

題梅與李仲貫 二首

四十餘年歸舊里不勝衰淚歎民風一心恬憺無塵累閭巷相看有此翁

鄕里匆匆欵別難畫船春水發江干一枝留贈羅浮玉他日歸來共歲寒

題梅贈王澄淵貳守 三首

分手都門歲月賒思君夜夜夢梅花貞姿一段淸於雪不讓西湖處士家、

氷作根株玉作神肯隨桃李混芳塵一從移植靑山御野水踈籬自在春、

四十年來金石交枉煩靑眼顧衡茅臨岐不盡衰寒意持贈羅浮月一梢

題竹與李懲

上沂蕭灘下彭蠡官舡十日安如山爲感微忱李從事聊書淇綠送南還

題梅寄鍾天錫憲副 二首

早屬秋官起盛名又隨司寇飭邊城平生一片氷霜操移向東藩表潔淸

故家共住西江上爲託梅花寄遠思無限鄕園淸白意與卿同結歲寒期

贈金華劉貫通判 三首

（劉晉卿進士避追河上生淡文之書此爲贈云）

姓名早見書金榜佐政黃堂又四年白有郡人歌豈弟相知何必上官賢

金華自昔多文獻繼者何人久未聞勝地良才終不[illegible]汲時培養在諸君

府倅官淸面帶霜庭前種得翠篔簹春來不愛閑桃李只愛淸風五月涼

題梅贈楊文昭廣東憲使 二首

白簡緋袍寵命新南行一路見陽春明時憲府淸於水只許梅花對玉人

華髮蕭蕭鐵作冠梅關此去路漫漫憑將使者氷霜操散作炎州九夏寒

贈夏仲昭歸省 二首

科名早列黃金榜昔學還趨白玉堂揮灑常看五色筆絲綸閣下染龍香

吳山浙水名天下筆有王維與鄭虔歸到江南寫眞趣一縑時寄五雲邊

題竹送周棨南歸 二首

爲愛周園好竹枝莫因風雨恨低垂歲寒但保氷霜操會有凌霄拂漢時

志人厚積而遲發春花不待秋風吹龍駒一蹶豈足[illegible]重鳴應可期

具希演寫神
多勤健筆寫衰容卻使人人識駿翁惆悵無因置林
壑秋風霜鬢尚飄蓬

送劉朝宗隨州學正 二首

懇辭玉署授閒散一任漢陽逐十年小郡近連郢子
國還將文學教英賢
文皇永樂臨軒日玉陛傳臚升甲科寄語隨人莫輕
看先生敭歷自嵯峨

題鴈

渚田秋啄尚可飽江葦夜栖殊未安數聲遠逐海雲
去怕有虞人持燭看

題袁都指揮思親卷 二首

椿陰慘澹荊花拆只歎陽和雨露偏行道由來自家
始人生有志在芳年
西江分閫升賢佐功憶先人百戰餘移孝爲忠有飭
業他年先映史臣書

晴雨二竹爲江西都揮僉湯節題 二首

瀟洒渭川風日佳展圖清氣滿清懷彩雲庭院不相
稱最稱湯家蘭雪齋
鳳池舍人精八法新來寫得兩瀟湘數竿清潤如蒼
玉宜寘東皋舊草堂

題竹贈蕭令復任歸安 二首

我憶同鄉蕭縣尹人來頻問水精宮萬里趨朝書
傍相逢還恨別匆匆
雲暗關河楓葉丹扁舟南去路漫漫一竿不是尋常
贈要看青青傲歲寒

題竹送彭僉事旋赴廣東

雨收雲淨氣澄明千尺長空動羽旌持向嶺南隨使
節高風猶是玉堂清

題劉誠之梅花 二首

長上緇塵四十霜玉堂東畔憶家鄉年年開到梅花
日吟味疎籬野水傍
窈窕文溪近武山年年春早玉葩繁南平進士北京
客常對新詩憶故園

題竹送楊仰謨同知 二首

萬里爲官可憚賒從來山水說三巴巴西貳守清貞
操肯愧廬陵忠節家
九河正月未消冰匹馬衝寒發帝京不盡同宗臨別
意題詩相送蜀西行

題竹贈康宜望

永嘉戎幕需賢佐臨別殷勤贈竹枝白日青雲看高
舉歲寒冰雪在操持

題蕭彥常竹

雨苔綠遍珊瑚石雲影斜開翡翠林好作蕭齋傍砌

處[illegible]編時究古人心

題楊允嘉近畫 二首

碧梧翠竹論清脩介石由來君子德盛年學業在操
持寫向書齋作三益

嶧陽嶰谷總奇材別有奇材泗水濱
聖治無爲用韶樂選材須獻大廷來

觀猴

四面虞羅三面解淩空羽翮任高翔遂令竹簡書仁
澤萬古殷湯是
聖王

寄曾子皋 三首

暮年芳酒溢華卮記得臨分共論詩流水韶光二十
載相思秋鬢各成絲

去年鱍棹淘金驛當日蒼茫與絳桃惆悵交游揔泉
下獨思江浦有子皋

誤下漁舟四十春清波夜夜夢垂綸大綱促罟今無
限未信深潭有泛鱗

寄遠法師兼柬南浦 三首

經年不到西蘭若清論常懷遠法師昨日過門關迎
送一編高絶見風期

松雲深處敞禪關草坐麻衣多化山應咲東華塵上
客白頭如雪未能閒

又汗江上龍華老一住平坡少出城又是經年不相
見蒲菴新刻幾篇成

題菜 有序

吳僖之爲刺史食不過菜盧懷慎爲吏部尚書
待所重嘉賓啟菜數茹山谷先生嘗題菜云天
下蒼生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無
此味曾盱升主事出示此圖爲題二十八字絣

辭

落酥蘆菔嘉肥嫩野老常將擬八珍此日卿家看圖
畫秋官一味宅清貧

題脊令圖 三首

白雲原上經行日傍墓曾看草結廬今日都門復相 易庵分教蘇學將行出以求題於致贈別之意
送絲袍分教赴姑蘇

故人死別逾三紀喜見傳家有鳳毛清代開官得名
郡心存忠孝道能高

清泉白石秋風裏下上和鳴相共怡比似湯家好兄
弟鶺鴒爲賦在原詩

題畫竹 都司務趙出此索題贈南京二秋官地

冠綬承恩下赤墀鳳池人贈鳳凰枝南都畫求文
書簡展玩時吟衛武詩

太平隄畔是秋官門倚澄湖綠玉灣更出賢當世云

紫雲長護紫金山

題竹送任敬讓參議 二首

萬里之官欲別難朔風吹送潞河干近河榆柳凋零
盡惟有琅玕見歲寒

十載低眉厭郎署清風高起鳳凰枝浣花溪畔多鄉
故爲託平安寄遠思

題陳知府竹 有序

吉郡太守陳侯九載之績奏最
上從郡民再留之請增秩復任上奇郡人也且舊與
侯同朝相知蓋深今侯瀕行出此竹索題輙爲
書二絶句

十年爲郡種篔簹富有清風九夏凉太守從來多惠
政後人將比召公棠

翩翩五馬導雙旌金闕朝回合郡迎帶得自天新雨
露綠筠加倍舊時清

好竹何妨種萬竿豈徒惟日報平安此君元有清貞
操傲閱氷霜過歲寒

題竹贈楊友文運副 三首

十年坐判維陽郡令譽芳聲特達聞惠政及人還未
已升官重向廣陵來

歲久鹺臺吏益深 朝廷選士比南金富饒有道明
禪國秖在清貞一寸心

將此質當貞比石由來志士有深期殷勤一片同寅
意贈向淮南慰別離

石憲使慈壽堂 有序

江西憲使臨漳石公仲玉早孤賴母之訓勤學
有立自監察御史再陞憲使廉介寬厚獄無冤
滯十三郡之人皆歸心焉其母年將八十公名
其奉養之堂曰慈壽蓋念非母之慈不有今日
而頌母之壽則孝子之心雖千百歲不已也士
奇江西人又嘗與公同朝熟公之事爲賦二詩
書諸堂中云

憲府從來氷玉襟爲承慈訓歲年深平反日奉諼堂
樂全勝西京雋母心

珠翟雲冠兩鬢霜南州使者侍高堂堂中但祝百千
壽日進流霞紫玉觴

題庭循所藏孟端竹

王紱作畫天機精健筆所至秋風生偶然貌得丹山
鳳長擅謝家庭鋪清

寄楊少保 二首

分手東華一月來畫船春水奉 恩回計程定過金
陵去新笋鰣魚對酒盃

三十登朝雪滿顋長風萬里稱歸心白雲翠岫江鄉
趣一路題詩入繡林

題竹送歐陽瀚教閩縣 二首

故人有子早能官萬里曾經蜀道難此去三山近南海講帷依舊一氊寒

寫得淇園脩竹枝臨行聊贈慰相思清風直節歲寒意別有雲霄遠大期

題竹送劉順常教揚州 二首

揚州繁盛接金陵北賈南商滿市坰惟有泮宮清似洗衣冠長日坐談經

博士之官向竹西一竿聊慰遠分攜綠陰齋館無塵雜講罷新詩取次題

題竹送張鳳應縣丞

雅亭武令朝回日凜凜水霜歲暮寒爲有一枝清似玉同鄉持贈異鄉看

荊州太守劉末㫋挽詩 二首

喜聞春意回南郡遽報凄風起北堂卧轍攀轅空滿路麻衣血淚倍人傷

詩書何幸際明時得祿承懽母遠違升堂最是傷心處柱壁猶存舊斷機

送余通判 二首

燒燈節後發京師春色初回楊柳枝看老如雲待漏渚到官莫過牡丹時

分明一道澄江月照見水霜鐵石心誰謂今人未知

古之循吏只如今

吏曹無復到鄉村諠雜何曾及縣門歲歲年年比今日邑人常戴府公恩

題王氏水竹居 有序七首

王氏之居百年之前名勝所集王楊世好也某童子時及聞先生老長緒論今年七十有八矣鄉里前代風流儒雅蓋某外知者少矣恐更數年知者加少七詩雖辭旨凡近不能爲水竹發其精彩而使後生晚輩與聞故家文獻之盛之萬一者亦不可無若夫篇私頓天將必不斬於吾輩也

家住龍河碧玉灣清風迭屋萬琅玕舊聞稽阮諸才子常聚南園與北園

王園西畔接文溪種竹臨溪箇箇齊剩有山陰三月趣彩毫飃句吐紅霓

園初看侯滿西昌文釆風流重二王我憶爲童隨杖爲賀當谷裏聽琳琅

最憶瓊台太守賢早從林館究微言尋源曾泝羲文上細論先天與後天

臨溪千歲散枝繁又到虹溪幾葉孫溪上森森皆卞立只應詩句詠淇園

少日林泉共隱淪披衣掃石蔭晴雲前年重過婧 昨

地親見詩人詠五君
叨祿京華總白顛　天恩有典賜歸田復茶亭上伴
燒笋更折長竿共釣鮮

題龍士郁竹

苕溪溪上綠猗猗勝日含風千萬枝最有一枝清似
玉春明開向鳳凰池

題竹贈陳侍講復職南京 二首

尋常去住難為別况是平生心所親木落天寒歲華
暮白頭人送白頭人
嗟君獨去路漫漫聊贈淇園玉一竿莫厭兩京頻間
關清風將此故人看

題竹寄本清良友 二首

往歲金陵城裏住竹陰相對話同鄉薊門此日看圖
畫却望金陵別思長
莫道尋常脩竹枝貞姿白石共幽期南京公舘多閒
暇時詠武公淇澳詩

奉和滄菴少保題梅花韻 五首

昔有故廬鷗渚上東風遶屋看梅花北京二十餘年
住幾度披圖倍憶家
萬蕊千葩瀲灩春彩毫揮洒得天真洛陽花品多堪
畫不似羅浮迥絕塵
盡吏皆明造化功清江不與會稽同古今吟咏多寄

致豈必林家有影中
歲歲陽和獨早回冷冰縈雪見晴暉向來止渴人皆
重大息調羮事久稀
共愛開花擅早春何分黃帶與朝紳玉堂金閣看尤
好不但疏籬野水濱

題東禪老僧所藏陳舉善小景 并序

東禪雲所上人道行俱高其年踰八望九與絕
聽聞公同肇行業林大老也此畫洪武三年吾
泰和丞會稽陳能舉善作極蕭散之趣超然絕
俗也其人品亦高題詩六人惟子閑余不及識
其第一首名經字中常陳丞之父歸然前輩矩

度於作中州樂府尤精張小山高弟也第二羅
楚材先生初名晉用後易為進德異人授岐黃
術孝友端介之行追配古人第三海桑陳先生
邑大儒江右學者皆宗山斗之何羅先生官至
德安府同知鄧先生官至四川鹽運經歷二先
生皆皦乎冰玉之操之五六君子者當時所謂
千人亦見萬人亦見者非雲所何足以得之而
謝世遠者七十年近亦五六十年今見而知之
者寡矣雲所之玄孫寶藏此卷重裝潢以求余
題既為具諸老大畧而係之詩匪曰續貂亦以
識慕仰之意云

雲所道人飛錫遠白雲猶護舊禪房向來聚得昆岡
玉長向林中起夜光

題梅送王瓊玉致仕 二首

辭榮我羡王瓊玉贈以江南白玉花此花開滿西昌
縣江上蒲帆應到家

收斂心情已息機送行更咏白圭詩歸來紗帽籠頭
坐莫遣流塵染素姿

城南茅屋

常杜城南尺五天東風花柳醉歌前豈如茅屋青松
下掃榻焚香撫七絃

題常熟郭令梅

鐫作根株玉作葩含霜映月净無瑕海虞縣裏清香
滿不比河陽潘令花

題趙琥司業竹 二首

琅玕竹蔭瑪瑙石橋門風致白鹽坡司成堂上詠淇
澳六館諸生日切磋

賢關一掃榛荊净滿目清風翠玉枝成陰結實當自
此早晚雲霄覩鳳儀

題廖監正山水

溪上好山青萬仞傍山臨水結茅堂扁舟載得綸竿
過不是吳鄉定越鄉

題歐陽渤梅

黃堂冷官兼冷地古人憂道不憂貧一經分教繁昌
縣日對梅花慕古人

題歐陽潘梅 二首

我家文節宋名臣風節當時表縉紳景仰前脩在賢
裔莫因詞賦託騷人

萬里秋風蜀道難緑袍西去作儒官行裝秪有梅花
卷須共冰霜閱歲寒

題梅送劉子輝博士 二首

向來三縣擁皐比衿佩詵詵喜得師賢關此去齏鹽
味又學元和韓退之

文江博士故多才爲喜身衡特達開九載相逢還相
別臨岐聊贈一枝梅

題梅寄蕭雅容布政 二首

螺川驛下雨絲絲暮燭維舟話別離滿袖春風向江
漢南聽黃鸝不勝思

回首分攜四越春江雲海樹夢頻頻過鴻聊寄相思
字定對梅花憶故人

寄張信都督

十年不見張公面萬里橋邊住錦城玉帳牙旗擁兵
衛清風常對雪山清

題鄭中書畫像

芙蓉秋水粲奇姿曾折雲中仙桂枝縱向盛年觀檝

叢春光正在鳳凰池

呉興章郎中冊貺詩 三首

碧桃庭館四時春珠翟雲冠五福身何用瑤池覓金
丹水晶宮內有仙人

堂甘旨皆推孝主饋恭勤更讓賢八十年華隨逝
水獨留女範後人傳

遠道孤兒望白雲麻衣血淚濕紛紛歸來自有終天
慟況復啼烏不忍聞

題郭公緒畫

一卷苔蘚堅貞操千尺雲霄挺特姿尚有山林蕭散
意南行相送寄相思

題楊宗勗所藏趙仲穆小畫 二首

茅屋溪山夐絕塵青松長對老龍鱗高情恐是王摩
詰騎馬橋南訪隱淪

林外青山山下溪白雲翠浪晃荊扉畫圖自是江南
趣身隱君恩獨未歸

輓詩 二首

詩書世積儉節會孝友人傳徧里閭清代光華膺五
色鳳凰池上鳳凰雛

荷衣蘭袂青松下親見升平六十春雲海忽驚翔乙
鶴吳淞風月屬何人

題周主事馬 二首

百花叢裏雪霜明休訝麒驎地上行定是夜中精彩
動上干銀漢射房星

大宛禁口高仙仗下金羈隨處得從容滿身雲影疑淨
動知是天閑八尺龍

題唐臨絹本蘭亭後有子昂書

禊帖蘭亭三月初流傳翰墨世稀瑰吳興繪事真兼
妙恨不揮毫到舞雩

題武昌陳氏榮壽堂 二首

高卧煙霞似散仙春秋人羨伏生年閒吹紫玉携黃
鶴來往三湘七澤邊

九天鸞誥下林皋五彩宮羅繡豸袍榮壽堂中過百
歲日持仙醞薦仙桃

坐分天祿荷天恩賜帛年年慶到門但比乾坤祝
明聖都將勳業付兒孫

侍遊西苑應制 九首

萬歲山連紫禁西承恩去日許攀躋雲霞光動龍
蛇刻徧看蒼崖翠琰題

琪樹陰陰翠木分瑤階步步入青雲泥金碧湧沉香
氣光到延和殿裏聞

金露玉虹相並立 皆亭名 方壺萬散對瀛洲 皆小殿名
峻宇千春鑑長奉鸞輿萬歲遊

太液波精屬豫遊鳧鷖鸂鶒近龍舟御前應

制慙無補但咏卷阿芳樟謳
一片簾泉瀉不休別有噴玉出金虬須教流下天津
去散作　恩波潤九州
曲流泉碧玉清紅蓮邐迤送金觥洛中勝事御園
與共侍　宸遊宴鎬京
頻奉綸音近御床
聖情無已念
先皇從臣總是先朝舊學　賜金壺白玉盃
頒來文扇出
天恩上有天章訓飭頻侍罷御筵重拜賜尚書前回
獨千緡

御廐飛黃　勅送歸禁中不敢醉驅馳　恩深難忘
涓埃報顧誦豳風七月詩
送龔鍊憲使致仕 二首
平生心在恤瘝一日辭榮出九閽袖却向來經濟
手去循南浦看西山
非才誤下釣魚磯徒遣緇塵滿素衣八桼年華雙鬢
雪同鄉悄悵不同歸
題玄宗遊驪山圖 二首
上馬含嬌不任扶君王攬轡待齊驅遙來宮女三千
女獨自驪山從乘輿
五隊如花出帝城年年扈蹕赴華清劍門西畔聽淋

烏竟有誰從蜀道行
題梅贈挺孫南京都察院檢校
鐵作枝柯玉作花精神氷雪淨無瑕看圖常礪操脩
志莫忝南州清白家
送陳照磨赴湖廣 并引
四月二十七日宗理照磨赴湖廣憲幕來告別
小詩二章為贈并寄憲使副諸君子云
青春白皙多才思往往明珠厚贈詩江漢南遊千
里錦囊還解寄相思
鳳凰山前憲使堂尋常六月凜飛霜堂中使者清於
玉黃鶴白雲離思長

題竹贈馬謹守禮御史
直道而行馬御史氷霜節操鐵心肝一庭竹色門如
洗坐對清風到歲寒
送祭式武戶後飲君未已更續絕句
賢兄擢桂官朝署令弟峨松向海邦文水仁山多盛
事周家白璧又連雙
鴻臚卿楊善父輓詩 二首
家臨晉水客燕山晚際明時遊不還鄉里到今談舊
德一生高致樂蕭閒
積書教子清風滿置酒延賓白晝長錦誥封官出好
後　天恩千歲有

送敬姪三首有序

族叔來聞宰長垣卒於官遂葬焉子孫晉君墓
側再世矣其長孫敬重水木本源之念凡再至
鄕里拜先壟又再謁余於京余嘉之其歸也書
此贈之

吾家賢宰宰長垣客墓荒凉有子孫六十餘年未歸
得至今源本重深恩

兩廻南上謁先塋更省同宗上
帝京遼道驅馳見誠孝詩書慎勿墜家聲

文獻傳家五百齡儕渠北郡久飄零是行好記般勤
囑清渭無將混濁涇

題東山洞賓二首

莫訝征西舊司馬平生山水愛幽探白頭匡濟成何
事回首東山巳自慙

神仙只在人間世來往千峯萬壑雲至道非關有傳
授他年那得呂岩聞

送劉胄之有序

廬陵劉胄之予老友嘉會先生之令子也學懷
材抱德授廣東按察照磨因賦近體七言絶句
三首以寫別意云

曉辭丹陛出神京一席秋風萬里程舟過螺川寧省
處鄕閭爭羨錦衣榮

尊府先朝老縉紳賢郎新榜又登名君今廣憲紆
運幕月照氷壷分外淸

東廣迢迢萬里餘西風落日片帆孤臨行不盡同鄕
誼更寫餘情在畫圖

題鴉姪畫

貫峯湧翠雲浮玉盤古洲前頗似之鴉也誅茅好結
宇待予解綬共棲遲

集句

酧劉士簡有序

劉士簡集古句爲長詩附其弟昺見贈昺來三
閱歲矣閟不出近因梁弘秀才追至得一見鄙
薄固不足以當所言然其綴輯之意勤矣遂集
杜爲三絶句書於寫竹之上用酬士簡云

無才日衰老常在覊旅中詞人取佳句獨贈白頭翁
舊傳編移曲折新詩作寄將開緘風濤湧感子故意長
文章千古士持苔琴瑯玕但令無剪伐日日報平安

詩餘

賜從遊萬歲山詞有序

宣德三年仲春之日天氣淸和風塵不作
皇上萬幾之暇駕幸西苑特召尙書學士皆從臣士
奇與焉旣遊萬歲山命就御舟遊太液池以
徧歷苑囿之勝群臣頫伏言

陛下寵恩之厚非愚臣等所宜蒙荷
上指御舟諭曰以操以濟群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
是同
聖諭再三獎與過分是日菓茗酒饌之賜皆出天厨
之珍加之賚予之厚下曁輿皂均沐洪賜遭逢
之幸在古鮮儷敬賦清平樂詞十章以識盛事

其詞曰
御河水泮禁籞春光滿中使傳宣陪賞翫西過蓬萊
仙苑　内銜許驟花驄新醅勑賜黄封共侍翠華遊
豫仰承霄漢　恩濃 右一
五雲仙島海上蓬壺曉紅瀲丹崖春正好香動玉華
瑶草　飛龍翠輦初來翔鸞寶扇齊開
聖主樂同賢輔愚臣自愧非才 右二
廣寒宫殿曉駐黄金輦天上彤霞平近眼俯看碧雲
芳甸　乾坤六合皆春榮光瑞彩津津浩蕩雲飛川
泳巍陶総出
皇仁 右三
碧池千頃湛湛涵天影清似玻瓈明似鏡洞見柔條
新荇　金鱗翠羽夷猶紅橈畫槳謳謌何幸盛時多
暇共陪太液清遊 右四
鳳池龍舸畫楫黄金柁亭午虹橋西畔過瓊管瑶箏
相和　彤亭畫面彫欄天光雲影盤桓世外銀潢臣

宴春前麗景清歡 右五
小山千丈聚玉蕋仙掌鶴擎鸞蓋森拱向春迎萬年
枝上　黄金矯矯蟠龍青岩洒洒輕風口噴汪洋天
澤須教大地年豊 右六
玉渠清泚宛轉千花翠幕勺金蓮傳玉醴瀟洒落紅
流水　連茵坐飲悠哉流杯飲過還來
聖主恩深如海醉教馬上扶回 右七
瑞禽靈獸自古希奇有鸞鳳來儀麀鹿伏好似舜庭
文囿　傳宣特賜奇觀山呼拜舞騰歡清世泰和嘉
應
聖人道合乾坤 右八
玉京仙境瑞氣融春永
明主承天天錫慶雨順風和嘉應　謳謌四海豊年
簫韶九奏華筵
聖世均調玉燭
皇圖帝壽齊天 右九
施恩宣化一統函夷夏端拱垂衣幾務暇光被普大
之下　簪纓扈從游巡乾坤萬物皆新蕩蕩太平熙
皥吾
皇萬歲千春 右十

奉壽恩貽兄 二首
皓月當庭照彩燈華筵春送酒如澠昔年把酒記醫

曾 今日楊園賓客聚壽星相應德星明六千里外獨思兄 右浣溪沙

春意滿堦除玉色梅花照鬓髮老子壽年過九九憔悴影婆娑不用扶 蕭散一塵無綠樹青山處士居兄弟別離三十載何如春雁來時定寄書 右南鄉子

寄壽仲直兄 木蘭花慢

簪纓四百載記科第有家傳羨雙玉連枝栢堂氷[illegible]桑里風煙逍遙葛巾藜杖傍青山綠竹俯丹泉天賜分淸福人尊八袠高年 一塵不到硏屛前餘筆映華牋想菊畔題詩梅邊作賦佳趣依然兒孫書香世業看名家慶澤遠綿延望德星南極壽觴正聚群賢

壽蹇少卿 滿庭芳

四紀廷臣三朝國老左班領袖官僚手扶紅日兩度上青霄一片丹誠奉 主持恭謹不間纖毫從容處調羹事好補袞更才高 君臣魚水契龍章鳳勑前後華褒看滿懷春意富貴無驕嘉慶今年七十梅舒玉香藹宮袍更百歲康寧壽福長遠佐 唐堯

壽建安少傅 水龍吟

一星南極輝光每年臘節明朝見黃封賜酒翠盤仙膾畫堂張宴濟濟嘉賓謀謨耆老文章英彥想從初

紹業武夷之秀金榜登高選 早侍九華春殿彩毫揮五雲騰約驅馳扈從東征比討馬蹄行遍身仕三朝手調金鼎芳名馳遠願長年佐輔皇恩帝德百歲冠冕

壽時勉李學士 臨江仙

霽明光風標度好文章淸比琳瑯蓬萊山近殿東頭論思獻納鵷立侍 宸旒 六十今朝初度日明朝又届中秋桂花香泛紫金甌賓筵爲壽不住算籌

壽黃學士 水龍吟

好花開到紅榴帝城明日端陽届先生壽旦官厨細酒士林嘉會內閣當年七人同事四人今在一人千里外還留異足懽相對須拚醉 不攻平生剛介更華髮朱顏無改聲名事業安榮憂患從前無愧紺雪晨飧黃庭晝詠出塵瀟洒碧雲冠往來天台雁蕩作人間瑞

春牧

歸田趣 四首 滿江紅

霜髮蕭蕭皇恩重賜歸田里郊郭外草亭四面青山綠水好鳥好花春似昔同時同輩人無幾一布袍椶帽任消搖東風裏 芳草岸平如砥垂楊徑淸如洗散牧處冉冉晴霞飛綺江色比於懷抱淨都無一點閑塵滓更

小牛背有書聲清入耳

夏耘

詔歸田里長散誕
天恩深厚尋常歲釣遊之處風烟依舊萬物方嘗嘉
會日一年最是清和候暢幽懷緩緩步東皋觀耘耨
竹色淨捷陰殘荷舖翠葵舒繡農忙際兒子大家
趍走頻有論聲迎杖屨渾無塵影籠襟袖望水南雲
似玉米浮籠岩岫

秋漁

七十歸來西江上堪游堪釣秋水共長天一色也堪
吟嘯穩坐木蘭漁艇子大兒能網中兒棹小兒自理

命艅香爐烹茶竈　蘋花渚雪爭搖楓葉岸霞相照
山無數清比方壺員嶠放浪不知天地外蕭閒底用
玄真號聽數聲長笛白鷗前江南調

冬樵

白首閒居冬風冷偏欺衰老晨光動瀾漫院落六花
飛繞坐煖茅柴煨芋栗老妻孫子圍爐好更兒曹腰
斧折枯薪歸來早　指前點池邊縞帶總出天工巧
石山峯庭下盡成瓊島況是太平豐稔瑞教兒愛護
休輕掃齊園林一鶴度前蕭寺瑤草

大雪志喜 五羨春 昔甲寅十二月臘二十日也

祝公預作豐年瑞撥絮梨花紛舞墜　九重城闕晃
清輝一統山河含淑氣　郊原遍是瓊瑤地梅蕊稍
頭春早至未論寅卯太平年且賞嘉祥宜德歲 識云寅年及卯年方見太平年

初度夕 甚君發

七朝謝客草草家筵聊向夕綠酒黃柑慶我今年七
十三　燭花送喜繞蕨連枝金菓盡小小孫兒世學
諸兒跪獻詩

九日謁陵 洛陽沙

庭鞠早含霜又到重陽盈盈白髮對清觴回憶往時
文翰侶太半凋亡　縱似紫萸囊佾上高岡眼昏那
見舊家鄉但見　三陵雲氣裏愁損柔腸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六十二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榮編定

書東里文集續編後

廬陵楊文貞公即世三十載其所著東里詩文集傳於世久矣然纔二十八卷耳士君子恒以不得見全集爲憾焉成化七年秋其子尚寶卿導奉使廣西爲予言導幼侍先公凡所著作藁

皆先兄收兄没諸子姪珍惜秘不發導又忝侍從不能歸茲幸歸而得之圖惟梓傳敢以累執事予敬諾焉導既還京師編錄成卷七十有二託吏部侍郎葉公與中校正乃以寓予且屬序一言予遍閱之躍然曰此當代

文章鉅公手筆天下之人仰慕想見者也予何敢不力然公詩文舊刻永嘉黃文簡公江陵楊文定公序之詳矣後生小子何敢置喙於其間嗟乎大羹玄酒不資薑桂雅有真味泰山華嶽奇峯疊擁不覺其繁玉雲行空

流麗自然初若無意而能成雨澤被萬物此公之冠絶一世予不能不樂爲天下道也故敢僭書于後

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夏五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都察院右

都御史奉
勑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吳郡
韓雍拜手書

[seals]

東里別集目錄

代言

視學之碑　交阯再平定赦罪詔
巡幸北京詔　冊貴妃文
昭容誥文　寬恤交阯詔
蠲陝西山西河南逋稅詔
即位詔　尊
文皇帝
文皇后謚號詔
文皇帝尊謚冊文
文皇后尊謚冊文　冊立
皇后
皇太子封宗室諸王詔
勑五府六部等衙門求直言
勑諭天下文武群臣脩政事
郊祀覃恩詔
勑兵部罷朝覲官牧馬
勑諭文武群臣求言并復弋謙朝參
戒法司愼刑詔
減免山東徐淮稅糧物料詔
勑諭禮部翰林院纂脩
文皇帝實錄　遺詔

即位詔　　尊
昭皇帝謚號詔　　上
皇太后尊號冊立
皇后詔
勑諭吏部申明薦舉
勑文武群臣各脩職事
寬恤詔　　恤旱災詔
皇子生詔
即位詔　　上
兩宮尊號封　諸王詔
太皇太后諭二兄書
勑吏部都察院因災考察官員
勑諭行在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勑諭文武群臣脩政事守祖法
勑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正官
因災脩政
兗國復聖公新廟之碑
觀天之器銘　　新建廟學之碑

東里別集目錄終

東里別集

代言錄

視學之碑　　大學士臣楊士奇譔

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材致天下之治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於茲後世之君其學政或脩或否是以政不古若也我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飛淮甸渡江首建學校親祀孔子日引儒臣講論經義求古聖人之道身體力行既統有萬方即詔府州縣皆立學天下士子雲集京師復新作廟學於雞鳴山之陽親製教條頒布中外又命天下增廣生員復其家府州縣皆用春秋有事孔子賜以樂舞德教廣被海外諸國及蠻夷酋長並遣子入學教化之隆視古爲盛朕纘承大統仰遵成憲乃永樂四年三月朔日躬詣廟庭謁先師孔子前期三日雨將事之夕霽雲澄霄星緯昭明暨旦天宇穆清旭日鮮麗舍采于廟退即彝倫堂文武群臣咸侍左右師儒在席諸生序列堂下命祭酒胡儼等以次講經成禮乃還夫學以明道也道之體廣大光明配乎天地日月而其實不離乎彝倫日用之間孔子明之上以承堯舜

禹湯文武之傳下以為後世植綱常開太平於無窮
而世之極其尊崇禮之者非於孔子有所增益特以
著明其道之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惟我
皇考繼統帝王尊師孔子舉天下皆約之使由於斯
道是以治化之盛淪浹周徧溥海內外罔不嚮風慕
義朕景仰弘謨夙夜祗敬思惟繼承之道不敢怠遑
爰因視學謹敘述
皇考所以致隆治化之本勒碑于廟俾我子孫臣民
尚克欽承於千萬年
永樂四年三月初一日

交阯再平定赦罪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天地大生成之德普萬物而無私帝王廣
愷和為心統六合而無外朕祗膺
天命纘紹鴻基體覆載以子民弘道德而立政乂安
惟切夙夜不忘永懷一視之仁敷洽八紘之內咸底
綏輯庶答
天心況安南介兩廣之邊陲在國朝先諸蕃而款附
乂罹荼毒詎忍遐遺其賊臣黎季犛父子累殺國王
屠夷其宗族橫虐民庶蹂躪於隣封遂上侮於朝廷
屢內侵於邊境諭其悔罪始猶務於包荒稔而弗悛
終難稽於援溺肆行弔伐遄與偏師天威震臨鋒聚
奔潰殲鯨鯢於平地曾無寸草之橫蹈富良如坦途
何有一杯之險擒列柵以歷于醜于窮三穴以極于
奇羅殆烈火之燎毛甚疾風之振槁未踰累月盡繫
兇渠既鮮縱其脇從咸撫存其疲瘵祥飈蕩除於癘
氣清霜普肅於妖氛濱海為之清寧山川發其光彩
特立交阯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列為郡縣俾同中夏
之氓化其鬘倪悉去南蠻之俗渙號初下輿情翕從
獨其孽黨之心不變狂亂之志不從教令不復生業
逃匿藪澤聚黨山林劫殺良民賊害命吏恩德不念
悖惡逾深若謂牧守匪人撫字失當陳述所苦赦許
求伸何敢拒違復作兇逆困甚鴻毛之命猶張螳臂
以當車遂來虎旅之雄莫救泰山之壓卵憐其怙惡
祇自取亡除前倡鈎首謀之人罪逆深重俱已伏誅
外尚念餘衆本因愚昧或迫饑窮或為強暴所驅或
為姦利所誘事非得已情有可矜槩而罪之朕實不
忍詔書到日咸赦除之軍還為軍民還為民各復其
業以圖自新如已經恩宥仍復冥頑不行悛改必殺
無赦其交阯所屬軍民衙門官吏體朕至仁務隆寬
恤毋為嚴急毋肆侵漁導之趨吉而避凶為之建利
而去害使長幼咸遂小大獲安官府一切不急之務
俱且停罷於戲
帝德好生肆覃霈澣除之澤

天心助順宜永堅欽戴之誠改過而善福有必臻非
分之恩理不常得庶樂和平之治勉承嘉靖之仁故
茲詔諭咸使聞知
永樂六年五月初一日
巡幸北京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親民尤重巡省
朕君臨天下祗率典彝統御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
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維時特以
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去處
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境

內朝見非經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飲食供給
之費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科擾
勞衆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六年八月十一日
冊貴妃文
維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二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
皇帝制曰朕祗承大統仰奉
聖謨永惟王化之基實係彝倫之重致明禋於
宗廟必有相奠之人正內治於宮闈必有恊宣之職
眷言賢淑禮用褒隆爾某氏懿符徽明端莊誠一秉
惠本乎天性靜順合於坤柔率履多儀益謹珮環之
節含章有美不忘圖史之規惟乃令猷宜膺顯冊特
封爾爲貴妃於戲貴貳軒龍既超承於恩命光昭褕
翟行益懋於德華惟尊敬爲福之源惟勤儉爲化之
本惟雍穆以自牧惟儆戒以相成往服訓詞永膺福
祿欽哉
昭容誥文
制曰帝王之治必本於家彝典所書尤詳內職眷言
淑善宜用敘升爾某氏詢美端莊惠和柔順本其天
性夙表著於德儀祗事宮闈益謹循於圖史動必由
禮勞而能謙肆顯示於褒嘉俾榮遷於名品今特命
爾爲昭容往服隆恩益勤祗慎

寬恤交阯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祗膺
天命統馭萬方永惟覆載之中咸屬照臨之下心存
博愛宵旰惓惓矧交阯既屬於職方而連歲未臻於
休息憫茲困弊之後特敷寬恤之恩庶俾兆人咸沾
沛澤所有合行事宜條示于後故茲詔諭悉使聞知
永樂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蠲陝西山西河南逋稅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祗膺

天命統御萬方即位以來軫念黎庶夙夜惓切眷惟
陝西山西河南接境邊塞供給轉運民惟勞勤矧自
今年夏秋以來疾癘相仍民兹困悴未臻蘇息朕甚
憫焉其陝西所屬府州縣永樂八年以前拖欠税糧
並與蠲免故兹詔示咸使聞知
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即位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
上天生民爰立君主仁育兆庶咸臻於泰和統御華
夷同躋於熙皞我

先皇帝奉
天撫運治化高於百王文德武功聲教被於四海比
緣邊警廑龍御以親征遠及凱還竟鼎湖之升遐
遺命神器付于眇躬顧哀疚之方深豈遵承之遽忝
宗親公侯駙馬伯文武臣僚軍民耆老及四夷朝貢
之使俯伏闕下奉表勸進以爲天位不可以久虛生
民不可以無主長嫡承統國家常經陳詞而三懇懇
勤切用是仰遵
遺命俯徇輿情已於八月十五日祗告
天地
祖宗

社稷即皇帝位奉
祖宗之洪祐仰
聖神之永圖屬兹涖阼之初宜布維新之命其以明
年爲洪熙元年所有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母
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不赦外其餘已發覺
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
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官軍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人等爲
事犯罪發遣各處立功哨瞭等項盡行宥免復

還職役
一軍官有爲事被刑及罷閑者除謀逆外其餘見
在者復其原職已故者子孫依例承襲總小旗
革役充軍者各還其原役
一文武官吏軍民匠作人等有爲事做工及運磚
拖石砌城運糧等項者悉宥其罪官吏復還職
役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其風憲官有
犯贓罪者不復其職放回原籍爲民當差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爲事已復職役住支俸
糧及支半俸者俱照舊支
一永樂十九年十二月終以前拖欠孳畜未完

糧料豆戶口鹽糧及有報數在官未曾送納者
盡行蠲免永樂二十二年戶口鹽糧一年其各
處拖欠草束及柴炭俱自永樂二十年十二月
終以前蠲免
一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以前逓年虧欠
農桑諸色課程倉糧鹽課魚課等項并倒死馬
駝騾驢牛羊虧欠孳牲等畜及拖欠蘆柴各處
納欠銅錢顏料蓆麻竹木等項并追陪珎珠等
物未納各項贓罰陪追未完段匹等件盡行蠲
免
一軍官爲事犯罪發遣各處充軍養馬種田等項
者盡行宥免復職
一各處軍民有爲事追陪孳生馬疋受官府逼迫
不得已將男女妻妾典賣與人以致流離困苦
莫能自存者詔書到日官司即爲贖還毋得托
故延緩如女子年長已成婚者不在此例今後
倒死孳生馬疋只照洪武年間例追陪
一天下一應稅課照依永樂二十年以前舊額徵
收不許指以鈔法爲由妄自增添擾害商民違
者罪之
一各處逃移人戶悉宥其罪許於所在官司首告
發回原籍復業免其差徭二年其戶下虧欠稅糧

糧盡行蠲免
一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
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
內府該庫交收諸番國有進貢使臣當回去者
只量撥人船護送其去但係所差內外官員即
便回京民稍人等各放寧家
一往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等處買馬等項及哈
密取馬者悉皆停止將去給賜段匹磁器等件
就於所在官司明白照數入庫馬駝騾疋若係
官給者仍交還官軍民買辦者仍給還原買之
人所有差去內外官員俱限十日以裏起程赴
京不許托故稽留
一往雲南木邦緬甸麓川車里等處採取寶石等
項及收買馬疋等件者悉皆停罷其給賜之物
發與差來進貢使人順帶回去但係朝廷差去
內外官員限十日以裏即便起程赴京官軍各
回原衛着役不許稽留
一各處修造往諸番船隻悉皆停止其各處採辦
鐵梨木只照依洪武年間例採辦餘悉停罷
一但是買辦下番一應物件并鑄造銅錢買辦麝
香生銅荒絲等物除見買在官者即於所在官
司庫交收若未起運者悉皆停止

一各處買辦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寶石等項及一
應物料顏料幷蘇杭等處續造段疋抄造紙劄
燒造磁器採辦梨木板及造諸品海味果子等
項悉皆停罷其差去人員即便回京敢有指此
為由科斂害民者罪之
一各處閘辦金銀課除已前銷見收在官外自今
幷前停止敢有不遵法度私自煎銷者罪之所
差去閘辦人員限十日以內即便赴京不許托
故稽留但係舊額歲辦課銀幷差發金銀不在
此例
一交阯採金採珠及採辦香貨之類悉皆停止凡

交阯一應買辦採取物件其詔書內該載未盡
者亦皆停止所差去內外監督官員限十日以
裏起程赴京並不許托故稽留虐害軍民
一各處自為營造採辦木植如已起運者隨到所
在堆垜其未採辦者悉皆停止軍民各放寧家
所差去採辦官員人等限十日以裏即便起程
赴京毋得托故稽留違者罪之
一浙江福建官臺山烏峰洞等處有等人民因被
府縣及閘辦官吏逼迫不得已逃命山林出沒
為盜詔書至日悉宥其罪各還原籍安生樂業
永為良民

一陝西四川買運茶課有已起運者即赴所指茶
馬司交收未起運者悉皆停止
一各處造作除軍需外其餘不急之務盡皆停罷
今後有司非奉朝廷明文敢有一毫擅自科擾
軍民者罪之
一逃軍逃囚逃匠人等詔書到日為始許一月內
赴官自首免其本罪軍還原伍民還原籍匠復
本業
一近年為事發去買馬當站及充軍遞運驛夫皂
隸膳夫軍伴之類法司即便檢劄放回為民不
許延緩違者罪之

一有被水旱缺食貧民有司即便取勘賑濟
一民間應有事故人戶拋荒田土有司即為從實
取勘開報以憑[illegible][illegible]除豁另行召人承佃中間
如係官田即照民田例起科
一軍中有緣事孤獨者所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
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
不能自存者官為賑給凡軍民年八十以上者
所司給與絹二疋綿二斤肉十斤米一石時加
存恤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許所司保勘明白開具事
跡奏聞以憑旌表

一軍民之中有懷材抱德堪為任用試屈下僚或
隱山林所司薦舉以禮遣送赴京量材擢用
一凡有軍民利病諸人直言無隱
一凡有貪官汚吏蠹政壞法作弊害民詔書到後
不即改悔仍前貪虐者許巡按監察御史按察
司即便拿問解京
一自後官吏敢有指以催辦為由輒自下鄉科斂
擾害平民者許諸人首告所司即便拿問解京
一諸司官員敢有容隱吏卒旁兵皂隸牢子久占
衙門遞年不替專浚潤官長起滅詞訟說事過
錢及稱土文等項名色各衙門結攬弄法把持

官府虐害良善諸人首告其有在按察司及巡
按監察御史即便拘拿問罪解京
一法司所問囚犯今後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
文適者罪之
於戲軍民一體愛人必務於寬弘賞罰有經為國
必彰於明信尚賴文武賢卿中外良臣攄乃忠貞
匡輔不逮用承鴻業隆國家永遠之基嘉惠群黎
廣海宇治平之福敕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尊
文皇帝

文皇后謚號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自古聖君哲后有大功大德者必有
顯號徽稱以表揚鴻美垂萬萬年欽惟
皇考大行皇帝躬膺
天命統御兆民制治保邦隆繼述之大孝篤近懷遠
同覆載之至仁神武弘廓清之功聖文廣緝熙之化
天地
宗社享於上華夏蠻貊戴於下輿圖克拓曠古所無
泰和融液藹徵畢至海宇乂寧臻于熙皞欽惟
皇妣仁孝皇后天稟元聖上配

宸嚴至順以承
天厚德以載物含弘光大端一誠莊隆化理之原篤
宗祧之敬宣昭懿範母儀天下
神遊杳遠哀慕無窮屬茲繼叙之初式舉尊崇之典
謹命文武群臣稽古禮文議為謚號大公之義輿論
僉同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
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

號
太宗
皇妣仁孝皇后尊謚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於戲惟
神聖配乾坤蓋名言之莫罄惟光華同
日月著尊仰於不忘敷告臣民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文皇帝尊謚冊文
維永樂二十二年歲次甲辰九月癸酉朔初十日壬
午孝子嗣皇帝御諱再拜稽首言臣聞惟
聖神之德如天地之化至妙莫測至大難名然皇有

羲軒之稱帝有堯舜之號皆本謨烈垂千萬年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體
天之心弘天之道具大而能化之聖存妙不可知之
神統理萬邦仁育庶類同乾坤之發育同日月之照
臨廣大而高明剛健而不息揚神武以靖亂宣文教
以興治儁繼志述事之孝兼創業守成之勳典章集
百王之大成朝貢極八紘而必至道泰時康于茲二
紀隆功盛德宜薦尊謚謹奉冊寶上
尊謚曰
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
號

太宗伏惟
聖靈在天昭明有赫垂裕後嗣咸被家國于萬萬年
與天無極謹告
文皇后尊謚冊文
維永樂二十二年歲次甲辰九月癸酉朔初十日壬
午孝子嗣皇帝御諱再拜稽首言臣聞
聖君御極必有聖后如
天地日月共成化功虞夏至周逮我
皇祖咸得聖助光啓國家懿號徽稱萬世尊仰欽惟
皇妣仁孝皇后上配
聖考允孝允仁允欽允誠嚴奉宗廟協隆化理含弘

光大配地承天表母儀於天下垂教範於無窮萬方
欽戴愈久不忘塗山太任古今一揆謹奉冊寶上尊
謚曰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伏惟
聖靈明昭在天弘祚後嗣億萬萬年謹告
冊立
皇后
皇太子封宗室諸王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致理必先正內所以崇王化之基承
統必重建儲所以厚國家之本乃若衆建宗室式以

永壯藩維帝王大經典章斯在朕祗承天叙君主萬
邦顧茲臨御之初方切維新之治念德澤之未究耿
夙夜其靡寧而親王勲臣文武百辟志存愛國咸懷
永圖屢表攄誠請立
皇后建皇太子藉舉舊章勉徇衆志已於十月初八
日冊立妃張氏為皇后十一日冊立嫡長子名為
皇太子封次子　為鄭王　為越王　為襄王
為荊王　為淮王　為滕王　為梁王　為衛王
於戲惇叙彝倫自家邦以達于天下鞏固
社稷隆本支以傳於萬年用弘仁厚之風永協雍熙
之化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勑五府六部等衙門求直言

朕以菲德嗣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
繁豈一人所克獨理亦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力共圖
康濟矧屬亮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嗣位之初
首詔中外旁求直言此皆實意而涉月累旬言者無
幾夫京師者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或有人困於下
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為國以得賢為重事
君以進賢為忠今居官者或廉貪襍處賢否無別其
何以望治效典兵者或部伍不實紀律不肅其何以
嚴防禦仕者之祿不足而冗食之員甚衆法吏所尚
太平怨而罪人或困於深文推之百司之務夫豈皆
適於中近者如斯何以法遠豈非憲紀不振言路猶
壅夫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至
公之典朕不敢私卿等皆受朕股肱心膂之寄無以
言而廢後謹君臣同體相與貴誠必嘉謀嘉猷輔
朕不逮庶副倚重賢人君子之意故勑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勑諭天下文武群臣脩政事

朕惟
天地以生物為德人君以養民為任設官分職簡賢
任能所以相成其功朕祗紹鴻圖仰惟
祖宗創業守成之艱難夙夜惓惓體
天為治嗣位之初蠲逋負赦有罪不急之務一切停
罷慎選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與天下安於太平今
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
群臣之責尚勉思之咨爾文臣六卿掌國之庶務布
政司受任方隅守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各有攸司其
竭忠殫慮以安黎庶銓選必擇人賦稅必有常禮教
必脩明兵政必振舉刑罰必平恕營繕必撙節凡百
政令必勤審度以存恤為心內外相承興利除害休
息以蕃其生勸課以厚其本興學勸士以正其俗以
成其才必使吾民衣食充足禮讓成風匹夫匹婦咸

得其所斯爲稱職咨爾武臣都府掌國之軍政都司
控制一方衛所邊圉各有信地其悉心戮力以衛國
家簡閱訓練必公必勤紀律部伍必嚴必肅器械必
堅利城堡必脩繕糧芻儲峙必足於用巡邏瞭望必
謹以備使姦宄屏迹吾民安於無事其要以撫養軍
士爲本卹其饑寒念其疾苦用之於萬全斯爲稱職
至於風憲爲朕耳目朝政闕典吏治得失軍民利病
百官有司孰賢與否悉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無
不舉人咸樂生斯爲稱職夫君臣一體上下相須朕
勉於脩德爾尚勵於忠貞翊成治化以躋斯民於雍
熙泰和之盛不其偉歟朕代天子民恪存戒飭不以
小人備任使不以浮費傷財力不以刑法先教化不
以貪黷勞士卒爾尚體予至意以副職任惟忠足以
事君惟仁足以卹人惟勤則庶事集惟廉則公道存
乃若驕淫縱恣朋比用事貪暴掊克漁獵吾民阿諛
從事務爲容悅庸壬保位無補於時黜陟之明賞罰
之公典章具在爾其欽哉故勑

洪熈元年正月初三日

郊祀覃恩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君國之道事天爲大事
天之實恤民爲本我國家

聖聖相承
太祖高皇帝肇基垂統弘靖萬邦
太宗文皇帝繼志守成德威廣被天下無事生民乂
安六十年於今矣是皆
天地祐祚之隆
祖宗功德之盛肆及眇躬獲承鴻緒嗣位以來夙夜
祗慎上惟
天地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式嚴昭事庶臻康濟謹於
今年正月十五日恭祀
天地于南郊股肱助相群工駿奔二靈交悅百順介
祥嘉與臣民均膺慶澤一應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有司宜加勸課
在内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巡督毋爲虛
文務臻實效
一祀典神祇皆爲保庇生民有司奉祭務在誠敬
不許褻慢
一天下嶽鎮海瀆及各處山川社稷等壇帝王陵
寢先聖先賢忠臣義士旗纛城隍祠廟常須潔
淨遇有損壞隨即脩理仍禁約不許樵採牧放
一軍民之家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合該上司審
覈明白具其實跡奏聞以憑旌表
一軍民有鰥寡孤獨及篤癈殘疾無依之人所司

常加存恤依例廩養毋令失所
一有廉潔公正賢能幹濟之人未曾出仕或屈在下僚許所在官司薦舉務得真才實行以憑擢用不許徇私濫舉若考驗不中或後犯贓罪原舉之人連坐
一文職官員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以前有犯罪作辦事官及發充吏役承差者並送吏部隨才受職但有贓罪者不在此例
一武職官員子孫除應襲外其餘子弟果有德行可取才識優長者聽所在官司薦舉以憑取用
一文武官有因公幹在途病故者所在官司即以禮棺斂遞送還家若在任病故家小不能還鄉官爲依律應付脚力送回勿令失所
一廣東珠池及各處官封金銀場并江西饒州燒造磁器官窑仍前禁止外其各處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及菓樹蜂蜜等件原係民業曾經官府採取見今有人看守及禁約者詔書到日聽民採取不許禁約如有原看守之人各還職役
一官員父母有年七十之上家無丁力去任迢遠不能就養者許其明白具奏放回侍養待親終起復就用若不得離職願分祿於原籍支給家養者聽從其便

一內外文職官員離家年久者許其明白具奏挨次給假回還原籍省親祭祖
一文職官員年七十之上不能治事者許明白具奏放回致仕若無子嗣孤獨不能自存者其有司月給米二石養其終身
一自洪武至永樂年間有充軍擺站等項後因保舉起復爲官或見任或病故或以禮去官皆免其戶下子孫補役見任年七十之上筋力衰憊者亦許引年致仕開其軍伍
一天下諸司文武官吏俸給每石折支鈔二貫五百文近來米價騰湧日用不給除原支本色米外其餘俸米每石折支鈔二十五貫候年豐糧積再行定奪
一朝廷建置文武官員所以統治軍民其間或有官非其人不得軍民之心而軍民動輙綁縛淩辱有傷大體今後凡有害軍害民官吏許被害之人赴合該上司陳告上司不爲准理許訴於朝不許擅自綁縛送者治罪若受贓及造反謀逆及逃叛者聽綁縛前來不拘此例
一城池之設所以禦暴衛民遇有坍塌損壞隨即脩理合用材料支給官鈔買辦不許因而生事擾人若有坐視不行脩理者聽風憲官糾舉

一工部成造軍器逓年坐派各處買辦一應物料多有未納自永樂十九年以前坐派者悉皆罷免其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坐派者免其一半以紓民力

一各處歲辦蘆柴除前蠲免外自今常額以十分爲率減其三分每歲正納七分實納本色二分其餘五分俱照原行折收鈔貫每束收鈔五貫就送所在官庫收貯支用

一各處逃移人戶詔書到日即回復業其戶下逓年拖欠稅糧悉與蠲免仍自復業之後再免稅糧差役二年如乏牛具種子者所司勸諭糧長

里長并有力之家互相給助耕種不許生事擾害其有比先私家債負未還者限三年後一本一利交還不許逼抑索取

一各處全戶充軍并全家死絕抄劄人戶遺下空閑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所司務要設法召人開耕待三年後方徵稅糧不問官民田俱照本處民田例起科不許重加科擾違者罪之

一各處衛所官軍俸糧近年有因水旱等項民間輸納未足倉無儲積以致官軍積久不得給用詔書至日各府州縣將永樂二十年分拖欠稅糧各照當地時價聽民折納鈔貫布絹頭畜等件就於本處官司收貯仍查勘各衛所官軍逓年未關俸糧明白見數挨次將前項折納物件依原折米數給付官軍收用其支給餘剩之物儲貯別用

一各都司衛所屯田官軍今後務依原定分數下屯不許一槩差占失悞農業年終從監察御史按察司比較其間多有艱難辦納子粒不敷今後除自用十二石之外餘糧免其一半止納六石

一各處勾補軍役已有定制其有委係丁倒戶絕者取具所在官吏執結回報衛所即爲轉達該

府兵部以憑開豁毋得展轉勾擾剝削無辜亦不許指此爲由一槩將有丁之家徇私賣放空歇軍伍違者各治以罪

一各處孳生馬疋舊例每年納駒一疋中間多有駒不及數者令其賠補積畜年久貧無賠償者多至失所今聽兩年納駒一疋永爲定例若兩年納駒兩疋量爲賞鈔以旌其勤

一四川寶寧等府所屬茶課其原額官茶自洪熙元年以後皆照洪武年間例辦納價買民茶盡行罷免若官倉見積茶數堪中換馬者仍留支用芽茶依當地時價作官吏俸錢支銷其不堪

換馬葉茶明白具奏覆驗燒毀免致堆積累民
一名處遇有水旱災傷所司即便從實奏報以憑
寬恤毋得欺隱坐視民患
一旌善申明亭所以勸善懲惡有司常整點遇
有善惡明白書之庶以激勵風俗毋徒視為虛
文
於戲郊禋致誠所以仰荅靈貺陽春布德所以順
體乾元迎導至和發育庶品尚賴有位咸懋乃官
推其仁愛之誠輔我太平之治詔告中外咸使聞
知
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

勑兵部罷朝覲官牧馬
令都察院言陝西等按察司官擧令領孳牧馬疋太
僕寺都司布政司帶管提督風憲不無受制等事初
群臣所議本欲便民今思其言誠有未愜朕惟蓋國
家以祿待仕者使之牧民今以馬責其孳牧非惟有
失禮待臣下之體且使廉者艱於保其操行貪者得
以假此擾民況已有詔寬恤民間牧馬二歲納一駒
豈復於官猶責孳牧縱使各府州縣大小官員一一
養馬總納不及數千其於朝廷補益幾何勑至各布
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但有已領過馬疋者就依
洪武中欽給官員馬疋例給與騎坐不問其孳息未
領者悉皆停止都察院題本就付爾觀之如勑奉行
洪熙元年正月十八日
勑諭文武群臣求言并復弋謙朝參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幾務之繁殆難
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
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欣然聽納言
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群臣所
共知者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
事朕一時不能無繫於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
章奏其賣直沽名欲寘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
不得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蓋少豈以為無事可言

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歟自今冬不雪春亦
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人臣者惟
念保身亦何以為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
自省爾文武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
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
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為戒而有所諱庶幾
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洪熙元年三月初七日
戒法司慎刑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承大統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
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專務
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
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
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深憫之夫五刑之條莫
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
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
並不許牽合傅會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
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
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

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
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用宮刑絕人
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爲非固有父子不
相爲謀者肆虞舜爲治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
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
本身毋得一槩濫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采民言
用資戒警今宄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吏刻
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
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
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
違者必罰不貸敷告天下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

蠲免山東徐淮稅糧物料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大統主宰天下上惟
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夙夜憂勞惟恐一夫不得
其所屢詔求言甚達民隱而山東諸郡及淮安徐州
之境頻歲旱澇年穀無收民有乏於衣食父母妻子
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於道路郡縣之官漠不留意
而又有科買之擾豈稱爲民父母之道哉可全免今
年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以前各衙門
一應收買及科派料件除奈撥仍納外其餘未到官

者盡行停罷已到官者從實起解不許欺隱若實無
見物而先已虛報在官者亦不許再科於民以足其
數虛報之罪俱宥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輯安養
之宜毋縱貪刻以重困之庶幾副朕憫恤黎元之意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四月初三日

勑諭禮部翰林院纂脩
文皇帝實錄

皇帝勑諭禮部翰林院　恭惟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元聖大德順
天應人

君臨萬邦爲神武之主者二十有三年駿揚武功則
載冀
宗社一清寰宇丕顯文教則興脩禮樂崇極治化至
仁侔覆載至明配日月上比隆於列聖下儀範於萬
年甫畢
山陵未懷繼述仰惟
實錄未有成書卿等咸逮事
先朝職典斯事往集賢俊博稽簡書協恭纂脩務盡
精懇用宣昭我
皇考盛德大業光華復被於無窮其以太師英國公
張輔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

書夏原吉爲監脩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楊士奇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黄淮太子
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
院學士楊溥爲總裁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以聞欽哉
故諭
洪熙元年五月初四日
遺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洪業君臨天下甫近踰年上惟

皇考太宗皇帝山陵未遠追切哀誠下惟海內黔黎
彫瘵未復憂勞夙夜特用遘疾奄至大漸夫死生者
晝夜常理往聖同轍奚足悲念惟
宗社生民必有君主長子皇太子御名天禀仁厚孝
友英明
先帝夙期其大器臣民咸欽其令望宜即皇帝位以
奉神靈之統撫億兆之衆朕既臨御日淺恩澤未浹
於民不忍復有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日
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釋服無禁嫁娶音樂在外
親王藩屏爲重不可輒離本國各處總兵鎮守備禦
重臣及文武大小官員亦毋擅離職守聞哀之日止

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悉免赴闕行禮
皇考太宗皇帝服制仍遵去年八月之令嗚呼南北
供億之勞軍民似困四方嚮仰咸屬南京斯亦吾之
素心君國子民宜從衆志凡中外文武群臣咸盡忠
秉節佐輔嗣君用永寧我國家生民朕無憾矣詔告
中外悉使聞知
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
即 位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洪惟
天眷國家茂隆景運肇自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
太宗文皇帝神功聖德載安宗社弘靖萬邦
皇考大行皇帝紹承大統奉
天子民體
祖宗之至仁用綏寧於庶類自臨寶位夙夜勞勤甫
及踰年德澤覃需不幸遽遘疾奄臻大漸
顧命神器付予眇躬哀慟方殷罔知攸措親王文武
群臣下至耆老軍民番夷朝使萬衆一誠累表勸進
辭拒不獲俯惟
列聖創守之難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二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為政所重以德及人其改明年為宣
德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所有合行事宜條示于
後

一自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昧爽以前至去年八
月十五日以後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
逆謀叛子孫謀殺及毆罵祖父母父母妻妾殺
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
盜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
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
以其罪罪之

一自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後軍官及旗軍將軍
士校尉舍人餘丁除犯謀叛黨惡不赦外其餘
有犯發各處立功贖罪及降黜充軍等項者並
送兵部查理復其職役

一自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文官除犯貪贓及枉
害人命已發落者不宥外其餘有犯發充吏役
及承差者悉送吏部量能授官

一自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後見任文職官員有停
罷俸祿者詔書到日仍舊關支

一言路所以廣視聽達民隱自今朝廷政務或有
不便及軍民利病或當興除者許諸人陳言勿
有所諱

一農桑王政之本衣食之源有司宜身為之勸務
求實効勿事虛文

一安民之道必在守令得人今軍民中有行己廉
正才堪撫字者許見任官具實薦舉朕將親擇
而用之不許徇私濫舉

一學校賢才之所自出必在師範得人今軍民中
有經明行脩可充教職者許見任官保舉而試
用之有司宜常加勸勉其生員之家遵依洪武
年間恩例仍優免兩丁差徭俾得盡心務學
臻成効

一各衛所及守邊去處務要城堡堅固兵備嚴
如法操練
一天下軍士累年勞役衣食不足艱難可矜即令
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其管軍官員宜加意
撫恤毋令失所並不許假公營私妄有科歛及
私役其力違者罪之
一有被水旱災傷去處缺食貧民有司即便取勘
賑濟毋得坐視民患
一官民田地舊佃種人戶或全家死亡或丁力消
耗以致拋荒有司即與召人耕種官田准民田
例起科如果無人耕種者各該納稅糧從實取

勘開除毋得虛攤拋荒重爲民患
一各處開辦金銀抄造紙劄坐辦諸色除已開辦
造完見收在官者差人送部外其餘悉皆停罷
以甦民力原差官員人等速即回還如有托故
稽延者以違制論
一遞年海運漂失及征進拋棄軍器等件并永樂
二十一年以前各處拖欠歲辦皮劄歲進野味
追補胖襖等項悉皆免追其追賠償理永樂二
十一年以前試驗不堪弓箭弦條如已完者就
於所在官司入庫如未完者悉皆停罷
一各處孳生馬騾牛羊等畜及北京所屬衛所

養永樂二十年征進所獲牛羊自洪熙元年六
月十二日以前倒死者悉免追賠其征進所獲
牛羊今後只令軍衛有司自行提督牧養原差
去管養官員人等即便回京毋致重擾軍民
一忠臣烈士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事跡顯著者有
司具實來聞以憑旌表
一鰥寡孤獨及篤廢殘疾者有司依例存恤毋令
失所及有爲事編發爲民種田年七十之上孤
寡無人養贍者放回原籍依親
一軍戶有重役者不分三處五處遇有事故如果
戶內人丁消耗只併一處勾丁補役其餘悉皆

開豁其有丁倒戶絕并同名同姓被人妄報遞
年勾擾有司從實體勘分理不許徇私作弊害
及無辜
一見起在京做工人匠有二丁三丁者放回一丁
四丁五丁者放回二丁六丁以上放回三丁其
罪丁應役二年之上者放回休息內有犯罪被
刑劓刺已成殘疾者即與開豁本身差徭全其
餘生其有無知小人挾讐妄指平民爲匠者今
後有司宜嚴加禁止違者罪之
一遞年失班及在逃人匠與免本罪即來赴工依
舊輪班如有仍前恃頑不即赴工者所在官司

拿解前來治之以罪
一永樂年間爲事發各處擺站及充遞運所水夫有年限已滿應替當過三年以上未替者即便放免其餘役滿未及三年者法司即於四人內撥替若近年在逃及未赴役者俱免本罪即赴原發處所應役照例撥替如有仍前恃頑不即赴役者許所在官司拿解治之以罪
一逃軍逃囚逃匠等項詔書到日爲始許一月內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軍還原伍民還原籍匠作人等復還本役
一軍民官有貪虐害民者許被害之人赴合干上司及按察司巡按監察御史處陳告不許軍民

人等擅自綁縛違者罪之
一今後一應罪犯悉依大明律內科斷法司不許深刻妄引榜文及諸條例比擬
一九寬恤恩典及合行政務其有開列未盡者悉遵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後詔旨施行務惇明信祗守不渝
於戲
三聖在天制治保邦大經大法明昭日月垂憲萬年惟篤欽承必誠必信尚賴宗室親王叔祖叔父協心藩屏鞏固國家暨中外文武賢臣同德匡輔思臻至理弘建
宗社生民悠久之福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

尊
昭皇帝謚號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聖神之道不可以名言功德之隆必形諸贊述是以皇有羲農之號帝有堯舜之稱國之典常古今一揆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稟睿聖之資篤明誠之德正位儲宮二十餘年至孝通于神明令聞孚于遐邇嗣登大寶

寅奉鴻圖體
天之心弘敷惠澤溥昭蘇於萬彙煥宇宙之一新致治興化敦尚文雅慎脩武事四境無虞天下歸仁安於熙皡不幸踰歲奄忽賓天四海兆民如喪考妣嗟予罔極之慟屬茲繼統之初諒惟敬承之心敢後追崇之典謹命在廷文武群臣稽古禮文議薦謚號至公之道衆論攸同乃於七月初二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
冊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
號
仁宗於戲配天惟德尊親惟孝光華宜著於萬年繼
述尚存於永世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七月初三日
上
皇太后尊號冊立
皇后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仁政之務親親為先禮典所崇尊尊為大

朕纘承鴻業君臨兆庶肆用敦于孝理爰肇正於化
原恭惟
聖母輔翼
先朝昭明內政弘六宮之壼範表四海之母儀深仁
厚德施及眇躬隆鞠育之恩廣訓迪之道劬勞備至
以底成立茲方奉天下之至養則必極天下之尊稱
謹上尊號曰
皇太后乃若
宗廟之祀禮重相成德化之行始於夫婦用稽國典
冊妃胡氏為皇后夫國之本在家允為彝倫之重
以厚率下庶臻至理之隆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洪熙元年七月十五日
勅諭吏部申明薦舉
勅諭吏部至理之務必先安民安民之方必擇守令
自昔聖帝明君咸循茲道朕孜孜夙夜以恤民為心
而詢諸四方民不得所多緣守令非人即位之初首
詔求賢今既數月矣薦者無幾賢才之生何地無之
惟賢知賢各以其類寧有不知者乎薦賢為國事君
之義其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
布政司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除
見任府州縣正佐官及犯贓罪者不許薦舉其餘見
任及屈在下僚官員并軍民中有廉潔公正才堪撫

字者悉以名聞務合至公以資實用不許徇私濫舉
如所舉之人受職有犯贓罪者併舉者連坐蔽賢不
舉同有明憲夫天下生民之安否係於守令之得失
爾尚慎重簡畀以副朕惓惓斯民之心欽哉故諭
洪熙元年八月初六日
勅文武群臣各脩職事
朕惟君國莫大於奉
天守成莫重於法
祖為臣之道莫切於忠君而愛人朕嗣鴻業惟
天惟
祖宗付畀夙夜祗敬勵精思理不敢怠寧今甫歲啓

元與天下一新爾文武群臣皆
祖宗所簡任以遺朕者其必有以副朕之望攄誠秉義茂乃嘉猷以輔予德殫厥智慮勤力不懈以共乃職爾惟懋哉治民者悉心愛民治軍者悉心愛軍俾咸享樂利用副朕子惠群生之意爾惟懋哉端乃心慎乃行務忠厚而戒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毋附下而罔上毋肆己以虐民毋作聰明亂舊章毋黷貨利壞名節用光汝績保祿位於悠久爾惟懋哉君臣相與同德協恭康濟宇內用致太平不惟于我國家有賴爾亦有顯聞於無窮弗是之率而倍德慢禮縱欲徇私
祖宗賞罰之典具在朕不敢私欽哉毋怠故諭
宣德元年正月初三日

寬宥交阯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統理之道所重愛民矜恤之仁宜存宥過交阯自入職方今二十載數構叛逆以勤王師惡死樂生人情無異趨淵赴火豈其本心究尚所由皆緣有司撫綏失當漁奪無厭情不上通澤不下究致其困苦遂生危疑逃避山林嘯聚為亂推情蓋非得已論罪誠有可矜用霈洪恩悉與湔滌凡交阯官吏軍民人等所犯反逆等罪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詔書到日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其黎利藩僚路文律等本皆歸心朝廷曾經任用偶乖一念失誤至此今特開其自新之路誠能悔過從善復守臣節悉宥其罪仍授以官及有被黎利等迫脅從逆并鄭公証等黨逃避未出者今能挺身來歸或赴所在官司自首一體赦宥官復原職軍復原伍民復原業詔書到日如黎利等及脅從逃避之徒執迷不悛仍前拒命天討必加後悔無及今後交阯軍民人等除給納糧外其該徵及采辦金銀課鐵香課魚課等項悉且停止金銀銅鐵鹽及魚皆聽於境內交易官府勿禁用稱朕恤民之意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宣德元年五月初三日

皇子生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菲德祇膺鴻圖惟
祖宗創業之艱難惟今守成之匪易致勤夙夜罔敢怠遑億兆之繁殫心於和輯
宗社之重永念於繼承善慶有源祥應茲協陽德初復長子肇生家邦之本攸隆中外之心咸屬宜施霈澤覃被多方今大赦天下所有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及毆

篤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
強盜人命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
未結證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
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各犯人名下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
見追未完侵盜糧草及一應贓物詔書到日悉
皆免追
一逃軍逃囚逃匠人等自詔書到日為始限兩箇
月以裏赴官首告與免本罪軍還原伍民還原
籍匠復本業

一各處人戶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在
逃者詔書到日為始限三箇月之內赴所在官
司首告與免本罪各回復業戶下遞年所欠錢
糧等項盡行蠲免仍免差役一年有司官吏糧
里人等撫恤不許取索錢債為由因而生事擾
害違者罪之
一軍民中有鰥寡孤獨者所司依例存恤毋令失
所
一各處稅糧鹽糧除宣德二年以前未完者照例
徵收其宣德三年稅糧以十分為率蠲免三分
一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遞年拖欠諸
色課程鹽課茶課各處孳牧虧欠倒死馬騾驢

牛羊等畜官軍騎操領養馬騾驢牛羊隻倒死
者及遞年拖欠蘆柴納欠銅鐵顏料膠漆竹木
等物追賠未完段匹等項盡行蠲免
一自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以後宣德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以前官軍及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
人餘丁除犯反叛常惡不宥外其餘有犯發各
處立功哨瞭及充軍等項者並送兵部查理復
其職役官調衛所
一自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以後宣德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以前文官有犯發充吏役承差者悉
送吏部量才授職但犯贓罪者不在此例

一自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見任文武官
員總小旗有因事停罷俸糧者詔書到日如舊
關支
一軍民中有男婦年八十以上者詔書到日所司
仍給絹一匹布一匹綿一斤酒一斗肉十斤米
一石
一文武官有虐害軍民者許被害之人一依大明
律自下而上陳告如有所司不理許赴按察司
巡按御史處告理如有冤抑方許指實赴京伸
訴不許擅自綁縛違者罪之
於戲承序以昌用昭萬世之傳推德及人弘敷

海之福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恤旱災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菲德恭嗣

天位統御兆民夙夜惓惓圖惟安利今畿內及河南山東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降人民饑窘朕甚惻焉夫

上天降災厥有攸自其政事之有闕與刑罰之失中與徵斂之頻繁與撫字之不得人與永念其咎內疚于心思惟感通之道必廣寬恤之仁庶

天譴之旋災為福所有合行事宜逐一條列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一南北直隸府州縣并河南山東山西三布政司凡災傷去處人戶自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拖欠夏秋稅糧戶口鹽糧及官軍屯種子粒悉皆停徵其拖欠各色課程鹽糧并各衙門見坐派買辦採辦諸色物料等項及虧欠孳牧馬驢牛羊牲口悉皆蠲免仍免其今年夏稅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驗口給糧賑濟如官無見糧勸諭有糧大戶借貸接濟待豐熟抵斗酬還

一被災之家優免一應差役一年官吏里老用心撫恤毋令失所

一戶部禮部工部等衙門遞年坐派各處買辦採辦諸色物料顏料藥味香料金銀箔油漆等項及茶蠟棗穰糖蜜牲口乾魚一應廚料并造辦菓品等項但係宣德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者悉皆蠲免

一各處追納加倍商稅課鈔除納完外但係宣德五年十二月以前拖欠者悉皆蠲免宣德六年至宣德七年終拖欠者減半

一各處都司衛所并各太僕寺苑馬寺該追倒死虧欠騎操孳牧馬騾牛羊驢隻但係宣德七年

十二月以前者悉皆蠲免

一後軍都督府及工部坐派軍衛有司採運柴炭蘆蓆但係宣德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者悉皆蠲免

一戶部遞年坐派軍衛有司採打秋青草束但係宣德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并照例折鈔者悉皆蠲免

一工部坐派各處採運木植其見在山場堆積者令所在官司如法苫蓋毋致損壞見在水次者陸續起運前來

一法司及各處見追犯人金銀段匹米鈔草束竹

木等項除正贓不宥外其賠罰及追者俱蠲一
半徵納草束浥爛及失火延燒者悉皆蠲免
一各處抄造及買辦一應紙劄但係宣德四年十
二月以前悉皆停徵
一各處遞年拖欠稅糧但係宣德六年十二月以
前拖欠未完者悉皆蠲免
一宣德六年十二月以前各處拖欠課程鹽課者
悉皆蠲免
一在京在外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旗軍有住
支俸糧者詔書到日悉皆如舊關支
一直隸令巡按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審察軍
民衙門刑獄有冤抑者即與伸理不許因而縱
放有罪其見監罪囚除謀叛謀殺祖父母父母
妻妾殺夫奴婢殺主人命蠱毒魘魅毒藥殺人
強盜殺人及偷盜官糧外其餘罪犯並與寬免
一等科斷
一逃軍逃匠詔書到日限兩箇月內許令赴所在
官司首告與免本罪軍還原伍匠仍當匠
一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令其仍舊輪班後不為例
一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各要連名
舉保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
一諸司官吏有貪酷害人及闒茸者直隸令巡按

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審察奏來以憑黜
其按察司官貪酷害人及闒茸者從巡按御史
審察奏聞
一中外比年冗官過甚虛費廩祿無所裨益在內
令吏部都察院在外令布政司按察司巡按御
史及府州正官公同於添設官員數內斟酌其
職務繁簡量留在任餘悉送回吏部不許托故
在任仍前冗濫
一各處近設撫民官本為安民自其赴任並無上
言民情利病者且聞於民無益有損詔書至日
悉令回還吏部如其中有清廉幹濟舊官所不
及者許其親臨上司保留在任起送舊官回吏
部仍具奏聞
一朝廷差去內外官員人等務要體朕愛民之心
謹守禮法不許在外生事需索百端擾害軍民
今後敢有違者從巡按御史按察司具實奏聞
處以重罪坐視不言者罪同
宣德八年四月十五日
即位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
國家膺

天明命統理華夷奄甸萬姓于兹七十餘年仰惟
祖宗肇造之功守成之道規摹弘遠光昭萬世惟我
皇考皇帝以至仁大德統承之率循憲章恢弘政化
方期家國永底雍熙不幸奄兹遐棄肆予眇躬祗奉
遺命於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即皇帝位付畀攸重
兢惕惟深允惟
神天之典惟敬斯承生民之衆惟仁斯保昇成之績
惟勤惟儉乃克有成顧予京溥勉懷永圖尚賴親王
宗室益篤藩屏中外文武群臣宣力效忱以副委任
以惠我蒼生用臻富庶躋于泰和其以明年為正統
元年與天下更新一應寬恤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
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
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妖術
殺人強盜人命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
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
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以後軍官并旗軍將
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人等除犯反叛黨惡七
豪人命不宥外其餘有犯發遣各處充軍立功
及哨瞭等項者盡行宥免復還職役

一署都督僉事事都指揮署都指揮僉事事指揮
悉與實授允在京優給故官兒男仍於本衛所
關支俸給

一文武官吏旗校軍民匠作人等有為事問完見
做工運磚運糧等項及鎖鐐工匠不關糧賞常
川做工者悉宥其罪官吏復還職役犯枉法贓
罪者罷歸為民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為事已復職役住支俸
糧及支半俸者俱照舊關支

一自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前逋年虧欠農桑
諸色課程戶口鹽糧鹽鈔及織造拖欠并追陪
段匹紗羅紬絹等項倒死馬駝驢騾牛羊虧欠
孳牧等畜及禾納各項贓罰買支官鈔偷盜官

糧及中鹽罰納鈔貫追陪未完段匹等件盡行
蠲免

一內府各監局遞年派辦物料工部等衙門條造
軍器樂器船隻等件并一應採辦買辦生漆銀
硃皮張竹木柴炭等項遞年拖欠屯田子粒及
魚油翎毛青碌銅鐵顏料桑穰蓆麻竹木蘆柴
成造野味及買辦追陪胖襖褲鞋試驗不中弓
箭及弦并漕運漂失糧米軍器等件悉皆蠲免
如已辦在官者野味解京其餘就於所在官司
倉庫收貯

一天下一應課程及門攤等項俱照洪武年間舊額徵收不許指以鈔法爲由妄自增添違者罪之其有湖泊坍塌淤塞等項及人戶消耗虧欠課程者從實查勘即與開豁

一各處諸色課程舊折收金銀者今後俱照例收鈔

一各處買辦諸色紵絲紗羅段匹及一應物件并織造段匹抄造紙劄鑄造銅錢燒造窯器燒煉銅鐵採辦梨木板及各處燒造器皿買辦物料顏料等件悉皆停罷其差去內外官員人等即便回京違者罪之

一各處閘辦金銀硃砂銅鐵等課悉皆停罷將坑冶封閉其已辦完見收在官者金銀硃砂就令差去人員管領來京銅鐵於所在官司寄庫差去閘辦內外官員人等即便回京不許托故稽留若係洪武年間舊額歲辦課銀及差發金銀不在此例

一各處造作除軍需外其餘盡皆停罷今後非奉朝廷明文一毫不許擅自科擾軍民違者罪之

一各處打鷹及打捕鳥獸採取虫魚花草果木山石之類詔書到日悉皆停罷差去內外官員人等即便回京所占用官軍各回原衛所營事者

役民回原籍當差不得稽留違者罪之

一各處孳牧馬騾驢牛羊等畜及北京河間保定等處軍民見養征進所獲牛羊詔書到日即令軍衛有司提督牧養原差去管養內外官員人等即便回京毋得托故在彼生事重擾軍民

一惜薪司光祿寺等衙門原差派柴炭蘆葦荊條等項自宣德八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者悉皆蠲免宣德九年正月以後悉減半送納內官等監局坐派十萬草暖柈皮及樺木等件悉皆停罷

一各處宣德九年被水旱去處取勘的實將稅糧

及屯種子粒盡行蠲免徵役貧民有司量給米糧賑濟

一民間因有事故人戶拋荒田土即從實取勘開報除豁稅糧另行召人承佃如係官田即照民田例起科

一各處抄沒官房及沒官牛隻年遠倒塌及倒死者所納房鈔及牛租取勘明白即與除豁

一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正糧子粒一十二石給軍食用不必盤量止徵餘糧六石附近軍衛有司官倉交納

一各處逃移人戶悉宥其罪許所在官司有[illegible]回

還原籍復業免其差徭一年其本户虧欠税糧等項盡行蠲免

一逃軍逃囚逃匠人等詔書到日為始許兩箇月內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軍還原伍民還原籍匠復本業其人匠有因在逃問發充軍當匠者一户止存一名當匠其餘放免

一各處原編輪班人匠內有一年一班者今後江北人匠照舊輪班江南人匠俱以二年輪一班其各監局在逃諸色人匠為無正身有勾户丁一三名當匠者止令一丁當匠其餘放免但是該發充軍行提未到者悉皆宥之

一在京做工軍夫照例更替候營造山陵畢日悉皆放回

一見起在京做工人匠除選帶家小并把總高手與應用營造山陵人匠及該輪班上工者存留外其餘盡數放遣仍照舊輪班不許指以朋合編班為由一槩拘留若高手人匠及各色人匠果有年高者亦即令放遣其見在做工失班罰工者免其罰工止當正班滿日放回違者罪之

一自宣德九年以前各處凡承勑旨及勘合起取軍民人匠悉皆停止如已行在途亦令回去軍還原衛所民還原籍

一軍官為事去年冬曾隨大駕出關巡邊例應調者免調悉令放回原衛所

一各都司衛所自洪武年間至今差去勾軍不回官旗人等限兩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首告悉免本罪令各回原衛所管事着役

一遞年有犯罪發去擺站及充遞運所夫勝夫軍伴等項役滿者即便放回違者罪之

一差出買辦造辦採辦內外官員人等有在各處私占官民田地及起蓋房屋隱占軍民諸色人等作打捕户養户名色使用者詔書到日官民田地各復其舊房屋入官隱占之人俱復本役

違者治以重罪

一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充軍者止終本身

一農桑學校有司宜加勸勉務求實效勿事虛文

一軍民有鰥寡孤獨者所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不能自存者官為賑濟凡軍民八十以上者所司給與絹二匹綿二斤酒一斗肉十斤將加存問其有為事編發為民種田年七十之上孤寡無人養贍者放回原籍

一各處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開具實跡奏聞以

遯雄表
一官員軍民之中有懷材抱德或屈於下僚或隱
於山林所司以禮薦舉赴京量才擢用
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一各處軍民有爲追賠孳畜稅糧等項被官司逼
迫不得已將男女妻妾典賣與人者詔書到日
官司即爲贖還如男女已成婚配者不在此例
一法司問擬罪囚今後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
文違者罪之
一各處軍民凡役人等有因饑窘及受官司逼迫
不得已逃竄山林或嘯聚爲非者詔書到日悉

宥其罪令各復業着役免其差役二年所司善
加優恤不許生事擾害違者罪之
一各處邊將及軍衛頭目務要撫恤軍士嚴飭武
備謹守地方其有功及忿事者具申朝廷以憑
賞罰
一有司官吏務要公勤廉慎愛恤百姓不許阿附
勢要輒有科擾親臨考察官員務求實跡以辨
賢否如有狗私枉法顛倒是非者必治以罪
嗚呼自古生民獲福咸由君臣同心同德用底成
功亦罔不在初尚協嘉猷以隆邦本詔告天下
使聞知

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
上兩宮尊號封諸王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稽古帝王致理之要
亦惟尊尊親親乘正大倫封建宗藩鞏固王室厥有
彝典萬世攸同仰惟
聖祖母皇太后大德格
天錫之全福以濟我國家保佑朕躬
聖母皇后協相
先朝用植邦本徽音嗣著大典攸崇謹上冊寶尊

聖祖母皇太后爲
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爲
皇太后復念本支實資藩屏今冊封弟　爲郕王
平陽王　嗣封晉王保寧王　嗣封蜀王其餘
郡王應封襲者次第須封於戲崇孝敬以隆天叙之
尊敦宗室以重維城之寄爰推仁澤咸及庶邦所有
合行事理條示于後詔告中外悉使聞知
一各處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拖欠稅糧及一應
錢糧草束除起運實數并見送在官者就於所
在及起運所至倉分收納其未徵及未納者平

皆蠲免

一各都司衛所官軍今後除哨瞭備禦及屯種操練并有勑旨及明文差調外其餘一軍不許私役一毫不許擅科若有指以差調脩理爲由私役種田及採打木石燒造甎瓦等項擅自科差者令巡按御史及所在按察司官巡察具實奏聞悉治以罪

一公侯伯亡歿其子孫例應襲爵者吏部兵部取勘奏聞即與承襲不許稽延

一各處總兵鎮守備禦都督都指揮及都司掌印都指揮自宣德元年以來不曾陞用者各具實

跡以聞量才擢用

一凡軍職子孫弟姪除應襲外其餘果有精於兵畧武藝者許所在官司舉送兵部試驗擢用

一自洪熈元年至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止軍職有爲事發做爲事官及降除并降充總小旗者悉復原職其犯反叛者不在此例

一文職官員年未及七十老疾不能任事者皆令冠帶致仕免其雜泛差役

一各處衛所軍士事故該勾補者若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族無名籍等項已經三次保勘無憑勾解者軍衛有司即與開豁不許假此爲

由故意展轉擾害良善違者罪之

一比先有爲事文武官吏軍民旗校人等發交阯充軍在逃及散漫不曾首官着役者許赴所在官司首告就於附近衛所收操

一各處有缺食軍民人等不得已相聚爲盜强奪人財物及捏造妖言誘惑平人騙要財物者詔書至日悉宥其罪軍還原伍民還原籍今後若不改悔仍復聚集爲非俱照原犯罪之其已拿解在官者不在赦例

一大同見養羊隻該部取勘見數交付所在官司暫且牧養仍開報光禄寺陸續取用原管牧放

內外官員軍民人等各回原職役

一水旱災傷之處並聽府州縣及巡撫官從實奏聞朝廷遣官覆勘處置並不許巧立名色以折糴爲由擅自科歛小民金銀叚匹等物那移作弊侵欺入己違者罪之

一各處山塲園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樹木等件原係民業曾經官府採取見有人看守及禁約者自今聽民採取不許禁約其看守內外官員軍民人等各回原職役

一北京及山西宣府所屬地方產木山塲除山陵禁約外其餘去處聽人採取仍依舊例抽分不

許妄自增添違者罪之
一各處總兵鎮守官等處自宣德十年正月初十
日以前有勑旨採取及造辦買辦一應進用物
件悉皆停罷
一今後鷹犬及珍禽異獸等物不許進獻
一自今各處總兵鎮守備禦等官並不許指以進
奉為名擅自打圍飛放蹂践禾稼援害軍民違
者罪之
一民匠比先為因在逃編發武功三衛充當軍匠
者待營造山陵畢日仍充民匠就於在京居住
依例輪班

一各處平民有被人挾讎妄報為匠及醫士廚役
等項名色并妄指同名同姓為軍者雖見有該
部文書坐取有司即與審勘開豁不許一槩朦
朧妄報違者罪之
一府州縣官有廉謹公正能恤民者親臨上司宜
以禮待仍具其政蹟來聞以憑陞擢
一凡詔書內寬恤恩典及合行政務有司當一一
遵行不可作疑生事刁蹬失信於下違者必罪
不宥
宣德十年二月初十日
太皇太后諭二兄書

太皇太后致書長兄彭城伯張杲三兄都督張昇吾
起於寒微叨蒙國恩榮及祖宗顯受褒寵諸兄嗣膺
重爵厚祿合門貴富與功臣等此皆
列聖天地之賜也顧豈常有汗馬之勞哉夫受非分
福宜存非分之虞古之人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不思保全永遠之道哉吾不幸
仁宗皇帝早逝長子
宣宗皇帝又繼逝矣今
長孫皇帝以幼冲嗣大寶內間保持輔翼實係於吾
夙夜兢兢如執玉如捧盈不遑寧處懼弗堪負荷上
負

宗廟聖靈及辱我先人因念外家欲令皆善二兄同
氣至親可不體吾之此心哉尚其循禮度脩恭儉以
率子孫家人俾咸慎蹈毋作愆過庶以光
國家之榮命而吾先人之祀亦永有依賴矣勉之哉
勉之哉二兄自今惟朝朔望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
惟二兄其究之
宣德十年二月十五日
勑諭吏部都察院因災考察官員
朕自嗣位以來夙夜惓惓上體
皇天仁民之德廣施寬恤之政而今萬物長育之時
亢久不雨又間有水潦蝗蝻洊軫朕心究厥所由咸

謂牧守之官未盡得人貪虐暴刻所任有之及命官考察又或徇私捷於科徵巧於辦事者率以爲能勸於撫字廉介自守者以爲不稱公道不明人怨弗恤所爲如此何望和氣之應爾典銓選之官任風紀之職獨不思爲國家生民慮乎今直隸府州縣官從吏部遣官及巡按御史考察務在廣詢細民不許徇衙糧里長老人扶同之言以昧至公若考察得實賢才者悉留在職具名奏聞不才者就起送吏部照例發遣其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屬官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今後方面及郡守有闕仍遵

皇考宣宗皇帝敕旨舉保不許故違行犯贓罪併坐舉者爾等其欽承之用副朕恤民求治之意故諭

宣德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敕諭行在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敕諭行在吏部風憲者朝廷耳目之所寄綱紀之所由振也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爾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具名奏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闒茸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罷軟不勝任併罪舉者蓋薦舉雖命庶官而選任專委吏部必公必明必審必慎毋苟循私情縱容濫舉以取罪愆庶幾副朕求賢圖治之心欽哉故諭

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敕諭文武群臣修政事守

祖法

朕祗承

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群臣相與協恭用臻至理夫所治天民所相天工其大經大法皆

祖宗建置永爲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群臣執德以廉爲要廉者發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勖之哉爾克由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改厥行庶懋汝績用永嘉樂其勖之哉爾不恭命而能有或惰逸者益肆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可不戒歟欽哉毋怠故諭

正統二年正月初四日

敕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正官用

災傷修政
朕恭嗣大統夙夜祇勤惟
天惟
祖宗付托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來停罷一切徵斂
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來災沴
數見京畿尤甚自三月至五月亢暘不雨其傷麥
五月中至六月連雨不止河決隄防淹沒田稼城中
衙塌官民廬舍亦有壓溺死者深用兢惕洪範咎徵
皆由人事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其聽納之弗審歟諫
使之弗識歟政事之臣有頗僻歟輔弼之臣失其職
歟何災異狎甚乎近也循省厥由用圖善政爾等皆

與國同體豈當默默坐視而弗思弗勉乎自今其體
朕心以敬
天愛人爲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致
公絕私者善政之要勿謂可欺神鑒孔昭勿謂無害
天應可畏欽哉勗哉惟務善政庶幾以回
天意以固
宗社生民之福爾亦尚有利哉所有合行事宜條示
于後該載未盡者悉具奏聞故諭
一吏部擢用官員宜精選賢才者任之或罷軟無
能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謹者悉皆罷去
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詳考察賢否但是
貪污及庸懦無能并不諳行移者悉皆罷去不
許循私濫用糜廩費祿
一各衙門文職官員洪武年間量事繁簡設官理
辦俱有定額永樂年間爲因營建北京事務繁
多所以額外增注自朕即位以來一切不急之
務悉皆停之而冗官或以微事占身坐食俸祿
況北京運糧採辦亦宜撙節自今悉照洪武年
間諸司職掌官額選其廉能者存留其餘悉送
吏部改除如無缺員照依永樂年間事例放回
寧家有缺員挨次取用
一朝廷簡任賢良共造民福方面官及府州縣正

官已令大臣及五品以上官保舉從吏部審察
然後用之保舉者必須考其實行審察者必須
處以至公敢有徇人投托以公廢私以不肖爲
賢舉主及吏部官皆治以罪自今在京在外官
員未及兩考者不許舉保違者罪之
一凡實徵一應錢糧雖有定額然各處水旱災傷
不一當體念民情差人踏看明白具奏開豁不
許固執及畏干係展轉行移因循不決貽患於
民
一正統二年十二月終以前拖欠一應錢糧等物
已有詔書悉皆蠲免今聞各處官司掯以起解

報數在官為由一槩追徵甚至有以宣德年間
拖欠者亦行追究致使小民窮窘逃移失所戶
部即為申明不許重徵如有糧里實於小民徵
過未起運者即令如數給還違者罪之
一永樂年間因鈔法不通令民照口數納鈔支與
官鹽近年鈔法通行民納鹽鈔如舊鹽課司十
年五年無鹽支給民人納鈔艱難宜減半收鈔
以甦民力及宣德年間亦因鈔法令收闢房及
車輛鈔貫今鈔法已通悉減半徵收
一各衙門買辦造辦及追徵一應物件應優免而
未優免深為民害者一一追究具奏定奪

一各處有解納紵絲布絹顏料等項者隨即辨驗
收納不許刁蹬留難仍查近年追納物件未完
及係急用者一一條奏定奪
一各處管軍頭目廉幹者少貪虐者多以致軍政
不脩往往軍受其害逃竄數多是致城堡乏人
守備其見在管軍頭目務令巡按御史及所在
按察司官遴選堪任者用之其餘不堪用者令
其就於本衛守城帶操以聽調用勿令管事庶
幾軍不逃亡城守有備
一軍職官員洪武年間各衛所皆有定員今為軍
職官多額外添注如沿海沿邊少糧衛分百姓

運糧艱難今後多餘軍職止許於有糧去處添
注庶幾供給利便無糧去處不許添注
一在外衛所操練軍士頭目多不用心並無實効
都察院其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嚴加操
練務要征調得用若仍前怠慢無實効者并風
憲官一體論罪各處城池頹塌者亦督令於農
閒時月軍民相兼脩築不許違悞
一管軍頭目及在外各衛指揮千百戶多不用心
撫恤軍士或尅減月糧或占據私役或縱容在
外辦納月錢或橫加虐害騙要財物以致軍士
逃竄隊伍空缺甚非朝廷撫養軍士之意今後
再不悛改聽監察御史給事中體訪的實具奏
拿問

一三法司錦衣衛見監重囚中間或有鍛鍊成獄
或以文案為據而其情有可矜法有可疑者具
奏定奪今後問囚犯人及在外問成解來犯人
伸訴冤枉或調送別衙門或多官會審須要從
公推問實情不許徇私拷打逼勒招認符合前
問官吏自已推託利害以致冤枉人違者必罪
不赦
一今後一切祥瑞有應稱賀者止行在京衙門不
必行移各王府在外文武官及土官衙門即今

見有來進禎祥表文者禮部即行文沿途止之
庶免勞人
一做工人匠務要撫恤得人派役公當勿令失所
一各衙門一應公文當依程限完結凡解軍解囚
一應差使人員到來所司即爲查理明白發遣
回還不許遷延刁蹬今後敢有仍前作弊刁蹬
留難者御史給事中體訪具奏其司務并首領
官吏並治以罪不恕
一五軍都督府堂上官多不用心整理軍政亦不
行用心打點文書一應行移縱容首領官吏通
同作弊遇有棄職替職及公幹等項人員到來

刁蹬留難百般需索以致人難自今不改前非
聽監察御史巡察具奏拿問
一都察院爲朝廷耳目風紀之司必能考察百僚
扶植善良糾正奸邪伸理寃枉然後爲稱若不
能持正秉公而任情恣意阿附以致賢否混淆
貪廉不辨寃枉不伸者
祖宗之法具在朕不爾私
一朝廷置給事中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
職任最清要自今宜體朝廷選用之心必公必
正必廉必勤知無不言言則必當務存大體以
扶善抑惡使百官有司知所敬畏然後必能盡

職而依阿從事苟且度日廢棄職掌或徇私交
通肆爲欺弊負國家之任使若事發必罪不宥
一任京在外官員皆受國家職任凡公正廉勤者
陞遷貪虐怠慢者黜罷朝廷自有公論自今各
宜勉力以仁義存心以公勤從事若不能自勉
專務背公營私阿附投托賄賂交通朋比爲非
者國典具在悔將難追
一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以濟時恤患除奸革
弊之事諸人直言無隱
正統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兗國復聖公新廟之碑

朕惟聖賢之生皆天以爲世道生民計非偶然也雖
天處之有不同而聖賢求所以仰副天之意者則一
心也孔子之道原於天而承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不得位則惓惓於推明斯道立教垂世以副天
之意蓋周公而後必有孔子而後帝王之道明君臣
父子之位正尊卑內外貴賤之辨著雖斯理在人心
皆固有之然非得孔子之教則不能以皆明明之有
淺深世道所以有盛衰之不齊也向微孔子之教斯
世斯人幾何其不淪於夷狄禽獸此孔子之道所以
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以一日無也三千之徒孔子獨
稱顏子好學獨告以帝王爲治之大法使孔子居堯

舜之位則顔子稷契之倫也豈聖賢之不得位與年皆天也而使之得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有以仰副天之意亦天也君子曰聖人之蘊微顔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嗟乎孔子其春和元氣顔子其四時之春乎非春其何以見太和之發育也曲阜故有孔顔廟祀我
皇曾祖太宗文皇帝旣新孔廟而親製文書石朕嗣統之七年爰新顔廟有司請文書石并系以詩曰
巍巍宣聖道配乾坤化流天下光闡人文彦矣兗國剛明純粹蕩蕩聖域深造精詣爰初四勿以復天理以居廣居進進無止大經大本一出于天惟聖誠明

顔得其全禮樂之授王佐之期鳳鳥不至聖賢偶徵作範立教承淑來世報德暨功代謹秩祀東瞻魯邦生之所都神靈在天亦時來居旣作新廟爰祗祀事陟佑皇明千萬億歲

正統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觀天之器銘

粤自大聖體天施政敬天以心觀天以器厥器伊何璇璣玉衡璣象天體衡審天行歷世更代垂四千禩沿襲有作其制寢備即器而觀六合斜倚陽經陰緯方位可稽中儀三辰黃赤二道日月暨星運行可考渾儀四遊橫簫中貫南北東西低昂旋轉簡儀之作爰代璣衡制約用密蹤簡而精外有渾儀反而觀諸上規下矩度數方隅別有直表其崇八尺分至氣序晷景咸得懸象在天器具厥體測驗推步術含至理昔作今述爲制彌弘旣明且悉用將無窮惟君勤民事天首務民不失寧天其子顧政純于仁天道以正勒銘斯器以勵予敬

新建廟學之碑

皇天仁愛下民必簡命聖人君之師之聖人得位則兼君師之事如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是已不得乎位則專師之事以立教垂範孔子是已兼君師者道施於當時專師事者教被於後世然非得孔

子立教則雖前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世莫之知矣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孔子之功萬世之功也孔子所爲教其道仁義道德其事父子君臣尊卑內外其器易詩書春秋禮樂皆本於天也凡爲天下國家者誠能純用孔子之道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彼其名爲用孔子之道而效不至焉者信用之弗篤加有異術邪說間之也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暨我
皇祖
皇考聖聖相承恭天成命顯顯焉一惟孔子之道是

尊於凡施政敷教取人理民一惟孔子之道是用不雜他術自國都至於四方郡邑海隅遐徼靡不建學設教崇祀先師海外番國及蠻夷酋長皆仰慕德化遣子入學蓋歷世以來尊上孔子未有如我
祖宗之世之盛者也朕以凉德祇承天序欽惟古昔之大典
祖宗垂統之盛心夙夜孜孜圖惟善繼北京故有學在宮城之艮隅庳隘弗稱爰於正統八年秋命有司撤而新之左廟右學高廣靚深所以奉明靈居來學凡百所需靡不悉備材出素具役不及民明年春成朕躬釋奠于先師循古典也退即學之彝倫堂命儒臣講經公卿大夫及百執事之臣逢掖之士兵衛之師拱侍而聽殆以萬計而有司請如故事紀其成於碑嗟夫孔子之道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以闕學校之教於化民育材者不可一日以怠矧京師首善之地所係之重且大乎敬書諸貞石昭示我後人俾成務欽承用丕顯皇明治化之盛與天地日月相爲悠久云

正統九年三月初一日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稷編定

東里別集目錄

聖諭錄

序　卷上十三條

卷中廿四條　卷下十二條

奏對錄

論初即位事宜　請問經筵

論激勸　辯方政被誣

論北京軍官俸糧　論勾補北南邊軍

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

論荒政

論計議除授方面等官

論遣將征勦麓川　論因旱恤刑

論褒謚　陳情致事

陳情推封　爲鄉人訴告事

論國子監碑書題事　謝賜璽書問病

啓

陳問安

東里別集目錄終

三朝聖諭錄序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　詔
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
首膺簡擢　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七人專典密務
嘗進官士奇與焉屬時幾務孔殷常日及五百官奏
事退內閣之臣造　扆前進呈文字商幾密承顧問
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　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
士奇與焉旦
上前奏事退必造東朝參侍經幄
車駕北巡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

仁宗皇帝
宣宗皇帝嗣位所以能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永樂士
奇柢事
三聖三十有三年寵念厚而官愈進負乘之愧夙夜
靡寧嗚呼
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臣或亡或退獨士奇今年七
十有八衰病昏耄猶濫玷朝行未已也
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葬士奇奉　命祗送旬乃
竣事其每旦展敬　三陵之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
因記憶榻前所得　王言之詳者輯而錄之釐為三
卷永樂居首洪熙次之宣德又次之蓋討平生所得
此殆有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能悉述亦不能
悉記也有疑之者曰廷陛之密可存於私乎輒應之
曰吾惟懔乎慮泯吾　君之盛美是懼而遑他卹哉
不觀於古乎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錄及濮議司馬文
正公著手錄具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
所以著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蓋昔之大臣君子往
往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況臣之所錄有　聖德焉
有　聖訓焉有　特恩焉臣惟懼錄之不能詳也而
奚暇他卹哉疑者既釋嗽號曰　聖諭錄云正統壬
戌冬十二月乙卯臣楊士奇謹序
聖諭錄卷上十三條　臣士奇輯錄

永樂二年六月一日進呈文華殿大學士講義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講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
大學皆具臣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
人凡修諸躬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　上曰
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
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
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
關閩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
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之以其書示之觀畢縉對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
剛曰不罪之無以示懲宜杖之擯之遐裔士奇曰當
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
書示懲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
勑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
人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
之又諭諸臣者除惡不可不盡悉燬所著書最是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勑邊將槀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
庶不悞事他日編入實錄却用文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
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單目
以進者
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
召臣士奇還令赴西角樓遣中官賚奇單目示之巳
而復召至榻前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爲都給
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鄰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
目無臣名者蓋奇初赴廣東衆皆作詩文贈之而臣
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
上曰爾特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
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嘗

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仵戶意
而爲之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目內土物不過藤
枕藤簟蘇合香花之類皆微物非重貨必無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上復諭臣曰爲臣當戒私交爲士當務清謹臣叩首
曰謹遵
聖訓
永樂五年冬一日胡廣獨於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善再三既從容問曰楊士奇文學於今難
得而黃淮數不容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
學勝且簡靜無勢利心蓋因解縉重士奇及臣而輕

淮故淮有憾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爲所惑廣叩首既
退與臣言 上恩如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蓋自是
吾二人待淮愈謹矣
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先是禮部職務繁
夥賜爲侍郎趙羾所間憂鬱且有疾奏對屢失措
上厭之是日早遽以計聞召翰林諸臣問曰未嘗聞
賜病豈其自盡乎衆未對臣進曰臣觀賜有病數日
但惶懼不敢退即便安求醫藥昨日晚臣與賜同立
右順門外賜體力不支仆地旁人怪其鼻口之氣有
噓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午門外

上不倈臣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
足耳其撰祭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子棺其晚臣與
黃淮奏事退
上召臣還諭曰早來微汝言幾誤疑賜自今有事但
直言勿隱
永樂六年冬巡狩北京　詔書命臣士奇視草　上
覽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又
曰試與諸尚書觀之諸尚書皆稱善獨兵部劉儁私
於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奇曰善即以告
於衆衆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
上旣善之矣士奇獨以聞請易之黃淮於
上前執不足易臣曰於　國家大體當用舊言
上顧士奇曰從汝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奇能服
善難得
永樂九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
臣士奇還
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　宗廟甚虔凡籩豆之類
皆親閱視一日當特享偶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
曰汗即不敢涖祭左右有言可遣人代者　殿下曰
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乎及期遂親涖祭祭畢還未至
宮遍體汗不樂而愈每尚膳進御用物諳行在皆一

一閱過然後緘識遣行不輙信任下人自　車駕北
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日中乃始食及　勑使至始
釋然寬懌
上曰此亦子道之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
者
上曰閣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逆否對曰臣性
愚戇　殿下恒見容納然　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
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之
且　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來　宗廟社
稷之寄允不負　陛下付託
上甚喜命尚膳賜酒饌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旦賀
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
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
郎儀智曰總然同日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
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楊榮金幼孜皆未有對臣
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
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
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

上於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徇人言大率類此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獨於武英門進呈勑稾畢
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東宮官胡廣
今兼何職對曰左春坊大學士
上曰好又曰吾聞諸留守官內汝與黃淮遇事肯言
然聞東宮有從有不從對曰 殿下推誠待下遇臣
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無不聽納如未當亦不
曲從
上曰如此甚好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
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
何朕意雖略定爾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
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
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宮殿
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

宸翰所書位次正與臣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揩
筆命臣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騎赴陵併率行之
少頃昇復命以 宸翰進
上以授臣蓋 上天資甚高所意見暗合古人多類
此
一日東宮殿下傳
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
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及臣士奇問
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
鮮知之議尚未決 殿下曰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誤
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臣對曰雖頗老然起
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日前廷臣中老成

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 東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對曰已
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
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
言宜免賀朕從之儀智可用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
曰儀智甚好朕知之令侍太孫講讀蓋
上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詢之

上猶未信　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人言
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嘗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
諸臣奏事退
上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
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爲朕言之又曰如
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即知矣汝何慮對
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
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
固不敢輒對　陛下言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
肯行後改過青州又堅不行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
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
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
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僭乘輿服
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刼掠
悉有實蹟大怒褫其冠帶禁之西華門內
東宮殿下叩頭懇爲救解乃免
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靜朕
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邇即其
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聖諭錄卷中二十四條　　臣士奇輯錄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四舉儲
貳爲說講畢
殿下召問臣士奇經指於此必無儲貳之說達不含
譏否　臣士奇　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
宋儒胡瑗之說
殿下云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對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乾卦中六爻人人有用
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
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殿下悅又對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有
上旨命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
御覽允當然後以講內閣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金
幼孜閱春秋臣士奇閱易昨日進呈此條
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以胡瑗之說
上甚喜諸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殿下喜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解胡等四人相與辨
析暢而後已遂作數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
章以備常閱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
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
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
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爲君不可不知爲

可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爲治皆苟而
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旣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
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刊
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爲臣亦所當知遂賜
臣一部蓋　殿下汲汲於善道如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閒與臣士奇言歐陽文
忠文雍容醇厚氣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時之歎且愛
其諫疏明白切直數擧以勵羣臣遂命臣及贊善陳
濟校讐歐文正其誤補其闕釐爲一百五十三卷遂
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過三四人而

上恒　諭臣曰爲文而不本正道斯無用之文爲臣
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眞無忝廬陵有君子
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
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主爲詩者其高
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
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尙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
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尙者覇
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
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鑑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
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

尙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詞
不足爲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
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尙書注諸書作詩特其餘
事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
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
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
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爲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慶
賀　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

告　監國表　命庶子贊善撰呈稿　殿下不懌命
尙書蹇義特以示臣士奇曰甚寂寥且不着題以賀
白鵲白殿皆可　命臣士奇改益臣士奇改一對云
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
類蹌蹌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義
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廚進膳
遂命內使陳錫徹以賜臣且傳　旨諭臣曰其勉進
藥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直諒之言慮有過
不知急得相見也
永樂十五年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

法皆不用嘗 命 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
上槪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固爲卜筮作然文
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脩齊治平爲君爲臣之道
悉具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綵衣銀帶先
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
上諭臣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
本得備觀覽蓋 上素好學如此
永樂中臣同尚書蹇義侍
仁宗皇帝監國義重厚老成更歷多而疑慮深臨事

寡斷每同承顧問一事之間義常持兩端猶豫久未
決臣進曰有事須行無終不決之理
上曰然受事皆應從 命豈得不決義曰事當熟慮
慮不熟有後患故必應詳審
上曰義言亦是臣對曰凡事豈得不思但思多則惑
旣思而有疑則擇一端近於理而可對
上言者行之
上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只如士奇言擇當
理者從之不須多思致惑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
大行晏駕 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犮開平
迎 梓宮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
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爲變遂秘未
發喪皇太孫將行啓 東宮殿下曰出外有封章白
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東宮殿下顧臣曰渠言良是
但行急新製則不及臣對曰 殿下未踐阼今君喪
無所事有事白應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聞
太孫出外無行事惟行上稟 朝廷之事可假之行
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東宮殿下即取付太孫
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能留之旣
行 殿下顧臣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
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能以付之浮
議何由興又曰自今朝廷事使蹇與汝但蹇亦有遲
疑汝須盡心汝二人吾當重用不輕也對曰 殿下
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盡公以厭服天下之心須溥
恩及下然必先慎從征行之臣若漢文即位首進宋
昌史書之以爲寵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侍近 殿
下必不遺惟不應先及此 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機
也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 新改華蓋殿大
學士謝 恩畢聞[illegible]新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
粟八十萬宮禁香[illegible]之用 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

原旨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
理試共聽之臣言　詔下裁兩日今聞析薪司傳
旨賦稾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
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
此是急遽中荅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又顧
蹇夏及士奇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
庶幾以輔吾不逮
永樂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曰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明
旦易服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
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縗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絰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時黃淮同余意然不敢明言忤震
震厲聲恣余曰　朝廷每事被爾拗衆尚書蹇義從
旁觧之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宜應偏執已見請進
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
院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臣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
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
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
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
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
聽其便
上御思善門選用東宮官命戶部尚書郭資爲太子
太師仍兼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多
病請令致事

上意未可召臣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舉義一切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
竭誠佐輔甚得資力今出危殆安吾嗣大位乃遂棄
之吾誠不忍臣對曰故舊無大故不棄此
皇上聖仁　上問臣資爲人果如何對曰資強毅人
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　恩澤不流於下
上問其故對曰　詔勅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
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
能守廉非衆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
不從二人言無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執妨事不去

資仁攻必爲所格
上強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事璽書褒
諭賜銀鈔綵幣甚厚資歸踰月
上念之不置問諭臣曰無使大臣然乎不以資其謂
我何吾欲遣人視之且少加賜齎對曰賜齎有時而
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事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
得減半給之可當足用
上喜即命戶部給資半俸
上之篤於故舊類此
十一月立二日復大理卿虞謙官先是虞謙奏事侍
臣有言此當揖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爲

實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
從者遂降謙爲太理少卿而陞時習爲卿其後臣士
奇獨進奏事畢未退
上問臣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虞謙乎對曰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習實
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
今冒居卿位慙懼不安臣又言謙歷事 三朝皆居
通顯頗爲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
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 交阯闕按察使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攺
楊時習交阯憲使
上之敏於改過率類此
十二月翰林院進呈三孤誥草
上閱既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顧臣士奇等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又諭臣士奇曰近日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
有封章進來臣士奇對曰此由 陛下聖德容納昔
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朕每聞羣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
之或朕言有過過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

不吝所以爲聖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爲法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
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擾不可重困之
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馬俾畜
可散二千餘匹正官給牡佐貳以下給牝太僕
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蹇義夏原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議
命已下臣士奇聞之與慶言必不可行慶忿甚不納
臣士奇遂詣 宸前力陳不可曰 朝廷以禮徵賢
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

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時蹇義等在侍
上曰士奇論當慶固無識汝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兩
人對曰初慶與臣等言此出　陛下意必欲行之非
謂出於慶也
上曰幾誤朕矣顧臣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明
旦復奏　陛下許臣罷散馬之令豈遂中止如必欲
行此令天下懷抱才德者自此誰肯出仕益虧損一
馬必責賠償破家廢産累及子孫凡所散不及三千
而　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世誠非任事
上曰吾偶因事擔緩耳今日必批出又明日復奏內
批爾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多領馬矣且今所

領多生駒初受羈絡南方之人軟怯不能控制立覩
其奔逸有號泣衢路者矣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
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有忘之初聞汝言
即密遣人覩李慶呂震等意渠輩交口忿爾朕念爾
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
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風憲受制
上曰爾就據此草勑止散馬臣士奇叩首對曰古人
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
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惟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
孳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邊軍操用
上復顧臣曰繼今令有未便惟密與朕言此輩多不
識大體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
寺用樂明日臣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
新正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所仍用樂不改今四方
朝覲官皆集於此觀禮乞　勑禮部設樂不作不報
盍尚書呂震復言臣等所議不當今幼孜皆欲已榮
即趨出臣士奇與淮不可二人遂復進言夜漏下十
刻未得　旨午門官入奏臣等尚未退遂有　旨命

禮部設樂不作正月初二日　召臣士奇四人至
奉天門諭之曰呂震每事悞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
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爲臣以能直
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呂震言
令悔何及賴汝等盡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
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
表裏
洪熙元年正月吏部傳　旨命臣士奇兼兵部尚書
三俸俱支士奇明日見
上叩頭辭尚書之職曰少傅殿學士二職臣已過分
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

皆受三職汝獨二職外 問將謂朕何汝必勿辭士奇
叩首言請辭尚書之俸
上曰汝於朕勞勤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此祿相酬
何用固卻對曰請必辭俸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
養六十卒臣受二俸循惟過分敢望復加
上曰不受俸米可受折支俸鈔對曰鈔亦俸也與米
但異名耳時尚書蹇義在傍言於
上曰聽其辭學士一俸亦可臣士奇曰辭俸當辭厚
者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汝志遂聽臣辭後蹇義曰庶貪之風士奇
有焉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一俸

永樂中御史李祥論仲成當奉 勑理木植稅課之
弊王汝王預焉汝王
上監國時所愛者 令自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
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既迕意遂已祀者後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
李祥安在對曰丁毋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僉副
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跪曰向來
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
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

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覺之喜即有 旨
罷治仲成而降 勑獎諭臣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
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洪熙元年二月朔旦臣士奇於武英門獨對
上問近日外間事對曰覺告訐之風復萌且動輒加
人誹謗禍及身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自宮一事朕所甚惡尤須嚴禁對曰
此當用詔書行之
上曰爾更思三二事通行蓋 聖心惓惓於仁政無
時忘也
越王既之國鄭村壩護衛畊地棄

上命太監左角擇二頃膏腴者賜臣士奇蓋前已賜
蹇義二頃矣至是臣聞 命懇辭
上曰汝於朕表裏一誠未嘗緰毀首鼠吾資益良多
此所以心恒不忘汝前辭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
對曰臣起自寒微遭逢
聖明今踰越涯分萬萬豈當尚不知止足幸 陛下
大恩不使之滿溢庶幾少延殘喘服事 陛下三二
年獲歸全山林皆 陛下之賜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對曰
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允臣辭田明日
上諭蹇義曰士奇真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贓

平
四月初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及臣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
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蹇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
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上即位以來詔書勑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斂之擾
徭役之繁可謂治世臣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
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遠
近猶有艱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
所
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

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
已皆從所言未一章言周王求藥事不曾從後亦悔
之蹇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
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蹇義還諭曰爾與
士奇吾臨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各與圖書
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望與榮幼孜既與
之後往往聞榮有怨誹語義對曰榮之不足於義者
爲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臣實未聞左右之讒
惟　陛下愼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久當自定
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
三人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蓋

上之求言懇切如此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吕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
廷綱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臣士奇等至榻前語
以謙之過分臣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
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
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臣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頒詔求
言言不當者不罪弋謙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
皆悚然相與以言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

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
謗
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如吕震等迎合以益
吾過自今吾不服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眎事
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臣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者
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
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
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
得　璽書親諭之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臣就榻前

書 勑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
爲戒因諭臣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
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於言也未幾有言中官
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於是召弋謙諭曰爾本清鯁
之臣朕今取清鯁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千緡
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幷糾察安等
洪熙元年四月有 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
賜謚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臣士奇言於
上曰禮貴得中 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
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
與 宗廟等

上曰吾過矣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
而不覺其過令頓爾正此失對曰先儒有言周公之
功固大皆臣子之分所當爲何況濟等
上曰然遂召禮部改春秋祭蓋
上未嘗有固必心徙義遷善速於轉圜云
上自少侍
太祖皇帝明於星象臣士奇侍監國時間以敎臣曰
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元年四月中尚書蹇義
夏原吉楊榮及臣士奇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臣對曰臣愚
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蹇義臣
士奇至奉天門 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
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
奇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感之故更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
勑二印賜兩人臣士奇得楊貞一印勑曰云云皆拜
受而退蓋踰月 宮車宴駕矣嗚呼痛哉

元年五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
題考試
上召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
林不嚴試所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朝夕之故今不
可復循舊弊必嚴試之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
即皆無可取亦不妨但須得實才
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臣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
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
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
上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

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
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
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徃與蹇義夏
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議定未上會 宮
車晏駕
宣宗皇帝嗣位遂奏 准行之

聖諭錄卷下　　臣士奇輯錄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
遣尚書陳山迎
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
朝廷永安矣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
國之大計遂
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
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勑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
欺哉且
勑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
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
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
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告
二人言之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沮耶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
衆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
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
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
置士奇曰為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
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 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
固當然

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
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勑則我當以聞時惟
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
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
召蹇夏入蹇夏以士奇言曰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饋
問惟 召榮及蹇夏不復 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

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見尼矣
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
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
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柰何不愛然當
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羣言併都御史劉觀及

公侯中選一人齎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
於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
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
得
璽書親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
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
表謝
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競躁斥之蓋

上初雖爲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　召士奇
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
焉自今毋以見近爲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
蒿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
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
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且諭二人曰
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
二人退遂召楊榮及臣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
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

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
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
上顧問臣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
兵民困於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爲榮何謂
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
命尚膳賜酒饌明旦朝罷出蹇表示文武羣臣且諭
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弑逆毒
虐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
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
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

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
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將赦交阯命羣臣舉奉使者僉舉
上聞已定明旦尚書蹇義欲易以伏伯安衆莫敢異
之士奇私與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　朝
廷公當榻前力主張益持
上多主夏言既而有旨召衆皆入蹇遂奏用伏

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臣
士奇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
數日　臣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蹇何為欲
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當理雖蠻夷之
邦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為蠻夷所鄙
上曰蹇舉固非衆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蓋
亦重其能言
上曰蹇不在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己心
況於
國事孰敢偏任己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之力故決
不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為國毋憚違衆士
奇叩首言謹遵
聖諭
宣德三年十月劉觀有罪下獄先是六月中一日早
朝罷
召楊榮及臣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祿賜食既
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臣對
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
公行無忌此事已徹允重但未舉發
仁宗嘗爲臣言初到北京
上問南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
上曰扈從來此者贓賂舵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
師逵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贓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臣曰風
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
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
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
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
京尹能防禁下吏攻清幹卓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
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
賜
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不肖者二
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贓
狼藉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追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旣承伏法司
坐觀重法以輻同犯免科其次年四月

上召榮及臣以奏示之且曰觀負
朝廷處重非過臣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
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貸之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榮曰尋之過甚
與死等爾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
與法兩盡矣遂命法司發遼東
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侍
上於左順門逕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
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

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
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聯事二
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
上數日後有
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朝士
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疏不復得近扆前矣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
至吏卒悚反懍然吏有遭笞者揣佐之過謂受皂隸

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
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
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得歸
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
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
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
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
曰此末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
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
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
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
召楊榮及臣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
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
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蓋
上去惡佑善明决率類此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
上御南齋宮召臣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
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爾當效助益遂命內侍
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
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
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
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攻一切民瘼蔽不
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
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
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蘇州尤
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
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
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
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
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寬濫者多感召旱澇恐由於
此請戒飭法司較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
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什
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盈路

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諸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人有平民本非業匠爲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諮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致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旣坑後者復繼恬無懲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姦清弊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日頒下遂令尚膳賜饌勅諭旣下

上聞衆心悅戴召臣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酒臣叩首受賜

上笑曰薄用門筆耳

宣德五年三月清明節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作

皇太后於行殿賜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云云遂賜酒饌及白金綵幣皆叩首退旣還京臣間因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年任京中歎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閒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皮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逆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

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

上於文華門御道所左右獨召臣士奇諭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瑛未信今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知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中予奪高下皆禀

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之

同宮及亦嘗覩其廐馬三五匹有之多亦不能盡盡
[illegible]亦未易辨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騖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
請復求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兵部言有罪調衛洪
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
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聽蹇夏則士奇不
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 陛下曲容
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賴 陛下推天地之量容
榮使之改過自效此道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
者言范太監來臣倉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陳懼言 陛下柰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援援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臣
曰此居且弊當為爾葺理臣叩頭懇辭曰 陛下宮
殿未建臣必不敢當且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
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 駕還
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臣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

曰 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
又數日遣弘問臣曰今天下平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竟不微行乎臣對曰 陛下
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
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
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
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
盜入盜群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白
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
上諭以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

行士奇叩首蓋大臣中先有尊
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自得賜鈔及馬者故至
是有愛朕莫知臣之說云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
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
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璽書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
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
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姦臣之首正指此事

為説
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勑寛恤必舉此為第一事却
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
事當寛恤者對曰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一如逃民
一事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為偷生之計歷歲
已久　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蕩焚非但歸無
所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
能容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至著蓋有可
慮願得　恩旨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
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官

給空閑田廬處之免差役二年庶以安其危亦弭患
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蓋在彼在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
逼之歸但得人安足矣臣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
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
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
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為一例
上笑曰此兩事皆須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
銀一兩折鈔百貫臣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有
司之貪汚暴虐請令風憲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但

有司中有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亦令具名來聞用獎
獎擢臣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
授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闕令
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識
大體能為　國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
然後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請令法
司凡保舉授官有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證明
白然後奏聞請　旨提對庶幾不為小人誣陷
上曰然若所舉得人須保全之庶不墮小人之計
上又曰更責吏部須慎選縣令臣又言年來吏員太
冗其間多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後請令六部都

察院翰林院會同考試選用臣又言今軍民中豈無
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有智謀材勇精於武略者請
令羣臣詢察舉保選用
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行若有拘於例者宜當
開廣臣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
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
刑家今不在侍近乎汝於勑諭中明書極刑除犯謀
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勑頒下矣臣進曰愚臣一人見
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聖澤
上曰若多令人知即勑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臣
對曰大臣中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臣退
同濙議增十數事通錄明日進呈
上悅三月朔 璽書遂下
宣德七年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
章示臣士奇且諭臣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
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宗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

生民令六卿中鮮及之未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
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夙勤
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
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尚坐公堂理政事享
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
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 國家
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
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
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日
璽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盖
上之納直言明於用人槩類此

東里別集聖諭錄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別集奏對錄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奏對錄

論初即位事宜

伏見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軍民其心未一但在
朝廷處置得當則有備無患臣謹將見今合行事宜
開具謹題請　旨
一令
皇上即位之初必須整肅軍政以壯　國威宜
勑五府及兵部整理軍馬委官提督操練以備非
常并　勑各處總兵鎮守官撫恤軍民操練軍

馬嚴謹守備遇草寇生發相機勦殺
一南京雖內有太監王貴通等外有襄城伯李隆
在彼備禦然係　國家根本之地今當特賜
勑諭使之謹慎關防操練軍馬以鎮伏小人之
心更須老成忠直之人與之一同計議事務臣
切見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老成忠直欲請
勑令黃福就彼參贊軍務仍　勑王貴通李隆
等凡一應事務俱與黃福計議停當然後施行
庶幾根本堅固事無疎失并　勑南京內外衛
門今後非奉　勑旨不許擅自差人出外擾害
軍民
一淮安是南北要衝之地見有都指揮王瑜呉亮
在彼提督漕運并鎮守合無特頒　勑諭令其
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加守備
一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去年旱災人民缺食慮恐
無籍之徒嘯聚爲非不可不防合無分委文武
大臣各一員前去鎮守或一年或二年諸事平
妥即取回京
一南京直隸緣江上下及北京直隸徑抵南京緣
河等處屢有強盜出沒殺傷人命刼掠財物此
等凶徒積久則勢盛不可不早除南京等地方
合無　勑襄城伯李隆等差委的當廉幹頭目

并公正御史緝捕北京等地方合無　勑差錦
衣衛指揮劉源馬順及公正御史分領的當官
校緝捕務要盜賊屏息道路無虞
一北京城內外見有強盜搶刼合無　勑錦衣衛
及五城兵馬司嚴督官校弓兵分巡地方嚴加
緝捕但各地方今後人民有被搶刼者責有所
歸
一陝西寧夏及大同宣府開平緣邊去處多
缺馬操備今瓦剌強盛慮恐此寇侵邊欲請
勑諭邊將及守邊頭目凡缺馬之處許於本處行
太僕寺及苑馬寺關用仍開數奏聞其西番等

處進貢馬匹除上等好馬令進來京其中下等
等馬悉留邊上給軍騎操亦具數付進貢之人
奏聞以憑給與馬價
一瓦剌之寇既滅阿魯台其勢方盛至三四月草
青之時或恐犯邊不可不備其陝西見調在京
操備官軍合無令兵部同英國公成國公等一
同計議發回各衛所操練遇有賊寇以便調用
如馬軍無馬者就北京太僕寺領去騎操
一雲南極邊之地蠻夷雜處最難馴服比聞總兵
官黔國公沐晟年老多疾其弟都督同知沐昂
見掌雲南都司事去冬進馬到京至今未去合

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勑諭令馳驛回還贊輔黔國公撫綏遠夷鎮靖邊
境
一陝西臨洮都督僉事趙安係極邊歷練老成頭
日本官去年朝貢到京至今未回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勑諭令馳驛回還綏撫夷人謹守
邊方
一在京行事校尉多有在外假公營私挾制官府
欺騙平人瞞昧　朝廷如比先唐賽兒及漢庶
人謀反行事官校明知其事不報及官員軍民
實有罪犯者皆得以財買免却將有讐平人妄
指其罪報官法司畏懼行事之勢恐禍及己但
係行事校尉報來者更不與之分辨只拷打招
認以致平人負冤者多今錦衣衛提督行事者
非一員行事校尉亦數百人合無止令一員公
正指揮提督行事亦量減校尉庶使平人少冤
一官員冗濫虛廢俸祿者多其京官及在外方面
官合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州縣及鹽運
司行太僕寺苑馬寺倉庫稅課等雜職官合無
令按察司巡按御史考察但有廉勤愛民者留
老病闒茸貪酷者就送吏部
一各王府官多有缺員合無令吏部選有才學文

行者除授前去盡心輔導庶俾各王遵守禮法
一近蒙　恩詔寬恤軍民其在京內外衙門正當
上體　朝廷欽恤之意凡事務從簡省合無頒
勑令內外各衙門將應合裁省事宜具奏取自
上裁
一教坊司在外取來樂工甚多虛費錢糧無益於
事合無量留供應外其餘放還原籍與民一體
當差
請開經筵
伏惟
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

列聖以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
唐虞三代之則
宗社永安。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
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
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
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但用慎擇賢良廉
謹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 國家第一事正繼其
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進言然

此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具合行事宜陳
奏伏惟
采納謹具奏 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
者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
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
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庶以
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
陳奏取自
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己素無善譽
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
可不謹擇
一
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
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
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
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

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
皆宜選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己正當者使在左
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
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皆留 聖心爲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
挑語言褻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
不早去䁥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
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

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
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
天子之左右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　國恩無能補報惓
惓愚忠不敢不盡伏乞　采納　宗社生民萬
年太平之福

論激勸

伏聞旌一人之賢以勵衆人之功者古帝王治天下
之要道也切見南京戶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事
太祖皇帝至今五十餘年在朝老成惟此人最久清

廉公直秉心端正上爲　國家下爲生民中外之人
皆知其賢近日已蒙
聖旨令贊襄城伯機務南京係　國家根本之地此
人必能效誠又見浙江都指揮使許亨清廉公正老
成忠厚一心爲　國恤軍愛民浙江軍民深所愛服
伏望
聖恩特賜陞賞二人以勵衆人謹題請　旨

辨方政被誣

蒙　欽發下鎮守大同太監郭敬題奏二本奏總兵
官都督方政專權等事臣看得所奏事件未知虛實
蓋方政自永樂宣德年間奉　命率兵在外皆有功
績此人實是廉勤公正上能敬事　朝廷下能撫恤
軍民衆所共知衆所共推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
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在彼與曹儉通同爲非專
務貪利不理邊備以致累次失機
宣宗皇帝屢遣敕切責之仍不悛改且郭敬初聞
朝廷命方政往大同總兵心已不喜曾親來文淵閣
對臣等極毀方政之短極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
到彼必然不合或致設計傾陷方政今已果然臣伏
思於今邊務緊急之時將臣可任用者　朝廷當保
全之欲請　敕諭郭敬命其改過自新自今與方政
協和辦事又慮方政知郭敬奏其違法等件虛實未

明必然心中疑慮若不爲　敕去釋方政之疑令其
如舊安心辦事則官軍窺覷必不聽其號令有誤邊
備爲此今擬寫　敕稿一道封進謹題請　旨

論北京軍官俸糧

爲北京軍官俸糧事切見各官家下人口皆在北京
居住其俸米俱於南京關支近聞多係各衛差人前
去代關其代關之人又係浮蕩無籍小人到於南京
低價賤賣所賣之物就彼醉酒流蕩狼籍費用及回
北京散還各官十分之中僅得一二分亦有軍官自
因艱難將合得之俸低價轉賣與人前去關支以救
一時之急計其實俸十不得一以此　朝廷官糧多

為無籍小人浪費而軍官之家不得實俸艱難甚多
伏望　特旨命戶部會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
公同計議從長設法處置庶幾官糧不致虛費而軍
官皆得實俸公私兩便謹題請　旨

論勾補南北邊軍

為兵備事切見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
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
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
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
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
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途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逃

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
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況今西北二
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
查得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
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事故
來勾丁補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都
着就那裏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補若在北京衛分
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
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
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又准兵

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
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准兵部奏
今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并
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
八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
欽奉
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還
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
祖宗成憲盖洪武中有犯罪死者　恩宥免死不分
南北發極邊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無犯

罪之人　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於附近衛所操備
此
太宗皇帝
宣宗皇帝之仁也　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
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
靖虜衛又以廣西缺軍命發南方貴州雲南廣東與
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
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仁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發此只
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
艱苦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　請將出軍

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
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
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者欲乞除邊軍外以山
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
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
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京直隸今
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
海衛所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補足其缺之後
再有清出者却於腹裏衛所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
下人不困臣謹陳愚見伏乞　特命公侯伯之老成
者及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會議可否謹具奏　聞

伏候　恩旨

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

為激勸事該兵部符本
聖旨陞授景東府知府陶瓚散官太中大夫資治少
尹及褒封陶瓚祖母阿襲為太淑人令臣寫
勅施行此誠
皇上旌忠報功之盛德臣竊聞自古帝王得馭夷狄
之道者曰守在四夷曰以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蓋
先以恩德結近邊之夷則邊外之夷為其所制勢不
能為患於邊大抵蠻情頑獷勁悍必其同類制之則
易為力今景東之勝蓋由於此然其中有忠義之心

願奮力報　國者正當厚恩待之以堅其良心其陶
瓚及祖母阿襲率領頭目已量功陞賞實授以職惟
陶瓚以土官知府難陞職事并其祖母止授散官及
封號臣等愚見欲乞
聖恩皆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使得永遠
寶藏庶感戴无窮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本邦宣慰
使罕孟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
阿襲同兵部已請　勅褒封賞齎本
聖旨令臣寫勅臣愚其欲乞　恩旨同陶瓚阿襲一
體頒給庶於邊夷有所激勸蓋所費者約而所勸者
益多謹具題　奏伏惟　聖裁

論荒政

為預備事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
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
皆有預備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
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
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
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
開濬陂塘及脩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
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
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符移亦皆視為文

俱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内郡縣艱難可見見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皆鄉里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誑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有以爲私已池塘養魚者有堙塞爲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損壞一遇水潦渰沒田禾及聞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之此事雖然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 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俟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間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於農閑時月用人脩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其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及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閑用人脩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

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退還不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閘壩應脩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脩築者以次用功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今秋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內脩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脩理實績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 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 命六部都察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謹題請 旨

論計議除授方面等官

昨日太監金英傳奉
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州正官若專用舉保即是恩出於下還依洪武永樂年間例行欽此本官後又命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年以前其前項官員多

不得人百姓受害欽奉
宣宗皇帝勅旨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陞授以職後犯贓罪併罰舉者欽此以後凡所保者多得其人
皇上臨御以來悉遵
先皇帝勅旨而行令各處方面官與府州正官十有八九得人皆當所以百姓何安其間或十有一二舉不得人都是保舉之人審察不明亦或實是徇私爲是該部不行糾舉以致日以京官舉保知縣者十有三四舉保不當然所保得當者還多自今舉官之人亦已多知謹畏不敢輕易濫舉恐累及自身臣愚見伏望 聖明仍遵
宣宗皇帝勅旨而行大抵
宣宗皇帝仁民之心皆是上體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因時損益耳昔者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人相承之政皆因時損益所謂因時損益者或太過則當損不足則當益以合於時宜也昔我
太宗皇帝於洪武之政
仁宗皇帝於永樂之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亦皆是上體 祖宗保民之心而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是第一事盖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
皇上奮獨斷之明令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宜悉遵
宣宗皇帝勅旨而行昔唐太宗行仁義之政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明鑒在前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臣舉保之後吏部審擇其名奏請必得
聖旨賜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即不得除授故凡授官者莫不感戴 聖恩恩實非出於下也此令行於
宣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近年始有一等京官不才輕薄無人保舉者造爲謗語傳播中外其意專欲壞
先帝之良法不行則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害天下何由治平自古朝中用

一正人行一良法則小人皆不便之毀之壞之如孔
子初攝魯相國之小人作歌謗之及久而定也國人
愛之作歌頌之又惟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豈以
觀小人之心矣伏望　聖明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須明正濫
舉之罪并罷其官使是臣濫舉亦請究治不宥庶幾
其餘有所警省臣受
四朝大恩常切慚愧無能補報惟念用人賢否關係
生民休戚　國家治忽今若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之
罪大矣是以謹竭愚誠冒瀆
天聽伏惟　聖裁

論遣將征勦麓川

昨日欽蒙
上命寫召李隆　勅書臣已謹遵寫稾進　呈伏竊
思之南京根本之地李隆受　先朝簡拔守備十六
七年本官謹愼小心允稱委託軍民綏安　朝廷無
南顧之憂今以麓川之事　召之然麓川遐荒小夷
屢拒　朝命固當問罪今以將貴之才勇俊擇一二
人善戰者爲之佐輔又以文臣王驥歷練老成贊理
之足任其事況李隆之才長於守備未閑其有攻戰
之能若論攻戰李隆必不及李安又蔣貴新封爲伯
李隆嗣承伯爵三十餘年　朝班次序蔣貴當在李
隆之下若使蔣貴總兵而李隆爲副似有未當雖出
自
上命李隆固不敢違然彼此心不相孚亦難行事臣
愚見欲俟蔣貴至日與之計議佐輔必欲得人亦未
爲遲如此庶幾事得穩當而成功可冀臣又有愚忠
冒瀆　天聽昔
太宗皇帝征討有罪必先遣人再三撫諭及其不從
然後加兵今麓川拒　命臣亦深切惡之非欲釋其
罪但思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帝明
王皆不輕用者恐害及無辜有傷天地之和氣也又
慮用兵遠方雖有將有兵而糧食不足終難爲力亦

所當計臣又思自麓川拒　命比先　朝廷所遣撫
諭　勅書恐有阻隔未曾到彼又云前總兵官將彼
所差之人悉置於死是以此賊心懷疑懼不敢再遣
人來近其所遣忙怕力線觀來已蒙
皇上恩賞特旨許令改過赦宥其罪就命齎　勅回
還臣竊計此　勅到彼賊心遣人再來觀其情僞爲
之處置近者又有　勅令沐昂等留之不遣則使此
賊終不知
皇上天地大恩無由改過將來必勞天兵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今且日務選將操兵積糧以備征用
姑先放忙怕力線觀齎　勅回彼使知

皇上大恩以圖改悔縱使彼執迷不改亦且緩其備
敵之心待雲南糧儲有積將士操習精銳即一鼓進
兵勦滅以昭 天討亦未爲遲況留此二三人實不
足爲輕重但恐留之月久使賊之逆志益堅而爲備
愈固或啓其竊伏之計況彼烟瘴之地大軍難以久
駐而賊得窺伺官軍進退以爲出沒急難成功臣惓
惓愚忠非敢爲緩兵之計但願大兵之行必出萬全
以爲 國家久安長治之道冒瀆 天聽伏惟
聖裁

論因旱恤刑

近數月間畿內雨澤頗少且聞邊外缺雨之處亦廣

即今多在祈禱臣等輙有愚見上瀆 天聽謹陳于
後伏惟 聖裁
一南京根本之地自去歲二月至今年三月兩次
大風爲災亦是異事伏望 特旨命親臣或大
臣一員必其人素行廉謹可以感格者往祭
孝陵以慰安 祖宗神靈及祭鍾山大江之神
於祝文中備陳省咎祈福之意庶幾以弭災異
仍乞 勅豐城侯李賢太監劉寧等謹嚴防備
一自
皇上臨御以來凡百科徵等項一切停罷並無干擾
於民之事凡民間負欠官物亦多有免然今猶

有水旱蝗蝻之災者臣等伏思其故古人遇水
旱必清理刑獄恐有冤枉今 聖心惓惓惟在
施仁但慮中外法司奉行未至蓋死罪者每於
審問之際多有辭冤及行移照勘本貫官司只
依原狀保結回申雖至再三照勘其保結回申
仍前無異若所犯罪實理應如此然近日頗聞
亦有非實犯者誠恐此類保結不實者尚多伏
乞
聖旨令三法司各於屬官中精選有清廉仁厚公正
者數員賜 勅令分往各布政司親詣有重囚
府縣召集里老親臨審問實情具奏處置免致

其冤及輕罪有可疑者速即發落不許淹禁以傷
人命兩京法司亦乞賜 勅一體欽遵審理如
此庶幾可以上回 天意
一去歲有 勅分遣京官往各處整理備荒糧儲
今聞北京直隸及北方各布政司百姓皆知
朝廷恩爲恤下相趍赴事儲積有餘其南方隔
遠尚未完備伏乞
聖旨或遣勅或命行在戶部移文原差整理預備糧
儲官員令事完者即便回京未完者令遵依
勅旨俟今年秋收成熟從容爲之不許急迫虐民

論褒謚

爲激勸事近據禮部手本該本部奏南京參賛機務
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喪禮傳奉
聖旨行移本院撰述祭文欽此臣等伏惟
皇上臨御以來禮待臣下悉出於厚今福蒙
祭營塋光榮甚盛存沒感戴矣臣等竊惟黃福洪武
年間自衛幕官因言事
太祖皇帝深見嘉獎超陞工部侍郎
太宗皇帝初登大位即陞工部尚書後建北京新設
行部 命爲行部尚書及平定交阯初設布政司按
察司又 命黃福仍尚書之職前往交阯撫綏其民
布政按察二司印信並付福掌管一切公務皆總於

福福在交阯十有餘年庶事甚得人心
仁宗皇帝監國備知其賢即位之初特遣人齎
勅召還命兼詹事輔導儲君
宣宗皇帝在位念南京重地以福老臣命於南京戶
部管事
皇上嗣位之初陞福少保令參賛機務中外之人皆
忻悅 朝廷用人之當福感戴
聖恩與襄城伯李隆同心協力以副委任蓋福爲人
廉潔正直剛果無私且明識大體身雖老病念念在
公官雖貴顯不營私蓄四十年來大臣之中正色居
官少見其比今蒙

聖恩固已深厚但臣等欽望 天恩賜謚二字及贈
一官用褒賢良用垂勸勵蓋自古治平之朝及
祖宗之世皆用此典臣等所目見者
太宗皇帝於太子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皆賜謚
贈官
仁宗皇帝登極贈謚尤多尚書侍郎下至少卿少詹
事贊善院判之賢且良者皆得蒙 恩今黃福比前
之得贈謚者歷官尤久效勞尤多操節之正始終一
致伏望 天恩特命該部依 先朝例賜謚贈官庶
使在位臣僚觀感興起臣等非敢私於黃福但欲
國家與禮施之公當謹陳悉凡伏惟 聖裁

陳情致事

爲年老患病事臣本材學疎淺識見愚陋自洪武二
十五年七月
太宗皇帝臨御之初擢任翰林院職事永樂二年三
月除兼春坊職事歷事
仁宗皇帝
宣宗皇帝
今上皇帝四朝三十八年皆在近侍蒙 恩深厚難
以名言常切自愧不能效報分毫故從前並不敢請
假乞閒臣今年七十有五舊患風濕病猶未除近年
以來視聽愈衰氣力愈弱疾病愈增神志昏憒思慮

遺忘強勉不進食祿無補有負　天恩中心思惟
慚愧悚伏望
皇上天地大德憐臣老疾　賜臣致事放回鄉里庶
幾少延微喘以終餘年臣不勝惓惓祈　恩之至爲
此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陳情推封

欽蒙
聖恩賜臣誥命下情深切感戴之至伏思洪熙元年
欽蒙
仁宗皇帝聖恩賜誥命追贈臣三代已贈臣祖公榮
爲少傅祖母胡氏爲夫人切緣臣故父子將原是伯
祖公辰伯祖母嚴氏親生次子因叔公榮無子遂立
爲子公辰初有長子及孫近年絶嗣是臣無承其祀
臣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　國朝惟有封贈
親生祖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令緣公辰雖於臣稱
爲伯祖嚴氏稱爲伯祖母實是臣父親生父母臣之
親祖親祖母非其餘旁親之比臣之私情恒切於中
今幸蒙
皇上覃布大恩謹冒昧俯陳私懇伏望
聖仁不爲常例停臣本身及臣妻即今所得　誥命
不給特　恩移與臣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俾得霑
恩封贈光顯無窮臣不勝惓惓祈　恩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欽奉
聖旨楊士奇本身并妻室的誥命還與他他伯祖伯
祖母另給與後不爲例該部知道欽此

爲鄉人訐告事

爲鄉人訐告事臣聞今有同縣人李衮奏臣男楊稷
不法等事蓋臣男稷資性冥頑狠愎不才不學委實
有之緣初因臣家無得力之人稷是長男自小留在
原籍看守祖墳因此隔遠失於訓教近年屢聞在鄉
聽信奸邪小人設計唆誘非理妄爲臣常常寄書訓
責又曾移文兵部及都察院皆塡寫內府勘合行
府縣出榜禁約近聞仍聽小人唆誘非爲以致李衮
遣人抱本申訴上瀆　天聽愚臣無德致有不肖之
子干犯　國法臣罪萬萬其李衮所奏已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臣又聞衮所奏內有係事不干已
而指告他人事者愚臣切恐累及平人輒忘愧恥冒
達下情伏乞　特旨令法司出批錦衣衛差官先提
取臣男楊稷及罪犯深重家人高四羅奴仔并積年
野牢子朱貴祖陳鼎革觀遜劉保郭玄關及奏內所
告罪犯深重小人胡彦方樂象明曾用利梁翰劉士
積劉孟賛劉同倫胡彦琛陳叔憲曾希顔彭裕蕭革
同劉僉翁胡景蕭紹侯哲蕭邦彭彦素姚俊等前來法

司對理明正臣男楊稷等罪其所奏係指告他人之
事者中間慮有不實令法司有奏 准事例不行亦
乞令行移巡按御史及本府掌印公正官員公同通
行體勘所奏事情的實回報法司果有罪者從公提
問庶幾事得明白亦免累及無罪平人愚臣冒昧干
瀆 天聽伏望 聖慈特賜俯從謹題請 旨

論國子監碑書題事

欽蒙
皇上聖恩大德崇儒重道新建孔子廟及太學制度
弘壯高出前古伏讀
御製碑文義理明正文辭簡重誠足以光華日月昭

示萬年惟問碑額四字云重建太學臣之愚意有所
未安盖凡言重建者謂已作之後又作之今廟學創
元所建非 國朝事此不可論我
皇上臨御既悉撤而新作之只當云新建云重建者
非是今請改為新建且廟與學二者廟為重故廟成
之後然後作學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於禮未安
今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臣愚見如此謹具
題 知伏惟 聖裁

謝賜 璽書問病

欽蒙
皇上大恩憐臣久病特遣內臣 賜臣 璽書慰問
慰勞深厚周至恩臣拜 賜感激慚愧莫措其躬又
加 賜臣寶鈔酒肉米疏益重愧感顧臣螻蟻微生
才疎學淺素於 國家並無寸補恭荷
今上天地父母大德恩賜之加稠疊駢蕃不可勝紀
愚臣合家深切感戴之至謹具本謝 恩

啓

陳問 安

臣未奉 召命不敢違例一人獨進而有所愚見亦
不敢默而不言近日未審 朝謁及問安之禮如何
臣之愚誠伏望 殿下加隆此禮愈勤愈敬曾蒙
令旨面諭臣云前日欽奉

聖旨免朝臣退而思之因是
天恩寬大之至然儲君於事 君父未有久而不朝
之禮伏望 殿下自己主張而必行之如奉
聖旨免朝既退之後明日又往後日又往誠孝之心
積久不已必然感格至於奉 侍之際在望
和顏婉詞以仰承
天意臣伏惟
至尊仁聖如天雖臣下有過常蒙寬貸愛之如初何
況父子至親恩愛尤重豈宜於奉事之禮少有未盡
也昔文王所以稱聖人者蓋自為世子之時日勤於
視膳問安之禮為之根本故禮經載之以為萬世之

法在禮又曰父母不悅起敬起孝此悅親之要道也
伏望 殿下萬萬加意臣愚無任虔懇之至謹啓

東里別集奏對錄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illegible]

東里附錄目錄

卷之一
誥命謄副二十八道
卷之二
勑諭謄副十二道
賜詩謄副十七道
寶翰謄副二道
諭祭文謄本十一道
卷之三
大傳
卷之四
小傳二條 像贊八條
祭文六道 墓誌二夫人銘附

東里附錄目錄終

東里附錄卷之一

誥命謄副

左春坊左諭德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翰林文學侍從之臣備顧問典詞命職論思而春坊之任贊輔東宮相成德義皆要職也兼是二者非學問篤實性資敦厚小心慎密曷克稱茲爾楊士奇簡自朕心屢擢清要陞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受任以來克共乃職逾久逾慎朕甚嘉之今特授以誥命爾其體朕選畀之心益勵乃志敬乃行勤乃職式綏寵祿永光嘉譽欽哉

初任王府審理副

再任翰林院編修

三任翰林院侍講

四任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

今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制誥之寶）

考贈左春坊左諭德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為臣能竭誠盡職以事君上而國家推恩及其所生者所以嘉賢勞而勸天下之為父母者也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故父子將好義積善忠信有常道蘊而未施用生賢子敬恭事朕不懈益勤推厥慶源宜加褒寵今特贈爾為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服茲恩命永賁泉扃

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制誥之寶）

妣贈宜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褒榮臣下而推恩及其母者蓋重其所出且以勸孝也爾陳氏子楊士奇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恪恭職任于茲有年篤實端謹蓋勤弗懈推原所自實由爾令善之德之所教遺今特贈爾為宜人靈爽有知服茲榮命

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制誥之寶）

妻封宜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推恩臣下既褒榮於其親而又及其伉儷者所以獎賢能而厚人倫也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妻嚴氏柔淑靜恭克勤內助今特封爾為宜人服此榮恩永光閨閫欽哉

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制誥之寶）

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所重得儒者之用豈專尚其文學蓋

有德業之助焉故昔者聖王之治天下於百職事之
人莫匪儒者而況朝夕左右之近哉少保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發身儒術
先帝處之論思密勿之地久宜厥職又簡輔朕於春
宮歷歲滋久櫌誠讜論裨益良多肆嗣位之初爾用
陞擢方當急治之日益切倚毘之心今進爾爲榮祿
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傳保所以左右予於道
也勿慮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書曰予
違汝弼又曰汝交脩予汝惟欽哉若施之訓辭必達
予所以仁民之意於天下以副崇任儒術之意汝惟
懋哉

初任王府審理副
再任翰林院編脩
三任翰林院侍講
四任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
五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六任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
七任左春坊大學士
八任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九任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
今任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
制誥之寶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曾祖考贈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積善之久者後必盛效勞之厚者報必加
國有輔弼之臣官至於一品階至於榮祿斯其善慶
所鍾豈一再世之積哉因勞推恩蓋亦至公之典而
匪私矣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曾祖元翰
林待制朝列大夫景行文學政行顯于前代光華垂
諸簡冊慶澤流於孫曾爲我輔臣歷歲滋久推其所
本宜有褒榮今特贈爾爲光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
大學士尚克欽承永光泉壤
制誥之寶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曾祖妣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天子推恩於臣泝而及其三代者固以褒
眷勞績亦嘉念其世澤者遠也少傅兼華蓋殿大學
士楊士奇曾祖妣元弘農郡君嚴氏惟爾曾孫顯庸
乂矣今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方秉直義爲輔於廷非
爾善慶所積哉今特贈爾爲夫人命典之榮永賁幽
壤
制誥之寶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繼曾祖妣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為臣得祀其親於三代則國家推恩亦必及之者固以明彝典亦以勵忠孝爾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繼曾祖妣高氏其令儀令德之傳于孫曾迄今未泯用克有佐朕于理推原其先宜隆褒命特贈爾為夫人錫貴九原用榮永世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祖考贈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令典臣有勞勤於君事咸得推恩榮其祖考矧國之舊人而素有匡輔之益者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祖公榮文學德行表範州里積善崇厚垂裕後人用致厥孫為予之輔推其所本宜有褒嘉今特贈爾為榮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寘漠有知服茲寵命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祖妣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為君欲其臣盡忠於國則必體其心而從其志肆古聖王知人情之莫不孝於親也故制推恩之典以伸獎勸之意朕方任賢德以輔治則必有以榮其親而恤其志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祖妣劉氏積善垂慶用生賢孫勵翼在廷啟予于治今

特贈爾為夫人貴命之榮永慰冥漠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考加贈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能負任國事則國之推恩必及其親固以寵賢者蓋亦嘉答其所生也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父贈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子將文學裕於躬孝弟敦於家善慶所鍾在于其子為朕毗輔滋歷歲年推原所生宜隆寵命今特加贈爾為榮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命典之重尚于無窮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妣加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親之愛其子與子之孝其親者莫不欲其貴斯皆本於天性是以君之體臣必因所欲而推恩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母贈宜人陳氏早以善道訓子又積慶以遺之致顯于廷克有勞效 先朝嘗推恩於汝矣今加贈爾為夫人命服之華永賁冥漠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妻封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朝廷推恩臣下而必及
其家室者雖以奬賢勞其亦以重大倫也少傅兼華
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妻宜人嚴氏靜厚有德內助克
賢今特加封爲夫人益茂欽承永光閨閫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寅奉鴻圖究惟化理政本所係尤重得
人我
太祖高皇帝審於命官毋咨禁苑之儲用典六卿之

治
太宗文皇帝愼於用人非其行藝之兼弗與論思之
列 成憲具在敢忘率承咨爾榮祿大夫少傅兼華
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先朝臨御之初首升絲綸之
任恭勤乃職蓋二十年朕在儲闈兼資匡益今特命
爾爲兵部尚書仍前散官職事夫循
皇祖官人之法承
皇考所用之舊厥惟公典匪自朕私爾尚益端乃操
益勵乃績稱朕付畀汝惟欽哉
初任王府審理副
再任翰林院編修
三任翰林院侍講
四任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
五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六任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
七任左春坊大學士
八任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九任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
十任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
今任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
繼室封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於其臣之配必有榮命及之者從夫
而貴在禮攸宜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
士奇於朕有左右之勞其繼室郭氏於夫亦有內助
之賢矧在 先朝既錫命服茲特授誥封爲夫人尚
其祗承永光榮命
宣德六年九月初一日
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之書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固立君以
爲民也又曰惟民歸于一德固得民本於德也又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固成德必資於賢也朕以眇躬
祇紹鴻圖夙夜孳孳弗任之在念匪資良輔曷由以
濟咨爾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楊士奇爾
祖宗敷求以遺朕者道之弗明爾師保啓之德之弗
建爾師保翼之匪道匪德曷以奉 天而庇民尚弼
予于成爾其勗哉毋恃其既安毋忽其甚微古人有
言不見是圖尚弼予于理爾其勗哉朕惟老成之是
乎是任尚益勵爾恭用光我
祖宗之簡畀暨朕之眷倚敬哉惟永
初任王府審理副

再任翰林院編脩
三任翰林院侍講
四任翰林院侍講左春坊左中允
五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六任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
七任左春坊大學士
八任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九任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
十任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
十一任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今任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曾祖考進贈少師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於羣臣之克任職者咸推恩於其親況
四朝之舊三孤之任以道輔朕者乎稽績錫恩宜稱
所效贈光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景行乃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之曾祖德政
之善著于前史慶澤之厚延於今日致有曾孫久勞
在廷推其本原宜進褒秩特進贈爾為光祿大夫柱
國少師兵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歆此榮恩賁于永遠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曾祖妣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敷恩以及羣臣之先世者著在彝典
厥有等差所以報功能而重本始也爾贈夫人嚴氏
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之曾祖
母善慶之厚延于曾孫為廷老臣光輔朕理推厥原
本宜錫誥命以為爾榮服此隆恩永賁窀穸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繼曾祖妣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有左右輔弼之臣既進其官亦必褒崇

其先世者所以隆恩禮也爾贈夫人高氏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之繼曾祖母躬積善慶啓于後昆致有曾孫爲朕良佐涖錫誥命以爲爾榮寘漠有知光華惟永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祖考進贈少師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有輔臣積勞效誠踰四十年一德不懈朕方資以匡直者既進其官亦必推恩於其所自此祖宗之彝典也贈榮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榮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之祖積善之慶致有賢孫爲朕毘輔恒用嘉賴蓋子孫之賢必本諸祖禰特進贈爾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大學士如故尚其歆服永賁九泉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祖妣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三孤之官弘化寅亮以弼予於治也有臣無忝安得不嘉其所自而錫之榮命哉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祖母贈夫人胡氏德著閨閫致有賢孫光輔朕理溯厥原本恩命宜新是用涖錫誥命以爲爾榮幽壤有知尚其歆服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考進贈少師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積善之原者慶必弘效勞之深者報必重朕有輔臣秉誠執恭協贊予理厥績良茂予安得不隆恩命以顯其所生哉贈榮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子將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之父晦迹弗耀積慶寔深篤生賢嗣佐我祖考暨于朕躬惓惓之誠久而弗懈惟厥原本恩命宜加特進贈爾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歆此加榮益綏爾後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妣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人以有子爲榮士以顯親爲孝故士之仕有祿位者褒恩必及於其親以稱其致孝之意況於輔臣之賢者乎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母贈夫人陳氏儲善篤教以成其子處庸於廷而不逮養乃體孝子之心再錫誥命以示褒嘉服此榮恩光華永世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伯祖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誥命

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以孝治天下凡任事之臣於其祖考皆錫之寵褒矧近之輔臣不忘孝思欲崇其所自而惓惓以言者乎爾楊公㢠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之伯祖而㝎其父所生之親有孫效勞績於 四朝固其慶澤亦本於爾安得不體其心而錫之榮命哉今特贈爾為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九原不昧服此休嘉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伯祖妣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人臣能效誠事國且篤於孝思不忘所自者朝廷安得不嘉從所欲而以勸為人後者哉爾嚴氏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之伯祖母而㝎其父之所生夫有孫勤勞于廷四十餘年盖篤不懈亦爾積善之所遺也朕用嘉之今特從其請贈爾為夫人服茲榮命永賁泉扃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妻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朝廷於羣臣推恩必逮其配者盖彝倫所重也豈以存沒而有間哉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妻夫人嚴氏克相君子而不偕老茲因夫之進官存錫誥命以示褒嘉尚克歆承永光泉壤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繼室再封夫人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人臣事上克効忠誠者亦有資於內助之賢故推恩之典必逮焉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之繼室夫人郭氏行宜厥家相我賢輔茲洊錫之誥命用示褒揚永祇服茂恩用光閨閫

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追贈太師謚文貞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於輔弼大臣生則崇其爵禄歿則加之贈謚所以重賢德而盖始終之義也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以博學碩德卓識嘉謨祇事
祖宗暨于朕躬秉志貞一殫事忠勤歷年既久裨益良多是以
列聖委之以心膂任之以股肱朕嘉念耆舊益切倚毗用熙問學用隆治道比以老疾違朕左右者屢

譽樂聞功遂成長逝訃聞朕允藎于懷惟卿體念國
家諒不泯也玆特追贈卿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
師尚書大學士如舊謚文貞嗚呼勳業著於國家令
譽昭於永世生榮死哀夫復何憾靈爽不昧尚克歆
承

正統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制誥之寶）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梁編定

東里附錄卷之一

東里附錄卷之二

勑諭謄副

勑輔導 皇太孫 謄本胡廣收

勑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左春坊左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竒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
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
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
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
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
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輙能裁決得中
斯實
宗社之靈
上天錫慶挺生異質將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
者也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璜之成必假琢
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于必資
熏漸宜協心合力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
陳二帝三王之治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肇創守成之難生民稼
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
之器以爲
宗社生靈億萬年之福茲國家之慶卿等亦與有榮
聞於無窮焉欽哉故勑

永樂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勑取列仙傳

勑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楊士奇等朕嘗纂集列仙傳一部於文淵閣收貯勑至即將此書謹固封識差人星馳進來故勑

永樂十六年六月初一日

勑以保士奇今日朕之首孫滿月可同前日賜名勑書撰一道其名如意童

十一月二十二日

賜米勑

勑少傅楊士奇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惜後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罔有諫責不肯進言今覽此奏朕甚忻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賚卿白米十石綵幣二表裏實鈔二千貫實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故勑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皇帝書諭少傅士奇

諭卿送往之禮朕當親往但爲 宗社之故不得親往令趙王扶 靈歸山今禮也告成于爲父盡孝禮道當然今朕未曾親往欲以微禮賚王云宜朕當親往 宗社之故不獲親往賢弟相理 山陵云備今以微儀以樹賢弟代兄之勞於卿可否何如耳

十二月二十二日

少師少傅少保翰林院朕觀古帝王皆有恩德仁愛於人今朕欲下詔除徽割鞭背連坐及無

勑論妖言誹謗之刑罪未審卿等以爲如何當愼爲審議若可行之實封來聞故勑

三月初十日

勑士奇楊榮黃淮詔書已下皆賴卿等黼黻皐猷佐使朕得四海之心卿之力也每人賜鈔二千貫故勑

賜印勑

勑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往者國家肇建南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

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敷啓竟奏籌畫之際適中爲難朕恒以爲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于內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貳簡在朕心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

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詩曰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克
交修以成明良之譽故勅
洪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優待勅
皇帝勅諭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卿祗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謹議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
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盡以卿春秋高尚預察
劇優老待賢禮孔攸當況傅保之重官亮爲職不煩
庶政乃副倚畀可輟翰林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

討論至理兵部等家職名俸給悉如舊卿其專精神
審思慮益致忠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欽哉故諭
宣德三年十一月初七日
[illegible]
皇帝勅諭少傅工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卿歷事
祖宗及今三十餘年始擢置近侍論思之地學廣識
明端靜忠厚有良臣之體若佐
仁考於監國尤積勞勤貞一之資　玉音孔彰肆朕
纘承式資贊輔忠言讜議累效厥誠朕志保民孜孜
夙夜卿同斯志謀猷入告裨益爲多今考九載之績

渉用嘉念特宴勞于禮部仍賜勅獎諭於戲朕惟
祖宗之付畀允篤于敬罔敢怠忘亦惟
祖宗之舊臣同德同心是毘是力卿尚益懋于誠益
儆于終庶幾共光我
祖宗之洪業欽哉故諭
宣德八年十月初七日
詔諭開經筵
太皇太后諭內閣少傅楊士奇等覽卿所奏皆言聖
學日新吾甚悅之其隨侍內使吾皆太府已曾處度
公師古弼輔講進禮儀卿可會同知見之臣稽古應
舉務得其宜以令
先帝之志以隆　宗社之安欽哉故諭
宣德十年三月十三日
勅諭開經筵
皇帝勅諭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楊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等朕祗奉
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
夜求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輔
知經筵事士奇榮溥同知經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王英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
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溥
衷穀愉鼐專侍講讀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
講大夫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
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端心竭誠相與講
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幾明之於
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　天與
祖宗之命欽哉故諭
正統元年三月初二日

展墓勅一

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朕仰惟
祖宗付託之重念天下蒼生倚望之深尚賴舊人勉
圖寧永卿歷事
列聖進位師臣純誠碩德偉著於時嘉謀讜論卓有
成績宜致匪躬用弘匡濟升于大猷乃以老疾遂乞
致事夫止足之分固士君子所尚而寅亮之職惟老
成人可居載覽奏章良切於懷玆特命卿還鄉展墓
仍來共職卿其體朕心以國家爲心毋久留鄉土朕
延竚以望之故勅
正統四年二月十六日

賜詩膳副

勑諭德士奇潤色表文
瑞鵲中外賀況承　恩賜隆表辭雖草創庸陋衆意
同力疾運斤斧庶用副予衷

賜楊士奇學士藥
聞卿疾未愈常懷時不忘每圖適神術詢訪求名方
偶得仲王秘經進稱其良妙品親團製奇效難盡[illegible]
臨寢茶一瀹日夕可平康

與楊士奇說用藥
卿疾當自審羣言不易聽智人知藥性庸謬必宜評

冬至賜楊學士士奇醴席
玉律應黄鍾至日方迎長錫宴慶佳節青宮羅俊良

儕爵皆備列顧卿不在行久疾喜得愈起居須審量
遣使頒肴醴歡然醉壺觴

賜楊學士士奇醴席
俊乂作良弼嘉謨日贊襄忠愛情深切思君比虞唐
常懷青雖志氣節凌秋霜聊頒樽俎儀少酌於善良
尚體此眷懷痛飲樂時康

書懷示大學士楊士奇兼問其疾
朝退坐寡默中切夙夜思六御在遠外未聞凱還期
寢食弗遑寧定省五旬違邊報久不至虜情杳莫知
卿疾勿藥否相見當何時忻戚心所同細爲籌量之

賜楊士奇詩

馳德懷材侍班務嘉謨敷獻幾人同陶鎔仰荷吾
皇力　監國民安輔佐功
重陽日成詩一律與學士楊士奇
儒臣承簡擢職業在揄揚替輔言皆正疇咨論獨許
清時當泰運佳節又重陽舉酒同歡祝吾
皇聖壽長
五言古詩一首與左諭德楊士奇
奏使回至京恭審　聖躬寧　湛恩有所賜驊騮出
帝廷予心喜無際上　表攄衷情撰述須慱達非爾
何能成
五言古詩一律與左諭德楊士奇

聞卿近勿藥戀　闕欲趍朝體氣未平復安能任勤
勞且須強飲食逸暇善自調頤擬來条日薰風四月
朝
賜墨菊圖并詩
萬幾清暇獨凝神烟林秋花疊疊新寂寞傲霜存晚
節不隨桃李競芳春
賜春山圖并詩
輕纖展處墨花濃廻谷縈林翠萬重知有登臨人寂
樂傍花隨柳賞春風
賜少傅楊士奇有序
予視朝回見宮中所養貓清俊可愛特賜卿以
爲佳玩復賦詩一章以致意云
玉爪金睛含秀氣宮中常日卧花陰知卿門第清如
水朝退還堪伴笑吟
賜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詩
吾聞在昔賢聖君皆有輔弼良刼予德菲薄嗣登九
五君萬邦萬邦林林生齒繁何以致之豈足而咸安
夙夜惟勤念康濟推心傾誠任耆艾卿起逢掖升詠
垣衹事
祖宗多歷年論思贊輔秉直道青坊玉署皆推賢官
職愈崇心愈小一志操存不知老布素風期無改舊
俗檝門前净於掃於上爲德下爲民夙志挺特希古

人予心圖治資卿輔予職有闕害卿補卿亦殫誠副
虛佇大江之西南斗傍奕奕廬陵忠節鄉代有奮起
皆顯昂哉在廷茂樹績前後簡冊齊芬芳
賜鍾馗并詩
鍾馗唐忠臣也殺身不忘爲國除邪斯其生之
所志可知矣朕慨思其人嘗親筆其像今特以
賜少傅楊士奇并係之詩曰
有唐六葉爲開元黎庶康泰物阜蕃平均寒暑無災
患四境清爾海宇安豈惟當宁仁施寬必有賢智任
楨榦于時姚宋張與韓職輔國政據中丹明有良弼
幽亦然英靈啓自終南山藍袍鐵簡裁唐冠忠精烺

煌氣桓桓虓虓邪耗除孽奸譬保　宗社衛　帝劉
一久感通夢寐間遂致赫威流人寰朕懷往事心不
諼間因宅楮寓所存有臣東臣宋韓倫特以貺之茅
斯言亦庸示厥子若孫
宣德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聖壽日賜詩
予忝承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期廿
雨夜降特物滋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悅舉
臣慶賀之後恭奉
母后皇太后上祝萬萬歲壽
聖情悅懌予不勝慶幸自惟菲德茂膺　天眷上恰

褒慈惟爾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四人贊襄之
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賜宴內庭以表忠勤於
賦詩一章以寓意云詩曰
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闈樂壽康初度幸逢全
盛日贊襄有道輔賢良
宣德六年二月初十日
賜福天官詩
三陽和氣彌六紘明良相逢治化成錫爾福祿增爾
壽丕輔皇明隆太平
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實錄脩副

太宗文皇帝御筆

王
王　郡王
王
神位　東宮　皇太孫
王
王　郡王
王

太孫三郡王學臣士奇筆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諸王來朝俟次日早謁
孝陵時周王橚先至
上命
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已出
東華門
上御奉天門
召翰林臣楊榮金幼孜及臣士奇皆至
上問曰諸王東宮皇太孫郡王謁
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爾三人試言之楊榮
未有對
上顧問臣對曰諸王尊當列稍前兩傍

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列於
兩傍
東宮殿下之後亦居中郡王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
上笑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
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
宸翰所書位次凡十一字即此楮是也皆與臣言合
然下有六字未書即授筆
命臣足之遂遣鴻臚丞周升馳齎赴
陵俾率行之少頃升復
命以
宸翰進

上受以授臣仰惟
皇上生知之聖心之所發自然合道大率類此臣既
裝潢
宸翰謹拜手稽首恭識于後永樂十五年三月二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楊士奇拜手稽首
謹識
遣問學士楊士奇兼賜鈔一百錠
卿疾久未痊旦夕勞予思予亦抱微疴存問近頗稀
于今遣中使遺以藥餌資養言善調護康寧早來茲
永樂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賜書問病
皇帝書諭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卿歷事我
祖宗嘉謨嘉猷寔惟簡在暨朕嗣承大統卿以老成
碩德啓沃問學翊贊政化裨益尤多比卿以疾違朕
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心惓惓夙夜不能忘
書曰天壽平格知卿之福壽宜未艾也茲特遣內臣
往視并錫頤養之資復惟卿之子有違家訓干于國
紀重以
祖宗之法拘繫之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
復以副朕注望之意卿其體念之
正統九年二月初六日

書寄左諭德士奇
聞卿近得心痛之疾即日舉發今日朝中心腹之言
無可相語者誠爲失鑑之言不爲謬矣今特遣錫兔
血膏十餅美酒十瓶卿當以兔血於銳物刺向灸火
燒仔性物爲末溫酒膳後服之卿當體余至意善加
湯藥順時自愛餘不多及
三月二十七日先諱
乳香一包石甜瓜二箇磨酒服
三月二十八日先諱
龍腦木香丸一封賜卿每服只可一百丸七八

不可太多淡姜湯送下臨卧服次日通利後方可進膳

九月二十一日 光謹

太和膏拾箇神異膏拾箇 忌水族

賜翰林學士士奇

十月九日 光謹

諭士奇今特遣御醫蔣用文往視卿疾卿當強加湯藥以慰余懷 今日祥任通祭文未甚妥帖可策杖視之庶使稍達孝懇於 聖靈諭德其亮之

七月初二日

頭風餅子二十枚每用一枚以井水化開男左女右搐入鼻中口內先含水一口仰卧搐之後以口中水吐去覆身卧之齒咬錢一文任其出涎餘無所忌

六月五日 光謹

神效丹十枚酒十瓶良馬一疋遣卿至可領也順時善爲湯藥早獲痊安以慰余懷惟其審之

九月二十七日 光謹

賜藥單目

神效丹一十枚 延壽丹一百二枚

保生丹七十枚 搐風酒一小瓶

好醋十瓶 太和膏十箇

萬應膏十箇 醬瓜三百條

永樂十五年十月五日 光謹

書諭學士楊士奇

卿嬰疾滋久深軫予懷至形諸夢寐有不能已茲春陽應候羣生咸遂卿疾當向安特遣中使以春盤品物致意卿其領之

寶鈔六十錠 細酒二十瓶

白熟米十五石 鹽鹿十隻

蜜果四罎 椰果一器

春席四張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作急星火不得遲悞

令旨說與楊學士曹司諫存留官軍數目比及駕至要進將來不可見悞此係重務若不進來無以應對余當只以實答如旨奉行

九月七日

送去葉藥云能接骨其藥粉爲末以酒調服太和膏五枚至可領之比虜又復入洗馬林口往東行不審賊意欲何爲耳今 大駕在開平比雙海子往縱兒河會戰賊却在迤禿山大同又砲響山西亦報聲息事情冗冗觀之如此深是可憂特報卿知之

六月十一日 東宮之記

沉香六神散

沉香一錢黃芪一兩熟地黃一兩川芎一兩

地骨皮一兩白芍藥一兩甘草炙一兩當歸一兩去蘆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一大鍾煎至七分温和空心服
忌食冷物
令旨說與學士士奇可將這　鑾表裹如法封記付
曾同諫齎來卿疾若得稍可策杖點鑾表文拜進卿
其審之
東宮　七月十日
諭義士奇余思野蠶成絲實惟
父皇聖德所致今日又不自居功歸
祖考爲之　高廟此誠家國瑞事余欲進表稱賀未
審於理如何卿等議之候具報

初三日
說與士奇目今雖蒙
恩澤恐不得飽足來日子時遣蹇尚書於行壇炷香
卿可星火作祝文一道付于玄造望賜三日甘霖以
甦民患不待看表差人就送太常寺毋悞卿其知之
東宮　閏五月二十八日
余與第三子禕穰士奇可爲我作詞旨
諭士奇等第三子沉疾不瘥今欲爲祈告北斗之神
卿可撰祝文星火封進
九月十一日
士奇女母執古通變具聞

東宮奉　梓宮爲勑卿等已知其詳本内内官姓名
也要勑令入玄宮當執事小日俱作十六日　梓宮
玄堂提起寫
皇帝下
皇考一字
朕居子職正當衰絰苦塊抱痛終身目今食膏粱衣
輕暖於理上爲有失豈可服色衣受朝賀於理豈是
居喪孝思之道哉又且華夏蠻貊會集觀禮豈可行
之乎朕不食言所請不允仍斷來章
可是少保之作如是可其請少保士奇等開拆押御
付少保等知之

奉天門後火臺前東西一墻中建一門欲扁額其名
取之天意如此恭天垂佑敬畏小心立名朕欲立爲
天保門敬天門天佑門卿等以爲那一名好如俱未
得穩卿等計議一名來看
少保等開拆押御　士奇少傅
准奏即便發行　付少傅等開拆押御
三月十七日
倭紙十張付楊士奇收領
諭祭文謄本　諭祭嚴郭二夫人文附
聞喪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三月辛亥朔十九日己巳

皇帝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于少師兵部尚書兼華
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曰卿以貞亮之資博洽之學卓偉之器歷事我
祖宗受知惟深方
皇曾祖嗣位之時拔居密勿黼黻絲綸多所裨益逮
事
皇祖自監國及正大位歷年滋多德意契合謨猷丕
著暨
皇考臨御簡惟舊人益重倚毗聿隆繼述朕嗣承大
統卿以耆德重臣翼翼左右輔政贊寅亮之功講學
賴啓沃之益卿年彌高而志彌篤時益久而心益虔

尚覬卿介于眉壽永弼朕躬用躋大猷以副我
祖宗付託之重以荅臣民瞻望之隆顧卿頃罹于疾
天不憖遺竟至長逝嗚呼傷哉今特贈卿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仍命有司歸葬營塋復遣
以祭用著朕篤念勳賢之意靈爽不昧尚歆享之

首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三月辛亥朔二十日庚午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諭祭
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
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
曰嗚呼卿以　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
倚毗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茲臨首七特用
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二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三月辛亥朔二十七日丁丑
皇帝遣禮部司務宋廉賜祭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
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
曰嗚呼卿以　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
倚毗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茲臨二七特用
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三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四月庚辰朔初五日甲申
皇帝遣禮部司務周濂賜祭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
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
曰嗚呼卿以　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
倚毗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奄及三七特用
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四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四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
皇帝遣禮部郎中王賓賜祭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
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
曰嗚呼卿以　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
倚毘遽云長逝中心蠧傷其何能已玆臨四七特用
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五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四月庚辰朔十九日戊戌
皇帝遣禮部郎中余麟賜祭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
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
曰嗚呼卿以　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
倚毘遽云長逝中心蠧傷其何能已玆臨五七特用

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六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四月庚辰朔二十六日乙巳
皇帝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
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
曰嗚呼卿以　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
倚毘遽云長逝中心蠧傷其何能已玆臨六七特用
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七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五月庚戌朔初三日壬子
皇帝遣禮部郎中趙鼎賜祭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
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
曰嗚呼卿以　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
倚毘遽云長逝中心蠧傷其何能已玆臨七七特用
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下塟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
皇帝遣行人王信諭祭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
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師謚文貞楊士奇
曰嗚呼卿以　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
倚毘遽云長逝中心蠧傷其何能已玆臨窀穸特用

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諭祭夫人嚴氏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十月丙寅朔初二日丁卯
皇帝遣行人丁珹諭祭于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士奇妻夫人嚴氏
曰朕有翼賛之臣日恭勤於左右而家失其内助之
賢特隆卹典遣人賜祭爾尚有知
皇祖
皇考之世累膺顯封光照淑行可爲生死無憾者矣

冥靈不昧庶克享之

諭祭繼室夫人郭氏文

維天順三年歲次己卯十一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
皇帝遣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胡淵諭祭于故少師
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楊士奇
繼室封夫人郭氏
曰爾以賢淑之資柔順之行克惇婦道以相厥夫志
篤忠貞爲國良弼宜永壽齡享有遐福胡因一疾遽
爾倐然朕追念舊臣爰及其室可無恤典以示異
恩特命有司爲營葬祭爾靈不昧尚克享之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集編

東里附錄卷之二

東里附錄卷之三

傳

少師楊公大傳

公諱士奇其先華陰人南唐虞部府君輅始居
廬陵再世徙吉水後至允素乃徙居泰和故今爲泰
和人曾祖景行仕元累官以翰林待制致仕有傳在
國史祖公榮父子將皆不仕而皆以文學行誼重於
時公早孤母夫人陳氏教育之甫六七歲告以世德
之詳公即感奮力學雖甚貧親執勞事然未嘗廢卷
時兵亂雖平而苦無書四書五經皆手鈔以讀海桑
陳先生夫人世父也甚愛公早夜訓勵使必由道年
十五廩然爲人師學行日益有聞縉紳君子禮重焉
郡縣交舉爲學官皆不就久之朝廷以薦學徵入翰
林任編纂與其事者皆天下宿儒獨推公精博未幾令
吏部考第其文授以官又以公爲第一授親王府審
理副然猶執筆在翰林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爲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
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
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爾但盡心勿自
疑畏公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脩其職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又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侍
見寵任文華殿嘗講大學公呈講義於
上前覽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公因
奏曰二帝三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家國天下皆大學
之道
上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
古爲證庶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
爲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公公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嘗
人言亦舉此說乎公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人有

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
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
據豈敢妄出意見哉　皇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
章正宗喜其有益於學者公曰德秀道學之儒志識
甚正其著大學衍義尤有益於　朝廷君臣皆不可
不知　皇太子即取視且命翻刻以賜諸子亦以賜
公曰予倚卿爲輔卿亦當留意也饒州士人朱季友
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
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

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
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邪遣行人押季
友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
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群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毀其所著書最是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簟諸物將以遺廷
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公名乃獨召公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公曰
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
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必不免

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陞左春坊左諭德
兼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羾所間憂鬱感疾
勉強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
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公進曰臣
觀賜病已數日但未敢即安昨晚同立　右順門下
賜忽仆地旁人惟賜無入氣臣遂命其屬官掖出午
門外
上聞公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
耳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
命天下命公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於公
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公能服善曰樂從善言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嚮
意於公明年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
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公曰事豈得
不思但多思則惑惟當據理而行　皇太子聞而笑
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擇當理者從之不必多
思致惑也然　皇太子知公誠篤惟公言是從或初
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春坊

稱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詩
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
祖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所
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
陳後主皆淫靡不足道　殿下明經講道之暇娛意
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詞高古亦可裨益治
道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公曰儒
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道德之儒有經濟
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
皇太子嘗讀易凡决疑必用蓍而以易斷命公取朱
子本義撮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公因進曰易固為

卜筮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修齊治平之道悉具
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名曰周易大義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
果何如公以孝敬對
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
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
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
上以命我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勿
藥疾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
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
後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
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
其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數日
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尚
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
然同日宜免賀公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
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
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誠宜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宣

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决
獨召公問曰昨聞蹇義瀆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
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
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
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
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
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
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

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
當如何衆疑未有言公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
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
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公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
筆命公足之遣鴻臚丞周昇持赴陵俾率行之少頃
復 命以 宸翰進
上遂以與公公寶藏之至今存焉 皇太孫勤於學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公與蹇義
舉儀智衆以為老公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

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
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
元正日食宜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二十二年八月
太宗皇帝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 即遣 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
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兵為變因秘未發喪 皇太
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今門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
即進納
上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

汝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
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
朝廷事卿與蹇義皆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也公曰
殿下嗣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人心之機也恩
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
書以為貶臣兩人不應先及
上初即位有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
東棗八十萬斤為香炭之用公入奏曰詔下甫二日
而即有此雖云歲用得無過多
上曰數日事叢脞此蓋急遽中荅之不暇致審耳即
命減其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退徧語群臣明旦易從吉公謂震曰
今未可比此例盖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喪服後仍素服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
蹇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蹇義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公自左春坊大
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翰林
以公等所受誥草進呈
上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
違而或怠顧謂公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公對曰
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
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
願 陛下常以古人爲法陞少傅階榮祿大夫時天
下方面大臣及群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畜馬蕃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
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
此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
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
與民同豈貴畜賤賢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
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産
累子孫朝廷何爲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内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
覲官領馬所領多生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
奔逸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
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内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
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
而罷令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陜西按察使陳智言畜
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勑止散馬公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如何
上曰已領者惟洪武中官負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
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
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上以梓宮在殯命禮部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
及鴻臚習儀仍用蓋震主之公與黃淮等入疏言

已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勑禮部設而不作未報
乃後進奏侍廷中至夜漏下十刻遂有旨如公言越
三日
上召公等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
臣以能直言爲賢如用震言今悔何及洪熈元年正
月命公兼兵部尚書公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
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
謂何卿勿辭公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故酬以此祿何用辭公曰
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

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
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廉貪之風士奇有焉
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爲湖廣
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固以他事奏仲成即
命都察院逮治之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
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公米及鈔幣且降勑獎諭曰卿
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誠忠良股肱

之臣也有卿如此朕復何憂洪熈元年二月
上以田二頃賜公時蹇義先已受賜公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朕心不忘卿前辭
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公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
踰分豈可不知止足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三二
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公曰
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聽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眞
能廉使仕者皆如此豈尚有贓吏乎四月人有上書
頌太平者上以示公及蹇義夏原吉楊榮義等曰
陛下即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歛徭役可謂治世

矣公對曰 陛下恩澤已敷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
尚有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在休息二三年庶
幾人皆得所上笑曰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心去年
各與繩愆糾繆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上五章朕
皆從所言卿三人未有一言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
皆安乎卿輩吾所倚任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所
隱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
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
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上以衆言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

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譏因言
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
盡知譏過失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惡譏訐事其言自有過當者卿可以
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能諭當以璽書開諭
可也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譏如初令百官言事
毋以譏爲戒由是天下知聖德之實
上念公匡輔之力賜公璽書其畧曰朕曆監國之命
而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
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于內期予于治以
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

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
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
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成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
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糊其姓名請於外書
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
皆就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
少自科目進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往與禮部計議

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晏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
人既得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
人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事當
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
黨已實與趙謀卽足矣何患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
心否乎往見蹇夏及復言不可狀蹇夏曰卽如公言
當若何公曰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
當必無虞而於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令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
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惟
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
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內俄後召蹇夏蹇夏以
公言白之
上不懌而止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
言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對
曰今日　宗室惟趙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

可感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寂友愛且吾惟此一叔柰何不愛今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群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勑書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

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久之召公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詞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或以爲與之無名徒爾示弱於天下

上召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頃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五年二月　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下寬恤之令獨召公議之

公曰被災之處稅糧首當免民間有欠孳畜馬騾官責償甚急民苦之亦所當恤凡爾所知者當悉爲朕言公曰百姓積欠薪芻及採買諸物官府但知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棄逃徙者當量與減除部符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槩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唯當於產有處取之無者勿強也年來刑獄不清旱潦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皆徵集京師

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莫顧未免怨歎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爲匠者察實除之今軍民苦漕運而倉庾無關防姦盜相繼恬不畏法宜命風憲官巡察

上稱善即書勑明旦行之民大感悅七年二月

上諭公曰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期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公曰官田減租民間皆感

聖恩而戶部格不行追徵如舊此循昔之弊

上艴然曰今欲再下詔寬恤必舉此爲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因問事之當寬恤者公曰逃移之民

朝廷既赦使復業而家業蕩盡又有公逋私債之擾
所在官司不能恤則必逃聚山林相結爲非請下有
司凡逃民願歸者郡縣善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
聽於所在附籍給以閑田爲經營者處免征役三年
庶使得安
上曰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公又言各處
課程先因鈔法不行加倍徵納蓋一時權宜今鈔法
頗通宜減倍徵之額又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
西浙江商稅魚課皆納銀請裁處一例
上命納銀一兩者折鈔百貫又言小民之不安皆原
有司貪暴請令風憲考察

上曰然若有廉能者亦令以名聞擢用之公又言方
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
取廉公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
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
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
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翰
林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
出衆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
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
外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公又奏臣
見聞不廣願命大臣謹厚者一人共議之得推廣仁
恩徧及天下
上以胡濙謹厚命與公審議凡可行者悉以進事皆
施行　今上即位之初惓惓以天下爲心率其同列
首言當整肅軍政飭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
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
當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湖廣河
南山東江西去年旱災人民艱食慮有嘯聚爲非者
宜委文武大臣各一人往鎮之事定而歸緣邊將士
所以警備非常其無馬者宜令於行太僕寺苑馬寺
關用西番諸處貢馬有可充邊用者亦聽留官員冗

濫宜從吏部及內外風憲官考察近詔寬恤軍民內
外諸司當體朝廷之意凡事務從減省宜令條奏事
有應省者取旨
上裁詔皆如所言公等又上疏曰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　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
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愼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
一事望
皇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
重伏望　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其所脩奏

唯在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
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
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太皇太后遂告諭公等專以
擇講臣為務尋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
筵事公又念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河南北
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
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往北方極邊補伍
者其水土不相習南人死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且
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道路遥遠困於無資多致

死亡深為可憫在　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
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之今兵部以移文煩勞憚於
改發不念下人之艱苦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
楊溥計議具疏而奉同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後
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
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諸處雲南兩廣貴州四
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軍丁皆發四川雲南
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待補足其缺又以填腹裏之
空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
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又言堯湯之世不
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
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斂散又相
其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閘壩以備水旱小大之
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
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堙廢或被占奪稍
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
緩所繫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
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
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俟稔歲而後行郡
縣官滿無以此之廢舉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務稽
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巡歷所至不復問

理聽其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
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時有言方
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
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等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
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
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
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止

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　祖宗相承爲
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
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輿口多以得
郡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
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明監在前可無
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臣舉保
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旨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
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
保造爲謗語專欲廢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
用小人日進則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
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
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漸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
休戚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
詔如公議五年公聞四方雨澤不足率其同列上疏曰
皇上臨御以來凡百科徵一切停罷官府逋入悉皆
宥免民生既安天休當應然今猶有旱災者豈刑獄
或未清歟　聖心惓切惟在施仁慮恐理官奉行未
至乞令三法司精選其屬清廉仁厚公正無私者數
人賜之以勑分行天下審錄重囚親詣州縣召集里
老親臨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其輕罪有疑

者即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
理庶幾可以回天意從之公久在　朝廷處宥密之
地言動以理不苟爲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
結主知而　仁宗皇帝知公尤深由是
太皇太后亦知公爲人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公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命公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
上諭公曰
太皇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年在宮中談卿等姓名
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
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

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卿然能從卿言以不敗事嘗有小失甚
悔不用卿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
以爲迕而不從謹之謹之公對曰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頃　陛下常奉　聖訓公處心
公正論事必當大體嘗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罹
譖毀而非辜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冒貪邪不悛者
必正言其不可用　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是非非
悉徵諸實每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
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嘗獲

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
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間識與不識
傳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金興不
恤也直道而行不爲阿徇求樂宣德中同列有譖公
於　上者皆賴
聖明不聽公聞之亦不爲憾待其人如初篤故舊解
縉君昌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存後公秉謙執虛未
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心直嘗觀之宋歐陽文忠
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其功業之盛亦既顯於當時
若君臣相得內外無間享其福祿榮名而久於其位
蓋未之能也今公德行文學表然爲四方之望議論

政事施用於朝廷者四十年　君明臣良志同道合
軍國之務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典冊制命皆出公
手在位之臣事有可疑者一於公決焉若公者非書
所謂商者成人詩所謂王之藎臣也與公嘗以其進於
上上之命於公者備錄成書曰此
列聖大德所寓也何可忘哉直從公久其愛敎爲多
而知公亦深公之細行皆可書當別有備載之者姑
取其事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爲之傳使後之君
子有考焉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國史
總裁兼經筵官姻家生王直譔

東里附錄卷之四

小傳　像贊　祭文　嚴郭二夫人銘附

東里先生小傳

東里先生姓楊氏名寓字士奇一字僑仲世西昌東
里儒家先生一歲而孤四歲舅奪母志遂適里羅公
子理公時舉進士爲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札
先祠恒命諸子陪禮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宜人母
宜人泣語之故因慟自益感發七歲私竊埤土倣作
神主於外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
鑰秘無知者既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公公曰何先
生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俯皆

感泣時已冒羅姓遂復先生姓德安公曰告之以楊
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盛曰小子勉之無幾德安公坐
累謫戍陝西母宜人以先生歸而家益貧時甫九歲
饘粥或不充井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
去手旦暮入治家事晝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
閭巷童兒嬉狎海桑陳先生母宜人世父也先生之
父嘗從之學深見愛重矣及是見先生能嗣父志一
愛重之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攜以行時不能得書五
經左氏傳皆手鈔以讀母宜人喜曰兒可望承先業
矣旁舍有爲掾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而念其貧
數遣其家人請諸母宜人欲與俱去母宜人歎曰貧

乏儒家恒事豈可使小兒役志於是以辱其祖父哉
十二三習舉子業餘有聞矣十五鄉人請為子弟師
踰年從游者益衆其友之媚有毋老而貧無以資養
往告先生者先生視其儀狀莊重問能讀四書否曰
能即輟從游之半畀之教使納其束脩毋宜人聞之
喜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為貪吏矣聞人精一
書明一義亟詣請益弱冠稍出游章貢章貢守重禮
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饒一見和好邵為人
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而益見契厚永豐商
人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又搜其裝得僞鈔數百貫
送縣縣疑其造也搒掠不伏曰我山谷人負販邂逅

售得之不能識真僞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
曰山谷人宜不辨真僞而視其裝亦有其鈔乎曰有
之尚數百貫然吾意其以僞鈔易得之先生曰僞造
當重法奈何以意即欲寘人重法乎吾鄉嘗有以僞
造禍蔓延數百家及拏戮何可輕也邵竟焚其僞鈔
止坐無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先生其事竟聞於外
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謝先生厲聲曰吾
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去之後游湖湘間止
江夏最久縉紳君子皆禮重之而漢陽府學江夏縣
學皆禮聘訓導不就都指揮蔡讓請教家塾尤敬禮
之既歸郡縣交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　朝廷以博

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是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其分
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先生為精博未幾有旨諸編纂
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紞讀先
生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
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日復召入
翰林任編纂明年改翰林編脩數月陞侍講永樂二
年簡　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
左諭德仍兼侍講先生奉職甚謹私居未嘗言公事
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
俸之入或得賜賚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
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思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

報也惟應勉力為善耳人或問先生平日所行曰不
能為善亦不為惡也其存心不間物我見人有樂如
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獎拔士類有片善必
延譽之未嘗揚己抑人有得一職而來見者必勉其
守身愛民奉嫉惡遇議法涉刻薄尤嫉之遇事是是
非非不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而與外人接其和易不
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賤窶不肯苟事干謁及貴儉
約一如布衣時所得祿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嘗
有百緡之蓄事其從兄仲基甫盡恭愛從子如子
諄諄訓之為學務義雖隔遠數千里歲數遺書無
不以是為言待羅氏弟妹尤有恩義於為義不拘於

世俗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與厚皆削跡先生曰吾父同產親也獨往留旬浹日爲洒掃戶庭具湯粥進之調護安而後去而竟無恙後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無少長悉病先生所素知已者皆勸出舍他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此我砥柱也先生曰豈有是哉終其家盡瘉不去亦不病與人交直道不阿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歡然相好也如己所行或未當人以爲言者亦欣然納之未嘗爲忤然平生心契不過數人爲樂簡靜閑暇閉戶觀書自適而已恩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得婦家先冢多壞者

子孫貧不克脩治或有舉以售人者先生初喪母宜人卜宅兆未得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宗某所壞冢世遠無遺骸術者言塋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先生曰夫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壞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顧夫人慎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廢冢售人者余陳氏於公之家世篤潘楊之好先君子先生外兄而先生母宜人陳出也又視先妣爲內弟嘗幼失怙侍宜人哀憐之稍長不能究知先德先生數召而語之使之學嘗後舉進士在京師數年

無日不往見先生見必侍語移時或暮而後退故徵嘗知先生心及其行事爲多先生於嘗素惓惓也嘗指子稷語嘗得古之人易子而教之其意以稷屬嘗也嘗應曰諾而今拜廣西按察僉事之命有職任將遠去不知再見何日而稷亦就長矣恐未有以副先生之意則述先生平昔大槩爲小傳授稷如稷有志乎古人放而行之必自先生始余既書以授稷又存其副於家用示陳氏子弟云永樂癸巳冬十有一月朔陳嘗著

東里楊公小傳

公姓楊氏名寓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世西昌儒家

公一歲而孤母陳夫人教育之家貧九歲躬任賤事而書册未嘗去手旦暮入治家事晝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兒童嬉狎海桑陳先生母夫人世父也公之父嘗從之學深見愛重矣及是見公能嗣父志又愛重之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携以行時不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鈔以讀母夫人喜曰兒可望承先業矣十二三書舉子業既有聞十五鄉人請爲子弟師踰年從游者益衆其友之嫺有母老而貧無以資養往告公者公視其儀狀莊重問能讀四書否曰能即輟從游之半畀之教使納其束脩母夫人聞之喜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爲貪吏矣聞人精書

明一義丞詣請益弱冠稍出游章貢皆責守重禮之
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邵爲人廉
介然頗近刻公每諷切之而益見契厚未幾商人過
琴江關吏驗無文引又搜其裝得僞鈔數百貫送縣
縣疑其造也榜掠不伏曰我山谷人負販遐邇售得
之不能識其僞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公公曰山谷人
宜不辨真僞而視其裝亦有真鈔乎曰有之尚數百
貫然吾意其以僞鈔易得之公曰僞造當重法柰何
以意欲寘人重法乎吾鄉嘗有以僞造禍蔓延數百
人及挐獄何可輕也邵竟焚其僞鈔止坐無文引之
罪事寢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公謝公

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去之後游
湖湘間止江夏最久縉紳君子亦皆禮重之漢陽府
學江夏縣學皆彊聘訓道不就都指揮齊讓請教家
塾尤敬禮之既歸郡縣交舉明經任教職不就會
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是時四方老師宿儒
多在其分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公爲精博未幾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
張紞讀公文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
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日
復召入翰林任編纂
太宗皇帝臨御改翰林編脩數月陞侍講求樂

僴 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
諭德仍兼侍講 車駕數北征皆命輔
皇太子監國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十九年
改左春坊大學士 仁宗嗣位陞禮部左侍郎兼華
蓋殿大學士遂陞少保踰月陞少傅明年兼兵部尚
書正統初陞少師仍兼尚書大學士官愈進而憂愈
重名愈高而意愈下公奉職甚謹私居未嘗言公事
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
俸之入或得賜賚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
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與家享天賜何
以報也惟應勉力爲善耳人或問公平日所行曰不

能爲善亦不能爲惡盡其存心不問物我見人有樂
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奬拔士類有片善
必延譽之未嘗揚己抑人士有得一職而來見者必
勉其守身愛民素嫉惡遇議法涉刻薄尤嫉之論事
是是非非不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而與外人接甚和
易不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賤窶不肯苟事干謁及
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於爲義不拘於世俗弱冠姑氏
舉家疫疾素所與厚皆削迹公曰吾父同產親也獨
往留旬浹日爲灑掃戶庭具湯粥進之調護安而後
去而竟無恙與人交直道不阿必輔之於善有不善
必戒之不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懽然相好也知

所行或未當人以爲言者亦欣然從之未嘗爲忤然平生心契不過數人焉樂簡靜閑暇閉戶觀書自適而已恩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得婦家先塚多壞者子孫貧不克脩治或有舉以售人者公初喪毋夫人卜宅兆未得婦有季父素重公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術者言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愼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廢塚售人者俸祿有餘常以分惠族人姻

戚族姻有急者卒能濟之朋友之遺孤遇之皆有恩意犯而不校素所與進者後有倍忘未嘗尤人亦絕口不言然其獎進後輩之心未嘗因此少怠嘗奉旨歸展墳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遣迎送騶從悉卻不用歸鄉入謁守令避其正路不由時人比之歐陽原功公不到鄉四十年旣歸展墓與鄉里一見畢時甫四旬即行曰 君命不敢稽蓋公一志於公不暇其私也考會試者二讀卷者六鑒別公明輿論推服有疑咨於公者必盡誠告之門有弗盡於推轂賢士不論識與不識廣詢周訪必取才德兼備協於至公蓋公襟宇明白表裏洞達坦然一由於正

所以歷事四聖儀表庶僚豈偶然哉前三年陳公延嘗爲公作東里傳大抵詳於前而闕於後槃與公延皆公姻家子侍教久而知之深謹取公延所述畧其繁而補其闕以爲此文名曰小傳謂小傳者蓋公立朝事君嘉猷嘉謀之大端此未能悉云正統八年歲次癸亥春正月望日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郞姻家王渠槃謹書

翰林侍講余學夔撰

元氣渾厚禮法雍容金聲玉體溫良儉恭雄文碩學天下同宗鄒充 四聖一德孤忠直道正言功烈崇崇天高海闊肅然清風

贈少師謚文穆廬陵胡廣撰

淵乎學之有緒也卓乎德之有據也內直而外方主敬行恕也閔焉惻俗之心懇焉惟善之語也溫然君子之容休然其有餘裕也訥然金玉之音闇然而日著也登乎金馬玉堂之榮而儆戒乎怠豫也噫此余之益友蓋彷彿其所似固未敢以爲虛譽也

翰林修撰吳中張宗海撰

學未專記覽而潛心體用才不尚煩劇而立志經濟文不事靡麗而必在道義泊乎外好肅乎正氣蓋未嘗一日不存 國家生民之慮未嘗一動不希先賢君子之事此吾之老友而吾何足以窺其涯涘哉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西昌王直譔

肅肅楊公盛德在躬懋事　三聖不易其忠文爲國華鋪張揚厲克闡大猷以輔于治朝夕左右是曰藎臣雍容廟堂正笏垂紳其行有常其言有則表人足師學者是式豈弟君子邦家之光

天子萬年永篤其慶

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江陵楊溥譔

星華微秀偉表宏中探天人之幽賾明典禮之會通發爲文章建之事功不皦皦而異不闇闇而同求道之心倪焉而不足樂善之量廓乎其有容廟堂之貴富曾不易乎林壑之心朒宜其受知於

列聖位貳乎三公弘翼　皇化揚其清風爲

國良輔爲時儒宗而福壽兼隆也歟

少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譔

春和玉粹儼乎其貌之溫冰潔霜清瑩乎其心之存贊　皇猷而黼黻輔　聖治以經綸文章師表於今世事業輝暎於古人所謂　國之柱石　朝之元老而冠冕乎縉紳者也

翰林檢討廬山陳嗣初有序

公在布衣時德行文學蔚然動鄉里而鄉里倚之爲榮及官於朝忠誠節介傑然聞内外而内外稱之爲賢至爲保傅天下清寧民庶熙洽

皇上垂拱而治默相之功人不得而知其所知若

君子崇德尚文惜廉恥以有公爲砥柱也於乎公乎繼瞻公像三嘆而爲之贊曰緊學之崇緊德之充貳乎三公志乎夔龍炳然精忠默相天功治化攸隆壯辭爲虹而又見其文之雄也

翰林侍講學士陳循譔

志剛而濟氣和而備有腴其存有絶其發紹令聞於清白之宗當亶邑於熙明之世仕翊贊於授受之廷倚弼亮於密邇之地處華而不以白榮處畏而不以自悴其爲下而處也思近人情其爲上而論也務持國體其言之精必究於事之實其識之卓由操於理之細爲善者有所容而不疑爲惡者有所忌而不縱行於少者老而彌篤信於人者久而弗忒士有範模　國有龜蓍宜天錫壽以福君子

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五月庚戌朔越十五日甲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率學士等官錢習禮等謹以柔毛剛鬣庶羞之奠致祭于太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文貞楊公之靈曰惟公士稟廬陵之秀力學窮經聲發自幼匪徒文質實茂于德蹈義履正夷險不易

太宗龍飛秉筆入侍受託腹心俾恭　帝制繼輔

仁皇春宮宸極公於是時謨明弼直宮徐王統
帝念公舊信任逾專恭遇彌厚公於是時感　恩益
篤弼政論學尤多啓沃公領三孤尚書學士久為公
榮公為職畏四十四年公處近密亦以此故獲保恒
吉　朝廷望公永職輔導吾儕望公象齊期耄云胡
八十遽遺榮祿聞訃涕泣豈為私哭尚懷延閣相從
笑語孰計溫容來覲無所哀榮始終人臣罕儷雖天
所錫公實何媿舉觴屬詞為公奠焉詞觴有盡情悲
曷舍尚饗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五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姻
家生王直謹以菓茗之奠昭告于太師文貞楊公先

生靈柩前曰嗚呼天之生賢將以用世惟公之生天
豈無意賦以令德既厚而充發為文章玉振金春永
樂之初公在宥密煌煌帝制多自公出逮事獻陵上
下實親言無不從堯舜是陳宣德以來至于今日明
聖相繼眷倚如一公之納忠匪私其躬經幄綸閣夙
夜敬恭山岳不移澤施於物公亦如之謙退不伐四
朝元老衆之所賓天復何心而不憖遺九重悼嗟恩
禮加厚哀榮始終況乃有壽直之先世道義相悖及
我小子凡四通婚從游翰林情好篤至我老益愚不
克終事雖不終事舊愛未忘今則已矣能不痛傷盡
車南還千古之別奠此茗飲欲語反咽公有治命

祭皆辭薄物為誠公其鑒之嗚呼哀哉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十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厚
契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黃宗載敬以牲醴
庶羞遣男讓孫端致祭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
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大人先生之靈而言曰
嗚呼惟公之生間氣所鍾端莊凝重式廓恢洪禀乎
秋容之肅盎然春氣之融上探洙泗之源流下接濂
洛之儒宗諸子百家極旁搜而遠紹經史傳義悉博
洽而貫通天人之理妙契心胸積於內而彌久措於
事而得中永樂初元祗事
太宗敬惟儲副乃維城之基故俾論德於東宮之官

實秉執於鈞衡獲左右於
聖躬獻可替否明目達聰夙夜敬恭與緝熙於
帝載身心兢惕恪寅亮於天工萬方歸於版圖至治
比於大同異為明聽公與有功人皆仰公之德量公
獨守已之謙沖悼
太宗之上仙以後事之隆委　仁廟　宣廟
聖聖繼體賴公之碩德元勳允以配乎鼎之三趾
祖宗立一定之成規堯舜有執中之道理日承顧問
對荅亹亹
上既虛心公亦盡已天地位而萬物育戎夷蠻狄亦
皆獻琛奉贄而來執禮獎諭之辭實出於

膺恩渙汗之頒累下於鳴珂之里勑彰雲漢煥乎日
星歡動雷聲震於人耳明良相逢之盛曠古未有倫
比者也逮今
皇上尤深倚注聰明睿智實本乎生知出入起居亦
賴於調護得人為本而多設求賢之科壅蔽是防而
廣拓進賢之路此皆為政之要道而公能以為先務
也壽宜介於期頤而未扶於　國祚何冥路之漫漫
竟長往而不顧嗚呼公之為世用也式弘厥敷三輔
備副而位登大寶一辭忠蓋而治效唐虞公之相業
與伊周出門合轍公之學術與董賈異世同符四
朝匡輔一節不渝功名齊於華岳聲價重於璠璵嗚
呼公之薨也八十高年幸遭際於明時得立功而立
言　列聖之明日麗中天六合之內普照不偏公以
至誠之德久於中而驗於外故得以始終而成全也
生而經國之豐功盛烈悄昕有聞歿而褒贈之殊
恩沛澤後世有傳人生至此又何憾焉宗載託契四
紀於茲日聯步以陪班得承顏而接辭復以生而同
年私立每挽而有齊予適以老而歸休隔與泥而重
以懷恩劃聞公薨怛焉傷悲嗟靈輀之既還遠遣予
孫而薄奠於一卮冀公有靈鑒此哀辭死生永訣寧
得復聆公之謦欬而復覩公之容儀嗚呼哀哉痛哉
尚饗

海濵老病諸生吳訥昨聞東里尊先生奄忽捐逝弗
克奔致奠禮茲小孫淳入京應試特令營置庶羞躬
詣繐帷陳祭曰嗚呼先生當代儒宗累朝元老功在
國史名滿四方門生故舊不當以是瀆告之也惟念
訥求樂中叨蒙
聖恩教道子弟先生時在春坊得遂荊識自後往來
兩京獲承矩誨比年致仕歸至儀真適先生祭祖而
還邂逅話別僅歷六載豈期遂聞哀訃耶
聖明在上顧念耆舊贈以太師一品之官錫以文貞
二字之謚先生雖沒蓋奚憾哉惟是故舊之情慨念
今昔不能不撫膺而哀悼也嗚呼尚饗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八月丁未朔越二十有六日
壬申鄉生朱與言敬以牲醴之儀致祭于故贈太師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謚文貞楊公之靈曰嗚呼惟公之生東南閒氣天降
大任自與人異蒐獵經史貫穿古今研精覃思斧法
澄深此先生之學問異乎人也丞奪韓豪晚與歐靜
一掃浮靡復乎純正此先生文章之異乎人也歷事
四聖列職三孤道行言從膏澤下敷此先生之遭遇
異乎人也壽躋八袠善始令終祠墳之脩命出九重
此先生考終之異乎人也與言忝同鄉郡叨辱相知
老成典刑少晤多違訃音遠聞中心孔悲袁病羈縻

赴吊遲遲茲聞襄事屬此佳期聊效綿漬拜公素帷
平生清淚盡爲公垂尚饗
維天順三年歲次己卯十一月己卯朔十六日甲午
吏部尚書王翺李賢等戶部尚書沈固等禮部左侍
郎鄒幹等兵部左侍郎王復等工部尚書趙榮等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儉等翰林院學士呂原太常寺
少卿兼翰林院學士彭時等國子監祭酒劉益等通
政使司通政使張文質等大理寺卿李賓等詹事府
詹事陳文等太常寺卿李希安等太僕寺卿趙昱等
光祿寺少卿鄭鏞等尚寶司掌司事太常寺少卿夏
寅尚寶司少卿伊恒等鴻臚寺卿齊政等欽天監監

正谷濱等太醫院院使蔣主善等左都督陶瑾右都
督馮宗等都督僉事黃鑑趙輔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封少師夫人楊母郭氏之靈曰於惟夫
人懿德具有少師之配尚寶之母　恩封既承祿養
亦隆壽踰七袠復以令終生死哀榮於時罕見千里
馳情緘此薄奠尚饗

繼室郭夫人墓誌銘

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泰和楊文貞公
之夫人今尚寶司少卿導之母中書舍人昱之祖母
姓郭氏天順三年五月五日卒七月導在京聞訃哀
痛幾絕即日同昱解官歸治喪葬事　聞朝廷遣官
賜祭營葬其葬以是年十二月三十日墓在邑北老
鴉塘壬山丙向導具書夫人平生事行之懿求墓銘
文昱在翰林辱公之教而托契於導素知夫人之賢
銘奚忍辭按郭氏系在汾陽忠武王幾遷而居邑之
冠朝里鄉稱世族父諱大存[illegible]氏夫人諱秀自幼
端靜慈惠閑於內則公聞其賢聘以繼室入門脩禮
度崇孝敬喻處于時凡宗廟時祀之供外庭賓客之
饋既具既時處內外疏戚禮意咸當而待下尤盡恩
義家務巨細悉有條理數十年來公以清德正學受
知　列聖日隆柄用總機要居台輔以身任天下安
危求賢致理憂國如家有古大臣君子之風天下之

士至今仰望以爲不可復得者以當時有夫人之助
無內顧之慮得以悉志於臣職而然也洪熙元年
誠孝昭太后召至內殿諭再三錫宴內殿給賜一品
冠服從以白金文綺宣德六年公歷少傅兩考遂授
誥封夫人正統七年公歷少師一考封亦如之自是
每覲中宮必沐優遇受厚賜而　聖烈皇太后正位
寵眷益增然未嘗有一毫貴富侈靡態服粗茹淡如
初歸時公四子導秣夫人出也夫人均其愛於諸子
無少異而諸女婦諸孫亦然諸子在侍雖教有塾師
而夫人課於內尤嚴未嘗假以辭色施於女婦皆底
于善公之薨也夫人極哀毀率子孫歸治喪葬禮成

脩拓田廬整飭家道如公之存既而菓以蔭補尚寶
司丞至陞今官林由國子生除刑部司務孫昱以選
授今職皆列 朝著夫人喜其子若孫之克振而示
寺戒勉益至公嘗以表姪羅昇幼孤取置左右教養
有立夫人爲致其室至今同居眷待不衰景泰歲歉
發廪數百斛以濟隣里鄉邮之乏有積貨不能償者
悉蠲之其德善之周於内而見於外者如此而其詞
氣之温儀範之正始終不渝誠閨門之表也夫人生
於洪武甲子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六四子者失
其三長稷先十六年卒次秫蚤殤次即菓次林先一
年卒四女失其一組適太平縣知縣梁楫紃適南京

武學訓導蕭承恕緒適國子學録劉鈞綸適士人蔣
重重夫婦先十年卒孫男十二人長即昱其次晟昌
暄晏啓昕昺旦暌暐昭暠晃縣學生暅昺皆國子生
昕早殤女六人殤其一曾孫男六人雯霙霖霆霈雱
女五人嗚呼若夫人之賢婦道母儀所謂閨門之表
世固罕及然嬿美文貞其天定歟宜有以詔後世而
垂無窮也銘曰

荷歟夫人求胎則效何以占之有相有教相維君子
柱石國家教行子嗣弗隕其華内外戚疏咸敦禮意
不逮賤貧亦蒙餘惠貴富終始七十六年德善一致
哀榮兩全嘉佑自天昭兹嬿美錫慶來繩徽音不已

賜進士及第詹事府詹事進通奉大夫直文華殿前
經筵講官廬陵陳文撰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𣊟編定

東里附録卷之四終

楊文貞公惟東里集二十五卷其所自編世亦多有若續集六十六卷則不多見益以鈔于粤東難傳致也是本予得之市中字明楮佳可爲世寶康熙歲次辛未季春廿日黄虞稷識